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双凤奇缘  
木兰奇女传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非卖品

## 《双凤奇缘》序

山川灵秀之气，钟于奇男子者多，而钟于奇女子者复不少。或女子徒以才见：临风作赋，对月敲诗，乃闺阁海淫之渐，非奇也。或女子徒以色胜：尤物移人，蛾眉不让，又脂粉涂抹之流，非奇也。奇莫奇于有才有色，虽颠沛流离，不改坚贞之志；能武能文，虽报仇泄恨，自全忠义之名。非特此也，前因梦而咏好逑，能使芳魂归故土；后因梦而歌麟趾，犹是骨 正中宫，乃知二难会称于女子者固奇，两美兼收于一君者尤奇，故名曰《双凤奇缘》，是为序。

嘉庆十四年春月上浣之三日雪樵主人梓定

## 主要人物表

王昭君	名嫱，汉元帝西宫贵妃。后出塞和番，投河自尽，成为神仙。
汉 王	汉元帝刘奭（shì，音示）。
林皇后	汉元帝正宫皇后。
王 娉	又名赛昭君，王昭君之妹，后为汉王正宫皇后。
王 忠	原越州太守，王昭君之父。
姚夫人	王昭君之母。
刘文龙	汉王赐名王龙，新科状元，后为三边统制。
李 广	汉朝名将，后为征番元帅。
李 陵	李广之侄儿，后在单于国自杀身亡。
毛延寿	原为汉朝丞相，后叛逃单于国，终为番王斩首。
番 王	单于国君王。
土金浑	单于国大将。
卫 律	单于国丞相。

## 出版前言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，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。为弘扬华夏文化，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，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丛书奉献给读者。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宽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游全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名著”外，还选收了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，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，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。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。

第二，读者面宽。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，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，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。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，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、语句以及方言、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，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，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第三，附人物表。这些作品内容复杂，人物众多，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。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，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，有助于理解和记忆。

第四，配插图。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。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，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，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增强审美情趣。

希望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1995 年 5 月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以历史上两位巾帼英雄王昭君、木兰的故事为题材的小说的合集。《双凤奇缘》（又名《昭君传》）写王昭君及其妹赛昭君和番事。汉元帝派毛延寿选美女人宫。毛延寿选得绝色美人王昭君，因索贿不成，设计将昭君打入冷宫，另以鲁姓女代之。后毛延寿诡计揭穿，鲁妃自杀，汉元帝专宠昭君。毛延寿见阴谋败露，惧罪逃往番邦。番王发兵攻汉，汉元帝忍痛以昭君和番。昭君到了番邦，借番王之手除去奸贼毛延寿。最后自投白洋河，以死全节操。昭君死后，昭君之妹赛昭君被召入宫，被册封为皇后。番王再次兴兵伐汉，曾得异人传授、武艺超群的赛昭君大破番兵，奏凯回朝。赛昭君喜生太子。因前有昭君后有赛昭君同侍汉帝，故书名“双凤奇缘”。

《木兰奇女传》，原名《忠孝勇烈奇女传》。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。唐太宗时，西陵女木兰自幼熟娴弓马韬略，十四岁时代父从军，任提调军马总管。北征突厥，十二载沈戈待旦，无人知其为女身。功成告退，被封为武昭将军，凯旋还里。后被奸臣嫁祸，诏征至京。木兰具表陈情，自剖心肝，示使者而死。

小说跌宕起伏，曲折多姿，颇能引人入胜。

双凤奇缘 木兰奇女传

## 第一回 汉帝得梦选妃 奸相贪财逼美

诗曰：

月貌花容最可亲，汉宫曾说有佳人；  
一生种下风流债，直使多情悟夙<sup>1</sup>因。

话说自古及今，奇男子与奇女子，虽皆天地英灵之气所钟，奇处各有不同：奇男子重忠、孝二字，做一番掀天揭地的事业，名贯古今；奇女子重节、义二字，完一身冰清玉洁的坚贞，名重史册。

你道那女子是何人？就出在汉朝十一帝。相传元帝在位，其时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，文有宰相张文学、翰林院掌院学士苏武；武有元帅李广、总兵李陵、都督李虎，一班文武忠良，辅佐汉主，治得国家盗贼不起，旱涝不兴，要算有道的气象。只因宠任一个奸臣毛延寿，其人狡猾异常，善迎主意，贪财爱宝，无所不为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且说越州地方，有一位太守，姓王名忠，乃本京人氏，一身清正，爱民如子。夫人姚氏，年俱半百，膝下无子，只生一女，取名皓月，又叫昭君，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女工针黹<sup>2</sup>，自不必说，且精通翰墨，又善晓音律，父母爱如掌上明珠，不肯轻于议婚，所以昭君年方十六，尚待字闺中。

那年八月中秋佳节，一家同坐饮酒赏月，但见一天月色，照得如同白昼，令人开怀畅饮。昭君多饮了两杯，有些醉意，告别双亲，先进香闺，和衣上床，膝陇睡去。得一奇梦，兆他一生的奇缘。就是当今汉天子，也于此夜睡在龙床梦见芍药阶前、太湖石畔，有一美貌女子，冉冉而来，生得：

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

汉王见此美貌女子，就是三宫六院，也找不出这个绝色来，由不得浑身酥软，心中沉醉，急急抢步向前，把美人的袖子扯住，问道：“美人住居何处，姓甚名谁，青春多少，可曾婚聘？”那女子回道：“奴住在越州，姓王名嫱，乳名皓月昭君，年方十七，尚未适人。”汉王听说大喜，叫声：“美人，孤只有正宫林后、东宫张后，西宫尚缺妃子，孤欲把美人选进西宫，以伴寡人，不知美人意下如何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只怕奴家没福，若王爷不嫌奴容颜丑陋，可到越州召取奴家便了。”汉王见他依允，此刻春情难锁，便叫声：“美人，既蒙你怜爱寡人，奈水远山遥，一时难以见面，今夜且赴佳期去罢。”说着要来搂抱美人。那女子被汉王纠缠不过，心生一计，便叫：“陛下放手，后面有内侍来了。”哄得天子回头一看，他就用力把汉王一推，汉王叫声“不好！”一交跌倒在地惊醒。

汉王南柯一梦，睡在龙床，心中一想：“此梦好奇遇也！美人明明说了名姓地方，等早朝时分，差官到越州访问，自有下落。”想罢，天色已明。

<sup>1</sup> 夙(s, 音诉)——素有的、平素的。

黹(zh, 音纸)——缝纫、刺绣等针线活。

汉王登殿，文武拜呼丹墀，汉王连呼平身，众臣口称万岁，站起分班侍立。汉王先召圆梦官，当殿诉说梦境。圆梦官回奏：“梦是心头想，有是心必有是梦，有是梦必有是人。此梦上吉，吾主传旨召选，梦自遂心。”汉王闻奏大喜，打发圆梦官下殿，便问两班文武：“那位卿家，代孤到越州访取皓月昭君？”话言未了，班内闪出奸相毛延寿，俯伏金阶道：“臣愿往越州走遭。”汉王大喜道：“卿到越州，选取应梦美人，如选得来时，加官进爵外，赏黄金万两。只不许私受买嘱，有负寡人重托。”

延寿领旨谢恩，退出朝门，回了相府，料理家务一番，不敢耽搁，带了二十名长班跟随，上马出京。一路地方文武官员都来迎接馈送，好不十分畅意。又思：“昏君得了此梦，认定将假作真，我往越州，此差乃是一件好买卖，那管昭君真不真。”打算已定。

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到了越州，也不先行报程，就到金亭馆驿下马。入内坐定，便连唤驿丞，只吓得驿丞急忙出来迎接，双膝跪下，口称：“相爷在上，小官叩见。”奸相假意喝道：“好大胆狗官，明知钦差入境，不来远接，理当问不敬上之罪，法当取斩！”驿丞连叩响头道：“相爷请休怒，容小官告禀：一来相爷未打报帖，二来驿丞官卑职小，不敢擅专，三来本府无文差委，故此得罪相爷，望乞海涵宽恕。”奸相点点头道：“也罢，恕你罪名。速唤知府前来见我。”

驿丞连声答应，站起上马，离了馆驿，飞星来到府衙，下马入内，跪禀知府道：“今朝廷差了毛相到来，选取后妃，未行报帖。现在馆驿，立请大老爷相见，作速便行。”这一报不打紧，只吓得王太守面皮失色。急急起身上马，带了驿丞，来到金亭馆驿。下马入内，投了禀帖，见了奸相口称：“越州知府王忠禀见相爷。”说着，跪将下去。奸相把脸一沉道：“如此大胆！明知朝廷旨意，到你地方选取昭君娘娘，不来远接，该当何罪？”王忠道：“因相爷未曾报帖，卑府有误公务，还望相爷宽宥。”毛相道：“且饶不究。这里有告示一道，速拿至人烟杂处张挂，着地方总甲举保美貌女子，自十一二岁起至十七八岁止，尽行报名，要选取皓月昭君，如有隐匿，以欺君罔法论罪。”

王忠接了告示，退出馆驿，回到衙内，一面差人送席打扫馆驿，张灯结彩，一面将告示散布地方总甲，四门张挂。退到私衙，夫人接住，分宾主坐定，问道：“相公有何心事不快，面带优容？”王忠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！只是汉王差了毛丞相到此，要选取皓月昭君，此名乃是女儿乳名，眼见要来选取女儿了。你我夫妻只生此女，后来靠他收成，若选进宫，今生就不能见面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女名叫昭君，外人并不知晓，只吩咐家人不许泄漏。”王忠连声有理。只说地方总甲，在外逐户细查，并无昭君。回报太守，太守即来禀知奸相。奸相因见王忠不曾有金银来打点，心中已是着恼，又见王忠回说没有昭君，不禁十分大怒道：“那里没有昭君？显见狗官不用心细查，

---

丹墀(chí,音迟)——台阶,也指阶面。《文选·西京赋(张衡)》“青琐丹墀。”吕向注:“丹墀,阶也,以丹漆涂之”。

驿(yì,音义)——古时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和休息、住宿的地方,叫驿站。驿丞:管理驿站的官员。

宥(yòu,音又)——宽容、饶恕、原谅。

罔(wǎng,音枉)——无、没有、蒙蔽。



违逆圣旨。左右与我将狗官拿下。”下面一声吆喝，好似鹰捉燕雀一般。  
未知王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太守被责献女 昭君用计辱奸

诗曰：

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；  
若还四季不饮酒，空负人间好时节。

话说太守王忠，见奸相发怒，吩咐左右动手拿他，急急叫声：“相爷且慢，容卑职告禀。”奸相道：“你做一个黄堂太守，管辖万民，连一个昭君没处找寻，怎么回覆旨意？你还有什么分辩？”王忠道：“非是卑府不用心细查，乃查了一月，在城在乡并无昭君名字，还望相爷原宥。”奸相听说，好不耐烦道：“钦限紧急，任你慢腾腾的性儿，谁担此违背圣旨之罪？你这狗官不用追比，焉肯将昭君找寻出来！左右与我将狗官扯下去打。”下面一声吆喝答应，吓得王忠只叫：“相爷开恩，容宽限三日，卑府好去细查。”奸相坐在上面，佯作不睬，左右虎狼动手，可怜王忠被捺在地，轮替四十荆条大棍，打得王忠哀声不止，肉绽皮开。打毕放起，奸相又叫声：“王忠，再限三日，如有昭君，万事休提，三日外再无昭君，定取狗官首级，决不宽贷。”

王忠听说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只得诺诺而退，连声答应，一步一拐，出了馆驿。有家丁扶着，也骑不得马，唤一乘小轿抬进衙门。可怜王太守，眼泪汪汪，下轿入内，有姚夫人接至房内坐定，见老爷这等狼狈，问起原由。太守未曾开言，先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想我堂堂四品黄堂之职，今日撞见奸相，这个对头星，因我不将昭君查出，打了四十大棍，又限三日，若无昭君，定要典刑。夫人呀！看来女儿是要献出的了，若再隐匿，只怕我这条老性命就活不成了。”姚夫人见说，由不得目瞪口呆，暗想：“女儿这等聪明伶俐，怎生舍得他远离他方！若把女儿前去应选，丢得我夫妻二人膝下冷清，日后倚靠何人收成结果；若不把女儿献出，又怕老爷受罪不起。”由不得一阵心酸，两眼泪如雨下。王太守也是含悲痛哭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昭君，自从酒醉睡去，梦中与汉王相会，面约终身，他就痴心妄想，志不改更。到了次日，天明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不带丫环，出了香房，独自步进花园，对天双膝跪下，暗暗祷告：“念信女王嬙，昨夜梦中相会汉王，汉王面许奴家选进西宫，若是奴家有后妃之福，但求天遂人愿；若是奴家福薄，汉王不来召取为妃，奴宁老死香闺，再不他适。”祝罢一番，将身站起，归了香房，每日只是闷闷沉沉，坐在房中，思想汉王，痴心等守，茶饭顿减，容颜消瘦，毫无一点欢情。

那日因在房中闲坐，取了一双大红绣鞋，用针刺绣双飞鸳鸯。正要绣成，忽然线断针折，因大吃一惊道：“难道奴与汉王无缘，不能应三更之梦了么？”说着扑簌簌的泪滴香腮，连声叹息，不禁心中肯感，吟诗一首：

寂寞无聊坐绣房，尖尖十指绣鸳鸯；  
鸳鸯绣到双飞处，线断针残泪两行。

吟诗方了，耳畔内忽听远远的上房一片嘈嚷之声，心中好不十分诧异，便叫丫环：“你听，夫人房中为甚事这等吵闹？速速前去，且看一看，回来

报我知道。”丫环答应。去不多时，急忙回报小姐道：“不知为什么事情，老爷和夫人坐在一处，痛哭不止。”昭君闻知大惊，即命丫环拿梳具过来，打扮一番，要到上房探问消息。你道昭君怎生打扮？但见他：

面对菱花挽乌云，手理青丝发万根，高梳一个蟠龙髻，凤钗金簪髻边横。柳叶眉弯如新月，秋波秀眼黑白分。脂粉不施生来媚，耳上金环左右分。穿一件团花锦绣袄，系一条碧水波浪裙。翠手镯双龙取宝，金戒指八宝装成。红绣鞋刚刚三寸，白绫带裹住折根。行一步裙不动人真爱惜，笑一笑齿不露价值千金。远看他分明是广寒仙女，近看他好一似南海观音。

昭君打扮已毕，出了香闺，来到上房，见了爹娘，叫声万福。老爷、夫人齐道：“吾儿少礼，一旁坐下。”昭君道：“孩儿告坐。”坐定，便问爷娘：“为什么事情这等伤心？可说与孩儿知晓。”王太守见问，料难隐瞒，便将朝廷钦差毛相来到越州，命为父的四门大张皇榜，要选昭君，因为父的舍不得将吾儿花名报去，回言越州没有此女，恼了奸相，把为父的打了四十棍，还限三日定要昭君，如再没有昭君，就要致死为父，所以与你母亲在此伤心的话说了一遍。

昭君听说，心中又恨又喜：恨的是奸相太不留情，喜的是梦真灵验。便叫声：“爷娘，休要烦恼，事到其间，只管把孩儿报去充选，一可救爹爹性命，二使儿进皇宫，一家富贵。爹爹且去见奸相，只说昭君有了，要赦卑职无罪，方敢说明，他自然叫爹爹直说，爹爹回他，卑府一身无子，只生一女，名曰昭君，情愿入宫充选，他自然改容相待爹爹。”

王太守见女儿肯去充选，即刻出房，上马来到馆驿。见了毛相，毛相便问：“昭君有了么？”王太守就照女儿话回一遍。毛相忙站起扶住知府，口称：“恭喜知府”，只是陪罪道：“如今是国丈大人了，方才多多得罪，望乞国丈宽宥。”王忠连称：“不敢。”毛相道：“可用暖轿将令媛抬来一看。”王忠答应。回到府衙，说与夫人、女儿知晓。昭君道：“既是天子选儿为妃，还怕奸相不来朝见，岂有君妃见小臣之礼？爹爹去对他说，一个不出闺门的绣女，怎肯轻于出去见人，请相爷到府衙一看，不怕他不来，等他来时，女儿也代爹爹出一口气。”太守听说，连称：“有才女子胜于男儿！”便出了衙门，赶到馆驿，回明了毛相。毛相暗想：“我原是假意试他一试，他若肯来，就失了贵人的身份，如今不来，方是正理。且住，难道我反求见于他么？”腹内沉吟。

未知他肯去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髻(jì, 音记)——梳在头顶上的发结。

簪(zān, 音咱 阴平)——古时用来别住头发的首饰。

### 第三回 美人图奸臣点痣 鲁家庄金定掉包

诗曰：

休怪清官心滞涩，一生如水人忠直；  
奸邪不识爱芳名，只顾贪财掩美色。

话说毛相虽然心下沉吟，到底奉旨而来，既有昭君，不得不亲去一看。没奈何，与太守来到府衙下马，太守道：“请相爷迎宾馆稍坐，容卑官通报。”说罢进内。昭君道：“毛延寿可来了么？”太守道：“来了。”昭君道：“不要叫他就进来，等女儿打扮完备，再着他进来，还要他拜这么几拜！”太守道：“他是当朝太师，怎么拜起你来？”昭君道：“可恨这厮，前日将爹爹打了四十棍，定要他拜奴八拜，只算服礼。”

说着起身，来到自己房中，吩咐一众丫环扮做宫娥彩女，先将圣旨朝南供在厅中，面前摆了香案，但等奸相来到，使他下礼；他若不跪，喝骂欺君。众丫环答应，忙去打点。昭君也是宫妆打扮，带领丫环出了香闺，来到厅上，先拜圣旨，连呼万岁，拜毕起来，便叫声：“爹爹，可请毛延寿到里面来相见。”太守依言，出来相请毛相。毛相同了太守，一路行来，心内暗想：“这丫头仗西宫贵妃，我去见他，倘不低头下拜，定说我是欺君；若去拜他，我乃一品宰相，屈膝于女子，哎，都怪我前日不是，打了他父亲，他今记恨在心，分明作弄于我。”想着，已到厅上。但见中间供着圣旨，旁边坐着一位宫妆美人，两旁彩娥宫女二十余个，分为左右，已是吃惊。忽听上面一声吆喝道：“圣旨在上，娘娘在下，还不下拜么？”只吓得奸相双膝跪下，先呼万岁，后称千岁，拜了八拜，上面唤了平身，方敢起来。站在一旁，偷眼把这位娘娘细看一看：“果是画中人物！”昭君道：“不敢久留，请大人外边坐罢。”毛相告别而出，昭君又叫父亲随他出去，看他做些什么。

太守点头出来，见了毛相，问道：“小女可充得选么？”毛相道：“令爱虽有几分姿色，但未进皇上，未知中意，须要三张美人图：一张坐像、一张睡像、一张行像，将此图进呈皇上，若看中了，方做得西宫妃子。我现带画工在此，你快去收拾五百金，送与画工以作笔资，好代你画图。”说毕，起身回他的公馆。

太守送了毛相出去，转身入内，将毛相吩咐的话说了一遍。昭君听说，骂一声：“大胆奸贼，分明贪财爱宝，藉此图画为由，索诈金银，个人可恨！”便叫声：“爹爹，他既要图画进呈，待女儿自己画罢，也不用费爹爹一文半钞。”太守笑道：“你怎知画法？这是要进呈的，不可儿戏。”昭君道：“孩儿自幼学的画法，且画了呈与爹爹看。”

说毕，进房坐下，叫丫环抬了一面穿衣镜对着自己，又取了文房四宝，将色料、画笔放到桌上，铺下粉绫，细细对镜将三张画图描成。不到半日，图已画成，画的笔路分明，真是高手。有诗三首，赞这画图的妙处：

美人坐图：  
浑如大士坐莲池，瑞霭千层入定时；

毕现全身无色相，善才龙女两相随。

美人睡图：

总为春情暗自伤，销魂早入梦甜乡；

吴宫恃宠巫山后，疲却西施在象床。

美人行图：

身躯袅娜下瑶台，疑是广寒谪降来；

步步莲钩虚着地，空阶踏月正徘徊。

昭君将这二张美人图描完折好，出房送与太守。太守展开一看，称羨不已，并道：“女儿，你画虽画得好，只是毛丞相多少路程到此选你，又拜你八拜，也该略送他些微薄敬，方尽地主之情。”昭君点头称是。太守便叫夫人进房，连首饰头面共凑成了二百两银子，交与太守，连三张画图，一并拿至迎宾馆。

见了毛相，呈上图画。毛相一见吃惊，忙接过展开一看，假意连声道好，便问：“还是你自己画的，还是托人画的？”太守道：“是小女画的。”毛相冷笑几声道：“好个聪明娘娘，天上无双，地下少有。”说着，见桌上一包东西，又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太守陪笑道：“这是卑职些须菲敬，送与相爷买茶果吃。”毛相不听犹可，一听时陡然怒从心上起，暗想：“我许多路途到此选妃，又拜你女儿八拜，只有这点东西送我，还不够我赏人。”想着，怒冲冲的拿了美人图，向后堂而去，口内不住骂着：“你既轻人，我有主意，叫左右取笔砚过来，就在昭君每张图画眼下点了芝麻大一点黑痣，若圣上看见，待我启奏，此乃是伤夫滴泪痣，命主损三夫，圣上若要此女，恐江山不利。那时圣上心疑，自然不用，使他父女分离，方泄我心头之恨。”想罢出来，假意堆笑，口称：“盛情断不敢领。卜于九月十三日乃黄道吉日，请贵人动身。”太守答应，拿了礼物回府。昭君道：“那毛相说些什么？”太守便将他见图称赞，礼物不收，已择日子起身的话说了一遍。昭君道：“他不收此礼，想必嫌轻。爹爹，凡事皆由天定，岂为人谋？女儿进京，须要爹爹送女儿去，那怕他奸计百出。”太守言称有理，便与夫人打点收拾不提。

且言毛奸相，暗恨王知府不知进退，自恃聪明，叫女儿画图，送我薄礼，只消在此生一妙计，另选美人，也画三图，胜似昭君，汉王一见，定然收用。嘱咐此女，哄奏君王，将昭君贬入冷宫，方知毛爷的手段利害。便唤二个心腹家丁：一叫孙龙，一叫赵保，叫到面前，附耳悄悄吩咐道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孙龙、赵保听得吩咐，禀回：“小的们知道了，相爷只管放心。”

说罢，二人出了馆驿，不敢怠慢，四路细访。访到第三日，打听出越州南乡有一个大财主，姓鲁，地名就叫鲁家庄，庄内这位有钱的鲁员外，娶妻赵氏，院君齐年四十以外。家中豪富，广有金银，只可恨膝下无子，单生一女，年方二九，十分伶俐聪明，虽貌减昭君，却也体态风流。孙、赵二人访着此女，心中大喜，急急找到鲁家庄要去掉包。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袅(ni o,音鸟)娜 柔软细长。

卜(b,音补) 占卜：古时用来决定生活行动的一种迷信的活动。

#### 第四回 使奸计太守被诳 苦分离昭君上路

诗曰：

昨夜阳台梦到家，醒来依旧在天涯；  
思亲枕上流珠泪，两目昏花乱似麻。

话说孙龙、赵保访到南乡鲁家庄上，即问：“门上有人么？”里面走出一个老门公，见他二人差官打扮，叫声：“二位爷，到此有何贵干？”孙龙道：“烦你通告员外一声，有件机密事要见。”门公道：“爷们上姓大名，好待小的通报。”孙龙道：“当面见了员外，自然分晓，你不必再三盘问。”门公入内，只得报知员外。

员外不知头脑，心中十分疑惑，急忙出来迎接，也认不得二人，遂请到厅上，见礼，分宾主坐定。有家人送茶。茶毕，员外便问：“二位光降寒舍，有何见教？”孙龙道：“员外，我们话虽有一句，府上管家在此，不好说得。”员外吩咐家人外面伺候。孙龙道：“今日我们造府，送一件大富贵与员外的：因当今天子差了毛丞相来到贵地，要选西宫妃子，已看定本府王忠之女，名叫昭君，才貌无双，已描了三张画图，只为礼送菲了些，，怠慢丞相，丞相大怒，将他画图改换，命我二人另访美女，抵换昭君。一路访求，闻知府上有一位美貌小姐，特来惊动，员外若肯将令媛充选，只要黄金千两送我丞相，丞相自将令媛画图呈于皇上，包管圣上选他入宫，那时令媛做了贵人，员外还怕不是一位国丈皇亲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员外好不高兴，便道：“二位请少坐，容去商量。”孙龙道：“员外请便。”

员外笑吟吟的进来，对院君说知此事。院君听说，心也动着，吩咐丫环叫女儿出来。见礼已毕，一旁坐定。员外又向女儿说了一遍，金定道：“爹娘说那里话来，女儿婚姻应从父母之命，怎问女儿行与不行？”员外听说大喜，即到前厅吩咐家人，安摆酒席款待。又问了二人的姓名。用毕酒饭，员外取出黄金千两，“相烦送与相爷，外白银四百两，送与二位，望乞丞相面前帮衬一声。”孙、赵二人心中甚是畅快，道：“好个仁义的员外！只管放心，包在我二人身上。快请画师，将令媛的坐、行、睡画图，要画三张。”

员外即吩咐家人，在隔壁邻庄请了一位善丹青的画师到厅，大家见礼，送茶坐定。员外邀请画师到内室，说知画图进呈的话：“先具花银十两，相送先生润笔，若是画图选中，再当重谢。”画师道：“不消员外吩咐，快请令媛出来好动笔。”员外答应，忙叫女儿换了衣襟，一身鲜艳，叫了出来。一见画工，道过万福，画工回礼。即与金定对面坐定，细细将他上下一看，暗赞道：“鲁老头好个标致有福气的女儿！”一面将颜料调好，动起笔来。细心留神，加意描写，不到半日，画已完成。金定起身回房，画工出厅告别，员外相送，回来拿了画图，与孙、赵二人一看，果然画得美貌超群。看毕，将图交代，又嘱咐一番，孙、赵二人连称知道。告辞起身，抬了黄金，银子揣在怀中，一同出了庄门。员外相送，把手一拱，迈步长行。

不到一刻，进城来至馆驿，打发抬人脚力去了，孙、赵二人自己抬了黄金入内，见了奸相，先将画图呈上。奸相将图一看，道：“果然画的好，不

知此是何人之女？”孙龙稟道：“启相爷，南乡有一鲁员外，所生一女，名叫金定，年方十八，才貌超群。现送相爷黄金千两，小的们另外送银四百两。”奸相听说，十分欢喜，道：“这个员外，方是个知趣的。可将礼物、图画收了，尔等去备花船两只、快船官船四只，以备伺候应用。不必去向那知府说。”孙、赵二人答应下来。

奸相又暗想：“将鲁金定掉包，怕的昭君上路，知府同行，到了京都，露出马脚，大有不便，不如再施小计，方得周密。”即差一心腹家人，扮了钦差，又带八名校尉，假传圣旨一道，赶到府衙，一声旨下，吓得太守忙披朝服，摆了香案，迎接圣旨进来。假钦差开读圣旨道：“朕今差毛相到越州选取昭君，但有昭君，只将本女召选进京见驾，其父母等不用相送，如违圣旨，全家抄斩。”太守连称：“愿吾皇万岁万万岁！”站起接过圣旨，送了钦差回去。

可怜太守不知真假，来到后厅，脱去朝服，夫人、小姐接住坐定，问道：“圣旨到来，却为何事？”太守含着一包眼泪，诉说一遍。夫人听见不许父母相送，抱住小姐放声大哭道：“姣儿呀！叫为娘的怎舍得你一人前去呀！”小姐也是哀哀啼哭道：“爹娘呀！此乃奸臣未得受贿行的毒计，不许父母同行。爹娘休生烦恼，且待孩儿进京见驾，自知圣旨真假，若是假的，奸贼不死，也叫他吃一大惊。”太守劝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儿休要如此。”不表府衙之事。

且言奸相相见吉期已到，差人送信鲁家：“也不用亲丁相送，都有我照应，就是一般快些收拾，好上花船动身。”员外得信，忙命院君代女儿打扮。已毕，拜别父母，也不免洒了几点分离眼泪，上了花轿，员外亲送登船。到了花船下轿，另有选的一班绣女，接至舱中，员外嘱托几声，回他庄子不表。

再言府衙内见九月十二日已到，当不得奸相只是着人催促起身，太守夫人又代女儿打点收拾，由不得苦在心头。内厅饯行，酒席已摆列现成，只等小姐梳洗已毕，换了衣衫出来，先是珠泪纷纷，哭拜父母告别。太守夫妇一见，好似万箭钻心，苦哀哀叫声：“姣儿少礼，且坐了少饮几杯。今日与儿分手，不知何年月日得见姣儿？”说着，放声大哭。昭君听说，点酒不能下咽，只是含悲叫声：“爹娘，且请宽心，孩儿进京，若侥幸得伴君主，少不得奏上当今，差官召迎双亲进京，同享荣华，那时骨肉自然聚会。爹娘且免忧悲。”又吩咐家中一切仆妇人等：“自奴进京去后，尔等须要小心殷勤服侍主人、主母，不可因其宽厚，放胆行事。”众人答应。昭君又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有句心腹之言，原不应说，女儿今日分别，故而向母亲说知。”

未知说出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 献图谎奏惑君 妒美追舟遇贬

诗曰：

淡淡光阴日日长，金银买嘱好时光；  
鲜花埋没深闺内，秀气香风透小房。

话说夫人见女儿有句话要说，便道：“吾儿有话，但说何妨。”昭君道：“爹娘在此，孩儿大胆，若日后生下弟妹，双亲休要取名，孩儿今日留下两个名，不知双亲意下如何？”太守夫妇道：“吾儿只管留名，总依你便了。”昭君道：“若靠天福庇生一兄弟，王氏有了后代，可名金虎，取长生之义；若生一妹子，可名王娉，称赛昭君，胜似姐姐之义。”

太守夫妇听说，正在点头赞好，忽见家人禀道：“钦差毛相爷押了绣女花轿已到。”太守听说，连忙出来迎接，到厅见礼，分宾坐下，有家人送茶。茶毕，毛相道：“令媛不必耽搁，快些收拾，上轿起身，错了良辰，反为不美。”太守道：“小女即刻动身，相爷请少坐。”说罢，站起入内，叫声：“我儿，钦差在外催促，不消耽搁，快些收拾起身罢。”昭君听说，此刻不免滚油煎心，珠泪纷纷，只得朝上拜别父母，大哭一场，没奈何来到前厅，上了花轿。夫人送到门口，见花轿抬去，夫人痛哭回后。外面三声大炮，太守陪了毛相上马，一路押着花轿到船。昭君下轿进舱，毛相吩咐一班绣女：“好生服侍娘娘。”众绣女答应。太守对毛相打一躬：“小女年轻，还望相爷照拂，”毛相点首道：“贵府请回，只管放心。”太守告别而去。

且言毛相下了官船，吩咐一声，放炮起行，众水手答应，只听得大炮三声，解缆开船。前面鲁金定的花船，后面王昭君的花船，中间夹着毛相的座船。他坐在官船内，微微冷笑道：“可恨昭君自逞聪明，擅描画图，还要我拜她八拜；知府王忠，十分怠慢于我，今日到京，权在我手，管使昭君贬入冷宫，知府充军辽阳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”一路想着，船走得快，毛相又吩咐星夜赶到长安，将两只花船分泊东西两边码头，一叫孙龙监押，一叫赵保监押，使两下不许走漏风声。

毛相离船上马，来到午门外复旨，汉王业已退朝，只得托黄门官转奏。黄门官见毛相已回，不敢怠慢，径达穿宫内监。恰值汉王坐在正宫，思想三更美人，又不见毛相回朝复旨，心中正在纳闷，忽见内监跪下奏道：“启万岁爷，今有黄门官奏道：‘钦差丞相毛延寿，现自越州选召昭君娘娘到京，在午门外缴旨，不敢擅入，请旨定夺。’”汉王闻奏，心中大悦，即刻登殿宣召毛相。

毛相领旨，进殿拜倒，口称万岁。汉王道：“毛卿到越州选召昭君，今在何处？”毛相奏道：“臣奉旨到越州选召娘娘，十家一牌，逐户访寻，各将花名报来，选中两名。今有图像在此，共呈御览，便知分晓。”奏毕，将二图呈上。有内监接过，铺在龙案上面，打开画图。汉王细心留神，先看昭君图，后看金定图，便叫声：“毛卿，据孤看来，梦中佳人一丝不错，二图却有几分姿色，远不及昭君端庄。”吓得毛相连忙奏道：“吾主未曾细看，头图有点弊病：那昭君眼下有一点黑痣，名为伤夫滴泪痣，国家若用此女，恐于主上不利，主有刀兵不息、万民愁苦之患，伏乞吾主三思，不用此女，



似觉为妙，不如第二图的好。”汉王闻奏，大吃一惊，暗想：“梦中之约，还以头图为是。又听毛相一番利害之言，不用头图，用了二图，岂不辜负梦内昭君？若一概不用，费了几多心机，访得佳人，岂不可惜？也罢，江山为重，便依毛臣所奏，用了第二图罢！”乃将头图发还毛相。毛相见准了他的本，心中好不欢喜。又见汉王传旨，选召第二图鲁金定入朝见驾。

毛相谢恩遵旨，召进鲁金定进朝。当殿莺声啾啾、燕语 ，口呼万岁，跪倒丹墀。汉王龙目定睛一看，见金定姿容难及梦中王氏之女，却也生来风流俊俏，十分可人，便当殿封鲁氏为西宫。袍袖一展，散朝退殿，挽了鲁氏到了西宫。宫中喜筵摆列现成，汉王上坐，鲁妃一旁赐坐，宫娥斟酒相劝，吃得汉王十分大醉，同鲁妃同入罗衾 不表。

再言毛相退朝，回到相府，独坐厅上，暗想：“鲁妃虽立为西宫，花船上尚有昭君，怎生发落？将他发回原地，破了机关，我命休矣。须要与鲁妃暗暗商议，将昭君贬入冷宫，方得平安无事。”主意已定，一宿已过。次日早朝，天子登殿，毛相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启万岁，今越州选到娘娘两个，一人进宫入选，一人还在花船，请旨发落。”汉王道：“卿奏昭君有痣，不利孤家，已纳鲁妃，把昭君发回不用。”毛相谢恩：“愿吾皇万岁万万岁！”

天子退朝，回了西宫，鲁妃远接到了宫中，一同入席，鲁妃劝酒。天子在灯下细看鲁妃，虽然容貌生得难描难画，到底不及三更梦里佳人，心中甚丢不下去，酒也吃不下咽。鲁妃见汉王不肯饮酒，便问：“陛下有何心事，推杯不饮？”天子见问，微微含笑道：“爱卿有所不知，孤因传旨越州选召爱卿与昭君二人，姻缘大事皆有前定，孤今与卿成亲，丢下王氏昭君，孤很过意不去。”鲁妃乘机奏道：“陛下如何发落昭君？”天子道：“已命毛卿打发昭君回归。”鲁妃此刻生了妒心，怕的昭君放走，露出马脚，心中一想：“昭君回家，他父母必然知情，倘泄漏风声，必要连累毛丞相吃罪不起，奴为西宫，全蒙毛相莫大之恩，奴在宫中不略施小计，害了昭君，连奴西宫之位也有些不稳。”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带笑叫声：“陛下，想昭君既与臣妃同选到京，臣妃蒙恩收用，岂忍令他独自发回？宫中空房颇多，不如召他进宫居住，就是不利于陛下，只不许他相见，一日三餐、冬夏衣衫，俱照奴管待，也不枉同来入选一场。”天子听说，连声赞道：“难得爱卿有此美意。明日可传孤旨出去，招收昭君入宫。”鲁妃大喜，又将天子灌得大醉，扶去龙床，先去安寝，他这里连夜安排计策，要害昭君。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莺声啾啾（lǐ 音历），燕语 （pín，音贫） 形容其娇声细语，悦耳动人。  
衾（qīn，音侵） 被子。

## 第六回 进冷宫昭君受苦 假圣旨太守充军

诗曰：

垂杨深处晓莺啼，芳草青时乳燕迷；  
杜鹃声哀偏远叫，玉楼人醉马声嘶。

话说鲁妃在灯下忙写了一道密书，交付一个心腹内监，送与毛丞相照旨行事，内监答应去了。又唤两个宫娥，吩咐道：“来日有个昭君女，抬至后宰门，你二人可领他到冷宫锁禁。倘有人问你，只说昭君私画人图，献媚圣上，罪应赐死，西宫娘娘保奏，免其死罪，贬入冷宫。”两个宫娥领了鲁妃计策，自去等候不提。

且言毛相接到西宫密旨，打发内监去后，来到书房，将密旨拆开，从头细看，但见上写：“哀家鲁氏拜上毛丞相：卿可将昭君追回，抬至后宰门，那里自有宫娥等候，将昭君送入冷宫。须要悄悄行事，不可泄漏风声。事成，免生后患。留心云云。”看毕大喜，暗想：“鲁娘娘这道密旨正合吾意。事不宜迟，明日五更，照旨行事便了。”

一宿已过，次日就差孙龙假扮钦差，赍了一道假旨，备了一只快船，飞星赶追昭君的花船。花船走的慢，昭君暗想：“汉王与奴有三生之约，召奴进京，怎么又将奴发回不用？奴好命苦呀！”想罢，珠泪纷纷。正在船中嗟叹，孙龙快船已到，高叫：“花船慢行，有圣旨下来。”众水手听说，忙拢往船。孙龙命将快船拨近，跳上花船，高叫：“报与昭君，快快接旨。”船上的人不敢怠慢，传知绣女，绣女报知昭君，昭君慌忙出舱跪接圣旨。孙龙捧着假旨高宣纶音：“皇帝诏曰：‘王氏昭君，不遵圣旨，私自画图，未进宫中，先有献媚惑君之意，着贬入冷宫，治以应得之罪，钦哉谢恩。’”昭君口称：“万岁万万岁！”站起身来，由不得两泪交流，苦痛伤心。孙龙催着将花船拨回到岸押着，叫了轿子，抬了昭君登程，孙龙方复主命去了。

可怜昭君，坐在轿中，口内不语，心内暗想：“人图虽画自奴手，汉王那里得知？一定又是毛贼使弄机关，暗箭伤人，且到宫中再作计较。”一路悲悲切切。到了后宰门，早有兩個宫娥向前问道：“轿内可是昭君娘娘？就在此歇轿。”轿夫听得，将轿歇下，昭君只得出轿。宫娥领着昭君到了冷宫门口，叫声：“娘娘请进此宫。”昭君听说，抬头一看，见宫门上写着“冷宫”二字，止不住一阵心酸，泪流满面。没奈何，凄凄切切，向内而行。两个宫娥把冷宫锁了，回复西宫去了。

昭君进了冷宫，见那四壁凄凉，举目无亲，顿足捶胸大哭，骂一声：“奸贼，奴与你何冤何仇，使这机谋，害奴到此地位？”又恨一声：“汉王，你真负心人也！实指望践梦中之言，进京为妃，带挈父母增光，谁知反落冷宫受罪，红颜薄命，一至于此！可怜父母远在天涯，并不知晓，这也是奴家前世修的不到，该当今世受苦。但进此冷宫，不知竟要何年月日方把冤伸？”

---

赍(jī, 音基) 怀抱着。

嗟(ji, 音街)叹 叹息。

纶(guān, 音观。)

挈(qiè, 音怯)——带、领。

昭君想到伤心之处，哭倒在地，惊动管宫张内监，扶了昭君，到房中相劝不提。

且言王太守，自从女儿进京，与夫人放心不下，差了王文、王武，暗自随了花船一路进京探信。到了京都，打听得圣上看人图一番，依旧不用，仍将小姐发回原地。走到半路，又有圣旨将花船追回，把小姐贬入冷宫，问以私画人图之罪。探访的确，不分星夜，赶回越州送信慢表。

又谈到毛相受了西宫的密旨，已将昭君送入冷宫，还怕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生，差了恶奴赵保，扮做差官，假传一道圣旨，到越州问王太守之罪。可怜太守与夫人，并不知有人暗害，每日思想女儿，不住伤心，又兼探信两个家丁也不见回来，心内十分悬挂。那日太守夫妇正在房中闲谈，忽见丫环报道：“京内王文、王武回来了，在厅上候见老爷。”太守即刻出来，朝南坐下。两个家人向前跪倒，太守叫他起来，问道：“我差你们进京打听小姐可曾进宫，怎么今日方回？可将京中事情细细说与我知道。”两个家丁稟道：“启老爷，小的们投了下处，每日探听小姐进宫的事情，细细察访，因此来迟，伏乞老爷恕罪。”太守道：“小姐在宫中可好么？”家丁摇手道：“小姐召进京中，并未西宫称尊，仍把小姐发回不用；船到半路，忽有一道圣旨赶来，说小姐私画人图，逆旨欺君，有应得之罪，追回贬入冷宫，此刻小姐已在冷宫受苦了。”太守听得，好比万箭穿心。夫人在后堂一闻此言，只叫：“苦命姣儿，为娘怎舍得你受这般苦楚，叫为娘的心痛死也！”说着痛哭不止。太守含悲吩咐两个家丁：“你们一路辛苦，每人赏银二两，外面歇息去。”家丁谢了老爷的赏下去。

太守回后，又与夫人痛哭一场。夫人道：“女儿德性温存，未见汉王，怎知图是女儿自画？只怕又是毛贼使的奸计，陷害吾儿。老爷不必耽搁，我和你快快收拾，赶上京中，舍死亡生，面见汉王，哭诉此事，定要将女儿救出冷宫。若是奸臣暗中谋害，舍了性命，与他一拚。”太守连称有理。正要打点动身，忽家丁急急来报：“启老爷，圣旨已下，钦差到了府门，快请迎接。”吓得太守忙整衣冠出来，一面吩咐家丁开了正门，摆香案迎接钦差到厅上。钦差取出圣旨，在香案正中一站，太守朝着圣旨三拜九叩首，口呼万岁，俯伏尘埃。只听钦差道：“圣旨已下，跪听宣读。”诏曰：

越州知府王忠，有女昭君选为西宫之妃，奈昭君在宫，性非幽闲，作事不端，本当治以应得之罪，朕从宽典，贬入冷宫。要知其女不贤，皆由尔父母平日在家教训不严，越州知府王忠，削去冠带免死，与家属俱发辽东充军。着地方官限日解去，即速起身，钦哉谢恩。

太守口称愿吾皇万岁万万岁，站起请过圣旨，送出钦差上路而去。含着一泡眼泪说知夫人。夫人听说，魂都吓掉，哭着说道：“圣旨难逆，不能进京，真令我们有屈无伸，好不痛杀人也！”正在悲悲切切，忽见家人又进来通报，太守更吃一惊。

未知所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回 弹琵琶月洞相思 叹五更冷宫诉怨

诗曰：

佳人行到藕池边，想起君家去半年；  
池内荷花单照影，何时方结并头莲。

话说王太守又见家人报说：“外面解差伺候，催促动身。”太守听说，不敢怠慢，一面将府库钱粮案卷写了一本册子，备了文书，呈与上司，交代清楚，一面叫夫人收拾，雇了一只浪船，将行李发人里面，带了家眷下了船中，直向辽东而去不表。

且言昭君受苦冷宫，并不知父母为他起的祸根，充军辽东。每日坐在冷宫，纷纷珠泪，暗自沉吟：一来思想父母，远在越州，只道女儿西宫称尊，并不知在冷宫受苦。二来恨那汉王十分薄幸待奴，既与奴无缘，就不该差人将奴召进京；既将奴召选入宫，又贬入冷宫，害得奴不上不下，汉王真好狠心！三来自叹奴家红颜薄命，一至于斯。四来恨煞奸臣毛延寿，使尽万般巧计，将奴暗害。奴好苦命也！昭君想到伤心之处，放声痛哭，惊动管宫张内监，见昭君自进冷宫，朝朝掉泪，夜夜悲伤，苦得容颜十分黄瘦，已有几分病容，忙向前安慰，叫一声：“娘娘且要宽怀，少不得主上自有回心之日，不久定要将娘娘赦出冷宫，何必过于悲伤？”昭君听说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今生休想！但不知这里可有散闷处否？”张内监道：“启娘娘，有一张琴在此。”昭君道：“可取来，待奴操一曲以消闷。”张内监答应，把琴上的灰尘揩抹干净，双手呈于昭君。昭君接过，把琴摆在膝上，用尖尖玉笋向弦上一弹，好不凄惨，由不得两泪双流，操出一调如龙吟：

十指尖尖操七弦，孤鸾瘦鹤唳青天，  
此时操出宫中怨，风飒松林古渡边。

操毕，把琴放下，道：“琴音凄惨，助人悲伤，可有别样东西消遣么？”张内监道：“还有一张琵琶在此。”昭君道：“很好，快取来。”张内监又将琵琶递与昭君。昭君一见这琵琶，倒是紫檀香木造成的，连连称赞：“好一件东西”，便问张内监：“这是那里来的？”张内监回道：“启娘娘，说是三年前有一位张娘娘，也是贬入冷宫，习此琵琶，后来召出冷宫，只留下琵琶在此。”昭君十分叹息道：“可惜这琵琶也是生不逢时，当初伴那张氏佳人解闷，他已出宫，忍心将你丢下，要算忘恩负义，奴若出宫，生死一定不肯放你。”就把灰尘吹去，弹了一曲，可爱声音嘹亮。弹毕放下，又无情绪，便问：“外间如今什么天气了？”张内监道：“正是小春天气。”昭君道：“这里可有什么玩耍的所在？”张内监道：“启娘娘，此地冷宫关闭，那里有玩耍的所在？只是后面粉墙，有个月洞，洞门开了，外面就是御花园，娘娘倒不如去看看花园景致，以解愁闷。”昭君点首，言称有理，便叫张内监引路，开了月洞门，将身靠在粉墙，向洞外一看，好一座御花园，但见：

---

鸾（luán，音恋）——传说凤凰一类的鸟。

唳（lì，音例）——鸟鸣。

四时有不谢之花，八节有长春之景。仙鹿对对，翠鸟双双，虽是悦目，实是伤心。

暗想：“无知物类尚且成双作对，奴偏苦命，独守孤灯。闻得正宫林皇后甚是贤德，奴若能见他一面，哭诉冤情，代奏汉王，将奴召出冷宫，得见汉王，死也甘心。昭君呀，你好痴想。”说着又是一阵伤心，放声大哭不止。张内监催促道：“启娘娘，天色晚了，请娘娘回去，明日再来玩耍。”昭君含泪，没奈何转身回去。张内监将洞门关好，随着昭君入内，去备夜饭。

昭君归了房内，点起一盏孤灯，拿了夜饭来，也吃不下去，仍命张内监撤去。独自闭了房门，但见东方月色渐升，照得纱窗雪亮，可怜夜长难睡，只得将孤灯挑起，取过琵琶，弹出一段五更怨词：

一更里，王昭君苦痛心，爹娘爱我如宝珍，好光阴在家过，举世难寻：珍珠件件有，绫罗色色新，羊羔美酒多欢庆，合家个个喜称心。谁知道，遭奸陷，使女丫环四下里分。苍天呀！受用多苦又临。二更里，细思量，我二亲双双年迈靠何人？好伤情，家乡盼望没音信，在家呆呆坐，每日想姣生，朝思暮想心不定，只望进京见朝廷。苍天呀！命多苦杀人。三更里，冷宫内，半夜多，忽然想起旧当初，好凄惨：阳台得梦到京都，进宫来游玩，汉王遇着奴，将奴调戏情无数，声声只叫俏娇娥，醒来阳台一南柯。苍天呀！哭命里如此人虚度。四更里，又伤怀，苦难当，凄凄惨惨泪汪汪，好仓皇。奴命苦，真断肠。可恨毛延寿谗言进君王，未到西宫去成双，贬入冷宫受凄凉，自悔奴家没主张。苍天呀！仗谁人，人谁仗。五更里，梦初醒，天未明，宫门一带冷清清，痛伤心，奴家好苦命。嫁刘君，父母空想女，女也枉思亲，谁人代奴传书信？两地相思终无音，抛撇琵琶弹不成。苍天呀！奴命苦，福分低。

昭君弹毕，不觉身子困倦，将琵琶放下，和衣睡倒牙床。那里睡得着？又想：“毛贼藉画人图，贪爱金银，奴不该自逞聪明，破他机关。只怕奴今受苦，父母也要受些灾星。”想着，似梦非梦，正坐冷宫，忽见有旨来召到殿上，面见汉王，心中大喜，俯伏金阶，哭诉情怀。汉王带笑扶起昭君，叫声：“美人，休要烦恼，是孤一时不明，误听奸臣一面之情，耽搁佳期，今日团圆前事。”昭君道：“望吾主将毛贼正法，方消心头之恨。”汉王准奏，吩咐武士将毛延寿推出午门去斩。一声旨下，把延寿绑了。只见延寿怒冲冲骂声：“无道昏君，为一女子杀一大臣，不仁极矣！”大喝一声，挣断绳索，抢了武士腰间一口刀，喊道：“先杀妖妇，后除昏君。”举起刀来，认定昭君就是一刀砍来。昭君一见，顶失三魂，要躲也来不及，大叫一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

未知昭君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 王太守辽东受军棍 汉天子越州召皇亲

诗曰：

金风顿起夜更寒，惹得凄凉恨正长；  
病体不支形瘦减，思君许久懒梳妆。

话说昭君梦中被毛延寿一刀砍来，昭君躲闪不及，刀到处，大叫：“哎哟”，一声“不好”，一个筋斗跌倒尘埃，惊醒南柯一梦，吓得浑身香汗。但见：

帷下昏昏灯一盏，梦中历历事千番。

昭君此刻又怕又苦，又是一阵伤心，骂声：“毛贼，奴与你何冤何仇，你在梦中还放奴不过？若有日你这贼子犯在奴手，定将你这贼碎尸万段，方称奴心。”说着，把银牙一挫，心伤十分。等到天明，免不得起身，又懒去梳妆，不茶不饭，每日愁眉不展，泪痕未干，且自慢表。

再提王太守，率领家眷在船，一路行来，约有三个多月，幸无耽搁，早到辽东。镇守总兵官姓林名振皋，乃是毛贼心腹门生。自王太守充军辽东，毛相早有书信到林总兵衙门，教他摆布王太守。林总兵得了毛相密信，敢不遵命？那日正升堂发放公事，忽见越州解差投文，将王太守夫妇解到，跪在丹墀。林总兵看了解批，写了回文，打发解差去了，便问道：“下面可是越州知府王忠么？”王忠道：“犯官正是。”林总兵把脸一沉，将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犯官，你的批上期限已过，不合在路故意迟延，误限到配，该当何罪？”王忠只是磕头道：“请大老爷息怒，犯官有下情启禀。”林总兵道：“你且讲来。”王忠道：“一因越州来到辽东，将近万里路途，二因犯官高在路受了风寒，有了几分病，因此在路耽搁来迟，望大老爷原谅苦情，格外开恩，锦衣万代。”林总兵听说，冷笑几声道：“这也情有可原，不来计较与你，但本镇衙内向有定例：凡军犯到配，要打一百杀威棍，你可知道上？”这句话只吓得王忠面如土色，魂不在身，苦苦哀求道：“大老爷要开恩啊！念犯官年老，禁不住这刑法了！”林总兵道：“本镇心也慈软，姑念你年纪大了，折责一半，只打五十。”王忠还要哀求，当不得林总兵喝叫：“左右扯下去打。”下面一声答应，可怜把王忠横拖倒扯，拉将下去。只急得姚氏夫人一旁看见，嚎啕大哭，高叫：“总爷，丈夫年迈血衰，怎受得住这般刑杖？望乞开恩，饶恕他罢！”任凭姚氏喊破喉咙，林总兵佯作不睬，只叫军士：“快将这妇人拖下去。”军士答应，把姚氏夫人硬扯去。就把王忠捺在地下，两边动手，如狼似虎，五板一换，打了五十。只打得王忠皮开肉绽，血腥难闻。打完放起，可怜王太守此刻死而复生，软瘫在地。还是姚夫人哭着向前，把太守扶将起来。林总兵吩咐军士：“把王忠夫妇发到张千户第四队左营中调用。”军士领命，伺候总兵退堂，押着王忠夫妇，哭哭啼啼，出了辕门，来见张千户。那千户又是一个贪财的官儿，但有军犯到来，见面礼银五十两，如分文没得馈送，就有许多摆布，令人十分难受。王忠知

---

皋（g o，音高）——水边的高地，此处为人名。

道，义不容辞，苦苦凑了些银两送与。张千户收了，将王忠夫妇安放在营住下不表。

又说到鲁妃，自进西宫，汉王十分宠幸，言听计从。那日天子回朝，退入西宫，有鲁妃接住，手挽手儿进宫坐下。早有宫娥摆上酒来，鲁妃殷勤劝酒，相敬汉王。正吃到酒酣之时，鲁妃叫一声：“陛下，念小妃蒙恩收用，在宫富贵，越州还有父母，未受君王一点之恩，望陛下看小妃薄面，可将奴父母召进京都，与小妃一面，则感龙恩不浅。”汉王听说，点头道：“孤于明日早朝，差官到越州去，召爱卿的父母便了。”鲁妃大喜谢恩，又劝了汉王一会，只吃得大醉而散。一宿阳台，不必细说。

到了次日，汉王登殿，文武朝参已毕，汉王便问：“那位卿家到越州召迎鲁氏皇亲？”早闪出毛延寿，俯伏金阶奏道：“微臣愿走一遭。”汉王大喜，当殿写下一道诏书，付与毛相。汉王退朝，毛相领旨出了午门，回府收拾一番，即速起行。此去仍带着长班二十人，一路出得京城，先由头站到鲁家庄，飞星报知员外。员外闻报，好不十分兴头，教家人收拾，四围厅上，张灯结彩，大排香案，插上了礼烛。厨下又备了许多筵席，等候圣旨。

那日只听外边三声响炮，毛相捧着圣旨进来。员外迎接到厅，朝着圣旨跪下。毛相开读圣旨：“召取进京授职”。员外谢恩，请过圣旨，忙又跪谢毛相一向照拂之情。毛相那里肯受员外大礼？一把扯往。大家入座，有家童送茶。茶毕，摆酒款待。毛相外面从人，也有酒赏。员外同席相陪毛相，十分殷勤，毛相心中欢喜，员外便将书房收拾干净，请毛相安寝。员外回后，说与院君知道，院君也是欢喜，忙开了库房门，打点黄金一千两、水礼十六色，送与毛相，外白银三百两，分赏从人。预备现成，过宿一宵。

次日毛相起来，用过早汤，告辞起行。员外便命家人将干礼、水礼及赏赐银两抬出到厅，带笑叫声：“丞相，多蒙贵步，不弃寒门，只是路远山遥，有劳丞相，于心不安。现有些须礼物，相送丞相，只算菲仪，望丞相笑纳。”毛相见了这等厚礼，满面堆下笑容道：“老皇亲，昨日既承厚情，今又见赐重礼，何以克当！”员外道：“一切事情全仗丞相照拂，些须薄礼，以表寸心，容进京之日，再当补报丞相高情。”毛相连称不敢道：“多蒙老皇亲赏赐，只是愧领了。”又叫声：“老皇亲，我为你令媛的事，费了许多心机，就是老皇亲多花几两银子，也是值得的。你看王氏昭君，现在冷宫受苦，怎及令媛十分宠幸西宫，今日带挈父母也增光呢！老皇亲，这是谁人代你使的力量？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员外只是连连称谢道：“总蒙丞相天高地厚之恩。”毛丞相又扯住员外的手，说有一言奉告。

未知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 王嬙病缠冷宫 姚氏分娩辽东

诗曰：

送君一别桂花开，最苦伤心是裙钗；  
不倚窗前来盼望，灯前月下总痴呆。

话说毛相叫声：“老皇亲，我先进京，老皇亲速速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员外答应。毛相告别动身，员外送出大门，毛相带领从人回京复旨去了。员外便吩咐家人雇了两只大船，伺候动身，合城文武官员乡绅亲族都来相送，只喜得员外骨软筋酥，一齐答谢。到了次日，家眷上船，庄子交与老家人照管，他们解缆开船，离了越州，一路好不风光。员外催着船户赶路，非止一日到了京都，弃舟登岸，将家眷进了一个公馆，员外带领家人先去见毛相。相府官儿又是一个大门包，相烦他通报。门官见了彩头，不敢怠慢，即报知毛相。毛相听见鲁皇亲到了，开了中门迎接，到厅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困天色已晚，不能面圣，且在厅前备酒款待皇亲，席散留宿书房。

到了次日早朝，汉王登殿，文武朝参已毕，毛相出班奏道：“臣毛延寿，奉诏到越州召迎鲁皇亲，现今在午门外候旨，请旨定夺。”汉王大喜：“毛卿可将鲁皇亲召上殿来见朕。”毛相领旨下去，便把鲁皇亲召上金殿。见了汉王，俯伏金阶，口称万岁。汉王当殿封为国丈，妻姬氏封为郡君。饬工部发内帑钱粮，在云阳闹市起造皇亲府第，限一月完工。一声旨下，工部领旨。鲁皇亲谢了圣恩，退出午门。天子朝散回了西宫，说与鲁妃知道，鲁妃心中大喜，越发奉承汉王。只等皇亲府第造成，鲁府家眷搬进华堂。鲁妃不时将父母召进西宫赐宴，骨肉团聚，真是快意之事。

只可怜昭君贬在冷宫，朝思暮想，不茶不饭，面容消瘦，恹恹染成一病，皮寒骨热，心内发烧，口吐鲜血。也自知身上有几分病症，忙取菱花一照，但见自己柳眉细影，并无光彩；一双俏眼，顿减精神，便对着镜内影子叫声：“王嬙呀，你空生十分容貌，有绝世聪明，只此冷宫，是你葬身之地，要想出头，今生是不能的了！”想罢，又是一阵伤心，两行珠泪，直流下来。

恰值张内监进来，一见昭君又在那里愁苦，便道：“奴婢曾劝娘娘，须要解开些，不可苦坏了身子。”昭君道：“奴岂不知将身子爱惜？只是心中无限愁肠，不由人一阵阵的心酸起来。就是目今残冬已过，该值春天，你看百花齐放，万物生新，粉蝶双双弄影，游蜂对对寻香，似奴这一般鲜花，无枝无叶，枯干亭亭，有谁来赏玩？岂不辜负多少青春？奴恨起来，欲寻一死，又恐死的不明不白。如今弄到病已临身，在此冷宫，又无太医可请，又无药开方，奴怎不凄凉悲痛！”张内监劝道：“娘娘，想人生在世，荣辱无常，倘苦坏身子，容颜消减，或有出头之日，将来怎见圣上？”昭君道：“蒙你

---

裙钗(chī, 音拆)——旧时指妇女。

大门包——相当于现在的红包，用以行贿。

彩头——即红包。

郡君——唐代四品官之妻封郡君。宋改命妇封号。明指皇室中女子。

帑(tǎng, 音淌)——古时指收藏钱财的库府和钱财。

恹(yān, 音淹)恹——有病的样子。



好言相劝，奴岂不知，只是心中一股屈气难明，叫奴怎不悲苦？”张内监听了这番凄凉之后，只得叹息几声，走开去了，撇下昭君独坐房中悲叹不表。

且言王太守自充军辽东，将就赁了几间房子，把家眷住下。虽有一点宦囊，每日用度不少，用一文少一文，坐吃山空，便有些拮据起来。当不得林总兵要讨好、趋奉毛相，指望升官进禄，把王太守百般凌辱，不时叫到衙门，非打即骂。王太守惧怕林总兵，只得凑些金银前去买命，不到半年，家私用尽，连房子也住不起了，退与房主。丫环小使都已散去，只剩他夫妻两口，日食难度。本官还要与他做对头，又把王太守配入火头军，日里代三军煮饭，夜间看守烟墩。可怜一个四品黄堂太守，遭人陷害，弄到这般地步。

那日王忠正坐烟墩，便向姚夫人叫一声：“贤妻，想女儿远在京都，身陷冷宫，你我夫妻又在辽东受此磨难，不知何年月日方得出头？难道这几根骨头，就抛落他乡么？”说着纷纷泪下。姚氏听说，也含悲叫声：“老爷，这些苦楚，且挨着些，不必提他，只说我儿昭君临行嘱咐，说母亲怀胎七个月，未知腹中是男是女，若是生下兄弟，取名金虎，生了妹子，取名赛昭君。可怜人去话留，牢记在心。如今妾已怀胎十四个月，不见腹中动弹，却是为何？”王太守道：“常言瓜熟蒂落，总有一定时候，怎生勉强得来？夫人保重身子要紧，不必过于伤怀。”

夫妻正说之间，耳听谯楼已打二更，欲向那一旁草铺上前去安寝。姚夫人忽觉腹中有些疼痛，还不介意，渐渐一阵涌的紧似一阵，心中有些诧异：“莫非要分娩了？”便叫声：“老爷，如今妾身腹中十分疼痛得紧，想是要临盆了。”慌得王太守便叫：“怎么好？”此刻又无稳婆服侍，只得跪在地下，祝告上苍：“保佑妻子分娩易生易长，大小平安。”正祷告间，只疼得夫人在草上乱滚，昏晕过去，一时人事不知。只吓得王太守面如土色，急急抱住夫人坐起，低叫：“夫人呀，当年分娩昭君，还有稳婆丫环使女在旁服侍，我在书房候信，并不吃惊。如今落难烟墩，床前服侍，倚靠何人？叫我怎不伤心！”王太守正在叹息，只见夫人悠悠醒来，哼声不止，面如白纸，双眼微睁。可怜此刻半夜三更，又无灯火，又无汤水，这也是好人出世遭困，不到十分苦境，不肯降生。

夫人正痛得难解难分，已听得谯楼三鼓，早有天上皇母命众仙女将快乐仙官送下凡尘，只听姚夫人一声大喊，娃娃已离产门。可怜夫人一条绸裤鲜血染红，半晌醒将转来。娃娃生在草上，啼哭声音甚是宏亮，王太守心始放下，默默答谢神明。夫人急急起身，摸了一把剪刀，剪去脐带，坐在草上，黑黯黯的也不知何方，姑将娃娃裹住，睡在草上，倚着身子。可怜此刻汤水全无，只好定神养息。过了一会，王太守低低问道：“是男是女？”夫人听说，在娃娃胯下一摸，只叫声：“苦也！”王太守急问：“何故？”

未知夫人怎生对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宦（huàn，音唤）囊——做官者攒下来的钱财。

稳婆——旧时以接生为业的妇女。

谯（qiáo，音乔）楼——鼓楼。

## 第十回 坐孤灯思想汉天子 开科选取中刘状元

诗曰：

阵阵朔风穿绣户，纷纷瑞雪下楼前；  
红炉炭火无心向，斜倚孤衾懒去眠。

话说姚夫人见老相公问他是男是女，他便向娃娃胯下一摸，叫声：“苦也！”王忠便问：“夫人，为甚叫苦？”夫人道：“又是一个女儿！”王忠听说，连卢叹息道：“可怜王氏报仇无人了！”夫人也道：“你我夫妻指望这十几个月生得一子，以接宗支，如今是枉费精神。”王忠又怕夫人生气，产后弄出别样病来，又安慰一番道：“且喜夫人分娩后身体健康，就感谢天地不尽了，是男是女，免生忧烦。”说着到了天明，烧了些热水，倒在盆内，代娃娃将身血污洗净，用绸裙包好，交与夫人怀抱抚养。

正是光阴易过，二朝满月，虽是一个女儿，却见眉分八字，到是个贵相，未到三月，便会嬉笑，王忠夫妻一见，略解愁烦。就依女儿的话，取名王娉，又叫赛昭君不提。

且言冷宫昭君，长把琵琶细弹，弹到凄凉处，珠泪纷纷。日间悲苦，犹借琵琶消遣，到晚间孤单单对着一盏孤灯，十分凄凉。无奈日长夜短，也是睡不着，只得冷冷清清坐在孤灯之下，暗想：“这般火热天气，池内荷花结影，蓬蓬莲肉包心，奴想荷花好比奴家，如花失叶，却少夫君。且住，慈鸦反哺，能行大孝；羔羊跪乳，为救双亲，岂有生来之人，反不思尽孝双亲么？想父母也是在生奴家，他那里得知女儿被禁冷宫，受的十分苦楚，只道女儿是个负心之人，并不思召取父母进京，同享荣华。爹娘呀！你若是这等想，却错怪女儿了！可怜女儿连汉王也不曾见面，就丢在冷宫受苦，爹娘那里得知呀！可恨奸贼毛延寿，害得奴家骨肉分离，奴与你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。奸贼呀！除非奴家身死，一笔勾销，不必提起，奴在一日，仇记一日，就是你这奸贼的对头星，奴不将你万剐千刀，怎消奴恨！”

正在长吁短叹，忽见孤灯里面放起一朵大花，甚是光明，心中大喜道：“莫不是汉王回心转意，要将奴家赦出冷宫？今晚有此喜兆，先来报信，也未可知。灯花呀！若是奴家得见汉王，忧变为喜，奴家定将你供奉长生，早晚烧香谢你。”说着，痴呆呆的望着灯花。那知灯焰中本是一朵红花，花忽平空一炸，炸出一个黑花来。昭君陡然看见，大吃一惊，由不得大哭连声，只叫：“不好！奴是永无见汉王之日了，灯已现此怪兆，还有什么指望？”恨将起来，银牙一挫，把灯吹灭了。黑魇魇的坐在那里，哭一起，恨一起，说一起，想一起：“奴只想汉王那夜三更梦中相遇，拉着奴家，要与奴成凤侣，说了许多温存的话，问明奴的住处，许奴定到越州召取进京，他满口应承，谁知是一场好梦，奴还痴心苦守闺中，要嫁汉王。汉王果有旨召奴，常言好事多磨折，奴进京来，未见汉王一面，无故贬入冷宫。昭君呀，你要脱此难星，今生是再不想了。”想罢，痛哭不止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正宫这位林皇后，德性幽闲，宽洪大度，自汉王纳了鲁妃，不进正宫将有四个月，林后心内也生疑惑，不时差了嫔妃暗探消息。前来报知正宫，只说天子新纳越州王昭君为西宫妃子，日夜欢娱，宠幸无比。林后闻知，也不免暗恨于心，只错认昭君霸占西宫，骂一声：“昏君，每日不理朝政，只

迷恋西宫，全在酒色二字，怕只怕江山指日要败了。”又恨一声：“西宫奴婢，迷惑天子，使天子不日日临朝，冷了朝中许多文武。这奴婢有日犯在哀家之手，且试试正宫的斩妃之剑可能容情。”此乃林后不知鲁妃一段原由，错怪昭君也。搁过一边。

又谈到汉天子久不临朝，心中也有些愧对文武百官，那日没奈何登殿设朝，两班文武参拜，口称万岁，上面连叫平身，众文武齐呼万万岁，站起分班侍立。当殿官高叫一声：“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话言未了，只见文班中闪出一位大臣，紫袍象笏，拜倒金阶，口称：“臣礼部掌院官，启奏万岁：‘今当科场大比之年，正我主取士得人，伏望钦点试官，以重科选大典，请旨定夺。’”天子闻奏，就在龙案上，命内侍取过文房四宝，铺下黄绫一幅，御笔钦点：

正主考官：太子太保内阁大学士军机房行走兼吏部尚书事务张文学。

副主考官：翰林院侍讲学士兼礼部尚书事务唐仁杰。左春坊庶吉中允兼国子监祭酒代理内务府校书处康春。

提调官：礼部右侍郎江正林。

监临官：户部左侍郎周岱。

御笔钦点已毕，发与掌院官。掌院官领了旨意，退出朝门，写起皇榜，布告天下。那些天下举子一闻此信，无不纷纷进京，寻了客寓住下，只等三月初三头场，以及二场三场，各自用心做文，想占头名。三场已毕，各归下处听候揭榜佳音。这位张大主考，专意衡文，不留情面，选来选去，遵了定例，中了三百六十名进士，其余皆落孙山之外。有名者在京等候五月殿试。

这一日，天子临朝，一班进士金殿对策，一个个各逞珠玑，夺魁多士。试策缴完，恭呈御览，以定三甲名次。好个圣明天子也不看策命，摆了香案在金殿当中，将试策供在上面，离了龙墩，对大一跪三叩首，暗自祝告：“孤若有福者，得安邦定国之臣；孤若无福者，得败国亡家之子，好歹总由天意。”祝毕站起，随手在试策堆内先掣出三卷，以定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又掣传胪一卷，取定四卷，归了龙位，命内侍打开密封一看。

是何名姓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笏（hù，音互）——古代大臣上朝拿着的手板。

翰林院——官署名。唐代初置，其长官为掌院学士，所属职官统为翰林。

国子监——封建朝代最高的教育管理机关，有的朝代兼为最高学府。

珠玑（jī，音机）——喻优美的文章或词句。

状元、榜眼、探花——古时科举时代的一种称号。明清时殿试考取一甲第一名的叫状元；第二名称叫榜眼；第三名称叫探花。

胪（lú，音卢）——陈列。

## 第十一回 见西瓜吟诗散闷 踏夜月忆古伤情

诗曰：

罗扇轻摇两泪垂，不知何日是佳期；  
园中好景无心看，恨煞蝶媒影太迟。

话说汉王命内侍拆开密封一看，上写头名状元刘文龙，二名榜眼周必达，三名探花冯玉魁，传胪吴文贵，以下进士不必细看。当殿传下旨意，召见三甲进士。进殿三呼万岁，天子各赐三杯御酒，游街三日。众进士谢恩，退出朝门游街，好不光彩。个个看的称赞少年鼎甲。三日后复旨，天子当殿授职：“封状元刘文龙为翰林院修撰，榜眼周必达、探花冯玉魁，俱授为翰林院编修，传胪吴文贵以下进士或授翰林院检讨庶吉士，或以部用，或以知县用，或以进士终身，钦哉谢恩。”

可恨毛相执掌朝政，但有金银馈送，高官美禄，无物相送，俱是苦缺。传胪吴文贵，一贫如洗，不曾打点，在吏部候缺等了半年，方补了越州王知府的缺。此缺又在边方，又是苦缺，文贵无奈，领凭上任不表。

且言王昭君受苦冷宫，过了夏天，又是秋来，但见阶前梧桐叶落，窗外金风送凉，寒虫叫得凄惨，孤雁唳在半空，一种凄凉景况，由不得独坐冷宫，悲悲切切。再是夜来牙床一梦难成，翻来覆去总睡不着，眼巴巴盼到天明，抽身起来，懒去梳洗，闷沉沉坐在那里，只想：“汉王在宫，何等欢乐，撇奴一人在此，不寒不暖，错把光阴虚度，好不闷煞人也。”昭君正想到伤心之处，忽见张内监进得房来，手捧一个西瓜，昭君便问：“公公手内捧的是什么东西？”张内监道：“启娘娘，奴婢捧的是西瓜。”昭君见了西瓜，不禁感动心事，暗想：“西瓜乃土内所生，

尚有团圆之日，偏是奴家受禁冷宫，不知可似西瓜，还有团圆之时？”就把西瓜为题，吟诗一首：

西瓜生自近秋天，一种团团圆又圆；  
碧色沉沉知见爱，丹心耿耿剧堪怜。  
满怀有子来年种，并蒂含香此日鲜；  
更有几番争羨处，微尘不染果甜甜。

吟诗已毕，张内监用银刀劈破西瓜，进与昭君道：“愿娘娘指日赦出冷宫，早生贵子，瓜瓞绵绵，奴婢之幸也。”昭君听说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承你赞颂，奴那里还想这个日子！”张内监道：“娘娘不必悲伤，请尝一尝西瓜滋味如何？”昭君道：“西瓜滋味与奴心一样，总冷如冰，奴那里吃得下咽？你拿去吃罢。”张内监答应出去。昭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可惜西瓜本是个团圆之物，被这蠢才劈破，也似奴家是分离了。”说罢，又将西瓜吟诗一首，

---

修撰（zhuàn，音转）——官名。明清时状元一般即授翰林院修撰。

编修——官名。明清时榜眼、探花一般即授翰林院编修。主要做修史、著作等工作。

吉士——统属翰林院翰林。

瓞（dié，音迭）——小瓜。

自叹道：

西瓜本是团圆物，此日谁知两地分；  
堪叹世间多少事，坚牢不及古今文。

昭君又将诗吟过，无情无绪，每日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不时腮边落泪。

那日晚间，明月半窗，照得阶前如同白昼，耳听更鼓初起，又怕上床难睡，只得出房散闷。缓步阶前，对着天上的明月，叫一声：“月光菩萨，想奴生来这等命苦，何必当初生奴家！菩萨在月宫尚有玉兔，怎似奴在冷宫，孤单一人，好不凄凉。菩萨呀！你要与奴作主，保佑奴得见汉王，奴自当礼谢神明。”一面祝告着月光，一步步过了墙阴，到了百花台上。但见月光映着石墩上，雪亮如银。昭君将身坐下，又是呆呆的痴想了一会。想起当年列国时候，有一孟姜女，他与范杞梁成亲，只有三月夫妻，忽然杞梁一时不合吟诗，犯了时忌，捉到长城受苦当差，好好一对鸳鸯，平空拆散，丢下姜女在家，伴着孤灯，伤心流泪。到了寒天，手缝冬衣，要寄夫君，谁知杞梁已为长城之鬼。可怜姜女并不知道，等了三年五载，亲到长城找他夫君。一路上吃了许多辛苦，受了若干磨难，到了长城，不见夫君，就在城下放声大哭。哭了三日三夜，把一座长城哭倒，然后撞死城下，完她节操，至今犹传姜女美名。且住，若论姜女受的苦，不亚奴家，但姜女尚有三月夫妻，奴在冷宫一年，未见汉王，奴又比姜女苦十分了。姜女呀，非奴贪这性命，不能似你拼身。一则奴家尚有双亲，无兄无弟，望奴日后收成；二则汉王未曾见面，死难闭目。三则仇人毛延寿未曾报泄，焉肯甘心？故此苦守冷宫，且自忍辱偷生。姜女呀，奴虽愧对于你，你也要谅奴苦情呢！昭君赞叹姜女一回，又想月下弹一回琵琶，诉说心中的苦楚。站起身来，走进房内，取下琵琶出来，复在石墩上坐下，把琵琶对着月光弹出几句曲牌名来，一阵悲切之声，好不耐人细听：

日落西山生玉兔，月儿高照少人行。  
粉蝶儿花心去宿，黄莺儿树底安身。  
下山虎归山入洞，山坡羊到晚归林。  
夜航船傍江儿水，杏花天布满前村。  
牧童儿斜骑牛背，耍孩儿放学回程。  
懒秀才回归书院，红娘子剔起银灯。  
傍妆台除头脱脚，小桃红亲垫枕衾。  
迎仙客吹弹歌舞，香柳娘把盏殷勤。  
沽美酒且助诗兴，醉扶归寻觅佳人。  
孤雁儿成群作伴，点绛唇色比桃杏。  
太师引朝堂生理，二郎神斩逐妖精。  
红纳袄披在身上，皂罗袍织就飞金。  
谒 金门文官武将，朝天子万岁齐称。

昭君将琵琶弹得凄凄凉凉，十分苦楚，况已更深夜静，谁是知音？该因

---

谒(yè, 音夜)——拜见。

他灾星已满，冷宫外来一救命恩人，你道是谁？就是正宫林后。因用了晚膳，忽然眼跳耳热，身子坐卧不安，心中十分诧异，道：“难道哀家坐在深宫，有什么祸事呢？”又只见外边明月当空，打点出宫一游，以消闷怀。便带了使女嫔妃，掌了宫灯，出得宫来。有管宫内监接驾道：“娘娘深夜往那里去？宜早些安寝罢！”

未知林后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双凤台林后听琵琶 望月楼昭君会皇后

诗曰：

远望襄阳一座楼，征南征北几时休；  
少年子弟江湖老，红粉佳人白了头。

话说林后见内监相问，便回道：“哀家夜深无事，打点踏月一游，以解闷怀，尔可引路。”内监答应，便向前一路而行。行了一回，林后问道：“东边是那里，西边是那里，南边是那里，北边是那里？”内监道：“启娘娘，南边去有座浆襖房，北边去有座铜雀台、朝阳宫、金银库，两边又有小高墙、万花园、鞦 架，西边去有座望月台，东边去有座凤凰台、广寒宫，并三十六院，不知跟娘到那一处游玩？”林后道：“哀家要到凤凰台去走走。”内监忙回道：“启娘娘，此处去不得。”林后吃惊道：“怎么去不得？”内监道：“这台上时常有鬼出现，况夜静更深，不当稳便，请娘娘别处去游玩罢。”林后道：“因这几日坐卧不安，心惊肉跳，恐有受屈者在寒宫冷院，故此前去探听一番，不妨事的，尔可向前引路。”内监见说，不敢阻挡，只得向前引路。

娘娘踏着月色，一路缓缓行来，甚解愁烦。走的是紫微宫、逍遥宫、长乐宫、安乐宫、贵妃宫、望月楼、御书楼、铜雀台、三十六院、一十二宫，都已走到。到了凤凰台面前，远远望见一座高台，好不壮丽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屹立崇台百尺高，周围突兀 势冲霄；  
月光遥映玲珑石，一派精华射玉髓。

娘娘慢慢上台来，见月白如昼，心中十分畅快。游玩一会，耳听谯楼鼓打二更，正要下台回宫，忽听琵琶一种悲切之声，复转身来停步不走，斜倚台上栏杆边细听着，声声抱怨，不知他怨何人。林后双眸一开，静听琵琶，只听得琵琶声中弹出一种苦调：

昭君抱怨告苍天，幽禁冷宫受苦煎；  
骨肉分离两处地，汉王何日得重圆。

林后细听声音，弹出昭君二字，心内十分诧异道：“昭君现在西宫，汉王十分宠爱，怎么冷宫又监禁个昭君？好叫哀家难得明白。”到了此刻，忍不住下得台来，顺着琵琶之声，寻觅踪迹。到了望月楼前百花台下，只见双门紧闭，余音未歇，便叫一个宫娥走到门前，连叩几声，高声便问：“里面叹气者何人？”昭君听见此刻有人询问，倒吃了一惊，只得把琵琶暂且丢下，回道：“外面问奴者何人？”宫娥道：“正宫娘娘游玩，在此问你。”昭君

---

鞦 ——秋千。

兀 ( wù , 音务 ) ——高耸特出。

飏 ( bi o , 音彪 ) ——暴风。

听说，心中大喜，连忙将身站起，高叫：“娘娘救命！奴是越州王忠亲生之女，名叫昭君，汉王选奴进京，许立西宫为妃，不知奴犯了什么不公不法之事，贬入冷宫，将近一年，奴好苦也！望娘娘救出冷宫，万代洪恩，”林后听得十分疑惑，叫声：“住口，西宫既是昭君，怎么你又是昭君？”昭君道：“西宫那是假的，奴是真的。”林后道：“快唤内监，速速开门，相见便了。”昭君听说，心中大喜，急急转身入内，唤醒张内监，说明原委。张内监听说，也代昭君心喜，不敢怠慢，拿了锁钥，同昭君到了百花台下，开了冷宫两扇大门。昭君出来接驾，俯伏阶前，拭着泪痕，口称：“娘娘救命恩人，今日方见青天，愿娘娘千岁千千岁。”林后把昭君双手扶起，命宫娥将灯提起，照见昭君生得：

秋水为神玉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
心中暗暗称赞：“好一个女子！”叫声：“贤妹，早知你苦禁冷宫，久该教你出去，如今方知你这段冤情，哀家同贤妹必要面见君王，与你伸冤，查出那个奸臣生心害你，定要将他万剐犹轻。”昭君听说，只是感谢国母。林后道：“贤妹呀，哀家虽位正宫，也同你在冷宫一样，孤眠独宿。”昭君道：“娘娘怎比奴家？”林后道：“贤妹有所不知：只因汉王每日在西宫恋妖妃，朝欢暮乐，抛撇哀家，独坐正宫孤凄，将近一载，全无一点结发之情。哀家只恨西宫名叫昭君，谁知那个贱婢假充昭君，骗着天子，哄到如今。”昭君道：“娘娘，非是妾身胆敢直言，娘娘也大无纲纪了。”林后道：“贤妹，怎见奴家没有纲纪？”昭君道：“娘娘休怪，听妾一言：想娘娘位居正宫，宫内宫外谁不是娘娘所管，西宫虽是得宠，无非下院，他既紊乱宫中规矩，难道娘娘的斩妃剑利森森就没有用的么？行起止宫威令，贬了西宫妃子，怕什么汉王？请娘娘思之。”林后听得，只是摇头道：“贤妹所说的话虽是正理，但汉王既宠幸西宫，哀家把他责贬，岂不惹汉王咳怪哀家生了妒心？如今贤妹冤情明白，待哀家到汉王面前奏知，也好查问昭君谁真谁假，那时水落石出，捉出西宫妖婢，看是何人冒名昭君，再去拿了通同作弊之人，勘问此案，必定两条性命活不成了。汉王到了那时，心中明白，自然来召贤妹，册立为西宫贵人，我和你同心并胆，襄助汉王，以理内治，可不两全其美。”昭君道：“娘娘高见，胜妾千倍。须怜念妾身年纪幼小，不知宫中规矩，倘礼貌有不到之处，还望娘娘宽恕。”林后道：“贤妹休要过谦，你乃聪明之女，性格幽娴，知文达礼，有什么规矩不知？今夜已深了，贤妹权进冷宫，有屈一夜，待哀家急速去见汉王，只到天明，定有圣旨下来。”昭君含泪连连拜谢，告别林后，仍进冷宫不表。

且言林后自在冷宫查出昭君及有冤情，要代他在汉王面前申诉，吩咐宫娥掌灯引路，离了百花台，一直奔西宫而来。正是三更将尽，先命一个宫娥在西宫前去打探一番。宫娥去不多时，回报林后道：“启娘娘，万岁爷还与西宫妃子在那里饮酒作乐呢。”林后不听犹可，一听直气得柳眉直竖、粉面通红，怒冲冲赶到西宫，早有西宫一班内侍迎接皇后。林后吩咐起去，一概禁声，宫门外伺候。又命宫娥将灯吹灭，暗暗潜听，正是：

欲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



未知西宫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峻天子正宫暗听 打西宫鲁妃受惊

诗曰：

奴是巫山仙女身，襄王与我并无情，  
是非落在凡人口，惹得凡人说不清。

话说林后在西宫外暗听，尽听得天子与鲁妃正在饮酒快乐，传杯弄盏。酒至半酣的时候，汉王叫声：“爱妃，想寡人自越州召爱妃进京，每日在西宫伴你，朝朝快活，夜夜元宵，撇下昭阳林后，冷落将近一载。况皇后年幼，必在宫中怨孤久不到正宫，未免雨露之恩太不匀了。孤打点明日退朝，要到正宫，且叙旧情，方合正理。”林后听了汉王这番言语，心肠软了好几分，暗想：“奴只道天子迷恋西宫，谁知还念哀家，多是妖婢把持，不放天子出宫。可恨妖婢，自进西宫，也不到正宫朝见哀家。好个妖婢，仗着天子这般大胆。”

不言林后在外暗听，且说鲁妃听见天子的话，顿时脸上怒气生嗔，便道：“圣上不提林后之事犹可，若提林后，小妃含忍到今，未曾明言。说将起来，令人毛发倒竖。”汉王大吃一惊，道：“爱妃有话不妨说来。”鲁妃道：“既是今晚圣上问及此事，小妃不得不说了：小妃久闻正宫林后因圣上每日在西宫快乐，不到昭阳，背后百般咒骂龙体。说圣上无道，将来江山不得太平，一定要送与别人了。自小妃看来，他身为正宫，理当静守妇道，如何背后咒骂圣上？大逆不道，论理该正大辟，还可居正宫么？望吾主不可不早为防备。”好一个聪明汉王，听见鲁妃之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爱妃所言差矣！若言正宫林后德性温存，虽朕不到昭阳，他非妒妇，断无怨朕之心。爱妃不必乱奏，恐漏消息，林后闻知，那时到来淘气，爱妃何苦害了自己。”鲁妃见汉王不准所奏，满面通红，恨恨连声道：“小妃原是一片好意，奏知圣上，听与不听，但凭龙心。只怕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汉王道：“且从容商议，不要耽误饮酒。”

天子与鲁妃在那里说话，并不防林后在外。句句听得明白，由不得心中大怒，咬定银牙暗恨，连声道：“好大胆贱婢，这般无理，胆敢在汉王面前搬弄哀家是非！贱人呀，你不知谁家之女，假充昭君，只有汉王并不知道，被你勾诱，言听计从，你是心满意足，又思量想夺正宫之位，唆动天子，要害哀家，一个真昭君被你害到冷宫苦禁，心还不足，这个贱人，罪不容诛，如何容得下去！”喝叫手下宫娥：“代哀家快快动手，打进西宫。”众内监口称：“娘娘，奴婢不敢，恐惊圣驾，奴婢吃罪不起。”林后骂声：“一班没用的东西，凡事有哀家承当，你们只管放心打进去。”

众人领了林后的旨，放胆动手，各执金瓜钹斧，乒乒乒乒一阵响亮打进西宫。林后随后跟进，也不朝拜汉王，只叫：“打这贱人。”七手八脚，只打得金杯玉盏碎碎粉粉，乱掷在地。此刻鲁妃一见林后到来，大吃一惊，心下十分慌张，忙忙向前，双膝跪倒在地，只不动身。林后指着鲁妃骂道：“你是何方贱婢，自进西宫，来伴圣上，该知礼，义二字，应当朝拜正宫，方是正理。你一点礼节全无，倒也罢了，你反将天子霸占西宫，不离你身，朝朝

---

钹 (yuè, 音越) —— 古代兵器名，像斧，比斧大。

佳节，夜夜元宵。你方才在席上说的什么话？一派倚势欺人，良心丧尽！就是哀家执掌昭阳，只因未生太子，一任天子东西两宫，雨露常匀，只求苍天福庇，生一储君，好使汉家传位有人。奴非妒妇，不来较量，你这贱人，你反出言无状，说哀家背后咒骂朝廷，有何凭据执证？今晚哀家与你这贱婢拚一拚。”说罢，怒气冲天，吩咐左右再打。一声答应，众人又将鲁妃打得哀嚎不止。

汉王此刻坐在上面，醉眼含糊，见鲁妃打得满地乱滚，头鬓蓬松，口口声声叫陛下救命，心中十分怜惜，欲待上前劝林后，怕的正宫着恼，事在两难。想了一会，忍不住抽身站起，走到林后面前，叫一声：“御妻，今晚来到西宫，孤未曾远迎，多多有罪。就是鲁妃不知大礼，将御妻乱说，孤也不能听信。御妻乃宽宏大量，恕鲁妃年轻无知，待孤陪一个礼，御妻请息一息气，免他的罪责吧！”说罢，汉王带着笑拍着林后的肩膀相劝。林后见汉王句句言语袒护鲁妃，心中由不得火上加油，顿时杏眼圆睁，柳眉直竖，指定汉王，骂一声：“无道昏君，你做了一朝人主，只知在西宫朝欢暮乐，沉迷酒色，全不想外边九州反了，只怕万里江山要送与别人。”一面吩咐嫔妃住打，押着鲁妃，一面忙用御手把汉王扯出西宫。汉王听了林后一番言语，心内也吓慌了，凭着林后扯去前行，慌得内侍点了宫灯引路。林后说：“九州已反，陛下还不点将调兵，速救危困，等待何时？”汉王道：“御妻，今日夜深了，且待明早临朝，自当点将征剿。”林后道：“救兵如救火，早一个时辰，早救百万生灵。这等紧急军情，陛下还慢腾腾的，如何不连夜发兵，速去剿灭，保固江山，怎生迟延得去？”

汉王正要回答，早扯到分宫亭上，请汉王稳坐金交椅上，林后除下金冠，低头拜了八拜，叫声：“陛下，怨妻方才莽撞之罪。”汉王双手扶起林后道：“御妻且请息怒，有甚紧急事情，可细奏寡人知晓。”林后又叫声：“陛下呀，妾今晚闯进西宫，行此无礼，皆是前来报效陛下。素昔聪明，自当了然，独不记当初梦景，你却与谁家之女订下白头之盟，如何被人瞒哄，换此贱婢，充入西宫，妖娆百出，扰乱宫庭？陛下呀！你当初既不爱梦中昭君之女，何不开一线之恩，放他回去，另行匹配，也不负此女青春。”汉王听说，大吃一惊道：“孤命丞相在越州选来二女，一是昭君，一是鲁妃，鲁妃现已备用，昭君不用，已命丞相发回越州上了，怎么今晚御妻又提起昭君二字？”

不知林后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四回 分宫亭皇后伸冤 王昭君冷宫诉苦

诗曰：

一轮红日照西山，簇拥冰盘古树间；  
暗尽更敲交夜半，帘钩影钓月团圆。

话说林后回奏汉王道：“妾今晚在宫无事，但见月明如昼，动了玩月之心，趁着月色闲游各宫，以消闷气，无心走到那冷宫门口，忽听里面有一抱怨裙钗，口口声声，只怨臣妾在做掌印正宫，并无半分纲纪，料理宫中一切大事；又说我主糊涂，不知西宫昭君真假，只因专权奸臣毛延寿贪财爱宝，丧尽良心，西宫女子但有金银相送，便保本进与我主，昭君是贫家之女，一旦付之东流，可怜枉结三更梦里之情真，而贬入冷宫，假的反在西宫称尊。他句句抱怨，一丝不错，叫旁人听了也代他伤心。陛下呀，并非九州造反，要我主调兵点将，只因屈害一个无罪昭君之女，臣妾不忍于心，要在我主面前代为伸冤。”汉王听罢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御妻之言差矣！难道孤为一朝人主，一个昭君之女，都辨不出真假么？此中有一个缘故：只因越州选的昭君，有一人图，为他眼堂下有一滴泪伤夫痣，恐害寡人，因此不用昭君，仍命原船送他回去，未曾将他问罪，却是何人，假传圣旨，把昭君贬入冷宫？”林后笑道：“法度乃天子之法度，怎么任这些奸臣弄鬼，妄加无罪之人，陛下也该查出何人，理当治以欺君之罪。”汉王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林后又道：“陛下说昭君眼堂有痣，怕的伤害陛下，陛下不可被人瞒过，还是亲眼见的，还是听人说的？”汉王道：“孤实未曾面见昭君，只因见了人图，就是一样了。”林后笑道：“却原来如此！陛下好不聪明，怎么轻信一纸人图，不分好坏？”汉王道：“是朕一时误用奸臣，前事不必提起，但不知御妻今夜游到冷宫门首，可曾见得昭君？容貌生得何如？性格可还温存？”林后微微冷笑道：“若说昭君的容貌，天上少有，不亚姮娥降世；地下无双，恍如西子复生。若说昭君的性格，举止温存，礼义大雅。他的脸上，是臣妾亲眼目睹，何曾有什么伤夫泪痣？怎说他不公不法，私画人图，有甚罪名？他人不曾见主一面，有何乱法官中？显见人图是奸臣所改，串通鲁妃，伤害昭君。陛下若不相信，何不在冷宫召出昭君，当面盘问一番，就知昭君真假了。”汉王听说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御妻言之有理，孤也不用将他宣召，何不与御妻一同前去，赶到冷宫，当面会他一会，了却梦中一片之情。”

说罢，汉王站起，挽住林后，离了分宫亭。前面对对宫灯引路，照得分明，路行来甚快，到了冷宫门口。此刻正交三鼓，月色朗朗，天子与林后站在冷宫门口，也不进去。只听得昭君在内，高声啼哭，不住怨恨：一恨爹娘将奴抛撇天涯，误奴青春；二怨汉王薄幸，不念三更梦里之情，反害奴家在此冷宫受苦；三怨林后将奴家哄，愿许奴到西宫奏知汉王，代奴伸冤，哄得奴家指星望月，痴盼着无子即传圣旨，将奴召出冷宫，见汉王一面，死也甘心。到了此刻，并无消息，眼见事多不就成了，也是奴家生来命苦。罢罢罢！到了天明，不如寻一自尽，以了终身。说一会哭一会，真是十分凄惨，没奈何，吟绝命诗四句：

梦里相思不见踪，懒贪茶饭总成空；

冤家只在巫山上，知在巫山第几重。

汉王在外面听得多时，忍不住心内也自悲伤，吩咐宫娥问里面抱怨者何人。宫官领旨，高声问：“里面抱怨者何人？”昭君也回道：“外面问奴者，又是何人？”宫官道：“皇爷御驾在此，特来问你。”昭君听说，已知林后申奏，汉王方得到来，故意高声哭叫道：“汉王，你来了么？害得奴家好苦也！曾记得奴家身卧兰房，三更得梦，梦见神魂飘荡，到了宫中：遇见王爷，蒙王爷错爱，拉着奴家成就好事，是奴不依。原许奴差官到越州召取奴家，奴也遵旨动身，又不曾违背圣旨，可怜奴是离乡背井，抛撇爹娘，来到京中，实指望君无戏言，一定召奴进宫，伴着荣华，谁知好事多磨，未见君王，灾祸立生：陡有一道圣旨，赶至花船，说奴私画人图，犯了法度，把奴家贬入冷宫，将近一年。王爷呀！你可知冷宫内凄凄惨惨并无天日，可怜奴在内苦过光阴。一恨奴红颜薄命，难伴圣君；二恨奴三更得梦，四更依然只身。王爷把奴贬入冷宫，奴却罪犯何等？说得明白，奴就死也甘心。”

汉王在外听了昭君一番怨恨之言，由不得龙心大怒道：“有这等事？这还了得！多是欺君罔上的毛延寿弄鬼，暗把人图点破、蒙混孤王。又假传圣旨，妄把无罪之女贬入冷宫，此贼真罪不容诛了！御妃莫怪孤王，孤王一向并不知情，就是御妃今夜责备孤王，孤王也难辞咎。孤王明日早朝，一定代御妃伸冤雪恨便了。”昭君在内听见汉王的言语，微微冷笑道：“奴只笑王爷在做一朝人主，一个枕边妻眷被人哄弄过去，还坐什么龙墩，管什么万民？倒不如丢了江山，撇了社稷，披荆入山，做一个世外之人，倒还藏拙些。奴与陛下梦里相思，也可付之流水。只求王爷将奴之仇报了，奴也再不踏红尘，情愿削发为尼，修一修来世，保祐姻缘不可错配，好事不要磋陀，此身体要颠沛，得嫁一个贫家之子，夫妻偕老，奴愿足矣，从此再不想西宫富贵了。”汉王见昭君说得十分可怜，也不免两泪频倾，连叫：“御妃，休要如此，是孤一时不明，误你青春，到今日水落石出，少不得将这欺君的贼子抄斩满门，以雪御妃心头之恨。孤自知不是，亲到冷宫，迎召御妃，也算代御妃陪罪了，御妃可快快开门相会孤王罢！”昭君道：“王爷在此，不知娘娘可来了么？”林后道：“哀家在此，一同前来迎接，快些开。”

未知昭君可肯开门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五回 真昭君亲见汉王 勇李陵锁捉奸臣

诗曰：

蜜蜂身小代头黄，到处花开我先尝；  
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一生辛苦为谁忙。

话说昭君听得林后也叫开门，心中一想：“汉王乃一朝天子，被奴家这般抱怨，并不回言，也就够了，又是林娘娘同来到此，亲自迎接，不用宣召，奴是何等的脸面！常言：人不知足，必取其辱，再不开门，于理不合。”吩咐张内监快些开门，迎接圣驾。内监答应，连忙把门落下，开了冷宫。昭君移步出去，一见汉王、林后，撩衣俯伏跪倒尘埃，口称：“王爷万岁，娘娘千岁。”林后用手拉起昭君，汉王也叫平身。偷眼细看昭君，喜欢十分，暗想：“此女虽在冷宫受苦，未整姿容，天生一种仙姬之态，世上难寻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”再命内侍挑起银灯，细照昭君，但见他脸上如鸡蛋之嫩，毫无一点微尘。此刻汉王心中大悦，又把银牙挫了几挫，恨恨连声道：“好大胆奸臣，愚弄孤王，害了美人，他眼堂下何曾有伤夫之痣？分明贪财不遂，诬奏寡人。今夜且自由他。想美人记得梦中一会，今夜如同梦境，真是梦非偶然。”不禁哈哈大笑。林后口称：“陛下，此地风凉，不可久停，如今既有了昭君之女，可到昭阳，等至天明。”

汉王言称有理，吩咐内侍将灯引路照着，汉王、林后、昭君三人，缓缓的走着来到昭阳正院，一齐进入宫门，早有宫娥重烧花烛，照得光明。汉王居中坐下，林后坐在旁边，昭君又行朝礼，拜了二十四拜，汉王连呼平身。林后叫声：“贤味，快整乌云，再来伴驾。”昭君领了皇后旨意，进了宫房，坐在牙床，宫娥一旁伏侍梳妆。昭君坐了一会，走到妆台理发，可怜青丝久乱如麻，费尽心机，方把乱发梳通。面对鸾交宝镜，细细梳妆，打扮精工。金盆洗面，脂粉略施。衣服俱是林后的，脱去垢衣，换了新衣。收拾已毕，轻移莲步，出了房门，来见汉王。汉王在灯下细看美人，越发好看，但见他：

青丝挽就蟠龙髻，两鬓梳来似吐云。不搽香粉自然白，不点胭脂自然红。一双杏眼生来俏，淡扫蛾眉自然清。头戴翠花冠一顶，金钗十二按时辰。上穿金线云光袄，腰束湘江水浪裙。步下金莲恰三寸，大红花鞋爱杀人。走过香风来一阵，浑似仙女降凡尘。

汉王在灯下将昭君细看一番，由不得骨软筋麻，心中好不快活，吩咐宫娥排筵，款待佳人。昭君一旁赐坐，连敬汉王三杯美酒，又敬林后的酒。酒过三巡，已毕，林后道：“我主今夜已将昭君辨出真假，应当正位西宫。鲁妃用他不得，还当治罪才是。”汉王道：“鲁妃死罪可饶，活罪难免，烦御妻怎么办理便了。”林后口称领旨。

汉王此夜宿酒方醒，又多贪了几杯，饮到大明，醉上加醉，但听得金钟一响，又请登殿。汉王带醉出了宫，走到半路，难以站立，传旨免朝，回到正宫，权且坐下。早有宫娥将醒酒汤进与汉王吃了，略解醉意。林后又道：“陛下今日虽未登殿，可恨奸党毛贼，旦夕难容，陛下若不将延寿治罪，从此江山不太平矣。”汉王点首，便命内侍取过文房四宝，铺下龙笺，写了一道密旨，交与内侍，谕传御营总兵李陵办理。内侍接旨，不敢怠慢，离了宫

门，赶到总兵李府。早有门官报知李陵，李陵听得圣旨已到，忙命家人摆下香案，即整衣冠迎接圣旨，四跪八拜，口呼万岁。天使走到香案前，朗诵圣旨道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闻为臣食君之禄，理应尽忠于君，不贪贿赂，似水居心，办事秉公，夙夜匪懈，方无忝 臣节而作朕股肱 者也。乃有奸相毛延寿，身居首辅，位列三台，任越州之使，选妃忘廷训之言，陡起贪财之心，改图遂奸谋之汲汲，不独欺君生狂惑之言，且假传圣旨，害无罪之女。今已犀照一悬，水落石出。所谓有功不赏寡恩也，有罪不诛废法也，好贼毛延寿，若再容留于朝，必为国家之大害。今着御营总兵李陵，带领三千人马，围住奸贼毛府，不论男女老幼，一概锁拿，并毛贼家属人等，即押赴市曹斩首示众，以为人臣不忠者戒。毋得走漏一人，致干殃咎。火速火速，钦哉谢恩。

宣旨已毕，李陵山呼万岁，谢恩站起，接过圣旨，请在上面供奉。送了天使回朝，即时换去朝服，顶盔贯甲，上了能行，带了家将，星夜赶到教场，真是人不知来鬼不晓。到了教场；三声大炮，惊动一班御林兵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迎接李爷。到了将台坐定，即取卯簿，拣选精兵三千名，放炮起身。一个个人强马壮，盔甲鲜明，随着李爷，直奔毛奸相相府来不表。

且言毛相因这天临轩独坐书房，阅看官员本章，也好批发。先看荆州巡按曾岩劾奏临阳王私侵内帑、图害属员，请旨勘问一本。“曾岩这厮，平日又不曾敬重老夫，临阳王乃当今爱弟，此本如何上达？”只好批个“该部知照”。又看到山西提督刘承业参奏标下总兵吴垣私扣军粮一本。这个该批“斩”字，可将吴总兵正法，此本也不必上达了。再看辽东林总制劾奏原任越州知府王忠充配此地，不安本分，请旨加罪一本。他将此本看了，不免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林总制乃老夫得意门生，原是老夫曾吩咐他要摆布王忠的，今日他既上了此本，倒要细细斟酌批发，问王忠一个大大的罪名，以泄老夫从前心头之恨。林总制办了此事，倒要在吏、兵二部择一好地方，将他升迁，以酬他这一番情意。”正在磨得墨浓，濡得笔饱，欲待批发此本，忽听得大炮连天，喊声震地，只吓得毛相面如土色。

未知此本可能批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忝（ti n，音舔）——辱。

股肱（g ng，音宫）——旧指得力的助手。

## 第十六回 毛相拐图逃走 鲁妃仇报自尽

诗曰：

花蚕身子最风流，三月成丝在山头；  
绣阁手持龙凤剪，添粧助艳制绫绸。

话说毛相吃此一惊，将笔搁下，正在猜疑，忽见家人慌张来到面前，连叫：“相爷不好了！今有钦差大将李陵，带领大队官兵，密密层层围住府地，不知为着何事，请相爷速速定夺。”毛相大吃一惊，口中不言，暗里自思道：“今有军兵无端围我府地，莫非西宫之事发动，鲁妃无谋，一定遭凶，怕只怕汉王知道，老夫一家性命就难保了。”吩咐家人再去打听，家人连忙答应，飞星出去一看，只见枪刀密布，人马呐喊，吓得屁滚尿流，又来报道：“相爷不不好了！总兵李爷已进府门，带领多少官兵，口口声声要斩满门。”毛相闻报，只急得魂飞天外，魄散巫山，连忙除去冠带，也不顾三妻四妾，也不问金银财宝，也不爱殿阁楼台，就是相位也做不成了，只为心中贪财爱宝，要害昭君，到今日事到临头，难免杀身之祸。想定主意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急急改换衣妆，带了人图，不敢逢出前门，悄悄溜到后花园内；又不敢开后花园门，只怕撞见官兵，不是当玩的，胆胆怯怯四处张望，见西边有个狗洞，可以容身出去，到了此刻，人急计生，毛相也顾不得洞内腌臢，将身趴在地下，慢慢钻这狗洞出去，要想逃生。引得洞内一群狗子汪汪乱叫，急得奸相冷汗长流，又不敢作声，怕的后面有人追赶，钻了半天，方出洞门。用泥一把将脸搽了一搽，成一个泥人，为的路上怕人认得，改头换面急急前行。只可惜汉朝今日走了奸相不要紧，从此外国引动刀兵，不知中国何日方可太平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李陵不知奸相逃走，先将三千人马团团围住奸相府第，自带了家将人等，一声呐喊，进了相府，吩咐捉人，众军士答应，不敢存慢，不论男女老少，见一个来拿一个，见两个来捉一双，众家属不曾走脱一个，单不见奸相踪迹，李陵心中好不着急，又命军士前后细细搜捉。众军士领命，忙个不住，又到内宅左右上房细寻，挑起天花，拆动地板、厨房、柴房、花园、茅坑都已走到、那里有奸相一个影子？急忙回报李爷。李爷此刻真正急杀，暗想：“奸相乃朝廷钦犯，若是知风逃走，叫我如何回旨？”且到大厅坐下，家将两旁分立，先将奸相家私簿吊来一看，上写着黄金五万两，白银一千一百万两，有零制钱四十八万串，珍珠三斗，玛瑙、珊瑚、玉器、宝玩等件共四库，玉带十七条，蟒袍六十八件，象牙笏五十七根，头面三十二副，四季衣衫箱于一千一百只，陈设家伙、铜锡器皿不计其数，私宅本章信稿共七百八十五件，军器马匹将近三万。看毕，十分叹息道：“这贼的家私啊，富堪敌国人间少，终使奸谋异志多，若非我主英明，早为发觉，这贼必有一番不轨。幸宗庙在天之灵早露奸迹，明正典刑，也算是国家之福了。且住，本帅捉拿奸贼满门，单走脱了此贼，这便如何是好，也罢，待本帅将他家属勘问一番，此贼必有下落。”

---

腌（á，音啊）臢（z，音哑）——不干净。

勘（k n，音刊）——细查，审查。



想定主意，吩咐家将带毛党家属。早有家将把毛相正夫人米氏带至厅前跪下。李陵道：“你是毛相何人？”米氏道：“犯妇是他的正室妻子，”李爷道：“你丈夫毛延寿，是谁送信知风逃走？速速招来，好让本帅回复圣旨。”米氏道：“大人所问差矣！想大人奉旨抄没犯妇一门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，有谁人来得及送信，放丈夫逃走呢？”李爷道：“既非人走漏消息，如今你丈夫往哪里去了呢？”米氏道：“大人所问又差矣：大人带了许多兵将，把犯妇一门团团围住，虽鸦飞也不能过去，岂有一个人就逃去之理？”李爷道：“莫非你藏在哪里？可招上来。”米氏哈哈大笑道：“大人奉旨而来，犯妇内外俱可搜寻，怎么倒问起犯妇来了！”这一句话，反问得李爷无言回答。没奈何，又把毛府婢妾家人逐一细问，俱回不知。只得把他家私簿收起，吩咐家将，把毛府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七百余口，一一上了刑具，押出府门，用十字封条封了毛府大门，上马进朝。将人马仍发回教场驻扎，亲到午门外交旨，等候驾临不表。

且言林后遵了汉王旨意，忙写一道懿旨，差了一员心腹内侍，赶到西宫，报知鲁妃。鲁妃慌忙接旨，口称千岁千千岁，一面俯伏尘埃。只听内侍捧着懿旨，高声朗诵：

皇后诏曰：位正中宫，独理阴阳，三十六宫，俱任调使，七十二院，照样施行。乃有越州鲁氏女，仗家内之金银，赂天使而充选，借他人之名色，假昭君以尊称，既害无辜之女，又生谋嫡之心，分明狐媚惑君。如今劣迹昭然，奉旨定罪。姑念无知，从今革去西宫，贬入冷院而受苦，永不入选，就此上刑，钦哉谢恩。

内臣宣旨已毕，两旁小内侍一齐动手，把鲁妃剥去衣冠，上了刑具，押出西宫，不往别处去，直到冷宫交与张内监收管领旨，内官回宫复旨去了。张内侍知是鲁妃，口中不住念佛道：“苍大有眼睛，今日一报，还他一报，要害别人，反害自身，待咱慢慢消遣他便了。”可怜鲁妃进了冷宫，一见四壁凄凉，破屋两间，心中好不悲伤：“想害昭君反害自身，昭君遭贬冷宫一年；尚有出头之日，奴与正宫犯了对头，遭此一贬，未必能够再想出冷宫了。想父母也是在生奴家，十余年亲恩要报，只等来生，倒不如寻个自尽，以了终身。”想定主意。到了初更，打听张内侍已睡，拿了白汗巾，走到床栏杆上，打了一结，只觉得阴风惨惨，鬼哭神号。鲁妃哭了一会，把心一横，要去投绳。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懿(yì, 音意)旨——多指皇后的圣旨。

## 第十七回 东教场抄斩毛宅 西宫里初整鸾衾

诗曰。

苍蝇出落黑悠悠，飞入长朝殿里头；  
渴饮皇封真御酒，安眠枕簟伴绫绸。

话说鲁妃遭贬，受不住冷宫的苦楚，欲寻自尽，便把牙根一挫，恨了几声，颈向汗巾圈内投去，两足一蹬，悬空而起，霎时间悠悠顶上走了三魂，失去七魄。其年未到二十，该是鲁妃年轻享福太过，遭此枉死。张内侍直到次日知晓，慌忙报与正宫。林后即差了一员内官相验，舍他一口薄板棺木成殓，当时抬出冷宫。这是鲁妃的结果，不用细表。

且言金钟一响，汉王临轩。满朝文武参拜已毕，早有李总兵进朝缴旨；俯伏金阶，口称万岁。汉王便问：“奸相可曾捉得否？”吓得李陵口称：“主上，臣奉旨带领官兵围住奸党府第，臣到里面细细搜寻，不知何人走漏消息，单走了毛延寿一人，只将他满门家眷：男人五百十四口，妇人二百三十三口，一齐绑在午门外候旨。外有逆贼簿子一本，毛府已封，请旨定夺。”汉王先将他家产一看。一面看着，一面只是摇头吐舌道：“好大胆奸贼，富堪敌国，狼藉脏银，犯禁之物不少，谋逆之意已显，今日露出奸谋。逃走毛延寿一人不打紧要，只怕纵虎归山，孤的江山从此不太平矣！”连叹几声，便吩咐：“逆党家眷七百余口，押赴东教场，一概斩首。就命李卿监斩。”李陵谢恩，退出午门，即刻上马，吩咐众家将：“把毛贼家属不论男女俱上绑绳，押赴东教场去斩。”一众家将答应动手，不消片刻时辰，俱上绑绳，押赴教场，男东女西，纷纷跪下。只等午时三刻，先是红旗三展，后是黑旗三展，当空三个狼烟大炮，一声呐喊，那些刽子手好似凶神，手执钢刀，一齐动手，好不怕人，可怜那些：

红粉佳人刀下死，多情美女也亡身，三岁孩童饶不过，白头老汉命难存，孀妇虽是多贞节，大数难逃命必倾。男男女女怎脱命，老老少少俱倾生。斩了七百几十口，尸首推入乱葬坑。杀得天昏并地暗，走了漏网首恶人。

李陵监斩已毕，叩了圣恩，缴了旨意，退出朝门。汉王又传下旨意：“鲁妃既已自尽，将他的父母一概削职，递解回籍为民。再将旨意颁行天下，画影图形，捉那逆贼毛延寿。若文官捉住者，平升三级，官上加官；武官捉住者，官封万户，管理三军；不论军民人等，捉住毛延寿，荣封三代，世受皇恩。”一道榜文，颁行天下。

散了满朝文武，退入宫中，早有林后接住，便请汉王归了正位，问问朝中事情。汉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只走脱了一个奸臣毛延寿。林后道：“毛贼一走，指日风波又起矣。”汉王道：“孤已虑及于此，传旨天下，拿捉奸贼。”林后道：“我主且免愁烦，这也是贼子恶贯未满，任他漏网几日，直到他运退时衰，也不怕他飞上天去。”说罢，吩咐嫔妃快排香案，伏侍西宫娘娘行礼。众嫔妃答应，排了香案，挽着昭君朝王二十四拜，山呼万岁。天

---

簟（diàn，音淀）——竹席。

子连唤平身。又命昭君拜见林后，林后扶起，口称：“贤妹少礼。”又叫：“陛下，且休耽搁，快进西宫去成亲。”汉王忙摇手，只说：“使不得，为着鲁妃住在西宫一年，把御妻冷落昭阳，孤也算负心，若再到西宫，岂不是孤忘结发之情？”林后笑道：“妾非妒妇，我主何必如此说？快去西宫成亲，了却三更梦里之缘。”汉王得趣，即便抽身，林后亲送汉王、昭君到了西宫。

里面一派笙管细乐，好不热闹，迎接汉王入席，上面坐定，林后旁坐，下面昭君赐坐。正值酒过三巡，昭君出席，又拜林后，尊一声：“国母，你是奴的救命恩人，奴情愿代娘娘做个宫娥，铺床叠被，奴也甘心，但求天子、国母同偕到老，早生太子，汉朝有后，接位传宗，奴焉肯又占西宫，分娘娘雨露。”林后急急扶起昭君，叫声：“贤妹，休要如此，哀家虽正位中宫，未生男女，且又多病，今得贤妹，代哀家之劳，不必过谦，快与我主早成婚配，同赴阳台便了。”说着抽身便起，告别天子回宫。昭君一定要送，林后执意不肯，昭君只送出宫门外，见林后去远，这才回来。又伴天子重整杯盘，两旁宫娥手执金樽敬酒，桌上排的仙果异品，好不十分精雅，但只见：

珍馐 百味多多少，佳肴美品献来勤，獐狼虎豹盘中列，羊羔鹿脯满盘盛，海味时新件件有，鲜鱼鲜蟹共飞禽，熊掌盘儿配兔肉，各处进贡各样珍，桌上美品般般备，只少龙肝与凤心；青州枣子甜如蜜，河北交梨重半斤，江南栗子拳头大，山东柿饼雪如银，洞庭桔子红如火，柑子橙子黄似金，福建荔枝并圆眼，辽东松子去了心，堆满盏盘稀奇物，皇宫富贵世罕闻。

汉王此刻开怀畅饮，又加昭君劝酒，到了半酣时候，已有几分醉意，斜着眼在灯下观看昭君容貌，有诗两句赞他：

秋水为神玉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
汉王越看昭君，越见美貌十分，真是六院三宫无人匹敌，九州四海少有佳人。又被酒醉薰薰，拴不住心猿意马，一手搭在昭君肩上，叫声：“西宫美人，可记那夜三更梦里，孤扯美人成亲，美人不肯，哄孤回头，美人脱身而去，使孤大失指望？今夜西官方得成鸳鸯配合，一梦之缘，信非偶然。”汉王这一席话，说得昭君不好意思，怕起羞来，通红了脸，只是低头无语，并不回答。却被汉王缠不过，拉进房门，要上牙床，成其好事。昭君假意不肯道：“皇爷放手。”汉王道：“美人有何话说？”昭君道：“皇爷有心看上鲁妃，还该去寻他取乐，那里稀罕妾身！”汉王急道：“美人，前事不必提起，可同孤共赴阳台去罢。”

未知昭君肯与不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出边关奸相装醉汉 到番邦延寿找门生

诗曰：

蛟儿一阵在荒郊，不住雷声风低飘；  
只为伤人这张嘴，被人拍死命几条。

话说昭君被纠缠不过，只得共进罗帐，解带宽衣，同赴阳台。一夜山盟海誓，了却梦里相思，自不必说。次日汉王登殿，下诏册立王氏昭君为西宫，一众文武称贺不提。

且言毛相，自从狗洞内钻出，得了性命逃生，急急如丧家之狗，忙忙似漏网之鱼，日间怕人盘查，不敢出来，躲在古庙安身，忍饥受饿，好不烦难，只挨到黄昏时分，方敢溜出，混在人丛内闯出京城。那时一来黑暗之地，无人查考；二来奸相改头换面，被他逃出城去，只叫一声惭愧。又听得人一路传说：“好好一个毛相，不知犯了什么法，今日抄斩满门，共是七百余口，好不惨人。”奸相听见此说，又是伤心又是暗恨。“恨汉王只为宠爱昭君贱婢，杀我满门，我与你天大冤仇，若不报泄，枉为一条汉子。”

一路想着到那里去好，忽然想起番邦有一大臣，名叫卫律，乃老夫门生，何不去投他？想个机缘，唆哄番王，大动刀兵，来夺汉室江山，这叫做公报私仇。主意已定，忙赶路程。一路甚是耽心，逢人又不敢道出真姓真名，逢州过县，战战兢兢，只是装聋作哑，虚言哄骗。看见四路张挂皇榜拿他，心下甚是吃惊。

那日到了雁门关地方。出了此关，就是番邦地界。无奈此关比别关的盘诘更严，奸相插翅又飞不过去，心内千思万想，好不焦躁。眉头一皱，好计忽生，且住：“待我到黄昏时分，假装一醉汉，混出关门便了。”想定主意，走到一个酒肆中坐下，高叫：“酒保拿酒来。”酒保答应：“来了。”忙拿了一双杯箸、一壶烧酒、两碟菜放在桌上，叫声：“客官请用。”奸相自斟自酌，心中想道：“老夫身居相位，蒙天子宠用，一十二年，言无不依，计无不从，不论在朝及天下文武官员，谁不尊敬于我？只为昭君这个贱婢，弄得我家破人亡，故此将人图带来，混出边关，进与番王。番王见了此图，不怕他不起好色之心。那时哄动番王，兴动人马，一则定要昭君，二则就夺汉室江山，岂不泄我心头之恨？”想定，酒已吃了五分，怕的醉了误事，不好出关，便将饭吃了几碗，肚中饱了。看见天色已晚，打点动身。上柜会帐，出了店门，一路奔关上而来。

但见关上高挑几张灯笼，照得四处分明；又见画影图形的榜文，张挂在那里；那些来来往往的人，被兵卒盘回不清。此刻奸相虽有醉意，到了关上，把步略停。且怕人盘问，甚是担心，假装出十分醉状，踉踉跄跄走来，故意口内乱哼。一则此刻盘查的人大半吃晚饭去了，二则晚上盘查难以清楚，三则人多事多，混杂不分，那知其中却有奸相？四则该应汉室有一番刀兵，放走了一条祸根。毛相又奸又滑，趁着人眼一错，一溜烟逃出关外，好比开笼放雀，插翅高飞，不辞辛苦赶路。到了关外，就是番邦地界，无人盘问，奸相才得放心宽怀，走到河边洗了泥脸，现出奸贼本来面目，一路放胆前行，只想门生卫律。问到单于国，才知门生在那里做官。

那日进了单于城，逢人便问，问到卫府，只见府门前好个势耀：一带白

粉高墙，冲天照壁，司寇门第，偌大门楼，两边坐了几十个番儿。毛奸相走到府门前，早被门上番军喝住道：“你这汉子，不是我国打扮，莫非那里奸细么？”奸相向前陪笑道：“番哥，我不是奸细，乃中国汉丞相毛延寿，与你家相爷却是师生，因有军机前来面言，烦番哥通报一声。”番军听见师生二字，不敢怠慢，转身入内，来到高厅。看见卫律坐在上面，双膝跪下，口称：“相爷在上，小番叩见，有事通报。”卫律道：“报什么事？”番军道：“启相爷，外面有一天朝汉子，小人说他是个奸细，百般盘问，他说是大朝汉丞相，姓毛名延寿，与相爷有师生之谊，故此小人通报，请令施行。”卫律听说，口内不言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老师毛丞相乃汉朝首辅之臣，不在中国享用荣华，因何来到北地？其中必有蹊跷事故。且接进里面一谈，便知分晓。”吩咐一声：“开中门迎接。”番军答应，忙去打点。对对番兵，分列左右，随了卫相起身，一直来到大门首。抬头一看，果是老师毛丞相，抢行几步，向前躬身施礼，口称：“老师到此，门生理当远迎，接待来迟，乞老师恕罪。”毛相连称不敢。说着师生携手而进，重新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

茶献三巡，那卫相启口：“老师在天朝为丞相，乃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富贵极矣，因何独自一人来到此地，有甚事故，望乞见教。”毛相见问，叹了一口气，便把汉王无道，宠爱昭君，杀他满门，我是死里逃生的话说了一遍。“今打听得贤契在单于国身为公卿，赫赫威权，特来投奔，望贤契做主，奏一本，得见番王，说我汉相毛某到此投诚，若果番王将我收用，并有人图献上番王，番王一看此图，定要起兵到中国逼取昭君，管教他与汉王活活分离，那时才泄我心头之恨。全仗贤契大力成全。”卫相连称不敢道：“老师吩咐，门生理当效力，想当年门生在汉朝为官，被御史今日一本，明日又一本，不保别的官儿和番，单保门生前来，幸喜门生并无家室带累在京，门生硬着头皮见了番王，番王十分优待，又劝门生归顺，门生也便依从，不几年也到宰辅，岂不比东京快活许多么？今日老师来得甚好，好与门生一同商量计较，来日门生便朝狼主，保奏老师，也做番邦大臣，大家斟酌起兵，杀进中原，好夺汉室江山。”说罢，吩咐大排筵宴，款待毛相。师生一面饮酒，说得投机，俱吃得大醉而散。归了书院，师生坐定，有小使奉茶。茶毕，卫律欲借人图一看。

未知毛相肯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九回 召王忠总兵趋炎附势 造相府太守进爵加官

诗曰：

蛛网生来弄巧多，芭蕉树上结丝萝，  
虽然细细抽时影，满腹经纶可咏歌。

话说卫爷向毛相借看人图，毛相岂有不肯的，就在身边黄绸袋内，取出两幅美人图，一幅坐的，一幅睡的，还有一幅进与汉王，故此不曾带来，只将两幅递与。卫律展开一看，连声喝采道：“果然美人图画，名不虚传，若是进与狼主，狼主怎不梦魂颠倒，要想杀呢！”看毕收起，交与毛相道：“老师一路劳顿辛苦，请安置罢，门生等次日早朝，好代老师办事。”毛相道：“全仗大力。”卫律告别，回内安寝。毛相也就安身，等候次日早朝信息，且不言番邦之事。

再表汉王心爱昭君，每日在西宫取乐，行坐不离，恩爱异常，自不必说。那日昭君双膝在汉王面前跪下，口称：“陛下，臣妾蒙恩收用，得享富贵，妾还有生身父母，远在越州，久未一面，望陛下开恩，降旨召妾双亲进京，共沾皇恩。”汉王带笑连忙扶起昭君，叫声：“美人不必烦心，等孤明日早朝传旨差官到越州，召美人一双父母进京便了。”昭君谢恩站起，入席陪宴。

一宿已过，明早汉王临朝，降了一道旨意，便请赵学士到越州召取王氏皇亲。学士领旨，出了朝门，即上马，带了家丁，飞星到越州而来。越州早有京报先到，越州满城文武官员俱已预备。知府吴文贵，率领众官在南城十里外官亭伺候，钦差一到，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忽闻钦差已到，各官起身，远远迎接，迎着钦差，递了手本。钦差宣读圣旨。各官谢恩已毕，吴知府便启禀钦差大人：“卑职是新任越州知府吴文贵，闻得前任王知府有女王昭君，入宫为妃，道她不公不法，贬入冷宫，其父亦有应得之罪，已奉旨削去官职，发配辽东充军去了，特此禀明。但圣旨又到越州，越州那里有皇亲？”赵大人听说，怒气冲天道：“有这等事！一定又是毛贼假传圣旨，屈害忠良。如今待本职赶上京都，面奏天子，再到辽东宣召皇亲便了。”说罢，也不耽搁，就此起身。大小文武官员一同相送，出了本境方回。

且言钦差离了越州地界，不分星夜，赶到京都，恰值汉王未曾退朝，连忙进了午门，俯伏金阶复旨。汉王见是赵学士，便问：“卿到越州宣召皇亲，可曾来了么？”赵学士便将王皇亲已曾有罪充军的话回奏一番。汉王闻奏，十分大怒道。“好大胆奸贼，假传圣旨，去害皇亲，若拿住这贼，万剐千刀不足尽其罪。”旨下，仍命赵学士到辽东去走一遭。学士谢恩出朝，不敢停留，随换骏马，离了长安，赶到辽东而去。

非止一日，到了辽东地方，早有人报知林总兵。总制闻报，带领合城文武迎接钦差。到了官厅上，开读圣旨，众官俯伏接旨。只吓得总制失落真魂，方知老师已问罪诛了满门，今日宣召王皇亲夫妇。自悔当初摆布王知府，怕的知府报仇，只等宣旨已毕，飞星同了张千户来到烟墩下面，见了知府，双膝跪倒。慌得王忠连忙扶起道：“大老爷，这是为何？”总制道：“总是我们该死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一向多多得罪。”王忠摸头不着，便叫：“大老爷

说个明白，小人方才懂得。”总制道：“你还不知么，令媛已正位西宫，皇上特旨打发钦差，前来召老皇亲夫妻进京，同享富贵。小官们无知冒犯，望乞王爷海涵。”王忠听说大喜道：“二位老爷且免忧心，一概前事休提，但以后做事，总不要使尽一帆风。”说得二人满面通红。王忠一面回到墩旁，说与夫人得知，夫人心中好不欢喜。

忽听得赵钦差同合城文武官员来了，可怜王忠鹄面鸠形，迎接钦差。奈烟墩并无坐处，只得仍到官亭，又宣圣旨一番。王忠三呼万岁谢恩，接过圣旨，分宾坐定。总制吩咐摆酒款待钦差，钦差道：“王皇亲受屈，皇上并不知情，多是奸臣毛延寿，假传圣旨，害了皇亲。如今忠奸已明，圣上与娘娘日夜想念皇亲，皇亲就此收拾动身，不必耽搁了。”王忠连称知道。总制又命人拿了衣冠，与王忠更换，只等席散，便与钦差在官厅安身。姚夫人已接到总制衙门，百般奉承款待，一宿已过，不消再叙。

次早，钦差动身，封了大号坐船五六只，听差又忙送下礼物，率领文武官员，送到码头，王皇亲与钦差及姚夫人俱下了船，放炮三声，鸣锣扯旗，好不热闹。各官回衙。钦差吩咐日夜兼程赶路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，弃舟登岸，钦差便把皇亲家眷请到他衙门暂住，他与皇亲同到午门见驾。此时汉王尚未退朝，赵学士随班上殿复旨，汉王闻奏大喜，即召皇亲上殿。王忠随旨而入，到了殿上，三呼万岁。汉王先慰劳一番，又道：“连累皇亲无罪充军，皆因毛贼所害。孤有日捉住此贼，碎尸万段，以正国法。今加封皇亲为国丈，妻姚氏一品夫人。传旨工部、户部，起造国丈相府，限期一月完工。国丈且权住馆驿，该部给俸支送。”王忠谢恩，退出午门。汉王又传旨宣召皇亲夫人进宫。一声旨下，早有内侍赶到学士府中，去召姚夫人。夫人一见宣召，不敢延缓，将次女交与妈妈抱着，即刻打扮停妥，别了赵夫人，随着内侍进了午门。先见汉王谢恩，汉王赐下穿宫牌一面，命内侍引进西宫，去见娘娘。

内侍领旨，引着姚夫人到了西宫，早有内侍报知昭君知晓，昭君听得母亲到了，连忙出宫迎接。一见姚夫人，笑面相迎，迎至宫内，母女见礼，分宾坐定，叙说当年一段苦情，又悲又喜。旁有宫娥献茶。茶毕，昭君又把林后恩义说了一遍，“母亲今日到此，该到正宫一拜。”夫人连称有理，即同昭君起身，来到正宫，见了林后下礼。林后扶起姚氏，一旁赐坐，摆宴款待。酒过三巡，昭君便问母亲：“还是生的妹子，生的兄弟？”姚氏见问，眉头一皱。

不知怎生对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鹄(hú,音胡)面鸠(jiū,音究)形——形容人因饥饿而很瘦的样子。

## 第二十回 献昭君图挑番王 进哑谜诗难汉主

诗曰：

情牵久已欲销魂，暗掷金钱为卜君；  
羞对芙蓉镜里貌，金莲空踏绿杨阴。

话说姚夫人见女儿问起前言，便回道：“是个女儿，已如娘娘之愿，取名赛昭君。”昭君道：“今在何处？”姚夫人道：“因进宫朝见，不便带来，暂寄赵学士府中。”昭君打发两个宫人，到赵府去接二小姐，好好的抱进宫来。宫人答应而去。

又值汉王驾到，一齐接驾，汉王连呼平身，重新入席，欢呼畅饮。赛昭君又抱到了，姚夫人接过。先朝见天子、林后，又拜见姐姐。大家俱称人品甚好，不亚似姐姐仪容。便问：“今年几岁了？”姚夫人道：“三岁了。”席终，姚氏谢宴出宫，汉王叫声：“少住，夫人权屈在御书房暂住几日，等待造完相府，再回衙门便了。”姚夫人又谢过恩，汉王恩赐内侍嫔妃各四名，服侍夫人，一面掌灯相送。好个汉王，打发昭君去伴母亲，驾回正宫安歇。一宿已过，次日登殿，摆宴款待皇亲，好不十分隆重。直到相府功成，又赐内侍嫔妃各十名，在府服侍。一众文武都来送皇亲夫妇进府，吃了几日喜酒。汉王又赐几多陈设古玩，只靠女儿有福，带挈王老夫妇好不风光，不表。

且言番王那日登殿，受文武山呼已毕，便问：“众臣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话言未了，班部中闪出丞相卫律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狼主在上，今有汉朝毛丞相来进美人图与我主，现在午门候旨，未敢擅入，请旨定夺。”番王闻奏，即传旨宣召毛相进见。毛相随旨而入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远臣毛延寿，愿我主千岁千千岁。”番王连呼平身，便问：“你在汉朝为相，好不尊荣，来到我国，是何缘故？”毛相奏道：“只因天朝我主乃无义昏君，新得一昭君女，难描难画，被酒色昏迷，不理朝政，冷了众臣之心，所以古人云：‘君不正，则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则子奔他乡’，今远臣特来投顺大邦，望乞录用，感恩非浅。”番王道：“你说昭君容貌，天上少有，地下无双，但不知孤王可得见一面否？”毛相道：“这也不难，远臣带有人图在此，请上观看，便见分晓。”说毕，将人图呈上。早有内侍接来，展图与番王一看，不看犹可，一见时只见人图虽是笔描笔画，如同一个活美人站在上面一样，引得番王都看出了神，暗想：“世上那有这般女子？一定是仙女临凡！”看毕，将人图卷起，放在龙案上面，便叫声：“毛卿，可有什么计策，使昭君来到我国，与孤一会，岂不胜如为王么？”番王此问，正中毛延寿报仇机会，忙回奏道：“依臣愚见，只消遣一大臣，统兵上抢汉王天下，若得杀进汉城，不怕汉王不将昭君献出与国王。”番王道：“未免兵出无名，且从容商议。今封毛卿为右丞相之职。”毛相谢恩，退在一旁。

有卫律出班献计道：“我主若要昭君，又怕师出无名，何不着一异能之士，做一律哑谜诗，打发一大臣到天朝去进与汉王，若有能人破得此诗，我邦情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；如无人破得诗句，就要献出昭君，若有一字不肯，即统大兵夺取汉室乾坤，就不为师出无名了。”番王闻奏大喜，连忙做了哑谜诗一首，便问两班文武：“那位卿家代孤到天朝一走？”闪出番将都统土金浑，俯伏阶前奏道：“臣愿往天朝献诗，讨取昭君便了。”番王闻奏



大喜，当殿赏赐三杯御酒，将诗图交与土金浑道：“若取得昭君回朝，定当官上加官。”金浑口称领旨，退出午门，到了教场，点起三千番兵，离了单于国，直奔汉朝大路而行：一路穿山过岭，行程来得甚快，但见雁门关已在面前，三声大炮，扎下营寨，过宿一宵。

次日，土金浑上马，带了三千兵将，行至雁门关前，高声大叫道：“关上儿郎听着，俺乃单于国王所差，要到天朝公干，报与尔守将知道，快快开关。”关上儿郎听了，不敢怠慢，报与守将唐爷。唐爷问道：“你见来将可是戎装？”军士回道：“未见戎装，只有宝刀一口，后背包袱一个。跟着长随，俱是带腰刀一口。”唐爷听说，来得古怪，即刻换了盔甲，身罩锦袍，腰悬宝剑，带了家丁五十名，俱暗带弓箭利刀防身，一马冲到关前，吩咐开关。

关门一开，出得关来，高叫：“单于来将，有多大的胆量，叫我开关。”土金浑道：“俺乃单于国王驾前官拜哈番营都统土金浑，奉国王旨意，有高人画的人图一卷、天诗一首，进贡天朝，你朝中若有人知道人图是谁、能识天诗，那时我邦愿做下国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；若无人识得，快献城池，称臣我邦。”唐爷在马上冷笑道：“你那下邦敢犯天朝？若不放你进关，尔邦必小视天朝无能人，也罢，只容你一人，带几个长随进关，其余俱停在关外伺候信息，若不依我吩咐，我就与你排开队伍，大战一场，决个胜负。”土金浑道：“俺奉国王之命而来，并非与天朝交锋打仗，何必多疑。”唐爷道：“既如此，随我进关。”就把土金浑带进关来，送到南门，吩咐守关军士把关门紧闭，关外多备灰石火炮、滚木擂石，在关紧紧把守不提。

且说番官离了雁门关，一路马不停蹄，行程得快，早到长安大国城池，已是黄昏时候，落了公馆往下。一更鼓打瑶台月，二更鼓打上床衾，鼓打三更交半夜，星移斗转子时辰，望瞧楼上打四鼓，战马铃归到五更，正是汉王登殿，齐集两班文武。早有黄门官启奏道：“今有单于国王差了番官一名，现在午门，要见我主，请旨定夺。”汉王命宣他上来。番官随旨而入，拜倒金阶，口称万岁。汉王道：“你国差官，有什么奇珍进贡？”土金浑道：“非也，某奉狼主之命，有天诗一卷、人图一幅，进与皇爷。闻得天朝才子甚多，高人亦广，有人认得人图，破得天诗，我邦情愿称臣天朝，如其不然，天朝就要称臣我国，”皇爷闻奏，龙心大怒。

未知怎生打发来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一回 刘状元看破番诗 单于国大兴人马

诗曰：

春宵最苦梦难成，只为思君情更深；  
斜倚窗前生别恨，愁怀怎不到三更。

话说汉王听见番使出言不逊，心中大怒，便命将诗取在龙案上。看见上面花花绿绿，不知说些什么；又命众文武拿下去看，个个不知，人人不晓，好似泥塑木雕一般，急得汉王满面通红。番使又奏道，“天朝既无高人破得此诗，皇爷便要称臣我国。不要别物进贡，只要照人图上美女，知道是谁，速速进与我主，陪伴国王，以免两国相争。”这句话说得汉王气上加气，怒冲冲便问：“人图今在那里？快呈上来。”番官答应，把人图呈上。天子展开一看，不看犹可，一看时大吃一惊，暗想：“这图是昭君容貌，如何到得番邦？”急将番官问其原故。番官诉出真情：“只因天朝毛丞相逃到我国，将人图献与狼主，狼主一见此图大喜，故差微臣到此，”汉王听说大怒，咬牙切齿恨毛贼。

番官又在殿上催促，急得汉王正无主意，来了文曲星状元刘文龙，消差回复圣旨。一见汉王满面愁容，问其原故，汉王含怒说了一遍，将诗递与文龙。文龙接过细看，叫声：“我主且免忧心，若论番诗，臣可立破。”汉王大喜：“卿可将诗解来。”文龙领旨，将身站起，喝叫：“番官，仔细听着，你的字迹虽然古怪，诗理机关，怎能瞒人？说什么天诗难破，你且听我念来，是也不是么：

天仙有意下瑶台，枉入深宫大不该；  
若把琵琶来别抱，倚门好待美人来。”

番官听得诗已识破，吓得魂胆俱消，跪在地下，冷汗长流，文龙念破番诗，奏道：“臣启我主，番人诗中，取意分明，一派轻辱天朝之意，其罪不容诛了。”汉王闻奏，大怒道：“可恨番邦无礼！”喝叫殿上金瓜武士：“把番狗先问典刑，以正辱慢之罪。”一声旨下，谁敢怠慢？早把番官推出午门，正要处斩，忽见右班中闪出总兵李陵，叫声“刀下留人”，一边跪奏：“臣有下情，冒奏天颜：今将番诗辱慢天朝，乃番王主意，来使不知；况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伏乞我主暂息雷霆，饶恕番官，着他回国，传知番王，速速进贡来朝，免他辱慢之罪，如敢抗违，只消我国提一支人马，将番邦踏为平地，”汉王准奏道：“李卿言之有理，把番官赦免，宣上殿来。”土金浑得命回国，先谢皇爷不斩之恩。汉王喝骂：“番狗，若非李卿保尔，焉能留你狗命？今将头颅寄尔颈上，回番传谕尔主，若是来朝进贡，一笔勾销，若再抗违，两罪并发。”吓得番官诺诺连声，退出朝门，飞星回番。

汉王打发番官去后，重赏刘状元。退朝回了西宫，有昭君接驾。汉王扶起，一旁赐坐，便道：“爱妃，今日朝中出一奇闻：只因放走毛贼，四处画形图影，未曾捉到，那知此贼逃往外番单于国，惹起祸根，他将人图拐去，进与番王，番王听了毛贼的活，打发差官一名，前来进上番诗一首，来难我国君臣，还有美人图一幅，像貌却与爱妃一佯。番官面奏寡人：有人识得番

诗，他邦情愿来朝进贡；无人识得诗，就要爱妃去和番。”昭君大惊，连忙问说：“朝中文武准人识得番诗？”汉王道：“就是状元刘文龙，字字行行，破得分明。”昭君听说，恨杀毛贼，“奴和你什么冤家对头，把奴人图带至番邦？可怜人在天朝，图落番地，现在奴的人与形影，两处分离，奴命好苦也！”由下住一阵心酸，泪流满面。汉王亲将龙袖代昭君拭泪，叫声：“爱妃，且免愁烦，少不得拿到毛贼，剥皮剔骨，以泄爱妃之气。”正说间，林后来到西宫，昭君又把人图的话哭诉一番。林后也是深恨毛贼，又百般安慰昭君，吩咐宫中摆酒，代昭君解闷不表。

且言番官十金浑一路走马，来得正快，已到雁门关，来叫：“关上儿郎，报与典守将知道，俺乃番邦上金浑回来了，早早开关。”军士急忙通报总兵。总兵带领家将来至关头，就叫：“番狗，你到大朝，怎生饶你回来？”土金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大朝却有能人，破了番诗，要将俺斩首，多亏李将军救俺性命，望将军放俺过关。”总兵听说，骂声：“番狗，也是我主仁厚，饶你一死，快随本镇进关便了。”番官答应，随着马后进了雁门关，左右俱有兵卒管押，押着出了雁门关。番官得命，如飞而去。走到大营坐定，心中越想越恼：“可恨汉王，将俺这般凌辱，回国奏知狼主，兴兵杀到天朝，不怕汉王不献昭君。”

吩咐班师回国，三声大炮，拔了营寨。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到了单于本地，便把三千人马扎在教场，单身去朝狼主，狼主便问天朝一段原由，上金浑奏道：“天诗已有刘状元破了，汉工不献昭君之女，小臣一命几乎送在中国。还要传知狼主，若再不进贡天朝，要将我邦国踏成平地呢！”番王闻奏，气得只翻眼睛。一旁毛延寿跪下，叫声：“狼主，且休烦恼，狼主不想昭君便罢，如要昭君，只须差一能臣，统领精兵，杀到天朝，抢关夺寨，不怕汉上下献出昭君。虽天朝有李氏父子，用兵如虎，我国何足惧哉？”番王闻奏，大喜道：“卿所奏，言之有理，这叫做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即日就统发大兵，杀到天朝便了。”遂问两班文武：“那位卿家前去领兵？”早有番营大将石庆真拜倒在地：“微臣愿去领兵，不将天朝昭君取来，进与狼主，誓不回兵。”番王闻奏大喜，赐了三杯御酒，加封石庆真为征南大将军，统领十万人马，取讨昭君。庆真领旨谢恩，退出朝门，即刻到了教场，点了十万人马，放了三声瓜子炮，人马拔营，辞王别驾，好不威风。一路上中队催着前队，后军紧着前军。正走之间，来得甚快，已离关不远，石庆真吩咐扎下营盘。过了一宵，次日统领人马向雁门关讨战，只吓得守关军士，一看番兵势如潮涌，只吓得屁滚尿流。

未知为着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彭总兵失机败阵 李元帅奉旨征番

诗曰：

鹿吃山边草，鱼口水底沙；  
休笑江湖客，流落在天涯。

话说雁门关守兵见番兵势大，因何吃这一惊？其中有个原故：只因守将唐总兵生来武艺超群，十分利害，所以镇守此关，番人闻他名儿，不敢侵犯雁门。只因唐总兵失察，一时盘查不紧，放走了毛延寿，逃往外邦，惹起祸根，汉王大怒，即将唐总兵问罪，取斩满门，换了彭殷镇守此关。其人武艺平常，远不及唐爷，所以兵士吃惊，只得急急报与彭爷：“有番兵抵城讨战。”彭殷又是个妄动的人，也不计较一番，即刻披挂上马点兵，开关接战。三声炮响，带领三千儿郎，一马冲出关门，高叫：“无理番奴，擅敢侵犯边界，今日遇到本镇，管叫个个断送残生。”庆真在马上把来将一看，怎生打扮？但见他：

头戴银盔飘烈焰，斗大红缨盖顶门，素白袍上花千朵，梨花罩甲玉装成；护心宝镜同明月，丝驾宝带紧一根，坐下走阵银鬃马，丈八银枪手内抡。

看毕，喝声：“来将少催坐马，快通上名来。”彭殷见敌将问他名字，便把长枪背住咽喉，防人暗算。叫声：“番狗听着，俺乃大汉天朝官拜雁门关总兵彭殷是也。本镇刀下不斩无名之将，尔可通上名来。”庆真道：“某乃单于国王驾前官拜征南大将军石庆真也。你这将官，有多大本领，擅敢出关接战？只怕你颈上驴头，就长不稳了。”彭殷大怒，把长枪刺将过来。早有左右光行，就是庆真二子，名叫庆龙、庆虎，一个举刀，一个举锤，双双齐出接住与彭殷交战。但见彭殷一枪刺来，好似盘龙盖顶，庆龙将刀架过，赛比流星，又是庆虎锤到，彭殷急急将枪逼过，庆龙刀来得快，又劈面来，慌得彭殷一杆枪，左右支持。杀了三十回合，只杀得浑身汗淋，枪法渐乱，有些抵敌不住。忽被刀伤左臂，叫声“不好”，连忙败下阵来。石氏兄弟放马追赶，庆真把旗一摇，催动后兵，只杀得官兵尸山血海，彭殷败进关去，高扯吊桥，紧闭关门把守。庆真一见二子得胜，就鸣金收兵，报捷番王，摆酒贺功不表。

且言彭殷失机一阵，只任石家父子在关外骂战，也不开兵，连忙写下一道告急文书，差官马不停蹄，飞星进京。到了兵部投文，兵部见是紧急军情，不敢怠慢，即刻转奏汉王。汉王便问两班文武道：“今日单于国王无故擅进天诗，口出不逊之言，本当即日证讨，以正其罪，姑念小邦无知，不兴师问罪，他反起大“兵来犯边关，敢伤守将彭殷，谁代孤家统领大兵灭寇？有功之日，定加升赏。”问了几声，两班文武并无人答应回奏。列位，你道是什么原故？只因汉朝太平日久，不动干戈，所以这些义武俱伯出头，不敢领差。汉王问了一会，见无人回奏，不觉十分大怒，喝骂两班文武：“尔等太平之时俱嫌官小禄薄，边庭有事，不能与孤分忧，要尔等在朝何用，一概罢职，朕的万里江山俱不要了！”吓得文武众官一个个面如土色，不敢出声。只见右班中闪出老将军李广，跪到金阶，叫声：“我主休要发恼，微臣情愿领兵

灭寇，只消李陵为前部先锋，包管杀他片甲不回。”汉王此刻改怒为喜，便道：“老卿家到底是将门之种，可挂征番大元帅之印。”当殿赐了三杯御酒、两朵金花，“可到御教场挑选精兵十万、战将百员，任卿调用。”又加封李陵为前部先锋之职。

李氏叔侄谢恩，退出朝门，到了教场，三声大炮，李元帅坐了将台，未曾点兵，先施号令。只等众将打拱已毕，便道：“诸位将军及大小三军听着，本帅今日奉旨征番，一秉至公，虽亲不讳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诛，尔等各宜听本帅吩咐。”下面一齐答应一声“哦”。又见李元帅取出十条号令，念道：“点名不到者斩，闻鼓不进者斩，闻金不退者斩，私造谣言者斩，冒他人功者斩，临阵脱逃者斩，私通反寇者斩，解粮违误者斩，克减军需者斩，不遵号令者斩。令只十条，尔等各宜静听，休得以身试法。”下面又答应了一声“哦”。拔了一枝令箭，叫声：“李陵听令”。李陵答应“有”。元帅道：“尔可带领五千人马，充作前部先锋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俟本帅到关，再行开兵。”李陵接令在手，口称“遵令”，上马统兵先行。

李元帅打发李陵去后，随即放炮起兵，离了教场，出了帝京。一路上五色旗幡招展，人强马壮，盔甲鲜明，个个弓上弦，刀上鞘，好不威武，所到之处，自有地方官远远相迎。秋毫无犯，军令森严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早到雁门，流星探子，已飞报守将，守将听见救兵已到，大开关门相迎。先接到李陵先锋一支人马，驻扎关中等候。过了几日，元帅大兵已到，彭殷、李陵一齐出关相迎。迎至帅府坐定，俱向前参见，递呈手本。彭殷一面备酒接待李氏叔侄，一面犒赏三军。元帅便问彭殷道：“贵镇与番人战过几阵，如何被他杀得大败，他那里领兵何人，以后可曾前来讨战否？”彭殷道：“未将只战过一阵，被他杀得大败，他那里领兵石家父子，十分厉害，是以进京求救。番将也来讨战几次，未将无奈，高悬免战牌。”元帅哈哈大笑道：“雁门关乃中国咽喉要地，既知自己本事平常，理宜保守关门，飞本进京，请大兵征剿，不该轻敌致败，倘一时有失，番邦冲入此关，为祸不小，要尔等何用？”只吓得彭殷魂飞魄散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李陵败石家父子 吴奎差左右先锋

诗曰：

珠泪纷纷滴砚池，含羞忍写断肠诗；  
自从那日君分手，直到如今懒画眉。

话说彭殷见元帅发怒，怕的性命不保，只吓得跪倒在地，连磕响头。元帅又道：“尔头阵已被番兵杀败，免战高悬，早挫了天朝锐气，为将之道，并不知机，你还镇守雁门关么？”元帅这一席话只说得彭总兵顶冒真魂，连连叩头：“末将该死，求元帅格外开恩。”元帅道：“你年已迈，本帅不来罪你，姑且带罪立功。”总兵谢了元帅，站在一旁。

元帅即刻写了一封战书，差了先锋，射进番营。番兵拾得战书，报与庆真。庆真接了一看，方知天朝救兵已到，差了李广叔侄到此。“李氏素称英雄，不可轻敌，须用妙计擒他便了。”即刻披挂整齐，带领二万番兵，分左右先锋，放炮三声，出了营盘，直逼关门。一见免战牌已去，便高声骂战。早有守关军士报知元帅，元帅令先锋李陵去夺头功。李陵领令出营、上马提枪，你道怎生打扮：

头戴金盔似火烧，黄金甲罩大红袍。身骑坐下胭脂马，丈八金枪手内拿。八面成风生杀气，三声炮响贯冲霄。开兵尽是凭韬略，方显英雄武艺高。

李陵一马冲出关门，杀到阵前，大叫一声：“番将，快来纳命。”庆真见关内来了一将，甚是英雄，使命二子前去抵敌，小心在意。石氏二子得令，催动战马，到了阵前，高叫：“汉朝来将，快通名来”。李陵叫一声：“番奴听着，俺乃大汉天子驾前官拜御营总兵之职，今加封扫北大元帅麾下前部先锋李陵是也。你这两个番奴，可报上名来。”石氏兄弟道：“我父乃番王驾前征南大元帅姓石名庆真，某乃左右前行石氏龙、虎二位公子，今奉父命，特来擒你，你若知机，快快下马受缚，免尔一死，若不听良言，管教你性命顷刻莫保。”李陵大怒道：“番奴休得猖狂，放马过来。”说着，举枪便刺。石龙、石虎齐举兵器架住，见枪来十分沉重，叫一声：“好家伙。”两旁儿郎，擂得战鼓咚咚。一边是声名要上凌烟阁，一边是五凤楼前夺头功，你为汉朝争天下，我为番邦抢乾坤。那知李陵是员虎将，并不把石家二子放在心上，越杀越有精神，石姓二子，渐渐抵敌不住，大败逃走。李陵不舍，随后追来，追到营门。庆真见二子败下，心中大怒，放过二子进阵，举刀出马，大叫一声：“来将少要逞能，有某来会你。”李陵勒马一看来将，生得好古怪，但见他：

金盔雉尾紫缨飘，凤翅双分扫凤毫，甲挂龙鳞金锁甲，袍披红艳牡丹袍。带悬丝革锦绣带，虎筋筋打虎筋绦。战靴靴踏描金镫，锁金袄上绣金销。青发发边生乱发，黄毛毛上长红毛。怪眼圆睁怪眼，眉如铁线铁眉梢。怪古中间真古怪，蹊跷里面有蹊跷。

李陵看毕，暗想：“来将必是石庆真。”只见他拦住去路，高声大叫：“南朝将官，快把昭君献出，免得两国刀兵，若有半言不肯；杀得南朝片甲

不回。”李陵大怒，喝骂：“番奴，休得无礼，早些退兵进贡，以免顷刻身亡，若再抗违，管教一个个做无头之鬼。”这一番话恼得庆真暴跳如雷，抡刀便砍，李陵举枪急架相迎，二将大战起来。这一场好杀，二人一来一往，斗到五十回合，不分胜败。恼得李陵性起，使动李氏花枪三十六路，一时间只见花枪不见人。又杀了十几回合，只杀得庆真难以抵敌，杀条去路逃生。李陵不舍，大叫道：“番狗那里走？爷来取你命也！”只可怜庆真，此刻十分心慌，没命的败逃，也不顾手下番兵，早被李陵抡起一条枪，好比苍龙戏水，只杀得番兵四下没处投奔，人头犹如瓜滚，马头碎落埃。石氏弟兄在阵门前，一见父亲败下，急急吩咐拔寨奔走。众番兵只恨毛延寿为献人图，起了祸根，伤了无数生灵，从此再不要想昭君到我国了，快些逃命罢。李陵这一阵，只杀得番人并无敌手，鬼哭神号。追到番邦歇马亭，也怕身入重地，打了得胜鼓回关报功不表。

且言石家父子，被李陵一阵杀得大败，退到三十里外方扎下营寨，点点人马，三停去了一停，父子急忙商议，紧守营门，一面打发告急文书，到番邦去求取救兵，救兵到日方可开兵。表章非止一日到单于国，正值番王登殿，早有黄门官将庆真告急本章呈与番王。番王一看求救本章，大吃一惊，忙问两班文武：“那位卿家领兵去做二路元帅？”早闪出太尉吴奎，跪下道：“臣愿往领兵，只要左先行雅里托，右先行土金浑，再带十万人马，杀到雁门，那怕什么李陵，包管杀得南朝将官个个领死，汉王献出昭君。”番王大喜道：“依卿所奏。俟得胜回朝，再加升赏。今封卿为征南二路元帅。”吴奎谢恩出朝。

到了教场，点了人马，放起号炮，拔寨起身。出了番城，一路个得停迟，兼程而进。赶到庆真大营，庆真接进帐内。吴元帅吩咐将大兵编入队伍，庆真忙将帅印交上，在帐下听令。又摆了接风酒款待吴元帅，犒赏三军。吴元帅在席上问起交兵之事，庆真便把李陵十分英雄骁勇，父子兵败的话说了一遍。吴元帅哈哈大笑道：“将军怎长他人之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待本帅明日差一将前去探阵，诈败下来，两路埋伏冲出，截他的去路，任李陵三头六臂，必遭擒矣。”庆真道：“元帅之计甚善。”说毕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席终安歇。

次日黎明，又拔寨起兵，抵关下营，放了三声大炮，元帅升帐，便问：“那位将军前去讨战？”有监军大将哈虎，向前讨令，元帅道：“将军可带三千人马，速取李陵首级，回营报功。”哈虎领令，带兵出营，一马冲到关前骂战。

未知可曾得胜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 智困李陵遭活捉 急差都督起救兵

诗曰：

困顿由来不可知，英雄最苦折磨时；  
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坑被犬欺。

话说哈虎在关前骂战，早有守关军士报知元帅，元帅即差先锋李陵会阵。李陵领令上马，带了儿郎，放炮出关，一马冲至阵前。先把来将一看，怎生打扮？但见他：

戴一顶亮银盔，身披银甲；左弯弓，右挥箭，好似天神；手执着点钢枪，威风凛凛；坐下骑了白龙驹，杀气腾腾。

看毕，骂一声：“杀不尽的番狗，又来送死么？”哈虎道：“你可叫李陵么？”李陵道：“既知大名，还不下马领死。”哈虎大怒道：“南蛮休要出言无礼，照枪罢。”就是一枪向李陵面上刺来。李陵举枪急架相迎，也是一花枪还去，早被哈虎挡住，两人抢来抢去，真是棋逢对手，一边好似哪吒降石女，一边好似元帝斩妖精。李陵越杀越见勇猛，哈虎越斗越有精神，二将战到百合，不分胜负。李陵在马上巧生一计，一枪刺去，大败而走，哈虎放马追来，高叫：“李陵往那里走？还不快快纳命。”李陵回头见番将追来，心中大喜，见他来得切近，故意把靴尖一踢马镫，左边落马，右边一起，打个玉龙三转身，急把飞枪暗藏在手，扭转身来，一枪赛似流星，喝叫一声：“着。”好个哈虎，眼捷手快，自把马头提起，用枪一隔，“啷”一声，飞枪落空，二将又战将起来，哈虎见不能取胜李陵，招动人马浑战一场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李陵并不惧怯半分。杀到红日西沉，两边方鸣金收

不言李陵回关。且表哈虎归营，缴令道：“李陵勇猛十分，实在难以擒他，望元帅恕罪。”吴元帅道：“且先歇息，明日本帅自有计擒他。”哈虎诺诺而退。一宿晚景不表。

次日，吴元帅升帐，先差雅里托带领五千番兵，东山埋伏；哈虎带领五千番兵，西山埋伏；孙云带领五千番兵，中路埋伏，静听号炮一响，一齐杀出，活捉李陵。三将领令而去。又差土金浑带领三千番兵，前去讨战，只许败，不许胜。土金浑领令而去。正是：

整顿窝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金鳌。

上金浑带兵一马冲到关前，喊杀连天，吓得守关军士流星报知李元帅。元帅又差李陵出阵。李陵杀到阵前，一见土金浑，大骂：“番狗，天朝有甚亏负于你，何得听信我国逃臣毛延寿一派胡言，无故擅动干戈，伤害生灵？若不将尔番邦踏成平地，誓不回兵。”土金浑大怒，高叫：“南蛮休得夸口，快快放马前来纳命。”二将话不投机，交起手来，枪来枪去，不负胜负；一来一在，少定输赢。土金浑在乃上心生一计，便叫声：“李陵暂住，我有九

---

鳌（áo，音敖）——传说中海里的大鳖。



股红绒索抛在空中，你有本事接着，方算你是个英雄。”李陵听说，哈哈大笑：“这又何难，只管抛来。”土金浑高叫：“看索！”一声喊叫，但见空中红绒一片如金，抛将下来。李陵不慌下忙，在马上一跃，腾空而起，把枪放在马鞍上面，忙把身边两把腰刀拔出一举，趁着绒索要来拖他，他便刀起得快，好象雁翅双飞，割断红绒九股绳，番将一个觔斗。跌落尘埃，两边兵卒无不喝采，羞得土金浑急上了马，举枪又来刺。李陵起枪相迎，一来一往，又战了二十回合，上金浑假意枪法散乱，诈败下去。李陵不知是计，追将下去。到了五里之外，土金浑看得明白，十分大喜，叫声：“李陵，赶人不要赶上，战尔不过，何必追来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跑着，李陵被番将诱哄，追下十几里来，但见远远一座高山，挡住去路，李陵大喜，高叫：“番狗走到死路上来，还不下马领死，等待何时？”说看放马又追赴卜来。

但见番将前面跑着，转过山坡，高叫救兵，只听得四面号炮齐起，一声呐喊，好不怕人。李陵连叫“不好”，自知中计，正要回马，来不及了。但见东山雅里托领兵杀出，西山哈虎领兵杀来，中路孙云领兵截住去路，土金浑又领兵杀回，四面八方，尽是番兵，团团围住李陵。李陵手卜兵卒俱被人截住，不得上来，只剩一人一骑，困在坟心，杀得冷汗淋漓，左冲右突，难出重围，前遮后掩，不能抵敌。李陵本事虽是英雄，此刻寡不敌众，暗叫一声：“万岁皇爷，今日是不能逃也，只有一死，以报君恩。”打点拔出主剑自刎，以了忠心，又被番人兵器乱砍，双手不得空闲，不容李陵自尽，只要活捉汉将。好个孙云，见捉不住李陵，忙在身边取出丝绦一根，就此趁李陵双眼一错，将绦一起，疾似流星，可怜李陵未曾防备，套住背脊，被孙云一拖，拖下马来。番军一拥向前，捉住李陵。

众将打了得胜鼓，回营缴令，各人献功，吴元帅大喜。又见捉住李陵，吩咐解进牛皮帐。李陵立而不跪。吴元帅道：“李陵，你有十分本事，今日被擒，还不下跪求生么？”李陵喝声：“番狗，误遭诡计，被尔擒捉，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！焉肯屈膝你这番狗。”吴元帅道：“好个倔强汉子，且打在囚车，解回番邦，请旨发落。”一声令下，两旁番兵把李陵押在后营锁禁。帐内摆了庆功酒，款待诸将，不衣。

且言李元帅正坐关中，等候李陵捷音，忽见探子慌慌张张来报道：“启元帅，祸事不小，李先锋一马当先，杀败番将，后因追赶番将，深入重地，反被番人生擒活捉去了，未知存亡，我等逃回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吩咐再去打探。探子得令去后，暗想：“关中并无能将可以抵敌，须要急急写本，差人进京求救。”正在筹策，又见报道：“番将讨战。”元帅吩咐：“免战牌高挂。”番将一见免战牌，大笑回营去了。这里李元帅急忙写了告急本章，差官星夜进京，忙在兵部投递。兵部知是紧急军情，连忙奏知汉王。汉王一见，吃惊不小，急问文武：“谁去领兵，急救雁门？”连问几声，依然无人答应。汉王正在烦恼，忽见右班中闪出一臣。

未知出班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百花女怒杀番将 石庆真暗箭伤人

诗曰：

妙药难医长夜恨，黄金怎买转乡时；  
此情嘱咐天边鸟，飞到长安要报知。

话说右班中门出后军都督李虎，乃李广之子，今见父亲被困、兄长遭擒，文武并不领旨，汉王正在发恼，由不得两太阳穴冒出火星，忙出班奏道：“臣启我主，但放龙心，微臣情愿领兵去救雁门。”汉王闻奏，大喜道：“赐卿十万人马，得胜回朝，再当加封。”李虎谢恩，退出朝门，回到府中。

入内，早有妻房百花夫人迎接，进房见礼，分宾坐定，李虎便把领旨出兵，要救父兄的话对妻子说了一遍。百花带笑叫声：“相公，既是要去点人马，妾愿奉陪一行。”李虎摇手道：“夫人乃一女流，怎能上阵行兵？”百花道：“任他千军万马，怎敌得妾的双刀利害？相公但请放心。”李虎道：“既是夫人执意要去，悄悄儿的，不要将兄长被捉的消息，使嫂嫂与姪儿知道，回来要闹不清呢！”百花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话言未了，只听得里面一声喊，好似响了一个霹雳，就是李陵之子，名叫李能，年方十五，生得面如锅底，使两柄银锤，本事还去得过，今在屏后听见李虎夫妻说的话，忍不住大叫一声：“叔叔、婶婶，休要瞒我，快快说与姪儿知道！”李虎已知李能听得明白，料难隐瞒，只得将他父亲被番邦捉去的话说了一遍。李能不听犹可，一听时急得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，哭哭啼啼，赶到上房，说与母亲知晓。张氏夫人也是号陶大哭，出来叫声：“叔叔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李虎道：“嫂嫂但请放心，愚叔已奉旨出征，包管救兄长回朝便了。”张氏夫人道：“愚嫂与你姪儿一同叔叔前去。”李虎也知拦挡不住，只得依从，便把家园托与老家人管理。过宿一宵。

次日五更，男女各整戎装，下了教场，点了十万大兵，辞别王驾，放炮起行。离了东京，催动人马，十分星夜，急奔边关，在路上非止一日，早到雁门关。已有探子报知元帅，元帅吩咐开关，放进人马。李虎夫妻、张氏母子，进帐参见李广。李广在帐中摆了接风酒，席间，谈起交兵之事，李能救父心急，恨不得即时请令开兵，李广不肯，道：“尔等一路鞍马劳顿，且自歇息一宵，明日再议开兵之事。”席散，各去安寝。

过了一宿，次日元帅升帐，李能又要请令开兵，李虎叫声：“姪儿且慢，待为叔的试他一阵，再作道理。”李广道：“我儿言之有理。”就命军士摘去免战牌，便差李虎领兵对阵。你道李虎怎生打扮？但见他：

头戴金盔光亮亮，身穿金甲气腾腾。上罩红袍如血染，丝条带挽锦绒绩。左持宝雕弓一把，右插狼牙箭几条。坐下追风桃花马，丈八银枪手内擎。

李虎一马冲到阵前，高叫：“小番奴，快把李陵送出营来，万事全体，若有一字不肯，某就踏进营来，杀你片甲不存。”小番听说，慌报知吴元帅。元帅便问：“那位将军出马？”土金浑向前领令，上马提枪，冲出营来，大叫：“南朝将官听着，快把昭君送出，以免尔等生灵涂炭。”恼得李虎大骂，也不通名道姓，举起长枪便刺番将。土金浑举枪急架，一来一往，三十个回

合，土金浑战不过李虎，败将下去。李虎乘势冲进营来，勇不可挡。众番兵一见汉将冲营，急忙报知吴元帅。元帅便差雅里托、孙云、哈虎，石庆真父子三人，一齐出马来战李虎。李虎哪里把六个人放在心上，使一条枪，杀得神出鬼没，但见番兵一个个遭此一阵，如掉真魂，人头马头，纷纷乱滚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李元帅正坐中军，暗想：“李虎带兵会阵，杀了一日，未见胜败，待本帅亲自出马，杀进番营，看看下落便了。”元帅即刻整顿戎装，上马端兵，带了人马，放炮出关，一马冲进番营。他本是一员能征惯战的老将，被他杀进一条血路，勇不可当，一直杀到黄泥坡地前，也被番人用埋伏计，只听号炮一声，伏兵四起，围住李广。李广被困垓心，十分慌张，暗想：“侄儿未知生死，孩儿又被重围，我死一身，也不要紧，只是汉室江山，一旦休矣。”想毕，正要拔剑自刎，忽又听得大炮惊天，喊声震地，见一员少年将军杀进重围，把那些埋伏兵卒杀得纷纷四散。李元帅定睛一看，见是李虎，心中大喜，便问：“我儿，怎得到此，将为父救出重围？”李虎便把杀退番兵的话先说一遍，又道：“爹爹乃一关之主帅，怎么轻入重地？”李广道：“为父的因你出兵一日未回，放心不下，是以出马看你下落，不料遭此诡计，幸你前来，救出重围。如今且杀条血路回关去罢。”说了，同儿一路合兵杀出，不表。

且言百花女见公公、丈夫出兵未回，放心不下，吩咐张氏母子，与彭殷一同众将紧守关门，“待奴领一支人马前去看看下落便了。”即刻披挂上马，统兵出关，杀到番营。营门早有番将闪出，敌住百花女，不到几合，怎敌得百花双刀厉害，早被百花一刀砍下马来，吓得众番将魂不在身，四散奔逃。好个百花夫人，使动双刀，只见刀来不见人，只杀得那些番将番兵，挡着刀顷刻殒命，碰着刀定见阎君。好一个百花女，如同黑煞天神，双刀起处，只听得吃察之声，不住的头滚尘埃，只杀得番人魂飞天外青云俺，血染沙场草色腥。但见那一匹碧龙马，助勇战场，也十分厉害，吼一声惊倒番驸马陈罔，踢一阵吓倒番太尉王金。哈虎刀伤左臂，早已逃命，雅里托刀下身亡。这一阵杀得番邦兵将丧胆寒心，见女将皆吃大惊，见双刀俱要逃命。惟有石庆真奸滑，拖着枪，带着马，死里逃生。百花不舍，还要追来，急急赶到拜月亭边，庆真马上加鞭，跑至山凹内躲着。百花只顾追赶，过了山林，不防石庆真闪在背后，暗放一箭，叫声“着”，只听弓弦一响，赛过流星。

未知百花可曾着箭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报妻仇李虎阵亡 踹番营老将交兵

诗曰：

日去月来好似梭，少年夫妇莫蹉跎；  
人生百岁恩情少，休到分离怨恨多。

话说百花夫人被庆真背后一箭，不曾防备，只叫一声“哎呀”，可怜从项后，穿过咽喉，一员女将坐不稳雕鞍，跌下马来，化作南柯一梦。庆真一见大喜，正要催马向前，摘取佳人首级，忽听得山后一声呐喊，到了李广父子一支兵马。因回关不见百花，父子二人又带兵杀进番营，来找百花。父子方到此地，恰值庆真一箭伤了百花，要取首级报功，李虎在马上远远看见，大喝一声：“番将休得无礼！”庆真回头见是李虎，是被他杀怕的，吓得屁滚尿流，马上加鞭，如飞逃生去了。李虎也不追，下得马来，看见是个女将死在地上，心内大吃一惊；再把尸骸扶起，将面貌细细一看，认得自己妻房百花夫人，箭透咽喉而死，由不得浑身肉颤，放声大哭，连叫：“妻呀，你死得好苦！”李广也急下马来，见是媳妇死于地上，双目流泪。又见李虎顿足捶胸，哭声不止：“你今日为汉室乾坤死于非命，也完你一生节义，只可怜年老公公无人侍奉、青年丈夫谁伴枕衾？我若不踹入番营，捉了射箭贼子，以报妻仇，誓不回兵。”哭毕，放下尸首，权命军士在荒郊挖一土坑，将百花草草葬下，掩了净土，插一树为记。便问百花手下败残军士道：“射死夫人是何番将？”军士回道：“就是石庆真。”李虎听得，叫声：“爹爹且回关中，待孩儿杀进番营，若不将石贼砍力两段，誓不回兵。”

说毕，李虎悲愤要走。李广拉住李虎道：“我儿不造次，为臣子的，须要代皇家尽心出力，灭寇建功，方得名垂麟阁，功标千古，若为妻仇而去，倘若有失，叫你年迈父亲日后依靠何人？只怕你不忠不孝之名担受不起呢！”李虎被父亲一席话说得无言回答，哭啼啼叫声：“爹爹，虽是父命不敢有违，叫孩儿怎生舍得？”说罢，又是放声大哭。李广含泪叫声：“我儿且免悲伤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快随为父回关，商议报仇之策，灭寇回朝便了。”李虎也没奈何，苦在心头，随了父亲，上马带兵，杀出山中。一直到关，离鞍下马，来到营中，有张氏夫人向前便问：“婶婶杀进番营，因何不见回来？”李广见问，未曾开言，先自流泪道：“侄妇不要说起，可怜儿媳深入重地，被石庆真贼子用暗箭射死在山后拜月亭下。”张氏听说，不免伤心滴泪，叫声：“公公，待侄妇领兵杀进番营，一则代婶婶报仇，二则要救丈夫回营。”李广道：“侄妇不要性急，且歇一夜，明日再议开兵。”

一宿已过。次日，李元帅升帐，正在帐中商议报仇之事，忽有军士报道：“番将石庆真讨战。”李虎听见仇人到了，由不得心头火起，怒发冲冠，急急向前讨令。李广知道拦挡不住，吩咐小心在意。李虎上马带兵，放炮出关，怒冲冲一马冲到阵前，高叫：“来将可是石庆真么？”庆真认得李虎，便叫：“李虎，你既知大名，还不下马领死。”李虎大喝一声道：“贼子休得夸口，今日要报一箭之仇，要来取你狗命。贼子放马过来，快快领死。”庆真听说，方知拜月亭射死的女子是李虎的妻子，心中有些胆怯，没奈何，两下对阵起来，大刀照李虎面门砍来。李虎举枪急架相还，恨不得一枪把庆真刺个穿心过，方泄心头之恨。但见两匹马团团奔走，烟尘抖乱。二员将如猛虎，力斗

山恨，点钢枪当心刺，老龙探爪，大砍刀迎面劈，锦豹翻身，眼底下花簇簇，梅花枪到头儿边，冷森森又是刀临，李虎见刀来，将身躲过，石庆真见枪至，镫里藏身。二将一来一往，大战五十回合，庆真非李虎敌手，渐渐有些抵敌不住，要败下阵来，李虎报仇心急，那里肯放松了他，一枪紧似一枪，杀得石庆真人仰马翻，嘘嘘气喘，把马带转，叫声：“杀尔不过，休要追来。”拖刀败将下去。李虎大喝一声：“贼子往那里走？今日代妻报仇，要来取你狗命。”说罢，把马一冲，追将下来。吓得庆真没路奔走，只奔营门，高叫：“救命呀！”庆真二子一看父亲被李虎迫得十分危急，忙命军士用绊马索，埋伏在两边地下，只等捉将。让过庆真马上，李虎不防地下有人暗算，一马冲来，跑得甚急，早被绊马索一绊，连人带马倒在地下，抢过庆龙、庆虎两般兵器齐下，可怜一员虎将，死于非命。庆龙取了李虎首级，进营报功。庆真回马，率领石虎乱杀汉兵，只杀得尸山血海，方打得胜鼓回营，不表。

巨言李虎败残兵卒逃进关中，报与李元帅道：“李都督阵亡了。”这一声报不打紧，只吓得老将军气塞咽喉，昏死过去。慌得张氏母子急急扶住老将，叫声：“公公苏醒。”叫了半日，老将方悠悠醒转，哭啼啼叫一声：“我儿呀！你为国亡身，死于阵前，连尸首也不得回关，撇下你年迈父亲，好不凄惨人也！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众将上前劝解，张氏也在一旁，十分伤心。李能忍不住向前叫声：“公公，待孙儿杀进番营，一则报叔婶之仇，二则救爹爹回来。”李广听说，只是摇手，苦咽咽叫声：“孙儿呀！李氏只有你这一条根，倘再有失，岂不绝了李氏一脉？不用你去出战，且同你母亲守关要紧，拼我老命不着，待我杀进番营，前去报仇，若是得胜，不必说了，倘你公公再有差误，尔须要设计人番，找寻你公公、父亲、叔叔、婶婶的骸骨，一并带回天朝，将来你好做报仇之人，”说罢，拖住李能，又是一番痛哭。哭毕，吩咐彭殷谨守关门，即刻披挂整齐，带领一万人马，三声大炮，一马冲出关来，直奔番营。此刻老将如一只猛虎，张牙舞爪，奋不顾身，杀进番营，杀得那些番兵头如瓜滚，不能抵挡。早有番兵报知吴元帅，元帅闻报，大吃一惊。

未知怎生退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困番邦李陵不展说忠良番相受辱

诗曰：

滴水成冰真个冷，梅花映雪放林边；  
古人踏雪寻梅饮，驴背吟诗有浩然。

话说吴元帅闻李广瑞进番营，杀得势不可当，急命石家父子、上金浑、孙云等统领十万人马出营，一声号炮，杀声四起，团团围住李广。李广只叫：“不好，中了计也！李广虽是一员虎将，怎敌得四面八方尽是兵将，如何招架得来？只杀得李广冷汗淋身。再看手下带来一万兵丁，只剩一停，把马左冲右突，难出重围，大叫一声：“天亡我也！”正在危急十分，忽听得南面...阵呐喊，杀进...条血路，到了两个救星：正是关中侄妇铁花夫人张氏，同儿子李能。因见公公出阵，又不回兵，恐怕有失，便带了三万精兵，冲进营来，找寻公公。忽见前面一...派杀声震耳，知道公公被困，母子二人领了一支生力军，杀进重围，果见老将困在坟心，张氏高叫：“公公还不快走，等待何时！李广一见他母子救兵来到，举起钢枪乱刺番人。李氏三将一齐杀开一条血路，大败回关，急写本进京求救不表。

且言番将见李广杀出重围，也不追赶，回营缴令。吴元帅暗想：“石家父子射死百花，刀劈李虎，孙云捉住李陵，现囚后营，老将李广又被众将一阵杀得大败亏输，已挫动天朝锐气，量边关并无能将，指日可破，何不将这些功劳并李陵押解到番，报捷狼主，有何不可？”想定主意，写了一道报捷本章，差了中营千总杨霸，挑选三百番兵，押解李陵到番。杨霸领令出营，对对长枪围囚，双双短剑防身，一路上番兵弓上弦、刀出鞘，押解李陵，十分防备，小心在意。行程非止一日，到了番城，正是天色已晚，权在馆驿住下，一宿已过。

次日早朝，番王升殿，有黄门官引着杨霸，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启狼主，今有征南吴元帅差官报捷，并押解汉将李陵一名，请旨定夺。”番王闻奏，即命差官将本章一面呈上案头，展开细看，一看大喜，吩咐将李陵押进殿来。一声旨下，谁敢怠慢？早把李陵押进殿来。李陵一见番王，昂昂站立，并不下跪，反骂不绝口。番王一见李陵，生得一貌堂堂，是个英雄，心中已有几分喜欢；一见骂他，故做不知，反叫一声：“李卿，孤闻你李氏，乃天朝将门之种，若能归顺孤王，亦当封卿高官厚爵。”李陵听说，恼得心头火起，大骂一声：“番狗太想昏了，要知我李氏乃天朝忠良之将，要杀就杀，焉有二心？我李陵一死之后，原不打紧，只怕李氏还有一班虎将，不是省油灯盏，但听李陵一个死信，定来报仇泄恨，将尔番国踏为平地。”这一番话骂得番王大怒，喝叫两边武士：“将李陵推出午门，斩讫报来。”一声旨下，殿前武士正要动手，右班中闪出番相卫律，叫声：“刀下留人。”一面跪下启奏：“我主息怒，若论李陵触犯我主，理当斩首，但念他文武双全，倒是一根擎天柱，望我主暂且宽恕，将他监禁白虎殿，只消遣一说客，说得他回心转意，归顺我主，要取汉室昭君，何难之有？”番王准奏，将李陵赦斩，命武士押至白虎殿软禁，每日好茶好饭都是卫律送来。

那日番王升殿，因打发李陵锁禁几日，便问：“那位卿家领孤旨意去劝李陵？倘能归顺孤家，孤当格外加恩，还令御妹招李陵为驸马。”话言未了，

跪倒左班首相娄里受奏道：“臣愿去劝顺李陵，”番王大喜退朝。

娄相领了旨意，带了四个小番，径入白虎殿，叫声：“小番，开了殿门，快报与汉李将军知道，有俺相爷在此要见。小番听说，不敢怠慢，走到里面，只见李陵朝南坐着，长吁短叹。小番上前，双膝跪下道：“启天朝大人，外面有俺家相爷要见。”李陵心内很不耐烦，道：“什么相爷不相爷，快把番狗唤进来就是了。”小番见说，心上甚是着恼：“这个人好不识抬举！”转到外面，口称：“相爷，这蛮子昂昂坐着，亦不起身来迎相爷，倒叫小番把狗唤来，是个不知礼的蛮子，相爷不要睬他，快快请回罢。”娄相听说，暗暗喝彩道：“好个不怕死的李陵。”说着，向内而行。

四个小番随后来到李陵面前，把手一拱道：“李将军请了。”李陵也不起身答礼，只问道：“番狗到此何干？”倒是小番过意不去，拿了一张椅子，请相爷坐下。娄相口称：“李将军，俺到此非为别事，只有几句良言奉劝。”李陵道：“你当言则言，不当言少要噜。”娄相道：“想一个人既是英雄，又有十分本事，全要得事仁主，方遂生平，休恃己见，不察时务。如今日将军历事汉朝，位未必封侯，禄未必万钟，纵为王家出力，疆场死生未卜，岂易得荫子封妻？亦可见汉室薄待功臣矣！怎及我主英明，治国爱民，恤功臣，怜将士，赏罚分明，吏民无不颂德歌功。今将军若不弃我国，何不归顺我主，还怕不高封侯爵，食粟千钟？岂不比在天朝有天渊之别？请将军三思之。事不见机，毋贻后悔。”李陵听说，勃然大怒：“番狗，你口内说的什么不忠不孝之言？俺李陵生为汉朝人，死为汉朝鬼，怎蹈此禽兽之行？不要污耳，快些出去。”娄相道：“将军不要执意，若肯归顺我国，眼下就是国戚了：现奉狼主之命，有同胞御妹金花公主，年登十九岁，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女工针黹，无所不精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晓，待字宫中，未招驸马，狼主因见将军乃盖世英雄，可称栋梁之才，十分爱慕，特来与将军作伐，要与将军连为秦晋，望乞将军俯允。”李陵听说，不由得怪睁圆眼，十分大怒，喝一声：“番狗住口，想我李陵世受汉室高官厚禄，还有元配正室铁花夫人张氏，孩儿年纪幼小，俱在中国，一马一鞍，俺乃汉室忠良，怎与番狗结亲？要杀，李陵情愿一死，以了忠心，休道此不入耳之言。番狗你好好走出白虎殿，万事全休，若还再说，俺就是一顿靴尖，教你性命顷刻难存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径奔番相，吓得番相急急站起。

不知可曾躲过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美人计哄忠臣 李陵忿羞公主

诗曰：

恩爱夫妻非偶然，天生一对好姻缘；  
情浓只怕又离别，往日相思别后牵。

话说娄相见李陵打来，急急起身，向外而行，仍命小番把殿门封锁。只听见李陵还在里面骂道：“番狗，任你用尽千般计，难摇我铁石一片心。”娄相在外听得明白，并不嗔怪，反连连称赞道：“好一个不怕死的李陵，真不愧为忠良也！待我奏知狼主，设一妙计，偏要劝转李陵。”

一宿已过。次日早朝，番王登殿，娄相复旨，便把李陵执意不从的话说了一遍。番王大怒，降下旨意，命殿前武士将李陵押出白虎殿开斩。众武士领旨，把李陵捆绑押至殿上。李陵一路骂不绝口，复叫道：“番狗，快快杀我，以了我一片忠心。”番王叫声：“将军，你好痴也，谁人不贪生？孤招你为驸马，也不薄待于你，你反和孤作起对来，出口骂人，似与礼上讲不去罢？”李陵喝一声：“番狗住口，贪生怕死，不为良将；背主忘恩，岂是忠臣？今日就任你千刀万剐，俺李陵也留个清白之名于后世。”番王见说，微微冷笑道：“你要孤杀了你，完你忠臣下怕死之美名，孤偏不杀你，仍命监禁白虎殿。”一声旨下，早有武士放绑，仍把李陵推入白虎殿去。

番王便问娄相道：“孤爱天朝李陵这一员猛将，不忍杀他，似他这等心如铁石，不肯降顺，如之奈何？丞相可想一妙计，使他心转。”娄相奏道：“臣启我主，有一短表，冒奏天庭，臣该万死，望我主赦臣之罪，臣方敢奏上。”番王道：“恕卿之罪，只管奏来。”娄相道：“常言，好色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臣奉命与李陵作伐，但李陵未见公主之面，是以不从，若使李陵见了公主容貌，任他铁石汉子，不怕他心不软了。”番王道：“倘公主肯前去会他，又当作何计较？”娄相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我主可进宫去，悄悄与娘娘商议，不要使公主知道，只将公主哄至白虎殿一行，那怕李陵不上钩。”番王点头称善。

急急退朝，到了正宫，早有娘娘接着。分宾坐定，番王便将要收伏李陵的话，又附娘娘耳边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娘娘道：“我主之言差矣，虽李陵乃忠良之将，何能将嫡亲御妹用计哄他？况男女混杂，有失国体，也要坏了单于大国之名。”番王道：“不妨事的，孤也陪他同行，娘娘不必过于梗阻。”便请番女去请公主。公主一见王兄相请，带了宫女，转移莲步，出了宫门。

不多时，来到正宫，朝见王兄、王嫂，番王连叫平身，一旁赐坐。公主便问：“王兄，宣召何事？”番王见问，含笑叫声：“御妹，孤今日因退朝尚早，闷坐宫中，甚是无聊，相约御妹出宫，一同游玩，以散心情。”公主不知是计，便道：“奉陪王兄。”番王站起，挽住公主的手，带了内侍、宫女，出了正宫。一路假意游玩一番，到了白虎殿前，番王故意问内监道：“这是什么所在？里面可好玩耍吗？”内监知道番王意思，便回奏道：“这是白虎殿，里面水谢亭台，翡翠苑园可观。”番王吩咐开门进去。内监正在答应，公主叫一声：“王兄且住，这白虎殿乃停丧之所，里面怎有花木亭台？没有什么游玩，且同王兄到御花园去散心罢。”番王哄公主道：“御妹有所不知，



此地旧是白虎殿，如今新改做万花楼，里面新造的孤还未曾游玩，御妹可同孤进去一看便了。”

说罢，吩咐内监开了殿门。内监答应，把门开了，番王携着公主的手，正要举步进去，公主见里面锁着一个面生汉子，吓得公主满面通红，叫声：“王兄，奴不进去了。”正要退出，早被番王一把拉住道：“御妹，不妨事的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吩咐小番进去报知。小番领旨，进去报知李陵道：“大王御驾到了。”李陵依然坐着，佯作不睬，还是骂不绝口。番王在外听得，故作不知，到底忍耐，哄着公主进了白虎殿，李陵也不起身迎接。番王含笑叫声：“将军，孤乃一国之主，御妹是金枝玉叶，皆念将军是一员忠良之将，几番辱孤，并不生恨，反亲自前来相劝，望将军速速回心，归顺于孤，孤将御妹另卜吉日，招你为驸马。”这一句话羞得公主满面通红，暗骂：“王兄真不是人，你要此人归顺，怎么哄奴前来落此臭名？”公主要想脱身，又被番王拉住，恼得李陵心中大怒，指着番王大骂一声：“无耻禽兽，想俺李陵宁死不从，也就罢了，怎么有此哄诱，将妹子带到此间，出乖露丑，公然的来用美人计诱惑李陵？番狗呀，任你妹子便有西施之貌，也难摇李陵这一片忠心呢！想你番狗，乃一邦之主，统率群臣，化导万民，外理朝纲，内理宫闱，方成治国齐家之道。俺李陵误被尔捉，屡次劝俺归顺，是叫俺背主忘恩，另事二主，此为不忠；李陵祖宗坟墓、骨肉子侄俱在汉朝，若降尔国，乃一叛臣，我朝闻知，定要掘墓，抄斩满门，此为不孝；公主乃尔胞妹，若李陵是好色之徒，心定将计就付，哄诱尔等，乘机逃回，公主年幼，不能久守孤灯，使其琴瑟别抱，此为不仁；李陵家有糟糠之妻张氏，若使停妻再娶，此为不义。尔今日所说的这番话，全没忠孝仁义四个字，还亏你做一国人主，羞也不羞？李陵虽愚，断不做此禽兽之事，宁做断头将军，不做贪生怕死之人。今日怎么前来亲劝，可息了此念头罢。”这一番话说得番王顿口无言回答，呆呆站着；羞得公主无颜之至，红一回白一回，好不难过，急急用力把手一扯，脱身而去。番王见御妹已不在此，知道此计又不成功，仍命小番将殿门锁了，闷闷回他正宫不表。

且言公主回宫坐下，珠泪纷纷，抱怨番王道：“奴与你胞兄胞妹，大不该哄诱妹子被李陵羞辱一番，这是那里说起？又不知听了什么人计策，使这歹心，捉弄奴家，李陵既不降顺，何不令他受戮，完他忠心？奴看王兄意思还不忍杀他，若使李陵出去，传言四方，教奴终身怎么为人？罢罢！总是奴的命苦。”

未知公主作何主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 公主含羞全节 忠臣尽义轻生

诗曰：

桃红柳绿如铺锦，粉黛寻香弄玉枝；  
春宵如许人争看，正当赏月玩花时。

话说公主抱怨一回，又羞忿一回：“想奴自幼父王、母后俱丧，依了王兄、王嫂长大成人，年已十九，指望王兄代奴选一个好驸马，使奴终身有靠，谁知王兄不念骨肉之情，将妹子用美人计出乖露丑，成何体统？倒不如寻个自尽，以完终身结果便了。奴死之后，王兄必定要斩李陵，免得丑名落于外人之口。”想定主意，哀哀啼哭，不用夜饭，打发宫娥都去睡了，独自伴着银灯，闭上房门，朝外双膝跪倒，叫声：“父王、国母，想自幼丢下孩儿，虽然是王兄抚养成人，只为捉住汉将李陵，王兄勒逼此人降顺，满朝文武并无计策，反用妹子去哄汉臣，一点羞辱全然不顾，硬拉妹子到白虎殿内，见那面生汉子李陵，被他一番羞辱之言，教奴怎当受得起？奴一不恨李陵羞辱了奴。常言：忠臣不事二主，李陵不贪富贵，要算一个奇男子，这也难怪于他。二不恨王兄用计哄奴。他为江山社稷，爱惜李陵是个英雄，要想得一根擎天柱。三不恨皇嫂并不拦阻。王兄将奴哄诱，他与奴同是女流之辈，有何主见？四不恨满朝文武平日高官厚禄，不能代王分忧，只进一个无耻的计策，貽笑四方。恨只恨奴家生来苦命，在在皇宫走一遭，满库金银，成何用处，满箱珠宝，留与别人，奴是一概都带不去，只落得羞辱之名。罢了？父王，母后俱在阴司，略等一等，女儿就来也。”祝告一番，抽身站起。耳听谯楼已交五更，不由的杏眼圆睁，银牙乱咬，怕的天明有人阻挡，恨了几声，忙拔出宝剑一口，照定项下就是一剑，佳人双足顿了几顿，项下鲜血直流，尸骸倒于地下。可怜一个烈性女子，全节全义？一旦轻生。

转了五更，天已大明，外边宫女伺候开门，但见日高三丈，未见公主起来。大家十分诧异，忙推进房门，只见公主直躺躺睡在血泊里，宝剑横在一旁，只吓得众宫女真魂直冒，慌忙报知番王、番后，只叫：“不好了，公主已在宫门自尽了，请旨定夺。”番王、番后听得，好似高山失足，大海崩舟，急急赶到宫门。番王一见公主死得好苦，不由的抱住尸骸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御妹呀，千不是万不是，总是做王兄的不是，早知李陵不肯降顺，不该错行此计，带累我妹轻生。”说罢，又是一阵大哭。番后在旁也是十分伤心，番王吩咐宫女，将公主尸灵抬在床上，开丧照礼行事。

公主的一个全节自尽的名，早已传到外边，沸沸扬扬，一众文武猜疑不定，只有李陵囚在白虎殿，耳听此信，暗想：“公主轻生，总因番王全无廉耻，不念同胞之情，将妹子用美人计哄俺，被俺羞辱一番，好个性烈女子，竟乃惨死。且住，公主一死，番王是容俺不得，定要将俺典刑，倒不如寻个自尽，以全忠义，羞杀北番一班无能之辈。”想定主意，站起身来，朝南拜上几拜，叫声：“万岁皇爷，臣在番邦为忠而死，从此再不能回朝见圣君了。”又叫声：“边关李老伯父，侄今身死番邦，弃下寡妇孤儿、全赖伯父照看，侄死黄泉之下，也要来报伯父大恩。张氏贤妻呀，从今你独守孤灯了，孩儿要你教训，可为国家建功立业，不可怕死贪生。”又叫声：“李能，我的儿呀，你还不知父被番邦捉获，今日自尽，可怜父子不能见面。将来你要做个

报仇之人，成个孝子。父今舍命，做个忠臣，正是李氏由来忠孝将，不愁千古不留名。万岁呀，臣今遥遥拜别了！”连叩几个头，将身站起，走到案边，提起羊毫，拂开花笺，吟成绝命诗二首。赞金花公主诗曰：

生来本是多娇女，凛凛冰霜烈性成，  
能重礼义难枉己，克全廉耻不容情；  
须眉展动称巾帼，肝胆高超淡死生，  
从此芳魂归玉阙，贤哉不愧一时名。

又自叹一首诗曰：

本是昂藏七尺身，一腔热血向谁陈？  
森森赤胆惊风雨，耿耿忠心泣鬼神；  
死别羞辞我国主，生离忍绝故乡人，  
此时悲惨惟吞泣，全始全终大义臣。

吟毕二诗，放在桌上。又想：“番玉被俺这等羞辱，并不发怒，回俺一言，也是他爱俺将才，想使归顺，俺岂不知？番王呀，你可晓得，常言道：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配二夫。无奈你把念头想错了。今日在此与你永别，留下一表，只算谢你便了。”说罢，写起辞表一道。上写着：

大汉天子驾前官拜征北大招讨李麾下，官拜御营总兵，今充前部先行李陵再拜：番王驾前，蒙恩优待，屡次相劝归顺，俺非草木，岂不知留一线之生，苟延性命？但臣心无二，忠于汉室，不能背主忘恩；若假意归顺，反复不常，又非大大夫之所为也。蒙恩不加显戮，保全首领于桶下，斯亦幸矣！俺犹偷闲岁月，怕死贪生，生无以对世上，死无以对先灵。今将永诀，留表以谢，幸为谅之。死骨存亡，听君自便，臣亦不同。谨谢。

李陵写了一道辞表，一并放在桌上，折在一堆，离了案头，要寻短见。暗暗思量：“想俺李陵那里生来那里死，北方留下汉人魂。呀呀啐！还要延挨什么时辰？”便把钢牙一挫，圆睁二目，见一块蛮石竖在阶心，“罢罢！这是俺毕命之物了！”说罢，退后几步，将头狠狠的就是一下，只听得“豁喇”一声响。

未知李陵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阙（què，音鹊）——墓道外所立的石牌坊。

脯（y u，音有）——窗户。

### 第三十回 虎牙口忠臣立碑 雁门关苏武和番

诗曰：

芙蓉架上黄莺啭，梧桐树底子规啼；  
花开池边游鱼戏，作伴鸳鸯路欲迷。

话说李陵认定蛮石上一头撞去，只听一声响亮，可怜一员忠良将官，脑分八片，头颅粉碎，死于非命。早有看白虎殿内监，一见李陵撞死，连忙报与番王知道。番王闻报，大吃一惊，连称：“可惜！好一员忠良将官！且住，孤想御妹身死，李陵又亡，此事真羞杀孤王！李陵一定闻御妹的凶信，怕孤杀他，故而觅一自尽，完他不屈的忠心。李陵，你好痴呆，孤要杀你，怎到如今？总是孤王鲁莽，坑了两条性命。”

正在叹息不已。又见白虎殿的内监跪下，门称：“王爷，适才在殿内桌上拾得李陵有遗诗两首、遗表一道，请主上龙目观看。”双手呈上。番王接过，先将诗一看，一首是赞公主贞烈，一首是自叹英雄。将诗看毕，大赞李陵诗做得好：“句句发于性情，御妹虽死九泉，得此一诗，亦可有光千古；自叹自写，英雄本色，不愧大汉忠良。且将诗句留以殉棺便了。”又看到遗表一道，拍案大叫道：“孤于只认李陵不知孤一番爱惜之心，今日表上真情剖露，来清去白，也下负孤王一向敬他爱他，一片的诚意。李陵呀，孤与你三生石上，结来世之交。”看毕，折好收起，吩咐内监好好将李将军的尸躯安放床上，“孤王这里自差人代他封殓。”内监领旨意，答应而去。

番王一面传下旨意：“先收公主尸灵。”宫中上下人等一齐放声大哭。又差礼部上收李陵尸身殓殓。宣召一众番僧，追荐两个屈死的鬼魂，做了七日七夜的善事，方将两口棺木出宫埋葬。满朝文武相送，于虎牙口地面安葬，好不十分热闹。把两座坟埋于东南二向。番王又传旨立庙，限工部一月完成。两边竖的石碑，写得明白，一边是“已故大汉忠臣李陵”，一边“北番贞烈金花公主”，两道碑立于庙外，传流不朽。番王率文武官员在两边祭奠，大哭一番，一面差官守庙，春秋二祭，番王方收泪回宫不表。

且言汉王止坐早朝，有黄门官呈上雁门关李求救的本章，有内侍接过，铺在龙案上面，汉王从头细细一看此本，大吃一惊，由不住泪落纷纷道：“李虎夫妻俱遭惨死，李陵被陷北番，生死未卜，李广又在雁门关被困，今日又来告急求救本章，那位卿家代朕分忧，前去领兵，速救雁门？”但见那两班贪生怕死的文武，但是面面相视，并不回奏。汉王又在烦恼，左班中闪出丞相张文学，跪倒金阶，口称：“我主，目下边庭紧急，我邦将寡兵稀，谁去出兵退敌？依臣愚见，不如差一老成练达之员，前到北番，用良言安慰，好好解劝番君，使两国罢兵请和，免他进贡来朝，省得生灵遭涂炭之苦，国家有累卵之危，不知圣意若何？请旨定夺。”汉王道：“卿家所奏之言虽是有理，但不知满朝文武，那个可以去得？卿可保举一人上来。”张相奏道：“这次和番息兵，乃是一件紧要大事，人不老成，才不练达，必又惹起于戈，以贻我国之羞，所谓画虎不成，反类于犬。依臣看来，倒是左班中文华殿大学士苏武，久在朝纲，中外素有重望，命他前去和番，可保全两国无事，永息干戈。”

汉王准奏，便叫声：“苏卿听旨。”有老臣苏武，俯伏金阶道：“臣在

此候旨。”汉王道：“卿可领孤旨意，去到北番，叫那番王休听毛贼一派乱言，致失两家和好，他若罢兵息战，免他进贡来朝。卿今休辞劳苦，代孤走一遭，若得两国相和，回朝自加升赏。”当殿赐了三杯御酒，外是一道旨意，交付苏武。

苏武接旨谢恩，退出朝门回府，略为料理家务，不敢耽搁，带了十数个家丁，背了圣旨，上马出京，不分星夜，一路兼程而进。来得甚快，早到雁门关前，高叫：“守关军士听着，今有和番钦差苏大人到此，快快开关。”军士听说，不敢怠慢，忙报知李元帅。元帅一闻此信，急急开关，迎接钦差苏大人。入关见礼，分宾坐定，元帅一面摆了接风酒款待。席间，李元帅叫声：“苏大人，此去奉旨和番，免动干戈，固是美事，倘番人执意不从，又当奈何？”苏大人见问，连叹几口气道：“不瞒元帅说，小弟奉旨和番，也是拼命前去。无奈圣意如此，微臣只得依旨而行。”李元帅听说，称是，便道：“小弟这里拨一千人马，护送大人前去便了。”苏武道谢，连声称呼：“元帅，小弟承情了。”只等席散，安歇一夜。

次早，李元帅挑选一千精兵，金银各色齐备，交代苏大人。大人起身告别，带了兵丁，离了雁门关，一直向北地而行。来到番营，出马高叫道：“我是汉朝苏丞相，奉旨和番，快报与你家元帅得知。”小番听说，报知吴元帅。元帅带了一班武将出营，便问：“你可是汉朝来的差官，到此进贡昭君么？”苏武只是摇手道：“尔等休得乱言。老夫奉旨和番，快快排开队伍，让老夫登程。”吴元帅听说，吩咐众小番让他一条去路。一声令下，谁敢不遵？放过苏大人一支人马，穿营而去。

在路无心观看景致。到了黄泥坡，番邦地脉生疏，一路甚是难行。那日到了李陵碑前，即刻下马一拜，不由的纷纷落泪道：“李将军为国捐躯，尸陷北地，异日苏武也不久要来伴你的孤魂。”大哭一阵，上马而行。来到单于国，将人马扎在城外，单马进了番城。到了馆驿，方知原故，即刻报知番王说：“有天朝天使到了，现在馆舍，要见我主，请旨定夺。”番王闻奏，即刻宣召大使到殿上相见。苏武见无人接他，便不十分欢喜；到了殿上，也不称呼，朝外站立。两班文武高叫：“汉臣如何不拜我主？”苏大人回头也骂一声：“一班番狗，你只知责人，不知责己，想老夫奉旨而来，乃是钦差，尔等君臣并不远接，也算无礼，倒叫老夫拜起小邦之君来了。”番王见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天朝蛮子，来一个，倔强一个，这个且自由他。”便问：“你主差你到此，想必知那王厉害，来进昭君的么？”

未知苏大人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大小逼卫律遭辱骂 风云岭苏武牧羝羊

诗曰：

中秋月色景清奇，正是瑶琴拨理时；  
寺远不闻钟鼓动，更深但见斗星移。

话说苏大人听得番王出言不逊，高声大喝道：“番狗何出此不伦之言？昭君乃天朝妃后，足万民之母。怎么轻信奸贼毛延寿，痴心妄想！老夫到此，作为别事，奉旨和番，快将毛贼拿下，解三天朝，两下免动干戈，永为和好。我主宽恩，‘再免尔来朝进贡，只要你降书一道，让老夫带至天朝，进呈于当今。’番王听说，微微冷笑道：“你这话儿，说得也太轻松了，要想我国和好，却也容易，快快把昭君献出，孤这里即刻退兵。若无昭君，不但兵不能退，且要夺了汉室江山，方肯罢休。”苏武大怒，指定上面骂声：“番狗，你若要想昭君，除作海枯石烂，也是不能够的，”恼得番王骂声：“大胆苏武，你敢冲见孤家，管叫你性命不保！”吩咐两旁武士，将苏武梟首午门。

一声旨下，不敢怠慢，正要推出苏武去问典刑，忽见右班中闪出右丞相卫律，高叫：“刀下留人！”一面跪下，口称：“主公息怒。苏武今奉旨来到我国，只为言语冒犯主公，主公突然加刑，便说主公无客人之量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望主公暂将苏武赦斩，交与小臣，臣与他有一面之识。包管劝降此人。”番王闻奏，只是摇手道：“卿不消费心。孤本爱天朝人物，何肯妄加典刑。怎奈个个倔强，卿虽保本不杀，恐又如李陵，受他羞辱。”卫律道：“人有贤愚，岂可一律相看？李陵乃一武将，所以出言粗鲁，枉送性命。苏武乃一文臣，索明礼义，焉得又比李陵？主公贼心，交与小臣，包管苏武归顺我国。”番王准奏，赦转苏武。苏武连声高叫道：“要杀就杀，以了忠心，又推转来做什么！”番王叫：“苏武，你今日到此，向孤这般大胆狂言，你的性命悬于孤手，若不足卫卿保奏，杀你何难？吩咐将坏武交与卫丞相带。”一声旨下，番王退朝，文武各散。

卫律退出朝门，迎着苏武，连忙双手一拱，叫声：“苏大人久违了。”苏武定睛一看，认是卫律，即回一个礼道：“原来是贤弟。贤弟今在此北番，官居何职？”卫律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小弟不才，官居番邦右相。且请到舍一谈。”苏大人道：“还未进谒，怎敢造府？”卫律道：“不必过谦。”说罢，邀了苏大人，一同进府见礼，分宾坐定。有家丁送茶。茶毕，又说几句朝政的话，即刻摆席，二人对面坐定饮酒，卫律只拿话打动苏大人，大人只是饮酒不睬。正当酒过三巡，菜添两道，卫相忍不住叫一声：“苏兄呀，想李陵不是知机之士，在把一条性命白送掉了，令人可惜！想我主乃仁厚之君，李陵死后，还代他立庙立碑，只不过前人留与后人看，可见我主并非薄待汉朝忠良。兄今到此，和番修好，免动干戈，固是美事，只怕不将昭君献出，我兄亦未必得回去了，倒不如你我弟兄共事一主，免劳跋涉，去受风尘，小弟句句金石之言，请吾兄思之。”

苏大人听了这一番话，不由得怒发冲冠，骂一声：“背主忘恩的卫律，你为汉臣，贪生怕死，投顺番邦，一点忠心不顾，狗彘不如，反来劝我。你

---

羝（dī，音低）——公羊。

彘（zhì，音智）——猪。

这衣冠禽兽，我就死番邦，亦是甘心，怎听你这不忠之言？从此你我割席绝交，不必认做弟兄了。”说罢，推酒不饮，脸朝上面，怒气冲冲。卫相冷笑几声道：“吾兄不要执意如此，你今日不听良言犹可，只怕你来时有路，去时无门，插翅也难飞出番城去呢！不要到那时后悔，就没有救星了！”苏大人听说，好似火上添油，把桌子一拍，骂声：“卫律赋子，你把我苏武当做什么人！你何句说的皆鸡鸣犬吠，总不入耳，还要在我耳边唠唠叨叨。”卫津也发恼，叫声：“苏武，某乃是好意相劝，你若执迷不悟，只怕你性命就难保于旦夕了。”苏武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自奉汉王旨、意，出了雁门关，这几根精骨头，还想回去么！俺苏武就死在北番，也可留芳百世，不能似你背主忘恩的，难保不遗臭万年呢！”这几句话直刺了卫律的心，只气得满面通红，骂一声：“老匹夫，不中抬举的东西！”吩咐小番：“仍将苏武监押馆驿，明日奏闻狼主，请旨定夺。”小番答应。苏大人哈哈大笑而去，只羞得卫律逼降苏武一番，不得成功，闷闷安寝，过了一宵。

次日天明，番王登殿，文武朝拜已毕，卫相跪倒金阶奏道：“臣今奉旨劝降苏武，奈他执意不从，总是微臣冒昧，望乞我主恕罪。”番王道：“非关卿事，何罪之有？且把苏武带进午门见孤。”卫相谢恩领旨，把苏武召到殿上，仍是呆呆站立，并不则声。番王叫声：“苏武，孤因你出言无状，本当斩首午门，多亏卫卿保奏，留你残生，你就该知恩报恩，听他良言，如何这般倔强？只怕性命活不成了。”苏武大笑道：“想俺在天朝，世代忠良，奉旨和番来到你国，久把性命置之度外，你要斩就斩，好叫老夫赶到阴司，伴李陵去也。”番王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说要死，偏不使你即死，还要叫你活活受些苦楚、折磨，你方有退悔之心。吩咐将苏武锁解牧羊城，每日放一百羝羊，只给三合糙米，如少一只羊，鞭背一百，该管官儿不得容情。”

一声旨下，早有武士押了苏武，出了朝门，到了牧羊城一座，交与城内该管官儿，名叫吴升。吴升一见番王发下牧羊奴一名苏武，他便大模大样装起官腔来了，叫声：“苏武，你在汉朝为官，算你为尊，今我主免尔死罪，发来为羊奴，如何见了本官，也下跪下行个礼儿？”苏武听说，大笑道：“好个芝麻官儿，也来耀武扬威。”吴升道：“好！我老爷量大不与你计较。这里有一百只羝羊，好好去牧养，每日是奉旨要来查数的，如少一只，定鞭一百，养肥了有赏，养瘦了也要打的。”还是不住口的道：“这叫做做此官行此礼。”说完，向后去了。苏武听了这些话，也不去睬他，只是连声叹气。

未知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苏武软困飞来洞 番王病想王昭君

诗曰：

姻缘本是好姻缘，月下全凭二线牵；  
千里赤绳如咫尺，无缘对面隔天渊。

话说苏武见吴升丢下一大群羝羊，叫他牧养，还说了许多厌气的话，心中很不耐烦，暗想：“我苏武乃天朝一品宰相，怎做此卑污之事，且住，大舜尚耕畎亩，传说且为板筑，古来多少圣贤尚且如此，何况苏武。也罢！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且把羊赶上山头牧养去罢！”想罢，只得折了一根长柳条，慢慢赶了那一百只羝羊，向山头而行。又想起家乡万里，骨肉分离，只恨奸贼毛延寿，挑动两国大动刀兵，带累民不能聊生，关中又无能将，可以退敌，故差我到此和番。又恨卫律这贼子，百般唆动番君，害得老夫在此受苦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看这一群羊，腥风阵阵，好不难闻，朔风凛凛，吹得人毛骨悚然。

一路想着，到了山下旷野之地，便把群羊四下分散，让他吃草，将身靠在石上，十分留神，又怕走了，一个羊，回去查数淘气。那时正交数九冬寒，北风刮面，冷气森森，刮得天上月色无光，将有酿雪成阴之象。山高岭峻，风势越大，只可怜苏爷，还是早上吃的饭，在山放羊，大半天未曾进食，此时腹中又饥，身上又冷，又被大风刮得战兢兢，满脸生起寒栗子来。由不住一阵心酸，珠泪纷纷，暗叫一声：“苏武，你怎不学李陵寻一个自尽，完你的忠心？暖！想我在此，偷生苟活，受苦牧羊，还指望天朝出了能人，杀到番邦，救我苏武回朝也卡可知，只怕望梅止渴，空成画饼了。”

苏武正在山中想他的苦楚，但见北风更紧，雪花片片，又飘下来，山中乃旷野之地，怎能存立得住？苏武打点将羊赶回，怎奈风一阵紧似一阵，雪一阵大似一阵，阵阵鹅毛大片，被风刮将下来，刮得苏爷浑身雪白，好似个银人。怎见得，但见山中这一场大风大雪，有诗为证：

巽二逞威在岭头，专随滕六冷悠悠；  
银壮玉琢堆千里，惹起他乡客邸愁。

苏武一时心下甚是着慌，冒着大风大雪，站起身来，也不顾衣衫透湿，在山上四处赶拢羝羊。地下又滑，跌了好几个筋斗，那一群羊东赶西走，总不能拢在一堆，只急得苏武冷汗直流，可怜他年纪又大，平日未曾做过此事，又见天色已晚，苏爷心中只是叫苦。正在愁烦，忽见山中跳出一个怪物，直向苏爷奔来。苏爷见此怪物，浑身黑毛，眼似铜铃，牙如利剑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大叫一声：“天亡我也！”一个筋斗，跌倒雪中，瞑目待死。列位，你道这怪物是个什么东西？乃此山中有一飞来洞，洞内有个母猩猩，他与苏

---

咫（zhǐ，音止）尺——距离很近。

畎（quǎn，音犬）——田地中间的沟。

悚（sǒng，音耸）——恐惧、害怕。

巽二——古代传说中的风神名。

滕六——古代神话中的雪神名。



武有三年姻缘之分，本奉山神之命，前来搭救汉朝忠臣。他见苏爷跌倒，急急扶起苏爷的身子，坐在地上，只等苏爷过了半会悠悠苏醒，睁开眼来，见旁边站着那怪物，由不得心中十分害怕。又见他将自己身子扶住，并无相害之心，便道：“我苏武奉旨和番，遭此大难，你要吃我，我情愿就死，并不皱眉。”那猩猩只是摇首，还代他将身上的雪扫去。苏武道：“你既不肯害我，怎么还不去呢？”那猩猩指着天上大雪，此地不能存身，又指着山中有洞，带你洞中去躲雪的意思，苏武也依他之意，便道：“我一则此刻被你腿都吓软，不能走动；二则山上还有一百只羝羊，未曾赶拢，怕不见一只，回去吃鞭不起。”那猩猩点一点头，口内哼了几声，山后跑出一只小猩猩来，代苏爷把群羊赶拢。母猩猩代他查一查数，一只也不少：就命小猩猩先将羊赶入洞内，他把苏爷驮在背上，放开大步，飞奔洞内。苏爷见洞口有“飞来洞”三字。到了洞中，母猩猩把苏爷放在石床上坐下，怕他饥饿，又取些果品与苏爷充饥。每日只叫小猩猩代他放羊，他与苏爷挨挨察察，免不得被逼在洞内成亲。后来苏氏生有一女，寄与中国，即是母猩猩所生的。我且慢表苏爷软困洞中之事。

且言番王，自受了汉臣两次气恼，又见吴奎出师已久，未见攻破雁门，取得昭君，心中十分大怒，忙写一道申饬旨意，差官责备吴奎：“出师久而无功，明系观望不进，有负孤王重托！今旨到此，如再迟延，不上紧攻破雁门，讨取昭君，定当加等问罪。”这一道旨到了番营，吴元帅率领众将接旨，听得宣读，吓得魂不附体。谢了君恩，送出钦差升帐，与众将商议道：“本帅非不上紧点将攻关，只因苏武和番，权且罢兵。今旨上申斥严明，谅和番一事未必成功，本帅只得要进兵、攻关了。”

头一大，就令土金浑带兵攻关。喊叫一日，关中并无一将出阵对敌。第二日，哈虎带兵攻关，又是白叫半日，急得吴元帅趁夜差了石家父子，带了大炮攻关，又被关上用滚木擂石反打伤了无数番兵，只气得元帅没法进兵。又与众将商议道：“李广老将，智勇双全，紧守此关，一时难破，本帅又在此虚延时日，并无寸功，多费钱粮，我主闻知，再加问罪，某等吃罪不起。依本帅愚见，不若将此实情，写一道待罪本章，请旨定夺。”

众将听得元帅吩咐，谁敢不遵？吴元帅急急写了本章，差官飞星到番，已是下午时候。番王早已退朝，正在御书房挂着昭君二幅人图，走来走去，细细玩看，摹想昭君的容貌：“这等妖烧，若与孤王搂睡这么一夜，孤就不做番邦之主，也是甘心。”又叫声：“昭君呀！孤在这里想你，你在那里可想孤王么？你一日不来，叫孤怎么一日不想你。”番王正在痴痴呆想昭君，忽见内监递上吴奎一本，番王接过细细一看，看到“雁门难破，昭君难取，恐费钱粮，请旨待罪。”这四句不看犹可，一看时只气得闷咽寸丝之气，病染七尺之身，一交跌在地下。

未知番王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 毛延寿探病献计 北番王临朝发兵

诗曰：

一段相思病已真，谁将心药用来神；  
奸人也有聪明处，参透机关语自新。

话说番王因见吴奎本上昭君难取，一时气扼胸喉，闷倒在地，吓得两旁内侍急急扶起，扶到御榻睡下。早有内侍飞报番后，番后一闻此信，吓得魂飞天外，连忙赶到御书房看问番王，一面吩咐内侍取了参汤，亲向番王灌下。过了一会，番王悠悠苏醒，叫声：“美人，孤与你今生今世便无缘了么？”番王只说了这一句话，闭了双目，四肢动弹不得，口内不住乱叫昭君，竟有些木边之目，田下之心，染成一个相思病了。

慌得番后便问内侍王爷得病之由。内侍指着两幅人图，回说道：“启娘娘，这是天朝汉王妃子，名叫昭君，生得美貌无双。只因中国毛丞相带来二图，归顺我主，我主一见此图，心爱昭君，每日挂在御书房内，时时向着画儿出神想慕。不料王爷今日正玩此图，外面递进一本，不知本上说些什么，王爷将本一看，忽然晕倒在地。”番后道：“本在那里？快取来一看。”内侍答应，将本取来，呈与番后。番后一看，乃是征南元帅吴奎请罪一折，内有“雁门难破，昭君难取”几句，便点头将本放下，晴叫一声：“王爷你忒痴情，想别人家妃后，怎肯擅让于人？何苦劳师动众，苦了生灵，费精伤神，苦了自己，这也是自作自受，休怪如此。”想毕，即叫内侍召取太医院进宫。与王爷诊脉。内侍答应，传旨出去，不多时太医院领旨进宫，王爷睡着，令其免礼，只拜见娘娘，口称千岁。番后连叫平身，赐绣墩在床旁边坐下，令其诊脉。太医院谢坐。坐定，便把番王两手脉细细诊看。看了一会，回奏道：“王爷龙体欠安，这是七情六欲所伤；须要加王爷心中之愿，病即痊愈，不须眼药，只要静养宫中，少生外感。”番王点头称是，打发太医院出宫。吩咐内侍传出旨来：“王爷有病，免朝三日，一概本章，俱候临朝批发，毋得混传。”

这一道传旨颁发朝臣，众文武都猜疑不定：也有说是天气太冷，冒感风寒也未可知；也有说是酒色过度，身子虚弱，宜有此病；也有说是出兵已久，耗费钱粮，心中忧闷，国内空虚；也有说是番王懒于临轩，荒废朝政，猜想纷纷，总猜不着番王的心事。

只有丞相毛延寿，现掌兵部事务，知道吴奎的本章，出师无功，请旨侍罪一本进与番王，番王一定更添忧闷，为的昭君不能见面，必有一番相思，此病不消用医，只须几句心腹之言，打动番王，其病立见痊愈。待我连夜草成一本，奏上探病的本章，递进宫中，只看圣意如何。想罢，走到书房，展开吟笺，挥动羊毫，片时草成一本，笼在袖内，急急进朝，也不用黄门转达，一直到了宫门口。有守官太监便问：“毛老先生，到此何干？”毛相道：“有本一道，烦公公转达我主。”太监笑道：“毛老先生难道不知娘娘旨意吩咐出来，一概本章，须候王爷病愈，临朝批发，咱若代老先生将此本传进宫中，不是去讨没趣么？老先生请回，忍耐两三天罢。”毛相见说，在袖内取出个银包来，叫声：“公公，这个杀敬，送与公公人个茶点吃；好歹仗着公公大力，将本儿递进去，包管王爷一看，病就好了，明日就要临朝的。”太监接

过银包，先掂一掂，说道：“这是代老先生讨没脸面几个钱，只得从直收了。但不知老先生此本，又不是灵丹妙药，如何就医得王爷病？”毛相道：“此本一上，包管手到病除。”内监笑道：“老先生请少待宫门，快把本与咱家，代你进呈。”毛相听说，把袖内的本抽出，递与内监。内监接过，转身一直进宫。到了正宫门口，也有内监问道：“我的哥哥，有甚贵干到此？”内监听说，匣把毛相进本的话说了一遍。那个内监摇手道：“不要进去讨没趣，我的哥快些请回罢。”内监又把王爷之病，得此本一看，即可痊愈的话说了一遍。那个内监笑道：“我的哥，个要哄咱，不是当耍的！既如此，且请少待。”

说罢，把本接过，递进宫去。正是番王、王后在那里闲谈，内监向前跪下，将本呈上。番后一见，骂一声：“没用的孩子，哀家因王爷有病，怕的烦心，吩咐一概本章不许传进宫来，怎么你今日大胆，又代谁递这本章，得了他许多银钱，不遵哀家的旨意么？”只吓得内监连连叩头，口称：“娘娘，非是奴婢胆上违旨，只因进本官儿是毛丞相，口称此本一上，能医王爷的心病，奴婢方敢代他递本。”王后听说毛延寿的本，很不耐烦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他又无事，上什么本章？且丢下，叫他候批罢。”内监答应，正要起来，番王听见是毛延寿上本，可医他的心病，心中忽然爽快几分，巴不得召进毛延寿，与他商议求取昭君之事。今见王后吩咐，是不喜他，便叫一声：“住着，可取本来与孤一看。”王后道：“王爷何必劳神，等贵体痊愈，再者此本罢。”番王道：“不妨事。”便把本取过，

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右丞相兼理兵部事务臣毛延寿谨具鄙表，恭呈御览：窃以征南元帅吴奎，一介武夫，不知行兵进退之法，是以迁延时日，劳而无功，关亦难取，人亦难得，致我主有劳神思，病缠御体。以臣视之，主帅当知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非徒好为征战，恃匹夫之勇也。我主若于朝中择一文武全才，督师南下，克日兴兵，不一载间，若不得城得人，臣愿纳首级于阙下，微臣待命，伏乞俯允，幸甚幸甚。

番王看了此本，拍案人叫道：“此卿知孤心也！”病即爽然，当命取了文房四宝过来，在本后批道：“明早临朝，遣师发兵。毛卿进本有功，加升三级。”打发内监出来。内监领旨，将本交与外面内监。内监接本转到宫门口，只见毛相在那里呆呆等候，假意玩他道：“本未曾发。”毛相一听，心内疑惑。

未知怎生盘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 娄相挂帅操人马 甘奇比武夺先锋

诗曰：

由来妇口与奸言，舌剑唇枪软似绵；  
最耐耳中听得去，兴亡邦国恨愀然。

话说毛相见本不曾发，暗想：“此本王爷不看便罢，若香此本，无不百发百中的。”心下十分的筹算。内监笑道：“毛老先生，咱同你顽的，本已批发在此，快取去看。”毛相接过本章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告辞了内监，一直出朝，传知众文武。

一宿已过，次日番王登殿，两班文武朝参请安已毕，分立两旁。番王道：“昨接吴奎本章，关亦难得，人亦难取，待罪请旨。有负孤王重托，本当拘解来京，从重治罪，但念其斩李虎、射百花、捉李陵，还有几件功芳，亦可将功折罪。且吴奎一武夫耳，只呵听令麾下，斩将搴旗，勇则有余，运筹帷幄，才则不足。今将吴奎摘去元帅之印，降为监军。”便问：“那位卿家前去领兵，代朕分忧？”早有右相毛延寿出班奏道：“臣愿保举娄里受，文武全才，足智多谋，可以征南挂帅，则雁门旦夕可破，昭君指日可取，望我主准奏。”番王点头称善，便叫声：“娄相听旨。”娄里受出班跪倒：“臣在此伺候。”番王道：“今因毛卿保举卿家，征南挂帅，但得昭君回国，朕不惜裂土分封，酬卿之功。”娄里受奏道：“只是臣老迈无能，难胜重任，望我主别选良将为是。”番王道：“卿家不必过谦，为主分忧，乃臣子一点忠心，在朝文武，谁如卿之将才？”娄里受又奏道：“蒙恩不嫌臣年迈，领此帅印，臣亦愿竭驽骀，以报我主，但历来将帅兴兵，须有先锋开路。非世家子弟，不谙戎行，即一介武夫，罔知韬略，以致躁进失机，轻退寡谋，大功不成，皆由先锋不力。蒙恩命臣为帅，臣要在教场考取先行，不论出身微贱，只要武艺超群，可助元帅一臂之力，自有破关斩将之能，包管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不负我主之托。”番王听娄相一段话，心中大悦，道：“卿家议论，足见胸中韬略，虽古之孙吴，不能过也！依卿所奏。”当殿赐了三杯御酒、两朵金花，又道：“任卿下教场点兵调将，孤这里眼望旌旗捷，耳听好消息。”娄相谢恩，只等番王退朝，文武各散，出了朝门，回到府第，便写了一道牌出来，命家丁送至教场辕门下挂起。上写：

钦命征南大元帅娄，为奉旨出兵，考取先行，不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，择于次日黎明当场比武，考夺先锋，毋得观望，须至牌者。

这一道牌传出去，早有番邦那一班已做官的英雄、未做官的豪杰，一见此牌传开出去，都是磨拳擦掌，要想麟阁题名。弄剑使刀，须向武场夺萃，一个个预备整齐，只等次日黎明，娄元帅到了教场，升了将台坐定。左右营前后哨，一班武将，递了脚色手本，参见元帅已毕，分立两旁。元帅先将十

---

愀（qi o，音巧）——脸色改变。

搴（qi n，音铅）——拔取。

驽（nú，音奴）骀（tái，音抬）——劣马，比喻庸才。

万精兵花名簿点清，又宣令一番，才点到参谋官、监军官、军政官、督粮官、催粮官、领阵官、左营右营官、前哨后哨官、监鼓官、鸣金官，——点将已毕。点到前部先锋官、便命领旗官取了锦袍一件，高挂百步柳枝上，有人走马射落者；石鼎五百斤，有人举起绕场三匝者；当场比武，无人对敌者，可上将台插花饮酒，挂先锋之印。对着将台下面，高宣三遍。

只听得左队中闪出一员大将，黑脸黑须，坐下乌通俗雅马，搭上雕翎，放在弓上，一马冲出，高叫：“俺来取这锦袍也。”一声喊叫未了，只听得弓弦“ ”的一声响，那支箭不偏不斜，射在锦袍上面，未曾将锦袍射落，那员黑将羞惭而退。

又见右队中闪出一员白袍小将，放开银鬃马，左手挽弓，右手搭箭，一马冲出，对着锦袍，高叫一声：“着”。只见那一领锦袍悠悠才要坠下，忽被柳枝绊住。左队中冲出一员老将，趁着巧势，一马冲来，对着锦袍一箭，锦袍坠落。当场无不喝采。老将下马，赶上将台报功。那小将一见，心中不服，也上将台报功道：“启元帅，这锦袍是小将射落，堕在树枝上的，被这老将趁巧射下，非他乏能，袍该小将取去。”那老将也不服道：“当着众人眼目，袍是被我射下的，你怎么前来争功？袍该我取。”那小将还要争辩，娄元帅叫声：“二将不必争能，可将此石鼎。搬起，绕场三匝，面不改色，不独锦袍当取，还要挂先锋之印，插花饮酒。”

二将领令，下了将台，到了石鼎边，那小将走向前耍端，那老将叫声：“住着，少年人不知世事，也有个长幼分别，怎么占起我的先来？”那小将气忿忿的站在一旁道：“让你先端，不要当场出丑。”那老将也不听他言语，把战袍一撩。走至鼎边，弯身下去，将鼎摇了三摇，迸起一口气来，用手将鼎脚一起，要想举将起来。不想他用力太猛，鼎未举起，一个坐蹬跌在地下。那小将一见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何苦争甚命来，让我来也。”羞得那老将满面通红，急急趴起，站在一旁。但见那小将，右手撩袍，轻轻走到鼎旁，将身一蹲，用左手把鼎脚慢慢向上一提，提过头顶，走了几步，已觉气喘吁吁，万不能举鼎绕场，仍将鼎放原处。

忽见右队中闪出一将，红脸红须，身穿一件红战袍，腰系丝鸾锦带，大踏步抢出有队，高声大叫道：“举鼎不能绕场，还算什么武艺？待俺举与你看。”说罢，撩袍蹲身；轻轻将鼎举起，大踏步绕场三匝，仍放原处，面不改色。走上将台跪倒，口称：“元帅，请补射锦袍。”娄元帅道：“这倒不用补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那那将道：“俺乃本番人氏，姓甘名奇。”娄元帅道：“鼎倒举得好。上阵用何兵器？坐下什么马？”甘奇道：“十八般武艺，件件都会，平日最喜用开山大斧。坐的是胭脂马。”娄元帅道：“本帅已将你技勇取为第一，可挂先锋，但恐武艺未演，众将不服，尔可披挂整齐，对着左右队，连叫三声，无人出阵与你对敌，再上将台，插花饮酒。”甘奇领令下来。

未知可有人与他比武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 盘陀山妖仙逞异术 番元帅单骑请军师

诗曰：

祯祥发现国家兴，妖孽丛生祸患侵；  
却是邪氛难胜正，相关气象总无凭。

话说甘奇领了姜元帅的将令，下了将台，走到自己队中，取了开山大斧，上了胭脂马，好似天神一般，一马冲到阵心，向着两旁高声大叫道：“某奉元帅将令，已取某的武艺第一，可挂先锋之印，但恐两队中尚有不服者，不妨在马上与某比一比武艺，若有人赢得某手中斧头者，某情愿将先锋印让他挂去，如力量低微者，休要当场出丑。”话言未了，就是那一员白袍小将，心中不服，毛执方大戟，坐下银鬃马，冲到阵前，大叫：“甘奇少要逞能，俺来与你决个胜负。”甘奇见是举鼎的白袍小将，不觉在马上大笑道：“量你马下武艺不过如此，若论马上，也是平常，何苦自来送死？”小将听说，大怒道：“少要夸口，照戟罢。”一戟向甘奇面门刺来，恨不得将他刺个穿心过。好个甘奇，不慌不忙，把开山大斧向上一挡，“”的一声，小将的戟被他挡过，未免来的十分沉重，那身子在马上已晃了几晃，又被他一斧相还，急举戟用力架住，只叫声：“好家伙！”一来一往，未及十合，只杀得小将马仰人翻，大叫一声：“战尔不过，将先锋让你挂罢！”带转马头。败入队去。

甘奇在马上哈哈大笑道：“这等武艺，也来比武！还有谁个敢来？”又听得左队中跳出一将，手执两把金刀，坐下白龙马，一马冲到，也不打话，举起双刀砍将下来。甘奇将斧向上一迎，双刀逼过，用斧砍去，那将把刀一起，碰在斧上，净铮有声。二将战有五十个回合。甘奇知道来将是个体敌，力难取胜，暗生一计，把马带转，诈败下去，那将大喝一声：“甘奇往那里走，某来取你的命也。”抡起双刀，放马追将下来。甘奇回头一看，见他来的切近，心中大喜，把斧放在马头，用手掣出竹节钢鞭，猛回头高叫一声“着！”只见那将放马追来，不及防备，一道一亮光起处，“哎哟”一声，正打中脊背，打得口中吐血，伏鞍而逃。

甘奇见已取胜，收回钢鞭，举起大斧，放马回头，一路威风凛凛，大叫：“有本领者，快下场与某交手。”喊到阵心，连叫数声，无人答应。将马催至将台下马，丢下大斧，跑上将台跪倒：“启元帅，末将比武，已胜二将，以后俱无人会阵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大喜，赐了三杯酒，披上锦袍，插了金花，挂了先锋之印。元帅拨了令箭一枝，吩咐甘奇道：“你可带兵一万，为前部先锋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兵抵大营，候本帅大兵到日，发令开兵。”甘奇接了将令上马，带兵先行，出了番城。

这里姜元帅已将先锋考定，人马点齐，放炮三声，拔寨起身。辞别王驾，出了番城，一路旗幡招展，军令严明，大非从前出兵气象。在路兼程而进，离了番城，有五百里下来，忽见正南上远远一座高山，长得十分险恶，挡住大兵的路径。列位，你道番兵番将来往，是由中国的大路，从不曾见有此山，如今这山是那里来的？常言：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番邦该行败运。此山新到一个妖魔，修了千年道行，炼了许多异法，打扮一个头陀模样，启称为一无大师。本在海外修炼，因掐指算到番邦有一番刀兵，故入番邦，移

了一座恶山，挡住姜元帅的去路，要想他聘请下山，使异一番妖木，扰动中原，好显他的能处。这都不在话下。

单表营中探于，一见此山险恶，怕的山中有剪径强人、弄术妖怪，飞星赶到大队，报知元帅。元帅闻报，一面吩咐再去打听，一面扎下营来，埋锅造饭已毕，姜元帅带了几员副将，五千人马，亲自出营，一马到了山前巡看。看见山有五丈多高，周围不知几百里，隐隐树木稀疏，山下平坦大路，并无什么怪异之事。正在打点吩咐回营起身，忽听山头上一阵雷鸣，隐隐约约又似战斗之声。元帅在马上大吃一惊，抬头举目一看，只见：

山头若云苦雾，平空似火似烟，一对蛟龙舞爪，远远几道寒光，两只银弹飞天，森森万千利刃，不住的盘旋上下，无数的攻斗倒悬。刀光中坐了一位长老，短发披肩；龙影内盖着一个蒲团，彩毫射眼，浑似那万马军中争战伐，有如那一片祥霭集云间。

姜元帅看毕，又惊又喜，知有异人在此山中，不可不前去一访。主意已定，吩咐将人马扎在山下，只带了几员副将，一同慢慢上得山来。整整的走有十几里之遥，但见山上光光荡荡，并无影迹，心下十分诧异道：“这又奇了！”正要打马下山，忽见树林内走出一个异怪番僧，叫声：“姜元帅且住行旌，贫僧来助你一臂之力，好去征南。”姜元帅听见此活蹊跷，把这番僧上下一看，怎生打扮？但见他：

头如笆斗，眼似铜铃，鼻如狮孔，口似血盆，耳带一对铜环。身穿烈火袈裟，不穿珠履，赤着双足，只用拂尘摇于右手。九天魔王初下界，一团妖气照番城。

姜元帅看毕番僧，不知好歹，滚鞍下马，急急向前笑脸相迎，叫声：“师父何来？”那番僧道：“元帅，此处不是说话之所，小庵不远，请去细细一谈，便见分晓。”姜元帅道：“未曾进谒，何敢轻造？”番僧道：“这又何妨！”一把拉住元帅手，向前便走。不几步，绕过松林，远见一茅庵，约有三间地方大，姜元帅便问：“这是仙师的宝刹了？”番僧道：“不敢，就是荒庵。”元帅同了番僧，到得庵前，番僧轻轻叩门，里面开门，走出一个青面獠牙卷毛童子，叫声：“师父回来了。”番僧点头，吩咐：“拿几条板凳出来，与这位元帅跟来的将爷们坐坐。”那童子答应而去。元帅与番僧进了庵门，殿上也无佛像，大家见礼，分宾坐定，又有个卷毛白面童子献茶。茶毕，元帅问起番僧法号出迹。

未知番僧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攻雁门李广斩甘奇 摆异阵妖术困汉将

诗曰：

北番队里逞英雄，自恃奇能立大功；  
功业未曾标凤阁，梦魂早已返江东。

话说番僧见问，便道：“贫僧乃西海人氏，因见此山名曰盘陀，且喜山中一片灵秀之气，故驻于此山，搭一茅庵，只带了两个小童，在此山修炼，已有千余年了。”元帅道：“敝地番邦，从来不闻有此名山。”番僧道：“此山原非番邦所管，随着贫僧到那里，他就长在那里，此乃贫僧随身之物，何能久载番邦？”元帅听说，吓得只是吐舌道：“失敬了，原来是一位圣僧临凡，敢问圣僧法号？”番僧道：“不耽，贫僧名叫一无，闻元帅奉命征南，特来进谒。雁门坚固难破，又有李广谨守不出，丞相虽抱孙武之能，用兵如神，奈非李广敌手，怎能破关，取得昭君，报功番王？”这一席话说得娄元帅毛骨悚然，急急起身，向番僧跪下，早被番僧一把拉起道：“元帅休得如此，有话请坐了好说。”娄元帅坐定，叫声：“圣僧，若不嫌弃我国，恳请师父下山，帮助一臂之力，只等有日功成，我主定待以师礼，不卜师父意下如何？”番僧道：“贫僧早算定，南朝当败，北地当兴，昭君有缘，亦应为番王妃后。久知元帅出兵，故移此山挡住元帅的去路，贫僧特来相助成功，任李广有三头六臂的凶勇，一见贫僧，不怕不成飞灰。”元帅听说，心中大喜，以手加额道：“若得仙师出山，真我主之洪福也！但军情紧急，仙师何日起行？”番僧道：“元帅人马请先行，贫僧随后就到，总在大营相会便了。”

元帅听说，告别番僧，番僧送出庵门。早有手下将官拉过元帅战马，请元帅上了马，拱手告别。番僧叫声：“元帅且慢，省得又走好几里路到营，待贫僧先试一小法看。”便叫诸位将军都上了马，他对着马脚吹了一口气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那些马脚平空而起，耳内呼呼风响，片刻已到山脚之下。睁眼一看，此山已看不见了，仍是一派平阳大路，元帅连声叫奇。吩咐拔寨起营，一路到了大寨，歇息一夜。

次日放炮，起马动身，直奔雁门关而来。非止一日，到了大寨，早有吴奎、甘奇，率领众将等一齐出营迎接。元帅进营坐定，众将参见已毕。吴奎已有谕旨降职，缴上元帅印，退居监军之职。元帅将带来十万人马一并编入队伍。吴奎一面摆酒，代元帅接风，一面犒赏三军。元帅席间问吴奎道：“将军奉旨征南，起先还斩将建功报捷，怎么后来懈弛军务，关也不攻，观望不进，却是为何？”吴奎道：“启元帅，非未将敢于停兵不进，奈一则雁门关乃中国咽喉，城他坚固，急切难破；二则守将李广乃一员宿将，智勇双全，坚守关门，只不出战，任来将百般骂战，他只佯佯不睬，未将亦无可如何。”元帅听说，点一点头道：“这也怪你不得了。”说罢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叫声：“先锋听令”。甘奇上前打拱道：“未将在此伺候。”元帅道：“尔可带本部人马，于今夜三更时分，悄悄赶到关门，趁李广不及防备，架起云梯攻打，便宜行事，小心在意，本帅这里随后有兵接应。”甘奇领令而去。元帅又点孙云、哈虎、石庆龙、石庆虎，“各带兵三千，前往雁门接应甘奇，只要东西南北有一处可以破关而进，众将并力攻打，不得有误。”四将答应，领令而去。元帅发令已毕，命吴奎、石庆真在帐内陪着饮酒，专候攻关捷音，



这都不表。

且言李广，那晚正坐帐中，用过晚膳，想起苏年兄此去和番，若是靠天福庇，番狗依允，关外这支番兵方能退去。倘其执意不从，定要把苏年兄软拘北地，又要添兵前来攻关了。怎奈我主只依那些贪生怕死的文官，主和不战，并不发一支救兵前来，保护雁门，只怕雁门乃中国咽喉要地，此城一破，则中国难保矣！想李广只拼一死，以报我主，可惜我主万里江山，一旦付之流水了！想罢，听谯楼正打二鼓，欲待倚桌打盹，猛听见帐外一声响亮，如同天崩地裂之势，好不怕人，吓得李广毛发直竖，命帐下军十点了灯笼火把，出外一照，乃是一很大纛旗，无故折为两段，俱吃一惊，看毕，回报元帅。无帅闻报，好生诧异，暗想：“此刻又无狂风，旗杆怎得吹折？此乃警兆，一定今夜有贼，用计攻关，不可不早为防备。”急急打起聚将鼓，添将添兵守城。一声鼓响，但见那些帐下众将，纷纷进帐，参见元帅请令。元帅便把帅旗无故自折，并无风的话宣令一遍，叫声：“彭将军听令，尔可带领三千人马，巡视东城，张氏侄媳也带三十人马，巡视西城，李能也带三千人马，巡视南城，俱各小心在意。”众人领令而去。

元帅又道：“北城紧对番营，乃紧要之地，待本帅亲领人马，前去巡探便了。诸位将军，谨守帐门，毋得擅动。”众将答应。元帅即刻披挂整齐，出帐上马，一直来到北城，悄悄又吩咐军士一番。耳听谯楼正是二更，恰值甘奇带了本部人马到了关下，一声呐喊，架起云梯，正对雁门北城。甘奇身先士卒，弃了大斧，手执遮牌利刃，从马上直窜上云梯，那些番兵，一个个随后上来，势不可挡。好一员老将李广，在黑暗里看得清楚，手执短剑，只等甘奇一纵，一纵将纵到城垛上边，李广趁他不及防备，把剑一挥，砍得亲切，大叫一声：“去罢！”只听甘奇“哎哟”一声，从城上滚于城下，眼见死于非命。这里又是一阵火炮火箭、滚木擂石，发于城下，烧着么梯，打死番兵无数。后面虽有几支番兵接应，见关中准备，不敢前进，只得大败回营，入帐缴令。

闹到大明，元帅查点人数，折了先锋甘奇一名，番兵三千有零。心中正在纳闷，忽见那番僧也不用人通报，带了两个童子进帐。元帅一见，便下帐相迎见礼，分宾坐定，说起昨晚攻关损兵折将之事。番僧道：“这是元帅轻进，致有此失，且等今晚，贫僧摆一阵图破关，包管一战成功。”元帅大喜，一面吩咐备斋款待，过了一日，也不开兵讨战。

到了晚间，也不知番僧怎生摆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七回 现白虎大败李广 放火龙烧破雁门

诗曰：

老将何尝少智谋，只因星暗遇妖魔；  
失机败阵关难保，闷煞英雄待苦何。

话说番僧到了晚间，用过晚斋，只听谯楼初更，便叫声：“元帅，贫僧放肆了。元帅可点兵，五路破关，贫僧这里摆一异阵，助元帅成功。”元帅道：“请问仙师，但不知要摆什么阵可以破关？”番僧道：“贫僧此阵不在阵图，乃贫僧自幼久炼成功，名曰九龙抢珠阵，只消贫僧作法念咒，这九条龙飞入此关，如一团烈火，遇石即钻，遇入即伤，那怕雁门铜墙铁壁，有什么难破？破了此关，大兵长驱直入，焉有汉室江山不取之掌上？”元帅大喜道：“全仗仙师法力。还是本帅先点兵调将，还是仙师先摆阵图？要用多少人马听用？”番僧道：“元帅只管点将，发兵五路，等三更号炮一起，贫僧这里阵图摆起，人马自在贫僧葫芦中间，毫不用元帅的人马听用，不消五更，元帅可以稳坐关中了。”元帅道：“一仗仙师妙用，二仗我主洪福，破关取城，本帅与众将等何幸如之。本帅依仙师吩咐，就此点兵了。”番僧道：“无帅请便。”

元帅升了大帐，吩咐众将道：“本帅奉狼主的旨意，前来征南，昨因轻进攻关，失机折将，罪在本帅，今幸天赐圣僧，扶助狼主，全仗大法力，须要今夜一阵成功，诸将各宜努力前进，不得退后，如违者斩。”下面答应了一声“哦”！元帅便令土金浑带领三千人马，大炮一座，攻打东城；哈虎带领三千人马，大炮一座，攻打西城；孙云带领三千人马，大炮一座，攻打南城；吴奎带领二千人马，大炮一座，攻打北城；石庆真带领三千人马，大炮一座，并令二子石庆龙、石庆虎左右护卫，攻打中城，只听信炮一起，众将等用心并力，放炮攻关，总在关内聚会缴令，不得有误。众将一齐答应，领令上马出营。

元帅点将已毕，正交三鼓时候，番僧叫声：“元帅，贫僧演阵去了。”元帅道：“本帅奉陪。”番僧拉着元帅的手，带了两个童儿，到得营门，随即紧对雁门关北城，远远站定，吩咐众将不用张灯点人，只剩着一线夜光。番僧在身旁取出一个红葫芦，执在左手，揭起盖儿，向着外边，右手在身背后抽出一柄木剑，不知喃喃念些什么咒语，用本剑在葫芦口边敲了三下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迸出一阵黑云，从空而起，忽然黑云四散，旋又是一派火光，照得满天如同白日，但见天上九条龙，张牙舞爪，火焰焰的直奔雁门北城而来，好不怕人。一霎时半空中又是一个信炮，只见五路番兵番将，四下呐喊，齐来架炮攻关。

关上军士一见番人又来趁夜攻关，大炮打得声声不住，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如飞报入帐内道：“启元帅，不好了，番人统领大兵大炮，四面攻打，十分危急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吃惊不小。正要添将防守，又见报道：“北城紧对番营，忽然平空飞来九条火龙，烧着关门，关门要破了！”元帅连接两报，仰天大哭道：“天亡我国也！”张氏母子一闻此信，急急前来，叫一声：“公公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元帅道：“此城一破，只好拼此一命，以报君主。”李能道：“我们何不也起兵杀出城，胜负俱未可知，何必坐以待毙！”

元帅喝道：“无知小子，不知这场厉害，妄谈军政，还不速速退下。”张氏哭啼啼叫声：“公公，可怜丈夫困在番邦，未知生死，叔叔、婶婶俱遭惨亡，只剩下公公与我母子至亲三口，又陷此关中，若关一破，我等立成蕘粉，眼见李氏一脉灭绝了，岂不令人伤心！”说罢，大放悲声。元帅道：“贤侄媳不必伤心，可趁此关未破，速速收拾行李，同孙儿李能逃命去罢，拚我老命，莫管生死存亡，听天由命。”张氏道：“我等怎舍得公公前去！依侄媳愚见，不如一齐走罢，待罪君前，凭圣上处分使了。”元帅道：“侄媳之言差矣，你们可走得，我却走不得，我是奉旨前来征番的，擅离此地，该当何罪。”

正在商议不决，又见军士慌慌张张报道：“启元帅，不，不，不好了，方才守将彭殷正走北城，被番炮将头颅打碎，城垛打倒十余丈，番兵一拥爬进城来，火龙不知多少，已烧进城了。雁门四城已破，元帅还不速走，等待何时！”这一报，只吓得李元帅魂都不知吊在那里了，急急揣了帅印，坐马端兵，带领张氏母子，一齐闯出辕门。只见街上房屋被火龙烧着，军兵被番人乱杀，哭声震地，喊杀连天，惨不可言。元帅听见，心甚不忍，此刻也无可奈何，要弃关逃命，直奔南城，顶面正遇着孙云杀进城来，火光中一见李元帅，大叫：“李广，往那里走？”举起军器，盖将下来。李广不敢恋战，一面保着家眷，且战且走。若论孙云，原非李广敌手，但李广因雁门已失，心怯十分，孙云因攻关得胜，勇增百倍，一见李广要闯出关去，怎肯放松？放马追来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番僧在营门外作法，用九条火龙将雁门关破了，便叫声：“元帅，还不带领大队人马进关，等待何时？”元帅听得，大喜道：“关门已破，仙师可收回法宝，恐其有害生灵。”番僧把手一招，九条火龙都入葫芦，顿时关中烟消火灭。这里三声大炮，拔寨起营，一齐进了雁门关。关中兵将俱已逃命去了，只苦坏了众百姓，伤了多少性命。元帅一面出榜安民，查点李广业已逃走。土金浑、哈虎、石庆真父子三人、吴奎等俱入帐缴令报功，单不见攻打南门的孙云，心下十分疑惑。番僧道：“元帅不必忧疑，孙将军已向南城外追李广去了，但非李广对手，可令哈将军前去助战。”元帅依言，吩咐哈虎带兵三千，速速前去。哈虎领命上马，带兵如飞出了南门，放开马头，催兵前进。赶到三十里外，远远见孙云放马追赶前面一员老将，知是李广，只是赶不上，哈虎心生一计道：“待某助他一箭成功罢。”想定主意，认着李广背后，就是一箭射去，真是百步穿杨，发无不中。李广未及防备，叫声：“哎哟”，箭中肩窝，一交跌于马下。孙云一见老将落马，心中大喜，正要举刀来取老将性命。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八回 金雀关赵英救李广 水晶球妖人打汉将

诗曰：

多少道人看古庙，从来宰相用心机；  
几时得到桃源洞，好与神仙下局棋。

话说李元帅被哈虎一暗箭射中肩窝，翻身落马，孙云一看大喜，正催马举刀，要来取李广的首级，忽见李广泥丸中现出一道白光，光内一只白虎，两只前爪抓住孙云的兵器，吓得孙云不敢下手，带转马头便走。遇见哈虎，哈虎道：“某已助你一箭，怎不下手去伤李广？”孙云便把顶现白虎的话说了一遍，哈虎道：“无凭之事，怎回去缴令？某现带兵在此，同你追下去，只要捉住李广，中原定无能将，则汉家天下可以垂手而得。”说得孙云无言回答，只得又把马勒回，又同哈虎带兵来迫李广。但见前面落马的李广，已被一女将同一小将救了，上马如飞而去。哈虎一见人怒，拍马追来，高叫：“李广，快来纳命，往哪里走！”孙云也随后大喊道：“谁救去某的败将，快快放下，万事全体，若有半字不肯，某来取你命也。”两匹马豁喇喇如追风掣电一般，只吓得张氏夫人一见追兵来得切近，便叫声：“我儿，保着公公前行，待为娘的挡他一阵。”李能答应而去。张氏夫人在马上把双刀一摆，便叫声：“来将少要猖狂，有我来会你。”哈虎见一员女将挡路，大喝道：“某要去捉李广，你这女将因何挡某去路？想你也活得不耐烦了。”张氏夫人道：“李广乃我的公公，被你等用此诡计破关败走，闪得他有家难归，也就罢了，怎么心还不足，尚要追来，只怕难出我一刀之手。”哈虎大怒，高叫：放马过来！”一时两下大战三十个回合。孙云见哈虎不能取胜女将，也放马助战。张氏夫人虽然武艺精通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只杀得浑身香汗淋漓，抵敌不住，要败将下去，舍禁哈虎、孙云两般兵器逼住，不能分身。又是令旗一招，哈虎、孙云三千兵马齐围将上来，把张氏夫人困在垓心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李能保着李广前行，见母亲去退番兵，久不见回马，怕的有失，欲待回头找寻母亲，又不放心祖父；欲待保着祖父、又不放心母亲，正是事在两难，顶面遇见一支军兵，打的大汉旗帜，知是救兵到了，便高叫：“来的人马可是汉朝的？”只见三军队里出来一将，头戴金抹额，身穿红战袍，面如靛花，颊下一部长须，手执大砍刀，坐下赤兔马，一马当先应声道：“然也。前面马上可是李元帅么？”李能道：“不敢，正是祖父，破关败走，受了箭伤，未能答礼，多多有罪。请恁将军尊姓大名，是那里来的人马？”那将回道：“某乃金雀关镇守总兵赵英是也，因接得雁门关败残兵丁报道，关门已破，元帅败走，某是以急急领兵，前来救应。”叫声：“小将军，可把令祖箭伤拔去，某军中带有金疮药在此，一敷即愈。”李能依言下马，轻轻在李广肩窝拔去箭，折为两段，即将疮药敷上，片刻止痛，谢了赵英上马，叫声：“赵将军，恳护送家祖到金雀养息，俺好去退追兵，救我母亲。”赵英问其原故，李能说了一遍，赵英道：“小将军且慢去，你可护送令祖到金雀关去，待俺统这支人马，去救令堂便了。”李能道：“只是有劳将军了。”说毕将手一拱，保着李元帅，到金雀关而去。

赵英也带了三千人马，催军前进。未及五里之遥，但见尘头四起，喊杀连天，一个战场围在那里厮杀，就知道是番人困住女将，他便把大砍刀一摆，领着三千生力军，冲进重围，高叫：“女将休慌，俺来救你出重围也。”一声喊叫，钢刀一举，乱砍番兵，杀开一条血路，进了重围。但见两员番将，战住一员女将，只杀得那员女将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气喘吁吁，面如白纸。此刻赵英在马上忍不住心头火起，提大砍刀照着哈虎背后砍来。哈虎忽听背后一阵冷风，恐有放暗箭之人，回头见是砍刀，大吃一惊，急急举刀架过。哈虎已杀了半日，业已减去五分气力，怎敌住赵英是一支生力军，不到三十回合，也有些抵敌不住。张氏夫人只与孙云一人招架，又见添一支军来接应，精神陡长，勇力倍增，两把双刀舞动起来，只见刀光，不见人影，反把孙云杀得马仰人翻。孙云此刻已是力怯，杀得大败而逃。哈虎一见孙云败走，也不敢恋战，败出围子。赵英与张夫人趁胜追杀番兵，只杀得血流成渠，头如爪滚，才打得胜鼓，回金雀关去。

早有李能接了进关，一齐下马，到了总府，先来看视李元帅。元帅带领孙儿，谢了赵总兵搭救之恩。赵英一面摆酒，代元帅压惊。席间谈起番兵势大，须要请旨，发取大兵到来，才能破敌，一面知会银燕、铁鸦两关守将，带兵同来协守，方保无虞，不然雁门那等坚固，尚且破了，何况此关？赵将军请三思之。赵英因胜了番兵一阵，自认英雄无敌，一闻老将之言，心中不服道：“元帅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番人不来便罢，若来时，未将杀他一个片甲不留，还要复取雁门，方知某家的手段。”李元帅道：“将军不可轻敌，须要斟酌而行。”赵英笑道：“既是元帅这等害怕怯敌，俺这里先拨军兵，护送元帅家眷还京便了。”李元帅将计就计，点头依允。过了一宵，次日带了侄媳、孙儿，一同进京待罪不表。

且言赵英打发李元帅去后，也不进京请兵救应，也不知会银燕、铁鸦二关，只吩咐守关军士多备擂木炮石，怕的番人攻关，每日磨拳擦掌，只等番人到来会战。那日正坐关中，忽听关外三声震天大炮，已知番人抵关下寨。未及半日，早有军士报道：“番将讨战。”赵英闻报，即刻披挂整齐，提刀上马，带领一支人马，放炮出关，高叫：“番将通名。”番将道：“某乃土金浑是也，你可快通下名来。”赵英道：“俺乃金雀关总兵赵英是也，番狗屡次犯边，今日难逃俺手。”说罢，将刀砍下，土金浑用枪急架相迎，一来一往，战了五十个回合，未分胜负。赵英在马上陡生一计，要胜敌将。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九回 张玉龙中计失银燕 黄崇虎被宝走铁鸦

诗曰：

行军要诀贵多谋，可笑无谋受网罗；  
失地伤身真利害，莫将国运叹蹉跎。

话说赵英与土金浑大战五十个回合，不能取胜，暗生一计，用拖刀计，故意诈败下来，叫声：“来将少要追赶！”说罢，放马回头便跑。土金浑不知是计，只道他认真败走，放马追来。赵英回头一看，见追将来得切近，心中大喜，猛将刀一举，向后砍下，大喝一声：“看刀。”土金浑未及防备，叫声“不好”，把头一偏，只听得“吃嚟”一声，把右肩甲卸下半边，吓得土金浑带转马头，败进营去。赵英不舍，又放马追来。刚刚追到离营不远，恰值娄元帅与番僧在那里掠阵，一见土金浑败下，后面又有汉将追来，娄元帅急命吴奎出阵救应。吴奎领令，上马出营，让过土金浑，接着赵英，也不打话，交起了手来。二将战有三十多个回合，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娄元帅便问土金浑：“来将因何这等凶勇？”土金浑道：“启元帅，这是镇守金雀关总兵赵英，本事不弱于李广。”番僧笑道：“待贫僧暗助吴将军一阵，除了敌将，元帅可速速催兵，取这金雀关。”元帅听说，大喜道：“全仗仙师法力。”

番僧趁着二将杀在当场，忙在怀中取出一个水晶球子，托在掌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对着球儿吹了一口气，只见那球儿，从掌上如一道白毫，直冲上云霄，落将下来，好比一个磨盘大的东西，向赵英顶门上盖来。赵英只顾与吴奎厮杀，未及防备上面有妖术晴算，只听“咕咚”一声，可怜赵英连人带马，打成肉酱。番僧见球已取胜，把手一招，球仍收回，便叫：“元帅，还不点将取关，等待何时！”元帅听说，急命哈虎、石家父子三人，统领大兵一万，随吴奎去取金雀关。众将得令，上马如飞而去，趁势追杀汉兵，一直杀到关口。关中无主，军兵四散，俱已逃到银燕关去了。

关门大开，吴奎与众将等先在关中等候，急急去报元帅，远远迎接。元帅一闻金雀关已得，心中大喜，便领了大队人马动身，一路旗幡招展，好不威风。到了关口，众将迎接进关。入了总府坐定，先上众将功劳簿。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摆酒庆功，款待番僧，又犒赏大小三军，歇马三日，就在灯下草成告捷本章，并将“天赐圣僧，助阵成功，请旨旌奖”的话也写在上面，差官带本到番，奏知狼主。这里元帅又要拔寨起身，催马前进，留将镇守金雀，一路直奔银燕而来。非止一日，正行之间，有探子报道：“前面已离银燕关不远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吩咐安营扎寨，一声令下，只听得三声大炮，扎下大营，便问：“那位将军前去抵关讨战？”有石庆真向前讨令，元帅吩咐小心在意。

庆真领令，上马带兵，放炮出营，一马冲至关前，高叫：“关上有能事者，快来会战，若是武艺平常，早早献关，免得打破关门，杀得鸡犬不留。”守关军士闻之，飞报与关主。这位关主，姓张名玉龙，身長一丈有余，面如傅粉，年方二十以外，用一柄流余锤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而且足智多谋。先见李广破关进京待罪，说起赵英轻敌的话，只是跌足道：“金雀关休矣！”不时着探子打听消息。忽见金雀关败残兵甲报来道：“主将阵亡，大关已失。”只吓得魂不附体，知道番人指日就来攻关，一面打了告急求救的本章进京，

一面知会铁鸦关守将，同来协守，一面添了守兵、擂木、炮石、灰瓶等件，准备守关，并不出战，每日早晚亲自巡视一番，正是：

一人挡关，万夫莫过。

这日正坐关中，思想铁鸦兵到，同来协守，此关就不妨事了。忽见军士急急前来报道：“关下有番将讨战。”张总兵吩咐，“免战高悬，任他叫骂，休要睬他，尔等小心防守要紧。”军士领令而去。张总兵见番兵已抵关外，不时亲自巡查，四面城头，十分严紧不表。

且言石庆真抵关讨战，并不见一人一骑出来。忽见挑出免战牌来，心中大怒，将免战牌打碎，叫骂一日，仍无人出战，只得回营缴令。元帅一连三日，打发将官讨战，关中无将出来会阵，心下甚是焦燥。庆真道：“此关非比雁门，元帅何不请圣僧使用法力，其关立破，省得有费时日。”元帅点头，便向番僧求计，番僧道：“贫僧用法，不得已而用之，若不尽人力而为，专恃法木，恐怕有干天怒。贫僧算定，只须元帅用一妙计，立破此关。”元帅点头称善。土金浑向前献计道：“未将那时曾走过中国这条路的，过了此关，便是铁鸦，铁鸦过去，就是黄河，黄河一渡，便到东京。只怕守将不肯出战，专候京中救兵；铁鸦兵到，用来协守，以老我师。元帅何不假作回兵之势？关上一见，自然把守松了，待未将偷进关中，放火为号，里应外合，则关可破矣。”

元帅依言，吩咐大小三军就此回兵，一声令下，大炮惊天，退营三十里下寨。早有金雀关军士，一见番兵退下，飞报张总兵。总兵心下十分疑惑，亲到城头一看，果见番兵退去，侯了三日，不见动静，方命军士开关探樵。那知土金浑改妆，混进关内，埋伏关中。探樵已毕，仍怕番兵到来攻打，急急将关门紧闭，把守甚严。不料到了三更时分，忽然番兵又到，架起大炮，四下攻打城池，张总兵心上甚是着忙。又见报道：“西边草料上火起，烧得民房通天彻地的红光，满城哭声震耳，北城又被番人用炮打破。”吓得张总兵已知中计，急急上马，杀出城去逃命，正遇土金浑，大踏步冲将过来，在火光中见一马上将官。知是张总兵，趁其马跑得急，不及防备，顺手用刀砍倒马足，总兵连人带马撞将下来，土金浑当即过来，顺手取了首级。又杀到北城，砍倒十几十军士，那些军士都逃命去了。土金浑迎接元帅大队人马进关，入了总兵府坐定，出榜安民，扑灭城内余火。土金浑将首级献功，元帅上了功劳簿，摆酒庆功。过了一宿，正要打点催军前进，忽见番兵报来。

未知所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 渡黄河妖风吹战舰 围京城怪石冲汉兵

诗曰：

一团妖气逼东京，困住紫微暗吃惊；  
媚主蛾眉先有兆，可怜倾国与倾城。

话说番兵报道：“启元帅，今有铁鸦关的人马前来，要与张总兵报仇，抵关讨战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本帅正要起兵，去打铁鸦，他反自来送死，正是天助俺成功也。”便问：“那位将军前去会阵？”有孙云向前讨令，元帅吩咐小心在意，孙云领令而去。去不多时，大败回关，帐前请罪。元帅又令哈虎出战，也败回关来。再令石庆真父子三人会阵，不到两顿饭时候，庆真父子俱带重伤败回关来。元帅大吃一惊道：“这厮如何十分利害，连败我数员大将，这还了得！”番僧道：“元帅不必焦躁，可再令吴将军出马诱敌，贫僧用法宝擒他便了。”元帅依言，命吴奎带兵出马，只许败不许胜，诱到阵门，好捉敌将。吴奎领令而去，元帅同番僧众将来到关前掠阵，只听炮响三声，吴奎一马当先，冲出关来，把来将一看，怎生打扮，但见他：

头戴镇铁盔，面如锅底灰，一双铜铃眼，两道扫帚眉，鼻孔如狮子，簸箕两耳垂，一张血盆口，长须乱一堆，穿件铁叶甲，腰大有两围，身長一丈六，坐下马乌骓，手执枣阳槊，当场有虎威。

吴奎看毕，大喝一声道：“来将可通下名来。”黄总兵道：“俺乃镇守铁鸦关总大老爷黄崇虎是也，天朝有何亏负于你，擅自兴兵犯边，夺关斩将，罪在不赦，今日本镇前来，一个个还不下马领死，等待何时？本镇也不斩无名之将，可通下名来。”吴奎通：“某乃单于国王驾前官拜征南娄元帅麾下左营都统吴奎是也。我国已取你二关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谅你这一孤关，保守尚且难支，还敢自来送死！”黄崇虎大怒道：“本镇代同胞报仇，照槊罢！”一槊打来，吴奎举刀急架相还，二将一来一往，战不到二十个回合，吴奎把马一转，诈败下去，直奔关门而来。崇虎不舍，大喝一声：“番将往那里走？本镇来取你的命也。”放马追将下来。

番僧在关头上，一见汉将追来，正中机谋，心中大喜，便在袖内取出一块方砖在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“起”，那块砖起在半个，如万道金光，射人眼目，直奔崇虎顶门落将下来。崇虎正赶间，忽见空中金光要落将下来，抬头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叫不好，正要带转马头败回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那块砖在空中，已变万千块，如雨点一般打将下来，打得那些汉兵头破血流，折臂断腿，纷纷逃散，只剩了黄崇虎一人一骑，肩带重伤，大败下去，番僧收了法宝，便叫：“‘元帅，还不调将追赶，催兵取关，等待何时！’”元帅听说，只留下一员副将，统领三千番兵在此守关，便率了大队人马，一直追将下来，真是马不停蹄，人不歇甲，只追得黄总兵并不敢回关，落荒而走，绕道往京都告急去了，不表。

---

槊（shuò，音硕）——长矛，古代的一种兵器。



且言娄兀帅的大兵抵了铁鸦关外，但见关门大开，百姓纷纷乱窜，已知黄崇虎败走，不曾回关，一直驱大兵入城驻扎，出榜安民，摆酒庆功，犒赏三军。过宿一宵，忽见番王有旨到来，娄元帅就命摆下香案，率须众将跪接旨意。只见宣旨官高声诵道：

单于国王诏曰：兹接娄卿捷报，已破雁门，直抵二关，又得天赐圣僧，法力高强，助朕成功，大兵到处，一路势如破竹，眼见昭君不难取，汉室不难得矣，朕心欣慰，加封圣僧为护国上师，外赐娄卿蟒袍一领、玉带一围，有功将士，叙功升赏，众军士各赏给粮米三个月，钦哉谢恩。

娄元帅谢恩已毕，接过旨意，送了钦差回番，便商议要渡黄河，逼取东京之事。忽见探子报道：“启禀元帅，黄河渡口对岸有千余只战船，排列森严，刀枪密布，这边岸下一只船影全无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吩咐再去打探。便皱着眉头，对众将道：“本帅攻取东京，非渡黄河不可，大队人马须要许多战船，方渡得过去，若是打造，一则迁延时日，二则材料全无，若是抢他战船，又无赴水军兵，况他那里设备森严，也难下手，似此如何是好？”这一番话问得众将泥塑木雕，并无计策回答。番僧在旁大笑道：“元帅何必忧心，只须贫僧两个指头、一口仙气，管教他那边战船，一只只吹将过来，让我们大兵上船，好渡黄河去也。”元帅大喜道：“全仗仙师法力，只是我兵已深入重地，怕的勤王兵起，我兵腹背受敌，就了不得呢！望仙师事不宜迟，速速作法方妙。”番僧点头道：“包管元帅明日有战船到岸，以渡我兵。”元帅道：“仙师何以这等容易？”番僧道：“仙机不可泄漏，做过便知。”元帅也是将信将疑，又在关中歇了一日，到了三更时分，外面好大狂风也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狂风阵阵起平空，技术摇山势更凶；  
卷起波涛腾万里，隔江船只影无踪。

这是番僧三更作起妖法，使动怪风，吹散了对岸千只战船，不知淹死多少汉将汉兵，那些船在河内飘荡，都奔这边岸上泊着。

到了天明，早有探子报知元帅，元帅闻报大喜道：“仙师真妙用也。”便留五千人马与孙云镇守铁鸦关，自同番僧率领大队人马，催兵出关，一直向黄河渡口进发，但见几百号船只，摆列岸口，预备现成。元帅吩咐众将照着队伍上船，不可争先争后，如违者斩。众将得令而去。番兵也会弄船，扯起篷脚，摇动大橹，趁着顺风，如飞渡过黄河，一齐弃舟登岸，那些把守黄河兵将，被一夜狂风吹下河去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所以此刻并无一人在此把守，任番兵过来，无人阻挡。元帅只留兵一万，与哈虎看管船只，以作归路，这里率了大队人马，逼进京师。

未知可曾取得昭君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一回 汉帝吓倒金銮殿 张相献计假昭君

诗曰：

只为美人一点痴，奸邪弄计欲分离；  
任他巧献瞒天智，是假难真未许欺。

话说娄元帅率领大队人马渡过黄河，一路还有许多关隘，皆知不能抵敌，俱望风归顺。这是娄元帅军令产明，禁止三军，不许骚扰百姓，秋毫无犯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李广，自雁门关失守，带了家眷，急急逃回京都，将家眷送回府第，独自进京，缴印待罪。汉王还未退朝，忽见黄门官启奏道：“今有镇守雁门关大将军李广，待罪午门，请旨定夺。”汉王闻奏，忙将李广召进。俯伏金阶，口称罪臣，便将番兵打破的活，奏了一遍。汉王大吃一惊，便道：“李卿，你一门为国阵亡，情实可悯，纵雁门关失守，非尔之过，卿可带罪立功。”李广谢恩退下。如今失了雁门，好不忧心，正待要点将去救雁门关，奈朝无良将，一面着兵部用人牌行文各处关隘，紧防番人。此旨未下，又见黄门官启奏道：“金雀、银燕、铁鸦三关，俱已失守，番兵已渡黄河过来了。只剩铁鸦守将黄崇虎，逃得性命来京，亦待罪午门，请旨定夺。”只吓得汉王连连跌足道：“可恨奸贼毛延寿，逃到番邦，唆动兵锋，惹起祸根不小。且住，黄河非战船莫渡，隔岸船只俱无，这般设备甚严，怎任番兵渡河过来呢？”便把黄崇虎召进盘问。崇虎奏道：“臣闻得番营有一妖僧，善使妖法，火烧雁门，宝伤守将，妖风吹散战船，淹死多少人马，将船吹到对岸，皆是妖僧使用的邪术。”汉王连声叹气道：“莫非天亡汉室，使妖人以乱中华耶！”

正下旨吩咐皇城守将，各门用心把守，未及多时，黄门官又急急启奏道：“万岁，不好了！番人已直逼皇城，团团围住，架起火炮，四面攻打，还不住半空中有大顽石飞来，打得这些守城军士，头破血流，哭声连天。只听番人口中单要昭君娘娘，万事全休，若半字不肯，定要打破皇城。”只吓得汉王魂不在身，坐不，稳交椅，几乎跌倒，幸有内侍扶住，但见汉王大叫道：“孤的万里江山，大事去也！”忙问两班文武：“番兵已临城下，破在旦夕，那位卿家代朕分忧，能把番兵退了，保住山河，不但官上加官，且七岁孩童，加以显职，九龄女子，也受皇恩，孤不食言。”汉王朝下问了几声，但见文官好似泥塑，武将如同木雕，面面相视，并不回奏。恼得汉王心中大怒，拍着龙案，指着两班文武大骂道：“常言：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你们这班没用臣子，一个个贪生怕死，难道叫孤把江山白白送与别人么？”问得两旁文武各翻眼睛，仍是束手无策。

汉王正在烦恼，左班中闪出兵部尚书张元伯，跪倒金阶，口称：“我主，臣有短表，冒奏天颜，臣该万死，望我主赦臣一死罪，方敢奏明。”汉王道：“赦卿无罪，速速奏来。”张元伯奏道：“现在番兵已临城下，事在危急，文不能展一破敌之策，武不能施一退兵之计，君臣何能坐视江山不保？”汉王道：“张卿有何妙计，可退番兵？”元伯奏道：“我主只消遣一能臣，可到城头，与番人打话，问他起兵到此，还是单为人图而来，还是不单为人图而来，看他怎样回答。”汉王道：“卿家问他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元伯道：“他若单为人图而来，单要昭君便可退兵，臣自有瞒天之计，代主分忧，若不专

为人图而来，既想得人，还要得地，那时便要费一番大手脚了。只看他如何对答，再作较量。”汉王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，就烦张卿代孤一行便了。”元伯不敢推却，领了汉王旨意，退出朝门，上了高头骏马，一马当先，到了城头，向下一看，番邦人马势如潮涌，好不利害，怎见得，但见那：

旗分五色，阵列八方，盔甲鲜明，刀枪密布。一个个番将，头上飘雉尾；一对对番卒，额前扎勇巾。战场上马蹄乱奔，炮架中轰声震耳，不住的唳唳吹上下，无数的金鼓响高低，扎住了一带万马营，排定了千层牛皮帐。

看毕，向城下大叫一声：“番军听着，大汉天子差了张兵部，前来与尔主帅答话，快快通报。”番军听说，不敢怠慢，忙报知娄元帅。元帅闻报，同了番僧上马，带领众将，一马冲到城下，高叫：“南朝有何话说？”元伯道：“将军此来，还是专为人图，不专为人图，两事望乞见教。”元伯这一句话，倒问住了元帅，元帅在马上沉吟不答，回头便向番僧财声：“仙师，本帅若回他单为人图而来，他只献出昭君，便要退兵，只可惜中原地界，大兵难得到此，若不并取汉室天下，再要想到中原，便费力了，望仙师斟酌回复他的话。”番僧道：“据贫僧捏指算来，汉空气数未终，江山不应为他人所有，元帅何不将计就计，只要献出昭君，归报狼主，以便班师归国，若要取汉室天下，只好待时而动。”娄元帅道：“仙师所论，开我茅塞，如此回他便了。”一马当先，高叫：“城上张兵部听着，本帅奉狼主旨意，统兵到此，只要献出昭君，并不取汉室寸土，即可退兵，如尔等再要抗拒，本帅即要发兵攻城了。”元伯道：“将军且请息怒，我等已奏知天子，情愿将昭君献出，一则将军便要退兵五十里，以安百姓；二则雁门关以内地方，仍退回中国管辖，依此两件，即日献出昭君，进与尔狼主。”娄元帅道：“如果献出昭君，两件事俱可相依，如不相信，折箭为誓。你不要用缓兵之计，哄诱本帅，那时翻转面皮，不但要人，而且要地了。且问你昭君何时送出？”元伯道：“将军兵一退下，即刻将昭君亲送到营，断不食言。”娄元帅听说，便把令旗一展，将兵退至五十里，扎下营盘等候。元伯见番兵已退，急急催马下城，到了午门下马，进朝缴旨，回奏：“番人只要献出昭君，不要寸土，臣已依允，大兵已退远了，立候一信。”汉王便问：“张卿，有何妙计？”

未知元伯说出什么计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 番人班师归本国 大封功臣见美人

诗曰：

由来好色动干戈，折将损兵费许多；  
此日功成归故国，琴瑟 依旧未调和。

话说元伯见汉王问计，便回奏道：“番人围城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人图起的祸根，难道我主认真将昭君献与北番么？”汉王道：“依卿便怎么样呢？”元伯道：“只消我主传一道旨意，宫中去择其相似昭君容貌者，充做昭君，当面嘱咐此女，叫他体要泄漏，待臣送到番营，那边兵将怎知真假，只等番兵一退，他自然将侵占地方归还我主，我主速速点将增兵，把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番人，再等他归国，辨出昭君真假，我国防备甚严，也就不怕番人攻打了。”汉王点头称善，即刻传旨。正宫选一年轻女妃来到殿前，朝见汉王，汉王又当面嘱咐一番，命他改了北装，外赐嫔妃八名，三百儿郎护送，就差张元伯亲自送到番营交代。又叫声：“张卿，到番营交代之时，一则要不失大国之礼，二则叫他地方侵占过去的交割清楚，三则烦张卿明押暗解护送番人出了雁门关，以免一路官民骚扰，回朝之日，另当升赏。”张元伯谢恩领旨，将假昭君用香辇坐上出朝，元伯上马，带了三百御林军，护送假昭君出了皇城，一路奔番营而来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汉王打发元伯去后，心才略放，又命李广添兵五万，战将二十员，远远随后，到雁门关镇守，待罪立功。铁门关仍命黄崇虎添兵镇守，待罪立功。金雀、银燕二关，着兵部速放能将来镇守。一声旨下，李广等谢恩出朝，急忙点兵选将，各自随后去奔关隘镇守。这是番人退出雁门的事情，书中先交代明白。

只言张元伯将假昭君一路送至五十里外，到了番营，早有小番报知娄元帅，元帅闻知昭君已到，率领众将等出迎。元伯也下马，大喝一声道：“昭君娘娘既到尔等营中，即是尔等国母，尔等竟不摆香案跪接，大失君臣体统。”慌得娄元帅急命番军重将香案摆下，率领众将跪接娘娘，一齐口称：“愿娘娘千岁。”上面嫔妃一旁代呼平身。娄元帅等站起，请娘娘下辇进营，元帅与众将一见此女，端庄美貌，不分真假，暗自称赞道：“好一位美貌娘娘！怪不得狼主为了此女，费了许多钱粮，折了多少兵马，今日方得成功到手，也算无缘配合了。”不言兵将心内赞赏。

且表娄元帅将昭君接进后帐款待，又将张元伯邀至帐内见礼，分宾坐定，也不用茶，即摆酒款待张兵部，又犒赏三百护送儿郎，营中大吹大擂，好不十分热闹。席间，张兵部谈起奉旨送娘娘出雁门关一事，娄元帅大笑道：“汉王非差大人护送娘娘，是要大人来取回关隘的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若要同行，何妨奉陪。”这一席话说得张兵部也哈哈大笑，只等席终，把兵部留在营中，过宿一宵。次日，元帅传令大小三军，吩咐放炮起行。一声令下，那些兵将好不欢天喜地，正是：

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回。

---

琴瑟（sè，音色）——两种弦乐器，常用来配合演奏，比喻夫妻感情和谐。

番兵在路归心似箭，巴不得兼程而进，渡过黄河，仍将战船交代张元伯清点；过了几处关隘，俱撤回守将，仍将地方退还中国。非止一日，早到雁门关，娄元帅扎住营盘，便对张元伯道：“所有我国占过关隘，请大人查清册籍，不劳远送了。”元伯道：“我告辞娘娘，好复旨去的。”说罢走到昭君面前，叫声：“娘娘，一路须要保重，不必悲伤，臣是要回去了。”假昭君故意掩泪哭了几声道：“汉王好狠心人也，你回朝代我上复汉王，叫他今生休想哀家见面了。”说罢，哀哀啼哭。元伯假意安慰一番，便道：“老臣就此告别娘娘了。”说罢退出。娄元帅也将雁门交代明白，率领大队人马，放炮出关。元伯送至关外，看见番兵去远，回关将关门紧闭。住了几日，方见李广领了人马到关，元伯又交代清楚，告别李元帅，带了随身家将，回京复旨去了。这里李元帅重整关隘，修理城垣，添兵防守不表。

且言娄元帅自得昭君，建了大功，一路归国，心中好不兴头，带领大队番兵，离了雁门关，一直奔番邦而来。路上并无耽搁，早到番邦，将大兵扎在城外，便同番僧随着假昭君先进城来。番僧在馆驿住下，娄元帅来到午门，正值番王未曾退朝。有黄门官奏道：“今有征甫娄大元帅，取得昭君，奏凯回朝，现在午门候旨，请旨定夺。”番王闻奏大喜，召进娄元帅，俯伏金阶，先呈上功劳簿，番王取上，一一看过。又问：“圣僧与昭君今在那里？”娄元帅道：“圣僧在馆驿暂住，昭君现在民房暂住，候旨定夺。”番王道：“圣僧不敢令其朝见，可命卫丞相代朕恭请在伏龙寺居住，容日朕再诣寺谒见。”一声旨下，卫相领旨而去。番王又道：“难为娄卿与众将等费尽心机，取得昭君回国，功劳甚大，卿等听朕加封：今封丞相娄里受为哈番一等伯，外赐黄金五百两、珍珠二粒、貂皮四张、团龙马褂一件。吴奎今已将功折罪，仍加封提督，并石庆真不避矢石，征战有功，封为兵部尚书，长子庆龙，封为左骧骑大将军，次子庆虎，封为右骧骑大将军，土金浑封为左营都督，哈虎封为右首都督，孙云封为中营都督，阵亡将士雅里托、甘奇等，俱照原职加封三级，荫一子世职，入功臣庙，配享春秋二祭，以下有功将士，俱给钱粮三月，免差一年，阵亡将士，着有司优恤其家。”

加封已毕，娄元帅等谢恩，站过一旁。番王又叫声：“毛卿听旨。”毛延寿出班俯伏。番王道：“卿举荐将帅有功，加升三级，外赐黄金百两、貂皮二张，以酬卿劳。”延寿谢恩退下。番王对着众文武道：“孤为昭君，费尽许多心机，今日才能到手，可以晚年娱乐心情也。”旨下：“召王昭君进见孤王。”娄元帅领旨，不敢怠慢，如飞将昭君召进午门，八个宫娥扶到金銮，袅娜身材，慢慢走到殿上，可笑一个如饥如渴的番王，眼巴巴朝下细看昭君。

未知可曾看出破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四十三回 对图画假美露破绽 指真形延寿进谗言

诗曰：

常言好事多磨折，欢喜十分又变忧；  
花样情形成幻影，非关容貌不风流。

话说番王日夜思想昭君，今见昭君来到殿上，身子已酥了半边，把一双饥饿眼巴巴望着下面，见他轻移莲步上来，此刻也辨不出昭君真假，细细把昭君定睛一看，但见他：

一顶珠冠翠满头，双飘雉尾挂红袍，八宝宫装穿身上，凤翅罗袖是绫绸。步步莲花踏地下，不满三寸凤勾头。粉脸好比瓜子样，淡扫蛾眉衬杏眸，桃腮两颊红如许，小口一点用脂揉。虽无昭君真面目，身材却也颇风流。

番王看毕，只见昭君走到殿上，轻拢风袖，口露歌喉，叫声：“狼主在上，汉女昭君愿我主千岁。”番王听得这一声称呼，心中已十分大喜，又见他拜倒金阶，连叫：“美人平身，抬起头来。”假昭君领旨，口呼千千岁，把头抬起。番王伏在桌案上面，近前再把他细细一看，口内不言，心下暗想：“孤看此女，虽也有几分容貌，不比人图上画的昭君，生得十分绝色，笔难描画，世上难寻，苦论此女的容貌，就是昭君，也不稀罕了，且将毛卿一问便知。”叫声：“毛卿何在？”延寿出班俯伏道：“臣在此伺候。”番王指着下面假昭君问道：“毛卿，你的画图献的昭君，不亚仙女下凡，如何此女不似人图模样？卿且细细看来，明白回奏。”

延寿领旨，下来细把假昭君一看，大吃一惊道：“果不是王氏昭君，被汉君臣掉了包也。”暗叫一声道：“汉王，你将假昭君搪塞，不过要退番兵，权救燃眉之急，你只哄得北地君臣，怎哄得俺毛延寿？难道你不把真昭君献出，就罢了不成！只消俺舌尖儿动动，汉王呀，叫你的愁帽子又戴将起来呢！且住，汉王无故杀俺满门，俺与他有血海之仇，怎么不报？常言道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待俺用激将计策激恼番王便了。”想定主意，回奏番王道：“据臣细看，此女不是昭君，分明汉王不舍昭君，故将假的欺哄我主，我主可将假的锁禁冷宫，再提大兵到天朝去，定要汉王献出真昭君，方成国体，我主若是依样葫芦，未免遗笑他国。”番王闻奏，好似火上添油，由不得心头火起，吩咐：“将假昭君并八个妃女，锁禁冷宫，三百护军，一概坑杀。”一声旨下，早已见殿前武士领旨行事会了。

番王在殿上怒犹未息，喝骂丞相娄里受：“汝来欺哄寡人，分明侮君慢功，该当何罪！”吓得娄相魂不附体，俯伏金阶，不敢分辨，只是叩头，连称：“臣该万死！”番王在殿上，越想越恼，喝叫两旁武士：“将娄里受推出午门斩首。”一声旨下，武士近前，把娄相剥去冠带，正要推出午门典刑，吓得两旁文武俱皆失色。毛相在旁，暗想：“不好了，这是我举荐不力，何能不出班保本？”连忙高叫：“刀下留人。”一面跪下保本道：“启我主，娄相虽因不辨昭君真假，擅自退兵，难免失察之罪，总是南蛮哄诱，一时失错，还望我主格外开恩。”番王闻奏，冷笑几声道：“孤因吴奎出兵不力，是以革去元帅，蒙卿举荐娄里受以重任，挂帅征南，应当不负孤之所托，取

得昭君回来，理应叙功升赏，今都是一派瞒天巧计，欺君冒功，罪不在赦。卿也是举荐不力，难保自身无罪，还要代他保本么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毛延寿无言回答，满面通红，不敢再奏，诺诺连声退下。两班文武见番王不准延寿的保，大家吓得面面相觑，又撇不过同朝情分，只得一齐跪下，代娄相保本。恼得番王十分大怒，把龙案一拍道：“若再有人代娄里受保本者，一并问斩。”一声令下，吓得众文武面如土色，大家没趣，站起分立两旁。可怜娄丞相无辜加罪，可有一比，好似那：

灯尽五更刚入梦，谁来添火送油人。

午门外到了一个救星，乃是卫律，领了番王旨意，迎请番僧到伏龙寺供养，口宣圣谕，不敢当仙师朝见，容日番王到寺亲来谒见。到了寺中，自有寺内众僧款待。卫律告别，要去复旨，番僧叫声：“且慢，贫僧到午门，要救一根擎天玉柱，不得不同你走一遭也。”卫律便问：“仙师，是那一个？”番僧道：“到彼自知，不必下问。”卫律道：“仙师用法驾去，还是坐骑去？”番僧道：“走走好。”卫律也不敢坐骑，只得陪着同行。到了午门，一见娄相正要典刑，大吃一惊，问其原故，才知为假昭君问罪。卫律便问：“满朝文武，难道无人保本么？”黄门官代答道：“谁不保本？无奈王爷不准，一定要斩。”卫律暗赞仙师真神人也。番僧便叫：“刀下留人！卫相可前去通报尔主，说贫僧要见。”卫律答应，进了午门，俯伏金阶，先缴过旨意，便说：“圣僧现在午门，要见我主，请旨定夺。”

番王闻奏，慌得下了龙床，率领文武亲自出迎，将番僧迎到殿上见礼，分宾主殿两旁摆了对坐坐定。番王又命众文武拜见圣僧已毕，便道：“多蒙仙师法驾惠临，大施佛力，以助我国成功，孤之幸也！孤还未曾到寺进谒仙师，反劳仙师大驾，孤心何安！”番僧道：“承蒙王爷奖谕，贫僧羞愧之至，只是劳而无功，王爷理应问罪，何敢称功。”番王连说不敢。番僧道：“我主不可重女色而杀一大将，但缘分有迟有速，何可勉强得来？今日取得昭君是假的，被他一时哄诱，非主帅之过，虽贫僧捏算有准，尚且颠倒阴阳，还望我主看贫僧薄面，赦了娄相之罪，令提一支人马，带罪立功，包在贫僧身上，定有真昭君与王爷会面便了。贫僧有偈语四句，奉赠王爷。”番王听了，连称请教。番僧道：

“意外姻缘容易得，调和琴瑟最难求；  
洋洋白水皆天定，空惹相思一段愁。”

说毕，番王求问诗意，番僧道：“天机不可泄漏，日后便知，我主可赦娄相之罪罢。”

未知肯与不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四回 二犯雁门惊魂胆 一纸战书逼美人

诗曰：

夺人玩好理非宜，逞已英雄事亦奇；  
只为轻车就熟地，不谈事理便相欺。

话说番王见圣僧讨情，不好推却，只得旨下赦转娄丞相，还了他冠带进朝，先谢圣僧，后谢狼主不斩之恩，站立一旁。番王便吩咐安排素宴，就在殿上款待圣僧。席间，问起出兵之事，番僧道：“兵贵神速，明日就是黄道良辰，便可出兵。”番王道：“此去兵抵中国，不但要人，还想得地，圣僧代孤算一算，不知可有此福分否？”番僧听说，笑而不答。番王连问几声，番僧道：“王爷不必痴心，大兵此去，不劳进雁门关，自有真昭君来到番邦了。”番王也是将信将疑，不好下问，只愿得了昭君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，那得地的话，不过是额外要求。又叫声：“仙师，此一番出兵，不劳仙师远涉风尘，只专责娄卿一人，带罪立功。”番僧道：“贫僧发心既来帮助王爷，焉敢辞劳不去？也要去带罪立功呢。”番王道：“圣僧言重了，只是屡劳仙驾，孤心何安！”番僧道：“贫僧与王爷有缘，理当效劳。”说罢，番王陪着番僧，吃过素宴。撤去，番僧便请番王高登大宝点将，以便明日五鼓好起兵动身。番王道：“仙师在此，孤怎敢擅居上座？”番僧道：“朝仪不可失，王爷不必过谦，请登大宝便了。”番王道：“仙师吩咐，孤工得罪了。”

说罢站起，居了正位，番僧坐列案旁。番王叫声：“娄卿听旨。”娄里受俯伏金阶道：“臣在此伺候。”番王道：“卿可带罪立功，仍同仙师领了众将、带二十万大兵前去，直犯雁门，有了昭君，方可退兵。仍将人图带去对验，再不可大意，以误国家大事，取罪未便。”说罢，使命内监入宫，取原人图出来，交与娄相。娄相接过人图，谢恩退立一旁。番王命内侍撤金莲宝炬，送圣僧到寺。番僧告别番王出朝，回他伏龙寺安歇，番王退朝，文武各散。

一宿已过，次日五鼓，娄元帅下了教场，先点过二十万精兵，又点哈虎为前部先锋：“带兵一万先抵雁门，候本帅大队到了开兵。”哈虎领令而去。仍点吴奎、土金浑、孙云、石庆真、庆龙、庆虎等，随军听用，忙打发差官到伏龙寺恭请圣僧，一同起马。不多时，番僧已到教场，娄元帅率领众将迎接，即时祭旗放炮，上马起兵，离了教场，也不用辞王别驾，一直出了番城。一路上施旗浩荡，马壮人强，义奔雁门关而来，不表。

且言李元帅虽蒙圣恩，复守此关，添兵把守，刻刻忧虑：“张元伯瞒天之计，只可哄诱一时，怕只怕毛贼在彼，是认得昭君的，倘看出破绽，番王未必甘心，又要动起一番大干戈呢！且住，若是英雄上将，某虽年迈，还可力敌万夫，只是妖法十分利害，这便怎处？哎！总是国运将衰，妖气扰动，不很利于国家呢！”正在叹息，忽听关外冲天九声大炮，不觉大吃一惊。早见守城军士急急前来报道：“启元帅，不好了，番人又领了大队人马，离关不远了，请令定夺。”李元帅本是惊弓之鸟，一闻此信，只吓得面如土色，即传令大小将官，小心紧守关门，以防番人攻打，自己顶盔贯甲，上了马，手执钢枪，率领众将等来到城头，远远向城下一望，见那些番兵如同蝼蚁一般，涌涌而来，好不利害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

一阵貔貅 涌似潮，人强马壮战旗飘；

闻声振耳惊天炮，袅袅青烟透九霄。

李元帅看毕，即刻下了城头，回到帅府，与众将商议道：“你看番人，这般兵勇将猛，若与对敌，只怕寡不敌众；若是坚守，又怕他使起妖术，来破此关，诸位将军，可出一奇计，保守关门。”众将未及回答，又见军士报道：“启元帅，今有番人差了先锋抵关讨战，口称汉主欺人，将假昭君蒙混他主，甚是无礼，今复统大兵到此，来取真昭君，快快献出，即刻退兵，如再迟延，一定杀进关中，鸡犬不留，请令定夺。”元帅闻报，吃惊不小：“若差官会阵，也是劳而无功。且住，待本帅亲上城头，与番将答话，不如用缓兵之计，打本进京，请旨定夺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又上马端兵，带领众将等来到北城，向下面高叫一声：“番人太不知足！尔等破关围城，斩将侵地，全无君臣之礼，我主仁慈，格外宽恩，并不加罪尔等，又把昭君赏赐尔国，也算心满意足了，如何今日又提兵到此猖狂，难道藐视中国绝无能人么？”哈虎大喝一声道：“李广，你只知责人，不知责己，我邦狼主以诚心待人，不施奸诈，尔主反一派诡计多端，舍不得真昭君献出，只将假昭君哄诱我等退兵，如今机关已破，谁是谁非，自有公论，反说我等屡次犯边么？”李元帅道：“昭君真假，本帅并不知情，若昭君果是假的，屈在我主，也不必决战会阵，伤害生灵，待本帅急急打本进京，奏知我主，白当奉复，不卜将军意下如何？”哈虎见李广言之有理，便道：“将军所论，理当遵命，奈本先行不能做主，且少待，容禀知我国元帅，请令定夺。”

说罢，带兵回营，下马进帐，便把李广的话一一禀知元帅，元帅便请问番僧，番僧道：“李广所说之话，深合为将之道，很可依得，只消元帅打一纸战书进关，叫李广一并进与他主子，使汉王一看，若是知机，献出真昭君，不动干戈，也就罢了，若再支吾，那时也难怪我国破关斩将了。元帅只管放心，凉真昭君也不怕飞上天去，包在贫僧身上。”元帅点头称善，取过文房四宝，写了一封战书，交与哈虎。哈虎领令上马，一马冲到关前，高叫：“李广听着，今奉元帅之令，准尔所请，且不攻关。现有战书一纸，叫尔带进京都，呈与尔主，速速献出真昭君，犹不失两家和好。”说罢，把战书搭在箭上，扯满雕弓，叫声：“李广看箭！”射上城头。李广眼快接住，见哈虎在马上把手一拱，叫声：“再会罢！”带兵回营去了。李元帅下城回了帅府，急急写本，并一纸战书，飞星差官进京，呈与汉王。

未知汉王可能献出真昭君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五回 保江山苦舍昭君 和番邦哭别天子

诗曰：

月缺云浮不见踪，因何此夜减花容；  
姮娥 妒煞昭君怨，不恨奸臣只恨依。

话说汉王那日正坐早朝，两班文武朝参已毕，忽见黄门官启奏道：“今有镇守雁门关大元帅李广，差官打本进京，恭呈御览。”说罢，把本呈上。有内侍接过，在龙案上展开。汉王未曾看本，心下生疑道：“李广又有什么本到来，莫非张元伯的瞒天之计，消息已露，又有番人攻关么？且将李广奏本一看，便见分晓。”想罢，定下尤睛，从头细细一看，只见上写：

钦命镇守雁门关大元帅，臣李广诚惶诚恐谨禀：从来古之立国，保民为先，土地次之，百姓不伤，土地不践，则根本永坚，江山永固矣！若云内作色荒，外作兵荒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今我主恋一心之爱，不舍昭君，以假为真，机关已露，番兵又至，以因为证，指名要人，关如危卵，臣用缓兵之计止住番人，恭呈紧急本章，但不知我主以江山为重乎，昭君重乎？重昭君而舍江山，臣惟决一死战，以报我主；重江山而舍昭君，割私爱以定太平，行止望乞圣裁。臣冒死宜陈，待命斧钺。并附呈番人战书一纸，恭呈御览，候旨定夺。

汉王看毕李广表章，已知消息已露，吓得魂不在身。又见番人下了战书到来，越发心惊肉战，于是战抖抖的把番人战书打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钦命征南大元帅娄致书于大汉皇帝驾前：窃闻立国之君，全以真诚为主，从未有诡计百出，以诈待人者也。今瞒天之计已破，权宜之心不端，只可蒙混于旦夕，难免显露于目前。仰知我主日夜思想昭君，一日昭君不到我国，一日不肯罢兵者也。今又带兵二十万，战将百员，候于雁门关，若是知机，快将真昭君献出，我国即刻罢兵，永为和好，若再抵拒，大兵到日，得人得地，玉石俱焚。特具战书，附表投上，或和或战，立候一决，我国列兵以待。

汉王看罢战书，只吓得浑身汗淋，暗想：“朝中又无能将，李广又难破敌，张元伯瞒天之计已成画饼，番人屡次兴兵，搅乱中国，便叫怎么好！”再看两旁文武，并无一个出班献计，汉王在殿上坐的没趣，散了朝中文武，退入西宫。有昭君接驾，到了宫中坐定，一见汉王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便问道：“陛下每日回宫，还有笑容，因何今日这等烦恼？”汉王见问，连叹了几口气，叫声：“贤妃，孤不见你，倒也罢了，只见了你，如刀刺心。”昭君听说，吃了一惊，急问：“陛下却是为何？”汉王道：“美人不知外边之事：只因放走了毛延寿，把你人图进与番王，番王屡次兴兵，来讨妃子，叫孤怎生割舍？故点了几次人马，到雁门关去退番兵，那知番兵十分利害，李陵中他诡计，致被捉去，百花女遭箭丧身，李虎被困阵亡，又差苏武和番，一去并无音信，只剩了老将李广，把住雁门，又被番人用妖法破了雁门，李广逃走，到京待罪，番兵杀进关来，一路势如破竹，伤了许多兵马，折了若干钱粮，反将帝京团团围住，幸有张元伯献一瞒天之计，在宫中选一宫女，

---

姮（béng，音横）娥——嫦娥，神话故事里由人间飞到月亮上去的仙女。

充着美人前去，倒也退了番兵，谁知奸人毛贼在彼，看出破绽，今又带了人图为证，统项大队人马，在雁门等候，一口一声定要真昭君，方肯罢兵，如今已将战书打入大朝，立候信息。美人呀！怕只怕南北江山、东西土地，不久要属番人了，怎叫寡人心内不焦？番人屡次兴兵，皆因美人起见，你我一对好鸳鸯，难保不活分离了！”

昭君听了汉王一番言语，只听得千刀剐腹，万箭穿心，由不得一阵悲伤，腮边乱流珠泪，只叫一声：“奴好命苦也！陛下呀，前朝后代，并不闻一朝人主，白白将妻子送与外邦，这是他要一个，就送一个，若要两个，就送一双么？陛下太忍心了，可怜奴与陛下梦里相思，未满一年，到今日就要抛弃奴家了。”

昭君说到伤心之处，抓住龙袍，放声大哭。汉王一见，也是龙泪频倾，心内暗想：“三宫六院的妃子，总不及昭君的绝世姿容，叫孤怎生舍割？且住，番人个得昭君，不肯退兵，而且妖术十分利害，倘再哄诱，番人一时打破关门，杀到帝京，孤的江山就有些不妙了！况李广本上劝孤以江山为重，不可溺爱私情而弃祖宗万年基业，老将句句金石良言，孤岂不知，只是见了美人，一时心有不能割舍，叫孤怎生说得出口？罢罢！到此刻，事在危急，也说得着了。”便叫声：“美人，休要悲伤，孤有个两全之计，美人休怪，说与你听。”昭君含悲便问：“陛下，计将安出？”汉王道：“番人犯边，非因别事，只要放出美人，便可退兵，美人权且应允和番，暂住雁门等候几日，孤这里急急调取天下百万雄兵，千员猛将，待孤御驾亲征，不分星夜，赶到北方来救美人，不知美人意下若何？总是大家商议，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美人不要生气。”

汉王这一席话，虽说得婉婉款款，那知昭君是个聪明女子，十分灵巧，一闻汉王有舍他之言，哭哭啼啼叫声：“陛下，你今日把此话哄奴去和番，分明是线断风筝，往日恩情多丢在东洋大海去了。常言：烈女不配二夫。奴和陛下既结鸳鸯，焉肯留此臭名，又伴他人？罢！罢！奴晓得陛下既忍舍奴，还去统什么兵，点什么将？倒不如奴寻一个自尽，全奴名节，羞煞北番君臣，一向枉费奸心。”说罢，急站起身要扯壁上龙泉自刎，只吓得汉王向前一把抱住。

未知可能救得昭君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六回 辞父母十分难舍 别皇后万箭钻心

诗曰：

抬头吴越与秦楚，又见梁唐晋汉周；  
世事只从忙里老，人生何日心才休。

话说汉王见昭君要拔剑自刎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急急向前夺过宝剑，掷于地下，抱住昭君，叫声：“美人，你若要完全名节，自尽倒也罢了，倘若番人到来，要索美人，岂不难为了孤王？孤的江山全靠于你，你若要寻短见，连孤性命也活不成了。”说罢，纷纷龙泪下流。昭君倒在汉王怀内，哭啼啼叫声：“陛下呀，你竟是个负心汉，坐甚九五，枉管万民！你为万里江山，不调兵遣将去退番人，倒把奴做个烟粉奴供献外邦，你不念枕上恩情，倒也罢了，只怕邻邦知道，羞也要羞死陛下了。既是陛下为了江山，肯舍奴家，奴也忍耻偷生，向北而行，妾在雁门等候陛下，陛下若是忍心，奴死九泉也不瞑目。奴虽一时救了陛下之急，断不失身他人，若是改口，毛孔出血，永坠寒冰。”说罢，又是一阵伤心，晕倒汉王怀内，吓得汉王连叫：“美人醒来。”过了一会，方才苏醒，看看汉王，并不放声。汉王含悲叫声：“美人，非怪孤王忍心舍你，只恨毛贼，挑唆番王，定要美人，孤被十分逼迫，硬着心肠舍你，撇得寡人好不孤凄也！”

汉王正在与昭君叙分别之苦，又见内侍报道：“启万岁；今日兵部一连接了雁门紧急三报，十分紧迫，请旨定夺。众文武俱请圣上临朝，切不可溺爱私情，舍却江山。”汉王听说，只是跌足大哭道：“怎么好！”又想一会：“罢罢！也说不得了！”吩咐内侍：“传旨与兵部知道，速速行火牌，飞递雁门关，谕知守将李广，叫番帅退兵三十里外等候，准于二月二十七日午刻起程，送娘娘出塞和番，并召李广与番使来京商议，”一声旨下，内侍答应而去。

汉王又叫声：“美人，少要悲伤，你须原谅孤的苦衷，出于无奈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昭君道：“陛下呀，妾个和番，不比当年延寿到越州召奴力妃，名是香的；今虽为国家出力，名是臭的，徒使天下人耻笑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汉王叫声：“妃子，事已如此，且请开怀。”吩咐摆宴，代娘娘饯行。内侍领旨摆宴，汉王与昭君照席坐定，这杯分离酒，那里吃得下去？昭君道：“奴今在路，千山万水，受尽辛苦；陛下是在三宫六院，又畅心情。奴好比一堆粪上，弃之不惜了。”汉王道：“美人说那里话来！多仗你这一根擎天玉柱，救孤万里江山，就是我朝历代祖宗，也感激不尽矣！”昭君道：“妾今和番去后，不知陛下可想妾么？”汉王道：“美人为孤出力，孤焉敢忘恩，怎不把美人刻刻在心？只是今晚与美人吃杯分离酒，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，才得面晤呢！”

昭君听说，只是苦在心头，与汉王说了一夜，不觉已是五更，汉王别了昭君，临朝聚集两班文武。朝参已毕，即下旨：“令王昭君出塞和番。”文武听说，俱皆叹息。旨到西宫，召到昭君，不搽脂粉，也不打扮，一路哭啼啼出了宫门，到得殿上，拜见汉王道：“妾今往北和番，乞恩与父母一别。”汉王准奏。旨下召到一双皇亲，上殿拜王二十四拜，口呼万岁，汉王连叫平身，一旁赐坐。国丈夫妇谢坐，坐定问道：“我主召臣，有何见谕？”汉王

便把延寿将人图献与番邦，挑动干戈，累得孤损兵折将，无可奈何，众臣保本，宁舍美人，要保江山，今日命你女儿前去和番，与父母当殿告别的话说了一遍。

国丈夫妇听说，苦在心头，免不得万分伤心。昭君见了父母，倒身下拜，俯伏地下，十分悲痛，昏死在地。国丈夫妇离坐，急急扶起昭君，连叫：“娘娘苏醒。”过了一会，方醒过来，含着眼泪叫声：“爹爹、母亲空养女儿一场，辜负两大人养育之恩，如今事到临头，不由自主了。”国丈道：“气娘娘前去和番，乃是赤心报国，万死难辞，若老臣可以替得娘娘，死也甘心。”昭君道：“女儿被奸臣所害，若生一个兄弟，学成武艺，也可代国家报仇，无奈是个妹子！爹娘难为抚养，从今不要纪念女孩儿了。”说罢，至亲三口抱头大哭。汉王也是泪流不止。昭君又叫声：“陛下，可怜苦命的二老，望陛下好好看待。”汉王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不消美人吩咐。”

昭君又要请正宫林后拜别，汉王传旨到正宫，召林后在殿后宫门内与昭君告别。昭君一见林后，哭倒在地，林后急急扶起，叫声：“贤妹，少要悲伤，这是命里所招。想当初受苦冷宫，方脱灾难，封为西宫，才得姊妹相亲，谁知未满载，又被奸贼献日北地，引起刀兵，杀害忠良，又害贤妹和番，去吃千辛万苦。为国忠良，皇天自然保佑，但你我姊妹今日分别，不知会面何时？”说罢，扯住昭君，放声大哭。昭君泪珠纷纷，叫声：“恩人、前在冷宫，多蒙搭救，在宫又承厚待，死当结草，报不尽娘娘的大恩。奴今为国和番，只算忍耻偷生，今与娘娘一别，要得会面，除非梦里相寻。”说罢，一阵伤悲，好似万箭钻心，愁肠莫能诉位。林后不住的饮位吞声，国丈夫妇心如刀割，汉王哭倒龙床之上。昭君含悲又叫声：“爹娘呀！妹妹抚养成人，长大择个平人匹配为婚，不要贪恋富贵，一入皇宫，又要担心了。似今日女儿与爹娘活活分离，譬如未养孩儿罢！爹娘须要保重。”又叫声：“苍天呀！但愿国家早出英雄良将，杀得番人无路可投，奴方想有回头之日，再见皇爷、国母，爹爹、母亲骨肉聚首，若是天不随人愿，怕只怕千个昭君，也活不成了。”说罢，又拜汉王、国母道：“奴的双亲，总要看顾。”汉王叫声：“妃子放心，你的父母，自当恩养，死后送老归山，俱在朕躬。妃子只在雁门等候，孤王一定点兵，不分昼夜前来搭救，若一旦不测，身死也要带兵到番，切齿报仇，定将美人骸骨取回中原，孤方甘心。”昭君道：“但愿陛下不忘此仇。”又道：“陛下，奴今往北和番，有一件事，乞我主准奏。”汉王问是何事。

未知昭君说出什么事来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七回 收御弟文龙赐姓 哭西宫昭君换服

诗曰：

多言人怪少言痴，善不能言恶就欺；  
富怕嫉妒穷怕笑，总知利心不相宜。

话说昭君奏道：“妾今往北和番，望圣上差一忠义大臣，护送奴家一路前去，奴方放心。”汉王道：“妃子之言极是，任凭两班文武在此，妃子择一个有德行的大臣，随往北番便了。”昭君领旨，站在金阶细看两班文武，那些文武也有愿到北番去的，就死在北地也甘心；也有不愿到北番去的，做个贪生怕死之辈。无奈奉旨，两班侍立，任凭昭君择取。好个聪明女子，一双慧眼认得忠臣，择来择去，并无一个中意的良臣，但见左班中一个少年官儿，生得一貌堂堂，很可去得，便俯伏金阶回奏汉王道：“只有东班中这位年少官员可以去得。”汉王闻奏，向东班一看，原来是新科状元新授翰林院内阁教授刘文龙，即叫：“刘卿听旨。”文龙俯伏全阶，口呼万岁。汉王道：“烦卿代寡人护送和番娘娘到雁门关回旨。”只吓得文龙俯伏金阶，不敢回奏。汉王未及开口，昭君道：“刘卿毋容推却，可遵旨送哀家出关。”刘文龙听说，只急得魂飞天外，忙奏道：“念臣年幼，侥幸登科，乃是一介书生，一则不识武艺，一路怎生保护？二则娘娘与臣年纪不相上下，恐嫌疑不便，三则臣娶妻萧氏未满三宿，即到东京，实指望荣归故里，夫妻团聚，若伴娘娘北去和番，未知何日回程，望皇爷与娘娘格外开恩，另差一老臣前去，恕臣抗旨之罪。”昭君见文龙惟却不去，柳眉直竖，杏眼圆睁，喝声：“文龙。你太无礼！常言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乃为不忠，岂容你贪恋妻子，胆敢抗旨以违君命么？况你既读诗书，深明大义，得中新科状元，乃文章魁首，自有心谋远略，保哀家到番，哄骗番王，若得回朝，重见天日，那时叙功升赏，喝一杯太平宴，岂不是件美事？若计不成，奴拚一死以全名节，少不得设法送你归国。若论你我年少，只以兄妹相称，有甚嫌疑不便？卿休推却，遵了圣旨，送哀家前去，满朝文武谁不知你赤胆忠心？”昭君悦到伤心之处，不由的放声大哭。文龙见娘娘苦要同行，不敢过于推诿，怕的圣上发怒，致有不测之祸，只是连连叩头道：“小臣情愿送娘娘过雁门关。”汉王大喜道：“这便才是。卿今当与娘娘拜为兄妹，以便一路同行。孤今赐卿姓王，名龙。”文龙谢恩。汉王就命昭君与王龙当殿结拜，后拜汉王为国丈、国母，从此昭君以御弟相称。汉王又道：“卿家送娘娘过关，回朝之日，定加升赏。”王龙又谢了恩。

忽见黄门官启奏道：“今有边关李广送来番使二名、小番八名，口称奉番王之命，送娘娘和番的朝服到，不敢擅入，午门候旨定夺。”汉王闻奏，传旨：“令昭君暂入宫中收拾，召进番使。”番使一齐俯伏金阶，献上娘娘的番服一套。汉王便将番服打开一看，就问番使：“是何名色？”番使回奏道：“这是娘娘戴的鼓子绒帽一顶，锦绣妆成，上嵌珊瑚、琥珀、珍珠、玛瑙各八颗，中嵌冬珠一粒，绣成龙形；这是一件凤凰三点头的彩服，内有夜明珠二十四粒；这是山河地理图裙，此俱是无价之宝，若娘娘穿了这套衣服，在黑暗中行走如同白日，光华万道，瑞彩千条。”汉王含泪收了这套衣服，吩咐番使在馆驿伺候。番使领旨，退出朝门，不表。

再言汉王命内侍将番服送至西宫，内监领旨，送到西宫，正值林后相伴昭君诉说苦情，忽见内侍送进番服，昭君由不得心如刀割，放声大哭。林后没奈何，苦苦相劝，代昭君穿起番服。昭君苦咽咽叫声：“娘娘呀，早间还是汉朝之女，顿时变做北番之人，从此君王龙心不要挂念奴家，奴的恩人，只有娘娘未报深恩，但愿娘娘扶佐我心上的汉王。奴有一言，娘娘切需记着：今日和番，有奴解围，保住江山，怕的别地干戈又起，再无别人犹似昭君。”说毕，嚎啕大哭。林后叫声：“贤妹，不必伤心，想哀家亦未生男育女，虽居正宫，也似废人，倒不如贤妹脱下番服，待哀家寄了替你和番去罢。如贤妹伴住皇爷，生下男女，也使皇爷有后，传位有人。”昭君道：“娘娘说那里话来？堂堂天朝，把一个西宫送与外邦为妻，已难免天下耻笑，那有正宫皇后再做下无耻之事，岂不遗笑千古么？娘娘若可代得奴家前去，还怕三宫六院之中没人代去么？”林后扯住昭君哭道：“贤妹既如此说，哀家是替不得你了，你一路不必悲伤，身子须要保重。”昭君听说，连连点首。只得拜别林后，就要动身，三宫六院的妃子、贵嫔一齐随着林后哭送到禁门，林后还扯住昭君的手，十分不舍，当不得旨意催促，昭君哭别林后，叫声：“恩人，奴去了，请回罢！”林后含悲回宫不表。

且言昭君到了殿上，刀绞柔肠，剑刺心窝，口口声声只叫：“陛下，一梦相思，从今休矣！”说罢，昭君眼中流出血泪。汉王只是跌足含悲，苦在心头，无言回答。外边番使又急急催促起程；昭君也无可奈何，当殿拜别汉王，又拜国丈、国母，总是抱头大哭，正是：

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

拜毕站起，叫声：“御弟王龙，随奴去也！”王龙领旨，汉王亲排銮驾，带领文武百官相送昭君，到了午门外，汉王亲自扶昭君上了银鬃马，昭君哭哭啼啼，那里能行？心中不舍汉王，哭着吟诗一首留别：

昭君含悲手捶胸，梦里相思总是空；

恩义从今悲断绝，此身莫见汉朝容。

吟诗已毕，马上哭别汉王，王龙也辞主上马，一众番使随后跟着，又是三百兵丁护送，一路长行而去。可怜汉王，眼泪已已看昭君出城而去，一阵心苦，闷塞胸中，几乎跌倒尘埃，吓得两旁文武内侍急急扶住汉王。

未知怎生劝转回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八回 芙蓉岭王龙和新诗 太行山土地逐大虫

诗曰：

青山不管人间事，绿水何曾洗是非；  
只望留下安身计，问事摇头三不知。

后说文武内侍见汉王晕倒，急急扶起，连叫：“圣上快快醒来。”汉王过了一会，方才叹口气道：“心爱的美人，活生生割断也！”说罢，龙泪如雨。众文武苦苦劝驾回宫，汉王只等看不见昭君的影儿，含着两行眼泪，闷闷回宫，文武各散，不表。

且言昭君出了东京，一路马上悲啼，时刻回头，只等看不见帝京城池，方含悲催马而行。路上暗想：“梦里姻缘，不满一载，鸳鸯无故分离，汉王呀，可怜枕上的海誓山盟，俱付之流水了。”说罢，又是一番痛哭。王龙陪着流泪，叫声：“娘娘呀，想娘娘与皇爷还有一载姻缘，可怜臣只三宿夫妇，即便分离！”昭君又叫：“御弟呀，你的话儿很欠聪明，一载夫妻，不过如此，三宿夫妻，有甚情义？”王龙道：“娘娘，非是小臣用情太痴，常言：一夜夫妻百夜恩，何况三宿？”昭君道：“你的痴情，还可得遂，只等送了哀家出关，指日回朝，夫妻便可相逢，怎似奴与汉王，永别终天，今世再不得相逢了。”说罢，二人相对掩泣。正在诉苦，可恨番使只是催着赶路，一路行程，心忙似箭。

那日到了芙蓉岭上，催马上去，勒马四下观瞧，但只见涧水滔滔，清水在上，浑水在下，心中一想，又是一阵伤心，不禁兀自暗想：“岭下这水，好似奴家今日境况一般：想奴在家，蒙圣上召奴入宫为妃的时节，好比清水；如今逼着奴去和番，就是浑水了，正是清浊不分，两下交流。”因想起悲苦，在马上顺口吟诗一首：

芙蓉岭上碧波泉，清浊不分左右旋；

昭君在马上只做了前面两句，后面两句一时未曾想起，便叫：“御弟，代哀家凑成一绝，解奴忧闷。”王龙道：“恕臣无罪，方敢续上。”昭君听说，连连摇头道：“御弟伴奴一路，千山万水，受尽辛苦，还分什么君臣之礼？况到了异乡，又是兄妹相称，不必过谦，快快想来。”王龙道：“既是娘娘吩咐，怒臣斗胆，后二句代娘娘续上，伏望娘娘改正。”昭君道：“御弟且念与奴听。”王龙在马上，口念后二句道：

清水自古冲地下，浊水流来在目前。

昭君听见后二句续诗，又触动苦怀，两腮泪珠滚滚，叫声：“御弟呀，你这两句诗，又未免惨煞哀家之心了。”王龙一听昭君此语，只吓得在马上欠身道：“小臣是口中乱道，娘娘休得介怀。”昭君道：“御弟不须害怕，谁来罪你？你是出于无心，待哀家明白说与你听罢。想你妻房在家，乃是清水，哀家今日和番，就是浊水了。”王龙在马上连称不敢道：“臣妻性本愚拙，娘娘是天赋聪明，不敢与娘娘比较清浊之分。”昭君道：“御弟又来客



套了，哀家与你妻房，一样姑嫂相称，有甚高下。”王龙道：“这是蒙娘娘恩典抬举。”昭君又叫声：“御弟，你看这岭名芙蓉，取的好名字，侍哀家借芙蓉二字为题，吟诗一首，御弟可随题和韵，聊解闷怀。”王龙道：“臣又恐吟诗，以助娘娘伤心，取罪未便。”昭君摇手道：“不妨事的，哀家与御弟问是受苦之人，做出诗来，总是伤心之语，以助愁肠，诗中有什么兴头话？”王龙口称：“领旨，恭请娘娘吟诗出韵。”昭君又借芙蓉二字，吟诗一首：

芙蓉根自种江中，水面浮沉有玉容；  
妾与芙蓉为一体，如何人不看芙蓉。

昭君吟毕，叫声：“御弟可依韵和一首。”王龙道：“娘娘这诗，虽古来才子诗人也莫能及，臣恐和来，貶笑娘娘。”昭君道：“御弟又来过谦！你既身中状元，本万言倚马之才，尚且学冠才子，文重当今，何况路途中，口占几句诗，有什么疑难？快些和韵。”王龙道：“娘娘既不嫌臣句拙，臣只得献丑了。”也依昭君前韵，和诗一首：

含情不语此心中，总为风雨减笑容；  
他日再从岭下过，谁人洒泪吊芙蓉。

昭君听见王龙吟这一首诗，又助哀思，道：“御弟诗中之意，大是作家，可惜你我会迟了，今日同患难，不知异日回乡，可能同富贵否？”说罢，又是纷纷泪下。王龙道：“娘娘不必悲伤，岭上风大，望娘娘启驾。”昭君点首，催马而行，离了芙蓉岭，一路长行，马不停蹄，有几句诗说那行路的辛苦道：

一片荒郊无人迹，只见走兽与飞禽；二分明月扬州路，此地难赏月詠轮；三春花景都已过，草木森森尽凋零；四面惟见旌旗展，马下保护有兵丁；五老峰儿才过去，只听瀑布流水声；六月炎天真难走，交过秋来好行程；七里铺中开酒市，来往打尖在荒村；八角叉儿古松树，遮天蔽日现龙形；九日登高中国节，番邦只少好时辰；十分千辛与万苦，闷煞马上汉昭君。

昭君马上一路心中暗想：“不知汉王可念旧情，让奴在边关等守，果是去调天下之兵，御驾亲征，前来救奴回朝，汉王你方不是负心之人呢；若你只顾江山，不管一载恩情，哄奴和番，前来受苦，就不记临行嘱咐之言，奴就死在阴司，汉王呀，奴也是不能饶你。”又叫：“御弟，奴既与你姊弟相称，奴之父母，即你之父母，想奴双亲年老，膝下无子，妹妹又小，无人侍奉，虽临行时嘱咐汉王，但不知汉王可能好好看承，御弟回朝之日，看奴薄面，照应奴的双亲，奴就死在番邦，来世也报你大恩。”王龙口称领旨。正在催马前行，到了太行山下，忽闻得一阵腥风过去，跳出一只斑毛大虎，直扑马上昭君。昭君大惊，几乎跌下马来。

未知昭君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九回 雪拥马蹄见学士心 眼盼雁门谱昭君曲

诗曰：

兽炭频烧佐酒觞，佳人醉倚象牙床；  
只因一夜阳台梦，闷杀巫山枕畔香。

话说昭君见虎来扑他，吓得几乎跌下马来，慌得王龙恐惊娘娘御驾，急命众军士速去捉虎。众军士领令，不敢怠慢，各执兵器，去捉那虎，番使也举兵器，在旁保护，昭君与王龙在马上浑身发抖。但见那些兵卒赶着这虎，右旋左跳，捉拿不住，虎又不退，弄得诸军无法，眼巴巴望着那虎，又不退，又不能过此山，只急得人人暴跳，个个心慌。但见日已西沉，又无宿处，昭君在马上仰天长叹道：“不如死于虎口，完全名节，倒也罢了！”昭君一口怨气冲天，就惊动本山土地，道：“仙女有难”，急忙变了一个猎户，手执钢叉，雄赳赳奔上山来，大叫一声：“畜生，休得无礼，俺来擒你。”那虎见猎户，识得是土地化身，把头摇了两摇，尾翦了三翦，窜过对山而去，猎户也举叉直奔对山而去。众军士一齐呐喊，也赶过山去，虎也不见，猎户也不见，大家都道诧异，只在空地拾得一个纸帖，拿回来禀知娘娘。昭君接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安排猛虎牢笼计，要脱身时费力气；  
不是仙姬怨悲感，怎有救应灵土地。

看罢此帖，随风吹去。昭君知是本山土地显灵，便令王龙下马，对山拜谢已毕，仍催马起程，昭君在马上感谢皇天保佑，脱离虎口。过了太行山，晓行夜宿，赶着路程。

此刻正文冬令，但见朔风凛凛，树木凋零，池塘阴水，冰结山涧，冻得尺深，狂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大雪飘来，好似鹅毛。一路雪光迷目，少见买卖，行人蓬户紧团，并无荒村野店，只冻得马鞍绳硬如铁棒，马蹄寸步难行，众军士难伸出手，王龙御弟浑身战兢。又见娘娘脸上冻得或青或紫，十分狼狈。王龙一见娘娘这般光景，心中甚是不忍，找寻宿店，并无影形；取点汤水，又少人家，怕的冻坏娘娘，想了一个主意：并马靠背，借他阳气，以暖娘娘的阴气。走了几十里雪路，到了天明，但见日透冰消，王龙心方放下，放辔前行。

一路兼程而进，早到了雁门关，只听得一阵节钹振鼓，昭君便问：“御弟，这是什么响？”王龙说道：“此乃番人迎接娘娘。”话说未了，镇守雁门关大元帅李广，带领番将迎接娘娘，称：“愿娘娘千岁。”昭君道：“御弟可代哀家吩咐番兵，把军马扎在关外守候。”王龙答应，对番使说了。番使带了兵丁，闯关而过，往番营上了。这里昭君进关，叫声：“李将军，你乃忠良之将，奈国家无有良将助你成功，所以哀家忍耻偷生，奉旨和番，捐躯报国，免动刀兵，救生民于涂炭。只可怜哀家高了京都，一路而来，吃不

---

觞（shāng，音商）——古代喝酒用的器物。

翦（jiǎn，音剪）。

尽千辛万苦。”李广道：“娘娘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少不得朝中自出能人，前来救娘娘回朝。”昭君道：“哀家要在关内暂住几日，将军可小心把守关门。”李广口称：“领旨，请娘娘启驾进关。”娘娘点头。只听三声炮响，到了关中，一齐下马，入了帅府，李广摆酒，代娘娘洗尘。外面一席款待王龙，又将娘娘带来人马，扎在教场犒赏。娘娘在关内住了几日，王龙得便，向前告辞娘娘道：“小臣送娘娘已到雁门关，恕臣不远送了，就此回去复旨。”昭君听说，两泪交流，叫声：“御弟，还屈你送到北番，足见盛情。”王龙见娘娘苦苦相留，只得住下。

谁知番使十分催促，昭君吩咐李广道：“非是哀家不肯出关，只为汉王临行，曾嘱咐哀家，指日御驾亲征，故此哀家在关，略等几日。将军可对番人说是哀家养病，病好即刻登程。”李广答应下来。这是昭君哄弄番人，一时权宜之计，那知昭君盼想汉王，肝胆寸裂，望穿眼儿，一片痴心，等了半月，总不见汉王发兵音信，心中好不烦闷，只得将带来琵琶取出，弹了几句曲牌名儿，以解闷怀。弹的是：

相思情，多付你，江儿水去；红绣鞋，踢绽了，恼恨刘君；泣颜回，苦杀了，红粉佳人；怎能够，朝天子，御驾亲征；全不想，在西宫，醉扶归去；香房内，剔银灯，陡长精神；须忘了，桂香枝，兰麝薰透；锦被里，滚绣球，喷鼻生香；花心动，搂住奴，颠鸾倒凤；魂飞处，黄莺唤，惊醒佳人；爱惜奴，忆多娇，誓同生死；更忘了，香柳娘，枕上恩情；曾记得，集贤宾，金口亲许；心不思，意不想，不念前情；兵不到，将军令，行不下去；忘却了，祝英台，扯住时衿；忽眨在，冷宫内，流滴双泪；将宝镜，傍妆台，懒画蛾眉；奴好似，锦堂月，被云遮盖；多仗了，好姐姐。林后恩人；普天乐，合家欢，皇宫气象；各院内，园林好，游玩散心；召父母，来供养，沾恩食禄；御赐的，皇封酒，奉与双亲；正交欢，彩旗儿，送奴出塞；番邦的，红纳袄，穿在奴身；你赐我，红皂袍，至今还在；我赠你，金洛索，留表奴心；送奴似，长安道，啄木儿戏；每日里，哭相思。不见征人；只听得，林中鸟，怨声齐唤；子规啼，节节高，句句伤神；醉翁子，采药草，闲游疏散；山和尚，松林叫，沉醉东风；山野内，石榴花，千红万绿；山坡羊，无人管，遍地羊行；惜奴娇，行不得，千山万水；就差了，金甲神，保奴长情。奴请的，二郎神，番兵杀退；救奴回，长安路，再整鸾衾；到如今，眼巴巴，高山难越；虎伤人，寻归路，要走无门；奴只待，月儿上，悬梁自尽；舍不得，要孩儿，锦绣京城。

昭君弹毕一曲，正在纳闷，忽听得关外三声大炮，好不吓人，只吓得昭君魂不在身。

未知是甚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麝（shè，音涉）——野兽名，能分泌麝香。

时衿（jīn，音今）——衣服袖子。

## 第五十回 出雁门昭君自恨 思故乡王龙吟诗

诗曰：

杜宇声声发柳芽，凄凉独语转悲笳；  
行人听罢心如醉，懒看王孙摘杏花。

话说昭君听见大炮惊人，便传话出来，问李广是何事情，李广道：“这是番。

人等得不耐烦，请娘娘启驾。”昭君听说，吩咐：“只在三日内就启行，不必罗嗦。”李广领旨，对番人说了，关外方安静些。昭君日望汉王不到，又允了番人三日之限，就要长行，心中好不纳闷，忙与王龙商议道：“想汉王半月已过，不见朝中发一将一兵到来，如之奈何？”王龙道：“娘娘不必痴心，朝中若有能将，圣上久已发兵，到此退敌，怎舍娘娘出关？如今已过半月，不见好音，谅是不差兵来了。娘娘空费神思，不如保重贵体，和平两国罢！”昭君听说，由不得两泪交流，放声大哭。王龙再三相劝，昭君勉强收泪，叫声：“御弟，哀家出了雁门，到了北番，今生再不得回朝了。”口占诗一首：

情牵春色欲飞魂，暗掷金钱为卜君；  
羞叶莲花双宝镜，倚栏空踏绿杨清。

又想起汉王，含悲吟诗一首：

一念不忘君主约，痴情盼望亦堪怜；  
姻缘若是从今断，何必奴心又挂牵。

吟毕，又命王龙吟诗一首，以解愁闷。王龙领旨，吟诗一首：

年少寒儒入泮芹，锦袍恩宠得加身；  
未蒙敕赐归乡里，好做披星戴月人。

昭君连声赞道：“好诗，御弟所吟，偏合哀家之意，待哀家再吟一首：

良宵何苦梦难成，只为思君一片情；  
风雨凄凉生别恨，愁怀怎不到三更。”王龙道：“娘娘吟诗，自是一段天才，臣不敢再作了，望娘娘仍将诗兴发泄，再续一首。”昭君点头，又含泪吟诗一首：

花香却在名国内，北地难栽瑞蕊根；  
犹恋西宫当日怨，芳魂早到帝王京。

---

泮（pàn，音判）芹——古时指学校。

吟毕，又叫：“御弟，再吟一首。”王龙不好推辞，因见娘娘生悲，不觉感动自己思想之情：“想父母早丧，为了功名，在寒窗下埋头读书十年，指望一举成名，讨得一官半职，衣锦荣归，也得光耀门庭，显荣祖宗。不料今随昭君娘娘到北和番，一路受尽风霜，千辛万苦，不知何年何月，何日何时，得还故乡？”因此心中无限愁闷，又吟一律：

功名两字最堪伤，为国亡家走北邦，  
满地黄花愁正锁，几番苦雨恨偏长；  
关山万里崎岖路，梦寐三更画锦堂，  
骨肉生离今日事，未知何日返家乡。

昭君见王龙口内吟诗，说出一段思乡愁苦来，不觉惹他一阵心酸：“想奴与汉王一别，去时有路，来时无路了！”又吟一首：

黄昏夜月苦忧煎，帐底孤单不忍眠，  
自叹人生皆配合，堪怜薄命断姻缘；  
忍抛恩义三千里，虚度青春十几年，  
无限心中离别恨，相思二字未肯捐。

吟毕，大哭不止。王龙向前劝慰娘娘道：“小臣有几句俚言奉上，以解娘娘愁怀。”昭君止住泪痕，叫声：“御弟，且自吟未。”王龙只吟一绝。

休说故园花无信，东风遥寄在江滨；  
相思虽隔天涯远，自有好音慰玉人。

昭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御弟呀，想哀家的愁怀，岂是一诗能解？但蒙御弟一番劝慰之意，哀家也作诗一首，回答御弟便了：

同携玉手并香肩，送别那堪泪满襟；  
勒马未离金殿角，血光先已溅重泉。”

昭君吟这一首诗，自料不能还乡，仰天长叹，放声大哭。王龙道：“娘娘不必悲伤，想古来多少贤媛淑女，烈妇贞姬，为国忘家，守节忘身，名留千秋，立庙享祀，传于史册，人人钦仰，娘娘今日为保汉室江山，免生民涂炭，向北和番，其功不小，娘娘何必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徒作无益之悲，所谓顾小节而忘大义者也！”昭君含泪点头道：“哀家非不知大义，但自越州进京，遭奸臣毛贼恶庇鲁妃，致害冷宫，受了许多苦难，多蒙正宫林娘娘，救出无罗地网，方得上达天庭，救出虎口，得与汉王相聚。未及一年，又是毛贼，将哀家人图进与北番，兴动干戈，苦苦逼要哀家，方肯退兵，害得哀家，别天子、离皇后，抛父母、去家乡、来北地，眼见生为大汉之人，死为异域之鬼，叫哀家怎不伤心！毛贼呀，奴与你，有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，你只知道逼着哀家，到番邦去伴番狗，污辱哀家名节，遂你的奸计，怕只怕哀家不到番邦则已，一到番邦，定将你这贼，碎尸万段，方称奴心！管教你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又叫声：“御弟，想哀家这段苦楚，你是知道

的，怎能少解忧闷！”王龙道：“娘娘，话虽如此，也要有一点精明之气，巾帼自成丈夫，拿定主意，何愁冤仇不报怨气不伸？设或路中苦坏了身子，倘有不测，来到北地，岂不是劳而无功了？望娘娘请自三思。”昭君听说，点一点首道：“御弟言之极是。”正在叙话，忽听半空中一阵响亮，昭君细细留神一看。

未知是何物件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 写血书征鸿寄信 看雁翅天子伤情

诗曰：

由来娶妇怕重阳，枕冷衾单夜正凉；  
隔巷砧敲惊好梦，依然辜负老空房。

话说昭君听见帐外一声响亮，抬头一看，见是一只孤雁飞鸣空中，急出帐门。王龙也随后出来，听着娘娘那一声声悲啼凄惨，哀告天上鸿雁道：“你是羽族中灵禽，空中作伴，飞去飞来，尚成鸾侣，时刻不忍分离，若有一个失伴，领头而走，做了孤雁，你与奴家是一样，孤苦零丁。叫声孤雁，且停一停羽翅，哀家有几句离情，烦你带一佳音到京城去，不知你肯与不肯？”那雁儿也知人言，一翅飞下云端，站立尘埃。昭君一见孤雁下来，由不得纷纷下泪，暗自伤心，道：“飞禽尚存仁义，奴枉将玉体去伴汉君。孤雁呀，你今要上长安，有一封书信，烦你寄与汉王。”雁儿便摆尾摇头，叫了几声，似有依允之意，昭君便扯下一幅白绫，咬破指头，写了一封血书，字字行行，写得分明，上写道：

辱爱西宫臣妾昭君王嬙致书于大汉天子驾前：忆自妾与主公作别，许多话言，甚是知心。那知哄妾出塞，在雁门等候，半月有余，不见一兵一将前来救妾。君心一变，别抱琵琶，妾只恨姻缘分浅。不是当初入梦，妾若嫁一平等夫妻，也可百年偕老，不贪富贵，怎有祸害临身？孤雁之便，烦寄京都，我主若念枕上之恩，快快点将发兵，早来一刻，还可相见，迟来一刻，只吊孤魂。再拜上正宫林后娘娘，大恩未报，来世犬马相偿。又拜年迈双亲，保重贵体，好生抚养妹子，书到之日，龙目电闪，伏乞我主不可付于东流，须怜念妾泪痕千点，血指十个“纸短情长，书不尽言。

昭君将血书写毕、用手折迭起来，上面定了红绒线，拴在雁翅上，又嘱咐几声道：“烦你将书带上长安，不要走错了路途，一路上须要留神，日间防备射儿，夜间防备猫儿，吃食担心，过江仔细。你若差迟，不打紧要，只怕失了奴的书信，就不好了。”昭君吩咐已毕，王龙也咬破指头，取出一幅白罗，写在上面。上写道：

思书丈夫刘文龙拜上萧氏贤妻：自上京都，为求名显当世，遂使三日夫妻，一旦分别。幸占鳌头，职膺教授，指望荣归故里，骨肉团聚。不意朝廷特旨，召取愚夫伴送昭君娘娘往北和番，未知何日方得回程。你须在家静守，用心照管门户，切不可忧愁记念。常言：恩受难分，情固有之，为国忘家，忠臣份内之事。书与泪下，伏乞鉴察。

写毕：也将书折起，用红绒线拴在右边雁翅，嘱咐孤雁道：“左边家书，是娘娘带到长安，送与汉天子的；右边家书，是我烦你带到西京阳西县洗马池黑鱼村刘家凹，交与我贤妻萧氏的，千万不可失落要紧。”嘱咐已毕，但见孤雁两翅飞起，到了九霄云内，昭君与王龙见雁儿去远，方归帐下不表。

且言孤雁，他本空中而来，仍向空中而去，长啸一声，赛吐流星，他在

空中翱翔，不到片刻时辰，一翅已飞到东京。正值汉王早朝未散，见一孤雁，飞到金阶，叫了几声，又飞到墙儿上面，三番五次，向金阶旋绕。王见孤雁飞鸣上下，十分诧异，吩咐内侍取了弓箭，要将孤雁射了。正要放弓，雁又腾空飞起，总射不着他。汉王细看孤雁翅底，隐隐似有书文，口内不言；心下暗想道：“这个雁儿飞来飞去，莫不是边关昭君，有书信托他带来，也未可知，待孤问雁一声，便明白了。”想毕，叫声：“孤雁呀，你非无事来见孤王，若是边关有信，寄与孤王，你可快下殿来。”那雁也知皇主之意，一翅飞下金阶，向汉王点了三点头，如朝拜一般。

汉王留神细看，果见孤雁左右俱有书文，便命内侍轻轻解下呈上，见一封是昭君的书，一封是刘文龙家书，先将昭君书拆开，从头细细一看。不看便罢，一看只见血痕满绫，句句伤心，由不住龙泪频倾道：“辜负美人了！想美人在雁门待孤半月有余，望孤不到，非孤有意失信于美人，奈朝无良将，外无精兵保驾亲征，若孤尽调天下之兵，前来救你，又恐国内空虚，倘有变动，岂不惹天下人说孤为一女子，不顾万里江山？今日本当写一回书，烦雁转达，只怕美人见了回书，又添一番忧闷，不如不写回书好。”吩咐孤雁：“劳你一路万里寄书而来，孤也不用回书，免得昭君边关思想，不如和平两国，割断愁肠。并将刘文龙家书留下，也不用通知他妻子，省得两地忧愁。”那孤雁见汉王吩咐已毕，点了几点头，如同谢恩一般，他就双翅腾空而去，正是：

梦里相思情已断，关中盼望恨尤深。

孤雁见汉王虽无书带去，他倒有信义二字，一路向北而行，回复昭君。到了边关，空中又叫将起来。昭君抬头一看，已知雁回，心中大喜，便叫：“孤雁，劳你一路风尘，快快下来，好把回书交付与奴。”那雁在空中，也不落下，只将两翅抖得清清，见书已送到，并无回书。昭君已会其意，银牙一咬，心中暗恨道：“汉王何大不仁，一至于此！万里寄书，飞鸟且通灵性，你今既不发兵，又无回书，割舍奴家北去，一梦之情，从此断矣！早知汉王这等薄幸，不如老死冷宫，倒也罢了，图甚么欢娱，留了话柄。”说罢，哀哀痛哭。只听得雁儿在头上叫了几声，一阵悲鸣，腾空而去。可怜昭君，还恋着关上，不肯动身，忽见李广气喘吁吁进帐而来，只叫：“娘娘，不好了。”昭君吓得面如土色，急问李广何事。

未知怎生对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二回 黑水河谈诗矢 名节九姑庙梦神赠仙衣

诗曰：

磨不磷来涅 不缁，此生名节是根基；  
若非护体仙家宝，怎保无瑕 玉一技。

话说李广回奏道：“启娘娘，今因番帅等了半月有余，又宽了三日之限，等得不耐烦了，带兵到城下，问汉王既差昭君和番，到了边关，如何不见出关，若再刁难，就要架炮攻关了。娘娘呀，此关一破，可怜生民又遭涂炭，快请娘娘启程罢。”王龙也在旁相劝，昭君又听关外大炮连天，已知身不由主，只得快叫备马。李广一声答应下去，早已伺候。可怜昭君纷纷落泪，上了龙驹，关中也是三声大炮，送娘娘起行。王龙随即上马，带着三百伴送兵丁，随娘娘出了雁门关。李广送至关外，见娘娘去远，方才紧闭关门把守，一面表奏汉王不提。

且言昭君哭别雁门，一路马上几次回头，王龙也暗暗流泪。早已到了番营，娄元帅带领众将等一齐跪接。暗将人图比对，一丝不误，心下暗想道：“怪不得狼主十分爱慕，果是美貌无双。”昭君在马上吩咐道：“哀家怕的夜晚鸣锣，尔兵随后而行，哀家有兵护卫，另扎一营。”娄元帅口称领旨，先让昭君起身，一路马不停蹄，兼程而进，到了北地，越山过岭，好不难行。

那日到了一个去处，但见黑雾迷天，遮人眼目，昭君便问王龙：“这是那里了？”王龙道：“启娘娘，这是黑水河。”昭君又问：“黑水河去番邦还有多远？”王龙道：“尚有一半多路。”列位，你道王龙也不曾走过此地路，怎这等透熟？只因他乃状元之才，无书不看，何况天下地理舆图？闲话少叙。且言昭君因见黑水河名，与奴今日和番，如同黑水一般，下禁两泪交流，吟诗二首：

雁门关候杳 无信，断决相思两地深；  
梦里恩情情浓厚，南柯一梦付流云。

往日恩深意更稠，双心同结正风流；  
名花移向寒冰地，何日家乡慰别愁。

吟毕，叫声：“御弟，你也吟诗二首，解奴闷怀。”王龙领旨，也吟诗道：

禁苑 名花日日鲜，何时移向北边关；  
他人那识香滋味，两地栽花不似前。

---

矢（shì，音史）——发誓。

涅（niè，音聂）——可做黑色染料的矾石。

缁（zī，音姿）——黑色。

瑕（xiá，音霞）——玉上面的斑点，喻缺点。

舆（yú，音娱）——疆域。

杳（yǎo，音咬）——无影无声。

苑（yuàn，音院）——多指帝王的花园。

故园卉 草正鲜明，风雨最多不见晴；  
可惜天长地久夜，乡山无限最关情。

昭君见王龙吟诗，又惹起心中烦闷，因吟成一律：

二九之年灾悔临，单于相见一番亲，  
虽然身陷番邦地，方寸犹思汉帝城；  
此日栽花香不吐，他时恐故泣无声，  
惟知节操持松柏，奕 细绵绵享令名。

王龙听见此诗，叫声：“娘娘，只怕身屈异地，由你不得了。”昭君道：“异地虽由人主，但他为贪着奴家的美貌，逼勒和番，奴今忍耻偷生，一路而来，怎肯玷辱名节？就是今生不得与汉王相见，倘死在九泉，有何面目见汉王于地下乎？宁使汉王负奴，奴焉肯负汉王？此时不过哄那番人，奴就死在番邦，奴魂也要回汉朝的。”王龙听见娘娘一番贞烈的话，也带十分伤感。昭君道：“御弟呀，若在此死后，少不得你回汉朝，须要在汉王面前，表白哀家一番苦楚，足见御弟忠心了。”王龙口称领旨。说罢，不免放马起行，离了黑水河地界，正是：

行程好似天边月，赶路浑如赛流星。

昭君在马上一路观看北番景致，但见山高林杂，道路崎岖，行了百里，并无人家，也无旅店，连路上往来行人，一个也没有，十分荒险，好不难过。那日正走之间，忽见天色已晚，王龙吩咐扎下营盘，有军士回道：“此地荒险，难保夜间无歹人，护卫兵少，恐防备玉驾不严，若有失误，我等吃罪不起。”王龙道：“依你们便怎么样？”军士答道：“启王爷，你看隐隐山中有一带红墙，似一座古庙，离此约有一里之遥，不如赶到那庙里安歇，王爷也放心些。”王龙点头称是，吩咐催马赶行。不到片刻，已到庙门，王龙吩咐靠庙扎下营盘，点起银灯，埋锅造饭。大家用毕，俱各安寝。

只剩昭君独坐帐中，睡也睡不着，对着银灯，无计消遣，取了琵琶，弹一段思乡曲调，又伤心一回。耳听军中更鼓三敲，一时困倦起来，倚在桌上，手托香腮，似梦非梦，但见两个青衣女童走进帐来，口称：“奉娘娘法旨，召见仙姬。”昭君便也起身，离了帐中，随着女童，一路弯弯曲曲，到了一个去处，但见八个红墙，旁竖旗杆；走进庙门，回廊曲榭，玉石金阶，瓦盖琉璃，窗分麋眼。上了九层月台，到得殿宇，殿外站着无数黄巾力士，殿内分立十余个仙女，供桌上香烟缥缈，灯烛辉煌，黄绫帐内坐着一位难描难画的天妃，头带十二冕旒，身穿赭黄袍，手捧碧玉圭璋，端坐正中。昭君看

---

卉(huì, 音汇)——草的总称。

奕(yì, 音忆)——大、美丽。

麋(mí, 音己)——兽名，像鹿，比鹿小。

缥缈(piāo, 音飘) 缈(miǎo, 音秒)——形容隐隐约约，若有若无。

冕(miǎn, 音免) 旒(liú, 音琉)——帝王礼帽及饰品。

毕，只听得上面喝声：“仙姬见娘娘，还不下拜。”慌得昭君倒身下拜，口称：“信女王媵，愿娘娘圣寿无疆。”那娘娘叫一声：“昭君听着，今日召你，非为为别事：哀家乃九天玄女之神，只因与你姊妹有缘，召你前来，完你名节，日后还使你报仇有人。且将哀家鹤氅 仙衣一件，赐你穿在身上，自使番王不敢近你。”说毕，便命女童将仙衣交与昭君，昭君接了在手，谢恩道：“得全名节回朝，重叙旧缘，自当将仙衣缴上。”天妃娘娘道：“大数不可逃也，何必痴心强求！仙衣自有人来收，不用你费心。”昭君还要再问，娘娘不答，叫声“去罢”，仍命女童将昭君领出殿去。下了月台，出得庙门，见额上有“九姑庙”三字，心内记着，但是不由山路而走，走上一座桥梁，见桥下碧波清水，十分可爱，在桥上贪看此水，不防女童把昭君向水内一推，吓得昭君大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赭（zhè，音者）——红褐色。

圭（guī，音归）——古代帝王、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。

氅（chàng，音敞）——大衣。

## 第五十三回 单于城昭君约三事银安殿番王宴天使

诗曰：

端阳佳节最堪游，邀奴寻欢泛小舟；  
舟返月明如宝镜，通宵一醉已忘忧。

话说昭君在桥被女童一推，只认坠于水中，那知惊醒南柯，吓得浑身香汗。见一件仙衣放在身旁，取在灯下一看，只见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心中大喜，忙脱了宫装，将仙衣穿在里面，只有他一人知道，并未与王龙说知。耳听谯楼已转五鼓，暗想：“娘娘梦里吩咐之言，句句还可记得，奴说回朝续缘，娘娘说是大数难逃，难道奴竟不能回天朝了？”想罢，又是一阵伤心，泪下如雨。苦了一刻，叫声：“且住，娘娘说与奴姊妹有缘，赠奴仙衣，全奴名节，还使奴日后报仇有人，但奴姊妹，是一女流，又非男子，怎能习武，来杀番狗，代奴报仇呢？这句话儿；只好付于流水了。”

想罢，不觉打了一个盹。天已将明，众军士埋锅造饭。用毕，又要起行，昭君叫声：“御弟，此庙何名？”王龙出帐一看，见是墙上匾额，写着“九姑庙”三个大字，忙回奏昭君。昭君暗暗称奇，便差王龙进庙烧香，代他礼谢神明。王龙领旨进香已毕，回奏昭君，昭君吩咐拔寨起行，放了三声大炮，一齐上马，赶路长行。可怜昭君，在马上一步懒似一步，怕到番城，军士一步紧似一步，要赶路程。正行之间，忽见探子报与王龙道：“前面已离番城不远了。”王龙点一点首：“知道了。”打发探子去后，就来禀知昭君。昭君一见要进番城，苦在心头，泪如雨点，叫声，“昭君，你从此进了番城，如白染皂，再似璧玉无瑕，今生再不能够了。”

一路想着，已到番邦城下，但见守城军官，一个个顶盔贯甲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各挂腰刀，拿了手本，一排排跪接昭君娘娘。昭君勒住马头，不肯进城，对着番官吩咐道：“尔等可代哀家奏知狼主，说昭君娘娘要请三件事，要狼主依行，方肯进城。”番官道：“请问娘娘，是那三件事，好待奴婢奏知狼主。”昭君道：“第一件，要番国税簿；第二件，要你狼主输心服意，进贡天朝；第三件，要你狼主免生异念，速将降书降表进与天朝，永不反叛。依了哀家这三件大事，那时哀家方进城与狼主相见，如不依允，要想哀家进此番城，宁可拼命城下，情甘一死，决不从命。”

番官领旨，急急报与番王，番王问道：“昭君娘娘如何还不进城？”番官启道：“昭君娘娘不肯进城，要狼主依他三事。”番王听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孤得昭君，如获连城之宝，今日到了我国，平生之愿足矣，莫说三件事，就是他要孤家依三十、三百、三千件事，孤都一一依从，快请娘娘进城便了，”番官领旨出城，速速报知昭君道：“娘娘吩咐三件事，奴婢已奏狼主，狼主一一依从，快请娘娘启驾进城，已排銮驾伺候。”昭君吩咐，先抬过钱粮、税搏、贡表一道，都亲自看过，一一查收，另日差官解往天朝。昭君到了此刻无可推托，没奈何，要进番城，总不免苦在心头，悲悲切切，进了番城，番王带了满朝文武，来接昭君。到了午门，有番女扶了娘娘下马，送至西宫。这些宫娥内侍都来参谒娘娘，一见昭君生得姿容绝世，都交头接耳，暗暗称羨道：“好个美貌娘娘，真似天仙下凡，怪不得我主兴兵，讨取昭君，耗费钱粮，却也值得。”不言宫中议论之事。

且表王龙归了馆驿住下，三百护军扎营教场。番王进了朝门，陞坐银安殿，文武朝贺，都道：“我主不在一番劳心，得了天朝昭君，皆是我主洪福不小。”番王闻奏大喜，文武各加一级。众臣谢恩已毕，番王方退殿，赶到西宫，去看昭君。忽见黄门官奏道：“今有征南大元帅娄里受，同了圣僧，与众将一起奏凯回朝，请旨定夺。”番王下旨道：“圣僧一路辛苦，不敢当其朝见，容日孤自到寺叩谢，所有娄里受等着召见。”孤王一声旨下，番僧归寺安歇，娄元帅带领众将，到了金阶，俯伏地下，口称千岁。番王先慰劳一番，叫声：“娄卿今已取到真昭君，以成不世之功，深慰孤怀，照卿原职加升三级，外赐黄金千两、荷包四对，以下有功将士，俱各加官进爵，偏殿赐宴，兵丁犒赏免差两月，毛延寿进美有功，赏赐黄金五百两、荷包两对。”

众臣谢恩已毕，娄元帅仍将人图缴上，番王吩咐内侍收起，又要退朝回官，黄门官又奏道：“天朝差的新科状元，又是娘娘御弟，名叫王龙，带领中国军兵三百，一路护送娘娘到此，现在午门，候旨定夺。”番王闻奏，即传旨，将天使召进金阶。见王龙是一个白面书生，大赞天朝人物，生得品格不凡，王龙见了番王，俯伏金阶，口称千岁千千岁，番王忙唤平身，赐绣墩旁坐。王龙谢恩坐定，番王道：“有劳天使，一路鞍马劳顿，孤心何安！吩咐殿上摆宴，代天使洗尘。”一声旨下，殿中摆了一席，番王做了陪客；殿下摆了一席，款待天使。有内侍手执金樽 敬酒，桌上珍馐，也不亚于中国庖治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山珍海味也相同，烧炸由来各用功，  
浓淡调和烹饪手，百般巧妙自无穷。

王龙领了番王的酒宴，不敢过量，便出席，谢宴告退。番王命送至馆院安歇，番王袍袖一展退朝，文武各散不表。

且言昭君进了西宫，一见宫女穿的服色，比中国各别，口中声音不同，昭君越思越想，好不伤心，暗恨毛贼，奴是南朝恩爱夫妻，被你拆散，逼到北番，来日奏知狼主，将你这贼万刀千剐，粉身碎骨；好泄心头之恨。毛贼呀！你只知要害别人，如今反害自己了，这叫做：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有仇不报枉为人。又想番王进宫，须要如此这般，不出奴手掌心内。昭君正在沉吟，忽听一声驾到。

未知昭君接驾否，且看丁回分解。

---

樽(zūn, 音尊)——古代的盛酒器具。

庖(pāo, 音刨)——庖人，古代称厨师。

烹(pēng, 音砰)饪(rèn, 音认)——做饭做菜。

## 第五十四回 昭君智哄番邦主 王龙计下蒙昏药

诗曰：

巧计安排太入神，一般欢喜哄痴人；  
梦魂颠倒心迷惑，不辨假来不辨真。

话说昭君正在宫中十分悲苦，忽见番奴报道：“启娘娘，狼主驾到西宫，请娘娘接驾。”昭君此刻听说，犹如万箭钻心，千刀戮肠，没办法，点一点首，站起身来迎接番王，照着中国礼体，低低叫声千岁。番王一见，十分大喜，连忙用手扶起道：“美人少礼。”说毕，携手进宫坐定。先把昭君细细一看，好一个难描难画的美人，怎见生得好？但见他：

发是千根乌油黑，鬓分两处至耳根，雁尾拖来垂脑后，中垂松髻巧十分：脸如瓜子弹得破，不施脂粉亮如银，八字柳眉分左右，一双俏眼碧波生，鼻孔端正多福分，两耳不小天生成，樱桃小口没多大，一口银牙白森森；身穿五短多窈窕，玉笋尖尖十指痕，步步金莲三寸小，红绣花鞋足下登，好似短娥离月殿，不亚仙女降凡尘。

潘王看了昭君，不由的身于都酥软了，恨不得即赴阳台，暗想：“番邦美女不少，三宫六院亦复多人，总不及昭君一二，孤蒙天赐良缘，今得与他共枕同眠，也不在为一人国君。”又心中疑惑起来，命将人图挂起，与昭君两下比对，果然一点不差，方才心中畅快。即将人图挂在西宫，一面吩咐摆酒款待新人。

番奴领旨，忙将红烛高烧，摆列二十四碟时新果品，一十八大碗海味山珍，番王上坐，昭君赐坐一旁，对对宫女斟酒，双双番奴上菜，昭君苦在心头，也没奈何，站起身来，劝敬番王几杯。正当酒过三巡，菜添五次，番王也有几分酒意，不禁快活起来，道：“孤为美人，日日想念，夜夜挂怀，折了許多人马，费了多少钱粮，今方得美人来到我国，成就百年姻缘，孤也算遂了平生之愿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又道：“孤在北方，美人在南方，可谓风马牛不相及，不料缘分一到，千里如同咫尺，孤好不快活人也！”吩咐宫女：“快敬娘娘一杯酒，算孤代美人洗尘。”宫女答应，斟了敬昭君，昭君也回敬番王一杯。彼此饮酒已毕，番王道：“想美人在中华既称才女，必定色艺双全，孤要请教一二。”昭君道：“妾本下愚陋质，多蒙大王错爱，费了许多心机，今日得侍箕帚，妾之幸也，但妾才不堪上达天庭，若冒昧直陈，恐贻笑大王。”番王笑道：“美人不必过谦，孤是一定要请教的。”昭君道：“请问大王，还是即席吟诗，还是曲谱新声，愿求示题。”番王道：“先请教美人佳作一二首，就以孤与美人今日合昏为题。”吩咐宫女取过文房四宝。昭君濡得墨浓，添得笔饱，展开锦笺，不假思索，一挥而就，成诗两首，呈与番王。番王接过一看，上写道：

其一：

---

合昏(jūn, 音紧)——旧时夫妇成婚的一种仪式。

濡(rú, 音如)——沾湿, 润泽。

本是南邦女，今来北帝城。  
姻缘千里系，觐面两心倾。  
细饮珍味酒，还聆箫管声。  
人间多美事，雨露最关情。  
其二。  
蒙君多错爱，枕上未寻春。  
今夜偕花烛，此心对鬼神。  
不须思故国，自是可怜人。  
再把人图比，曾知真未真。

昭君吟此二首，诗中大有喻意，好在番王酒后不解，只是赞好道：“美人才堪倚马，诗中句句不失《关雎》之体，孤得美人，宫中如得一良佐，孤之幸也。”说毕，哈哈大笑，吩咐宫女：“快敬娘娘一杯酒，以润诗肠。”昭君饮毕，又回敬番王一大杯。番王道：“还要请教美人新声。”昭君道：“新声不比诗词，恐其中有冒渎大王之言，有失大王清听，望乞大王恕罪，方敢唱来。”番王道：“美人只管放口，孤断不来罪你。”昭君领旨，命宫女取过他的琵琶，弹出一曲：

自幼生来十九春，父母爱如掌上珍。只因一梦成异事，越州召取女昭君。有奸贼子爱金银，改了人图起贪心。一时不合将才使，自画人图费精神。未遂好谋怀了恨，一路哄到帝王京。点黑瘡，奏圣君，将奴贬入冷宫门。身受苦，冤莫伸，无心得遇姓林人，救出冷宫偕连理，抄没奸党问典刑。透消息，走奸臣，逃至北方起刀兵，将奴人图来哄献，硬要奴家嫁番人。可怜损兵与折将，苦坏天朝汉室君。倘欲不舍昭君女，又怕江山不太平，欲要舍了昭君女，好好夫妻两地分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一旦各自奔前程。夫在南来妻在北，要想见面万不能。琵琶别抱真遗丑，只好千秋落骂名。忍耻偷生来到此，保的汉室锦乾坤。佑天子，救群生，怜兵将，恤万民，干戈平靖四方定，总为区区一个人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何必惜爱恋浮生。可叹世人痴愚子，贪花只管逞凶横。只利己，不顾人，何妨忍耐少烦心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多少好汉付灰尘。

昭君弹毕，将琵琶递与宫女，番王此刻也有半醉，并不懂曲中之意，只是赞好。昭君怕番王醉后及乱，忙心生一计，便道：“启大王，妾自南方一路到此，多蒙兄弟王龙保护，伏望大王召他进宫，赐他一杯酒，以酬他风霜之苦。”番王准奏，即将王龙召进宫内，赐他三杯御酒。王龙饮毕谢恩，也要回敬番王。宫娥正要上前斟酒，昭君叫声：“住着，待哀家亲斟与大王吃。”一面向王龙丢个眼色，王龙会意，暗在袖中取出迷昏药，下在酒内。

未知番王肯吃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觐（dī，音敌）——相见。

偕（xié，音斜）——共同，在一块。

关雎（jū，音居）——雎：鸟名；雎鸠。《诗·周南·关雎》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

## 第五十五回 报冤仇怒杀延寿 仗仙衣吓坏番王

诗曰：

舌剑唇枪利十分，只知平地起风云；  
害人反使自身害，恶贯满盈受典刑。

话说王龙将迷昏药暗暗放在酒中，双手敬与番王，番王此刻酒已难下，又碍着昭君情面，不好不饮，只管端杯一饮而尽。此酒不吃时犹可，一吃时，大叫一声“不好”，顿时昏迷过去，不省人事，几乎跌下椅来，吓得两旁宫女，只认番王大醉，急急扶至龙床睡下。王龙告别离宫，只剩了昭君，打发宫女撤去筵席，收拾安寝，没奈何，在床边和衣而睡，去伴番王，一宿晚景休题。

次日五鼓，番王酒醒，一见昭君睡在床边，很不过意，便搂住昭君道：“昨日酒醉，不曾成亲，带累美人一夜未睡，孤心不安，今日孤家一定陪礼。”昭君趁机便奏道：“启大王，成亲乃是小事，妾有大冤未伸，伸冤方能成亲，冤不伸则亲不能成。”番王闻奏，大吃一惊道：“美人，仇人是那个？今在何方？快说与孤知道，好代美人伸冤。”昭君道：“妾的仇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毛延寿这个奸贼，他与妾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，大王不斩此人，要妾成亲，妾宁死不从。”番王一想：“延寿虽是美人的仇人，乃孤的功臣，孤怎忍杀他？若不将他取斩，美人又不肯成亲，如之奈何！罢了！也顾不得许多了。”便暗暗叫声：“毛延寿，是你的对头到了，非怪孤情过薄，孤要美人成亲，也只好忍着心，将你取斩，等你死后，再把你加封便了。”想了一会，道：“就依美人所奏。”昭君大喜谢恩。

早有番奴请番王临朝，番王梳洗已毕，整冠束带，别了美人，即刻登殿，受文武朝参。忽然心中大怒，便叫两旁武士：“将误国好贼毛延寿。推出午门取斩。”一声旨下，早闪出许多武士，上前动手，从左班中推出毛延寿，也不由他分辩，一个个揪袍褪带，背剪牢拴，推推拥拥，朝外就走。只吓得两旁文武，面面相觑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不知狼主力甚事故，要斩延寿。与他无交者，不肯出头，只有卫律，撇不过师生之情，出班奏本道：“臣启狼主，不知毛丞相所犯何罪，该问典刑？”番王闻奏，说不出宫中的私事，只回道：“毛延寿身为天朝大臣，既可献人图与我国，挑动两下刀兵，焉知将来不可又挑动他邦？此乃误国之贼，容他不得，故此取斩。”卫律道：“毛丞相虽不忠于天朝，却忠于狼主，望狼主念他献美有功，将功折罪。”番王听说，把脸一沉道：“毛延寿是一定要斩的，卿家不必多奏。”卫律见不准奏，已知是代昭君报仇，不敢多言，只得叹息，退在一旁。

番上当殿即命番奴请昭君娘娘出宫，监斩毛延寿，番奴领旨，去不多时，请了昭君上殿，见了番王，番王即下龙墩，携了昭君手，同至五凤楼前，并肩坐下。但见毛延寿背插斩旗，跪在下面，昭君一见，由不得怒从心起，指着毛延寿骂道：“好大胆奸臣，身为首相，禄享千钟，富贵极矣，汉王有甚亏负于你，奴也与你无冤无仇，千番百计，使奴活活夫妻，两地分开，贼呀，你只知日头在午，谁料也有今日？”昭君一席话，只说得毛延寿低头不能回答：番王一旁解劝道：“美人不必烦心，只等午时三刻一到，开刀斩了奸臣，便消你心头之恨，何必说话劳神？”毛延寿在下面，听得番王一番言语，不



由得三尸暴跳，七窍生烟，大叫一声：“狼主，是何言也，臣乃娘娘的仇人，却是狼主的功臣，想臣来献美，使狼主得此美人，且想昨夜之欢娱，非臣不能有此，臣不曾犯法违条，无故遭刑，死难瞑目，望狼主开一线之恩，赦臣老命罢！”番王倒被他这一番话心中说软了几分，反劝昭君道：“美人且看孤薄面，饶他一命罢。”

昭君一闻此言，由不住心头焦躁起来，便叫：“大王有所不知，只因这贼用计，将奴贬入冷宫，奴几丧命；又将奴老父母无罪充军，可怜也是死里逃生，奴本待饶他，奈他不肯饶人，大王呀，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生，休信此贼一番哄诱言语。”番王听说，点了点首，连称：“美人之言极是！”只吓得延寿高叫：“娘娘，千不是万不是，总是小臣该死，一时昏迷，起了贪心，汉王已将臣满门取斩，也可消娘娘心头之恨，只剩老臣一人，望娘娘生恻隐之心，饶恕老臣，臣亦辞朝归山，保全朽骨，愿娘娘寿登大耋，与狼主同偕到老，臣死不忘恩。”昭君听了这句话，分外伤心，咬牙切齿喝叫：“好贼住口，你死到临头，说的话儿，尚是不清不白，常言：有仇不报非君子，你也不必痴心了。”说着，珠泪纷纷。番王见昭君悲苦，也不好苦苦相劝饶恕延寿，便叫声：“美人，既不肯恕他之罪，午时三刻已到，可将毛延寿开刀取斩，何必伤心，苦坏身子。”昭君收泪，点一点头道：“大王之言极是。”番王吩咐：“将好贼开刀罢。”

一声旨下，谁敢怠慢？刀斧手答应一声，只听平空三个狼烟大炮，又见黑旗一展，钢刀三亮，番兵动手，好不怕人，便把毛延寿三十六刀鱼鳞刮去，临后破腹剜心。可笑延寿在日，作恶多端，今日死于番邦，以昭恶报。昭君一见番王将奸臣正法，心中畅快，免不得假意殷情，谢了番王，一同回了西宫。卫律悄悄向狼主请旨收尸，番王因却不过昭君情面，诛了延寿，今见卫律所奏，便准他的本章。卫律在法场上，把延寿零碎尸首收拾，用一木棺盛殓，送在荒郊埋葬，立一石碑文，尽他师生之情，不表。

且言番王诛了延寿，知道昭君不能再为推托，打点今晚成亲，吩咐宫中摆宴，与娘娘改恼添欢。宫女答应，摆下酒肴，番王上坐，昭君旁坐，你一杯我一杯，吃得番王十分大醉；按不住心头欲火如焚，要来勾搂昭君的香肩，拉去同赴阳台，幸得昭君知道，想起梦中仙女吩咐之言，一进宫门，便脱去上盖衣服，露出仙衣。番王正要动手来扯昭君，手碰衣上，只听番王大叫一声：“疼死孤也！”但见十指鲜血淋淋，吓得魂不在身。

未知是何原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 欲全名节说假梦 要还心愿造浮桥

诗曰：

妇人所贵节兼名，能洁己身永不更；  
断臂毁容全白玉，此心肯让古由横。

话说番王因酒后去扯昭君同赴巫山，谁知拉在仙衣上，忽然如万根银针直刺，刺得番王十指鲜血淋漓，大叫一声：“疼杀孤也！”又因昨日吃了迷昏药酒，心中一急，忽然发作起来，不觉鼻孔血出如流，吓得两旁宫女面如土色。昭君急急向前，叫声：“大王身体欠安，不好过贪，还是静养为上，且消停几日，等大王病好，再成亲不迟。”番王点头道：“美人之言极是，孤且回昭阳安歇，失陪美人了。”说罢，即起身，昭君送出西宫，且喜番王有病，脱了灾星，自此以后，皇天有眼，几次番王到了西宫，不是有病，即是不能近身，弄得番王心中好不焦躁。

那日番王吃得十分大醉，定要与昭君成亲，命一班宫女硬将昭君的上身衣服脱去，那知挡着手的，谁不连声叫疼，番王十分诧异，便问昭君，是何原故。昭君此刻又怕又喜，怕的番王硬勒只管叫人动手，就有许多不好了；喜的仙衣有灵，保全身子，一见番王问他原故，便扯个谎道：“妾启狼主，只因龙体欠安，妾在宫中，许下香愿，等狼主病已痊好，妾亲去烧香了愿，如今狼主病已渐就痊，可未曾了愿，妾于昨夜三更，梦见金甲长人，口称此地白洋河神责备妾身道：‘许愿不还，身受口头之罪，速向狼主奏明，到白洋河亲自烧香了愿，保佑你百事遂心，夫妻偕老，如其不然，赐你银针十二根，插你身上，使番王不能近身，教你活活守寡一世。’说毕，冉冉腾空而去，吓得妾浑身冷汗，惊醒过来，就是这个原故，望大王准奏，或者神人收去神针，成亲有日，也未可知。”番王闻奏，心内一想：“孤用许多金银买昭君之心，难道昭君没有一点情义与孤么？又要白洋河烧香，须搭浮桥，非十几个年头不能成功，叫孤如何等得？且住，昭君既到我国，如入牢笼，终究难脱孤手，除非死了，恩情方断。”想毕，便叫声：“美人所奏，孤无有不依。”昭君大喜，连忙谢恩道：“启狼主，妾的心中只此一件事了，还愿回来，与主成亲，誓同白首。”番王哈哈大笑道：“难得美人一片好心。”又吩咐官中摆酒，吃得尽欢而散。

一宿已过，次日早朝，番王登殿，文武朝参已毕，旨下吩咐工部拨帑，兴工搭造白洋河浮桥。工部闻旨，大吃一惊，急忙奏道：“启狼主，白洋河口面广阔，难量丈尺，日用千人，仍要造船载人，次序搭造起来，要用铁环三千余斤，方可锁定浮桥，水才能冲坍。依臣估来，需时十六七年，需银非费倾国之财，劳万民之苦，不能成功，望王停了此旨。”番王道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卿只要催赶完工，不必为孤忧虑。”工部不敢违旨，只得退出朝门，兴工去了。番王打发工部去后，坐在殿上暗想：“孤为昭君，日费万金，不怕昭君不得成亲，昭君呀，你可知孤王为你一片苦心么？”想罢退朝，仍归昭阳静养不表。

---

田横——齐国贵族，因不愿称臣于汉而自杀。部下闻讯，集体自杀。

坍（tān，音贪）一崖岸、建筑物或堆起来的东西倒塌，从基部崩坏。

且言昭君，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哄番王，苦费金银，痴想成亲，付之流水，每日闷坐宫中，心上有事，非弹琵琶，即是吟诗，或闲步花园，以散心情，但听得。

枝上子规啼不住，声声叫出断肠吟。蝴蝶过去飞来燕，莺藏林外弄娇声。桃红柳绿如铺锦，杏花初放墙角横。过了春来到夏景，水面荷花香十分。一对鸳鸯双戏水，鸳鸯常傍藕池根。凉亭摇扇乘风坐，修竹根根被暑侵。过了夏来秋又到，桂花香送沁人心。好个八月中秋夜，佳节共赏月光明，东篱又放陶家菊，门外白衣送酒人。凛凛狂风交冬令。白雪纷纷亮如银。泪滴成冰真个冷，寒鸦便共梅相争。古人踏雪寻梅仗，雪拥蓝关马不行，可惜日月如梭快，四季景致瞬息更：十年妇女闺中老，悔不当初嫁夫君。

昭君观看园中景致，游玩一番，没情没趣，出了园林，仍回西宫纳闷。这十六年中，番王有多少盼望，助他相思；昭君有无限离愁，增他的悲苦；该管工部官员，费许多手脚，发多少钱粮，用若干人夫，耗无限心血，正是十六年光阴，人生原不容易过去，书中不用片刻时辰，浮桥业已合成。工部上朝复命，番王心中大喜，忙进西宫，昭君接驾，将番王迎进宫中。行礼已毕，坐定，番王道：“美人要搭浮桥了愿，今桥已告成，但凭美人择日前去烧香，回来好与孤土成其美事。”昭君听说，由不得苦在心头，暗叫一声：“苦命的昭君呀，你的催命符到了。”反破涕为笑道：“好快日子，倒也十六年了。”番王道：“孤家度日如年，足足等了十六年，美人又不要别生枝节。”昭君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妾身若再推辞，岂下辜负狼主十六年等候的恩情了。”番王听说，哈哈人笑道：“美人言之有理。”昭君道：“启狼主，可命御弟同工部，到白洋河先去烧香谢神，收工回来复旨，妾自择日烧香便了。”番王准奏，一面将旨传出宫去，一面吩咐官中摆酒，代娘娘贺喜，下

且言王龙在馆驿内接了番王旨意，虽是分无统率，却也不敢不遵，忙会同工部，备了祭礼香烛，到浮桥，光把桥一看，好不高耸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建立全凭造化工，长桥高欲起平空；  
虽由妙手人工巧，总在汪洋一派中。

王龙看毕，免不得与工部在桥上烧香行礼，化纸已毕，王龙到底生在中华，未曾领略过外国的风景，慢慢同工部下了浮桥，也不坐马，也不坐轿，一路步行，玩着野景：山虽不高而险峻，水虽不秀而长流。走有十余里下来，忽见山脚下站着一人，有些认得，王龙向前一看。

未知此人是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 救忠臣苏武回朝 寻丈夫猩猩追舟

诗曰：

牢笼已脱苦忧愁，矢此忠心到白头；  
虽说姻缘非族类，好速也自赋河舟。

话说王龙远远见山脚下站着一人，虽是风霜变色，却见他中国打扮，细细定睛一看，原来有些认得此人，忙抢几步向前，到了山脚，再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老臣苏武，王龙连忙打恭道：“原来是苏老丞相，为什么在此受苦？”苏武也还礼道：“原来是殿元公，说起老朽到此和番，十分使惨，然卫律逼某投降不屈，命某在此牧羊，一十六年，多蒙山中猩猩收留洞中，生下一男一女。某日夜思想故国，今生是不能回转了！殿元公莫非也来和番么？”王龙听说，十分悲叹道：“原来如此！老丞相只管放心，包你指日回朝便了。”苏武大喜道：“殿元公有甚回天的手段，搭救老朽？”王龙道：“老丞相有所不知：只因番王统兵打破雁门，已逼汉王无奈，将昭君娘娘献出，如今已到番邦。某是奉旨随娘娘驾到此的，也是十六年了。番王甚是敬重，言听计从，无奈娘娘只是不肯成亲，今又在这西北特搭一座浮桥，破费十六年功夫，方才告成，先命某等到此烧香看工，无意闲游，幸遇老丞相；等某回朝复旨，在娘娘面前求他方便一言，包管老丞相指日回朝。”苏武连声称谢道：“使朽骨得还故乡，皆出殿元公之所赐也。”王龙连称不敢道：“老丞相速速回洞，快些收拾，好打点动身，某也不敢久留，要复旨去了。”遂与苏武作别，同工部上马，一齐进朝。

到了午门下马，工部在午门守候；王龙进了西宫，当面见了昭君缴旨，便把老忠臣苏武留番受苦，要求娘娘搭救的话奏了二遍。昭君点一点头，打发王龙出宫去后，暗叫一声：“苏武，你在番邦受苦多年，有哀家知道，还将你救出龙潭虎穴，但不知哀家在番十六年，有谁来救哀家呢！”说罢，纷纷珠泪。正在伤心，忽报驾到，昭君连忙收泪，将番王接进宫中坐定。番王道：“美人可曾择日烧香？”昭君道：“只要黄道吉日，便可烧香。”番王传旨与礼部知道，卜日进呈。昭君道：“但不知中国还有甚人拘留此地？”番王道：“汉将李陵不屈而死，只有一个苏武，因劝他归降不从，罚在牧羊城受苦，后来该管官儿报来，苏武连人连羊不知去向，多分葬于山兽腹中了。中国只有王御弟在此，并无别人了。”昭君道：“只怕老苏武还在呢？”番王吃惊道：“今在那里？”昭君便把王龙在山中相会的话先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他既不肯降顺，留之何益，可怜他家乡万里，妻子不知存亡，望狼主开一线之恩，放他回去罢。”番王闻奏，无有不依，即刻传旨，着内侍随天使王龙来到飞来洞，赦苏武回朝。内侍领旨出宫，会了王龙，说明来意。

王龙想起苏武十分褴褛，不便朝见，又命家人打了一个衣包，与他更换，收拾停当，一齐上马出城。找至飞来洞，正是猩猩不在洞中，苏武在那里痴痴盼望。王龙与内侍一齐下马，宣读赦旨，苏武大喜，又见王龙取衣服与他更换，深感王龙之情，暗想：“在洞多年，又蒙猩猩一番情义，生下一双儿女，不知今日带往那处玩耍，不及与他作别，留下一字相谢。”遂同王龙下山，入朝见了番王。番王慰劳一番。又是昭君召进宫中，苏武拜谢救命之恩，昭君命内侍扶起赐坐，叫声：“苏卿，回朝上复汉王，他原许奴御驾亲征，

来救哀家，今已多年，并不见一兵一将到来，不但误奴一世青春，而且将奴身陷北地，求生不得，求死无门。奴今苦积如山，不及写书与你带去，烦你口传一信与汉王，教他明岁招奴魂回归。哀家那日曾将番邦税簿文凭降表进与汉王，不知吾王可曾收到否？正宫林后、哀家父母、妹子，望老忠臣代哀家一声问候，御弟王龙家内，仍烦寄一信去，说他明年一定回来，使他家内放心。”

苏武只是连声答应，就此起身，拜别出宫而去。又见番王，番王便对苏武道：“番王敬你乃天朝一个大忠臣，累你受苦一十六载，只因孤王一时不明，误听好人谗言，简慢天使，孤之罪也。这是表书一道、贡物十扛，烦天使转达天子，聊表孤王之心，外有些须菲礼，相送天使，以做路程。天使带来兵丁一千名，今只剩五百名，各赏口粮，烦老忠臣带回中国。”苏武听了番王吩咐，连忙叩谢，退出午门。后又与王龙作别，并谢搭救之情。王龙见苏武喜色匆匆，也不及写家书，托代口信，转寄家乡，不过是一番嘱咐。

苏武别了王龙，仍带五百兵丁，押着贡物，出了番城。苏武到底年高，不惯骑马，一路行来；甚是狼狈，便问土人：“此地可有水路舟船否？”土人指明：“西南山嘴下，有一座大海，海路直通雁门，路却远些，那里便有海船，雇了载人。…苏武听说大喜；谢了土人，一马放开走了二十里，来到山嘴，果见一座大海，海上列着许多大船。苏武便吩咐从人与海船讲明价银，雇了两只海船，甚是宽大，任你多人，亦可装载，只要顺风，瞬息便到，风若不顺，寸步难移。苏武见船雇妥，便下马上船，五百兵丁分在两船，正是顺风时候，舟人看定指南针，扯起两把大篷，一直望南进发，这且慢表。

再言猩猩，带了儿女一双出洞，因天气晴暖无事，一则出去玩耍散心，二则在满山中找些果品，与苏武充饥，三则苏武初到洞中，还教小猩猩防备，怕他溜走，今已来了十六年，又生下儿女，以为绊住苏武，也不用防备了，老猩猩一出洞上，那一群小猩猩都跑出洞去，到满山寻果子吃，只剩苏武一人在洞，所以今日得脱身而去，那知猩猩回洞，不见苏武，心中十分着急，吼的一声唤齐小猩猩，乱打一番，嗅怪他们贪玩放走，又命满山找寻，那里有个影儿？只急得猩猩，正在跌足捶胸，忽听空中叫一声：“孽畜休慌，听我吩咐。”吓得猩猩向上一看。

未知是何神仙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八回 弹琵琶带病思乡 嘱御弟含悲生别

诗曰：

光阴又早小春天，几度相思也枉然；  
不是春心能锁住，容颜易改被情牵。

话说猩猩向上一看，见是山神，忙跪下道：“薄情苏武，不念小畜搭救之恩，竟自不别而去，可恨可恨！”山神道：“你也休要怪他，他与你缘分已满，该他回朝之日，因钦命急迫，不及与你作别，非他过于薄情。现留一字相谢。你可从水路追去，还可会他一面，吾神去也。”猩猩见山神去了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先将桌上字条儿一看，点点头，折了收起，不敢耽误，背着女儿，抱了儿子，出得洞门。放开毛腿，一路顺青海边追将下来。行走如飞，虽是船趁风威，走的甚快，猩猩两腿，亦快于船，不消两顿饭工夫，早已赶到。苏武两只海船，船却离岸甚远，猩猩追来，在岸上乱跳乱叫，早惊动苏武。苏武在舱内，已知猩猩追来，急急站出船头，高叫一声：“猩猩，多蒙你十六年恩情，又生下一双儿女，非是苏武薄情，不别而行。一则出猩猩不在洞中，二则圣命紧迫，若不回去复旨，是为不忠，故留一字相谢。你可略等几年，我自来看你。”那猩猩也揩着眼泪，指着一双儿女：“还是带去不带去？”苏武也会过意来：“一双儿女，权留猩猩身边抚养，少不得日后骨肉团圆，自有相逢之日。”说毕，只怕过于缠扰，催舟而行，直望中国而去。猩猩在岸上，痴痴望着苏武的船儿，不见影子，方才含泪带了一双儿女，回洞而去，后书自有交代。

再言昭君，虽仗身上仙衣，免了番王搅扰，但初进宫时，面似桃花，如今病体慨慨，身子瘦黄，每日痴坐出神，毫无一物以畅情思，忽然想起琵琶是奴知己，遂取过琵琶弹起，悽悽惨惨，苦成一调：

奴今正想宜春令，无心去看卖花人。夏天懒见鸳鸯面，并头莲儿两地分。思乡又恨秋天雁，寄书去了没回音。冷天怕唱普天乐，心事怎诉汉王君？泪珠好似湘江水，悲悲切切不成声。目痕湿透红衫袖，红绣鞋难穿脚跟。怎得一朝升平乐，香柳难得救回程。思君懒看十样景，夜宴羞尝百味珍。孤悽怎带金落索，欲上小桥步难行。院中怕忆红芍药，鬓边斜插桂枝根。徘徊常靠西河柳，思王坐到月儿明。可怜又增叨叨令，冷风吹落花后庭。

昭君弹罢一曲，将琵琶放过，正在闷坐，泪珠频倾，忽报驾到，昭君慌忙收泪，起身相迎。番上到了宫中，行礼已毕，坐定，番王带笑叫声：“美人，如今苏武已放还乡，已遵美人之命，今值美人无辞，也该依从孤王成亲。”昭君道：“这件事还依不得狼主呢！妾曾奏过狼主，要到浮桥烧过香、了过愿，方能成亲。”番王见说，一想：“十六年倒等得，难道这几日就等不得了？只等礼部择定日期，再催他去烧香，还有别个推托吗？”想毕，连声称赞：“美人是个烈性之人，孤也拗你不过，还是陪孤王吃酒罢。”昭君答应，一面吩咐内侍摆酒，连忙假意虚情举杯，只管敬番王的酒，番王被昭君灌得十分大醉，仍回昭阳安寝不表。

且言昭君打发番王出宫去后，坐定，心中一想：“浮桥已是成功，只差礼部卜定日子进来，那时奴要全名节，就不能顾性命了。汉王呀！奴在这里

想你，你在那里未必想奴，常言：痴心女子负心汉。奴在番一十六载，全无片纸只字音信到来，汉王你狠心太过了！”说着，不觉二目双红，泪如泉涌，悲苦一番。又叫声：“且住，御弟身陷番邦，一十六载，进宫日少，不能常常叙话，趁今日番王不在宫中，不免召他进来，嘱咐他几句分别的话。”一面叫内侍宣王龙进宫。

内侍领旨，去不多时，已把王龙召进宫内，朝见娘娘已毕，一旁赐坐。王龙道：“娘娘召臣，有何吩咐？”昭君道：“御弟，累你在番多年，使你少年夫妻活活分离，哀家之过了。哀家一路来，承你相伴到此，雨雪风霜，受尽千辛万苦，哀家没有一些好处给你，于心何安！”王龙道：“此乃为臣分内之事，何劳娘娘挂念！”昭君道：“哀家今写下一封家书，恐日后御弟回朝，一时忘记，今日预先交付与你收下。”王龙道：“娘娘书今在何处，好让臣带出宫去。”昭君道：“书有三封，已写现成在此，还未曾封，你可细看上边情节，便明白了。”

王龙接过三封书，先将头一封抽出，乃是寄与汉王的，上写道：

临行分袂 是何言，妾却痴心候边关。  
云雁传书无音信，抛去相思十六年。  
龙榻 另贪宠爱者，当初恩义付流泉。  
守贞不用图余乐，只有芳魂返故园。

又抽出第二封书，乃是寄与正宫林后的，上写道：

虽非同姓沐恩深，姊妹相称胜嫡亲。  
贤后代奴筹万策，君王视如路旁人。  
此心唯有存贞烈，芳体何能乱礼伦。  
欲望相逢同聚首，除非一梦认全身。

再抽出第三封书，乃是寄与他父母的，上写道。

父母恩同天地高，此身未报意牢骚。  
因贪富贵花添锦，陡起刀兵血染袍。  
甘旨无人虔供奉，梦魂何处会儿曹？  
椿萱 未卜可康健，休想孤鸿唳碧霄。

王龙看了娘娘三封书信，俱是些断恨绝命的话，免不得暗暗悲伤。不便说明，一面代他粘好信口，口称：“娘娘书中字迹，一切句句关情，虽古之贤妇淑女，不及娘娘之笔力也。臣已收好书信，臣要告别出宫了。”昭君叫：“御弟且慢，哀家有句紧要之言嘱咐于你。”王龙道：“请娘娘吩咐。”

---

袂（mè i音妹）——衣袖。

榻（tà，音踏）——床。

陡（d u，音抖）——突然。

虔（qián，音钱）——恭敬。

椿萱（xu n，音宣）——旧时指父母亲。

未知昭君说出什么活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九回 深宫夜坐苦怨汉王 浮桥烧香悲诉求神

诗曰：

同携玉手并香肩，送别那堪泪满天；  
勒马未离金殿角，销魂先被美人颜。

话说昭君叫声：“御弟，奴算起来，在世日少，终要别你，少不得番王打发你回朝之日，望将奴魂带归故土，奴在九泉断不忘恩。这句话儿，切记在心。”说毕，放声大哭。王龙再三劝慰道：“娘娘不必伤心悲苦，且保重御体要紧。”正在宫中叙话，忽见正宫差了内侍，送烧香日期到来，吓得王龙急急告别出宫，昭君“吩咐御弟一声小心在意，王龙答应而去，不表。

且言昭君接到礼部择的烧香日期，上写：“次日乃黄道吉期，请驾出行。”看毕，知道生机日短，死期将近，免不得暗暗伤心，假作笑容回言：“知道了。”打发正宫内侍去后，独自进房坐下，仰天大哭道：“奴的生路，只有今月一夜了，明日到了浮桥上面，番王呀，那里为你烧香了愿，分明是奴的终身结果了，你还痴心想奴结成连理，只怕你还在梦中呢！实不是奴家过于无情，奈名节攸关，岂能失身番地？”正在闷想苦楚，忽听远远一声响亮，谯楼正打初更，昭君长嘘一声。吟诗一首：

月掩浮云少迹踪，因何此日不相同；  
嫦娥若把昭君妒，羞对莲花宝镜中。

吟诗已毕，又想：“奴与汉王若是无缘，如何梦里相逢，许了婚配？未满一年，好好鸳鸯拆散两地，有缘要算无缘了。且住，堂堂大国皇帝，尚且不能庇一妃子，何况民间？故出许多奇怪事，成为话柄。哎，汉王呀，这是要讨昭君，你就输心服意送与外邦，若是要你的江山，难道也让人不成么？这般庸弱，还做甚么人君，管甚么万民？总之，汉王你怎忍抛撇奴家，全无一点夫妻之情，奴还思想他做什么呢？”正在细想，又听鼓打二更，吟诗一首：

遥忆君王不动情，绸缪 不减惜惺惺；  
算来指望千年合，怎奈今朝独苦吟。

吟诗已毕，又想：“父母俱已年老，膝下无子，还幸生奴姊妹二人，招个女婿，奉养终身，到老有靠，不料遇见对头，父母为奴遭刑，又遇假旨，为奴充军，受尽千般之苦；及一旦身为国戚，也算否极泰来，不知女儿又遭此不测之祸，害得父母终日思想，免不得要生出病来的呢。爹娘呀！譬如当日未曾生这个女儿，也可置之度外了。且喜眼前还有妹子，谅已成人，父母切不可又贪富贵，似奴这个女儿，分明送入火坑去了，今生今世要见女儿之面，是万不能了。”想毕，放声大哭。又听谯楼正打三更，已交半夜，只是

---

攸(y u, 音忧)——所。

绸缪(móu, 音谋)——缠绵。

跌足捶胸，连叫：“罢了！”悲悲切切，又吟诗一首：

淹滞番邦十六春，朱颜易改白如银；  
光阴久恋浮生地，怎辱奴家不坏身。

吟诗已毕，又想：“御弟王龙，身陷番邦一十六年，受了许多苦楚，思了无限家乡，撇下三宿妻房，他在背后不知落了多少眼泪，他的苦楚，与奴一样，向谁人告诉？他见了奴，也是可怜；奴见他，也是伤心。”昭君正想之间，又听谯楼已交四更，昭君见光阴渐渐短了，心内犹如小鹿乱撞，因再吟诗一首：

太息我生竟不辰，生平有志未曾伸；  
随波好似浮萍草，雨雨风风傍海滨。

吟诗已毕，未免十分悲苦，大叫一声，昏迷在地，只吓得外面伺候的宫娥，急急进房救醒，叫声：“娘娘休要悲伤，天已不早，请安置养些精神罢。”昭君苏醒过来，点一点首，吩咐宫娥们：“且去睡吧。”宫娥答应出去。昭君打发宫娥去后，又听谯楼鼓打五更，只急得昭君魂不附体，因作断肠词一首：

千金体，都休说。傍妆台，镜光裂。两国兵戈不休歇，累得娇容葬鱼鳖。苦相思，心哽咽，满腹愁肠泪出血，无由一面吐衷情，忙把行李多打叠。忆汉王，苦抛撇，全无片甲一兵临，辜负青春好时节。

吟了断肠词已毕，忽然想了一会，反笑起来，又吟诗一首：

羞煞番君太冥顽，来朝空想结鸳鸯；  
浑如江底捞明月，枉做三春梦一场。

吟诗已毕，两泪交流，痛哭不止。又听得钟鼓齐鸣，天色渐晓，只得对镜梳妆，心如刀割。可怜数年不曾对镜，但见镜内照见自己容颜不改，苦苦叫声：“昭君呀！多为这容貌丧身，好不痛杀人也！”又吟诗一首：

对镜梳妆似月圆，番王定讨却无缘；  
贞心一点人难识，怎免芳躯赴九泉。

吟诗已毕，正才梳妆完备，只见番王驾到西宫，叫声：“美人，烧香起驾罢。”昭君一面迎接番王，一面回说：“候驾多时了。”番王大喜，吩咐内侍摆驾，同娘娘烧香去者。内侍领旨。昭君此刻苦在心头，假陪笑容，同了番王坐上玉辇，出了宫门，早有众文武伺候午门，一路随行。出了番城，已到白洋河口，但见水势连天，波涛滚滚，昭君便问内侍道：“洋中可有什么景致？”内侍跪下奏道：“启娘娘，此地天连水、水连天，并无船只往来，又无庙宇创建，惟有汪洋大水，一望无际，今日新添一座浮桥，就是景致，别的景致一些儿也没有。此桥造的高而又险，上去有些害怕，娘娘走上去，

很费力呢，何必定在此处烧香？”

未知昭君听说，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 断肠诗猿啼鹤唳 洋河水玉暗香沉

诗曰：

昭君含泪手捶胸，一片相思总是空；  
往日恩情付流水，南柯梦里再重逢。

话说昭君听见内侍一片言语，由不住两泪交流，便问内侍：“拦阻哀家何意？哀家既到此烧香，焉有不上浮桥之理？”内侍不敢再奏。昭君又对番王道：“妾陪狼主一同上去走走。”番王点头，吩咐内侍将牲礼香烛摆列桥上伺候。内侍领旨而去。番王同昭君下了玉辇，慢慢缓行，王龙等后面跟随，走到浮桥上面，这桥造得十分险峻，下面白浪滔天，好不吓人。但见这座浮桥：

高有百丈透云霄，千里路长正迢迢。一带栏杆横铁索，往来直费路几传。多少人夫来造起，钱粮无限尽花消。桥下水声响不住，冲天匹练浪滔滔。波中一望失两岸，四处锦鳞影乱跳。起造功夫非一载，苦死若干好儿曹。十六年来功方竣，只为娘娘把香烧。

番王同昭君上了浮桥，昭君在桥上四面一看，只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暗叫一声：“汉王呀！你可知昭君今日为你守节，在浮桥上面了结终身也。”想罢，免不得苦在心头。有内侍奏道：“请娘娘烧香礼拜。”昭君听说，便点一点头，轻移莲步，走到浮桥，朝着水面，焚起一炷长香，暗暗苦诉水神道：“念信女昭君，生于越州，嫁与皇宫，幼读诗书，颇明大义，不料为好人播弄，遭此不测，今虽奸人授首，大仇已伸，而恶缘不了，贞烈要全，特到浮桥，祷告三清大帝，过往神祇，鉴奴之心，终不忘汉，全奴之节，死不恋番，望诸神虚空感应，能把奴身从波浪中带回天朝，奴虽死犹生也。”

祝告已毕，将香插在炉内，大拜八拜起身。番王叫声：“美人，桥高风大，吹得面上冷森森的噤人，今日已饶过香，了过愿，快些打点回宫，不可又误了今日良辰。”昭君听说，好似万箭钻心，十分苦楚，又想道：“番王好痴心也，件件事儿都依奴家，一心要买奴心，指望与他成亲，不知奴心铁石之坚，一心只想汉王，岂能将心向你？狼主呀！你也空自费心，只管用尽倾国之财，建造此桥，被奴哄骗到此，那里为你烧香了愿，总因奴心中要全贞烈，以报汉上。”想毕，将身倚着桥上栏杆，痴痴望着潮水，也不动身。番王带笑叫声：“美人，此桥无一点风景，何须游玩？不如快些回去取乐罢！”昭君听见番王催促，又暗叫一声：“狼主，你只管这般逼迫，分明是奴的催命鬼到了，罢罢！奴还挨什么时辰呢？”昭君正打点将身来跳那水，忽叫一声：“且住，想番王虽未曾与他成亲，遂他之愿，但蒙他许多恩情，眷恋于奴，奴今日在浮桥上面，永别冬天，也不免留诗三首，答谢番王便了。”因信口吟道

---

迢迢（tiáo，音条）——遥远。

竣（jùn，音俊）——事情完毕。

祇（qí，音其）——古代称地神。

噤（jìn，音禁）——闭口，不作声。

南国名门宰相家，香闺深锁玉无瑕；  
古今烈女矢贞节，一马双鞍礼上差。

非奴福薄来欺主，青史难标大节名；  
从此别离咸宿恨，但留孤冢在番城。

二九之年别汉宫，片云掩月到熊京；  
玉容不染尘一点，耽搁番王十六春。

昭君将这三首诗信口吟来，不致紧要，但是他一段愁肠，引出无限愁景来了，怎见得？只听那：

断肠悲怨出声声，薄雾迷漫助悲吟；山中野猿啼出血，叫得怪石狠峥嵘；树上杜鹃流血泪，林中响得格铮铮；飞禽惊得翅不起，走兽吓得步难行；渔人不敢来下钓，收了渔竿返柴门；樵子斧柄都吊了，倚着树木只出神；田中农人白瞪眼，忘却插秧想收成；书斋伏案掩昼午，不闻里面读书声；牧童横笛吹不响，牛背上面跌埃尘；过客不敢贪赶路，旅店愁增思乡情；佳人无故停针线，怕到妆台理乌云；高山几座都变色，青障碧岚现怪人；河水滔滔千层浪，掀天簸地好惊人；树木枝叶多零落，花枝抖战不肯停；一众文武都酸足，多少观者赞钗裙；内侍嫔妃总掉泪，惹起悲愁苦十分。

此刻只有王龙一人心中明白，知道娘娘不是来烧香了愿，乃是来断根绝命，可惜番王不悟，还要苦苦强逼成亲，某欲代向前说出真情，番王怎舍得娘娘寻死，岂不误了娘娘万世芳名？某只好袖手旁观，不言不语，看着船沉。娘娘呀！想当初和番之时，满朝文武都不中娘娘的意，单要王龙相伴，虽是微臣分当如此，只苦杀王龙陷在番邦，十六年不能回转天朝，这也罢了，只是王龙若有娘娘在世，或可回朝，得见汉君，使某夫妻团圆；从今与娘娘在浮桥一别，不独今生休想回朝，且流落此地，怕只怕王龙性命也活不成了。不言王龙一旁思想，十分忧闷。

再言昭君，正将三首诗吟咏已毕，忽见白洋河内狂风陡作，巨浪腾空，慌得两旁内侍急用掌扇来遮，番王又叫声：“美人，桥上风大了，是不当耍的，快些回去罢！”昭君听得番王十分催促，已知命在旦夕，把眉头一皱，银牙一咬，叫声：“内侍，将香拿来！”内侍答应，取香递与昭君。昭君接香在手，叫声：“嫔妃内侍且退下些。”此刻心中一阵悲苦，怕的番王见疑“不好放出哭声，把两行眼泪向肚内咽将下去，便暗暗叫一声：“薄幸汉天子，有仁有义的林皇后，一双老年迈的爹娘，奴从此要别你们去了，你在中国也不知道呢？顾不得许多了！”心中一恨，就将身向白洋河中一跳。

未知昭君生死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一回 见凶兆哭倒番王 赠金银礼送天使

诗曰：

花香却在名国内，异地难栽碧蕊根；  
尚有余情多眷恋，芳魂久已到都门。

话说昭君要全他的贞节，趁着在浮桥上面，假意拈香，叫众人退后，不及防备，向波中一跳，随浪浮沉去了。番王一见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放声大哭，一时晕倒在地，慌得众内侍急急向前扶起，片刻方醒过来，扳住浮桥，哭哭啼啼，叫一声：“美人，哄得孤好苦呀！美人今日一死不打紧，要知孤费许多心机，点将差兵，去犯汉室，用了钱粮若干，折了兵将多少，为的美人；不顾三宫六院，冷了多少裙钗，都怨孤王薄幸，也为美人；番邦税簿并降书降表，还有多少珍宝，进贡天朝，孤也为的美人；延寿是孤之功臣，忍心将他三十六刀刚杀报仇，也为美人；牧羊苏武，赠他金银，释放回朝，也依美人；要搭浮桥，为孤还愿，用了倾国之财，费了十六年工程，孤也依美人，美人说的话，孤无有不依，总不过要暖美人之心，谁知美人哄诱十余年来，到今日玉埋香沉，教孤好不痛心也！”说毕，又是放声大哭。

众文武向前相劝道：“狼主休要悲伤，只因娘娘与狼主不是姻缘，还要保重龙体为是。”番王听说，方止住泪痕，吩咐众番军：“打捞娘娘的尸首回来，重重有赏。”番军回言：“河下并无船只，怎么打捞？”有娄丞相献计道：“可将山上树木伐下，扎成筏子，漂于河内，随多随少，以作船用。”番王就命众番军一齐动手，将满山树木伐下，立刻扎成七八十只筏子，又命众番兵沿河周围随流而下，打捞昭君尸首。满河寻捞，并无影形。也不知尸首漂到何处去了，众番军只得复旨，番王听说，也无可奈何，只是哭个不住。

且说王龙一见昭君跳水，已是魂不在身，今见捞不着尸首，又是十分悲苦，走到浮桥栏杆边，对着水面，哭叫，“娘娘呀！你今死在白洋河内，那个招魂，谁人烧纸？汉王并不知道，林后那里知情，老国丈无人报信，可怜身陷番邦，虚度十六年光阴，今日连尸首也捞不着，莫非娘娘芳魂已返故乡么？”说毕，又痛哭一番。番王见打捞不着昭君尸首，心中十分悲痛，又大哭一场，众官看见番王目中出血，即忙劝住。王龙还在那里痛哭，倒是番王相劝，叫声：“天使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都是孤王福份太浅，费了许多心机，不能与昭君匹配成婚，到今日玉暗香沉，连尸首也打捞不着，美人命也好苦呀！”王龙口称：“狼主为了娘娘，钱粮不知用了多少，兵将不知折了多少，心机不知费了多少，光阴不知等了多少，谁知娘娘这般烈性，狼主要算劳而无功了。”这几句话是王龙暗暗讥诮番王的言语，番王非不明白，此刻敢怒而不敢言。即吩咐摆驾回朝，就传旨礼部，延请僧道，分在两处寺院，竖立幡柱，各做道场，七七四十九日，追荐烈女昭君。满朝文武、宫中嫔妃都来上祭，番王诚心斋戒，沐浴焚香，致祭昭君。但见两处寺院，鼓钹频敲，香烟缭绕，看的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人山人海，好不十分热闹，这话不

---

蕊（ruì，音锐 上声）——花蕊，种子植物有性生殖器官的部分。

钹（bó，音勃）——铜质圆形乐器，中心鼓起，两片相击作声。

表。

单言王龙因昭君娘娘死后，自知番邦难以存身，打点告辞番王回朝，只因番王代昭君娘娘做七七四十九日道场，未曾圆满，番王总在两处寺院伴灵焚香，未曾回宫设朝，只得又在番邦耽误两月，只等道场完满，番王方才无事。临朝升殿，聚集文武，朝参已毕，王龙向前告辞回朝，番王叫一声：“天使，你为昭君娘娘羁留敝地一十六载，无物款待，甚是有慢，今日娘娘死了，难以久留，孤有菲礼相送，聊表寸心。”王龙口称：“狼主，臣在此多多扰赐，如今又赠臣礼，何以克当。”番王道：“天使不必过谦，敝地乃是小邦，没有什么出奇东西，又无珍宝相送。”吩咐内侍端出两大盘来，盘中盛的白银五百两、黄金二十锭、彩缎八匹、荷包六对，叫声：“天使休要嫌菲，望乞笑纳，回朝上复汉王，孤这里情愿年年进贡、岁岁来朝，从此两国和好，分为上下，罢战息争，永不犯边，今烦天使转达天朝汉王。”王龙答应，收了礼物，谢恩拜辞番王。番王吩咐两班文武相送，又点番兵一千名，护送大使到京，一声旨下，番王退朝回宫。

王龙别了番王，出了朝门，到了书院，收拾行李，带了从人，上了高头骏马，一直长行，出了番城。谢别众文武，带着护送兵丁向前赶路，正是：

蜻蜓不向钓竿立，怕惹游鱼吃一惊。

王龙一路有番兵相送，不用问路，只管长行。他在马上细想番王，又好笑，又可怜：笑他是一个痴呆汉子，用尽心机，费了精神，心想天鹅肉吃，颈项伸得多长，不能到口；怜他为了昭君，不过一个女子，梦魂颠倒，要想成亲，无故兴兵，害了自己多少生灵，浮桥搭起，也无用处，只落花暗柳垂葬了美人。番王呀，纵把昭君弄得到手，未能一宿成欢，只好眼饱肚饥。且住，我想此祸总因毛贼而起，他不知忠义，只爱金钱，挑动两下刀兵。忠良李陵，为了毛贼，命丧番邦；百花妇人，为李家媳妇，更算忠孝双全，也因毛贼，箭下身亡；李虎失机阵亡，苏武身陷番邦，总是毛贼起的大祸；就是我王龙丢了天朝好官不做，撇下三宿妻房，不因毛贼起的祸根，我怎身陷番邦，一十六年，今日方得回朝？好侥幸也！毛贼呀，你算番王有功之臣，因何番王反斩起功臣来了？也可知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迟早便分明。你只知一心害人，如今反害自身，只落得人产俱绝，千古难免骂多。想罢一番，依然赶路。

正走之间，已到白洋河口，王龙在马上一见，泪珠双流，想起娘娘投水，业已三月，曾蒙吩咐，命我将芳魂带回中国，今日向前一别，以尽君臣之礼，不知魂其有知！说罢下马，吩咐军兵暂住，欲向浮桥一奠。

未知娘娘的芳魂可能带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 教授哭祭白洋口 昭君魂返芙蓉岭

诗曰：

曾经同出雁门关，历尽崎岖几处山；  
今日芳魂归渺渺，孤坟一座怎生还。

话说王龙在白洋河口浮桥上面，命军士摆下祭礼，点起香烛，铺下红毡，大拜八拜，跪在地下，口称：“娘娘呀，微臣王龙今日回朝，特地到此祭奠，告别娘娘，愿娘娘芳魂早登仙界，莫负宫中嘱咐，特来带娘娘芳魂同路回中国去者！”说着，用手拈香一炷：“愿娘娘芳魂随臣而行，一路涉水登山，微臣叫你，不敢失约。”祝毕，将香放炉内。拜了四拜，又取香二炷：“愿娘娘升于仙界，要显灵圣，你是生在南方，不愿在北方做鬼，今日尸沉北方水内，你要随水流于南方，不可使芳躯葬于异乡。”祝罢，将香放于炉内，又取三炷香：“愿娘娘今世为国丧身，未享分毫富贵，可怜恩爱夫妻，又被拆散，但求来世再转皇宫，夫妻偕老，同到白头。”祝毕，将香放在炉内。又拜四拜，站起身来，但见冷风几阵，黑云迷漫，四野顿长愁云，长江掀起白浪，也是王龙一念之诚，娘娘阴魂暗来受享。

王龙上香已毕，又来奠酒，用手执着酒杯，大哭道：“臣记得随娘娘一路出京，常命臣吟诗和韵，今日臣特具祭酒一樽，祭奠娘娘。未写祭章，一杯酒儿，吟诗一律，以作祭文。”说毕，先敬第一杯酒，口占道：

天地钟灵产越州，生来仙骨自风流。  
关雎雅化应无愧，麟趾呈祥未许留。  
苦别双亲思故土，悲深万里葬荒丘。  
阴魂默默归何处，一旦无常事总休。

吟毕，将第一杯酒奠倒地下，打了一躬，哭了一会，又取第二杯酒敬上，叫声：“娘娘，这是臣王龙敬第二杯酒了。”因口占一律道：

美人自古从来有，不及此心能苦守；  
褒姒捐躯遗憾多，西施殉国留名丑；  
若知巾帼胜须眉，怎料祸端生腋肘；  
历尽关山受苦辛，惨伤一命不长久。

吟毕，又将第二杯酒奠倒地下，打了一躬，哭个不止，两旁三军听他一番祝告言语，一个个无不下泪。王龙又取第三杯酒敬上，叫声：“娘娘，这是终献了，娘娘魂其有知，可来享微臣一点情义。”说毕，又口占一律道：

满朝文武尽排班，独选小臣到北番；

---

渺渺（mi o，音秒）——水势辽远。

麟趾（lín zhǐ，音林址）——脚。《诗·周南“麟之趾”》。

褒姒——春秋时周幽王的宠妃。



怕惹嫌疑称骨肉，不污贞节显肠肝。  
金蝉脱壳愚番主，孤雁传书报汉王；  
自是芳名标万古，心同松柏一时香。

吟毕，将三杯酒奠过，打了一躬，哭叫：“娘娘呀，想微臣今日在此敬你这三杯酒，但不知娘娘芳魂可来享受？想微臣来时相伴娘娘，今日只剩孤单一人归国，好不可怜！娘娘呀，你十余年在番，心如铁石，不染番家一点尘埃，今日芳魂脱胎换骨，不作天仙，应作水仙。”祝告一番，烧了褚帛，叫军士取过祭礼，王龙含泪上马，几遍回头，只望浮桥，等去远看不见，方才马上扬鞭，一路而行。饥餐渴饮，马不停蹄，早到黑水河口，王龙又下马焚纸，叫声：“娘娘芳魂随臣到中国去者！”说毕，上马又行，离了黑水河地界，催马前进。

非止一日，已到雁门关，王龙命手下军士向前叫关，说和番王教授回朝，快快开关。关上守城军士听说，不敢怠慢，忙报知李元帅，元帅连忙出关迎接。王龙恐番兵进关不便，先在关外打发番兵回番，只带自己手下从人跟随，进关下马，与李广见礼，分宾主坐定。元帅道：“殿元公十余年为国驰驱，可谓勤于王事了，但不知娘娘在番，目下怎样了？”王龙见问，不觉两泪交流，便把娘娘为汉王守节，投河身死的话细细说了一遍，李元帅也十分叹息。王龙又道：“令侄李陵，不降番邦，尽忠而死，现在番立庙立碑，已受十载香烟。苏老丞相，已释放回朝。番王倒是个贤主，只可惜手下一班臣子，皆非保国良臣。”李元帅听说，吩咐摆酒，代殿元公洗尘。二人坐下饮酒，只不过说的番邦言语，吃得尽欢而散，将王龙送至书院安歇，过了一宵。

次日起来，告别李元帅动身，李元帅另拨三百兵丁护送到京，王龙称谢不已，上马起行。出了雁门关，一路渡水登山，兼程而进，不敢迟延。那日到了芙蓉岭，忽见满天大雨，三军浑身俱已湿透，兵难前进，王龙吩咐，就在岭上扎下营盘躲雨，一面埋锅造饭。大家用过，已是初更，只得在岭过宿，次日再走，王龙独坐帐内，一对银烛高烧，只为回朝心急，又因雨阻耽搁，心中好不焦躁，不能成寐。耳听谯楼鼓打二更，旋转三更，一时身子转过，起来伏在案上，睡眼朦胧，但见帐外阴风惨惨，愁云漫漫，走进一个女魂，非是别人，就是昭君。

昭君乃上界九姑座下仙女，只国有罪，罚下世间，使他一女以配二夫，受尽千般苦楚，好姻缘反为恶姻缘，亏个一灵不昧，立志坚贞，自那日投河身死，尸骸随在浪里，颠来颠去，水族不敢惹他，因仗九姑赐的仙衣保护身体，而且上大怜他贞节，不忍将他尸首撇在北方，故命众神将一路护送他尸首，到中原芙蓉岭上而来。昭君芳魂有灵，知道王龙到此，蒙他在白洋河设祭招魂，十分感激，他今雨阻在岭，要藉梦中相谢一番。阴灵直到三更以后，随着一阵冷风，到了帐前，一见王龙打盹，轻轻走到桌边，叫声：“御弟呀！你今在梦里可知哀家在此与你讲话？今上帝怜奴节义双全，仍将奴尸送回南方，要显灵于汉王，使得见奴尸一面，以使用礼埋葬。又蒙御弟设祭招魂，奴在暗中领受，特来相谢，保佑你回朝，官上加官，夫妻偕老。”说罢，已交四鼓，昭君叫声：“御弟，奴去也！”王龙似梦非梦，一见昭君要去，急急扯住，被昭君大喝一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如何使得？”将王龙推倒在地。

未知可曾惊醒南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三回 昭君魂怨失约事 王龙面诉和番情

诗曰：

黄昏黯黯苦忧煎，帐底孤单不忍眠；  
自叹人生皆合配，堪怜薄命断姻缘。

话说王龙在睡梦中被昭君推倒在地，大叫一声：“跌死我也！”便从梦中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，连称：“奇怪！分明昭君娘娘来到帐中，对我相谢一番，言语甚是凄凉，是我一时不合要扯娘娘，失了君臣之礼，被娘娘用手一推，跌倒在地，吓得我从梦中醒来。此刻正交四鼓，梦中之话，句句记得，娘娘要算有灵了。又说是尸回中国，不知真与不真？且到东京，便见分晓。”想罢，又打盹一会，天色已明，醒来见雨已住了，日光透出，吩咐军士埋锅造饭，就此起营。一声令下，谁敢怠慢？大家用饭已毕，就是三声大炮，拔寨起身，离了芙蓉岭，一路长行，也无心观玩途中景致，早赶到皇都地方。进得京城，天色已晚，把三百人马扎在教场，权在馆内住宿一宵，只候早朝复旨，不表。

且言汉王那日五鼓登殿，方受文武朝参已毕，忽打一个呵欠，倚在龙案上面，似梦非梦，听见云端内有人詈声骂着昏君，汉王听见声音很熟，急急离座下殿，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昭君，大吃一惊，暗想：“昭君在番一十六年，如何今日会腾起云来了？”只见昭君指着汉王，叫声：“昏君，你好负义忘恩也！奴为你保守江山，丢下父母，去和北番，为国忘家，你临行时携着奴手，何等嘱咐，说是挑选天下人马，御驾亲征，来救奴家，哄奴在雁门呆呆等候，杳无音信，奴为昏君，守此节义，不肯失身于番，只得投河而死，昏君呀！你忘了昭君恩义，不过是个女子，倒也罢了，还有许多功臣，汗马功劳，一个个为国捐躯，命丧沙场：如李陵不屈于番而死，百花中箭而死，李虎为妻报仇而死，彭殷中炮而死，死后不闻一点褒封，就是老将李广，苦守雁门，费了许多心机；和番苏武，困番多年，不亏我，怎得回朝？御弟王龙，丢下三宿妻房，伴奴和番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到番做了闲人，一十余年，毫无嗟怨，真是为国忠良。一个个有功之臣，也不加封，你做了一朝人主，赏罚全无，还称什么孤，道什么寡呢！”说一顿，埋怨一顿，恨几声，悲痛几声，把一个汉王说得哭哭啼啼，叫声：“恩妻见责，丝毫不错，是孤忘恩负义，还望恩妻原谅。你今既会驾云，回了本国，快些下来，孤和你重整鸳鸯，以全未了之情。”昭君冷笑一声道：“人天路隔，怎得遂心！既是你犹记前情，多多拜上皇后林恩人，妾之父母，望乞照看一二。奴的苦楚，千言万语，都说不尽，自有人对你说，奴要去也。”汉王见留不住昭君，放声大哭，昭君叫声：“汉王休哭，既是你与奴前情未断，奴还有妹子赛昭君，姻缘可以续成，切要牢牢记着，奴是当真去了。”

一阵阴风过处，昭君芳魂冉冉归天而去。汉王再向云端，看不见昭君的形影，大叫一声：“痛杀孤也！”从梦中哭醒，几乎跌下龙床，吓得两旁内监，急急扶住汉王。汉王醒来，连称奇怪，也不便与两班文武说明此事，只是痴呆呆坐在殿上思想。忽见黄门官奏道：“今有随昭君娘娘和番去的御弟

王龙，现在午门候旨。”汉王听说，将王龙宣上金殿。王龙拜了二十四拜，口称万岁三声，汉王叫平身，便问道：“卿家和番因何去了十六载，今日方得回朝，不知娘娘怎么样了？”王龙见问，不觉扑簌簌两泪双垂，汉王道：“卿家未言，先自流泪，是何原故？可细细从头至尾奏与寡人知道。”王龙奏道：“启我主，臣随娘娘往北和番，一路过芙蓉岭，岭上吟诗；太行山遇见猛虎，山神搭救；黑水河停兵半月，盼望我主，救兵不到；娘娘时常啼哭；雁门关内看见孤雁飞鸣，娘娘便唤孤雁，雁也知人意、落在地下，娘娘将血书写成，藏于雁翅，千言万语，嘱咐孤雁，转达我主，不知雁可将信寄来，我主可曾收到？”

汉王听见此话，便不觉满面通红，叫声：“卿家，实是孤王失信于昭君。那日果有一只孤雁飞来，落于殿廷，左边带的是昭君书信，寄与孤王的；右边是卿家的书信，寄与家乡的。孤本当欲写回书，又怕添昭君一番愁苦，是以孤王一总留下未曾回书，此乃孤之罪也。”王龙道：“我主不写回书，倒也罢了，只可怜娘娘在雁门关眼巴巴的盼望这回书，足有一月，不见到来，眼泪不知出了多少，又被关外番兵十分催促起身，那时娘娘好不焦闷人也！没奈何出了雁门，回头不住望着南方，哭哭啼啼，一路长行，非止一日，到了北方，逼要番王三件大事，方肯进城：一要税簿，二要宝珍，三要降书降表。番王一一依从，已曾差官送到中国，不知我主可收下么？”汉王道：“已经收到，但不知娘娘进了番城，以后便怎么样了？”王龙道：“娘娘到了番宫，第一夜召臣进宫，劝番王饮酒，是臣用计，下了迷昏药，把番王吃得七孔流血，不能成亲。第二夜番王旧病复作，又是臣用计，教番王杀了毛贼，以报前仇。第三夜番王大醉，硬想娘娘成亲，娘娘又仗着九姑仙娘赐的仙衣，穿在身上，番王用手扯着衣裳，如十几根银针刺在指上，鲜血淋漓，吓得番王不敢近身。到后来，娘娘又推说番王有病，曾许下白洋河愿心，要搭浮桥，只等到十六年后，方能成功，可怜娘娘一心只为我主，守此冰霜节操，任番王百般依从，娘娘俱是付之流水。那日到烧香日期，到了浮桥上面，可怜娘娘那一种凄凉，真令人痛杀。番王只认烧香是为自己还愿，那知娘娘是要全她的节操，一旦投河而死，好笑番王，一十六年，如在梦中。外有娘娘书信三封，嘱咐臣带回，呈上我主。”说着，将书呈上。汉王且不看书，叫声：“卿家，孤方才登殿，有一异事，实骇听闻。”王龙便问：“是什么事情？”

未知汉王怎生说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四回 百鸟护尸收仙衣 满朝送葬遇国丈

诗曰：

恩情割断三千里，异地羁留十六年；  
为国忘身一女子，此心真可对苍天。

话说王龙请问汉王，早间是何异事，汉王便把正当早朝，似梦非梦，见昭君身立云端，当面寡人被她埋怨失约的话说了一遍，“孤只道昭君业已成仙，方能驾云，前来会孤，那知他已为孤倾生，一点魂灵到此，可怜！可怜！”说毕，放声大哭，满朝文武、一众内侍，无不下泪，王龙道：“我主少要悲伤，娘娘生前聪明正直，死后为神，理所当然。”汉王收泪点头道：“卿言极是！卿家一路劳顿，免朝三月，另日加封。”

王龙正欲谢恩退下，忽见把守东华门官员跪下奏道：“启万岁，今皇城外河内流一尸体，身体未曾损坏，不知是男是女；又有百鸟衔花盖面，香闻十里，身上霞光万道，光彩射目，顺水顺风漂来，事出奇闻，请旨定夺。”汉王闻奏，好生诧异，便问王龙道：“卿在北方，见娘娘死，死后可曾埋于什么地方？”王龙道：“说起来也是一件奇事：那日娘娘将身跳河，河内之水比江海波浪更凶，番王命许多番兵下去打捞，总捞不着娘娘的尸首，他那里只得招魂设祭。臣闻娘娘生前曾说‘生为南方人，死不愿为北方鬼’，皇城外流来的尸首，或者是娘娘到此，也未可知。”

汉王听说，传旨摆驾到御河一看，以辨真假。一声旨下，满朝文武随驾出朝。到了皇城外河边，汉王向前一看，果见水面上漂来一尸首，百花盖面，群鸟飞绕，身上霞光万道，云气千层，只看不出是男是女。汉王吩咐军士将群鸟逐开，见是一个女尸，面似观音，犹如活的一般，汉王又传令众军士将女尸捞起。众军士答应，正待动手下去捞那女尸，只听见一个个军士都叫手疼，血出来了。回复汉王，汉王又不肯叫军士用挠钩去搭那尸首，便问王龙：“这是什么原故？”王龙道：“若果是娘娘尸首到此，他身上有九姑娘娘娘赐的仙衣，衣上如银针直刺人手，碰着无不受伤，所以娘娘在番十六年，番王不敢近身，皆赖此仙衣之力保全玉体，今日我主祷告一番，包管尸首不难捞起来了。”

汉王听说，便对河边祝告道：“贤妃既归，玉体光辉，白璧无暇，何用仙衣！”说毕，一阵香风过处，只见群鸟飞去，霞光不见，仙衣已被九姑娘娘娘收去。汉王仍命军士动手，此刻手果然不伤，轻轻将河内女尸抬起，汉王近前一看，见他容貌未改，果是和番昭君，免不得抱住尸灵，放声大哭，只叫：“苦命妃子呀！你今死后，尚且心向南方，不肯将尸灵抛于异域，怪只怪孤一时寸忍心，舍你前去，义屡次失信于你，教孤今日有何颜面对你芳魂！”说罢，痛哭不止，泪湿龙袍。王龙只是一旁流泪，众文武见汉王过于悲伤，向前相劝，汉王方才丢下尸灵，命内侍用暖衬将娘娘尸首抬进西宫。

一声旨下，众内侍领旨动手，汉王率领文武，一齐哭进午门，抬至西宫，安放床上。早惊动正宫林后，一闻此信，带了嫔妃，赶到西宫，正见汉王在那里痛哭，走进房内，一见昭君面色如生，不暇问及原由，也向前抱住昭君的尸灵，只哭叫：“妹妹呀！你为国家和番，去了一十六载，哀家无日不思念妹妹，谁知今日只剩个尸灵，方回故国。”说罢，哭得喉咙都哑。汉王也

是陪哭，哭的日月都昏，一众内侍宫娥向前劝住汉王、林后，林后便问：“芳魂怎得回来的？”汉王细细对林后说了一遍，林后连声称赞道：“此身虽死北方，此心犹恋故土，可谓巾帼之完人了！”说罢，林后也不用嫔妃动手，亲代昭君香汤沐浴，换了一身汉服，忙用棺木盛殓，停丧西宫，百日后出殡。汉王又旨下礼部，于各寺院延请僧道各一百名，在西宫虔诵经文，要做七七四十九日功德，超度亡灵。又许下一百根桂枝香，一百卷《金刚经》。道士打的罗天大醮，申表上朝，和尚拜的皇忏关灯，招魂灵前供养，设了许多奇珍果品，灵前铺陈，扎了许多纸扎烧化。每日汉王伴灵烧香，哭祭一回，只到四十九日功德圆满，迎皇送佛各事已毕，都皆散去，汉王仍在西宫住着伴灵，只候百日已到，又传旨礼部，卜了吉日，出昭君娘娘灵柩，安葬芙蓉岭上。

这日，汉王与林后俱穿素服，文武百官尽皆带孝，三宫六院、彩女嫔妃，以及内侍人等，俱穿孝衣，一路哀声不绝；送出朝门，满城百姓，家家户户，俱排香案，路祭昭君娘娘。此刻正是春天，不寒不暖，一众行人，奔芙蓉岭而来，正好走路，这且慢表。

再言王老皇亲夫妇，只因女儿和番，心中不舍，无奈为国驰驱，只得苦在心头。虽蒙汉王看顾，到底朝中举目无亲，皇亲苦苦辞官，汉王准了他的本，赐他田地金银，还着地方官不时矜恤，皇亲就择于皇城百里外买了一所房子居住，虽是老夫妻，倒也安闲自在。只因膝下无子，常怀忧闷，虽有二个女儿，一个已去和番，如同死绝一样，一个年幼，取名赛昭君，尚未配婚，隐居乡间，又不出名，那个知道？一日，皇亲正在门口闲望，忽听村中人喧嚷道：“今日天子代和番的昭君娘娘出殡，安葬芙蓉岭，好不热闹，我们快去看呀。”皇亲一听，大吃一惊道：“莫非我儿死了，番邦将尸首归于我国？汉王也该送信于我老夫妇，直到今日也不通知，好狠心呀！”入内，便说与夫人知道，夫人含泪叫声：“老爷，你也休怪汉王，他怕通信来，使我年老人又添一番痛哭。我和老爷办些祭礼，赶到芙蓉岭祭奠一番。”皇亲依允，忙去收拾，备了牲口，雇了轿子，命家丁挑了祭礼，皇亲三口，一路而来，不表。

且言汉王送丧到芙蓉岭，命地师卜了正穴，安葬昭君灵魂，一向盖土，一面摆列三牲，汉王与林后率领众文武正才祭奠已毕，转身向外，忽远远见王亲一众家眷，来到坟上，大吃一惊。

未知汉王相见，如何对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醮（jiào，音教）——道士设坛祭神。

矜（jīn，音今）——怜悯，怜惜。

## 第六十五回 汉天子初见赛昭君 长朝殿加封刘教授诗曰：

二女昭君出一家，排关名字最堪夸；  
姊能贞烈妹能武，好比莲生并蒂花。

话说汉王见昭君的父母到来，心中很不过意，为的昭君尸到中国，不曾送信与他，今见两位皇亲到来，汉王面前见驾，又朝见林后，汉王叫平身，含悲叫声：“国丈，休怪孤不送信于你，只怕年老皇亲一闻凶信，又增悲苦，等丧葬已毕，方才召你说个明白。”皇亲夫妇听说，也不回言，忙将恩谢，齐到坟上摆了祭礼，祭奠昭君。老夫妇放声大哭道：“你当初二九之年，大不该得此异梦，立誓要伴无子，准知遂了心愿，其中颠颠倒倒，累及父母受了许多苦楚；你又为国亡身，今日只剩尸灵归国，叫我年老双亲，倚靠何人？亦是空养你这女儿一场。”说毕，一齐嚎陶大哭，哭了一会，林后命宫娥劝住皇亲老夫妇。见坟边袅袅娜娜走上一个女子，不亚昭君重生，汉王一见，吃惊不小。只见他到了昭君坟前，整理衣袖，拜倒尘埃，哭叫：“姐姐呀！念妹子赛昭君，生来既晚，姊妹未曾见面，就两下分离，今日姊姊归阴，妹年又小，叫年老双亲并无香烟后代，日后倚靠何人？”说着，忍不住粉面泪流，如花喷水，双眉紧皱，似桃含春，哭拜一会，真令旁人心酥。林后见这女子，举止文雅，说话伶俐，方知是昭君之妹，暗暗称赞道：“好个知文达礼的佳人，也不在姊妹聪明，生在一家。”汉王在旁偷看赛昭君，眼都笑合了缝，心中暗想：“昭君云端亲许寡人，寡人若不断前情，妹子赛昭君可以续婚，只怕此言今日有些应验了，且等回朝，再作计较。”便离座，携着国丈手，周围看一看坟中四面景致，以见殓葬昭君，礼上不为过薄，但见那：

坟堂上石牌楼高高耸耸，两旁栽松柏树干层万层。一枝梅，一枝李，梅李争开；一枝杏，一枝桃，桃杏生春。石牛羊，石人马，分列左右；石麒麟，石獬豸，头角狰狞；石豺狼，石虎豹，助威坟墓；石骆驼，石狮象，件件分形；石文官，石武将，排立两旁，石嫔妃，石彩女，伺候坟莹。

汉王同国丈看了坟上造得十分齐整，国丈也放心得下，汉王叫声：“国丈放心，妃子虽死，亲情未断，孤定奉养你终身便了。”国丈连称：“皇恩浩荡，老臣何以克当！”说着已到坟前，汉王同林后又拜别昭君之墓，众文武也上来拜别，哭得悲悲切切，吹得闹闹热热，礼拜一番。汉王要摆驾回朝，国丈夫妻向前谢了天子，皇后移步也要告辞回去，汉王心中十分不舍，无奈国丈苦苦告别，汉王道：“既是国丈执意要去，孤也不好强留，再令媛有遗书一封，寄与国丈的，孤今未及带来，且稍停几日，召国丈来朝，还有别事商议，再看遗书不迟。”国丈谢恩，率领家眷回他乡里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汉王、林后带领文武嫔妃内侍等，告别昭君坟墓，一路回朝，文武退出朝门，汉王与林后到了正宫坐定，有内侍献茶。茶毕，汉王想起了坟上之事，叫声：“御妻，方才在坟上可曾见昭君的妹子，前来代姐姐上祭？容

獬 (xiè, 音谢) 豸 (ní, 音尼) —— 传说中的猛兽。

莹 (yíng, 音迎) —— 坟地。

貌柔媚，举止温和，不亚昭君再生、王嫱复活，令人十分可爱。”林后听说，微微冷笑道：“陛下好眼力也，妾非妒妇，焉肯作此没情义之谈，但一则天下多少妇人，陛下没有这些精神，召见这许多妖姬美妾，尽着自己受用；二则国丈的长女，被你断送番邦，难道又把第二个爱女送与君王，恐未必情愿了！我主请自三思，不要痴心妄想

汉王听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御妻之言，虽是正理，孤非好色，慕爱美貌佳人，但因思想昭君许多情义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酒不饮，梦不成，惹出无限愁闷，今见昭君之妹，如见昭君，意欲续此新姻，以联旧义，不知御妻意下如何？”林后听说，叫声：“陛下，你可谓见事不明了：想国丈无子，只靠二女收成结果，一女和番，已是心如刀割，只为要保江山，舍了身上一块肉，他二老致仕归闲，膝下只此一女，靠他收成结果，未必尚贪皇宫之福，肯续旧姻，人心如此一样，何必强求？”汉王道：“御妻之言，太迂阔了，想寡人与昭君许多恩爱，怎舍他去和番，也是出于无奈，就是今日提起，好不痛杀孤心也！”林后笑道：“陛下不必在此假慈悲，这是番人只要昭君，就献与他，若要正宫，也可献与他么？”汉王道：“御妻何出此言！正宫乃结发夫妻，非西宫可比，就是寡人拼着江山不要，也不能软弱至此。”林后笑道：“这是妾身戏言，陛下何必生嗔。妾闻苏武和番，一十六年，受了许多苦楚，如今方得回朝，也难为这老忠臣了。”汉王道：“可怜那苏武回朝，两鬓皆白，长髯苍苍，不是声音听得明内，几乎认不得他是苏武了。”林后道：“这样老忠臣，身陷番邦，劝降不辱，甘于牧羊，受苦风霜，令人呵怜，陛下也当格外加恩。方是酬他一片赤胆忠心。不讲他别的苦楚，只闻他有诗八句，写来也算苦小尽了。”汉王道：“御妻可记得否？念与孤听。”林后点头念道：

自从一别天朝地，苦守忠心十六春；  
嚼雪不嫌冰似水，吞毡肯让人污身；  
衣冠虽敝犹怜旧，符节常依尚喜新；  
两鬓苍苍嗟齿长，家乡何处拜丝纶。

只此一诗，已见老臣忠心耿耿，贯于日月。”

汉王道：“孤于当日，赐宴在便殿上，代他接风，加封太子太师，上殿不拜，外赐黄金子两、彩缎百端、拐杖一根、玉带一围，荫袭一子三品职衔，又免朝三月，孤也不为薄待忠臣了。”林后笑道：“陛下只说相待忠臣不薄，但坐也是昭君立也是昭君，行也是昭君，卧也是昭君，未知同伴昭君去的这个功臣，如何发落？”汉王听说，忽然想起此人，大吃一惊。

未知怎样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六回 教授衣锦还乡 国丈给养续婚

诗曰：

桑梓 之间不肯忘，愁生万里为君王；  
天涯海角飘流久，且幸于今返故乡。

话说汉王见林后提起还有相伴和番功臣，未曾加封，心中惶恐，叫一声。“御妻，非是寡人忘却此人，只因昭君尸到，丧事忙了三月有零，只算得安葬已毕，打点召他前来，自然格外加恩，酬他十余年的辛苦。”林后点头称是。说毕，吩咐摆酒，代汉王解闷。一宿晚景已过，不必提他。

次日早朝，汉王登殿，两班文武朝参已毕，旨下将王龙召进。王龙见了汉王，拜倒金阶二十四拜，口呼万岁，汉王叫声：“卿家，劳你伴送娘娘和番。一十六载，受了千辛万苦，久困异乡，今方回朝，卿之忠心，不减苏武。孤甚敬服卿家，怪不得昭君生前，眼力识人一丝不错。今且听孤加封卿家为天下都提调使，统制军兵，如朕亲临；外赐黄金印一颗、上方宝剑一柄，不论皇亲国戚、文武军民，凡有不法者，任凭先斩后奏；彩缎百匹、黄金千两、红罗一对、金花两朵。追封三代，荫袭一子。尔妻萧氏，苦守多年，赐他风冠霞披，加封一品正夫人。并赐回乡祭祖，给假半年，使你夫妻完聚，并受皂恩，再行供职。”

王龙得旨，心中大喜，连忙在金阶叩谢皇恩，就此告辞汉王，退行百步，出了朝门，到五凤楼前上马，又拜别在朝文武，打点衣锦还乡。口中不语，心内暗想，叫声：“且住，想我刘文龙，乃一介书牛，得中状无，多蒙昭君娘娘的错爱，认为兄妹，御赐姓王，今日特旨加恩，荣归故里，亏谁之力？还当前土拜见义父、义母，方是正理。”想罢，带了从人，备了礼物，出得皇城，约有百里之遥，就到了国丈府中。门前下马，有家人投帖进内，少刻，国丈出迎。迎至厅上，王龙便请夫人一齐相见，国丈命家人传语入内，将姚氏夫人请到厅上。王龙把二位皇亲请在上，口称：“义父，义母两大人在上，义男王龙拜见。”说罢，正要下拜，国丈一把拉住道：“殿元公，这个使不得，不要折坏老朽。”王龙又不肯依从。定要下拜，二人扯了一会，只拜了二拜，方分宾主坐下，香茗一道。

用毕，国丈便叫声：“殿元公，不才小女奉旨和番，累及殿元公，一番辛苦跋涉，愚夫妇于心不安。”王龙道：“义父说哪里话？这是为国驰驱，乃臣子分内之事，何言辛苦？慢讲是君王有命，不过跋涉万里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亦在所难辞。”国丈连连称赞道：“殿元公可谓勤于王事，足见忠心。请问殿元公身在番邦，亲见小女一番举动，不知可以见示否？”王龙道：“义父母若不嫌絮烦，何妨上禀。”国丈道：“倒要请教，老夫这里洗耳恭听。”王龙未曾开言，先已流泪，道：“想娘娘别了汉王，出得东京，和番北地，自芙蓉岭到雁门关，走了许多路程，受了多少风霜雨雪，免不得爬山过岭，万苦千辛，才到番城，约了三事，等番王依允，方肯进城，也算长天朝志气。到了宫中，番王勒逼成亲，用计灌醉番王，下了迷昏药，使番王血流病倒，方脱此难，到后来，又仗九姑赐的仙衣，穿在身上，吓得番王不敢近身。又



将奸贼毛延寿千刀万剐，报了仇恨，愚弄番王，许下白洋河口要还香愿，要搭浮桥，崇及番王，费尽倾国货帑，一十六年，方才成功，番王催着娘娘烧香还愿，想要成亲，娘娘自知再难推却，将义男召进宫中，当面吩咐道：‘哀家心存贞烈，为国和番，原非得已，若番王再逼哀家成亲，惟有一死，以报汉王。’只可恨汉王，过于薄幸，一点恩义全无，哄娘娘在关等候多时，并不见御驾亲征；娘娘又托孤雁寄书，天子亦无回信，可怜娘娘说，宁教汉王负我，不教我负汉王。那时到了浮桥，还了香愿，将身一纵，随波而去，吓得番王大哭一场。着人打捞娘娘尸首，毫无影形，番王只得回朝，做些佛事，超度娘娘的芳魂。又打发义男回南，出了番城，到了半路，雨阻芙蓉岭上，三更时分，娘娘又托梦于义男，说：‘哀家有几句言语，嘱咐于你，回去休要忘怀：一拜上汉天子不必挂念，奴虽死，恩义未断，照顾双亲，二拜上正宫林后，蒙他情义，未曾报答，来世再报深恩，三拜上堂前父母，休要悲伤，儿今虽死，还有妹子可以续婚。’说已明白，魂出帐去。还有生前在宫遗书二封，着义男带回天朝，已呈与汉王，汉王还未曾与义父母看见。这就是娘娘和番始末，今提起，也令人伤心。”

国丈听见王龙一番言语，由不住心如刀割，放声大哭，姚夫人只是哭叫：“苦命的亲儿呀！”王龙也在一旁，陪了许多眼泪。哭了一会，大家止住泪痕。王龙又请贤妹赛昭君见礼，国丈吩咐丫环：“请二小姐出来，与殿元公见礼。”丫环去不多时，只听得里面环佩声响，赛昭君稳稳重重，走出厅来，王龙抬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宛似当年昭君娘娘的模样，连忙起身，兄妹见礼。礼毕，国丈吩咐摆酒，款待王龙饯行。席终告别，国丈送出大门，王龙上马，带了从人，一路长行，衣锦还乡，好不热闹，少不得坟前祭祖，夫妻完聚，这且不表。

且言汉王，自在坟上见了赛昭君容貌，不亚于昭君，心中又惹起相思病来，打点续娶联姻，便与林后商议此事。林后不好过于阻挡，忙写一道旨意，差了内侍出城，飞召国丈见驾。内侍领旨，不敢怠慢，出宫上马，如飞而去。离城百里，指日就到，内侍同了国丈，到得午门，下马候旨。内侍先入宫缴旨，汉王即传旨召进国丈，国丈见驾，山呼朝拜，汉王连叫平身，赐坐。国丈坐定，问道：“我主相召老臣，有何吩咐？”汉王先命内侍取出昭君遗书，递与国丈看看，国丈未免见鞍思马，心中悲苦一番，当着汉王面前，不好哭出声来。将书看毕，笼于袖内，便要起身告别汉王，汉王带笑叫声：“国丈且慢。”国丈便问：“我主还有何事吩咐老臣？”

未知汉王说什么事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七回 痛王嬙皇亲思女 游花园九姑传法

诗曰：

先因多女不胜愁，身入皇宫慰白头；  
到底门楣他自立，前人栽树后人留。

话说汉王见问，便对国丈道：“令媛与孤恩深情重，为国驰驱，身丧异地，临死曾嘱咐孤家，照看双亲。今日相召，非为别事，听孤加封国丈食一品俸禄，妻姚氏封一品夫人，月给钱粮供养，不用在朝供职，仍居皇城外安闲之地，代代子孙，世受皇恩。令媛为国尽节，不独名标青史，且谥贞烈二字，配享太庙，永受香烟，乃立贞烈牌坊，不论皇亲国戚，在朝文武，到了牌坊，俱要下马，如有违旨，即问典刑，国丈呀！孤要续娶二令媛，以接一脉姻亲，月给加俸银三百两，好生管养赛昭君；外赐宫娥二十四名，服侍二令媛；又加白银三千两，折与二位皇亲买果吃，孤也不下聘了，只算一言为定，候孤择定吉日，迎娶进宫。就是昭君屈死北方，这段血海冤仇，安得不报，孤自操练精兵，亲讨反叛，灭了番邦，代昭君报仇，慰他阴灵于地下。”

国丈听见汉王吩咐，不敢不依，只得受了许多赏赐，谢恩出朝。回到自家府第，入内，便有姚夫人率领女儿赛昭君迎接，到内室坐定，姚夫人便问：“今日旨下召见，有何事情？这许多赏赐，是哪里来的？”国丈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只因大女昭君，一点贞烈之性不泯，远到番邦，几千里外，将尸首送到中国，百鸟衔花盖体，花容未损分毫，敢是皇天保佑，未曾安葬之先，大显灵圣于汉王，一要汉王照管你我二老，是以皇上加封加禄，二要亲情不断，却叫妹子续婚，是以今日宣召进宫，当面言定亲事，赐了彩女二十四名，服侍二女儿，又赐白银三千两，以作聘礼，月给俸银三百两，好生管养二女儿，俟汉王择日迎娶进宫。”姚夫人听说，把眉头一皱道：“好笑汉王，太没正经，他尽有三宫六院，偏要缠扰我家则甚！想大女在世，百般聪明，活鲜鲜的被汉王选去，断送性命，至今令人提起，好不伤心。如今又来想我二女儿，只怕此女未必贪皇家富贵，嫁个平人，夫妻偕老，你我日后也有收成结果，不要象大女儿，又去和番，坑了性命。”国丈听说，把脸一沉道：“夫人之言差矣！常言：君叫臣死，臣不敢不死，臣若怕死，不为忠臣。大女儿虽死在番邦，如今配享太庙，永受香烟，留得芳名千古，各人自有各人之福，你我父母，何必代女儿愁烦？况皇爷当面续婚，谁敢逆旨忤君？”夫人听说，哀哀痛哭，叫声：“老爷呀，妾怀二女在腹，十几个月，只认是一个怪胎，那知生于辽东，容貌胜似姐姐，只为上坟，遇见汉王留心。非妾不愿女儿婚姻，只为你我年老，举目无亲，单有此女，怎舍得他又离身边呀！”

正值老夫妻议论，早有二十四名宫娥进来，一一磕头已毕，老夫妇吩咐拨在香闺二小姐手下伺候，众宫娥答应，侍立两旁，赛昭君叫声：“爹娘不必争论，想姐姐身死番邦，大仇未伸，汉朝又无英雄能将去杀番兵，不是该儿敢夸大口，纵番邦有许多妖术奇能，只消孩儿领兵前去，管叫番人一个不

---

谥（shì，音是）——古代君主或贵族死后，另起一个称号，如“武帝”、“哀公”之类，也叫“谥”号。此处“贞烈”，即昭君的谥号。

忤（wù，音五）——逆，不顺从。

留，还要踏平番城，代我姐姐报仇，方泄心头之恨，今日皇爷肯将婚续，正是遂孩儿平生之志也。”国丈夫妇听了赛昭君一番言语，一齐哈哈大笑道：“孩儿小小年纪，不知外边事体，随便夸言乱说，想天朝征番，勇如李陵，尚已被捉，猛如彭越，不免死难，百花中箭，李虎亡身，苏武遭困。就是李广，年老宿将，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尚且折了许多人马，被番人杀得闭关不出，是以汉王无奈，将你姐姐前去和番；量你不过一个柔弱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焉知行兵之事？少要乱说，使外人闻知，岂不贻笑大方！”赛昭君道：“爹娘休要小视孩儿，孩儿若不禀明与爹妈，爹娘也不知道其中有个缘故。”国丈道：“有个甚么缘故，可细细说与我们知道。”

赛昭君道：“爹娘容禀，只因那一晚闺中闲坐无事，但见窗外月明如昼，时心中想起游玩花园，未带丫环使女，独步而行。到得二更时分，凉风阵阵，正穿竹径，忽见两边陡起一朵祥云瑞霭，纷纷香烟绕扑，那云落在园中，到了一个仙女，身披鹤氅，执着云肩，手摇羽扇，自称九姑仙女，呼着孩儿姓名。孩儿听他呼唤，知非凡人，连忙跪在地下，听他吩咐，那仙女道：‘赛昭君，你与我有缘，情同师弟，因尔姊屈死番邦，无人泄恨，汉朝又少英雄，谁去破番泄耻？非你不可！我特来教你诸般武艺，你且站在一旁细看，牢记在心。’仙女说罢，先传武勇，向空中一指，明亮亮的十八般兵器，自空中落于地下，但见那仙女：

先使刀，分上下，背花乱落；一团雪，冷森森，别类分门；又使枪，梅花落，不离左右；刺劈面，到护心，件件皆精；方天戟，举在手，飞扬乱舞；铁楞铜，手双起，舞不见人；开山斧，迎面砍，三十六着；银瓜锤，乱打去，碎碎纷纷；鎏金铛，轻飘飘，狂风几阵；碧燕抓，飞荡荡，映月光明；竹节鞭，单撒手，凤头三点；青竹竿，挑金钱，如虎翻身；风魔棍，打过去，禹地尺许；枣阳槊，掷空中，一点无差；扯满弓，放羽箭，怀中抱月；跑劣马，快加鞭，稳坐鞍心；传武艺，已毕了，教奴学会；又传我，诸般咒，临阵记心；还教奴，行上遁，地下能走；更有那，会驾雾，亦可腾云；撒绿豆，成兵将，自可摆阵；传六韬，并三略，谨记留神；六丁将，六甲神，俱听号令；要移山，并倒海，顷刻施行；呼得风，唤得雨，天仙正法；除得妖，斩得怪，可逞奇能；临行时，又赠我，几件宝贝；叫孩儿，灭番邦，马到成功。

他又说孩儿前世本为皇后，今生又当入皇宫，这是前世姻缘注定，何能强求。”国丈夫妻听说，只吓得摇头吐舌。

未知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戟(jì, 音挤)——古兵器的一种，长杆头上附有月牙形的利刃。

铜(jì n, 音简)——一种古兵器，像鞭、四棱。

鎏(liú, 音硫)——我国特有的镀金法，所镀的金属经久不退。

## 第六十八回 林皇后得病归天 赛昭君充立正宫

诗曰：

却因薄命叹红颜，数定此生总是天；  
贵到人王强不得，前姻缘即后姻缘。

话说国丈夫妻听了赛昭君一番言语，共吃一惊，叫声：“娇儿，想你又无兄无弟，姐姐又死了，倘你去征番邦，一旦有失，叫你双亲倚靠何人？”赛昭君叫声：“爹娘只管放心，孩儿不进皇宫便罢，若皇爷召娶奴家，姐姐之仇，一定要报，怎不领兵出征？”国丈道：“且等旨意下来，再作商议。”不言国丈府中之事。

且表正宫林后，自从昭君死后，每日在宫思想，只是痴痴呆呆，似颠非颠，忽然染成一病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日夜里只叫“妹妹那里去了？”脸上黄瘦不堪，慌得汉王忙召太医院来看林后，都说是七情六欲所伤，总看不出娘娘的病根。日复一日，林后病体十分沉重，汉王亲调汤药，无奈林后咽喉如锁，并不沾唇。可怜林后，只为思想昭君，弄得三魂散去，六魄无归。到了那日三更时分，喉中气绝，一命归阴，三宫六院，无不悲啼，只哭得汉王，死而复生者几次，口口声声哭叫：“林后，撇得孤王好苦也！”不住的跌足捶胸，喉咙都哭哑了。到了天明。也不临朝，吩咐宫娥将娘娘香汤沐浴，内外绸装大殓起来，然后用棺木装起，安停宫内。哀诏颁行天下，满朝文武，尽皆挂孝；百姓百日不许开荤，开丧举哀，六七道场，功德圆满，方命礼部选择日期出丧，安葬西山岭白云峰下。

丧事已毕，回朝归了正宫，冷冷清清，好不孤凄，汉王和衣哭倒龙床，一则思想林后，二则思想昭君，从此汉王想成一病，久不临朝。文武百官知道汉王有病，俱入宫中问安，汉王也勉强撑持，见了众文武，吩咐均免朝参，众文武口称领旨，便问：“我主因甚事情，龙体不安？”汉王道：“孤因昭君死后，未及一年，又把正宫林后死了，层层苦楚，心甚不宽，是以忧闷成疾。”众文武齐奏道：“我主若因宫中无人内助，何不颁诏天下，召选美女。”汉王闻奏，摇摇手道：“天下佳人虽多，只怕难及旧时两个宫人。”旁边闪出张丞相，高叫：“我主既说身伴无人，难道忘却昭君娘娘的妹子赛昭君么？当日在坟上，已亲眼见过，后又将国丈召来，当面亲许，不肯断这门亲，算来今年已十八岁，可做昭阳掌印，望主准奏。”汉王闻奏，心中大喜，不觉病体减半了，便道：“孤因病中昏聩，忘却赛昭君，烦卿到国丈府内，传孤旨意，说是正宫娘娘驾崩，昭阳无人掌印，皇爷不负前言，召选赛昭君为正宫皇后。户部动支黄金千两，烦卿料理一切喜礼，代朕一行，回朝定当加恩。”

张丞相领旨，同众文武出宫，回了府第，不敢耽搁，就在户部支了帑项，备办喜礼。百端百羊百果，总已现成，张相骑马，押着礼物，一路出了皇城，不多时就到得国丈府内下马，国丈连忙迎接进厅，礼物摆列厅上，张相开读诏书，国丈俯伏厅阶，听宣圣旨，上面特来召赛昭君，即着二位皇亲护送进京。国丈闻肯谢恩，收了礼物，送至后边，一面与张相见礼，一面吩咐摆酒，款待钦差。张相酒至半酣，催促动身，国丈点首，传谕后面夫人知道。夫人见圣旨又到，召选二女，急急进房告知女儿，赛昭君听说，心中大喜，连忙收拾预备。夫人叫丫环出问，外边御辇可曾齐办，张相对国丈道：“御辇已

在外伺候多时了，请令媛就此登程。”国丈入内说了，免不得赛昭君向前拜别父母，又是一番悲苦，仍带了圣上前赐的二十四名宫女出来，厅前上辇。国丈吩咐家丁看守门户，同了张相上马，夫人坐轿，一众奴婢后面跟随御辇，两旁自有军士内侍护卫，一路不敢迟延，进得城来。汉王尚在宫中养病，未临朝政，国丈京中本有府第，同了夫人、女儿，仍归私宅住下候旨，不表。

且言张相进宫复旨，见了汉王，山呼万岁，口称：“臣遵旨，召王国丈并家眷等，已随旨来京，未奉宣召，不敢擅入宫门，请旨定夺。”汉王闻奏，龙心大悦，忙叫：“平身，劳卿作伐，赐御酒五十瓶、彩缎百匹，算孤谢媒。赛昭君俟钦天监择日进宫。”张相领旨谢恩，退出朝门。汉王又命内侍传旨出去，召钦天监进宫伺候。钦天监领旨，不敢怠慢，进得宫来，见了汉王，山呼万岁，汉王叫平身，一面吩咐谕旨道：“孤今宣封正皇后，非东西南院可比，烦卿要择吉日良辰，以成百年大事。”钦天监官领旨，取过历书，细细一看，便回奏道：“据臣看来，明日乃黄道良辰，并无破犯，一定夫妻偕老，兴隆万年。”汉王闻奏大喜，登时脸上添光彩，十分病根除尽，打发钦天监出宫去后，一面吩咐宫娥，收拾昭阳正宫，一面传谕各宫嫔妃，伺候迎接皇后。一声旨下，谁不打点。

这一夜，汉王心急如火，并未安睡，只听谯楼三鼓，已交子时，即吩咐官中，张灯结彩，点得如同白昼，亲排鸾驾，候在宫门。张相早已知道，飞马报知国丈，国丈一闻此信，急急收拾，忙将女儿上辇，一路护送。进了午门，到了五凤楼前，只听得一片笙歌细乐齐奏，对对宫灯来接，接到娘娘，下了玉辇，汉王用手挽进昭阳正宫，先行私礼，后行朝礼，礼毕坐下。刚到五更，汉王出朝登殿，受文武朝贺，国丈亦随班见驾，汉王吩咐：“众文武俱赴逍遥殿赐宴，张相陪国丈赐宴便殿。”一声旨下，众臣谢恩。汉王退朝，仍到昭阳正宫，新后连忙接驾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蒙恩抬举，召选入宫，念臣妾年幼，恐有不到之处，望皇爷恕罪。”汉王听这一阵燕语莺声，由不得心花放荡，连忙双手扶起，叫声：“梓童休要如此客情，且赐锦墩坐下。”新后谢恩，站起告坐。汉王见他说话温存，身材窈窕，心中大喜。说着，不觉红日西沉，宫内点起灯来，汉王又在灯下观看佳人，越发十分出色，比在世昭君还要胜似几分。汉王正在赏玩新后，忽见内侍跪下启奏。

未知所奏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九回 掌昭阳哭祭芙蓉岭 报冤仇议征单于国

诗曰：

不因身贵撇同胞，骨肉关情首自搔；  
一座荒坟凭吊问，泪痕空把纸钱烧。

话说内侍禀汉王道：“喜宴已曾齐备，请皇爷与娘娘入席。”汉王点头，同新后并肩而坐，宫娥敬酒，女乐吹弹，灯烛辉煌，肴饌错陈，好似八仙宫景，真是皇家富贵。汉王在灯下不住细看赛昭君，生得好一个模样，打扮得十分精工，怎见得，但见他：

戴一顶，翠殊冠，凤绕日月；凤头钗，分两下，压住乌云；柳眉边，分八字，不浓不淡；红绣鞋，刚三寸，锦口绒心；上穿件，八卦袄，西番莲绣；下穿着，地理裙，一色销金，似天仙，离月殿，霓裳夺目；如龙宫，有仙女，出了水晶；普天下，俊俏的，昭君为最；新皇后，比王嫱，更胜十分；脸一般，身一样，同胞共出；问一句，答一句，一样声音；却如在，梦里，昭君相会；今见了，赛昭君，两世美人。

汉王将新后看了一番，心中大悦，不觉吃得酒醉薰薰，已是谯楼二鼓，此刻按不住心猿意马，忙携了新后的手，同入寝宫，洞房花烛，一夜鱼水，恩爱自不必说。

直至五更，汉王又起身登殿。文武朝参已毕，汉王又传旨道：“朕今新立正宫，颁行榜文，大赦天下，广赐恩典，在朝文武各加一级，御弟王龙升授三边统制，修理国丈府第，月支俸银加倍给养。已故李陵、李虎、百花夫人、彭殷，俱追赠加封，入功臣庙配享。李广镇守雁门多年，可谓勤于王事，加封太子太傅。李陵之妻铁花女，封为二品正夫人，李陵之子李能，特授御前都指挥之职。”众文武谢恩已毕，俱皆迟朝。汉王回宫，新后接进，坐定，吩咐内侍摆酒，召姚夫人进宫赐宴一日，吃得尽欢而散，姚夫人告辞出宫回府，汉王仍与新后同归罗帐欢娱，自此百般恩爱，卧则交颈，坐则并肩。

光阴易过，不觉已是半年，次日恰值清明佳节，娘娘要上姐姐新坟，忙奏知汉王道：“想臣妾姊妹，同侍我上箕帚，恩莫大焉，不幸姐姐早丧，臣妾入宫以来，未曾到坟瞻拜，打点来日情明，臣妾请旨前人拜扫一番，以尽臣妾之情，伏乞吾主准奏，一同臣妾父母走遭。”汉王闻奏，龙泪双流道：“梓童所奏，极是正理，尔姊昭君，为孤亡身，何日心中将他放下？明日孤陪梓童一同扫墓，并召尔父母随驾前行。”新后谢恩。汉王一面吩咐内侍持诏谕国丈夫妇，一面传旨，着张丞相带领三千御林兵护驾。张相得旨，不敢迟延，忙在教场点了护驾兵丁，另外总旗牙将各百名，分排队压，只等天明，候驾起程。

一宿已过，到了次日，汉王起身，也不临朝，候娘娘打扮已毕，同坐上凤辇，带了一众内侍宫娥，到了五风楼前，遇见国丈夫妻也到，又有张丞相率领大小文武，在午门外伺候，一见驾到，向前迎接，汉王吩咐就此起程。一声旨下，只听得三声大炮，鸣金开道，上马的上马，坐车的坐车，纷纷护

---

饌 (zhū n, 音赚) —— 饮食，吃喝。

驾起程，一路旗幡招展，盔甲鲜明。

出了皇城，过得几个人乡村，方到芙蓉岭上，又是三声炮响，兵将团团围住坟茔，汉王与新后下了御车，同到坟前。早有内侍摆下祭礼，两旁细乐齐奏，汉王亲自行礼，祭奠昭君，文武百官亦皆下拜，国丈夫妻也来拜毕，方是娘娘，向前进酒，跪倒尘埃，哀哀痛哭，叫声：“姐姐，不幸你红颜早丧，抛下年轻妹子，年迈双亲，举目无亲，倚靠何人？在生未见姐姐之面，只好死后年年来上坟，以尽妹子之心。”说毕，拜而又拜，哭而又哭，众人在旁，无不下泪，汉王也不免苦在心头，反来劝解，亲把龙袍代新后拭泪，一面吩咐就此起驾回朝。旨下，又是三声炮响，众人候圣驾娘娘上辇，一起保驾起程，正是：

马嘶平坡飞骥足，兵穿山岭似雷鸣；

旗开五色分前后，甲亮八方惊鬼神。

路正行之间，早到东京皇城，兵扎教场，汉王与娘娘进了午门下辇，吩咐文武各回衙门理事，国丈夫妻告别，娘娘也不苦留，回他府第不表。

单言皇后陪着汉王，到了宫中，早已摆下酒筵，皇后陪了汉王坐定饮酒，正当酒至三巡，汉王带笑叫声：“梓童，孤看你身子何等软弱，因何上辇不用相扶，捷快如云？”皇后道：“臣妾虽系女流，不但上辇如此，并且骑马更快，自幼从学仙女，习成十八般武艺，布阵行兵，件件皆能，臣妾要打点去征番呢！”汉王笑道：“那番王久已归顺天朝，又不曾无故犯边，何必定要去征他？未免出师无名了。”皇后道：“陛下怎说是出师无名？可恨番邦逼得姐姐残生丧命，不灭番邦，姐姐之仇不报，臣妾之心不甘！不是臣妾夸口，一任番邦百万雄兵，叫他来一个，死一个，杀他个片甲不回。陛下呀，这段冤仇，臣妾未进宫中，已恨如切齿，日日思想，要杀番人，上洗国家之耻，下报姐姐之仇，常言道：为人不把仇来报，枉在世间走一遭。明日臣妾就请旨起兵征番，望吾主准奏。”汉王听了皇后一番言语，只是摇头，反劝解道：“梓童不要性急，想朝中多少英雄上将，平日食得大俸大禄，总怕出兵，似梓童一个柔弱女子，一路风霜雨雪，吃辛受苦，万里迢迢，孤怎舍得梓童前去？兵马一动，残害生灵，孤心不忍，况我国粮草未曾充足，难以出兵。梓童一心要报姐仇，且等候国库充盈，各处再调雄兵，任凭梓童挂帅征番，包管一举成功。如今兵微将寡，不要前去惹祸。不是寡人胆小，常言：识时务者，称为俊杰；能见机者，便是高人。梓童请三思之。”皇后听说，暗笑汉王这等软弱，还治什么天下，管什么万民，怪不得番王屡欺中国了。

想罢，未知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回 汉天子懒征北番 单于主思夺国宝

诗曰：

不动干戈恤万民，当今天子正存仁；  
怪他无故生嫌隙，逼动烽烟起战尘。

话说赛昭君见汉王劝他不要征番，便道：“圣上既说兵少将稀，须要广积粮草，练习精兵，那时不用名人上将，等臣妾一人杀入番邦，不把番邦踏为平地，誓不回兵。”汉王又带笑相劝道：“梓童，且将出兵的话丢过一边，等彼若犯边界，再领兵征讨不迟，若不犯边，也可恕他，孤和御妻且快活几年，不要将此事挂心。”吩咐宫娥：“取酒来，快敬娘娘的酒。”宫娥答应，捧着金樽，斟上香醪，娘娘见汉王敬他的酒，连忙站起，接过酒来，只得曲从，不敢则声，将酒饮罢，又转敬汉王。汉王又吩咐女乐吹弹歌舞，以助酒兴，只吃得到更深尽欢而散，不表。

再表番丞相卫律，因番王为了昭君一个女子，不念有功之臣，杀了他老师毛延寿，久已怀恨在心，后见昭君投河而死，未曾报仇，只叫：“便宜这贱人了！”又想：“番王如此薄待功臣，也要播弄他一番，方出心头之气。”想了一会，计上心来：“须要如此这般，好让某家坐观成败了。”想定主意。那日到了番王早朝，出班奏道：“臣启狼主，想狼主九代相传，独霸北方，皆因误听毛相献图取美，以致损兵折将，耗费钱粮，又将国内税簿、库内珍宝，并降书降表，献与天朝，若昭君娘娘在世，得伴狼主，也还值得，谁知哄诱十余年来，用尽倾国之财，只顾完他节操，投河而死，反使狼主人财两空，岂不可恨！就是臣等，心亦不能甘服，吾主可速速点将兴兵，杀到汉朝，讨取国宝，以洗前耻，望主准奏。”

番王不知卫律公报私仇之计，反点头道：“卿言是也。”便问两班文武：“那位卿家，代孤征南，讨取国宝？”语言未了，闪出土金浑，拜倒尘埃道：“微臣愿往，狼主可付臣十万大兵，百员战将，不将南方杀得并无敌手，使汉王年年进贡我国，并取国宝还朝，臣亦不再见狼主了。”番王闻奏大喜。正吩咐杀牛宰羊，大摆筵宴，代土卿饯行，忽见左班中闪出一员大臣，连叫“不可”。番王近前一看，乃丞相娄里受也，只见他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臣有短表，冒奏狼主：想我邦进贡天朝，业已有年，只因天朝逃臣毛延寿挟他私仇，来到我邦，一言唆动狼主，本是我邦惹起刀兵，天朝已将昭君娘娘献出，也算与我邦联和，只奈昭君娘娘秉性坚贞，不肯失节，哄我狼主，一十六载，赴水身亡，却与天朝无干；况我邦连年证战，损兵折将，却也不少，国帑钱粮，又因浮桥一造，用去若干，国内空虚，何必又去再动干戈，结冤成仇，伤害生灵？望狼主暂停此旨罢。”

番王未及回答，土金浑大叫一声道：“娄丞相何太怯也，长他邦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想我邦税簿珍宝，进贡天朝，为的昭君娘娘，在时恤情，今娘娘已死，还有什么情义？倘若不征讨国宝回朝，使他邦闻知，岂不笑狼主软弱了？臣若领兵前去，包管一战成功。”卫律也一旁奏道：“土将军之言极是，狼主只管放心，休听娄丞相愚腐之言。”番王遂不听娄里受所奏，当

---

醪（láo，音劳）——醇（chún，纯）酒。



殿赐了土金浑三杯皇封御酒、两朵金花，加封为征南大元帅，“任卿到教场挑选良将精兵，俟功成回国，再加升赏。”土金浑领旨谢恩，退下殿来，出得朝门，下了教场，点齐队伍，军令三申，放了九个狼烟，催兵起程，出了番城，一路好不威风，怎见得，但见那：

左一队，青旗号，先行哈虎；右一队，黄旗号，吴奎将军；中一队，红旗号，土大元帅；前一队，白旗号，大将孙云；后一队，黑旗号，乌龙杨霸。共五队，纷纷走，整肃严明；石庆真，督营哨、中军护佑；石庆龙、石庆虎，运粮先行；五色旗，来招展，光耀日月；兵十万，多雄猛，大小三军；左将催，右将赶，如龙出水；后兵起，前兵走，似虎奔林；行一程，过一程，犹如风送；过一岭，又一岭，好比腾云；日夜赶，行得快，不辞辛苦：早来到，黑水河，夕阳西沉。

上元帅吩咐扎下营盘，三军埋锅造饭。金浑独坐帐中，谯楼正打三更，尚未安寝，点了两支大烛，放在桌上闲看兵书，只听得一阵狂风乱响，好不吓人，那风刮进帐中，把桌上两支大烛几乎吹息。此刻土元帅看书也辛苦了，伏在桌上，似睡非睡，但见狂风过处。忽然外边走进两个鬼魂，一男一女，土元帅梦中定睛一看，却皆认得，男的怎生打扮？但见他：

凛凛威风戴将巾，甲是黄金罩全身；  
腰悬宝剑叮 响，汉室忠良叫李陵。

女的怎生打扮？但见他：

一顶珠冠头上戴，官装着体美娇容；  
看来却是昭君女，今夜因何到帐中。

女的前走，男的后走，随着一阵狂风，进了牛皮帐内，只见昭君杏眼圆睁，银牙乱咬，指着上面骂声：“匹夫好多事呀！想当初你到天朝，妄献番诗，汉王仁厚，不曾斩你，你就该知恩报恩，反将狂言惑弄你主，无故兴动人马，逼取哀家，方才罢兵，只可怜李陵被捉，屈死于番邦，彭殷中炮，死于非命，百花中箭，李虎阵亡，以及老将失守雁门，中国多少英雄上将俱丧，你等平地惹起风波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岂不可恨！就是哀家，我约番王三事，取他税簿宝珍、降书降表等件，下邦也应奉上邦之税，这是君臣大礼，如何尔等又生歹念，起兵来寇雁门？一不思天朝既献哀家，也算输服尔邦，哀家全节而死，不与大朝相干；二不思汉王不曾兴问罪之师，尔等反逆理犯上，天亦难容；三不思生民涂炭之苦，又要起兵伤害生灵，怕只怕尔等恶贯满盈，少不得天朝自有能人，杀你片甲不回，今日仇人相见，那肯相饶？”叫声：“李将军，快将此贼分他两段。”李陵答应，拔出宝剑，喝声：“番贼看剑。”吓得土金浑大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一交跌倒。

未知死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一回 土金浑入寇雁门 汉李广大破番兵

诗曰：

番人忽又起干戈，只为兵骄可奈何；  
一胜之中防一败，逞强自惹是非多。

话说土金浑梦中被李陵一剑砍来，躲闪不及，跌在地下，只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吓出一身冷汗，惊醒南柯，连称奇梦。耳听谯楼正转四更，暗想：“此梦乃不祥之兆，欲待退兵，又因王命在身，不能自主，欲待进兵，又怕于身不利，事出两难。”想了一会，道：“生死皆由天定，梦境何足为凭？”仍在桌上打了一盹。未及片时，天色已明，土元帅也不对众将提起梦中之事，只吩咐众军起营。一声令下，炮响三声，众军呐喊，拔寨起行，离了黑水河地界，一路旗帜招展，马不停蹄，兼程而进。

那日正走之间，忽见探子报道：“启禀元帅，前面已离雁门关不远了，兵不可前进，请令定夺。”土元帅闻报，传令大小三军，就此靠山扎营。一声令下，又是火炮三声，扎下营盘，埋锅造饭，歇军一日。次早升帐，便问：“那位将军前去打关？”有吴奎应声愿往，土元帅道：“将军可带领五千人马，前去打关，小心在意。”吴奎口称得令，坐马端枪，带了番兵出营。一马冲至关前，大叫：“守关军士听着，俺奉狼主之命，前来讨取税簿珍宝，还要尔主年年进贡我邦，方免尔等一死，如有半字不肯，俺就打破关门，管叫鸡犬不留。”守关军士听说，飞星报知李元帅，李元帅闻报，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这番狗又来犯边，怎生是好！”急忙添了兵丁，将各隘口牢牢坚守，任他叫骂，只不出战。吴奎骂战一日，不见关中一将一兵出来会阵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回营缴令、不表。

且言李元帅，见兵临城下，连忙写表申奏汉王，请发救兵，打发差官飞马进京，投递表章，真是不分星夜，赶至京城，到了兵部挂号。兵部知道边关紧急军情，不敢迟延，一见汉王未曾临朝，就将本章送入宫内。有守宫太监接到本章，进宫呈与汉王，汉王接过，细细一看，吓得面如土色，骂声：“番狗，真不是人，敢、欺我朝缺少能人，又来犯边，何太无礼！”皇后道：“既是番人无礼，不为师出无名，侍哀家前去征番，杀他一个片甲不回，方知天朝的手段利害。”汉王叫声：“御妻且慢，待寡人登殿，与众文武商议，再作道理。”

说罢起身，别了皇后出宫，即刻登殿，召宣一班文武。朝参已毕，便将番人入寇之事先宣一遍，后问：“那位卿家代朕领兵平番，得胜回朝，加封进爵。”问了三声，无人答应，恼得汉王心中大怒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今日国家变乱，一个个袖手旁观，不能代朕分忧，要尔等何用！一概罢职出朝。”汉王正在发怒，右班中闪出两个执殿大将军，一名陈希，一名郭武，一齐跪下奏道：“圣驾不必忧心，可恨番王欺负我朝太甚，臣等不才，愿顿兵前去，只要雄兵十万，各分五万，星夜赶到雁门，两路夹攻，杀他个片甲不回。”汉王闻奏大喜，各赐御酒三杯，金花两朵，加封为扫北左右大将军，陈希、郭武二人谢恩，汉王回宫，文武各散。

他二人到了教场，点起雄兵十万，放炮起身。出了皇城，一直来到芙蓉岭，陈希分兵五万，向东而去，郭武分兵五万，向西而去，总在雁门会齐。

他们兵虽分在两路，限定时辰，以一月为期，俱在雁门，兵合一处。进了雁门，将人马扎下营盘，来见李元帅，元帅忙出来迎接。二将进帐见礼，分宾坐定，大家商议出战之策，李广道：“番将攻打雁门，每日骂战，被我坚守不出，只等救兵到来，方好开兵，如今二位将军到此，天赐成功，只消我明日一军出战诱敌，诈败下来，二位将军两旁埋伏，突出夹攻，断他归路，不怕番人不授首战场。”陈、郭二将道：“老将军之计甚妙，明早我等听令。”李广大喜，吩咐摆酒，与陈、郭二将接风，一面犒赏来军，不表。

且言番将，打关几日不下，心中甚是焦灼，忽见那一日清晨，关上扯旗放炮，开了关门，闪出一支人马，就是老将李广，催动行兵，抵营讨战。早有巡番报知土元帅，元帅见南朝李广久不出兵，今日讨战，暗暗生疑：“一定关中救兵到了。”即刻升帐，令先锋哈虎，带领三千人马，出营割取李广首级缴命。哈虎答应上马，领兵出营，一马来到阵前，高叫：“南朝有不怕死将官，快来会俺。”李广听说，横刀大骂：“番狗屡犯雁门，甚是无礼，还不下马领死，等待何时？”若有半字不肯，定杀你片甲不回。”哈虎听了李广一番言语，急得两太阳冒出火星，也不回言，提起长枪，恶狠狠直刺李广面门，李广用刀架过，一刀砍来相还，哈虎用枪架过，一来一往，战了五十回合，不分胜败。好个哈虎，枪法精妙，分出五花八门，刺上刺下，眼捷手快，李老将军刀法也不弱于哈虎，只为心上有计，故意卖个破绽，大叫不好，带转马头，拖刀败走，高叫：“番将休赶，本帅战尔不过，明日再决胜负，赶来不算英雄。”说着，催马败将下去。哈虎不知是计，大叫：“败将扯不下马授首，往那里走？本先行来取你的命也。”

说罢，将枪一摆，把马一催，追将下来。可笑哈虎，被老将诱哄，一赶足有十几里下来，猛听得三声炮响，喊杀连天，伏兵齐起，吓得哈虎，情知中计，要回兵也个及了，左有陈希一支人马挡往哈虎去路，右边郭武一支人马，挡任哈虎归路，把三千番兵冲做两截，四面八方，都是汉家兵将，围住哈虎，李广又将兵杀回，哈虎一人，纵有通天本事，怎敌三位英雄？只杀得马仰人翻，浑身冷汗淋漓，心内慌张，要杀出一条血路逃走，走到西边，撞见郭武，杀了一阵，难出重围；走到东边，遇见陈希，杀了一阵，又被杀回；赶到中央，拚命杀出，又遇见老将李广，那大刀砍下来，十分沉重，难以抵敌；再看看手下三千番兵，被汉将杀得七零八落，只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话犹未了，心内一慌，手中枪一松，早被李广一刀砍下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。

未知哈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 报宿仇老将施威 请救兵二王挂帅

诗曰：

有仇不报非君子，仇报一时是小人；  
狭路相逢能等候，何愁宿恨却难伸。

话说番将哈虎被李广一刀，连肩带臂砍于马下，此刻汉将趁着得胜之兵，乱杀番兵，杀得血流成渠，尸横遍野，只剩了一千败残人马，急急败进营中，报与土元帅知道，祸事不小。元帅闻报，大吃一惊道：“怎么说？”败兵禀道：“启元帅，哈将军与李广交战多时，李广用诈败诱敌之计，被他前后埋伏，二将截住攻杀，我兵一时退后不及，哈将军被李广斩于阵前，折兵二千，请令定夺。”土金浑闻报，由不得气冲斗牛，便问：“帐下那位将军，前去与哈虎报仇？”只见一将挺身而出，口称：“元帅，未将愿往。”元帅一看，乃是部将孙云，即令孙云带领三千番兵，出营交战，吩咐小心在意。

孙云得令，上马出营，怎生打扮，但见他：

凤翅盔甲披锦袍，提刀上马逞英豪。虎头燕颌 多威武，曾斩海中出水蛟。

来到阵前，把马一催，大叫：“南蛮快来领死。”李广在阵门下一见，就命郭武出马。两军对阵，并不答话，各持兵器交战，一来一往，斗了三十回合，两面越杀越有精神，不见胜负。好个郭武，暗暗使起花刀之法，前六路，后六路，左六路，右六路，上六路，下六路，共是六六三十六路，只见刀花，不见人影，杀得孙云双目俱花，只听郭武大吼一声，把个孙云太阳魁首一刀砍落在地，趁势招动本部人马，赶杀番兵，杀得天昏地黑，哭喊连声，只听得军中鸣金，方打得胜鼓回兵。李广迎接进关，一面摆酒贺功，一面犒赏三军，不表。

且言番兵败回，见了元帅，道：“启元帅，孙将军先胜后败，又被郭武斩了。”番帅闻报，心中好不焦躁，急聚帐前众将商议道：“南朝将官这等英雄，连杀我邦二员大将，折兵数千，如何是好？”吴奎道：“启元帅，皆因出兵日期不利，是以损兵折将，不如回兵，另择吉日，再行出兵，那时天运循环，我胜他败，岂不为美？”番帅道：“说那里后来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岂在天时？只要运筹决胜。待本帅明日亲自出马，决一胜负。诸位将军须要为国出力，同心并胆，决一死战，不可各生退心，有功者赏，违令者斩。”声令下，谁敢不依？

过了一宵，次日五鼓，大家饱餐，整束戎装，元帅率领众将、大小番兵，直抵关前，扎下营盘骂战，只叫：“好好交还我邦税簿并进贡金银宝珍，一笔勾销，若有半字不肯，顷刻杀进关内，鸡犬不留。”李广在城头听说，不由暴跳如雷，即刻提刀上马，带了陈、郭二将，一马冲出关来，高叫：“土番将快来领死。”土元帅一见李广出马，便问：“那位将军前去会他？”早有石庆真，高叫：“未将愿往。”一马冲到阵前，高叫：“俺来代哈、孙二将军报仇也。”李广叫声：“来将少催战马，快通下名来。”庆真道：“俺

---

颌 (hàn, 音汉) ——下巴颏 (kē, 音科)。

乃北番监军都统石庆真是也，你可就是老将李广么？”李元帅道：“然也。”一面答话，一面想起石庆真三字，乃是射死我媳妇的仇人，今日相见，怎肯饶他？

想罢，不觉大怒，举起大砍刀，向庆真劈来，庆真不慌不忙，用枪架过，举枪相还，随手就刺，李广把刀隔过一边，一来一往，斗了百十多合，无分胜败。恼得李广，把马一转，诈败佯输，拖刀大败，口内只叫：“番人休赶，饶恕我年老之人罢。”庆真不知是计，打马加鞭，追将下来。李广回头见他来得切近，心中大喜，把刀放倚马背，暗暗搭上弓弦，将身一转，喝声：“中箭！”只听得弓弦响处，庆真马跑猛了，躲闪不及，一声“噯呀”！箭透咽喉，两脚腾空，一命呜呼。李广急急用刀找取首级，带回关门，也算代媳妇报了仇，满心大喜。庆龙、庆虎弟兄二人，一见父亲丧于阵前，不由得心中十分苦楚，也不等元帅将令，双马齐出，喝“骂”：“李广老匹夫，伤我父亲，与你不共戴天之仇，今日一定取你残生，以祭广父之灵。老匹夫往那里走，少爷来取你的命也！”

说罢，催马出阵。汉营中早有陈希接住庆龙交战，郭武接住庆虎交战，两下战鼓咚咚，不住的响，战了五十回合，顷刻见了胜负：庆龙敌不住陈希，被陈希一枪刺透心窝，死于马下；庆虎又见兄长阵亡，心中一慌，早被郭武一刀。劈力两段。一边汉兵得胜，将鞭梢一指，带领了一众汉兵，杀得番兵丧魂吊胆。番帅见汉兵势大来得凶勇，只得带了败残兵将退了三十里，方扎住营寨。查点兵卒，折去石家父子三人、万余人马，自知损兵折将，难以抵敌，不如坚守不出，急忙写本回国，奏请救兵，连夜差官，飞星上马而去。

在路披星戴月，马不停蹄，非止一日，来到本国，下马赶上长朝殿，奏知番王，并将求救本章呈上。番王一看，见折了哈虎、孙云二将、石家父子三人，又折了几万番兵，看罢本章，心中甚是不悦，便问两班文武：“那位卿家，代孤领兵去救应？”话犹未了，闪出番王御弟二亲王，向前讨差道：“臣愿领兵前去救应。不怕南朝有三头六臂之将，不将南蛮个个杀得束手归降，也不算十分武艺。”番王大喜道：“御弟去领人马，掌督中军，孤也放心得下，只要将我同税簿取回，叫南朝年年进贡于孤，孤也可休兵罢战。”二王领旨。番王又赐金花两朵、御酒三杯，“任御弟点挑十万人马，战将五十员前去，灭敌兴番，在此一举。御弟小心在意。”二王正要领旨谢恩，旁又闪出丞相卫律，道：“启奏狼主，二王挂帅征南，不愁指日功成，但军中尚少一参谋，帮助二王行兵布阵、捉将拿人，此去领兵救应，但军师不可少。”番王闻奏，沉吟半会道：“卿举何人可以帮助御弟参赞军机？卿不妨从直奏来。”卫律道：“狼主难道不记得，讨取昭君娘娘、大破雁门，亏了何人谋略？”番王一想，心中大喜。

未知想起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三回 番僧宝伤汉将 皇后劝驾亲征

诗曰：

文官投笔挂红袍，武将威风手执刀；  
临事未能将国保，不如闺阁女英豪。

话说番王因卫律提起前事，忽想起伏龙寺的圣僧，神通广大，此次出兵，非请圣僧相助，不能成功。即命二王：“代孤到伏龙寺去请圣僧。”二王领旨，退出朝门。去不多时，便来复旨道：“蒙圣僧依允前去，命臣大兵先行，圣僧随后就到军营。”番王闻奏大喜，便叫：“御弟，救兵如救火，就是今日起兵便了。”二王领旨，别主出朝，点了战将几十员，人马十万，放炮起行，出了番城，一路不分星夜，兼程而进。

那日正走之间，已到大营，早有土金浑率领众将，迎接二王进帐，参见已毕，尚未坐稳，又见半空中吊下一个和尚来，正是圣僧，二王站起身来，迎接进帐见礼，分宾坐定，众将俱皆向前参见，二王道：“有劳仙师大驾，孤心何安！”番僧道：“贫僧与王爷昆仲有缘，特地下山相帮，此番出兵，不取汉室江山，誓不回山。”二王听说大喜，吩咐帐中摆酒，款待圣僧。席间，与圣僧商议来日出战之事，番僧道：“既是汉将勇猛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，今日且着番兵打下一封战书前去，明日将大队人马仍抵关下寨，只差帐下一二员将官，前去诱敌，待贫僧暗暗掠阵，用法宝伤他，包管一阵成功。”二王听说，大喜道：“全仗仙师法力。”二人说得投机，吃得尽欢而散，我且慢表。

且言李广，见陈、郭二将又斩将取胜，杀得番人败下三十里去，心中好不快活；明日打发陈、郭二将，轮流讨战，并不见番将一人出马，心中甚是焦躁。那日升帐，忽见番兵打下战书，说是番邦二大王亲身出阵，李广已知番营救兵已到，便叫陈、郭二将小心在意，二将口称知道。过宿一宵，次早起来，早有军士报道：“启元帅，番兵又抵关下寨，前来讨战，请令定夺。”李元帅闻报，忙整束戎装出马，左军陈希，右军郭武，三将统兵，放炮出关，李广一马当先，喝道：“杀不尽的番狗，又来纳命么！”言未了时，番邦二大王出马，怎生打扮，但见他：

戴一顶紫金冠，琉璃蓝顶；插两支孔雀尾，五尺余零；身穿着虎彪皮，销金盔甲；手提一根飞云枪，杀气腾腾；左挽弓，右插箭，鱼腹入口；坐下了，乌骓马，四足如云。

李广一见二王，十分古怪，那二王也不与李广打话，只把令旗一挥，先命左军吴奎出马，郭武用刀敌住；又命右军杨青出马，陈希用枪敌住；那二王直奔中军，与李广交起手来，三对将官，各寻对头厮杀，正是：

虎斗龙争各为主，天昏地暗不饶人。

两下里从早饭时候，混战到午刻，足有百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哪知妖僧闪出阵门，口中喃喃念咒，在袖内取出一块铁板，向空中一撩，化作百千万无数铁板，打将下来，但见一片云遮雾黑，迷住敌将眼目，陈希被铁板打得

脑浆流出，死于非命，郭武被铁板打下马来，吴奎一刀结果残生；打得汉兵头破血流，膀折腿断，哭喊连天，四散奔逃，只剩下李广，见事不谐，撇了二王，败将下去。二王不舍，追将下来，正离着李广不远，举枪就刺后心。李广知道后面有人暗算，叫声“不好”，把马一拎，跳出圈子，二王那枝枪正刺在树上，再等将枪拔出，李广已去远了。逃回雁门，把关紧闭，二王见追不上李广，只说：“便宜这老匹夫了。”慢慢放马到了营中，治酒代番僧庆功。

一宿已过，次日又在关前讨战，不见李广出马，恼得二王，吩咐众将打关。一声令下，大炮轰天，将雁门关围得铁桶一般，不住攻打，二王又向关上大骂：“李广老匹夫听着，限你十日，将我邦税簿、宝珍一一送出，万事全休，倘若迟延，少不得打破关门，管叫踏平尔国，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，休生后悔。”只吓得守军飞来报知元帅。元帅因折了二员大将，无数汉兵，心中正在忧闷，又闻此报，愁上加愁，连夜写表申奏天子，发兵救护边庭，即差人马飞报进京，不表。

且言汉王同新后百般恩爱，行坐不离，那日正在叠翠宫饮酒看花，有内侍投进边庭告急的本章，呈与汉王一看，见陈、郭二将被斩，又折了几万人马，雁门被困，十分危急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几乎跌倒尘埃。幸有皇后坐在一旁，一把扶住，叫声：“陛下仔细些，不必惊惶，常言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不是妾今夸口，只消妾领一支人马，杀入番邦，不到几月，包管活捉番王，将番邦踏为平地，斩草除根。妾正为姐姐大仇未报，怀恨在心，他反来欺负我朝，妾若不杀番贼，枉做昭阳正院！宁可削发为尼，不恋红尘了。”汉王道：“番兵势大，难以抵敌，多少有名上将，俱丧沙场，御妻贵体娇弱，怎能上阵交锋？就是江山不稳，也由孤家，孤怎忍御妻冒险出征？但愿夫妻时常聚首，管什么边关危急。”皇后正色相劝道：“陛下之言差矣！想高祖皇帝，南征北战，东荡西除，挣下一统江山，传流至今，岂是容易？如霸王空有重瞳，不顾手下彭越、英布一班将官，一个个弃楚归汉，他只恋着虞姬一人，后来逼得乌江自刎而死。陛下乃当今真命帝王，岂可溺于儿女之情，不顾江山大事，妾所不取也。”

汉王听得皇后一番言语，眉头一皱道：“御妻未曾上阵，不知行兵的厉害：如番王二弟，六甲兵书，件件皆会；土金浑是神枪妙手；吴奎、杨霸等一班番将，本事十分了得；还有一个番僧，妖法十分厉害，御妻若要上阵，孤怎不担心？”皇后微微冷笑道：“任他三头六臂的将官，呼风唤雨的妖僧，妾也有通天的手段，保青陛下亲证，只要点兵十万，先锋一员，赶到边庭，搭救解围，不怕番人见了哀家，不亡魂丧胆。”

未知汉王听说，可能依从出证否、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四回 挂先锋铁花自请令 打头阵金浑落陷坑

诗曰：

天仇切齿恨闺中，无奈请令不肯从；  
事到临头方报复，一团宿气泄心胸。

话说汉王见皇后执意要保驾亲征，不好过于阻拦，反带笑叫声：“梓童，孤不知你深通武艺，善晓兵机，该应汉家有福，天生美人，为国家栋梁，保固江山，真愧杀朝中一班文武大臣，孤就拜梓童为帅，不知何日点将出兵？”皇后道：“救兵如救人，况边庭军情紧急，何可久待？若雁门一失，则大事去矣！就是明日日起兵。”汉王大喜，一面传旨出宫，着兵部提调各路人马，户部催趲粮草伺候，明日五鼓，御驾亲征。

这个信儿传到御营指挥李能耳中，回府禀知母亲铁花夫人，夫人一闻此言，便叫声：“我儿，想你祖父年岁高大，又被困雁门，怎生抵敌得住？我们母子。何不趁皇爷出师，自请去做先锋，一则代皇家出力，求取功名，二则好去搭救你祖父，以解雁门之围，三则上阵杀些番将，也代尔父报仇。”李能道：“母亲言之有理，母亲只管在家等候捷音，只消孩儿两柄铜锤，就够杀番人了。”铁花夫人骂声：“畜生，说话又来莽撞，上阵打仗，非同儿戏，须待为娘同你前去，一同计议而行，方保无虞。”李能诺诺连声道：“母亲既要同孩儿前去，不可迟延，就要今日请旨。”铁花夫人点一点头，取过笔砚，写了一道本章，自请去做先行。将本章写成，便付李能，入朝呈奏。

李能接本赶到宫门，烦守宫太监呈与皇爷，正值皇爷与皇后在那里饮酒，席间谈起明日五鼓点将提兵，谁可去做先行，非得一智勇双全之将，不可充此重任，汉王、皇后正在踌躇，忽见内监呈上一本，汉王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有了女元帅，须要有个女先行。”皇后便问：“是谁人之本？”汉王道：“此乃李陵之妻铁花夫人上本，代夫报仇，愿同儿子李能，去做先行。”皇后道：“壮哉！此女明日先行，望吾主就点他母子便了。”汉王依奏，吩咐李能母子，明日五鼓在教场伺候。内监传旨出来，说与李能知道，李能回府，禀知母亲，少不得收拾打点。

一宿已过，到了次日五鼓，李能母子早在教场伺候，只听三声大炮，汉王与娘娘驾到，大小三军一齐跪接汉王坐的御辇。娘娘是打扮戎装，好不威风，但见他：

日月珠冠头上戴，九宫八卦战红裙。护心宝镜明如月，腰间聚束九绒绳。坐下赤兔胭脂马，好似天降女仙真。

到了教场，汉王下辇，皇后下马，上了将台，并肩而坐，大小三军参见已毕，分列两旁听点，汉王便将朝政托与张文学，扶佐亲王，执掌朝纲，又叫声：“梓童，好点将开兵了。”皇后即点铁花夫人与李能，带兵一万，充做开路先锋，李氏母子领令上马，带兵而去。又点十万精壮人马，老者不过五十岁，少者不过三十岁。汉王又开内库，顶将饷银给赏三军安家，一个个欢声振地，

---

趲(z n, 音赞)——赶。快走。



无不愿效死力，去杀番兵。点将已毕，下了将台，汉王上辇，皇后上马，手执青铜宝刀，保定御驾，只听三声炮响，大兵动身，一众文武，送到郊外而回。皇后在马上，好不威风。离了东京，一路前遮后拥，人马精强，所过之地，秋毫无犯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李能母子，统兵一万，领了先锋的将令，一路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真是马不停蹄，催赶兵马前进，正是：

前哨马催着后哨马，左营军赶着右营军。

那日到了雁门关，将人马扎在教场，进了辕门，下马进帐，来见李元帅，元帅便问：“你母子到此何干？”铁花夫人道：“闻得公公又困雁门，心中十分忧愁，正值皇爷与娘娘御驾亲征，我等自请来做先行，一代公公解围，二代丈夫报仇。”李元帅把眉头一皱，道：“你们不知番兵厉害，只管要来厮杀，如今番王御弟挂帅，用兵如神，又来一妖僧，妖法十分怕人，连执殿将军陈希、郭武，俱死于非命，何况尔等？就是你公公也不敢出战，只是死守关门而已。”铁花夫人道：“公公休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此次元帅，乃新后娘娘，神通广大，法力非常，那怕什么番王御弟，那怕什么妖僧，管叫他尽做无头之鬼。公公只管放心，不必代我们担忧。”李元帅听说大喜，吩咐帐中摆酒，代母子接风，着人收拾。所洁净内院，伺候皇爷、皇娘娘来到，这都不表。

再言那日李元帅正在升帐，忽见探子报道：“番将土金浑讨战。”早闪出李能母子，向前讨令，李元帅叫声：“且慢，等皇爷大兵到时，再开兵不迟，尔等不可妄动，取罪未便。”铁花夫人叫声：“公公，闻得当年妄献天诗，即是土金浑，皆因皇爷仁慈，不曾斩他，放他回国，惹动干戈，致使两下干戈不息，皆因此贼而起，媳等今日出阵，若不除了此贼，誓不见公公面了。”李元帅拦挡不住，只吩咐小心在意。李能母子出了辕门，铁花夫人附李能耳道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

李能领了母亲之计，提锤上马，分兵五千，放炮开关，一马冲到阵前，高叫：“来将可是土金浑么？”金浑道：“既知本帅大名，还不下马领死，等待何时？汉将也通下名来。”李能道：“某乃大汉天子驾前官拜御营指挥，今充前部先锋李能是也。我父李陵屈死尔邦，又来围困我祖父李广，今日阵前遇见少爷，还想活命么？照锤罢！”一锤打来，土金浑用枪轻轻架过，举枪相还，一来一往，战了五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只听得关中一声鸣金，李能大叫：“军令，将兵收转，少爷明日来取你的命罢！”说着，把马头一转，要跑回关去，土金浑便叫：“李能那里走：今日不取你命，誓不回兵。”催马追来。李能一见，反不进关，落荒而走。土金浑大喜，暗想：“小子不跑进关，今日性命难出我手。”说罢，一直追了十几里下来，马正跑得有势，只听“咕咚”一声响亮，如天崩地裂一般。

未知是何原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五回 破妖法异兽现形 踹番营二王被捉

诗曰：

任你三头六臂将，天心不顺命空丧；  
一朝势败身被擒，立正典刑看榜样。

话说土金浑被铁花夫人用陷坑计，假意鸣金，李能诱敌落荒而走，他只管放马追来，不防备连人带马，一交跌入陷坑之内，铁花夫人五千军埋伏齐起，用挠钩搭上人马，将土金浑捉住。母子二人趁胜回马，乱杀番兵，只杀得尸山血海，番兵大败，方鸣金打得胜鼓回转关中，来见李元帅。元帅大喜，吩咐将捉来番将囚入后营，候旨发落，一面摆酒贺功。

过宿一宵，次日，天子大兵已到关前，李广率领众将，吩咐焚香，开关接驾。进了雁门，也把大兵扎在教场，天子与娘娘同入行宫坐定，李广见驾，拜了二十四拜，口呼万岁三声，千岁三声，便把前事细奏一遍，汉王点头道：“难得卿家死守关门，其功不小，少不得平番回朝，再当加封。”李广谢恩退下，又是李能母子参见，呈上活捉土金浑之功，“现禁后营，请旨定夺。”皇后道：“到底不愧将门之种，头阵捉将，已挫番家锐气，可上你头功。”李能母子谢恩退下。汉王道：“当初妄献天诗，就是土金浑，孤未曾斩他，他反惹起两国干戈，至今不息，若将此人再留于世，又有后患，吩咐斩首号令。”一声旨下，早有军士将土金浑脱剥干净，推出营门，三声炮响，人头落地，将首级挂关前。李广一面摆酒行宫，款待天子、娘娘，一面犒赏三军不提。

且言番邦败残兵丁，先报二王道：“土将军时机被捉，请令定夺。”二王闻报，吃惊不小。又见探子报道：“汉王御驾亲征，早到雁门，已将土将军的首级号挂关头了。”二王闻报，只急得暴跳如雷，便差吴奎、杨霸领兵一万，前去探阵。

二将领令，统兵放马，直抵关下，大叫：“某等来代土将军报仇，南蛮快来纳命。早有守城军士听说，报知李元帅，元帅转禀汉王，汉王便问：“那位将军出马会阵？”早有李能向前讨令，皇后叫声：“先行且慢，待哀家前去，出马会他。”

说罢，站起身来，别了汉王，整束戎装上马，带了一万精兵，放炮开关出阵，汉王带领众将，亲上城头掠阵。但见娘娘一马当先，冲到阵中，那二员番将，看见来的是一员女将，珠尾凤冠，点翠红簪，霞光万道，身穿战袄，五爪金龙，坐下胭脂马，手执大砍刀，一出阵时，莺声啾啾，喝骂番将。番将一见，只认是昭君显魂，由不得痴呆半会，心中暗想：“拚着税簿不要，再把这佳人抢至我国，献与狼主，其功不小。”想毕，吴奎便高叫一声：“南蛮男将都被我邦杀尽，又弄出女将来出丑。女将可通上名来。”娘娘道：“番狗要问哀家，你且听着，哀家乃大汉天子昭阳正宫赛昭君娘娘是也。番狗也留下名来。”吴奎道：“某乃单于国王驾前官拜前部大将军吴奎是也。某看你这女将，娇滴滴的身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何必枉送性命？不如归顺我朝，与狼主做一个妃子，岂不胜似天朝快活么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娘娘满面通红，喝骂：“番狗，休得乱言，看家伙！”一言未了，刀已砍下，吴奎举枪相迎，一来一往，战有三四十个回合，恼得娘娘怒气生嗔，把头摇了：摇，一个如

花似玉的女子，变作夜叉形状，青面獠牙，大刀砍去，重有千斤，吴奎渐渐抵敌不住。杨霸向前助阵，娘娘毫不惧怯，只是不见胜负，心内好不焦躁，便在口中喃喃念咒，不多时，但见空中金盔金甲，六丁神将，落下战场，各执兵器，乱杀番兵，只吓得杨、吴二将，回马败走。娘娘追赶不舍，把飞刀抛起，吴奎躲闪不及，连肩带臂，砍于马下。杨霸一见心慌，要想脱逃，飞刀早到，首级已落。娘娘乘胜将刀头一摆，引着众将，乱杀番人，只杀得番兵片甲不留。

正要打得胜鼓回关，忽听见番阵旗门下高叫一声：“野婆娘，休得撒野，俺来会你。”娘娘回头一看，见是一个和尚，也不坐马，走出阵来，就知是番国妖僧，便叫一声：“和尚，你既出家为僧，不去修行念佛，又来红尘，以开杀戒，未免逆天行事。”番僧道：“你既是个女子，不在闺中刺绣，无故伤害我国两员大将，贫僧特来代他报仇的。”娘娘在马上冷笑道：“番狗伤了天朝无数大将，难道不该报仇么？”番僧道：“不必多言，看是谁胜谁败。”便就举起手中如意向空一晃，匕有三丈，望娘娘身上打来，娘娘连忙把马来架，觉得十分沉重，震得香汗淋漓，

暗想：“不如先下手为强。”未及三五个回合，发起飞刀，要伤番僧。番僧一见，不慌不忙，用手一指，飞刀坠落无用了，只急得娘娘，又遣六丁六甲神将，前来擒他，番僧只把如意左右一赶，赶得无影无踪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些须小技，也来弄鬼，看贫僧法宝，来取你命。”说罢，取出身边铁板，向空中一撩，来打娘娘。娘娘自知难收他的法宝，回马败走，番僧迈步，比马更快，追将下来，只急得汉王在城上，一见娘娘被妖僧追去，魂都吓掉，急命李广公孙，领兵三万，前去救应。李广公孙领旨而去，不表。

且言娘娘被妖僧追得十分紧急，心中甚是着慌，忽见前面站着九姑仙女，手拿拂尘，高叫：“徒弟休慌，我来救你。”娘娘一见是师父到来，滚鞍下马，站在背后，妖僧正吆吆喝喝，走到面前，见娘娘站在道姑背后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你这道姑，休想夺我上门买卖，若不将他献出，看法宝取你的命也。”九姑仙叫声：“孽畜，你有什么神通，使出来我看。”番僧又将铁板祭起，撩在空中，来打九姑仙，九姑仙把拂尘一展，其板不见。番僧见九姑仙破他法宝，心中大怒，又用火龙来烧，被九姑仙取出水晶球收去。番僧正要逃走，九姑仙取出捆仙索祭起，收住妖僧，现出原形，乃是一个角端。九姑仙便叫声：“徒弟，你的人马前来迎你，快些踹营，一阵成功，我是去也。”九姑仙跨上角端，冉冉腾空而去。娘娘向空中拜谢一番，然后上马回来，正走之间，忽听一声呐喊。

未知是何处兵马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角端——传说中异兽名。《宋书·符瑞志下》：“角端者，日行万八千里，又晓四夷之语……。”

## 第七十六回 破城番王哭求 显灵昭君讨情

诗曰：

只因好色犯天朝，自恃兵锋向敌骄；  
不料当年一着错，可怜瓦解与冰消。

话说娘娘遇见一彪人马，乃是李广公孙，奉旨前来救应，彼此相见，俱各大喜，慢慢回至关中。汉王接进行宫坐定，便道：“今日梓童上阵，很费精神，好厉害妖僧，追赶梓童下去，孤十分耽心，如今这个妖僧怎么样了？”娘娘道：“多蒙师父九姑仙女，用捆仙索收去，现出原形，乃是一个角端作怪。”汉王大喜，吩咐摆酒，代娘娘贺功，娘娘叫声：“陛下且慢，待臣妾趁胜杀进番营，捉住二王，一战成功。”汉王道：“梓童今日劳顿，且歇息一夜，明日再开兵罢。”娘娘道：“倘被他知风逃回本国，又费一番手脚了。”说罢，叫声：“老将军李广冲他左营，先锋李能冲他右营，各领兵一万，奋力向前，哀家随后带兵冲他中营，接应你们两支”人马。”李氏公孙领令而去，娘娘整束戎装，领兵五万，去冲番营，我且慢表。

再言番国败兵，逃回牛皮帐，报与二王道：“不好了，杨、吴二将丧于阵中，圣僧不知逃到哪里去了，这员汉朝女将，十分厉害，请令定夺。”二王闻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咬牙切齿，大骂：“贱婢，伤孤数员大将，待孤明日亲自出马，与众将报仇。”吩咐番军四更造饭，五更上阵。众军正答应前去预备，不防寨外一声炮响，如天崩地裂一般，大叫一声：“哀家来踹营也。”娘娘一马当先，带领五万人马，冲进番营，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一对杀一双，那些番兵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喊叫连天，四散逃命，只剩二王，吓得亡魂丧胆，急急上马端枪，要想奔向东营逃命，遇见李广冲进营来，大杀一阵，被他杀回；要冲西营，遇见李能挡住去路，又杀一阵，只得向后营逃生，娘娘眼快，大叫：“奸王那里走，哀家来擒你也。”一面放马追赶，一面暗想：“此刻奸王是个孤注，何不用法宝擒他，省得耽误了时辰。”想定主意，忙在身旁取出九龙帕，向空中一抛，叫声：“奸王看宝。”二王听说，抬头一看，见天上一道霞光，从空落下，要想躲闪也来不及，被帕将浑身紧捆，不能转动。早被汉将拖下马来，解往娘娘马前，娘娘吩咐军士将奸王解往关中，军士答应而去。这里又杀回番营，只杀得番兵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只剩一个空营，得了盔甲、器械、钱粮、马匹无数，当时火焚营盘，方打得胜鼓回关。关中汉王听见娘娘得胜，急忙迎接进帐，早排酒筵与娘娘贺功。李氏公孙缴令，又上了他二人功劳簿。一面犒赏三军，一面酒席筵前，将二王推进帐中，问了几句口供，即将二王斩首示众，号令关前。

过宿一宵，次日仍留李广守关，命李能母子去做先行，直抵番邦。李能等领令而去，汉王与娘娘随后领了大兵动身，只听三声炮响，出了雁门，李广送至关外而回。这里大兵一路排开队伍，向北而行，但见朔风频生，北地严寒，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，历尽千山荒险的树林，在路非止一日，早见先行李能进营禀道：“已离番城不远了，请旨定夺。”娘娘恨番邦如切齿，也等不得汉王吩咐，即命军中大小将官：“杀上前去，把番城团团围住，速速架炮攻打。”一声旨下，谁敢迟延？只听得三声大炮，把番城四面围得水泄不通，只急得守城番官，向城外一看，见汉兵势如潮涌，喊杀连天，好不厉

害，急忙奏知番王道：“今有汉天子同了正宫赛昭君娘娘，带领战将千员、雄兵百万，御驾亲征，捉去二王，未知生死，圣僧逃走，不知去向，土金浑等一班战将，俱已阵亡，前后共折兵三十余万，逃回者不满数千，今已兵临城下，四面围住，十分危急，请旨定夺。”

番王闻报，只吓得肝胆俱碎，魂魄全无，方知毛延寿惹这一场大祸不小，恨心切齿，便叫声：“逆贼卫律何在？”卫律战兢兢俯伏金阶下道：“臣在此伺候。”番王骂声：“逆贼，举荐一位好凶星，又劝孤讨取国宝，累孤损兵折将，杜稷不保，要你何用！”一声旨下，不由卫律分辩，众武士早把他推出午门，枭首示众，一面抄没家私入公。番王又问娄里受道：“孤悔不早听卿言，以致损兵折将，今兵临城下，怎生退敌？”娄里受奏道：“只有再写降书降表，差官出城，面求天子，情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再不敢侵犯疆界，或者汉天子宽宏大度，允和退兵，也未可知。”番王此刻没奈何，依了娄里受所奏，写了降书，差官奔出城去，到了汉营上表投降。

天子倒有依允之意，无奈娘娘执意不从，举刀独马，传令三军，上紧攻打城池，不到半日，已将各门打破，汉兵一拥进城，不分老幼，逢着便砍，可怜尸横遍野，鬼哭神号。一直杀入番宫，番王没处去躲，只得跪接娘娘，娘娘传令：“将番王绑了，伺汉王驾到发落。”一面迎接汉王进城。到了银安殿升座，先是娘娘来见汉王，一旁赐坐，后是李能母子报功。汉王吩咐众将，不许妄伤一人，文武百官，一面出榜安民。娘娘命将番王解见天子，候旨发落。下面一声吆喝，如狼似虎，把番王押至阶前跪下，苦苦哀求道：“圣主呀！兴兵犯上，非怪小臣，皆因天朝毛延存、卫律二个逆贼逃臣，称怨兴兵，如今二贼已遭杀戮，后因臣弟不守分量，起兵犯界，已被娘娘斩了，望天子、娘娘仁慈，开一线之恩，饶恕小臣，感恩非浅。”娘娘发怒，指定番王骂声：“老贼反复无常，留你总为后患，不如斩草除根。”

番王还要哀求，娘娘恨终不解，也等不得汉王旨下，即命武士将番王拿至白洋河剖腹剜心，祭奠英灵。武士答应，押着番王去了。汉王同娘娘上了玉辇，一路来至白洋河下辇，上了浮桥，早已摆下祭礼，番王跪在桥顶上面，只候开刀。汉王想起昭君，由不得一阵心酸，龙泪双垂，不便行礼。娘娘哭叫声：“姐姐呀，愚妹今日代你捉住仇人，祭奠英灵斩首，以伸宿恨。”说罢，正痛哭申诉，要拜将下去，忽听半空中叫声：“贤妹！”吓得娘娘抬头一看，又惊又喜。

未知喊叫者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七回 收降表准赦番王 看碑文亲祭忠臣

诗曰：

汉王犹念梦中情，格外开恩赦旨行。  
从此单于存一线，兵戈不犯享升平。

话说娘娘见云雾中现出一位仙女，真却未曾与娘娘会过面，认不得是昭君，只听上面叫声：“贤妹呀，蒙你续姻为后，带兵平番，今日破城，捉住仇人，足消前恨，愚姐感谢不尽！可笑没情义的汉王，一点用处没有，只仗贤妹代他争气。”娘娘听说，方知是姐姐昭君，不由得芳心如碎，哭叫：“姐姐，快些下来，会会愚妹罢。”汉王见是昭君，免不得泪流满面，叫声：“御妻下来，与孤说几句话儿。”昭君在空中摇手道：“情缘已断，何能再落红尘。”又只见番王跪在地下，向空中苦苦哀求，叫声：“救命娘娘，想娘娘在番多年，小臣从不曾有半点得罪娘娘，就是小臣费了倾国千万金银，娘娘全节而死，小臣亦无怨恨之心，望娘娘今日略开恻隐，饶恕残生，自当结草以报。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昭君在空中，见番王这等形状，倒有点不忍之心，叫声：“汉王与贤妹听着：若论番邦逼奴和番，一番苦楚，本待将番奴杀尽，方称奴心，但念奴在番一十六载，蒙他以礼相待，未曾挫折些许，今日看奴面上，饶恕他罢！”汉王与娘娘撇不过昭君之情，俱一齐纷纷落泪道：“谨遵台命，只是便宜这厮了。”昭君也在空中点头道：“这便才是。”

说罢，叫声：“妹妹呀，我去也！”一朵祥云，向空而去，只哭得汉王、娘娘十分伤心。番王此刻见空中昭君已去，吓得浑身冷汗直淋，哭叫：“娘娘救命呀！”语言未了，又见空中飘下一张字来，上写“留人”二字。汉王命人去取上来一看，便叫声：“梓童，这番王还是准令姐之情，饶他一命，还是作何发落？”娘娘道：“既是姐姐英灵吩咐，妾岂敢违？”

汉王便吩咐放了番王的绑。番王得放，忙向前谢了汉王、娘娘不斩之恩，口称：“小臣自知无理，冒犯天朝，罪该万死，蒙恩特赦，情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再不敢侵犯边庭了。”汉王道：“论你罪大恶极，该正典刑，今因去世娘娘再四说情，姑饶你命，若再生异心，断不宽容。”番王连称不敢。又请汉王与娘娘进城，到了长朝殿坐下，番王换了朝服参见。番王又命两班文武朝拜已毕，一面吩咐杀牛宰马，犒赏汉朝三军，一面摆了酒筵，款待汉王与娘娘。阶下一班番乐细奏侑酒，番王与他正宫娘娘，亲侍汉王、娘娘把盏。

正当酒过三巡，菜上两道，忽见铁花夫人带领儿子李能，哭倒汉王面前，汉王大吃一惊，便问：“是何事？”铁花夫人道：“臣夫死于番邦，未知骸骨葬在何处，望我主问明番王，指示坟墓，使臣妾同孩儿坟前祭奠一番，找寻遗骨带回中国，使孤魂不落于异乡，求王准奏。”汉王闻奏，由不得一阵伤心，掉下几点龙泪，叫声：“女先行，想尔夫不屈于番，为国尽忠而死，今日直抵番城，踏平巢穴，也算代尔夫报仇，尔就不提，孤岂忘之？且免悲伤，孤自有旨。”

李氏母子谢恩退下，汉王便问番王道：“已故汉臣李陵坟墓，今在何处？”番王回奏道：“现在西郊三十里外，已立庙宇，春秋二祭，但小臣有下情，不得不奏圣主。”汉王道：“你可从直奏来。”番王奏道：“当初李将军被

捉到我国之时，小臣爱他才貌双全，是个英雄，劝降不从，义将臣妹金花公主招他为驸马，无奈丰将军忠心耿耿，坚如铁石，臣妹见不允亲事，含忿而亡，李将军亦撞阶而死，小臣怜他二人，一忠一义，生未曾合葬，死亦可共墓，小臣不揣愚拙，将他二人合葬一处，各立两道碑文，今若将李将军骸骨搬回中原，则臣妹又含悲于地下矣！伏乞皇爷格外开恩。”汉王闻奏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尔等争此朽骨，孤亦难于判断，一个寻夫骸骨归葬，理当如此，一个欲慰妹子贞魂于地下，亦是人情，梓童何以处之？”娘娘道：“论情论理，各成一是，自妾看来，骸骨入土已久，不可擅动，况李将军生为忠臣，死为正神，又受番国多年香烟，番人十分敬重，何等不美！不如招魂而返，也是一样。我主再加敕封，酬他忠心，更是威灵。”汉王点头称赞道：“梓童之言，甚是高见。吩咐明日驾到西郊，亲祭忠臣之墓。”一声旨下，早已伺候。汉王与娘娘，吃得尽欢而散，入了番宫。

过宿一宵，次日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正餐，天子与皇后起驾，上了玉辇，出了宫门，一直奔西郊而来。后随着李氏母子，及一班武将护佑，番王也骑马陪来。出了番城，三十里路，不多时，早已到了，但见远远一座庙宇，好不十分巍峨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冲天旗字贯青霄，古柏苍松十里遥；  
一带红墙分八字，往来不断把香烧。

汉王同娘娘到了庙前下辇，吩咐先到墓前，然后入庙，一声旨下，早有人将祭礼摆在墓前伺候。汉王同娘娘到了墓前，先看路口两道碑文，分立左右，一边写的是“已故汉大将军忠臣李陵墓”，一边写的是“已故番贞女金花公主坟”。汉王看毕，落泪不止。正同皇后要向前下拜，有铁花夫人启奏止住道：“君不拜臣。”汉王只得上了三炷香，道：“也算孤家祭卿一番。”娘娘也是三柱香，叫声：“李家忠良，为救愚姐和番，误被奸人捉住，不屈而死，今日到此，哀家代你报仇，藉慰忠魂于地下。”说罢，就是李氏母子，拜谢天子、皇后。汉王与皇后又代金花公主上了三炷香，番王拜谢一番。然后就是李氏母子，向着李陵之坟，哭拜于地下，一个哭叫：“丈夫呀，你为国尽忠而死，丢下孤儿，抚养成人，今日代你报仇了。本欲将你骸骨送回故乡，又因你在此受了香烟，不便起墓，只得招魂而返，”一个哭叫：“爹爹呀！孩儿生不能奉养，以尽孝心，死后报仇，慰父忠魂。”说罢，李氏母子放声大哭，只哭得顽铁点头，石人滴泪。汉王一见，便叫：“女先行，少要悲伤，听孤吩咐。”李氏母子止了泪痕，走到汉王面前跪下。

未知有何旨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八回 奏凯歌苦祭昭君 还天朝大封功臣

诗曰：

日日龙楼生瑞彩，层层凤阁吐金辉；  
皇家富贵真无比，共颂嵩山拜紫微。

话说汉王见李氏母子过来，跪下请旨，便道：“尔夫李陵，为国尽忠，名留海外，加封为一等忠勇伯，世受此地香烟。”李氏母子谢恩退下。又叫声：“番王听旨：尔妹全节而死，令人可怜，封为贞烈仙姑。”番王谢恩而退。汉王又命李氏母子，进庙祭奠一番，御笔亲赐“忠贞庙”三字匾额，拨军中银三千两，交与番王，留为庙内修理之用。李氏母子同番王谢恩已毕，汉王方同娘娘上辇回驾，一路进了番城，到得长朝殿下辇，番王在殿上摆宴，款待皇爷、皇后，直到更深，方回宫安寝。

次日起来，汉王旨下，发兵回朝，番王忙将倾国宝贝，装了几百车子，并降书降表报上，汉王一一收下，吩咐番王：“从此休生异心，以安臣职。”番王领旨，只得率领满朝文武、在宫嫔妃、满城百姓，满斗焚香，相送汉王。只听三声大炮，汉王上辇起驾，娘娘上马，率领大小三军，一路出了番城。到得十里长亭，汉王吩咐番王等回国，番王领旨，洒泪而别。从此年年进贡，不敢犯边不表。

且言汉王的大兵奏凯而回，一个个归心似箭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乡。在路欢声震地，穿山过岭，不觉其劳。那日到了雁门关，守关军士飞报李元帅道：“天子同娘娘奏凯还朝，请元帅速速迎接。”元帅闻报，即吩咐关中大三军、百姓俱摆香花，跪接圣驾，一声令下，谁敢不遵？霎时开关，家家结彩，户户焚香，伺候迎驾。李元帅不用戎装，只穿朝服，大开关门，迎接汉王。汉王驾到雁门，三声大炮，进了关门。汉王在辇上见百姓香花跪接，心中好不畅快。到了行宫下辇，娘娘下马，一齐入内坐定，李广朝参已毕，汉王吩咐兵扎教场。李广领旨，一面摆宴力天子与娘娘洗尘，一面杀牛宰马，犒赏三军。娘娘在酒席筵前对汉王道：“关中军民屡遭番人兵火，受困多年，不可不加矜恤；随军士卒，吃辛受苦，舍死忘身，总为汉家出力，今大功已成，不可不加奖赏。”汉王道：“梓童之言是也，可将番邦贡物，分作三股，一股交与李广，派分关中军民，一股分给随征士卒，一股带回朝中，分给有功之臣，优恤阵亡之将。”娘娘听说，点头称善，当时在席前，就命将贡物取来打开，派作三股，照旨而行。分派已毕，在关歇马三日，到了第四日，又放炮起身。皇爷与娘娘才出行宫，军民及随征将士，俱叩头谢恩，齐呼万岁三声，又呼千岁三声，正是：

百姓不贫君亦富，一人有庆万民欢。

汉王起驾，大兵随后，李广送出雁门方回。此刻兵离雁门，到了南方，一路缓缓而行，也是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，大兵经过地方，少不得有文武官员接送。汉王旨下，不许搔扰地方，官兵遵旨，秋毫无犯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。那日汉王在辇上问两旁军士：“前面一座高岭，树木森森，这是那里？”军士忙禀道：“前面已是芙蓉岭了。”汉王听说，知道昭君墓不远了，由不



得苦上心头，便叫声：“梓童，孤今已到令姐姐坟前不远，现在大兵奏凯回来，孤同梓童前去祭奠一番，以慰英魂。”娘娘道：“陛下言之有理，妾当奉陪。”汉王传旨：“各营军兵到芙蓉岭上，暂立营寨，待祭过娘娘之后，再行起马。”一声旨下，大小三军赶到芙蓉岭上，大炮连声，扎下营盘。汉王吩咐备了祭礼，同娘娘并将官，来到昭君娘娘坟前，汉王亲斟美酒，娘娘相陪上香，祭奠芳魂，一齐放声大哭道：“今日代你报仇泄恨，奏凯回朝，总赖英灵保佑，一洗国家之耻，二慰地下之灵，今日又到坟前，特来祭你，不知芳魂在天，可来领受么？”说罢又哭，汉王哭得双眼通红，娘娘哭得心如刀割，拜了四拜，方才止泪，洒酒化纸，祭奠已毕。汉王又吩咐拔寨起营，众军士答应，只见人马前进，一路也无心观景，不几日到了皇城。有探子飞报进城，各位王公及文武大臣，俱知天子、皇后得胜回朝，一齐出城跪接。汉王与娘娘率领大兵进城，吩咐大小三军，各归队伍，另日犒赏；文武各归衙门，另日加封。一声旨下，纷纷而去。汉王与娘娘到了午门外，一个下辇，一个下马，进了正宫，多少内侍嫔妃跪接，汉王吩咐一概免参，众人领旨退下。

娘娘进宫，换去戎装，穿了宫袍，相陪汉王坐定，早有宫娥献茶。茶毕，汉上吩咐摆宴，款待娘娘，以酬鞍马之劳，娘娘道：“妾乃为国驰驱，何敢言劳？”汉王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？”不一时，酒筵摆下，汉王与娘娘并肩而坐。酒至三巡，汉王手斟一杯酒，相敬娘娘道：“仗梓童虎威，救了许多生灵涂炭，孤当恭敬一杯。”娘娘出席接杯道：“非妾之能，皆仗吾主洪福，方得成功。”说毕，将酒饮干，也回敬汉王一杯，只吃得尽欢而散。

过宿一宵，次日五鼓，汉王登殿，受文武朝贺。先宣召皇亲上殿，一旁赐坐，又赐香茗，便叫声：“老皇亲，汉室危而复安，全赖二令媛的大力，赛过满朝文武，如今大令媛的宿仇已报，大功告成，一十二邦进贡，七十四国投诚，皆是老皇亲生的好女儿，使番邦钦仰，畏威怀德，令媛功劳不小，真乃汉朝擎天玉柱，加封老国丈骑马进朝，上朝不拜，加升三级；妻姚氏加封郡君，又赐宫娥十六名，伺候郡君；御书‘功臣府第’四字，立为大门匾额，不拘大小文武官员，俱要下马而过，如不遵旨者，即以违旨问罪。”老皇亲听得许多恩典，叩首谢恩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老臣一家多蒙皇恩浩荡，虽碎骨粉身，难以报答，只愿主上早生太子，以立储君，使老臣得见一面，老臣之幸也！”汉王听说大喜，吩咐内侍将国丈送回府第，内侍领旨，挽着老皇亲下殿不表。

且言汉王，又在龙案上亲提御笔，写了一道旨意，大封功臣，令宣读官宣读。

未知加封什么臣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九回 猩娘中国寄子 苏武早朝请封

诗曰：

情缘一点已消除，又到中华找丈夫；  
儿女私心难割舍，怎教骨肉不归苏。

话说宣读官捧了皇爷大封功臣的旨意，走出桌案旁边，代宣纶音，高声朗读，众文武听得旨下，一齐伏在金阶，宣读官念道：

“文华殿大学士张文学，辅佐亲王，监国有功，进升三级，外赐黄金千两、蟒袍一袭、玉带一围；武英殿大学士苏武，和番不屈，忠心可嘉，进升三级，外赐黄金千两，妻周氏封一品夫人；三边统制，兼天下总管代巡，娘娘御弟王龙，在番辛苦多年，加封文渊阁大学士，妻萧氏封一品夫人，外赐金钱一万；镇守雁门关大将军李广，用心坚守关门，忠烈可敬，加封威武侯，外赐黄金千两，荫袭一子，以三品职叙用，已故妻郑氏，追赠为一品郡君；已故都督李陵，业已在番追赠外，其妻与子，随驾平番，屡立功勋，不愧先行之任，铁花女封为二品夫人，李能封为中营总兵，外赐黄金百两，白银三万两，以酬汗马功劳；在朝文武，各升一级；以下从征大小三军，叙功升赏，免差三月；已故御营都统李虎，加封为忠义伯，妻百花女，加封忠义夫人，俱配享功臣庙；已故御营前部大将军陈希，加封为英烈伯；已故御营后部大将军郭武，加封为武定伯。以上阵亡大将，俱遣官代朕致祭，各荫一子袭职；以下阵亡兵卒，着兵部一一厚恤其家。”

宣读已毕，除李广在雁门，王龙在三边，现在文武一齐谢恩。汉王又传旨光禄寺：“在殿上摆下庆功宴，款待众臣。”汉王上坐，文武分列两旁，赐座饮宴，正是：

君臣同享普天乐，共进南山万寿杯。

只吃到半酣之后，文武怕失朝仪，离席谢恩，告别汉王，各出朝门。汉王排驾回宫，早有娘娘接至宫中坐定，又摆酒筵，皇爷和皇后畅饮一番，吃得十分大醉，方入帐安寝。

真是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，过了几个年头，那日皇爷正与皇后在宫中闲谈，忽见一内侍笑嘻嘻的进宫来报喜，汉王便问：“喜从何来？”内侍奏道：“老皇亲新娶一位如夫人，昨夜生了一位小国舅，特来与皇爷、娘娘报喜。”皇爷听说，喜动天颜，便道：“老蚌生珠，真是难得！”娘娘以手加额道：“天不绝王氏之后，感谢上苍不尽。”皇爷赐的金圈一副、金牌一面，御笔取名天赐，绫缎百匹；皇后赐的珠帽一顶、金镯一副、果品八端，打发内侍送到国丈府中，又代皇爷、娘娘称贺。皇亲夫妇接着御赐礼物，摆了香案，拜谢九汉王之恩，送出天使，回宫缴旨。自此，老夫妻爱惜此子，如同掌上之珠，直到长成，攻书上学，一十六岁就做了国舅，椒房之宠，王忠夫妇一生忠厚，命中该有一子，送老归山，这是书中交待，不用再叙。

---

椒房——汉代后妃所住的宫殿，用椒和泥涂壁，取多子之意。班固《西都赋》“后宫则有掖庭椒房，后妃之室。”亦用为后妃的代称。

且言苏丞相与周氏夫人虽蒙皇恩，十分隆重，但夫妇二人，年俱齐眉六十，膝下无子无女，甚是忧心。苏丞相回了中国多年，又忘却番邦一段姻缘，夫人屡次劝苏相置妾，苏相只是不允道：“一则老夫精神已衰，韶光有限，何能又坑人家少年女子？二则你我今世夫妻，年皆花甲，何能分爱于人？就是娶妾，有子无子尚未可定，何必又添罪过。”夫人见苏相不允，也就罢了。

那日八月十三，正是周夫人生日，苏相备了酒席，在花园内代夫人上寿。夫妻二人，对坐饮酒，看见月明如昼，十分可爱，两下你进一杯，我劝一盏，只吃到半酣之际，忽听得阶下一声响亮，从半空中吊下两个人来，倒把苏爷夫妇酒都吓醒了，慌忙站起，连喊有贼。苏武一声喊叫，跑出许多家人，点了灯球火把，向阶下一照，乃是一男一女，精赤条条，只有腰间前后围了两片大树皮，遮盖下体，便一齐喝道：“你这男女二人，半夜三更，跳到我们府中，是贼是妖，说得明白便罢，如含糊半点，即送官究治。”只见他二人也不回答，但见那男的手中拿了一封书，递与说话的家人，家人接过，在灯下一看，写在信皮上“烦交尔父苏大人开拆”。家人一见，不敢拆看，忙拿上来，呈与苏相。苏相接了，看见大吃一惊，再把信拆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辱爱海外妾猩氏，自追舟一别，又将三载，妾已修成正果，要升仙界，儿女一双，本是尔生，妾已代你抚养成人，脱皮换骨，妾知尔无子，特送来以接苏氏香烟后代，妾恐堕红尘，不及面别，如念前情，可在皇爷面前代妾讨一封号，则受惠多多矣！

苏爷看了书信，方知是海外猩娘，将他一双儿女送来，心中感激不尽，就对夫人说明，夫人正愁无子，个见送来一双儿女，是老爷亲骨肉，好不欢喜，便吩咐家人：“在阶下男女一双，叫他上来。”苏武一见，非复兽形，却是礼数不知。因见他赤膊，便叫夫人带了进去，浑身沐浴，更换衣服。男的取名苏金，女的取名苏玉，俱是喜武，不喜文，男的做到总兵，女的嫁与李能为妻，这都不在话下。

再言汉王那日早朝，文武朝参已毕，忽见武英殿大学士苏武，出班俯伏金阶。

未知所奏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回 得佳梦始终异兆 生太子庆贺团圆

诗曰：

风虎云龙气象清，民安国泰万方宁；  
青宫有兆征昌运，从此君臣享太平。

话说汉王见苏武奏事，便问：“苏老卿有何奏章？”苏武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，臣当年和番北地，被困牧羊，陡遇大雪，冻在地下，蒙山中一个得道母猩猩，将臣救至洞中，活了性命，臣感他恩，成为夫妻一十六载，生了一双儿女。后又蒙番王放臣回朝，未曾将他们带来，今又三载，昨晚将儿女送至臣家。他已成了正果，升了仙班，伏求皇爷格外开恩，讨一封号。”汉王听说，连称怪异道：“兽面人心，大是难事，怪不得修炼以成正果，今加封尔妻猩猩，为上品仙姬。”苏武谢恩，退出朝门。后来猩猩因得了人主的封号，果证仙班，又来拜谢一番，看看一双儿女，这都不用交代。

单言皇后那夜正伴天子，睡至三更时分，似梦非梦，忽见天上五色祥云，开千层瑞霭，不觉得自己身子腾空而起，只见：

东方甲乙木飞来一条青龙，西方庚辛金飞来一条白龙，南方丙丁火飞来一条赤龙，北方壬癸水飞来一条乌龙，中央戊己土飞来一条黄龙。

那五条龙飞在空中，张牙舞爪，左右盘旋，聚成一条五色金龙，直奔娘娘身上而来，只吓得娘娘魂不附体，从空中坠下，大叫一声：“我命休矣！”梦中惊醒。汉王听得娘娘喊叫，也醒了，便问：“梓童何事，这等吃惊？”娘娘把梦中之事，细细奏与天子知道，天子听说，大喜道：“此乃孤与御妻要生皇儿之兆，待孤明日早朝，召问司天监，便明白了。”

说毕，过了一会，不觉金鸡三唱，天已大明，汉王起身登殿，文武一齐拜倒丹墀，山呼万岁，礼毕，分列两旁，文东武西。只听汉王有旨，宣召司天监上殿，司天监闻旨，俯伏金阶道：“圣上有何旨意颁行？”汉王道：“只为娘娘昨夜三更得一梦兆，不知吉凶若何，烦卿详解。”司天监道：“臣启吾主，当日因梦而得娘娘，今因梦而生太子，始终异兆，亦未可知，但不知娘娘所得何梦？请旨示臣，好待臣详解。”汉王道：“娘娘昨夜梦见身子平空，起于天上，遇见五方五色飞龙，聚成一条金龙，直奔娘娘身上，吓得娘娘从空坠下，梦中惊醒，正是三更时分，不知吉凶若何？”司天监道：“苦论此梦，据臣详解，恭贺陛下，主生太子之兆。”汉王道，“卿可细细详解明白。”司天监道：“臣启我主，娘娘身子平空而起，主高一级，应为国母；金龙五色，主九王之尊，后又聚成一条金龙，罩定娘娘身子，主生太子，定是一统天下。吾主不必过虑，此梦大吉之兆，臣等敢不预贺。”汉王闻奏大喜，道：“果应尔言，生了太子，少不得加官进禄。”司天监谢恩退下。

汉王把袖一展，散朝回宫，有娘娘接到宫中坐定，摆下酒筵，汉王在席上叫声：“御妻，昨夜之梦，司天监详解，应主指日要产皇儿。”娘娘听说，心中欢喜道：“想陛下前有正宫林皇后，并那三宫六院，俱未代陛下生一太子，若妾因梦而得喜，也不枉陛下当年一梦到越州，选召姐姐。妾姊因梦成婚，妾今因梦得子，妾之姊妹，始终归于梦兆，也算代陛下全始全终了。”

汉王大喜道：“御妻之言不错，孤与尔姊妹好似梦中姻眷。”说得娘娘忍不住大笑起来，一时席散，携手入帐安寝。

一日三，三日九，真是光阴易过，不到半载，娘娘已怀孕在身，汉王大喜，百般调护。娘娘腹内渐渐高大，不时思睡，懒吞茶饭，要吃酸甜，怀了一个真命帝主，直到了十个月，六甲临盆，忙坏送子娘娘，有许多过往神祇，护送下凡。到了皇宫内，交了吉月吉日吉时，方才临盆，生下一位皇太子。早报与汉王知道，汉王大喜，即刻登殿，受文武朝贺，颁下旨来：“大赦天下，一概免税三年，开仓赈济贫民，罢职官员，准其起复，在朝文武各加一级。”正是：

一人有福安天下，万民感仰受皇恩。

自从皇太子出世，生得方面大耳，虎步龙行，是个人君气度。四方宁静，各国来朝，汉王又将王龙召进京来，封为太子太师，做了太子先生。此刻王龙已生有二子，他见太子读书英敏，心内十分欢喜，直到汉王晏驾，太子登极，王龙方致仕回乡，只使二子在朝伴君。娘娘已尊为国母，年至九十，无疾而终。李广因出仕回来，后因无子，还是李能次子承继一脉宗祧。李广寿至百龄而终，李氏一门世受皇恩，绵绵不绝。此书已终，名为《双凤奇缘》。因前有昭君，后有赛昭君续姻报仇，始终异兆，总不外忠、孝、节、义四字，青史标名，人人钦仰，千古奇女子，出于一家姊妹，故云“双凤奇缘”。

赞昭君诗曰：

一梦姻缘寄汉家，如何马上弄琵琶；  
冰心凜烈存千古，怎堕奸谋志或差。

赞赛昭君诗曰：

平定番邦立大功，报仇泄恨女英雄；  
娇姿一段惊人处，尽在含情不语中。

赞李氏一门诗曰：

世代功名立战场，闺中也爱列戎行；  
忠心报国皆如此，简册犹存姓氏香。

赞王龙诗曰：

三日妻房有别离，只因王事费驰驱；  
孤忠坐困番邦地，十八年来会有期。

赞苏武诗曰：

---

赈（zhèn，音阵）济——救济。

祧（tiāo，音挑）——指继承先代。

不辱于番愿牧羊，此心无二重纲常；  
吞毡嚼雪能坚忍，方见忠心誓不忘。

赞猩猩娘诗曰：

异类无知宿远山，也将巨眼识忠良；  
最难人兽分关处，洗骸伐毛自改妆。

## 忠孝勇烈奇女传辞

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？问女何所忆，女亦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？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军。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

此便说出孝女愁叹之故。只因父有病，又无大兄，欲免戍边，非自去不可，真奇女子也。军帖，征兵之册籍。隋未称天子曰可汗，唐初仍然。点，查点也。

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鞞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

此言从军之具，不可不精良，故备写东南西北之市。

朝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地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。

此言辞亲远行，不闻爷娘唤女声。质朴妙婉，犹是闺中女子口气。

旦辞黄河去，暮宿黑水头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。

复说一遍，愈觉凄切。

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回，回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策勋十二转，赏赐百千镒。可汗问所欲，木兰不用尚书郎，愿借明驼千里足，送儿还故乡。

将军，或云指番将康和阿也。此言功成受赏。朔气，北方寒气也。柝，夜行所击之梆也。十二转，封爵之等级也。镒，钱索也。明驼，木兰之坐骑也。送儿归，终不脱女子声音，好绝妙。

爷娘闻女来，出郭相扶将。小弟闻姊来，磨刀霍霍向猪羊。

一家喜悦，摹写生动。

开我东阁门，坐我西间床。脱我战时袍，着我旧时裳。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

有绝世奇人，有绝世奇事。

出门看伙伴，伙伴皆惊忙。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。

木兰之苦心奇节，却于伙伴说出，奇绝妙文。

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：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雌雄。

扑朔，蹉跎之貌。迷离，散乱之貌。木兰十二年不露破绽，若经人辨，不其危乎？借兔为喻，谗浪生姿。一篇极质古文，至末篇用戏笔，真绝世奇文也。

先由黄河而至黑水，又过燕山，明是自南而北，后人讹传为河朔人，不辨自明。



## 忠孝勇烈奇女传跋

淙生平敬慕协天圣帝，若天地、父母之无日不在心目间。凡遇灵迹，片语单词，珍若拱壁。兹得新降马祖所演木兰奇女传，并蒙赐寺寄示。因得与于是书校刊之后。世但传木兰代父从征一节，未能晰其颠末，历今千余年。非马祖文奎之笔，其孰能知之，而孰能传之？传则曷为例？以传奇俗说，不嫌于褻其体乎？曰：此马祖救世之苦心也。世人迷真逐妄，与谈经训典籍，辄欠伸视，日早暮不能耐，或更无从得书，与不能通其词句，则教泽有遗憾焉。兹导以传奇俗说，而实以忠孝勇烈。如木兰将军之奇人奇事，相与街谈巷说，皆令惊心动魄，而激发其志气。有感喟歔歔，而相继以泣者。其为书，探原天人、性命之理；剖示鬼神、幽冥之故；贯通三教玄微之旨，旁及术数修炼家言，外道妖邪之术，总显出一忠、孝、勇、烈之奇人奇事，以引人于道。盖其用意至深远矣。

伏惟圣帝忠义参天，为千古第一奇人。陈承祚《三国志》，只传其略。后得王实甫《三国演义》，补葺封金秉烛等，读者勃勃有生气。顽廉懦立之效，捷于风草。世儒漫以不见正史为毁。史家剪裁以示体要，势难备载，见闻亦不无阙略。若但据正史，挥斥一切，书之得存焉者寡矣。人之不幸而泯没者多矣。岂可训乎？予久欲著论驳正而未果，心怦怦不能释。若乃如木兰将军之奇人奇事，以成奇节，今得星官之灵，著为奇书。又得忠义参天之第一奇人，以为之序，尤与稗官野史不同。则是书，诚足以信今传后。而木兰将军忠孝勇烈之气，千载如生。非独为闺阁之英奇，实足以愧须眉而作其振奋也。以以为跋。

大清道光七年小阳月，上浣之吉淦川周汇淙敬撰。

## 贞德公主忠孝勇烈传序

天生奇人，必有奇遇；人称奇才，必有奇节。人不能敦伦，不足为奇遇；人不能修身，不足为奇节。能敦伦，而不能修身，亦不足为奇人。旷观忠孝勇烈木兰传，诚千古之奇人也。祖朱若虚，隋文帝时屡举孝廉，不就。木兰聪明过人，五岁入学，读十三经，过目不忘。又喜看佛道典，三教宗旨，心印妙法，一一贯通。观其幼习弓马，代父从军，何其孝也。屡败番兵，建功沙漠，何其忠也。立十二大功，封武昭将军，何其勇也。三上陈情表，对天使剌心，何其烈也。夫木兰，一女子耳。父朱天禄，梦玄帝召，谓之曰：“唐室当兴，选天真下降，建立奇功，为唐代之完人，可称为巾帼中女丈夫也。”观朱若虚师事李靖，荐举尉迟与魏徽、褚遂良，博通古今，与丧吾等参悟性理后，每日焚香静坐，梦文昌帝君召为南宫桂香殿主簿。以生平所读之书，传之木兰。木兰幼习遁甲，操演枪法，早立忠孝之机；吟诗念佛，隐喻性命之理。迨至凯旋还里，与花阿珍打坐参禅，不应召至京，修其天爵，而弃其人爵也，后被谗臣嫁祸，唐太宗谥武烈公主为贞德公主。题其坊曰“忠孝勇烈”。读此书者，谓其奇遇，谓其奇节，而不知始可称为奇人也。后人读此书者，以忠孝勇烈自勉，庶几恶世化为升平，娑婆改换莲花，诚劝世之铭箴，度人之宝筏也。

适有河南省陈州府扶沟县大冈集贡生刘君讳芳字继贤，清举孝廉方正，在周滨同读忠孝勇烈木兰传，无不拍案称奇。刘君因有心疼病，发愿许刊板，以广流传。自捐银洋五十五元，劝捐四十五元，病即全愈，感应如神。忠孝勇烈贞德公主在天之灵，默为保佑也。钦旌孝子、太医院员丁君讳福魁字冠五，生平喜印善书，刊板无数，不惮心力，较对付梓，普结善缘，善哉！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也。事成，索序于予。予忝列儒林，身进佛门，心参道妙，据事直陈，挽回世道人心之一助也，何敢以序云。

大清宣统元年岁次己酉仲春中旬

古毫高阳子任从仁薰沐敬撰

## 序

尝思人道之大，莫大于伦常；学问之精，莫精于性命。自有书籍以来，所载传人不少，求其交尽乎伦常者鲜矣，求其交尽乎性命者益鲜矣。盖伦常之地，或尽孝而不必兼忠；或尽忠而不必兼孝；或尽忠孝而安常处顺，不必兼勇烈。遭际未极其变，即伦常未尽其难也。性命之理，有不悟性根者，有不知命蒂者，有修性命而旁歧杂出者，有修性命而后先倒置者。涵养未得其中，即性命未尽其奥也。乃木兰一女子耳，担荷伦常，研求性命，而独无所不尽也哉。

予幼读木兰诗，观其代父从军，可谓孝矣；立功绝塞，可谓忠矣。后阅唐书，言木兰，唐女，西陵人。娴弓马，谙韬略，转战沙漠，累大功十二，何其勇也。封武昭将军，凯旋还里，当时筮者，谓致乱必由武性。谗臣嫁祸武昭，诏征至京。木兰具表陈情，掣剑剜胸出心，示使者而死。死后位证雷部忠孝大神，何其烈也。去冬阅木兰奇女传，复知其幼而领悟音性命也，长而行持者性命也。且通部议论极精微，极显豁，又无非性命之妙谛也。尽人所当尽，亦尽人所难尽。惟其无所不尽，则亦无所不奇。而人奇，行奇，事奇，文奇，读者莫不惊奇叫绝也。此书相传为奎斗马祖所演，卷首有武圣帝序。今序已失，同人集货付梓。书成，爰叙其缘起如此。

光绪四年六月上浣 修庆氏谨撰

## 忠孝勇烈奇女传序

尝闻天地无不泄之精华，古今无不传之妙蕴，帝王无不垂之经济，圣贤无不著之斯文，忠肝义胆，无不建之大勋猷，烈节英风，无不播之大名誉。论其性，则性刚健。论其情，则情慨恻，论其心，则心慈和。论其志，则志果决。处焉，正身心，励诚明，为道义门树干百年仪型之标；出焉，本盛德，为大业，于身世间创亿万岁奇绝之功，可以为孝子，可以为忠臣，可以质天地，可以泣鬼神。上可与日月星辰问其光华；中可与雷雨风云同其振奋；下可与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同其拨乱而反治。斯人也，斯诣也，自古迄今，求之男子，固觉历历而难数；求之女子，盖诚寥寥而无几矣，而木兰则首屈一指者焉。

夫木兰特一女子耳，其父祷木兰山而生。人传为木兰山灵所感，或亦有据。八岁参性学，十四替父征，任提调军马总管之职。北征突厥，十二载枕戈待旦，不敢遑处。卒至功成告退，封官不受，赐禄不受，圣天子赏功懋德，封为武昭将军而后止。后遂以虚衔招实祸，一时奸佞，得以颠倒是非，媒孽其短，谓唐代宗社，必从武字致祸。此光诬伍登，后诬武昭，所由来也。虽三次陈表，而祸焰难熄，竟至自割肌肤，自剖心肝。烈乎苦哉，千古少有矣。

兹不俱论，第就十二年中，无人知其为女身论之，此从小心中来也，小心者，仁也。就三次诏无从辱其一毫论之，此从大力中来也。大力者，勇也。而其中将兵将将，措置咸宜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者，而智又处乎其间矣。智、仁、勇兼全，是即天地之正气也；是即古今之奇节也；是即帝王之措施，圣贤之学问也。人以肝献忠，彼以忠献肝。人以胆披义，彼以义披胆。烈节之奏，直驾乎凌烟阁功臣之上，而不为誉；英风之市，远播乎唐贞观边隅之外，而不为阔，忠臣孝子，反出于巾幗织机之手；文武圣神，亘古一人，竟来自闺范窈窕之身。天地问，造物莫测，刻以待豪杰，正厚以待豪杰也；虐以处名流，正宽以处名流也。不刻则不奇；不虐则不显，奇则绝，显则占，所以天下后世，垂之简编，列为篇章，妇人孺子，朝野上下，啧啧人口，代为椎心而泣血者，正为此也。

然此犹浅言耳，就其书而深探之，而性命又寓焉。若者传为诗歌，皎月止水，未足形其光辉；若者著为论说，丧吾铁冠，无非欲绵薪传。再细推之，木兰者，姹女也。织机者，转法轮也。从征者，用武火也。战胜者，降六贼也。必十二年而成功者，益信一纪飞升也，及太宗见木兰之心，不啻一颗舍利，赤若丹砂，光似明珠，益信舍凡体，证金身也。

晚观此书，能开发修人之志气。故起念刊刻，以广其传。尤虑独力难支，广为劝输，以成厥志，后之修者，果不泯灭于斯书，则幸矣。是为序。

皇清宣统元年元旦吉日

河南陈州府扶沟县继贤刘芳拜撰

## 第一回 朱若虚孝梯全天性 朱天锡聪明识童谣

古乐府<sup>2</sup>所载木兰辞，乃唐初国师李药师所作也。药师名靖，号青莲，又号三元道人。先生少日，负经天纬地之才，抱治国安民之志。佐太宗平隋乱，开唐基，官拜太傅，赐爵赵公。晚年修道，炼性，登仙，盖先生盛代奇人，故能识奇中奇人，保全奇中奇人。奇中奇人为谁？即朱氏木兰也。

木兰，女，年十四，孝心纯笃。亲衰而病，适军令至，女扮男妆，代父从征。十二年而回，无人知晓。又能居丧如礼，舍命全享，岂非奇中奇人？虽然，木有根本，水有源流。若不叙其祖宗何人，桑梓何处，何为忠孝，何为勇烈，则徒一木兰女也。

木兰祖父朱盈川，名若虚，道号实夫。祖母黄氏，名仪贞，居于湖广黄州府西陵县双龙镇。这朱若虚天性至孝，善事父母，勤俭持家，和平处世，春耕秋读。积日而月，积月而岁，不数年，竟至巨富。当时隋朝文帝，下诏求贤，屡举孝廉。若虚闻知越王杨素、太傅宇文文化及等专权用事，只推亲老，不肯应诏。惟爱日借阴，以事父母。遇父母稍有未适之处，便痛加责刻。手书一诗，悬于中堂，以自勉。诗曰：

父母养育恩，匪祇如天地。

天地生万物，父母独私我。

一日母亲宫氏谓曰：“汝兄伯祥，十九岁，将婚而逝。予日夜忧思，成怔忡之疾。三年后，汝父祷于木兰山。蒙天垂佑，方始生汝。予昨夜复梦汝兄形状，与在生无异。醒来精神恍惚，即以炉火当胸，犹嫌风寒刮面。”其父元华在旁答曰：“夜梦死人，为病之兆。病梦死人，必死之征。汝其戒哉。”这一句话，不值紧要，惊得若虚一身冷汗，遂跪而言曰：“吾往日欲以长子天锡，继兄之嗣，使他永承兄祀。因家中多故，尚寝其说。今兄长见梦，莫作欲求其后乎？”宫氏点头道：“然，然。”若虚即命家人李福、刘东，去请诸亲六眷。立起亡兄灵位，即命天锡行八拜礼。转拜祖父、祖母，次拜亲眷人等。又命天锡拜自己为叔，拜妻子黄氏为婶。义命次子大禄，与大锡答拜。自己向亡兄灵前再拜，曰：“天锡永承兄嗣，即兄之嫡子。兄其荫庇，阴相厥昌焉。”其父元华与宫氏好不快活，连病都不见了。与亲眷饮酒，夜深方散。惟有妻子黄氏，暗地里有些唏嘘。若虚当时择个吉日，送一子一侄入学攻书。光阴迅速，过了数年，父母相继而亡。若虚守孝三年，未尝见齿。乡党宗族，无不称其孝焉。

<sup>2</sup> 乐府——本为古代音乐官署，掌管仪式、宴会、游行所用音乐，兼采民间诗歌和乐曲。后有时代指民歌。

匪抵——不只，不仅仅。

怔忡（zhēng chōng，音征冲）——忧虑不安。

垂佑——保佑。

永承兄祀——永远传承（我）兄长的香火。

阴相厥昌——大意为，保佑他了孙昌盛。

见齿——笑而露齿。

到了炀帝登基之日，大赦天下，令府县官员举荐孝廉。这诏书一下，谚云：“孝廉，孝廉，清官举贤，贪官要钱。”却说西陵县县令杨廷臣，系关西人氏，也是孝廉出身。虽然官卑职小，倒也忠心为国。当日接了炀帝上谕，要举孝廉，要取几个有才得意门生。出示晓谕地方道：

“西陵县正堂杨 为钦奉圣谕举荐孝廉事。今皇上龙驭，新主日升。先帝在位数十年，优礼以尊贤士。新圣登临未百日，曲体以重儒生，本县自下车以来，愧无德政及民，思有名贤荐上。凡有真正孝廉、经书通达之士，列为文秀；有武乞超群、兵法精熟之人，列为武秀。尔里长保甲人，务要联名花押，开报名帖。履历清白，年貌真实，到衙投递，候本县卜期面试。尔里长耆 约人等，如有私受人财，开报虚士，必然重罚。

这告示一出，四乡里长晓得县官清正，任他有财有势的土豪，无学无术的卤夫，用尽机关，求买路径，再也不能。不上半月，杨知县接有数十张名帖，一拣看。偶见朱若虚名字，心中想道：“本县素闻其名。道他孝悌无亏，才学有余。前任知县荐他孝廉，屡征不起。或者今日父母去世，有意为官，倒是个得意门生。”遂出示，限十日，各秀士到衙中面会。

却说朱若虚是个超群拔萃的豪杰。平生抱负，一筹未展。每逢青天化日，和风庆云，见鸟雀高飞，松竹挺秀，便发动了少年壮志，未免抱膝长吟。又见杨素等专权误国，重利轻贤，只得与琴书作伴，诗酒为朋，所以对月徘徊，临风啸傲，盖出于不得已也。却又想道：“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。”于是用心教子，将平日所学，口口相授。而二子亦心心相印：不数年，成文武全才。

一日，里中有人报麦穗双歧。若虚往观之，奋然泣下。乡人皆掩鼻而笑。若虚手掐数茎，回谓二子曰：“官有善政，以至于此。今本县杨太爷，来此数年，爱民如子，仁风所播，草木呈祥。若里甲献瑞，杨太爷申报，上司必然升迁他去也。吾有志未遂，沦落如此，岂不可惜。”次日，往街上访友，见一簇人相聚，不知所观何物。有等识字的，在那里观看。不识字的，在那里叫奇叫怪，口中说道：“如何官府出示，硃笔印信，俱是靛花？”又一人接说道：“莫非是银珠贵了，杨太爷过于吝啬，放用靛花代银珠？”若虚是个明白人，也站在那一旁，仔细观看，方知文帝晏驾，幼主登基，是本县官奉诏求贤的告示，若虚回家，合家俱着孝服，以遵国制。少顷，武营中有两个兵丁，对李福说道：“我家副爷，并司主徐老爷，请你家员外到署中说话。”原来双龙镇离县城一百一十里。系湖广河南交界之所。五方杂集，舟车交通。有个武职官千户李长春，带领一千人马，在此驻扎。又有一个文职官巡检徐保先，领五百弓兵，在这里镇守。当日二官接了誊黄抄报并邑侯角文，差人到观音寺，设立文帝龙位，分头去请绅士耆老，依着部文，何日举哀，何日举荐，七七日礼毕，百日之外，方公堂理事。朱若虚是举过孝廉的，所以亦与其数。

---

耆（qí，音奇）——老。这里指年高德昭的人。

卤（lǔ，音鲁）夫——愚钝、粗鲁的人。

麦穗双歧——一支麦秆上长出两个麦穗。

靛（diàn，音电）花——青蓝色染料一种，色黑。（下文所说“银珠”为红色）。

晏（yàn，音燕）驾——讳辞，代指帝王死亡。

过了几日，若虚在家看书。李福手拿金筒二封，上前说道：“本镇千户、巡检徐、李二老爷。带领乡约里长俱在门外，不知何事，说是来与员外贺喜的。”若虚听了，心中想道：“必是同来保举孝廉，要我应诏的意思。”同二子出来迎接，到了中堂叙话，又命家中治酒相待。酒行数巡，李千户忍耐不住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我等同来，别无事故，今新主登基，崇儒重道，举行孝廉。员外幼学壮行，理宜出仕。我等情愿共出花押，日后你我都是朝廷命官，这个喜酒是要吃的。况且皇上隆重贤士，兄之前程不可限量。日后做了我等上司，便不敢放肆饮酒，今日居我汛地，不及时狂饮，更待何时！”呼李福取盏来，“我等吃个大醉，爽快一爽快。”徐巡检接说道：“朱公日后高升，若念平日交情，提拔一提拔，也不枉我二人保荐一场。”二人一路说话，一路饮酒。朱若虚殷勤相劝，候他二人语毕，才开口言道：“晚生才疏学浅，蒙二位不弃，竭力推荐，此恩此德，铭心不忘。若说出仕为官，晚生何德何能，敢妄希荣遇。况且人事参差，缘分有定。仕途显与不显，命运通与不通，晚生只得听天守分。今日二公光顾，薄酒疏肴，何须挂齿。”便下席再拜，拱捧大杯，向二官伸敬。直吃得月从东上，方才散席。若虚送出门外，两个官员，一个乘马，一个坐轿，吆喝而去。

若虚回至书房，谓二子曰：“今日二公前来，推荐我的孝廉。我所以慨然不辞者，实有两桩心事。一者闻朝廷今日以越王威权过盛，渐渐的屈退了。任用两个大臣，倒是忠心为国，一个是太博伍建章，一个武官是韩国公韩擒虎。二公乃当时名贤，老王在日，言听计从。今日幼主登基，一定是他二位股肱。我且进京，看他用事如何。二者闻越王府中有一幕宾，姓李名靖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神出鬼没之机，若说他是贤人，就不该依附权门；若说他是一派虚声，就不能忆则屡中。凡自京都来者，无不称其人品。我到京都，单去谒见此人，试看他的名实，果然相孚否。”长子天锡说道：“先帝既任用韩、伍二公，就该疏斥越王、宇文文化及，却不该许他仍在军机房行走，与韩伍二公互相掣肘。叔父进京，当见机而行，看新王动作如何，切勿贪图仕进，致后日生退悔。”天禄说道：“吾观父亲此回进京，必定空劳跋涉。”若虚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天禄道：“杨素、杨林，是先帝至亲；韩、伍二公，亦是先帝元勋。越王与韩公平日不睦，赖先帝圣明，两下得以保全。今观先帝遗诏，父亲不必进京。”手出抄稿，送与若虚观看。略曰：

朕自开国以来，上叨天眷，四海清平。自愧德薄，以致万方多罪，朕敢辞其责焉。朕今连日喘嗽，日就垂危，势不能起。窃思皇太子，宽厚有余，则断不足。不若皇次子才德兼优，钦贤礼士。即向日平陈之乱，皇次子亦有劳焉，定北征南，树奇功于天下，修文偃武，遗至善于寡人。朕上卜之于天，下询之于人，宜继大统。诸皇戚国亲、内阁大臣及朝内朝外文武众卿，宜尽心翼戴，毋负朕意。

若虚观毕，天禄又说道：“皇太子性情懦弱，以先帝之明，就不该册立

---

汛地——清代兵制，千总以下统率的绿营兵称汛，其防区称汛地，又作“汛地”。

股肱（g ōng，音工）——大腿和小臂。比喻重要的、得力的臣下。

孚（fú）——为人所信服。此句指名实相符否。

上叨（t āo，音涛）——谦词，承受。

偃武——停止征战。又作“偃武修文”。

为太子，天下已奉为储君矣。皇次子久获圣心，既卜之于天，询之于人，废长立贤，早应令群臣奉次子为陛下，如何先帝龙驭归天之后，始出此遗诏？以儿之见，其中必有不测之变。父亲宜迟缓一二年，候二次选举，再求仕进，未为晚也。”若虚想了一会，曰：“吾儿所见极是。但日月逝矣，吾年逾四十，日即于衰，岂甘与草木同朽，没世不称耶？”天禄唯唯而退。天锡又说道：“近日童谣，父亲闻之乎？童谣所云：

唐棣花开李树上，占尽春光造化长。

逐水杨花空荡漾，红日偏不照山阳。

这四句童谣，据儿意见，首二句，或是说唐国公李姓，上天眷顾，此人将来必受天命，而福祚无疆矣，第三句，是说杨氏，国祚不永。末句是说，唐公居于山西，乃山之阴，非山之阳。父亲壮志未销，雄心不释。进京一览便回，切不可侥幸富贵。”若虚连连点首称善。

过了数日，里长领两个公差求见若虚，曰：“本县太爷请孝廉公即日到衙中面试。”若虚听了，一面治酒相待，一面安置行李。命李福作伴，嘱咐二子用心读书。又吩咐刘东好生看守家务。天锡、天禄送了数里，珍重而别。若虚到了城中，寓于安静所在。到了试期，用了早膳，不一时，衙中炮响，城中老少人等，到衙前争看孝廉。果然一个个儒冠儒服，清气宜人。知县虽依着朝廷大典，碍着国制，不好张灯结彩，只打鼓升堂，三班六房，一齐上前叩头。知县吩咐道：“传各处里长乡约，一齐上堂。”众人皆上堂叩头。知县道：“今朝廷大典，尔等站立答话。”然后问曰：“尔众等所报孝廉，果出真实否？”众皆曰：“皆是实行。”知县又问道：“履历，年貌，俱各清白？”众人曰：“不敢蒙昧太爷。”知县曰：“朝廷重典，务在得士。本县不敢不尽心。”

那礼房已将所报花名，开成一册，长者在后，少者在前，共有三十余名。知县逐一看过，提起笔来，就点头名。礼房一旁唱曰：“礼教乡李逢吉。”李逢吉在堂下答曰：“有。”规行矩步，走上堂来，作了三揖。知县双手一拱，李逢吉站在一旁，知县问曰：“秀士所学何经？”李逢吉答曰：“门生所习《书经》，兼通《易经》。”知县又问曰：“学的哪一种书法？”李逢吉道：“门生所学，是楷字，兼学隶字。”知县道：“你可当堂默写《君陈篇》，并《五子歌》；以隶字默写恒、升二卦。”李逢吉当堂就写，知县又点二名，礼房唱曰：“溇源乡朱若虚。”若虚答曰：“有。”雍容雅步，匆匆上堂，作了三个长揖，侍在一旁。知县问道：“秀士所学何经？”若虚答曰：“门生资质鲁钝，负性好学。感父台善政，年丰民乐，故门生得以终日读书，门生却六经皆通。”知县喜形于色，又顾问曰：“是习哪一种书法？”若虚答曰：“真、草、隶、篆，兼而学之。恐不中父台选举。”知县曰：“尔只以真字默写《洪范》、《鹿鸣》二篇足矣。”若虚遵命而坐。已后，三十

---

没（mò，音末）世不称——终身没有名声。没世，终身，一辈子。

祚（zuò，音作）——福。

国祚不永——国家的福气不长。

得士——得到人才。



余名秀士俱逐一考试。午未之后，各人缴卷。一声炮响，众秀士依次而退。

过了三日，衙中炮响三声，梆鼓齐鸣，旗伞引道：“兵壮侍从。杨知县捧案，送出仪门之外，贴在照壁之上，知县方才进衙。那看案的人，颠颠倒倒，倒也好笑。若虚候众人散去，方近前观看。

第一名，朱若虚、李逢吉、王龙、陈益脩、李怀玉、刘有光、杨辉、龔建柱。末批云：墨水污卷不取，遗失字句不取，书法不工不取，讲义不清不取。

惟有那案上有名之人，各具门生帖子，齐进衙中，谒见父师。知县早已备酒相待。到了次日，又随知县进圣庙行香。一个个方巾大帽，插花披红，好不光彩。

知县又限日期，引孝廉上府看验。一路上鸣锣开道，旗伞侍从人役送至沙口地界。早有两只大船，在那里伺候。知县吩咐人役俱回，只留四个亲随侍从。见风平浪静，命两船相并而行。师生九人，有时谈论诗书的乐意，有时谈论为官的苦楚，有时谈论民情狡猾。谈到高兴之处，便用诗酒交酬，唱和赠答，十分忘形。到了晚间，见雁浮寒水，鸟隼戍楼，星垂平野，月涌大江，果然江景如画，洵不诬矣。

次日，到了黄州，见天色尚早，换了公服，同八名秀士到府堂，谒见府尹。先到清号房挂号，号役接了小礼，心中嫌轻，晓得杨知县是清官，更兼朝廷大典，不敢怠慢，只得进门房去通报，门丁接了手本，进内署见府尊，禀道：“西陵县杨廷臣在仪门求见。”却说这黄州知府姓王名玖，向日是越王一个亲随，在越王跟前，曲意逢迎，颇得其意。平陈之后，文帝赏录功臣，越王冒加功绩，遂得。那黄州知府与杨县令素不相睦，幸他为官清正，无隙可乘。这一日在内衙，与老婆呕气，见门丁来禀道：“杨知县求见。”心有拂意之事，又遇拂意之人，自然怒上加怒，口中骂道：“这狗官来做什么？前去问他‘不守汛地，来此何事？’”门丁出去了一会，又进来回道：“杨县令带者八名秀士，说是什么孝廉，特送来验看的。”王知府听了此言，发一声冷笑，骂道：“好不晓事的狗才！难道本府就是他做着不成？命他带众秀士一齐进来。”那门丁狗仗人势，走出仪门，大声喝道：“大老爷唤尔等一同进去。”杨廷臣引八个门生，步入侧门。见府尊坐在二堂之上，只得近前参见，分立两旁。府尊问曰：“这都是你取的孝廉么？”廷臣答曰：“卑职采访真切，皆是实行实学。现有试卷、花押、履历为证。”府尊曰：“今日权退，明日再到辕门听候罢。”却说得声色俱厉。可怜杨知县有兴而来，无兴而回。正是：

鸡群嫌鹤立，浊水混明珠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---

午未一午时，未时。

洵（xún，音旬）不诬矣——确实不假呀。

平陈——公元589年，隋灭陈。

## 第二回 窦忠怒击虎头牌 朱盈梦会痘神女

却说杨知县见府尊意思冷落，鼠窜而回。进了公馆，各人个个无言。次日早起，用了几样点心。又引着八人，到辕门听候。只见众人，围做一团，口称：可惜，可惜。知县心中恍惚，喝开众人，只见虎头牌高挂。上写道：

黄州府正堂王为西陵县知县杨廷臣轻忽国典，冒纳虚士，本府已经申详，差赵义、燕清，押住公馆，不许回署，俱候上宪批文发落。

八名秀士不看此牌犹可，看了此牌，惊出一身冷汗。齐声道：“我等进取功名，却累及父师，如何是好？”惟有窦建柱，字忠，其情性刚愎，怒气冲冠，伸手向柱上，将虎头牌取下来，向石上一击，打得粉碎。口中大骂：“不受人抬举的狗官，冒昧申详，妒贤慢士，有失朝廷重意，我等一齐向武昌节度使衙门，代父师伸冤。”不住的千狗官，万狗官，竟骂上堂来。跟着他看的百姓蜂拥而入。窦忠一发骂得高兴，站在公堂之上，叫声：“众位休得喧哗，听我说个明白。西陵县所荐孝廉，第一名朱若虚、二名李逢吉，皆是先帝征名数次。他二人困亲老多病，不肯应诏。这狗头王玖，道西陵县冒进虚士。难道前任官长也是冒进虚士？先皇帝也是冒取虚士？我等权且出气，再到上司与父师伸冤。”那看的百姓因知府平日贪酷两全，一个个公报私仇，大家骂个不止。

却说这知府有个异父兄长王斌，是他母亲先在人家为妾生的，后来夫死家贫，母子无靠，出嫁於王氏，才生王玖。王玖出任黄州，他兄长也随母到任。衙内衙外，皆以大老爷称之。今日见兄弟详了杨知县，遇窦忠这般大骂，他却带着家丁了，出来厮打。见公怒齐发，不敢动手，呆呆的望了一会。又见窦忠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声如铜钟，锦幅花袍，腰佩金玉，十分华丽。站在公堂之上，尊严若神。又见他两个家童，侍在身旁，眉清目秀，俊俏端庄，雅致不凡，王斌暗暗称奇。势利眼看势利眼，热肠人观热肠人，王斌轻轻附家丁之耳，说了几句言语。那家丁点头会意，走进公堂旁边，向青衣小童拱手道：“请问你家老爷尊姓大名？”青衣回道：“这是我家三老爷，是西陵城西窦府，名建柱，我家大老爷名建德：现任河南开封府节度使。我家二老爷现居太子少保、吏部左侍郎，镇守山西太原府，唐国公李渊，是我家老爷姊丈。今日府太爷，目不识丁，我家老爷还要诣阙叩阁，奏称王知府轻典傲贤，不体朝廷重意，要把这狗官斩首方休。”两个家丁听了此言，走至王斌面前，把舌一伸，将上项言语一一说明。正是迅雷不及掩耳，吓得王大老爷毛骨悚然，急进内室，向王玖说道：“你性情急躁，惹下祸来，吾不知尔之死所也。”如此，如此，这般，这般，说了一遍。王玖大怒道：“这狗才，咆哮公堂，辱骂官长，我把知府不做，就与他拼了罢。”说罢，向外就跑。众幕宾一齐上前相劝，王知府进内室去了，王斌也随着进去。

王玖对王斌低声道：“此事非曹师爷不可，我私去见他，他必有开解之处。遂坐个小轿，开了后门，至关王庙。见了曹师爷，下了一礼，分宾上而坐。便说道：“曹师爷知今日府中之事否？”曹师爷道：“黄州城内，老少人等，互相传说，因而知之。人言窦忠是个世家，京都必有内援。此事只宜

---

诣阙叩阁(h n, 音昏)——朝拜皇上。诣, 到。阙, 宫前的一种建筑, 形似高台。

和，不宜结。”王知府道：“小弟特来求教，望师爷指示。”曹师爷道：“老爷府中幕友甚多，小弟何足挂齿。”知府道：“他们只晓得刑名钱谷，决大疑，定大患，非我师不可。”曹师爷低头不语。原来曹师爷与众幕友不睦，个个在王知府面前挫他短处，知府耳软，就疏慢了他。因此辞馆而出，欲回汉阳原籍。知府见他低头不语，只得下他一全礼。曹师爷扶起道：“我所以此头不语者，心有所思耳。王公今日申文，是旱路？还是水路？”知府道：“是水路。”曹师爷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尊驾急早回府，令两个能干衙役，乘着快划，赶回文书，我自自有道理，晚间弟必有佳音回报。”知府拱手称谢而去。

曹师爷即换了衣服，唤了从人，备了名帖，坐一乘玻璃小轿，到西陵县公馆下轿，对门丁说道：“通禀你家老爷，说汉阳曹瞻，字福堂，待来拜会。”门丁接了全帖进去，少顷，又出来，道：“我家老爷有请。”这曹师爷大摇大摆，走进中堂，与杨太爷叙礼，就分宾主而坐。杨知县曰：“久慕大名，无缘拜会，今日相见，足慰平生。卑县碌碌庸才，有劳师爷下顾，实出望外。”曹瞻道：“术弟年近七十，尚为人役。杨老夫子宰治西陵，德洽民心。湖广县令一百余人，未有如公者。小弟缘分浅薄，未得趋承教益，恨甚，恨甚！但小弟前来，兼访窦府三老爷。”

知县即命窦忠出来相见。二人叙礼毕，窦忠道：“弟与足下素不相识，今日先生屈驾，不知何以教我？”曹瞻道：“弟在京都，蒙令兄大人不弃，颇称莫逆。因弟年迈思乡，才就黄州幕馆。今春喘症屡发，欲回汉阳故土，暂寓关王庙养病。今日闻王公得罪了贵县杨老夫子并诸位孝廉公，小弟已劝王公，赶回详文。请杨老夫子并诸位孝廉公到府中，彩觴谢过，署中幕友，都知小弟与令兄大人平日相善，故劝王公委弟来寓，邀个人情，弟素知杨老夫子居心忠厚，度量宽宏。料诸位孝廉公亦是大才，必不小见。若说到上司处分辩，纵然置王公于重治，二老爷咆哮公堂，辱骂官长，也有多少不稳便之处，并陷杨老夫子一个取人不当的条款。”曹瞻口中说话，手内挥扇。那扇上写的一行晋字，是临的右军书法。窦忠见了，借来一看，款写彬斋愚弟窦建文题。果然是亲兄笔迹，遂不敢怠慢。

曹师又说道：“弟在京都，闻令兄大人屡称贤弟高才，居家谨慎，免旅人内顾之忧；尽日讴吟，期圣主旁求之诏。弟每神驰足下，以室远为恨。贤弟若不弃，瞻愿拜下风，使瞻久而再闻其香，则生平之愿足矣。”这一片言语，说得窦忠毛骨豁然，好不快活也。说道：“未弟素性愚懦，仁兄过奖，使弟名实不称，愧甚愧甚。”曹瞻遂起身，向杨知县作一长揖，又向窦忠也作一长揖，说道：“我等卜期再会，兰集赋诗，表未弟忱意。只是今日之事，要看我的薄面，恕过了罢。明日我等，好去开怀畅饮。”杨知县道：“凭曹先生吩咐了就是。”曹瞻道：“王公说过了的，明日彩觴赔罪。”窦忠道：“我们也不吃他的酒，也不进他的衙门，就到先生寓所来，候先生罢。”曹瞻道：“最妙，最妙。”起身，拱手称谢。欲回王知府口信，杨知县同八个孝廉送出公馆门外。曹瞻上了轿子，抬进府堂，故作辛苦劳倦之态。王知府接着，忙问事情知何？曹师道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知府听了大喜，忙排酒酬劳。曹师略略饮了数杯，辞知府而去。次日与知县欢呼饮酒不表。

---

刑名钱谷——清代官署中办理刑事的幕僚称刑名师爷。

彩觴（shàng，音商）——这里指宴请。

过了二日，知府传杨县令进衙，慰以好言，就发八角伸荐文书，又每人赠仪程银子五十两。八位孝廉方进府叩谢，王知府设酒饯行，催促八人作速进京，以副圣意。於是杨知县率八人回西陵而去。

再说朱若虚回至家中，就有许多亲友临门相贺。李福、刘东，俨然一宦家官长。朱若虚择了吉日，拜别祖先，嘱咐妻儿好些言语。只带李福作伴，马上插一面黄旗，上书奉旨吏部候选，望京都进发。正是岸花飞送客，樯燕语留人。渐于骨肉远，转与童仆亲。后人有诗曰：

新起茅檐壁未乾，马蹄催我上长安。儿童只道为官好，老去方知行路难。千里关山千里念，一番风雨一番寒。何如静坐短窗下，翠竹苍松尽日闲。

主仆二人在路上行了五六日，看过数县风景古迹。有时高兴吟诗，有时凭今吊古。这长安大道，尘随风卷，驴屎马溺之气，袭人口鼻。回思在家之时，何等清闲，未免有些伤感。又想起男子志在四方，恨不得插翅腾空，霎时便到长安。家人李福巴不得赶着八人一路同行。朱若虚见窦忠一派富贵气象，李逢吉等十分巴结，所以访亲问友，故意迟延在后。

一日行南阳地界，询及土人，离城只有五十余里。若虚思进城歇息，策马加鞭。大约行了三十余里，看看红日西沉。望见一个老人跨着青驴，纶巾羽扇，飘飘若仙。后面跟着两个青衣童子：一个肩挑竹杖；挂着青篋小篮，内盛木兰花，香气扑鼻，心腑俱凉；一个手提酒瓶，风送香醪，舌下生津。若虚欲上前问路，数次加鞭，赶之不上。转过几处，杨林忽然不见。若虚举目，四下一望，却不是官塘大路，到了一个乡僻所在。遥望竹苞松茂，一簇寒烟。有个居户人家，不得已上前问讯。过了月他，见八字门楼，上书“痘母祠”三字。李福将门一叩，内中犬吠不休。须臾，走出一个中年尼僧，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？”若虚不等李福开口，便答曰：“我们有事要进南阳城，偶然失路，烦大士指引。”尼僧道：“官人要进城，如何从小路到这里来？此地进城，还有四十里。”若虚道：“大士有几位令徒？”尼僧道：“就是小尼一人。”若虚道：“卑人欲在宝庵中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可容纳否？”尼僧道：“出家人慈悲方便，歇息尽可，款待却无。”若虚道：“卑人来得造次，不见喝叱足矣，”命李福带马进庙，先拜了圣神，次向尼僧施礼，举目各处观看，见神像如生，心生敬畏，当面供着香花水果，十分精洁。两廊之下，尽是朱漆栏杆。小池内金鱼对对，花台上峡蝶双双。太湖石畔，绿竹猗猗；夹道槐阴，白鸟咕咕。两廊外另有一座小小客堂，横书“小洞天”三大字。壁上字迹淋淋，近前一看，上写道：

良夜伊何静，香残许自烧。无心怜客恨，有意惜春宵。  
市远难沽酒，思繁强品箫。青云何处去，叫客独伤调。

三元居士李靖题

春夜夜何在，醉卧仍复起。月色照庭除，徘徊吟不已。问我何所思，霄汉横秋气。披衣觉露滋，空阶滴疏雨。性情万古同，莫逆称知己。

李靖再题

---

醪（láo，音劳）——醇酒。

咕（hú，音胡）——指鸟飞鸟集的样子。

若虚看罢，连声称赞不已。叹道：“此人志气不凡，怀抱非小。今番进京，务必要去拜访。”须臾，尼僧献茶，排出山珍果品，鲜色非常。若虚问道：“这题诗的一位李先生，几时邀游到此？”尼僧道：“五年前到小庵，挂过了单的，”若虚曰：“何为挂单？”尼僧道：“出家人借歇，名为挂单。前日闻他在越王府中作了幕宾。以小尼愚见，越王未必识贤，此人非甘居人下者。或者心中别有所图，亦未可知。”若虚问道：“大士是中年出家，是幼年出家？”尼僧道：“亡国余奴，枉劳下问。”再欲问时，尼僧掌灯，催他主仆二人进客堂安歇。自去敲钟擂鼓，也进禅房安歇去了。若虚心中想道：“这个尼僧，必是陈后主宫人，陈后主好酒娱诗，所以宫人亦皆风雅。”睡至二更时分，心犹不寐。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嗟嗟，李福鼻息如雷，若虚心中想道：“这般凄凉景况，怪不得李靖清夜赋诗。”

将交三更时候，忽闻钟鼓齐鸣，萧管沸耳。若虚好生惊异，举目看时，不觉身子已出房外。只见痘母娘娘坐在殿上，好像有些面善。两边数十个女童，长幼不等。下面数十个长衣大汉，分立两旁。娘娘吩咐道：“把张七姑唤进来。”两个凶恶汉子，牵四十多岁的一娘子，跪在阶下。娘娘怒骂道：“痘疹有常例，三日发热，以通脏腑脉络。又三日，开腠理发苗，以象六数。始于头面，以象天星；畅于四肢，以象万物；三日齐浆，以象九数；又三日落痴，以象十二数。尔如何延迟日数，索人酒食，又藏头露面，妄示灾祥。种种不法，有干天究。”命左右杖八十，再请旨发落。左右将女娘推倒在地，打得他呼爷叫娘，惨不可闻。朱若虚不忍。上前跪下道：“祈娘娘慈心待物，恕他这一次。”娘娘立起身来，喝叫：“住打。今看朱先生之面，暂且饶恕，若再蹈故辙，定不宽恕。”慌忙下坐，请若虚起来。若虚俯立，不敢仰视，娘娘吩咐青衣掌灯，引客到客堂，拜茶。两旁人役，一一退出。

娘娘道：“官人休怪，这女儿是要责罚的。因他在世日，本富室女子。服御饮食，华美成性，嫁往婆家，家贫无活计。他却尽出妆奁，使伯叔贸易，遂成巨富。待公婆以礼，顺丈夫以情。百年之后，上帝喜悦，封为麻痘正神，属在我的部下。前村杜氏有二子患痘，因触犯了他，他就延迟日期，使二子顺症翻为逆症。杜氏一家惊慌，百般祷祀，竟置罔闻。杜氏司命，向予告急，予另差正神，前去调回症候。又念他前功不可尽弃。今日趁官人在此，才加杖责，也是谅官人必来讨情的。”

朱若虚听了，方才心定。拱手问道：“娘娘乃何代人氏？有何功德，居此上位？”娘娘愀然下泪道：“尔真个忘我也。”若虚骇然不答。娘娘道：“我是尔前世妻，何氏女也，名静贞。”若虚益发愕然。娘娘道：“尔前世贪取仕进，宦游忘家。予十八岁适汝，不上一年，汝就出门。至二十八年始回，余年四十有六矣。予因劳碌成病，公婆皆七十有余，汝见家贫亲老，妻病无嗣，心生悔悟。竭力操作，不上一年，予病亦痊，连生二子。汝与余藜藿自甘，少有所积，即买鱼肉供亲。如此八年，公婆相继而亡。居丧三年，未尝缺礼。百年之后，上帝封予南阳麻痘正神之主。凡境内灾祥，莫不预知。汝因名心未化，故重游人间，不久亦当回神位也。吾昨日命土地迎汝至此，以期冥会。”

---

腠（òu，音凑）理——中医名词，指人的肌肤、脏腑的纹理。

藜藿（líhuò，音黎或）——贱菜，代指粗劣的饭菜。

不一时，三四女童，排列酒肴。果然是琼浆玉液，仙果佳珍，非人间所有。若虚道：“鄙人今造圣境，三生有幸，不知卑人亦得为神否？”娘娘道：“贤人栽培心地，圣人涵养性天。天机不可泄漏，亦不容长秘，汝慎勿言可也。人言人有三魂七魄，女子十四魄，皆虚语也。人之生，只有三神。”若虚问曰：“何为三神？”娘娘道：“三神者，元神、识神、尸神。天命之性，灵而不昧，静而不躁，好善恶恶音，谓之元神。其神属阳，居于心之上，肺之下。父精母血，感而成孕。十月胎完，气足降生。惭而开知发识，思虑运动，佐元神理事者，谓之识神。其神属阴，居于心之下，脾之上，是为命根。人言命属阳，性属阴，是不知先天、后天之道，人心、道心之别也。”若虚道：“敢问何为尸神？”娘娘道：“怀胎之后，贤父贤母，心神顺适，六欲不生，胎气安和，则浊秽气轻，故生聪明男女。愚夫愚妇，虽然怀胎，仍然纵欲，喜怒不常，饮食不节，纷华不戒，行坐不端，则浊秽气重，故生蠢男蠢女。混沌初开，天地正气，日月星辰，河海山岳，胎气化为十万八千魔君。儒释道三教，皆正神用事，修其道者，先学修心，故无近功；旁门邪术，皆魔神用事，修其道者，先学符咒，故有速效。人生之后，浊秽之气，化为尸神。厌旧喜新，嗜酒娱色，善怒喜斗，悦美丽纷华，皆尸神用事。居于心下，肝肾之间，引诱识神，以蔽元神。百年之后，元神绝灭，即识神亦听命放尸神，故谓之鬼。所以改头换面，夺舍投胎。上帝慈悲，命三教圣人，说法度世，崇正道，辟异端。汝元神未能为主，尸神未能绝灭，焉能解脱人世也。吾在世时，未能潜修至道，元神、识神不能合一，算不得性、命双修，难还清阳真境。虽为正神，未离鬼趣。徒司人间祸福，治百姓灾祥而已。”

若虚问道：“如何为性命双修？”娘娘道：“曾子三省，颜子四勿，皆是尽心。尽心即是修性，到了人欲净尽，尸神灭矣，天理流行，识神听命放元神也。静则一念不起，动则万善相随，斯时也，心如明月，念若止水。非明心见性，而何由此推求至道？抱一含真，凝神金窟，丹落黄庭，温养灌溉，四象八卦，倒转逆生。其道至简，其理不繁，用工愈久，妙绪无穷。久则阳神冲翥，周游六合。乾坤以上，另有乾坤；八极之表，别有风气。永人清阳真境，才算得出劫神仙，性命双修。大道如斯毕矣。”若虚又问道：“弟子今承娘娘指示三教，我当从何教？性命双修，我当从何处下手？”娘娘道：“心原属火，火空则明，人心空亦明，此自然之理。圣人曰：“心无欲念则空，心有主宰则诚。释近于道，其法不二。道近于儒，其式抱一。儒者，执中，其象太极。太极之道，左阳而右阴。圣人之道，左仁而右义。吾子深明儒术，自有模范遵循，何须下问？”若虚又问道：“诚如子言，则三魂七魄，无有是物也。”娘娘道：“三数生，七数杀，人魂强则生，魄盛则死。人身岂真有三个魂，七个魄哉。”若虚曰：“《内经》云：肝藏魂，肺藏魄。娘娘说：元神居心上，尸神居心下。《内经》之言，不亦诬乎。”娘娘道：“《黄帝内经》是就常人言之。常人阴气盛。阳气弱，故魄居上，而魂居下。若夫至人，则阳旺，阴衰，魂居上，而魄居下。故曰：“魂计魄降，道气长存也。”

朱若虚听了这一片言语，跪下道：“卑人不愿进京，就在此处修道若何？”娘娘道：“汝英气太锐，此回进京，雄心壮志，自然消尽，宜早回家，潜养心性，此地不宜久居。”若虚道：“娘娘这般清凉圣境，如何不可久居？”

---

纷华——繁华富丽。又作“芬华”。

翥（zhù，音住）——飞。

娘娘只是长叹不言。又嘱道：“官人回家，切不可从此地经过。”若虚再欲问时，忽听鸡鸣数声。娘娘道：“咫尺阴阳，如隔万里。请官人回寓。”左右女童引路，娘娘降阶相送。进了客房，南柯一梦。酒气仍然在口，清气依然在袖。梦中言语，切切在心。

霎时天明，尼僧鸣鼓烧香。若虚连忙起来，望神圣再拜，就在庵中用了点心。取出五两银子，送与尼僧，道：“卑人在此，吵扰一夜。这点微资，以作神前香烛之用。”尼僧双手接着，笑容可掬，合掌谢道：“本不该受此厚赠，前日小尼静坐，观心入定之时，见本庙娘娘催我往别处安身。小尼因半文无办，不敢远行。今日得此厚赠，小尼愿再生报答而已。”若虚道：“汝将觅何处安身？”尼僧道：“出家人行踪难定，晓得缘法在于何处？”若虚道：“就向西陵安身若何？”尼僧猛然省悟道：“三年前，李靖相我之面，说我四十五年，命犯迁移。又代余卜《易》，留着四句批辞，有西陵二字。”遂寻出来，送与若虚看：

地火明夷第几爻 批云

挥金逢义士，举趾入齐安。西陵可驻足，添油续命丹。若虚看毕道：“李靖深明《易》理，精通数学，真是诸葛一流人物。不知他何故至此？”尼僧道：“他先进南阳，见了伍云召总兵大老爷。劝伍大老爷弃官云游，可免此地生灵涂炭。起初，伍大老爷还客礼相待，后来听了幕宾言语，道他妖言惑众。他就连夜逃至此地，微服进京去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可作速收拾，往西陵去罢。先问双龙镇，寻朱天锡、天禄，出吾手书，必然收留。”遂取文房四宝，问了尼僧法号，就书道：

吾路过南阳，遇此尼僧。法名慧参，颇通禅趣，通晓藏典。今僧有事，故来此。尔可缓缓代觅安身之所，不可怠慢，负予之意，是嘱。

慧参将书收好，若虚主仆望西而行。尼僧也收拾行李，又央人代他照理香人，拜别神圣，向东而去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入龙宫凡夫行雨 酬茶恩义士封尸

却说李靖，生于隋文帝之时，京兆乡中李家村人氏。字青莲，又名药师，道号三元道人。幼喜读书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刘氏，勤于纺绩。李靖勤于采薪，贫苦自守，分毫不敢妄为。一日，奉着母亲刘氏之命，往洛阳探亲。时洛阳大旱，李靖行得又饥又渴，及至柳家店，见一座茶店，牌上书“往来茶社”四字。李靖入座，急呼拿茶来，一老姬不慌不忙，捧着一壶茶，一个杯，放在桌上。说道：“客人用茶。”李靖渴得口内生烟，执着就饮。却嫌这茶是一壶滚水，如何吞得下去？只得连连细细而饮。老姬见了这样光景，又添一壶不热不凉的茶来。李靖接着，囫囵囫圇，一吸而尽。伏在桌上，呼呼而睡。过了一个时候，方才醒来。双手将眼揉了几揉，又取茶饮，老姬止住道：“客人伤了暑气，这有绿豆粥汤，可用些。”李靖接道，又喜又爱，连吃了四大碗。方开口道：“多谢妈妈，就请问这到洛阳，还有多少路？”老妈道：“还有四十余里。”李靖道：“茶钱饭钱，共该多少？”老妈道：“贫婆姓庞，中年失偶，膝下无嗣。在此施茶，以修来世。慢说客人只饮茶一次，就千次万次，是不敢受你钱的。”李靖向上作了一个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晚生以一礼为谢。”就辞了庞母，背着包袱，望大道而行。

行了二十余里，见一座杨林，乾得枝枯叶落。李靖却就阴凉之处打坐纳凉。坐了半个时候，拿起行李，又望东而行。行不上十里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不觉心慌。又行五里，但见星斗横天，不辨南北。心中想道：“倘有虎狼当道，怎生是了？即不然，或遇着强人，劫抢行李，亦只好听其自取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见一点灯光，似在半山之际。远远一里之谱，遂望见灯光。行不上一里，果然一座小土山。松柏交荫，灯光又不见了。遂摸着山势，寻上山来，并不见人家。此时李靖心下又无主，叉手踟足，目侧耳，凝神伺听，隐隐闻妇人相语之声。靖大呼道：“何人在此说话？祈指吾径路。”连喊数声，无人答应。李靖无法可施，大声喝道：“有迷路人在此。”只这一声喝去，山谷齐鸣。

忽然山阿之下，灯光四射。二女娘问道：“何处狂夫，夤夜在此大惊小怪？”声音滴滴，犹如阁上萧声，花间燕语。李靖答道：“我是远路探亲，迷失路径，不敢投宿，愿求指引。”女娘道：“此处二十余里，前后并无人家。既是远路客人，待我二人，禀过主母，或者许客借宿，亦未可知。”未及半刻，二女娘挑灯叫曰：“主母有命，请客至草堂上坐。”李靖约行百步，见朱门丹户，云霏玉宇，光华耀目。随着女娘依栏杆而行，举目四下观看，两廊开阔，中有水晶牌坊，金书“丹霖灵府”四字。李靖心下想道：“原来是俗家借居僧寺。”进了大厅，又不见神像，只见珠灯夺目而已。一长联云：

步虚空云飞万里，奋精神浪贯百川。

走进客房，二女娘道：“客人请坐，主母即刻出来相见。”李靖告坐，见珊瑚为几，白玉为桌，玛瑙砌阶，玻璃作窗，上书短联云：

唾津资造化，呼气塞虚空。



此时李靖疑在梦中。二女儿向内呼道：“客人在此，奉茶来。”闻室中唧唧啞啞，有三四人答应。瞬息间，锦衣女童对对而出。一个捧水，一个捧茶，一个捧果，一个捧香，排布桌上，分列两旁，与二女儿俱侧身而立，向着李靖，十分恭敬。李靖却不慌不忙，净手饮茶食果。

二女儿谓李靖曰：“主母至矣。”李靖急抬头看时，见一老妈，鹤发童颜，黄衣短襟，策杖而来。李靖连忙起身施礼。老妈曰：“年老之人，不能答礼，先生休怪。”李靖又谦逊了一回，方才敢坐，老妈曰：“贱躯性僻，不喜与俗人居，却喜与善人清谈。故不惜残朽，与先生少坐。”李靖曰：“晚生性情疏慢，不学无术，恐见辱于长者。”老妈曰：“观君品节详明，德性坚定，莫非佳士乎？”少顷，女童罗列酒肴，果然山珍海味，玉液琼浆。李靖吃了几杯，不敢多饮，固辞乃已。因问曰：“太夫人尊姓，太公可在世否，有几位公郎？”老妈曰：“老妇姓金，夫君中年去世。二子名金鳌、金鲤，皆往北海探亲未回。几个顽仆，见主人外出，老妈慈懦，俱醉卧不起。先生今日受了辛苦，早安宿罢。”遂起身，向丹墀咳了数声，犹如洪钟振响。惊起十数个犷犷大汉，面貌有善有恶，皆来拱手听命。姥曰：“尔等去打打扫迎宾馆，送客人安睡。”众大汉诺诺连声。

李靖随着大汉，走过数处曲栏，将行李铺在床上，叫众人出房去了，自己和衣而卧。心中想道：“这个人家，定是在朝廷做过大官的，不然，那得如此富贵。”未及二更时分，忽闻叩门甚急，闻室中惊呼天使至。李靖忙起，侧耳而听。但闻异香满室，不闻一毫声息。将欲就寝，数仆请曰：“主母请先生起。”李靖急整衣而出，老妈迎而谓曰：“本不宜使先生知予行踪，今有事相烦，不得不言。予乃本境龙神，上帝怪此地民习奢侈，以早年告诫，使知稼穡艰难。洛阳令张公瑾，志诚祈雨，感格上帝，方才玉旨下降，限子未丑初，大雨时行。恨二子探亲未回，予年朽迈，难以转侧，欲烦先生，代我身行雨。”靖曰：“靖乃一介凡夫，如何能行雨？”龙母曰：“不难。”命左右将洪钟乱撞。众神蜂拥而至，皆向龙母稽首。龙母曰：“玉旨前来，子未丑初，甘霖弥野。尔等作速登程，毋违天意，以孚众望。”众神曰：“惟命是听。”龙母又命左右牵龙驹来。龙母曰：“请先生乘此龙驹。”手授寸余一个净瓶，谓靖曰：“此先天至宝，内藏壬癸之精，驹若嘶鸣，汝便倾一点水在鬃上，切不可乱施。”靖曰：“然。”左右将缰绳一撒，龙驹四足腾空。

此时，李靖头顶星月，足履风云，雷公在左，电母在右，雨师在前，风伯在后，乘着电光，俯视下界，历历在目。却依龙母之言，不敢妄施雨点。风驰云飞，也不知行了几多路程。忽然望见柳家店，心中想道：“此处较他处望雨更甚，又念庞母施茶之恩，不免以公报私，竟将净瓶一连滴了八九点。那驹也不敢再鸣，直行过百十里，那驹复鸣，李靖仍然发雨。又不知行了多少地方，雨师曰：“雨足矣。尔等先回，待我分开阴阳，收了云雾，即来缴旨。”李靖等先回，龙母曰：“有劳先生了。”分咐众圣，各回本位。龙母曰：“天尚未明，先生辛苦一夜，仍回客房休息罢。”李靖曰：“谨如尊命。”

将欲就寝，又闻叩门者甚急，左右开门，又二位少年惊慌而至。龙母责之曰：“昨夜若非李先生至此，汝等有灭族之罪矣。李先生代汝效劳，宜速拜。”二位龙子，请李靖出来，向靖再拜。二龙子曰：“愚弟兄与北海龙王为长夜之饮，不期玉旨下降，先生真是我全家恩人。”李靖未及答时，又叩

门者甚急。二仆上前禀曰：“天使至。”金鳌、金鲤、忙排香案，跪接玉旨。为首一位金甲尊神，领着数十个虎贲之十，持矛仗剑而立。金甲神展开玉旨，读云：

无极至尊昊天上帝诏曰：金鳌、金鲤，不遵玉旨，妄施雨数。柳家店一村，男女尽殁，淹死良民五百五十三人，念尔先世有功於社稷，不忍加诛。命值日司刑正神，鞭金鳌三百，鞭金鲤二百，减一等，降受伯爵。候有功之日，再行升赏，毋负朕望。

诏书宣罢，金氏弟兄望天谢恩，解衣伏地。左右武士动起手来，打得皮开血溅。呻吟之声，令人鼻酸。龙母在一旁痛哭。室中六个女娘，十数个家丁，见主人受杖，皆掩面流涕。吓得李靖战栗不已。须臾左右收了刑，众仆扶主人入内室去了。金甲神谓龙姥曰：“若非汝有功于社稷，二子难免剑下之诛矣。以后行云布雨，切不可怠玩，吾去也。”李靖站在一旁，形如木偶。

尤母送了天使，慰李靖曰：“先生休惊，若非先生效劳，则误期之罪，更甚於误雨。只是老身不该使二子俱出，以罹此咎。”李靖亦无言可答。二女娘请靖入书房用饭，李靖好不过意。龙母指二女谓靖曰：“此二女自幼侍予，颇适予意。今欲遣二女使奉先生箕帚，惟先生所择。”靖曰：“靖乃庸夫下士，如何敢上干仙体，此事断然不敢从命。”母曰：“先生虽居尘俗，品若上界真仙。使二女得此佳婿，亦愿足矣，先生幸勿辞焉。”靖曰：“靖贫无赖，探薪度日。茅檐之下，无立锥之土；瓮室之中，无隔宿之粮。即仙姬不弃，靖将何以自立？”二女闻之，皆目视李靖，微微而笑。姥曰：“天之困厄，每甚于豪杰之士。岂不闻人生于世，所患者在寡德，不患寡财。今观二女之意，均非无意放君者。予别无所赠，出夜光珠三颗，开唐宝剑一匣。”谓二女曰：“此珠价值连城，汝二人收为妆资，与先生下山，永成百年之好。”二女向龙母下拜，李靖不好推辞，只得也拜谢龙母。母曰：“他二人年长者名春兰，年少者名秋菊，先生宜善教之。”又谓二女曰：“以顺为政者，妾妇之道也。汝二人宜善事先生，吾二子受杖过伤，不能送客，先生海涵。”于是春兰背着行李，秋菊佩了宝剑，随李靖下山。龙母送出大门之外，挥泪而别。

李靖谓二女曰：“柳家店一村男女，皆没于水，吾为之灾也。予欲售一珠，觅尸封葬，以释予愆。”二女曰：“惟君所命。”不上半日，到了柳家店，果然被水淹成大坑。李靖触目伤心，欷歔再四。觅居近人家，寄居二女，单往洛阳探亲。那亲长见李靖衣服蓝缕，却不十分理会。李靖私去当铺中当珠一颗，得银子五千两，仍回柳家店。收买白布一千余匹，又买棺木五百五十三付。不论远近，送一死尸来者，谢银五两。不上四五日，计敛死尸，共有五百五十二头。命居近之人，遍视群尸，单不见有庞母。李靖出帖，晓谕乡人，有能觅获庞母尸者，谢银一百两。又过了三日，绝无影响。李靖无可奈何，只得束草为人，上书“庞母真魂”四字，入棺安葬，以了心愿。又於各尸封葬之所，烧纸焚帛，虔诚致奠。

次日，收拾行李，欲辞乡人而回。乡人老老少少，皆来款留，李靖惟心领而已。将欲起程，客来报曰：“庞母至矣。”靖曰：“庞母安在？”果然

---

奉先生箕帚——谓侍候先生。箕帚，家务事，语出《国语·吴语》。

予愆（qī n，音千）——我（的）罪过。

庞母策杖而来。李靖由：“为不见老母，险些寻杀小人。”庞母曰：“适闻乡人语先生过用其情，老妇在世，尚且感激不尽，况死于地下者。”说罢，向李靖下拜。李靖连忙扶起，曰：“妈妈出此大难，真乃吉人天相。不知妈妈何以预知而逃？”庞母曰：“自先生去后，老妇即发寒疾，只得往舅家暂住。刚病了半月，舅母亦寡贫而衰。昨日闻知先生如此用情，故特地赶来，以酬先生之意。”众人曰：“庞母至此，先生可少留数日，使我等各尽其情。”李靖即取出三百银子，与庞母另造房屋。又将百两银子，以作庞母养生之资。盘桓三日，拜别庞母，辞了众人，望西而行，乡人尽皆撒泪，依依不舍，李靖也切切而去。正是：点水须当涌泉报，千金一掷不知贫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授天书蚊精返窟 谒越王女侠盗令

却说李靖别了柳家店，携二位龙女，行了七八日，早到西城。旋回故里，令二女权立门外，先进家中。见了母亲，将误入龙宫，行雨收尸之事一一说明，又出夜光珠、宝剑为证。李母曰：“尔平生谨慎，今出此荒诞之言，似觉难信。观尔精神发越，往日寒酸之气尽消，亦似有奇遇者。也罢，命二龙女进来，待吾审视。”李靖出来，招二女人内。二女跪地不起，李母曰：“吾儿有何德何能，而龙母错爱，既授之以珠，又赐之以女。”二女叩首曰：“龙母以儿辈自幼居于异类，不谙人事，闻老母亲贤慧无比，能干教子，必能教媳，故使儿辈奉先生箕帚，兼学老母亲德操。”李母曰：“吾母子居贫守俭，吾年七十犹亲纺绩。吾儿年二十余，采薪之外，别无所能。龙母误聆虚声耳。”二女又叩首曰：“圣人云：不仁者不可以长处约。龙母所慕老母与先生者，正惟此耳。”李母曰：“善。汝二人真吾儿媳也。”遂以手扶起二女，即日命李靖与二女成礼。合卺之后，相得甚欢。二女助李母纺绩，日夜不休。

一日，二女相语，歌曰：

贫子衣中珠，光自圆明好。虽然善为藏，终是龙家宝。

李靖怪而问之。二女曰：“郎君市珠，可以致富，何自苦如此？”李靖曰：“予感龙母之德，不忍遽售。非宝此珠，正宝龙母之惠也。”二女曰：“此珠终非人间之物，他日龙神行雨，见此珠光，一吸而去，不若售之，得金为妙。”李靖曰：“我得之，使彼失之，仁者未必为此。”二女默然不答。一日，雷雨骤至，李靖启柜视之，珠果不见。靖乃责二女曰：“吾若听汝二人之言，遗害于他人矣。”二女再拜谢过。

又过数月，二女曰：“吾不忍老母操作于内，汝不解放外。吾二人有赤金项圈各一，紫玉镯各二，往售之。”李靖然其言，果如其数。二女曰：“郎得此，可免采薪之苦矣。宜晓夜攻书，以求上进。”靖曰：“孔孟六经，吾既诵之矣。老、庄、荀、列之言，却将何书为先？”二女曰：“孔孟六经，醇而无疵，乃入世之法，所以训天下之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者。诸子之言，放荡下羁，乃出世之法，所以训天下之妄生、妄死者。”靖曰：“出世、入世，二者吾将何先？”二女曰：“入世之法，造其极，可以出世；出世之法，会其源，亦可以入世。孔子曰：‘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。’彼抱咫尺之义者，其孰能知之？”

靖曰：“究竟何书吾当读，”二女曰：“尔当学三圣不传之秘。”靖曰：“遁甲之名何义？”二女曰：“甲者，十干之首，人君之象。《易》曰：帝出乎震，位坎向离是也。遁者，隐也。甲尝畏庚，干之七数也，甲性好生，而庚性好杀。甲遁于六仪之下，以避其凶。却又以乙妹妻庚，以制其内，甲之子，曰丙、曰丁，皆能克庚而救甲。故乙、丙、丁号曰三奇。”靖曰：“六仪者何？”二女曰：“戊己庚辛壬癸是也。”靖曰：“甲既畏庚，何又隐于庚？”二女曰：“甲与己合以养之，丙与辛合以泄之，丁与壬合以挠之，戊与癸合以威之。如此，庚不但不敢与甲为仇，而反感甲之德，畏甲之威，而为甲所用也。”

靖曰：“学此道安用？”二女曰：“知此道者，可为王者师。”

靖曰：“孔子言仁义，老子言道德，宜为王者师。未闻以遁甲者。”二

女曰：“遁甲，数学也，与理学相为表里。甲、庚、丙、壬、戊、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之五端。圣人曰：‘人同此心，心同此性，性同此理。’又曰：‘人同此身，身同此气，气同此数。’古圣人未有明心远性而不知遁甲者。”靖曰：“古人云甲之神有六，何也？”二女曰：“以甲游行十二支，故有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辰、甲午、甲寅之称，非一甲之外，更有五甲也。推而行之，远取诸物，有天上之甲，地下之甲，一国之家，一家之甲，一年之甲，一月、一日、一时之甲，一事之甲；近取诸身，则有一动之甲，一静之甲，一身之甲，一心之甲，子善读之，可以察天时，卜地利，知人间祸福，逐日吉凶。故曰：理有一定，而数有长短。是理为主，而数为未也。数有一定，而理有权变。是数为主，而理为未也。用理而不用数，则吉凶消长之道盲然；用数而不用理，则君臣父子之伦息矣。有以理驭失数者，明哲保身之人也；以数循夫理者，杀身成仁之士也。自古以来，未有立大功、创大业而不知遁甲者也。”靖曰：“其书安在？”春兰开筐，取出一书。双手授于李靖，李靖再拜而受之。其书大半是蝌蚪字迹，文义幽深，古奥难测。二女乃尽心指点，一年有余，靖乃学成。

一日二女又相语而歌曰：

琴兮瑟兮音太和，山兮水兮志未磨。《遁甲天书》人识破，空留日月掷金梭。

李靖怪而问之，二女泣曰：“龙母欲以天书畀汝，使吾二人奉先生箕帚，欲观先生之心术耳。今见先生之心术正大，予二人乃敢出书授汝。汝今揣摩既成，于二人留此何为？将复龙母之命。”李靖曰：“予今揣摩此书，自信可图人间富贵，与卿二人共之。今欲弃我而回，予愿从汝，同侍龙母可也。”二女曰：“不然，予二人蛟族也。君前去自有佳偶，勿以予为念，后会亦当有期。”二女同向李母下拜，靖方欲挽留，二女化清风而去。李母与靖，怅然自失。

不上一年，李母招李靖而谓之曰：“人之在世，生灭无定。如月盈亏，如花开谢。今生前死，今死后生。今死不明，后生奚保？吾将远逝，勿用深悲。”言毕而逝。李靖服丧三年，极尽其礼。

一日，见白气横天，知南阳必有兵变，乃往见总兵伍云召，劝他去官回里。云召不悦，夤夜逃至痘母祠，题诗感叹。潜往长安，谒越王杨素。越王见客，置侍妾三十余人于左右，皆制官服色，号曰活香锦屏。越王见李靖仪表非凡，心甚喜之。及扣其所学，靖应对如流，目不邪视。越王益奇之。因设席命坐右，红拂伎冯红绢为舞。越王曰：“此女最有口才，试听之。”红绢乃执红拂为舞。李靖佯醉，辞越王回寓。越王曰：“无事时，可来相访。”靖拜谢而去。回至寓中，又看了几卷古书，日夕而卧。

将交三更，忽闻叩门声。开门看时，见一少年，系二马而进，峨冠博带而入，不揖而坐。靖问曰：“先生何来？”少年曰：“吾乃今日席间之歌妇冯氏也。”靖视之果然。曰：“尔来此何事？”绢曰：“长安不久将属他人，岂不闻危邦不入？不知先生来此何故？却又与死尸对饮，不亦羞乎？”靖曰：

---

畀（bì，音毕）——给。

夤（yín，音银）夜——深夜。

峨冠博带——高帽子，长衣带。

“子将何以教我？”绢曰：“安排青眼，阅人多矣。求其胸襟洒落，无如君者。吾盗有越王令，欲与先生逃。靖曰：“将安往？”绢曰：“太原唐公，仁人也，可依之。”靖曰：“越王追及，奈何？”绢曰：“此，垄中枯骨也。君费一席话，妾为一曲歌，必免。”李靖遂与绢窃关而逃。

次日，越王府中，不见红绢，左右遣使捕捉。越王曰：“红绢入府，经五年矣。未尝以颜笑假人，吾尝谓绢有侠士气。昨日席间，以目熟视李靖，必从靖去矣。”左右往察之，果如越王之言。请于越王，欲追之。越王曰：“藩镇诸侯，知予荒色嗜音，多选名门女子贡予。是其来也如云，其去也当如水。胶漆，无情之物，尚然相投，况绢与靖，天下之奇才也，而有不相怜者乎？蜂蝶戏于花间，吾每拂蛛网以快其意；今日独不容靖与绢，毋乃不善用其情乎？惜乎，靖非知予者。知予，必不去，吾将厚赠之。”左右曰：“恐其有效尤者，将若何？”越王曰：“惟靖与绢则可，非靖与绢则不可。彼小人与女子，情砍而已矣，吾必扑杀之，汝等毋多读。”左右不敢复言。自此，天下贤上多有依附越王者。惜乎，不学无术，好谋无成，不能回隋氏乏乱，彼哉彼哉。

要知李靖去后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回 弹宝铗红绢说奇人 画三策李靖献良马

却说李靖与红绢策马而行，来至临潼山，到了梅林镇。日暮投店，歇於楼上。次日天明，濛雨不休。李靖晨起，检书观看。红绢亦对镜理发。对门楼上，坐着一颀白老者。发如旋螺，须若短松，以目视红绢，李靖心甚恶之。绢低声谓靖曰：“对门老叟，状貌不凡，才识必出汝之上，子试往拜之，必有所赠。”靖信其言，老叟曰：“子先怒我，而复来拜我，必对镜者之所教也。”靖曰：“然。”老叟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吾李靖也。”叟曰：“对镜者为谁？”靖曰：“室人冯氏也。”靖因问曰：“先生为谁？”曰：“吾亦姓冯，名冀，西洋人也。”靖曰：“先生何以至此？”冀曰：“吾观中原气数参差，故吾越国而来。近见太原王气时现，吾将安用？思往安南一游。”靖曰：“弟欲与先生订同胞之谊，若何？”冀曰：“不然，尊嫂姓冯，吾亦姓冯，吾当与嫂结为兄妹。”李靖返告红绢，绢大喜。於是绢拜冀为兄，冀拜绢为妹。

一日靖谓冀曰：“人生斯世，必如何方，称为奇人？”冀曰：“夫所谓奇人者，举世不能建之功，而我能建之。三纲于焉而明，举世不能立之节，而我能立之。五常因之不坠，为天地所依赖，为古今所推仰。冀虽不才，心窃窃焉慕之。”靖曰：“不然，此所谓英雄也，非奇人也，所谓奇人者，言不奇于人，而言可法；行不奇于人，而行可师。规规乎见利不趋，见害不避，澡其身于德，若鱼之浴于水。呼吸吞吐，无非善也。至若功与节，视乎时，审乎外，不以得之为喜，不以失之为忧。靖虽不敏，愿从事于斯焉。”

红绢曰：“此所谓贤人也，非奇人也。奇人者，尽性了命之人也。夫凤生于山，人莫不知其为凤者，以文辨也；龙居于水，人莫不知其为龙者，以鳞识也。奇人与世居，而人知其为奇者鲜矣，岂惟不知而已哉，疑之者视之为愚，谤之者称之为矫。奇人处疑谤之间，择其善者而教之，其不善者而化之。志与众人异，而心不忍与众人离。浑于物化，不知有我，虽至老不悔。”靖曰：“此奇人之操也，奇人何所学而成？”绢曰：“子曰诵圣言，尚未闻奇人之所学乎？圣圣相传，只此‘中’字。审中道而行，谓之奇人。所以言行遵先王之法，视听效先哲之为，异乎流俗，遁于污世，故疑谤之士，视若奇人。虽然，果有奇于人哉。”靖曰：“此奇人之节也，奇人之心术若何？”绢曰：“主乎‘中’者，谓之道心；出乎‘中’者，谓之人心。道心者，操之则易，存之则难。存而不伤于固，谓之善养，则更难，故曰惟精。精易失之太过，防其太过而止之，则又失之不及，故曰惟一。一而至于浑忘，谓之允执。允执者，身不出中外，心不出中中。其神如化，其德配天，而人莫之拟焉，故谓之奇人，舍中道而言奇人，异焉而已矣。”于是冯冀掣宝剑，击桌而歌曰：

大道根茎识者稀，愚人日用不自知。

为君直指性命理，但教心与性相依。

李靖亦执剑击桌而歌曰：

---

安用——有什么用。

斯——这样的人。

日月虽明不为明，日月之明有时昏。  
我心之明无昼夜，不是奇人是奇人。

红绢亦待剑击桌而歌曰：

堪叹我身寄世居，淡云飘泊走天衢。  
从风不若从龙去，择采身心傍太虚。

三人在店中盘桓了三月有余，每日谈诗论道，彼此相长。冯冀恐误了自己大事，拜别李靖夫妻，欲往安南。李靖亦欲往太原。冯冀临别嘱曰，“期至十年年，八月初十日，看南方红光烛天，即吾事成之日。十五年，吾当来中土致贡，与汝在长安相会。”于是三人挥泪而别。

不言冯冀南行，单言李靖与红绢行至太原，果然耕者让畔，男女别途，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又天朗气清，山川献瑞，不时有王气纵横，李靖惊讶不已。及至太原，觅了寓所，谒见唐公。唐公待之甚厚，命长子建成答拜。红绢于帘内窥之，谓靖曰：“无能为也，气滞神驰，非善终之辈。”他日，次公子元吉来访，绢又谓靖曰：“未语先闭目，其中多诈；开口欲人从，其志不谦；与人言而目多内顾，其意必奸，宜远而不宜近之人也。”

一日，李靖偶过学宫，值三公子在泮地闲步。公子谓从人曰：“走马者是谁？”左右曰：“此人姓李，数日前来谒老令公，大约携妻子寄食者耳。”原来三公子好学不倦，每日视膳问安之后，即入学宫读书。不比建成、元吉，终日游荡，故此未与李靖会面。当日瞥见李靖，即备名帖来访。李靖接见，分宾主而坐。公子曰：“先生抱济世之才，不远千里，而来敝邑，使弟得承教益，实为万幸。不知先生教我，以何者为先？”靖曰：“公子名德施天于下，虽三尺之童，莫不仰望，况靖以四海为家者乎？”公子跪而言曰：“交疏者，言必浅；礼厚者，教必深。某愿以师礼事先生。”靖亦跪而答曰：“靖实不才，而公子错爱，愿效犬马，以备裁取可也。西席之位，则予岂敢当哉！”公子曰：“吾观先生，伟丈夫也，先生自度与古代名贤，堪与谁为伍？”靖曰：“靖学浅志下，求无愧于今人足矣，焉敢与古人为伍战！然靖虽不才，亦闻公子之志。”公子但笑而不答。李靖亦点首会意。又谈论些闲话，公子辞李靖而去。红绢出帷，迎谓靖曰：“此真命主也。他日鞭笞藩镇诸侯，其惟斯人乎？”次日，三公子又来相访。自此，李靖与世民交游甚厚，逐日往来，却无一言及于天下大事。

一日，世民招李靖，饮于北城栖霞楼上。世民乘醉，顾李靖而言曰：“大丈夫当纵横宇宙，为一世不可少之人，作千万世推重之主。必何道而可？”李靖对曰：“夫所谓大丈夫者，审成败之势，定进退之局。因民之利而利之，因人之恶而恶之，故不劳，而泽加于民；不战，而威行于世。譬之顺风而呼，背日而视，其声加疾，而明知远者，势使之然也，然后牧民以文，卫民以武，以遗万世之安。”世民乃执李靖手，入密室中，跪而请曰：“某不才，愿受教于先生。”靖曰：“公子自料太原可成王业否？隋氏之气运隆替否？天下诸侯可以力制否？”公子曰：“方今海内一家，礼乐征伐，皆自天子出，隋



氏不为不降。太原属在西陇，守则可矣，未可以战。天下诸侯，皆英勇之士，事之且恐力不继，焉能受制于不才乎？”靖曰：“不然，方今文帝老迈，任用谗臣，又频年饥谨，四夷屡叛。再者，皇太子柔弱有余，皇次子刚勇过甚，他日必有争立之变，国运可谓衰矣。天下诸侯，譬如群狗，据在而吠，勇上尚避其威，曳尾而郊行。虽三尺之童，皆可以持杖而逐之，何惧哉！太原风俗俭约，易教之以礼；地沃民勤，易使之以富。然后静以观天下之变也，乘变极思治之时，则义师一举，天下皆引领而望之矣。”公子大悦，再拜而谢。自此李靖佐公子理农桑，治兵甲，交结宾客。天下豪杰，无有不知世民之贤者，皆李靖之教也。如此三年，公子志不少懈。

又一日，李靖谓公子曰：“吾为公子画三策，可运天下于掌上。”公子止立，拱手受教。李靖曰：“第一策，公子当与匈奴主突厥结为唇齿。他日举兵南向，庶无内顾之忧。第二策，长安人文广集之地，吾当再谒越王，招天下贤士，来归太原。第三策，紫微垣中，帝星摇摇，时有白气蒙蔽，客星居于帝座之右，光芒四射，其兆甚凶。吾去，见机行事，以成三策。三策成就，大事济矣。”公子乃顿首谢曰：“先生真王佐之才也。”二人名虽朋友，心实君臣。

世民也素知番王突厥，重利娱色，乃选美女十名，黄金千镒，彩缎千匹，交纳番王。突厥大悦，亦以厚礼酬答。自此，两国往来不绝。李靖乃谓公子曰：“越王所最爱者，良马也。乞借公子黄龙驹，往长安一行。”公子慨然与之。公子问几时起程，李靖曰：“明日乃黄道吉日，可以起程。”公子赠黄金五百两，李靖少之，曰：“吾此行，胜起十万精兵。求公子益予黄金千两，可以济用。”公子遂如其数。李靖恐越王防己之诈，带红绢同行。公子尽一日之程相送。红绢宿于驿亭内室，公子与李靖抵足而卧，谈叙一夜。次日临别，靖嘱曰：“欲上人者，必以身下人，方能收贤上之心，公子牢记。”遂与红绢策马，望长安大道而来。

不上数日，到了梅山镇。靖谓绢曰：“向年同冯冀萍水相逢，结为兄妹。相居三月余，不觉今已五年矣。”二人在马上感叹了一回。又行数日，已到长安。牵着宝马，佩了开唐宝剑，同红绢望越府而来。左右将李靖名帖，并陈情表文，传进。越王细看，其表文内云：

罪臣靖自与红绢去后，感大王不追不杀之恩，遂男女有室有家之愿。虽大王宽仁，视婢妾若薨薨之虫；而义士铭心，愿衔环以报生生之德。今献黄龙驹一匹，德力兼优，兴王剑一柄，金玉可剗。臣愿附骥尾，垂千载之令名；永随鞭蹬，作候门之清客。心出至诚，伏祈昭鉴，谨表以闻。

越王看毕，喜形于色。命左右取宝剑，带马进来。越王一见此马，遍体黄毛，果然是五爪龙驹，那口宝剑，光芒射目，寒气袭人。顾谓左右曰：“吾料李靖，必有以报予者。”命请李靖与红绢入见。李靖、红绢伏地请罪。越王曰：“先生休矣。”命左右扶李靖起，分宾主而坐。越王曰：“先生盗我万人俊，

---

曳(yè, 音叶)尾——拖着尾巴。

庶——差不多。

益予——给我增加。

薨薨(hōng, 音轰)——许多虫一起飞的声音。

却还我千里驹。”李靖曰：“大王以明珠投人，臣敢不以宝剑相赠。”时红绢依于靖后，越王曰：“不见子已五年矣，已非复昔日之红绢也。”红绢敛襟而答曰：“大王威仪如故，惟须发加白矣。”越王命左右择一静室，居李靖红绢于内。李靖厚赂越王之左右，无不称李靖之贤，越王亦夸其得人。凡有接见宾客，常使李靖在座。因此天下豪杰，无有不知李靖者。靖居越府，直至炀帝下扬州之日，方回太原，此是后话不表，细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回 评花卉盈川师李靖 观书法若虚荐尉迟

话分两头，再说朱若虚，在路上行了月余，将及长安地界，路上行人纷纷传说京中之事：文帝被弑，太子遭戮，太傅伍建章被诛，炀帝竟是废伦自立。若虚闻之，仰面号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吾命之不长也。”意欲转辕而回，复又想道，此地离京都不远，且进京都游览一回，只去见过李靖，即便回家，主意已定，策马加鞭。

又行了数日，早到了长安，觅了寓所，备个名帖，隐去孝廉二字，只写山人朱若虚拜访，来至越府，向门官作揖道：“我是西陵湖广人氏，特来拜访李师爷的。”取出一个小小门包，递与门官。门官接看，将若虚上下一看，见是儒生打扮，不是公衙中人，就不怪他出手太小。接着帖儿，就进去了。转身出来说道：“李老爷请先生进去。”若虚随着一个青衣童子端肃而入。只见越王巍巍大殿十分壮丽。进了正殿，转过花厅，真个闹中静境。别是一番气象。果然：

阶下草青阶上绿，牖边花发牖中香。

李靖早已站在阶沿之上，拱手叫道：“不知贤士驾至，未得远迎，有罪有罪。”若虚答道：“芝兰生于幽谷，臭其香者，不惮险阻；况先生乃上苑名葩，愿拜下风者，独予一人乎？”二人遂挽手而入，叙了主客之礼。李靖道：“先生屈体来访李靖，不但光生敝斋。今观先生，气秀神清，彬彬雅度，必具高才，却又卑以自牧，光顾鄙人。诚哉，其为若虚也。”若虚答曰：“弟久慕大名，余天各一方，难亲道范。今观先生，貌恭而言安舒，德柔而行刚断。无怪乎以靖命名也。”

李靖见若虚语言谦逊，知是诚实君子，即命安排酒肴，与若虚酣饮于花亭之上。靖曰：“人生于世，草木逢春。故君子窃取名花，以喻其德。惟桃李争春比艳，无足论也。牡丹、芍药，朱紫之客尔。我中心羡慕，殆不及此。竹中虚而有节，松外实而内坚，此二者，高超万木，萃拔群枝。靖愿效之，恐不能及。此数种之外，先生之志，可得闻与？”若虚举目，将园中群花遍视良久，答曰：“君子之志，有隐有见；君子之时，有屈有伸；君子之性，甘淡泊而不厌，则无不同。丹桂气浓而致远，芝兰香洁而栖幽，篱菊傲霜而形单，皆不可自效。惟有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备五色而不侈。叶偏偏而圆，茎亭亭而洁。舍是而金玉名高，虽艳浓皆为末节。”靖曰：“善哉，君子之爱也。”若虚曰：“不才承先生推情下问，敢放言无忌。不知先生所钟情者在于何品？”靖曰：“天下之物，莫不皆有其偶。仆所愿者，孤洁之物耳。”若虚曰：“草木之类，堪备玩赏者，皆天地之英华。夫子之志诚高矣，所谓孤洁者，为何？”靖曰：“夫所谓孤者，不俟春王之令，不须绿叶之敷，众皆零落，我独条达。喷异香于冬末，挺灵秀于春先，所谓洁者，辞阳和之雨露，免蜂蝶之摧残，披瑞雪而姿色亭亭，历严霜而精神越越。不有梅花，吾

---

端肃——神态端庄、严肃。

殆（dài, 音代）——只是。

俟（sì, 音四）——等，候。

将安适耶？”若虚曰：“居今之世，仿古之行，先生其张良之亚欤？”李靖心上机关，被若虚一言打动，遂暗暗称奇。良久，答曰：“弟与足下，各评论花卉，何得攀及张良，岂不愧死。”若虚见天色已晚，即忙告退。李靖送出大门之外，谓门官曰：“朱先生再来，不必通报，听其自进。”

次日，若虚效着古礼，备个门生帖子，束脩一对，彩缎二疋，纹银五十两，来至越府。见了李靖，行师生之礼。又请师母红绢相见。八拜礼毕，李靖引若虚往拜杨素，越王命其子杨玄感与若虚弟兄相呼。李靖遂将生平所知所能，一一授与若虚。若虚心领神会，不上一年，将遁甲中天地神人鬼，龙虎风云，阳九局、阴九局、四千三百二十变局，三十六吉格，三十六凶格，内外三十六生格，三十六死格，般般学会。又参悟心中遁甲，才知克念作圣，甲之遁也；罔念作狂，庚之獬也。始悟三教同源，理数合一。养元始于太极之中，穷秘妙于先天之内。

李靖见若虚颖悟非常，十分欢喜。一日，与若虚谈及性命之理。若虚问曰：“世间以何物方能形容性命二字？”李靖曰：“心如堂上坐着一个官员，这官员的职分，便是性。盖有职则为官，无职则为民也。这职分中所任之事，便是性中之理，即仁、义、礼、智是也。这官人发政出令，因时制宜，即是性道流行。承宣天命，而见之于行事，忠、孝、廉、节是也。政之或宽或慢，或暴或残，乃气质之性，君子所不任者也。这官人人则群趋众奉，出则后拥前呼，犹人五官百骸，凭精气而为生命者也。故曰理以成性。理者虚而周流，亘古常存，性中之命也，气以成形，形行有生有死，精气假合之命也。所以下士养形，上士养心。”若虚心闻至理，遂不愿为官，欲回家参学理数。拜别师父、师母，李靖送至十里长亭，嘱曰：“天命之性，如水之清。气质之性，如水中着了些酱醋在内。凿丧了大性，违背了天命，将欲返本還元，或埋之以土，或澄之以砂，所以圣人教人，要正心诚意，方可复转天良，明心见性。吾观汝志气清明，必是神仙中人物。汝去，吾别无所托，但遇英雄豪人才堪国用者，即修书荐来，吾必厚遇。”若虚会意，答曰：“门生知道。”二人又珍重一回，方才撒手而别。

不言李靖回府，却说若虚因南阳兵乱，循东路而回。行了半月，已到朱仙镇。住在店中，却往街上散步。见一座个周不正的草店，门首挂着两行隶字，上写道：

天下无难事，世间有难人。人难因运难，运难难上难。

天下无易事，世间有易人。人易因运易，运易易上易。

心田居士题

若虚是个爱字之人，上前细看，见笔笔风流，字字端正。生气勃勃，如春园之草；精神洋洋，若游水之鱼。诗中意味，乃英雄遇困厄而无告之语也。因问店家道：“此诗何人所题？”店主连忙答道：“此是山东一位客人写的，先生莫非有买字之意？”若虚道：“斯文同骨肉，你可引我进去看他。”

店主引至客房，指着道：“那病不死的一个僵尸就是。”若虚近前一看，见这大汉：身長九尺，浓眉大眼，面黑无须，惟悴如柴。头枕两只竹节钢鞭，

---

其……亚欤(yú,音与)——(是)某某第二吗？

盖——发语词。

恹恹而卧，病在床上。灰尘勃勃裹体，衣中秽迹淋淋。若虚见了，心中凄惨。叫声：“仁兄，奈何遭此重厄？”那大汉睁开二目，将若虚一看，挣起身来。却又衣不遮体，仍然坐在床上，问道：“兄长何人？”若虚曰：“弟乃湖广黄州府西陵县人氏，姓朱名若虚。适在街上行游，见兄台书法高明，特来相访。请问兄台尊姓大名？”壮士答曰：“小弟乃山东麻衣县人氏，姓尉迟，名恭，字敬德，外号心田。在家务农为业，蒙地方官擢我孝廉，上京候选。到了京都，却又思回乡里。来经此地，投亲不遇，陡遭疫症，病了二月有余，这店家又不时絮聒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写两行草字。不期有辱尊驾，一见如故，少舒我胸中之气。”若虚听了，抚慰道：“天之驭人，将欲亨之，必先困之。公今受此大厄，必成重器。兄台若不弃，可同我回寓中养病若何？”尉迟恭曰：“小弟这样光景，岂不有辱尊驾？”若虚道：“你我志同道合，何出小人之言？请少待片时，小弟好来邀请。”若虚道罢，他就出店而回。那店家又惊又喜，尉迟恭却不为意。

过了两个时辰，不见人来。那店主不住的在门前观望，就向着尉迟恭说道：“我看这个人说话过于容易，自然是个不诚实的人。况他是湖广，你是山东，又非亲非故，岂肯缠你这个病鬼？快快与我出去，我只当遇着一个强人，偷了十两银子去了的。”尉迟恭婉言答道：“大丈夫不甘受人怜，又不肯轻受人恩。此人果是豪杰之士，自然疏财仗义，言信行果；若是鄙细小人，我也只当未遇着他的。来之不喜，去之不忧。”店家大怒道：“你空着两手，长在我店中，吃了我百十餐饭。就把你身上的皮都剥下来，也不够算到茶钱，快快与我出去罢。”

尉迟恭将欲开言，抬头看见若虚进来，却不做声。那店家满脸怒气，回头见了若虚，也不做声。若虚心中明白，就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小弟回寓，因伴仆闲游去了，所以来迟，二位休怪。”便问店主道：“尉迟兄饭钱共该多少？”店家道：“他来店中，共有八十天。就该九两六钱。”若虚将银子还了，又叫尉迟恭取出当票，命李福到当店中，将衣服、行李逐一取出。尉迟起来，沐浴更衣。店家说道：“请二位老爷到客堂拜茶。”若虚年长，尉迟恭年幼，依次而坐。店家排上茶来，掇出果盒，七八样糕饼茶食，二人饮了两杯茶，店家又献上酒来，对着若虚说道：“小人在此开店二十余年，从来未见朱老爷这般仗义。”又向尉迟恭说道：“小人肉眼无珠，往日言语唐突，祈尉迟老爷海涵。小人店中有事，不能奉陪。二位老爷，宽饮几杯。”店家说罢，退出去了，尉迟恭道：“弟与兄平日参商，今朝萍水，受此大恩，何以为报？”若虚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方便第一。力到便行，何敢望报。贤弟若不受此重厄，叫愚兄往何处来会你？此系天缘，不可不贺。”二人说至此处，大笑不止。

若虚命李福代尉迟恭背了行李，尉迟恭自己提着钢鞭，辞了店主，随若虚回寓。又设酒相贺，尉迟恭因久病新愈，多饮了几杯，就昏昏欲睡。若虚寻思，此人日后必是朝中柱石，待他病好，将他荐往越府，也不负吾师嘱托。遂与尉迟恭在朱仙镇住了一月有余。一二日，尉迟恭对若虚曰：“弟受兄长如此大恩，杀身难报。欲与兄长结为兄弟，订生死之交，不知兄意若何？”若虚提笔曰：

---

恹恹(yān, 音烟)——精神不振貌。

擢(zhuó, 音拙)——提拔。

参(shān, 音申)商——参、商二星，此出彼落从不见面。后常喻人不得相见。

男儿重义气，何用结生死。意气果相投，生死不可易。  
莫学尘世子，订盟称莫逆。一朝时势改，相见不相识。

尉迟恭观了此语，拜服其论。

一日，二人游于东郊，偶然风雨大震，二人衣衫皆湿，尉迟神色不变。若虚曰：“迅雷风烈必变，然则圣人亦畏之乎？”恭曰：“圣人敬之也，非畏之也。君子畏青天，不畏雷霆；小人畏雷霆，不畏青天。畏雷霆者，畏众人之口；畏青天者，畏自己之心。己心不畏，天且不惧，况雷霆乎！”若虚甚服其论。又一日，若虚言君子于趋吉避凶，是循天理之正，顺人事之宜。尉迟恭曰：“谓循大理则必吉，则比干不见杀，伯夷不见饿，三闾大夫不见放。范增陷身于项羽，不失为杰士；武侯折兵于祁山，不失为荇臣。君子尽人事，循天理，至若吉凶祸福，何足以计心哉！”若虚叹曰：“真杰士之语也。”又过了数日，若虚道：“男子志在四方者，当以功名为重。贤弟仍回京都，到越王府中，持我手书，去见李靖，必有推荐之处。我也要回家，再图后会罢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弟在京都，却也知道此人。现今他依仗权门，恐是有名无实，所以未去见他。”若虚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才知为人。你不要负我之意，就明日起程罢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弟受兄恩，寸心未报，愿随侍一年两载，再进京都，未为晚也。明日就要分手，叫小弟如何割舍。”若虚道：“你年近三十，还是孺子口气。少不得后会有期。”二人谈论多时，到了次日，若虚催尉迟恭起身，送了二十余里，若虚见尉迟恭去得不愿，心下也十分快悒，回到朱仙镇，主仆而行。此话不表。

尉迟恭别了朱若虚，眼中流泪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日后得了好处，定然将恩报恩，断不做忘恩负义之徒。”望长安大道而行。行了五日，身上零钱用尽。思想到那个铺口，换几两银子。看看日落西山，不免早投客店罢。进了店房，用了晚饭，觉得身子困倦，开铺欲睡。袋中一封银子，不知失于何处。心下着忙道：“可怜朱恩兄一片婆心，恩情并重。失金事小，若恩兄知道，岂不道我无才。”又停了一会，忽然悟道：“此金失去不远，前不多时，思量要换银子，我还摸来的。明日早起，望原路找寻，或者找寻得着，亦未可知。”遂一夜无眠，等不得天明，即叫店家开了店门，交代行李，照旧路找来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---

荇(jìn, 音尽)臣——忠臣。

快悒(yàngyì, 音样义)——不高兴, 忧愁。

## 第七回 魏徵挥金逢杰士 若虚解梦识天机

却说尉迟恭于黎明时节，找寻银子，大约有四五里之遥，见路上插着一片白板，有三尺多高，数行大字，近前一看，上写道：

东邻招饮，偶尔夜回。伊何人也，遗金道旁。醉后强持，愿尔来取。斤两锭数，姓氏图封，一一如数，我方不吝。

鹿鸣村魏徵题

尉迟恭看了此牌，心中想道：此人倒算得一个廉士，只是这一封银子，朱兄说是五十两，外面却是朱盈川的图书封记，内中锭件多少。银色高低，我却一毫不知。且去见了魏先生，再作区处。

正想之间，来了一个农夫。尉迟恭问道：“请教这里到鹿鸣村有多少路？村中有个魏先生，所作何事？”农夫道：“那绿树中间，烟火起处，但听学生读书声音，便是魏先生的学堂。”尉迟恭道：“有劳指教。”遂望鹿鸣村而来。远远听见咕 咩之声，尉迟恭将脸上露水抹了一抹，身上衣衫整了一整，斯斯文文走进学堂。那先生正在教学生的书，见了客人进来，也站起身来，叙了主客之礼。魏徵道：“观足下风尘甚重，定是远来之客。祖居何地，尊姓大名，何故来此？乞赐教言。”尉迟恭曰：“弟乃山东麻衣县人氏，姓尉迟，名恭，字敬德，别号心田。因有事进京，昨日途中困倦，故尔遗金。‘蒙先生狷介，题诗于路，所以轻造宝斋，望希恕罪。’”魏徵曰：“足下既然远来，可在小斋盘桓数日再行罢。”恭曰：“先生拾金不昧，又使小弟领受教训，消除鄙吝，岂下幸上加幸。”二人谈论一时，学生报曰：“酒熟矣。”就在书案之上，二人对饮。魏徵想道：“此人相貌魁伟，必然文武全才。但不知他志气如何，且试探他的心事。”尉迟恭也想道：“此人面圆目长，印开准丰，定然博古通今。但不知他心术正大不正大，若是个一介书生，不足有无之辈，就不要在此盘桓，耽搁了路程。”酒至半酣，有两个学生，正念《易经》。尉迟恭曰：“圣学中惟《易经》是穷理尽性之书，所以读《易》者多，通《易》者少。先生若不吝，弟愿求教于先生。”徵曰：“《易经》泄天地之秘蕴，定人事之吉凶。碌碌庸才，焉能言《易》哉！”恭曰：“愿闻其约。”徵曰：“善言《易》者，必善言性，善言性者，必善于用情。盖尽情，即是尽性；尽性，必光有理。理有未穷，用情多有不当，性道昧矣。故古人立教，必始于学校。善用《易》者，必明乎气候。气候者，阴阳进退之序也，吉凶悔吝所由生也。故君子燮阴阳，齐本末，一理数，返太极，合太虚。”尉迟恭曰：“太极、太虚，乃二物乎？”徵曰：“以理而言，谓之太虚；以气而言，谓之太极。有气便有动静。合而言之，气聚则生万物，各具一太极；气散则死，本乎天者还天，本乎地者还地，万物同归乎太虚。开经第一义，便曰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贞，盖乾为天德，元、亨、利、贞，即春夏秋冬之序，万物之生死，莫不寓于其中。所以八十四卦，终于未济，知此，则知贞下起元，剥极反复之义也。”

恭又问曰：“敢问近取诸身何义？”徵曰：“性为天德，乾之象也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统属于性。日用常行之道，各有当然之则。所以六十四卦，始

之于乾。知此，则知育物以仁，鞠物以义，甄物以礼，陶物以智，曲成万物，范围天地，诘虚语哉！”恭曰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此一叫言字；仁、义、礼、智、性，此一性字，此二字何解？”徵曰：“此性字，自形而上者言之，其德配天；此信字，自形而下者言之，其德配地。”恭曰：“孔孟而后，善体《易》道者何人？”徵曰，“留侯欲报韩氏之仇，却知韩氏子孙不可复兴，依汉高祖而成己志，是以数循理，《易》之道也。武侯知刘氏不可复兴，乃鞠躬尽瘁以循王命，是以理循数，亦《易》之道也。”

恭曰：“以《易》道安天下，若何？”徵曰：“《易》为天人交至之书，治天下乃其余事耳。知《易》者，知天命，知人心。昔者孔子尊周室，孟子亦尊周室，皆此意也。”恭曰：“今日之世，若何？”尉迟恭这一句话，问得魏徵半晌不言，良久答曰：“弟所谈者，皆前人之糟粕，若论及今日，则吾不知也。”恭曰：“交疏则言浅，志不侔则道不合。弟与先生，邂逅相遇，宜夫子之辞以不知也。”魏徵但笑而不答。于是尉迟恭在鹿鸣村住了七日。

一日，魏徵谓尉迟恭曰：“近日童谣，兄能测之乎？”恭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徵曰：“童谣云：

琼花等时开，杨花逐水来。飘飘何所似，夕照影徘徊。

西山雨露近，洪荒平野陔。二九郎君至，天下乐悠哉。”

尉迟恭曰：“据此童谣，先生问以解之？”徵曰：“琼花不知所指何物，大约目下之妖孽，日后之祯祥也。杨花逐水，荡而忘返，指隋氏而言也。夕阳影照，喻言不久也。西山雨露，言山西有兴王之兆。洪荒，太也。平野，原也。是指山两太原也。二九，十八也。郎君，子也。隐隐是一李字。天下乐悠哉，李氏若出，天下必安也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儒者以救时为急，今新主大举孝廉，兄台缘何不出？”魏徵曰：“吾师傅王通，献太平策十二卷，计十万余言，开陈治道，救时之急。书屡上，而主上不用。尔我复何望哉？先帝以诈力平陈，不思以儒行治世。任用杨素、宇文文化及等，皆非命世之才。各藩镇诸侯，谁为尚义之辈？今炀帝禽色并荒，旨酒兼嗜。而饥馑臻至，盗贼蜂起。吾恐剥复相循之候，乱极思治之时，其在斯乎？”尉迟恭听了魏徵这一番言语，遂将遇朱若虚之事，一一言之。邀魏徵一同去见李靖，魏徵欣然应允。

住了数日，魏徵吩咐兄弟魏徵好生照理家务，不可荒芜田地。同尉迟恭望长安而来，投见李靖。李靖待为上宾，说道公子世民之贤，愿他二人往见唐公。魏徵、尉迟恭难却其意，竟携了荐书，又向太原而行。李靖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见了公子，出予角书。切不可效韩信故事，使萧何甚费周旋。予许与公子建三策，已成其二矣，若三策成就，吾即来太原，与汝等共议也。”三人再拜而别。

---

鞠——养育。

甄（zhēn，音针）——造就。与下文的“陶”均为制陶用词，常连用于比喻。

陶——陶冶。

陔（gāi，音该）——田埂。

饥馑——没粮为饥，没菜为馑。代指灾荒。

臻——至，到。



却说三公子李世民，自李靖去后，如有所失。二年有余，杳无音信。一日，一少年秀士来访。公子出见，其人清秀非常。公子延之上座，问曰：“足下风尘甚重，心由远路而来。愿聆尊姓，不才便于请教。”少年曰：“吾长安人也，姓房名玄龄，今有事故来此。久闻公子大名，特来拜谒。”公子曰：“请先生暂停于此，使不才少聆清海，以毕干生之愿。”玄龄曰：“公子既然不弃，弟亦愿侍文几而聆德音。”公子大喜。次日，公子引玄龄往见唐公，唐公十分敬重。玄龄见唐公父子如此爱贤，始出李靖荐书云：

房玄龄博古通今，长于文艺。非百里之才，殆游夏之选欤。公子宜使之兴学校，迪教化，范人民。区区太原之地，未足以限其学焉。公子珍重，珍重。公子见了此书，执弟子之忧以事玄龄。玄龄被德感恩，夙夜勤劳，以酬公子，惟恐负李靖之托。

再说魏徵与尉迟恭行了十几日，到太原，谒见唐公。唐公优礼相待。退回寓所，世民同房玄龄接踵而至，各道相慕之意。原来李靖早已使人通信于公子，故公子思之甚阔。魏徵即出李靖荐书，公子与玄龄同目观之。略云：

魏徵尉迟恭，才堪将相，公子宜以国士待之，以收民望。是嘱。

公子看书毕，谓尉、徵曰：“李靖，智士也。今观此书，二人之名实，定然不虚。愿教我以正，使弟茅塞顿开，万勿以愚拙见弃。”魏徵曰：“吾二人慕公子之盛德，故不远千里而来。公子收为门下客，足矣。李靖之言，毋乃已甚乎。”正说话之间，唐公差人送酒席至，于是四人共坐畅饮。正是：

君臣际会日，龙虎交吟时。

四人饮至三更方止，公子与玄龄辞去，次日清晨，公予即来问安。自此尉迟恭佐公子治军旅，魏徵佐公子亲教训，玄龄佐公子兴学校。太原之治日新，唐室之基，由来有渐矣。

一日，公子问于玄龄曰：“经济之道，备于圣教，其道可得闻欤？”玄龄曰：“教之，斯为经，非刑正之所能及也；富之，斯为济，非推解之所能致也。教，乾道也。富，坤道也。富、教，不可以偏废，犹天地之不可以闭塞也。夫民以食为天，若衣食不给，转于沟壑，逃于四方，教将焉施？是富先于教，经后于济也。农桑不失其时，五谷咸登于室，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必训以亲上使长之道，使之敦五伦，勤五教。能者爵之，不能者劝之。佚者督之，不眼看罚之。国有不治者鲜矣。记曰：天不爱其道，地不爱其宝，和气之所招致也。人不爱其情，教化之所施及也。非经济之道得，而能若是乎？”公子曰：“经后于济，不曰济经，而曰经济，何也？”玄龄曰：“兵食可去，而信不可无，经之道，又大于济也。”公子起而谢曰：“善哉，吾子之言也。”

一日，公子问于魏徵曰：“古人治国，动言经济，其道奚若？”魏徵曰：“修己以敬，经也。修己以安人，以安百姓，济也。”公子曰：“修己以敬，必如何，而为敬之至？修己以安百姓，必如何，而为安之至？”徵对曰：“正

---

毋乃已甚乎——恐怕过分（过奖）了。

佚（yì，音义）——有过夫。

心诚意，便是敬。格物致知，敬之至也。齐家治国，便是安人。平天下，安之至也。”公子问曰：“三代而后，知此道者为谁？”徵对曰：“光武推赤心于人腹，庶乎近焉。修己以敬，以安人，岂外于一心哉。”公子拜而谢曰：“大哉，吾子之言也。”

次日，询于尉迟恭曰：“古称经济之道尚矣，必如何，而为经济。”恭对曰：“上致君为经，下泽民为济。必也使吾君为尧舜之君。《书》曰：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故无为而天下治。使吾民为尧舜之民。思天下有饥者、溺者，犹己饥之，溺之也。书曰：一人元良，万邦以贞。非经济之道而何哉？”公子拜而谢曰：“贤哉，吾子之言也。”退而书三子之言于座右。

却说山东历城县，有一壮士姓秦名琼，字叔宝，年二十余岁。不理生业，豪侠好义，乃陈朝大将军秦彝之子。先在历城县充一名捕盗快班头目，兖州节度使唐壁闻其名而招之。见他武艺超群，补他一名旗牌官。时值越王寿诞，唐壁备了一幅厚礼，送往越府贺寿。两席幕宾褚遂良曰：“晚生家居长安乡中，归宁之意甚切。今往越府贺寿，若使晚生一往，实为两便。”唐壁道：“如此甚妙。须得一人为辅。”褚遂良曰：“只用秦琼一人足矣。”唐壁大喜，即命叔宝保褚遂良而行。

行至河南汜水地界，在道旁歇息。忽听林中锣响，数十个喽罗抢出。秦琼见了，飞身上马，手抡双锏，大声喝道：“山东秦叔宝在此。”那贼头听了，跳下马来说道：“兄长何故来此？”秦琼见了，也下马道：“贤弟奈何流落在此？”那人位道：“自历城荒旱，老母饿死。小弟乞食来此，遇这一般无赖子，推我为头目，在此偷生过日。”秦琼道：“你命众人散去，随我长安一游。”那人大喜，即喝散众人，同叔宝来见褚遂良。叔宝道：“此人是同乡兄弟，天性至孝，武艺超群。姓程名知节、弟愿带他作伴。回来引见唐大人，将我旗牌官让与他做。”褚遂良道：“纵你要让他做，若唐大人不肯与，众将又不服，尔将奈何？”秦琼道：“军门选将，在武艺上考试。观兖州军门诸将，无人是程贤弟敌手。”褚遂良不得已，方许同行，夜来投店，秦琼命程知节另宿一店，以安遂良之心。

同行数日，将近洛阳。在山塘茅店歇息，问及洛阳，尚有七十里之遥。见对门草屋一间，一老妇年近七十，坐在门首，贫状堪怜。门上有对联一副，端楷甚工。联云：贫穷千古恨，富贵一时难。褚遂良看了，谓叔宝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斯人殆贫而怨者也。”叔宝曰：“生无以为养，死无以为礼，仲由发哀贫之叹。丧砍速贫，有若知非圣人之语。太平之世，年丰岁稔，盗贼不兴，虽贫可以不怨。若身处极窘，老者啼饥，少者号寒，加以年荒盗起，百谋不遂，先生此时，能无怨乎？吾观千古恨三字，有无限感叹；一时难三字，寓无穷幽思。况知富贵之难求，则必能循理安命。此人必贫而隐者也。”遂良点头受教，乃问店主道：“对门老母有子否？”

店家道：“有一子。”遂良道：“作何生理？”店家道：“此贱人也，何劳客官下问。此人姓长孙，名无忌。年有三十余岁，日以钓鱼为业。地方官保他孝廉，他百般不肯应召。有官不做，甘于受苦，岂非贱人乎？”店家说罢，将眼睛一眯，嘴一歪，说道：“那不是这贱人来了。”遂良急抬头看时，见一大汉，身長七尺，圆头阔肩，袒腹而来。手持竹竿，系二尾青鱼。

---

端楷——正楷。

稔（rěn，音忍）——庄稼成熟，代指丰收。

老母见了，笑而迎曰：“今日回来甚早。”大汉道：“恐我母亲受饥，得鱼即当回也。”遂挽老母进草堂去了。遂良命店主引程知节持钱一串去，把二尾青鱼买来下酒。长孙无忌道：“远客思饮，本当以二鱼奉送。无奈把米无存，只留百钱足矣。”知节道：“此出我先生之意，你只管收下无妨。”无忌道：“吾不知尔先生为谁，若强我留过分之钱，则吾不卖矣。”店家道：“我店中这个客人，怜你贫苦，你就收下了罢。”无忌道：“先礼后财，虽千金吾亦受之；先财后礼，虽锱铢吾不敢取也。”知节只得将余钱持见褚遂良，细言如此如此。

遂良与叔宝具衣冠，同去拜见。相见礼毕，各通名姓。遂良见无忌宏词博辩，暗暗称奇。所谈者皆济世匡民之略，愈觉欢喜。店家来报曰：“酒熟矣。”遂良邀无忌同饮，无忌亦不推辞。酒席间，问遂良等何往？遂良以实告。无忌曰：“越王府中我有一个心慕之友，虽未会面，却时时注念。奈老母在堂，不敢远去。兄等可代我再三致意。”遂良道：“其人为谁？”无忌曰：“此人姓李，名靖。”遂良道：“吾居长安，知其人也。先盗越王之妓，后献越王以马。其人品如是，兄何慕之切也？”无忌道：“当日李靖盗妓而越王不追，后来献马而越王不拒，其人品必有可观。自古英雄依附权门者，其意有三便：一者接见高士，收取豪杰；二者区画天下形势，诸侯强弱，点点在心；三者家贫不能具书，依权门，始得旷观史书、历代代名言，可以观今鉴古。吾观李靖去而复来，非一则二，非二则三也。”遂良大悟道：“吾等不及先生远矣。”遂下席而拜。于是与叔宝、知节共四人，结为兄弟。次日，遂良谓无忌曰：“弟有公事在身，不敢久停。”出白银十两为赠，叔宝解带头金钩为赠，程知节脱锦袍为赠。临行嘱曰：“弟等此去，大约一月即来，再与先生盘桓罢。”无忌相送一程，珍重而别。

褚遂良同叔宝、知节来到长安，将礼物送往越府。到了寿诞之日，王府大开，天下各镇诸侯，阍内阍外，文武等官，齐来朝贺。褚遂良同叔宝、知节持了兖州节度使唐壁名号，来号房挂号。恰遇李靖在号房收查礼物，管理号房人役众等。遂良向前施礼，具道相慕之意。李靖问明三人住所，便道：“今日客众，不便交谈。改日，着人来请，万勿吝步。”遂相揖而别。

过了数日，两个青衣童子持李靖名帖，请褚遂良等到府中午酌。三人即具衣冠而往。遂良于席间道长孙无忌之贤，并相慕之意。李靖款留三人在京，不肯放回。一日，共饮花亭之上。李靖道：“我有一事，留褚、程二兄到此。烦秦兄代我向洛阳一往。”叔宝道：“李先生有何事故，欲弟奔走洛阳？”李靖道：“兄可持白银三百两，往洛阳山塘茅店，代长孙无忌谋一佳妇，以奉老母。候其完亲数日，即约无忌同来长安一娱，少舒阔慕之意。”叔宝欣然领命而去。李靖与褚遂良、程知节旦夕盘桓，不表。

过了二月有余，叔宝与无忌果然来长安。五人相见，不胜之喜。在长安游赏数日。一夕，五人约为长夜之饮。李靖请无忌曰：“方外人言，继隋运而兴者，是山西李氏，果然信乎？”无忌曰：“人心思变，天命攸归。四海

---

锱(z, 音资)铢——锱、铢均为古代较小的重量单位，喻极小的数量。

区画——分析、勾画。

阍(k n, 音捆)——门槛，特指城郭的郭门槛。

阔慕——极端仰慕。

天命攸归——天命所归。

雨旱不时，惟山西无恙。所以盗贼不兴，人民乐业。天命无常，乃眷西顾，亦未可知。”李靖道：“我欲烦弟等去观唐公作事若何？果能钦贤下士，能成大业，建大器，弟等修书报我；如不能成其大事，当急回长安，我等再作良图。”无忌心知李靖为唐公招贤之意，却也不肯说明。秦叔宝道：“既二位兄长皆有归唐之意，弟力兄等代执鞭之役。”程知节道：“大丈夫孰不愿投明主，使名标青史，流芳百世？弟亦闻名久矣。”褚遂良但笑而不言，盖亦阴知李靖之心也。

次日，李靖促他四人起程，赠白银四百两。四人将及太原，世民早命姊丈柴绍在公馆相迎，备道公子相慕之意。盖李靖早已致书公于，令其相接也。及至太原，世民引房玄龄、魏徵、尉迟恭齐来相见。各诉衷肠，恨相见之晚。当夜酒散，无忌私谓三人道：“人言王气当在山西，今果然也。”次日，四人谒见唐公，唐公亦礼貌不疏，四人各各心感。世民又出李靖私来密书，称赞四人之才，求四人就职，四人不辞。唐公拜无忌领太原牧，余三人各授以执事。

一日，公子世民与诸贤谈论书法。褚遂良曰：‘自古书法，惟晋右军王羲之为最。乃诵右军笔阵图之词，词云：

砚者，城池也。墨者，粮饷也。纸者，阵图也。笔者，刀鞘也。心意，将军也。本领，副将也。出入，号令也。此可制胜于文场也。

尉迟公曰：“是非右军之语也。夫右军，书法中之圣。有德者必有言。诚如此言，不但不知书法，且获罪于圣教，并污惑后人。吾故知其为妄也。”公子道：“子更有何说以释之？”公曰：“儒之要在书，儒之术在字。古人立书法有二义四体。二义者，正笔、偏笔也。正笔，法天理之至正。故、一丨丿 丨，笔笔欲正。笔正之妙，劲秀坚润，少失其体，则倚斜枯梗。古人云：心正则笔正，笔正则字正是也。偏笔，法地理，山川之形偏，故、一一丨丿 丨，笔笔欲偏。所以交护缠绵，不脱相生之意，又要偏中藏有正体，始为得法。古人云：生气寓于心，龙蛇吐于笔是也。”

公子道：“所谓四体者为何？”公曰：“四体者，真、草、隶、篆是也。真字端楷。下笔之时，要正心诚意，其字乃工。意念少有不静，便着潦草在内，其字不真矣。所以人人宜学之。草字宜一气书成，未举笔之时，要精神振作。捉笔如千金在手，下笔如泰山坠石，行笔如持锥画砂，委靡懈怠之人宜学之，可以兴志意，解昏迷。隶字下笔从容，起笔缓落。势融融而圆，形苍苍而理。性情急躁者宜学之，可以静心养性，涤欲延年，恭性情浅狭多燥，所以从事于斯焉。篆字其形方巧圈圆，其气刚劲条理。起落斩截，无轻重之分；疏密均匀，有应照之态。下笔有收缩卷旋之工；用笔有心手交作之苦。性拙机钝者宜学之，可以益智慧，增机巧。然隶字像春，笔画先死而后生。真字像夏，笔画先和而后利。草字，秋杀之气也。篆字，冬藏之候也。习书法者，始用意在指，其字拙而不工。既而用意在笔，其字劲而不秀。既而知用在笔端，其字又秀而不劲。既而用笔觉心手俱到，知字形有宜作正面者，宜作侧面者，其字虽工而尚未化。渐而至于知书，字或百或千，笔笔锋中有生气。生气中又不脱中锋，其道乃成也。吾故谓笔阵之说，非右军之语也。”

公子又问道：“何字是正面，何字是侧面？”尉迟恭道：“富贵春华，字之正面者也，勿为比戈，字之侧面者也。左正右侧，形战是也。左侧右正，抑理是也。上正下侧，易畏是也。上侧下正，皆召是也。两侧相背，张邪是也。两侧相向，阿好是也。上下两侧，忍笋是也。两正相并，袖体是也。”

房玄龄曰：“兄所言者，占人立字之体，非书字之用也。必也体用兼善，其字乃工。”公子曰：“子试言体用兼善之妙。”玄龄曰：“书法之妙，有二难、三到、六忌。所谓二难者，入式难，侍笔难也。古人帖式，欲其笔笔相孚，此第一难也。持笔工稳，心手相应，此第二难也。三到者，笔到，气到，心到是也。笔到，则不潦草，气到，则不飘渺；心到，则不倚斜。六忌者，奴主相欺，钉头鼠尾，蜂腰鹤膝是也。上大，下小，谓之主欺奴，一忌也。上短下长，谓之奴欺主，二忌也。下笔太重，谓之钉头，三忌也。起笔太轻，谓之鼠尾，四忌也。上下皆重，中气不足者，谓之蜂腰，五忌也。转折不生活者，谓之鹤膝，六忌也。革其六忌，习其三到，致力二难，而书法不工，未之有也。必也由工而妙，由妙而脱化，其道乃成。”

公子曰：“工妙脱化，其道奚若？”玄龄曰：“前言数者即书法之工也。妙者，方圆中正而和也。夫字之体，本方也，而圆寓焉。是圆以像天，方以像地，而又中气实乎其中。自上下左右视之，一起一伏，一旁一正，中气联络，若有不规而方，不矩而圆，不绳而直，变而不离乎其正，用笔之妙也。如是脱化者，神化也。浑古今成一体，纵心所欲，不逾矩，是和之至也。”公子曰：“善哉，二子之言也！”退而书尉迟恭、玄龄之言于筐内。

却说唐公见世民生得龙眉凤眼，英气逼人，又轻财仗义，交纳宾客，知其必成大器，心甚喜之。又见长子建成，不学无术，傲慢自若，心甚恶之。又见魏徵言语谨慎，恂恂忠厚，遂使建成受业于魏徵。魏徵虽必教训，无奈建成自暴自弃也。唐公见建成无成，苦求魏徵傅之。魏徵无可如何，无事时只得与世民并诸贤坐论。一日，见世民眉目虽然清秀，而眉目带杀，知其兄弟必不相容。

一日，公子谓魏徵曰：“先生之志，可得闻欤？”魏徵曰：“吾可为治世之良臣，不可为乱世之忠也。”公子再三问之，魏徵不答，盖已逆料日后必有争立之祸。常自叹曰：“诸葛武侯自比管仲，比其才也。吾亦欲比管仲，比其时也；”盖阴以建成比公子纠也。

一日，公子曰：“象日以杀舜为事，而舜不杀象，何爱象之甚也？”无忌曰：“舜非爱象之甚，爱象之身与吾一体也。杀象，则损吾之体而伤吾之件也。叔段死，庄公哭，出于至诚，是体损而性伤也。”公子曰：“设象杀舜，而至于死，舜下怨之乎？”无忌曰：“否。象谋之于父而杀之，死于孝。人之生死衡于大，而象能录之，是死于命。尽孝、死命，其性无伤，恶乎怨？若比干之自杀而死，伯夷之自饿而死，申生之自蹈其死，卫伋与寿之自速其死，以致贞女殉节，良朋殉义，又谁怨？”公子乃跪拜，与建成、元吉日相亲睦。

却说隋炀帝耽于酒色，造集仙楼，高入霄汉。楼下环河如带，盛栽五色

---

奚若——像什么。

逆料——预料。

公子纠——春秋人名，在争夺君位的过程中为其兄公子小白（后来的齐桓公）所杀。管仲初为公子纠谋臣，后为桓公所囚，并被鲍叔牙荐为相。

莲花。内又造莲舟数十只，使官女驾莲舟于莲中，或吹或唱，听其自好。

再说李靖思炀帝居于长安，根本深固，极难摇动。况今四海荒旱，盗贼蜂起，不若把他诳下扬州，京都空虚，太原之兵，朝发夕至，长安唾手可得也。遂书扬州地舆图，献于炀帝。炀帝展开一看，见扬州山水情秀，人物又齐整，心生爱慕。又见图上有数行字，题云：

集天下之大观，楼蜂江带；博古今之名胜，舟蚁人潮。有色有声，浩荡之落水，何超乎此；  
宜朝宜夕，巉岩之幽谷，岂胜于斯。

炀帝一一看罢，即厚赏李靖。命内侍挂于集仙楼中，每日与群妃饮酒赏花，见图中人物如生，山水欲活，隐隐有幸扬州之意。李靖又密散谣言于外，谣云：

饥馑为大旱，万民遭涂炭。天子幸扬州，天下无大旱。

炀帝闻此童谣，思道：“天子幸扬州，天下永无水旱之灾也。”遂传旨往扬州一巡。越王杨素谏曰：“童谣甚非吉兆，万岁切不可下扬州。”炀帝曰：“皇叔何以解之？”素曰：“末二句说天子若下扬州，则下无水，而大旱也。”炀帝曰：“非是之论也。天下无水旱，明而易晓，皇叔休得过虑。”将龙袖一拂，退入后宫去了。次日，杨素率多官来谏，炀帝无奈，只得停驾不发。

过了一年有余，扬州刺史殷开基奏，称扬州天降奇花，名曰琼花。树高三丈六尺，叶分尖圆，花备五色，历夏经冬，四季茂盛。炀帝见了此表，即命杨玄感领羽林军三万，护驾东巡。带字文化及、并其子成都，在前开路。此时越王抱病未起，闻知此信，气忿而死。李靖代玄感料理丧事，极尽其诚。这炀帝自下扬州之后，留连忘返。天下诸侯，各据州郡，竟不朝不贡。李靖也潜回太原去了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朱若虚回家之后，无心用世，每日与二子参访性学，或与尼僧慧参谈论禅趣。又在乌石岭建庵，名曰仙姑道院，慧参主之。一日，妻子黄氏曰：“妾昨夜三更时分，梦月明如镜，丽于中天，照我庭室。俄而，户外车声辘辘，一王者乘轩而过。这一轮明月，降于庭中，化为一卵。内中空空然，剖而视之，有一条金色小蛇。觉而思之，月乃太阴之象，又为阴贵人降于庭中，其兆必应在妇女。一王者临门而过，是紫微星。光照门户，又月化为空卵，卵字无点，乃是卯字。明年大岁在卯。卯中有金蛇，明年四月，必生阴贵人。《诗经》云：“为虺为蛇”，女子之祥也。”次子天禄曰：“母亲之梦奇矣，而善于解。”天锡言曰：“以吾思之，二弟当受其福。”黄氏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天锡曰：“月为太阴，其象为坎。坎为中男，其兆必应于二弟也。”母子三人，喧笑不止，惟有若虚低头不语。至晚，私谓二子曰：“尔母在世不远矣。”二子竦然曰：“何也？”若虚曰：“月丽中天，其明如镜，是十五夜对照之象。分明是一望字。王字去，耐月亦去，只存一一亡字。明年岁次卯巳月，尔母必亡矣。”天锡、天禄听了，各各流泪，默然无语。到了次年巳月，苦虚与黄氏之梦皆验。奇哉，奇哉！要知后事，下

---

虺(hu，音毁)——毒蛇。此句义为，梦见虺、蛇，是生女儿的兆头。语出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。

文分解。

## 第八回 木兰山天禄三祈嗣 大雾顶丧吾初聆法

却说朱天锡娶媳秦氏，名亚莲，性妒而忌。生二子，一名克孝，一名克念。天禄娶妻杨氏，名桂贞，即邑侯杨廷臣之女也。天禄年三十，尚未生子，日以为忧。天禄遂祷于木兰山之阴，二年无验，又祷于木兰山之阳，即今之祈嗣顶是也。不上二年，杨氏生一女。天禄名之曰木兰。

先是，天禄夜梦玄帝招而谓之曰：“上帝以世运之污替久矣，而唐室将兴。欲选真仙下降，建立奇功大孝，为盛代之成人。敕旨遍谕诸仙众圣，皆掩目不观。盖红尘杀劫，在在可畏。而木兰山灵，德不自量，慨然浩叹。嗟乎木兰山灵，念上帝之无仁，愤群仙之鲜济，故有此叹。今天颜可惧，命送汝家。受生之后，善视善教，庶乎不昧本来，仙道可望也。”语毕，手捧一子，授于天禄。天禄跪而受之。次日，即生木兰。惟有秦氏，见杨氏生女，私以为喜。

至四月下旬，黄氏偶然痰气攻胸，不时晕眩，合家惊慌。次媳杨氏，静夜焚香，拜祝上帝，愿损己寿，以延婆婆黄氏。回入私室，引刀割股，煎汤以奉。次日，黄氏果然言语复旧，精神倍加。乃召杨氏责之曰：“吾梦玄帝召我主木兰山延嗣圣母之位。玄帝又见汝焚香告帝，割股救姑。欲虚圣母之位，以从汝之请。吾岂可辞圣位而不居，长作人间之老妇为哉。但汝命该无子，今有此孝念，必有麟儿，光我户祚也。”又谓若虚而言曰：“吾与汝永决矣。阳数虽尽，冥会有期。”又谓长媳秦氏而言曰：“汝今虽有二子，将来受福，恐不及杨氏也。宜速修心地，以种福田。不然，阴恶阳报，其能遁哉。”又谓天锡、天禄而言曰：“汝兄兄弟弟。堪言孝友，日后数逢蹇滞，不免饥寒见逼。宜与松柏比操，梅竹争芳。甚勿堕志，自诒冯妇之讥也。”二子顿首受命，黄氏竟悠然而逝。朱氏全家举哀，卜地而葬，自不必题。

再说炀帝登极之日，思量满朝中惟太傅兼吏部尚书伍建章老成练达，文武钦敬。令其草诏，假为遗旨，以眼众心。谁知伍建章接诏在手，就写道：“老王身死不明，储君无辜被杀。天下诸侯，各速兴兵问罪，以擒国贼。”杨广即将建章凌迟处死，夷其三族。建章之子名云召，领十万大兵，镇守南阳，一闻此信，放声大哭。忙集诸将，欲与老王报仇，另立明主，以兴隋氏。诸将皆曰：“愿效犬马之劳。”伍云召大喜，遂起兵。先破紫荆关，后破龙珠寨。炀帝闻之，急命韩擒虎为帅，字文成都作先锋，领兵十万徵剿南阳。云召与成都在龙珠寨相拒月余，连战三百合，不分胜负。韩元帅暗发令箭，襄阳太守王仁起兵攻紫荆关。又令荆州守将刘斌起兵，以攻南阳。使云召首尾不能相救，只杀得伍云召匹马单枪，微服而逃，却想起五年前李靖教我弃官而去，可免南阳灾难。今日果如其言。李靖又说，我与佛家有缘，我不免削发为僧，修回净土罢。忽又想起当年李靖曾说，天上黄星，现于翼轸之墟，乃湖广河南联属之处，日久当有贤人相聚，即天下大乱，黄州可保无虞，我不免往彼处安身。

正想之间，忽见前面一座小小禅院，门书“紫竹庵”三字，遂弃了鞍马，

遁（huàn，音换）——逃、避。

蹇（jiǎn，音简）滞——不顺利。

诒（yí，音仪）——留下，遗留。

冯妇——古男子名，善搏虎。后指重操旧业的人。



脱下盔甲，步下入庵。求庵中永善长老与他削发，再穿上僧衣，戴上僧帽，向佛前参拜，自取法号曰丧吾和尚。盖喻丧吾主，丧吾国，丧吾家之意也。即拜老僧永善为师，嘱咐道：“倘有追兵赶至，切不可走漏。”老僧答曰：“大人放心。”即望黄州而逃。幸亏韩元帅收督军马，入城安民，不十分追捕。回奏炀帝，只说伍云召死于乱军之中，暗做了一个人情。

再说伍云召出了南阳地界，将近西陵，见一座高山，深入云汉，周围三百余里。行至山下，见苍松翠柏，紫竹奇花，般般可爱。山边有一草店，就在店中歇息。店中只有一位老母，丧吾问道：“妈妈尊姓，若大年纪，如何在此孤山之下，开此草店？”妈妈道：“老妇姓韩，祖居山下。因此地路孤，行商不便，在此开一小店，以安过客。”丧吾道：“你家老公何处去了？”妈妈道：“老公名韩普，去世今已七年矣，所生二子，一名韩周，一名韩同。俱往山中采樵去了，少一时就回来的。”丧吾道：“此山名什么山？”老妈道：“名大雾山。亡夫在日，专心奉佛，中有所得。常言大雾山，上应九天秀气，下通海岛真源。顶上有平田百亩，甘泉数处。又不时有白云庆聚，五七年后，当有异人在此飞升。”丧吾道：“老公公既知未来，可留得有些著作否？”妈妈道：“老公去世之时，将平生所看子书丹经，并自己的著作，逐一锁在箱中。写了几句遗言，叮咛谨慎，不可轻易动他。”丧吾道：“贫僧大胆，敢求一观。看遗言是说要什么人，才许开箱。”老母道：“使得。”遂取出箱来，请丧吾观看。只见上书道：

吾丧西回，丧吾东来。禅机万语，都来一句。真个丧吾，佛家种子。

丧吾看罢，对箱子叩头道：“老先生真是明心见性的人。贫僧的法号丧吾，这箱子，明明是说要弟子方可开看。”韩婆道：“既是亡夫遗言，请大师开了罢。”丧吾道：“贫僧岂敢骤开，待弟子斋戒数日，方敢启视。”不一时，弟兄二人，俱已回来。老母令二子与丧吾拜揖，用了斋饭，谈论到晚。次日，丧吾请韩氏弟兄同至大雾山顶，结一茅庵。自此，丧吾在大雾山顶自耕自种，早晚看经念佛。又将韩公箱中丹经子书细心观玩。如此三年，毫无所得。

一日，是八月中秋，韩周奉了母命，带着果品馒头，上山与丧吾贺节。盘桓半日，韩周回去。到了晚上，一轮明月，团团如镜，渐渐东升。其时天朗气清，仁风交畅。丧吾即向禅床趺坐，虽未能洞明心性，却也是五蕴皆空。忽然想起在南阳为官之时，值此佳节，有多少文武官员前来贺节。

于今，夫人公子，也不知生死存亡。又想起父亲无辜被杀，全家死于刀下，不觉政声大哭。哭了一会，又想道，兵败城破之日，匹马单枪，微眼而逃。幸得紫竹庵中那个和尚削发赠衣，又亏了韩元帅暗地周全。逃至此处，韩氏母子，视若至亲，真个难得。思前想后，渐觉伸昏，悠悠欲睡。

忽然一道灵光，白虚无法界而来，撞透顶门，灌注心田，自觉心中有眼，观照四表。白光之内，有一道人头戴金箍，手扶拐杖，发如螺，蹒跚而舞，且歌且跃。歌曰：

三心难成道，一心见如来。如来即真性，真性似月明。月明不在天，月明不在水。明月照虚空，了然无挂碍。问尔学道人，这个会不会。

---

跌（f，音夫）坐——佛教徒的一种坐姿，双脚脚背交结于两大腿上。

丧吾听罢，不动声色，以心拜谢。自此，丧吾洞明心性，在山中面壁十年。功成果满，遂改大雾山为大悟山，远近闻名访谒者，逐日如云。竟将一座茅庵，盖造数十间禅院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回 观音寺丧吾说法 白莲池九贤赋诗

却说西陵县双龙镇有一观音寺，寺中一僧，名曰醉月，门下徒弟有五六十人。这醉月长老谨守清规，日率弟子春耕秋种，竟成巨富。一日，醉月长老谓诸弟子曰：“我自出家以来，只知道苦念弥陀，究竟不知弥陀二字出于何处？今闻大悟山有一丧吾和尚，通玄达妙，见性明心。趁着四月八日佛祖寿诞之期，我欲请丧吾下山，到我寺说法，讲解经义，也不枉出家一场。”众徒弟齐声应道：“惟师命是听。”

醉月长老带了两个徒弟，行了七十多里，到了大悟山，上得顶来。见白鹤衔花，猿猴献果，清香道味、别是一番世界。看见山门，早有两个和尚，前来用迎。与醉月师徒相揖而入。进了客堂，彼此合十。醉月细说来意，那和尚摇头道：“我家师傅，自上山来，二十余年，并未下山。即山下名家巨族，吟诗插柳，概不迎送，岂肯到你寺中说法。”醉月道：“你家大和尚既通禅礼，自然慈悲度世。况我请去说法，是阐扬佛教，代天宣化。比不得是俗家往来，一派虚名，全无实际。烦二位人师领我进去，见了大和尚，料不推却。”

二位和尚遂引醉月入方丈，见了丧吾，醉月倒身下拜。丧吾连忙扶起，分宾主而坐。醉月具道来意，丧吾欣然答道：“久闻你观音寺，山不高而秀，水不深而清。兰山耸翠于面前，柏木横枕于背后。砂环水转，松茂竹苞，为两陵第一名境。乃高人托足之所，良缘广聚之乡。吾心向往，已非一日。今大师既来相约，切愿拜在下风，平生之愿足矣。”醉月见丧吾应允，喜形于色，道：“我师慈悲度世，真乃天人之师也。”到了次日，丧吾引醉月参佛既毕，吩咐徒弟好生看守山门，下山望观音寺而来。醉月使众僧各各参见，十分恭敬，自不必说。

住了数日，双龙镇上，人人知道观音寺请了一位高僧，于四月八日升座说法。老老少少，都来听讲。醉月又使人请七位贤士齐来坐叙。那七位贤士，为首的是：

孝廉公朱若虚 致仕邑侯杨廷臣 汉皋谿于飞 木兰山铁冠道人张良贞 仙姑庵尼僧慧参 孝廉陈荣袞 叶同观

七位贤士，一一与丧吾相见，各道相慕之意。丧吾见七人皆是儒风道骨，好生欢喜。到了四月八日，丧吾出示贴山门外，书道：

大悟山丧吾和尚告禀诸位檀越，大护法僧中年出家，资性愚昧，德不自量，辱升禅座。于本月八日，宣说我佛陈言典故。有污聪听，抱愧良多。自辰至巳，请善男到经堂讲经。自午至未，请善女到经堂讲经。庶男女有分，清规不越。谨白。

却说那双龙镇及四方善士，都知丧吾是个有名高僧，到了初八日，士女如云，毕集山门之外。辰牌时候，寺内钟鼓齐鸣，笙箫迭奏。一阵阵香风扑鼻，一双双白鹤旋幡。停了一会，又磬声响亮。听者尘怀顿尽，善意兴兴。众僧簇拥丧吾，参佛升座。头戴玉佛冠，身披大红袈裟，足踏云鞋。两旁僧众，又金鼓大振，箫管齐鸣。须臾，金住鼓停。那大和尚高声吟道：

无生父母，净土家乡。生我没我，空作昂藏。认取归路兮莫彷徨。

和尚吟毕，众寂无哗。僧寺人等，无一个上前参问。那大和尚又吟道：

未生我兮谁为主，既生我兮主我谁。大道不明空费力，水中明月自修持。

丧吾吟罢，左右僧士，无人敢应，一个个形如木偶。只见人众中走出一个小学生，头戴青巾，身穿蓝衫，年纪不过八九岁。步至禅座下，合掌对那大和尚答道：

未生我今天为主，既生我兮心为主。大道若明不费力，水中明月好精神。

大和尚听了，合掌当胸。又高声吟道：

水中明月好精神，风送波摇万点星。不尽浮云蔽月色，清池里面影沉沉。

小学生不慌不忙，顺口答道：

性静如水慧如月，六欲不生万念寂。浮云生灭空往来，寥寥太虚无挂碍。

大和尚又吟道：

龙从火里出，虎向水中生。九叶莲台上，自度自家人。

小学生答道：

心中炼性龙火出，性中立命虎水生。心花灿烂莲花生，元神却是自家人。

大和尚听了，口称善哉，善哉！又吟道：

元神真又真，空寂见无生。返我真面目，净土好安身。

小学生听了“返我真面目”这一句，料丧吾识破机关，又见丧吾下了法座，有根迹之意，往外就跑，不知去向。丧吾也退入方丈了。那些看的众人都道：这个和尚果然有些道行，感得天神下降。不然，那有不上十岁的小学生就能出口成章。一个个疑神见鬼，惟有朱若虚暗笑不止。大家进方丈，请大和尚再出说法，不表。

却说这小学生不是别人，就是若虚之孙木兰女也。若虚因他从小聪明，五岁入学，将一十三经读得透熟。他又喜看佛经道典，深通其妙。所以三教宗旨，心传妙法，一一皆知。当日听了丧吾所云：上半日是男子听法，下半日是女子听法。木兰心中想道：与男子说法，必是尽性至命之理。与女子说法，不过是因果报应。私向伯母房中，将哥哥克念的头巾蓝衫穿着，俨然一个小相公模样，竟来观音寺听僧说法。当时见丧吾连吟经偈，无人参解，他就忍耐不住，竟到法座下，与丧吾对答。比及丧吾下座之时，他却跑出山门之外，竹林之中，取下头巾，脱去蓝衫，与一班女娘，匆匆而回。况且朱家

家法，一切内眷，足迹不出中门，谁人认得？朱若虚虽然晓得，也不肯说明。当日见他有如此大才，倒也欢喜。自此，丧吾在观音寺，与诸贤或登木兰之峰，采溟源之浦，寻句云之洞，观城潭之水，吟诗作赋，讲道谈经。住了半年，才回大悟山。

过了一年，一日，观音寺池中，莲花开放。醉月长老命徒弟搭起一座水阁凉亭，请诸贤来赏莲花。及诸贤毕至，依次而坐。早有侍者焚香烹茗，茶酒并进。那谌于飞开口言道：“目今大唐天子明良际会，胡越一家。五谷丰收，三灾永息。使吾等高歌酣饮，对此光天化日，和风庆云。花呈其色，鸟奏其音。我等各吟莲花诗一首，以志今日之胜。”众人皆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九贤吟罢，彼此相赏。侍者又茶酒并进，果食重添，直饮到月上三竿，方才散席。到了次日，丧吾道：“乐不可极。贫僧欲回大悟养静。期至九月初八日，我等九人一齐到朱兄府中贺节，列位切不可失信。”九人齐声道：“谨遵严命。”于是九贤各各作礼而散。欲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回 朱若虚遗言嘱子媳 尉迟恭奉旨造西寺

却说朱若虚见众贤散去，每日焚香注水静坐，观心见性。天中境界，愈穷愈妙。到了九月初七日，偶染寒疾。天锡、天禄，请医调治。若虚百般不肯服药，将书箱中小小一个绵包袱取出来，叫那九岁孙女朱木兰出来，命之曰：“此书传至李靖，出自龙宫，肇于轩皇风后，演于尚父、留侯。内卷曰《阴符》，外卷曰《遁甲》。吾相尔根器不凡，料可传授。风后、留侯，谅不我责。”木兰顿首受命。

到了初八日，九位贤人相继而至。若虚命二子出迎，到内室相见。丧吾曰：“吾兄抱恙，我等一来问候，二来不负前日观音寺之约。”若虚曰：“兄长高明远见，今日齐来舍下相聚者，知吾明日当与兄弟永诀也。”众人曰：“吾兄善自保重，吉人天相，休为意外之虞。”若虚到了初九日，谓众贤人曰：“死生有定，天命难挽。今日之生，乃前日之死。今日之死，乃后世之生。生死下明，徒来人世。出得生死，是为仙子。吾梦文昌帝君召我为南宫桂香殿主簿史，吾复何忧？愿诸公善养元真，保正性命。毋以善小而不为，毋以恶小而为之。他日功成果熟，同作南宫仙子。”

又招天锡、天禄而言曰：“人生在世，如花开谢，如月缺圆。君臣遇合，原于天命。父子笃恩，兄弟笃爱，出自性天。夫妻良缘，虽由命定，然淑女可求，良配可择，妒妇可出。惟有朋友，乃择善之助。身心性命，可以相辅；死生利害，可以相救。交匪其人，终身之垢。故国之兴废，关乎权臣；家之成败，视乎密友。古人云：能媚予者，必能害予，斯人勿友。肯规予者，必肯助于，此士当交。更有一等矫情饰貌之人，口吐经词，心若蛇蝎。因人喜好，窥人性情。出言投机，作事合意。此所谓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，是不免于君子之诛者也。宜避之如仇，远之如虎。若与二交接，身家性命，为其所累。”二子叩头领命。又招秦氏、杨氏，谓之曰：“女子不知诗书，难于言孝佛。但知敬公婆，慎言语，便为贤妇。能慎言语者，自然能顺丈夫，能和妯娌，再勤纺绩，守家教，非贤妇而何？”二媳叩头而起。忽然白鹤集于阶前，异香发于庭所。若虚急索纸笔，题云：

以心达心，以性化性，知身是客，得吾之真。

若虚写毕，以目视丧吾。丧吾即附耳，念了数声南无阿弥陀佛，若虚遂瞑目而逝。朱氏全家举哀，诸贤一个个伤感不已。相与理丧助葬，事毕各回。天锡、天禄，守墓三年。家人失于提防，家物财帛，一火而空。又过二年，就一贫如洗。幸弟兄二人贫而立志，毫不妄为。秦氏、杨氏与木兰，织机度日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先年炀帝自下扬州观玩琼花之后，流连忘返。饥馑荐臻，盗贼四起。天下诸侯，各据州县。宇文化及竟弑帝自立，称为夏王。李靖见天下大乱，遂与魏徵、房玄龄、徐敬业、尉迟恭、三公子商议，欲起仗义之兵，声讨宇文化及之罪，以清宇宙。三公子遣玄龄卑辞重币，去见突厥，借兵五千，以授声势。他日功成，割冀州八十一州县为劳。

---

肇（zhào，音照）——开始。

卑辞重币——态度谦卑，礼金丰厚。

突厥与其弟颉和商议。颉和曰：“目今中原变乱，三灾并兴，安天下者，非世民而谁？吾主其许之。”右长康和阿奏曰：“唐公借兵，主公断然不可许他，”突厥曰：“卿家老成练达，惟正词是吐，危语为陈，寡人静以待命。”康和阿曰：“公子世民素有大志，今欲举兵南向，来我国借兵者，其计有三便：一者彼兴兵中原，太原空虚，恐我国袭其巢穴，非来我国借兵，心欲我国遣大臣上将于彼为质也；二者借我国声势，使各镇反王望风而回；三者许割冀州一带地方与我国为劳，是以重利诱我，君臣与彼为力。他日功成，却道中原土地，与北国山川，若马牛之不相及也。”突厥曰：“相国所见极是。但彼国君臣在此，何以谢之。”康和阿曰：“主公设筵饯行，与来使对天盟誓。不但不来入寇，倘别国侵太原，我国必然发兵救护。他日功成，以冀州一带地方为劳。又要这来使歃血为盟，为后日之据。如此，则我国不劳，而彼国感恩。”突厥听了，喜形于色。谓可官而言曰：“孤有康和阿，犹秦穆公之有百里奚也。”

次日，突厥如康和阿言，与房玄龄盟。乃谓玄龄曰：“孤今与尔既立盟誓，永结唇齿。公子南征，不但无内顾之忧，并有泰山之靠，胜发兵十万也。他日功成，尔主负孤，孤负尔主，皇天厌绝。”玄龄索了回书，望太原而回。见了公子，备道如此如此。呈上回书，世民大喜。

李靖曰：“公子可声言为主报仇，先讨宇文化及之罪。再传檄各镇反王：归命者，赐爵封侯；逆命者，吊民伐罪。如此，则不怒而威。天下可定也。”世民谢曰：“先生金玉之论，天下之福也。”如是奏知唐公，起兵十万，拜李靖为帅，徐敬业为参谋，尉迟恭为先锋，其余随征将士，不必细述，留魏徵、房玄龄监国。出师六七年，天下大定，胡越一家。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事载唐纪，此处不赘。

再说大唐高祖在位，天下太平，四海无事。惟有北番主突厥，不朝不贡，每年遣使臣责唐主违盟背约，索取冀州地方。高祖念他有唇齿之谊，置而不问。过了数年，建成与世民不和，此事愈搁一边。到了太宗登位，贞观二年，湖广武昌府节度使尉迟宝林上本告急，言武昌城池被江水冲坏，淹死居民无数。太宗见奏，尤颜不悦，退入后宫去了。次日登殿，命鄂国公尉迟恭领饷银十万，往武昌监造城池。又命皇叔李道宗明日设筵于凌烟阁，与尉迟恭饯行。尉迟恭领命。

次日来凌烟阁款燕。那李道宗尊贵自居，却不十分为礼，尉迟恭心中不乐，饮了数杯，因举杯问道：“主上不惜民力，修此凌烟阁何故？”此时道宗亦醉，因答曰：“此阁为我李氏先世有大功于社稷，故能代天之命，为天下主。凡我李氏子孙，皆祖宗之裔。主上修此阁，乃燕毛序齿亲亲之意。诗曰：诸父昆弟，备言燕私。与异姓无与焉。”尉迟恭答曰：“非也。主上念隋运将终，天下大乱，生民涂炭，奋然有安世之心。及四海清平，海内一家，则念文臣有牧民之劳，武将有开国之苦。修此凌烟阁，以效汉武云台故事。此所谓礼贤才，敬大臣也。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同姓何居焉？”道宗怒道：“大臣与皇亲，孰上孰下？”尉迟恭道：“当日主上被难，臣单鞭救驾，此时不见有皇亲。”道宗大怒道：“尔每每自恃功高，藐视皇亲。不念今日之

---

歃（shà） 血为盟——口含血（一说指蘸血涂于口旁）订盟立誓。

吊民伐罪——慰问民众，讨伐罪人（统治者）。

款燕——宴请、招待。

显贵，是谁家之爵禄？吾又何得与武夫对饮，自忘尊贵哉！”遂推桌而起。尉迟恭大怒，一掌打去，道宗哎哟一声，晕倒在地，打落门牙四齿。多官上前劝解，光禄寺大臣已将此信报与太宗知道。

太宗先召道宗责之曰：“李氏之有天下，敬德之劳也。朕之有今日，敬德救之也。皇叔宜卑以自牧，不宜与大臣兢。”再召敬德让之曰：“朕道卿年老气衰，心平气和，奈何仍然少年情性，伤吾父之爱弟，辱寡人之至亲！朕每思汉高祖杀戮功臣，心甚恨之。今观卿如此行为，毋乃功臣自取，不独责汉高祖一人已也。然分外之恩，不可多得，卿宜自爱，勿使朕忧。”尉迟恭乃叩首谢罪，太宗又道：“卿位极人臣，所不足者，国戚耳。朕有一女，名开唐公主，使奉卿箕帚可也。”尉迟恭叩首曰：“臣糟糠之妻，愿富贵不相易。此事断不敢从命。”太宗道：“卿如此尚义，忠心可知。”乃止。

尉迟恭即碎圣驾，望湖南而来。到了武昌，宝林接人，父子相见。择日兴工，三年有余，工程告竣。欲回朝缴旨，太皇后窦国太传懿旨到。尉迟恭忙排香案，开读。内云：

朕幼生西陵城右，常随母吴夫人西寺进香。彼时见佛像零落，庙宇弊漏，今五十余年，废败可知。特命尔鄂国公尉迟恭往彼重修。务使巍峨庄严，尽善尽美。钦哉用命。

尉迟恭谢恩既毕，起马望西陵西寺而来。选能工巧匠，择日兴工。造了半年，工程将半。

一日，尉迟恭精神困倦，伏案而寐。忽闻磬声嘹亮，袅袅然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尉迟恭听之，惊讶不已。起身，信步闲游。转过曲槛，见一座花园，十分幽静。周围看了一遍，处处花鸟宜人，亭台悦目。又转过西厢，隐隐闻读书之声。尉迟恭不好遽入，立窗外而听，却于窗隙中舒眼一看，却是故人朱恩兄在内。急忙走入，躬身下拜。那人昂然不动，尉迟恭又拜道：“恩兄别来无恙。”那人拂袖起去，向外就走。尉迟恭一把扯住，不肯放手。那人当胸一掌打来，跌倒在地。

猛然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叫声哎哟，我二十余年劳于王事，未报兄长大恩。我尉迟恭真无义男也。又想起在朱仙镇遇难相救之时，不觉眼中流泪，慨叹不止。左右将校，见公爷伤感，慌做一堆。尉迟恭收了泪，召香元和尚，问曰：“此地有一个老孝廉公，他姓朱，名叫若虚；住在何处？”香元和尚答曰：“此人住在双龙镇，至此有一百一十里。闻他去世，未知确否。”尉迟恭大惊，即传城守王咸宜代理监工，本帅明日要往双龙镇走一遭。

次日，不等天明，带随身将校望双龙镇而来，尉迟恭性急马快，不上大半日，就到了双龙镇，招问朱若虚门户，一人指着两间草屋道：“朱若虚死了五年，两个儿子，穷得可怜，住在那里。”尉迟恭吩咐从人在外，单身走入茅屋中。天锡见了，慌忙来迎。尉迟恭望上一观，见朱若虚夫妇的一双影像，都供在上面。遂倒身下拜，大哭起来，那哭声如雷，不住的千恩人，万恩人，天锡同二子，齐来劝解。尉迟恭想起在朱仙镇相遇之时，历历在心，一发大哭。天锡见他是一位显贵模样，又痛哭不已，不好动问。只得出来，向从人拱手道：“请教列位，这位老官人，姓甚名谁？”那些从行将官，齐声答道：“这就是开国元戎鄂国公也。”

天锡上前，跪拜道：“叔父远涉而来，不必过哀，恐有伤贵体。”尉迟恭方才止了声，收泪问道：“相公，我恩兄是你何人？”天锡回道：“是侄



儿的先考。”尉迟恭问道：“你是天锡？是天禄？”大锡道：“侄男名大锡，舍弟天禄，采薪未回。”尉迟恭又问道：“你父亲当时豪杰，门下必无虚士。在日有几位贤友？”天锡道：“父亲在日，与大悟山丧吾和尚，观音寺醉月长老，仙姑寺慧参尼僧，木兰山铁冠道人张良贞，致仕邑侯杨廷臣，隐士叶同观，汉皋谏于飞，孝廉陈荣袞，共九人为友。”尉迟恭道：“贤侄可将诸位贤人请来，与我一会。”大锡唯唯而应，面有难色。

自古道：家富能役人，家贫受人役。况且天锡家中一贫如洗，这九贤若至，如阿款待？尉迟恭心下明白，叫众人把带来的奠敬呈上，共纹银一千两。对天锡道：“你可作速代我买办五牲祭礼，候诸贤到齐，同到你父亲坟前祭奠一番，以适我意。”天锡接了银子，口称难得叔父美意。不一时，天禄回来，天锡迎而谓之曰：“此父亲故人尉迟叔父也。”天禄上前叩头，尉迟恭双手扶起，见他弟兄二人言语清利，气宇轩昂，到也欢喜。天锡即命天禄，持两个官宝大锭，往钱店换钱使用。那店官人见了，问道：“此银何处得来？”天禄道：“此是父亲一个故人送来的。”店官人道：“此人姓甚，名谁，现在何处？”天禄恐惊动地方官长，不肯说明。便道：“此人方至，尚未问他姓名，权且将钱五十串付我使用。”店官点头不言，天禄回去了。

却说这店官人，有财有势，专好结交官府，兴害贫民。当日见了天禄两个官宝，心生疑异。却又想到天禄家贫已极，他的亲戚故旧，都是贫民，如何有人送他大官宝？若是富贵豪家，他必说出名姓，料此人必是大盗，即来千户衙中，对刘玉龙说出此意。刘千户又知会巡检马守松，即忙换了衣服，扮作客商，带两个亲随，来天锡门首探望。伸头缩脑，令人可恶。见那些将校，面貌凶恶，却是平民打扮。有两个喝道：“什么人，还不站开些。”这千户、巡检两个官长答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来此地大呼小喊。”这将校大怒，大骂好大胆的狗才，手执马鞭，劈面打来。刘千户、马巡检将鞭于扭住，两下厮打。内中又走出两个将校，将千户、巡检按倒在地，将要动手。二官大叫道：“我是本方千户、巡检也。”将校听了，发一个冷笑，叫声弟兄们，快拿绳子来，将两个狗才吊起。几个亲随道：“尔等是什么人，敢将地方官如此凌辱。”这些将官，那里肯答应他。

朱天禄在家中，听得外面啰唻，出来看时，认得吊的是二位官长，对众人求饶。众人道：“若是平民，我们就放他。他是地方官，不来伺候，也就罢了，还敢在门首摇来摆去。”天禄无可如何，只得进去禀知尉迟恭。尉迟恭道：“我来此处，原不惊动地方。他二人既来，可有手本？”将校道：“他二人民服而来，长在门首观看。小的们再三喝之不去，及至打他，他才说他是地方官府。”尉迟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尉迟恭叫将他放了。二官回去，换了公服，各执手本，跪上门来，手下将校，不肯传进。尉迟恭那里晓得，跪了半个时辰，幸天锡出来，看见，说个人情，放了回去。二官又差人抬酒席送来，拨衙役伺候，不题。

次日辰巳时候，诸贤相继而至。尉迟恭见众人皆是儒风道貌，鹤发童颜，十分敬重。及祭礼齐全，尉迟同八位贤士，缓步而行。这巡检、千户，也相随在后。到了若虚坟前，排开祭礼。尉迟恭朝服而拜，大哭不止。八贤亦相向而啼。天锡、天禄只得上前相劝，挽尉迟恭回舍。次日，醉月邀尉迟恭同八位贤士到观音寺设斋，尉迟恭欣然而往。见观音寺山青水秀，十分欢喜。

进了佛殿，合掌参拜。醉月盛排斋筵。

尉迟恭因说道：“方今圣上，爱贤礼士，众位贤士，何不出仕为官？”丧吾道：“我等八人，年届老朽，不堪推荐。惟有天锡、天禄、廷臣之于杨琰，三位贤侄，怀才未试，公爷可保举出仕。”天禄说道：“侄儿愿守先人坟墓，叔父只保吾兄为官，愿斯足矣。”尉迟恭点头，对醉月道：“愚弟有圣命在身，不敢久停，今夜我等尽不夜之长，明日清早，愚弟就回县。候西寺工完，吾差人来迎丧吾师，到彼处说法。二来接诸位仁兄，到寺中盘桓数日，就要进京缴旨。”说犹未了，只听得一个老妇人在寺外叫冤。尉迟恭命从人唤那妇人进来，不知妇人所喊何冤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天禄贫受千户职 木兰剑劈白狐精

却说尉迟恭在寺中与诸贤作别，忽有一老妇人在寺外叫冤。尉迟恭命从人唤那妇人进来，尉迟恭问道：“你有甚么冤枉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小妇人姓沈，因本镇的千户刘老爷生了少爷，雇小妇人的儿媳王氏为乳母。至今七年，不见放出，竟纳为偏房。小儿年轻懦弱，无力申诉。小妇人闻公爷到此，故敢大胆叫屈。”尉迟恭大怒，着人将刘千户唤到。公爷问道：“你为何强占民妇为妾。”刘千户叩首道：“千户并无此事。”公爷叫沈氏出来对证，千户哑口无言。公爷叫左右取军威棍，将刘千户杖了八十，革职不用。将王氏断回沈婆去了。公爷又对天禄说道：“贤侄既愿守祖宗坟墓，这一个千户职衔，你且领受。”天禄叩首受命，尉迟恭大喜。即日辞了诸位贤士，上马回西寺去了。却说天禄受了千户之职，回至家中，就有营中大小兵丁齐来叩头。只见那马兵、步卒、旗长、队长，长枪手、短枪手，弁委、外委，左巡，右哨，经制、把总，临门参见。择了吉日，进了衙门。即久疏亲戚，无不相贺。天禄留八应贤士，住了数日，各人回去。惟有丧吾年尊路远，天禄留在衙中养静。

一日，丧吾在衙中观心入定，见自己心火下降，肾水上升。虚灵性府，慧光发现，团团如月光，照于四表，万水千山，尽在目前。照见木兰山一个白狐精，在空中往来，有戏弄木兰之意。丧吾见了，吃惊道：“这个怪物，自讨天诛。我若不治，等待谁来？”到了次日，呼木兰出来。叫声“孙儿，你有个仇星到了。我有宝剑一口，你可带在身旁，昼夜不离，自然无事。”木兰拜谢，起问曰：“公祖既洞明心性，观照本来，佛家三皈之意，并六字真言，究竟是如何解说，祈公祖说明，以示未悟。”丧吾曰：“汝善思维，善解问，汝向西方拜我佛祖，我才说与你听。”木兰即向西方叩首。丧吾又曰：“汝再向东方拜了大成至圣，我方敢儒释交谈。”木兰又向东方叩首。丧吾也向东西而拜，然后坐定，叫声：“木兰孙儿，仔细听着。南字喻心而言，无字喻空寂之意。心中空寂，自见真性，故口南无佛。是佛弟子第一皈依也。真性既见，愈加精进，丝毫不许散乱。散乱，则心逐妄念，真性灭矣。丝毫不许昏沉。昏沉，则月为云封，无觉无照矣。盖心不散乱，则轮回可免；心不昏沉，则地狱可除。故曰南无法，是佛弟子第二皈依也。此乃由戒而定，性从命立，由定而慧，命从性生。本来面目，立献于前，是为真我。乃亿万金刚不坏之元神也。故曰南无僧，是佛弟子第三皈依也。既明南无之法，又当识阿弥陀佛四字。阿字是说人心惟危，弥字是说道心惟微，陀字是说惟精惟一，佛字是说允执厥中。故云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斯时至性湛如，即南无法也。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即性道流讨，阿弥陀佛也。故卫俗之人，见善人得福报，恶人得祸报，即曰阿弥陀佛也。非发皆中节之意乎？汝乃精灵降世，当学上等女子，勿作中流之辈。上等女子，不呼异姓为父母，不受男子之羞辱，不开肠破肚，污秽天地。却能参太极于心中，结圣胎于宫内。为顶天立地之奇人，尽性了命之达士。这三教同源，再无他说。”木兰再拜而谢，复又跪下问道：“公祖先说明心见性，性中立命。如何又说尽性了命？”丧吾答曰：“汝善思维，善解识。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性中之理；孝、悌、忠、

---

弁委、外委，左巡、右哨，经制、把总——均为清代武官名。

允执厥中——真诚地坚持不偏不倚的正道。又作“允执其中”。

信，性中之德。守其大理，修其天德，便是尽性工夫。性者，天命。尽性，正是了命。是尽了我分内当为之事，故又曰尽情，以求无愧于天，无作于人也。”木兰又再拜。又过了数日，丧吾自回大悟去了。

木兰佩服丧吾教训，仍然织机，不废女工。却忙中偷闲，服炼心性。一日临窗织布，见日色沉西，入闺中静坐。一时间，窗外月明，木兰取书观看。到了三更时候，侍女掌灯，催木兰歇息。木兰也觉身体困倦，睡了片时。忽然，宝剑喷喷作声，木兰即将宝剑拿在手中。未及片刻，一阵寒气袭人，毛骨悚然。木兰即将宝剑向床前乱砍，只听得哎哟连声，远远而去。次日天明，木兰起来，果然床前鲜血淋漓，有一只狐腿在地。木兰密密收藏，不必细表。

再说这个白狐精，在木兰山修了千年道行。晓得木兰女乃是山灵降世，又见天癸已全，意欲采阳补阴，以全自己精气。有丧吾在此，就不敢妄作。见丧吾去了，敢突入衙中，以妖气压木兰，竟被木兰一剑，削去一只前腿，逃回木兰山仙人洞。求师傅胡秉池发丹救治。后来在北番，自称独手大仙，与木兰作敌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再说尉迟恭回至西寺，即表奏朱天锡，除授长沙知府，杨琰为梧冈知州。俱带妻子上任上了，秦氏在路病故，果如黄氏之言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香元参禅难丧吾 太宗降诏讨突厥

却说尉迟恭在两陵城右监修西寺，二年工成。尉迟即差人去请八位贤士齐到寺中盘桓。择了吉日，请丧吾升座说法。本寺住持香元和尚上前说道：“小僧自幼在本寺出家，清戒律，并无过犯，于书丹经、佛典道卷，无不明白。今皇太后洪恩，公爷修造，与佛有光，与僧有缘。待小僧升座，说法讲经，果有不明之处，然后让与丧吾不迟。”尉迟恭道：“知不如好，好不如乐，恐尔道行不及丧吾。我明日出一偈言，尔等依韵而和，看是谁高谁下，就不要争论。”香元不敢再争，退入禅堂。翻看经书，一夜丁睡。到了次日，尉迟恭坐在客堂，请八位贤士，并本寺住持，齐来叙说。相见礼毕，依次而坐。尉迟恭道：“我有偈言一首，求丧吾、醉月、慧参、香元四位大师依韵而和。明日升座说法，以此为试。”众贤士齐声道：“请公爷佳作一观。”尉迟即写出道：

心如朗月连天净，性似寒潭止水同。  
十二时中常觉照，休教昧了主人翁。

香元和尚即和云：

春来花发上林红，草色青青天地同。  
风月有情谁作主，危楼高坐老家翁。

丧吾对尉迟恭道：“今看香元大师佳作，佛经道典，包括殆尽。我等万不能及，贫僧不敢再赞一辞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尔我交情，犹如兄弟，况是笔墨酬答，何必过谦？”丧吾个好却意，只得提笔写道：

本来非色亦非空，月映波心万派同。  
不尽东风今有主，渔舟端坐老蓑翁。

慧参尼僧和云：

生意融融春色重，心如谷种机相同。  
耕耘不费人间力，学个天真烂漫翁。

醉月和云：

无忘无助学真空，一念圆通万法同。  
太极中间存一点，六根断绝见真翁。

尉迟恭将四人所作一一看完，便对众人道：“醉月、慧参二师所作，风韵高超，流俗不若。丧吾清逸自然，香元则矜持太重，尚未脱化。明日当推丧吾老师升座说法。”众皆曰：“公爷所论极是。”

---

偈(jì,音记)言——佛经中的唱词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，尉迟恭吩咐：将寺门大开，许百姓进来观看。到了已牌时候，寺中鼓乐喧天，笙管齐鸣。众贤士扶丧礼佛，升座。尉迟恭同文武官员向上稽首，口称清大和尚谈经演教，代佛宣化。丧吾合掌道：

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灵山不远，即是心头。《金刚经》云：无人相，是空色之法；无我相，是空欲之法。无众生相，是空世之法；无寿者相，是空生死之法。太上清净经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达观于物，物无其物。此乃太上教人空心、空身、空世之法也。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则与太虚同体，一切俱空。这就是南无不二法门。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便是真阿弥陀佛也。

香元和尚合掌参求道：“启问大师，何为华池？何为神水？何为火里种莲花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性善若水，神明之德，故曰神水。性寓于心中，故曰华池。练心见性，曰火里生莲花。莲花上端坐着一个金光真人，性中立命，是性命双修大道也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如何为水火既济，白雪黄芽是何药物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心为火，性为水。心与道依，则水火既济；心与道违，则水火相歧矣。性光皎洁如雪，命宗其色，如金性光普照，命宗密藏，故曰白雪黄芽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如何为乾坤交泰，圣日圣月？”丧吾答曰：“《易》云：乾为首，坤为腹，三华聚顶，五气朝元，此乃后天。乾坤交泰，犹是小乘伎俩。天命之性，其德配乾，父母意感而生我，其德配坤。炼我真意，归我真性，方称先天。乾坤交泰，立见本来面目。圣日圣月，不过性命之余光耳。”香元问曰：“真性（意）在何处找寻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思虑之神，道家谓之识神，儒家谓之人心，佛家谓之密多心，数学谓之戊性。天中本来面目，道云元神，佛云如来相，儒云道心，数学云已。其实是性天中之性地。修行人欲见性天中清风皓月，先寻此性地立脚，立得脚住，方能见性天，这就是真意，也就是玄关一窍也。”

香元问道：“弟子敢问：人心、道心，在何处分界限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人心、道心、向静而又静之中，自然有个界限，分出表里。古语云：不无不有，正当中道心也。比如以日月为道心，则风云雷雨人心也。以天为道心，则日月星人心也。以太虚为道心，则有形迹之天又人心也。佛云：无而不无，空即是色，道心也，元神也；有而不有，色即是空。人心也，识神也。逐得识神开，才见元神来。就是本来面目了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本来面目，佛云金容瑞相，仙云历劫元神，此胎从何处结成？与玄珠罔象，有分别无分别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本来面目，静则与太虚同体，无形无象。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故云玄珠罔象。动则周游六合，与人无异，故有天仙之称。凡胎系于中黄宫之下，自产门而出；圣胎结于中黄宫之上，自顶门而升。此是明心见性之后，未了一着工夫，不求而知也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舍利子究竟是何物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凡人身为舍，心为利子。至人心为舍，神为利子。至性中间一点灵光，非舍利子而何？故云舍利子是诸法空相。未生天地以前，先有一点金光，居混沌之中，为太极之根。惟我佛祖如来、道祖元始、大成至圣三大圣人，其道足以配之。非值配天配地而已也。”

香元又问道：“佛教行于西域，圣道行于东鲁，观音菩萨显于南海，真武祖师行道于北天，老子兴道于中土，是何故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西方之气，杀气也。我佛顺其气之自然而立教。绝人事，割恩爱，戒妄想，除嗔怒，息邪淫，习静定，空色相，其道寂灭。东方之气，生气也。孔子顺其气之自然而立教。施仁义，亲五伦，齐国家，平天下，其道文明。中土之气，湿而平直。故老子之教，善下而胜上，善柔而胜刚，善后而胜前，故无为而不争。其德配戊己，其道尚清虚。真武祖师镇治北天，掌握雷霆，号令瘟火，善恶报应，祸福攸分。其象为坎，故称玄天上帝。观音大士居南海之中，普陀崖下。其象为离，如人之有心，关一身之痛痒；如天之有日，照万国之世界。所以这个菩萨，感应最速，慈悲最大。呼之即应，求之即来。故有观世音救苦救难之称。”

香元问道：“圣人能知鬼神之情状，弟子敢问鬼神情状，究竟是如何样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鬼神者、聪吧、正直而一者也。太上曰：圣人抱一，为天下式。佛教曰：不二法门。孔子云：吾道一以贯之。一字就是鬼神情状。”

香元道：“求大和尚把这个一字情形，刻画出来，不在今日说法一场。”丧吾答曰：

“圣王之心，一于民，惟恐其弗安。忠臣之心一于君，惟恐其弗正。孝子之心一于亲，惟恐其弗悦。烈女之心一于夫，惟恐其弗顺。慈母之心一于赤子，惟恐其弗调。君子之心一于性，惟恐其弗尽，小人之心一于利，惟恐其弗得。《大学》曰：在上于至善，于至善而止之。一之情状，鬼神之情状，岂有他哉。”

香元问道：“究竟心何以能明？性何以能见？”丧吾答曰：

“天之生人，理以成性，气以成形。理之循环靡尽，善之默寓无穷。心为欲蔽，则昧理愧天，应物不当，故心不明，性不见。庄子曰：‘嗜欲深者，天机浅，是也。心明，则性见，非先明了心，然后再去见性。心暂明，则性暂见。心常明，则性常见。圣人教人克己复礼，是一气工夫。道家喻言火候，进阳火，退阴符。亦不可作两样看。’”

丧吾道罢，香元和尚不敢再求，只得叩头道：“弟子愿皈依我师门下，备洒扫之役。”忽然大鼓大鸣，金花坠地，彩云绕殿，异香遍座。丧吾忙下法座，同大众望天再拜。叩毕，尉迟恭请丧吾并八位贤士退入方丈歇息去了。盘桓

数日，尉迟恭又请八贤齐上大悟山游览十日。遗书于宝林，叫他教应朱天锡、天禄、杨琰三人。与八贤珍重而别，却悄悄的上京去了。

却说太宗皇帝一日早朝，黄门官奏道：“鄂国公尉迟恭自湖广回京，在午门候旨。”太宗听奏，遂大喜道：“宣他上殿。”尉迟恭三呼礼毕，太宗道：“卿往湖广，不觉五年。使开国老臣不遑安处，朕过也。明日当设宴于凌烟阁，与卿为劳。”尉迟恭奏曰：“臣身在湖广，心在京都，神驰陛下左右矣。愿陛下远酒色，亲大臣，治益求治，安益求安。臣虽杀身，不足以报陛下，何劳之有？”太宗道：“卿昭不信节，冥不堕行。朕所素知。目今天下虽治，仍有未治者存焉；字内虽安，尚有未安者在焉。”尉迟恭道：“臣居湖广，无日不看京报。未治、未安之处，臣实不知，愿陛下一言以发臣之愚昧。”太宗道：“卿方涉远而来，明日再说罢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君忧亦忧，君喜亦喜。万岁今日不言，臣今日梦寐不安矣。”人宗见尉迟，恭忠心现于颜色，不得已，方说道：“北番突厥，不朝不贡，倒也罢了，每年遣使臣责朕忘恩负约，索取冀州地方，此事当如之何？”尉迟恭奏曰：“突厥不朝不贡，抗逆天命，其罪一也。索中国土地，贪利忘分，其罪二也。自恃勇悍，欺我国老臣无用，其罪三也。主公若不发兵究治，恐国威挫损，四夷背叛，悔无及矣。”太宗道：“须待开春发兵，卿家回府养息罢。”传旨退朝。

过了数月，正是新春时候，太宗命尉迟恭当殿挂帅，赐上方剑一口，斩杀自由。又赐敕书一道，御笔亲题十二字，书云：

公卿以外，文武等官，任尔调用。

太宗又命赵国公李靖为军师，一同北征，各赐御酒三杯。尉迟恭与李靖谢了圣恩，退回帅府，文武官员，都来参见。次日，尉迟恭上殿奏曰：“十三省兵马，都是向日与主上平十八路反王，扫六十四处烟尘，今日太平，令具休息，不失主上子庶民之道。惟有湖广之兵，未经报效，今日北征，应该用之。不知圣心如何？”太宗道：“卿既为帅，何必问朕，自裁可也。”尉迟恭谢恩而去。回至帅府，发军书十二卷，往调湖广德安、安陆、郟阳、岳州、黄州、汉阳、常德、永州、衡州、桂阳、辰州、襄阳十二郡军马，克日在潼关取齐。留荆州、武昌、长沙数郡不动。又命尉迟宝林也来北征，加升双龙镇千户朱天禄为提调军马总管之职，其余随证将士，不必细述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---

不遑安处——没有闲暇（使您）过安稳的日子。

昭不信节，冥不堕行——昭，明里；冥，暗里；信，通“伸”，伸展：扩展；大意为，明里不扩张权力，暗里没有堕落的行为。



### 第十三回 怜亲病孝女从征 听波声木兰赋诗

却说朱天禄自居千户之职，日习弓马，训练士卒，夜缉盗贼，一境安泰，黎民歌颂不休。过了二年，时当隆冬之月，在双龙镇上查夜，五更方回。解衣而卧，偶得一梦，其兆甚凶。醒来心神恍惚，等待天明，叫丫鬟快请小姐出来答话。丫鬟走至内阁，叫声小姐，不要织机，老爷请你说话。木兰道：“老爷夜来辛苦，今如何起得这样早？”即来父亲房内请安。天禄道：“我儿且坐，你父亲今日五更初头，偶得一梦，好生奇怪。我儿负性聪明，必有妙解。”遂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木兰道：“此梦先凶后吉，大喜之兆。父亲梦与青羊相斗，扯断其尾，而羊心拖出。分明是个‘恙’字。父亲明春当有重病临身。忽有童子歌《采薇》之诗，此诗乃遣戍役之诗，诗中有云：‘不遑宁处，严犹之故。’当有王命出师北征也。‘忧心孔疚，我行不来，’言日月久远，回期无定。‘杨柳依依，雨雪霏霏。载渴载饥，莫知我哀。’是勤劳之甚，王事不可缓也。那坠地羊儿，忽化为熊，来咬父亲，是病痊而有生子之兆。诗云：‘为熊为罴，男子之祥。’”天禄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食君之禄，当分君之忧。虽有重恙，何足惧哉！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吾年已五十，晚年生子，亦复何憾！”木兰听了父亲之言，暗暗下泪，退入机房去了。自此，木兰早夜织布，日午之时，却向后园走马射箭，阴有代父出征之意。

到了新春时节，天禄往武昌节度使衙门贺节。尉迟宝林待以上宾之礼，天禄以职守自居，不敢抗礼。宝林道：“我家富贵，当与兄家共之，奈何过谦。”留天禄在衙中住了数日。家人朱明私将兵房科王鹤松，去年老家爷来省，他便追索规矩银子若干，说与衙中用事之人，宝林因而知道。即书虎头牌挂于辕门之外，书云：

兵科王鹤松，喝叱官长，妄作威福，仰武昌府重责除名，不许再允。

天禄知道，却责备朱明一番。辞了宝林，望双龙镇而回。准知武昌饮酒过度，兼之受了江上风寒，筋骨疼痛，日重一日，渐渐的卧床不起。木兰见应了去年梦兆，心下着忙。忽朱明报道：“大悟山丧吾大师来了。”天禄命请进来内室相见。丧吾道：“老爷此病，必是内外兼伤，未可痊愈。闻知木兰孙儿，这些时在园中学习弓马，老僧少日，曾学得一般枪法。我费二日工夫，传与你罢。”木兰大喜，学了二日，将七十二路枪法，件件皆通。丧吾辞回大悟山去了。

又过了二日，木兰见父亲病势仍然如故，在床前时刻不离，或奉汤药，或奉茶水，略见天禄身心快畅，便向机上投梭，机声不断。这一日，天禄见木兰母子在房中久坐不出，有吞声而泣之状。天禄心中想道：“我病料不至死，今日略见顺适，为何他母子在此，愁肠万状，哭而不言？”就开口问道：“将令既至，要我北征，尔等为何隐而不言？难道这是瞒得住的？”杨氏道：“相公何以知之？”天禄道：“去年青羊之梦，料今春必应，予岂忘之？今观尔母子情形，早已知道。”杨氏道：“尉迟元帅军令前来，命尔为提调总管之职，往催一十二府人马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天禄听了，爬将起来，站立

---

犹（xi ny n，音显允）——古北方游牧民族名。

不住，又倒下床去。一连数次，木兰大叫道：“爹爹保重。”天禄道：“将令如山，岂可怠玩？”木兰跪在床前，叫声：“爹爹，孩儿一言相商，望爹爹细听。孩儿今年一十四岁，兵书战策，般般通晓；走马射箭，件件皆能。前日丧吾传我一杆枪法，神出鬼没。情愿女扮男妆，代父出征。依去年青羊之梦，父亲定有生子之兆。今日之病，未可认为祸也。”

天禄听了，心中想道：“木兰八岁之时，就女扮男妆，与丧吾参禅。今年一十四岁，诗书通晓，武艺超众，就是出征，也可去得。况他将生时，夜梦是木兰山灵降世，后来必定是女子中奇人。”遂将头点了一点，叫声：“我儿起来。”即命丫鬟唤朱明进来。朱明走至床前，双膝跪下，叫声：“老爷，元帅将令甚急，老爷抱病如何是了？”天禄道：“你小姐要女扮男妆，代我出征。你可保他同去，切不可走漏消息。”朱明道：“小姐大贤大孝，小人愿生死相依，不消老爷吩咐。”天禄大喜。杨氏道：“朱明你用心保小姐出征，你的妻子、儿女，我自然另眼相看，你也不必挂心。”朱明道：“小姐愿为孝女，小人愿为义仆，夫人也不必叮咛。”天禄道：“你明日早起传令，吩咐人马在教场伺候。说是大少爷出门多年，昨日回来，兵法武艺，件件学会。老爷抱病，少爷代父出征。演兵数日，就要起程。”朱明领令出去。

木兰依着父母，歇了一夜。五鼓起来，剃了两鬓头发，摘了两耳珠环，头戴银盔，身穿白铠，足跨皮靴，走进房中，拜了父母。然后出衙骑了一匹白马，手执银枪，威风凛凛，俨然一个赵子龙出世。同朱明到教场而来，坐在演武厅上，那些马步兵丁，齐来叩头。木兰传令，先演阵势，然后走马试箭。众军演毕，木兰上马，手提长枪，在教场中也演枪一回，将七十二路枪法一一使起。那看的兵将个个喝彩。木兰又开弓连发一十六矢，俱中红心，众将喝声如雷。木兰传令，令众士卒明日早牌，齐到衙中，领取安家钱粮，再过二日，就要起程。

木兰回至衙中，丧吾和尚、铁冠道人不约而至。俱对木兰说道：“闻少爷出征，我等先来贺喜。”木兰道：“此事出于无奈，何喜可贺？”铁冠道人曰：“少爷此去，忠孝双全，如何不贺？”丧吾曰：“少爷此去，要从五台山经过。五台山上，有一靖松道人，在白云洞中修养，是我早年相知的故友。我有书信一封，烦你亲自送去，代我多多拜上。”木兰道：“孙儿领命。”铁冠道人道：“我也有锦囊一封，少爷遇有逆难、不可解之事，打开看时，能化凶为吉，除祸成祥。”木兰拜谢，将二封书信收好。到了起程之日，杨氏安排酒席与木兰饯行，又吩咐朱明一番言语。天禄勉强出房，送木兰起程。一家三口儿，大哭不止。朱明上前说道：“人马俱在教场伺候，请少爷上马。”木兰只得叩别父母，上马向演武厅上点齐人马，三声炮响，俱望武昌大道而来。丧吾同铁冠道人并八位贤士送至驿旅河而回。

大约行了二日，到了武昌省城，木兰同朱明到节度使辕门，光将父亲手书呈进，宝林拆看，只见内书云：

愚弟屡受恩公大人提拔之恩，现宜杀身报国。无奈身荷重病，不能转侧。特遣幼子木兰，顶名代役，祈大人见字如面，幸勿叱退，则父子感恩无暨矣。

宝林看罢，叫手下人，请木兰进来。木兰步入月台上，双膝跪下，口称侄儿，木兰叩头。宝林见木兰少年将下，心下欢喜。用手扶起，叫手下人看座。木兰乃谦逊一回，方敢就座。宝林问道：“令尊大人，真个有病否？”木兰说：

“真个有病。”宝林道：“若是别人，就要差官看验。尔我祖孙父子相交，亲同骨肉，料无虚假。贤侄有多少岁？”木兰道：“侄儿今年一十四岁。”主林道：“你一十四岁，就文武全才，真乃是善门之后。他日进爵封侯，不可限量。本藩已发十二枝令箭，催取各路人马，免你提调官一番劳苦。你可回营整理人马，候各路兵到，一同起程。无事时，却来我府中论谈兵法。”木兰连连道是，退回本营。不上半月，各路人马，俱到武昌城外扎营。十二府总管，都来参见节度使。宝林同木兰到各营查看，共一十二万军兵。又训练三日，传令起程。

行了半月，在黄河岸边扎营，候明日早晨渡河。是夜，月明星稀，木兰在帐中，盘膝而坐。只听得风涌波涛，呜呜呱呱，溅溅不已。木兰想起父亲抱病，母亲年老，膝下无子。我今远出，叫我心中，如何放得下去？父母心中，又如何割得开？想到此处，恸哭了一会。忽听得鸿雁飞鸣，自南而北，木兰将宝剑画地而歌曰：

昔日闺中月，今照汉家营。影落寒潭水，寂寞父母声。鸿雁于飞兮，悠悠惕我心。其一。

闺窗星斗横，寒无度汉营。黄河水溅溅，断续父母声。鸿雁飞鸣兮，言言伤我心。其二。

晓风吹绡幕，随我入汉营。暮扬黄河水，号泣诉双亲。鸿雁北翔兮，焉得写我心。其三。

木兰歌罢，和衣而卧。忽然心神定静，心花绽放，见一线灵光，状若指痕，挂在心头。渐渐生圆，犹如一团月色，其白如雪，其朗如珠。木兰此时，万念俱消。只见白光之内，内有一点珠光，其赤如火，其黄如金，其大如黍子相似。轰然落于土釜之中。余光隐隐，化成一个斗字，须臾不见。木兰想道：“性天中境界，有无限快乐。惜我缘分尚浅，不能久视。这慧光之中，化出一个斗字，莫非我今日出征，要一十二年，方可回家？时再去参学性理，归根复命，不要在尘世之中，虚生浪死。”一时中军炮响，众军起来，造饭渡河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占营运李靖识奇人 饯军仪青莲谈敌国

却说尉迟宝林带领人马，渡了黄河，又行多日，已过潼关。宝林传令，令十二府总管各安营寨，训练甲兵，待本藩到长安，请元帅驾到，然后出征。木兰道：“末将愿随大人进京，一同参见老千岁。”宝林大喜，遂同木兰望长安而来。到了帅府参见礼毕。尉迟恭看了木兰履历，问曰：“向日我在你家延住数日，不但未见你面，你父缘何亦不提起你来？”木兰道：“孩儿八岁时被贼人拐去，今年才回。不幸父亲抱病，孩儿见军书紧急，不敢怠慢，故顶名而来，望老千岁恕罪。”尉迟恭又问道：“你有何本领，敢来出征？”木兰道：“孩儿善使枪法。”尉迟恭道：“你可当面演来待本帅一观。”门官上前禀道：“李老千岁驾到。”尉迟恭吩咐开门而迎，木兰回避于两廊之下。

李靖走至二堂，与尉迟恭相揖而坐。尉迟恭叫家将请少爷出来，宝林出来，向李靖叩头请安。李靖道：“贤侄兵马既已齐备，明日随元帅上殿，见了圣上，再到我府，与尔接风。”尉迟恭道：“我有一个远客，与宝林同路而来，明日也是要到府上来问安的，”李靖道：“远客何在？姓甚名谁？”尉迟恭手招木兰上堂说道：“这是赵国公李千岁，上来叩头，将尔枪法，演与千岁看看，明日就好抬举你。”木兰领命，上前叩头。李靖扶起，欲待开言，尉迟恭抢说道：“快快演枪与千岁看。”木兰领命，向架上取一校长枪，抖擞精神，先使一个金龙戏水之势，扭回身来，白鹤钻云。上使彩凤点头，右使犀牛望月，前遮后让，上盖下蟠。不一时，将七十二路枪法，俱已使完。喜得元帅眉笑眼开，连声称好。木兰上前躬身道：“不足当二位千岁观。”李靖道：“此是伍云召枪法，你在何处学来？”木兰道：“敝地有一位丧吾和尚，与末将祖父相善，传于末将的。”

李靖道：“那和尚有多大年纪？”木兰道：“有七十多岁。”李靖道：“左耳门有指头大的一个原砂痣否？”木兰道：“是的。”李靖道：“他眉骨高起，鼻梁微断否？”木兰道：“是的。”李靖道：“我说你所使是伍家枪法，这丧吾和尚，定是伍云召了。”尉迟恭道：“这丧吾和尚虽年老，精神如幼，可惜他皈依佛教，我屡次劝他出仕，他总不应允。”李靖道：“你在那里会见他的？”尉迟恭道：“太后命我修造西陵寺，因此会见。”李靖道：“我有个故人，住在两陵、可惜未托你问候他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千岁故人是谁？”李靖道：“就是朱若虚，难道你也忘记了？”尉迟恭道：“朱若虚去世多年，我曾到他墓前祭奠数次。”李靖听得朱若虚去世，不觉二目落泪，叹息不已。木兰也掩面流涕。李靖见了。心下明白，手扶木兰问道：“相公，你是朱家何人？”木兰跪下说道：“末将是朱若虚之孙，天禄之子也。”李靖大喜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尉迟老千岁个早早说明，是耍我也。”尉迟即命备俩与朱将军接风，李靖与木兰，尉迟父子四人，共座畅饮，李靖举杯问道：“元帅今番北征，以何人挂先锋大印？”尉迟恭道：“诸位国公，俱已年老，只可随征。须要选一少年将军，无奈诸位少爷，虽云将门之子，到底娇养成性。恐难充此任。”李靖道：“紫荆关总兵伍登，乃少年英雄。又系帅门之后，所谓孤臣孽子，必然可为先锋。”尉迟恭大喜，即命家将拿令箭一枝，去调紫荆关总兵伍登，昼夜来潼关伺候。又发火牌一面，升伍登为冲锋大将先锋之任。当晚席散。

次日，尉迟父子上殿，启奏人马到齐，即日北征之意。又奏朱木兰年十

四岁，文武兼优，有大将之才，万夫之勇，臣与此人北征，必能破敌立功。太宗见奏，龙颜大喜，命宣朱木兰上殿。二呼礼毕，太宗问道：“卿家年幼，如何就胆略过人，敢随军北征，为国家出力？”木兰道：“臣祖父朱若虚，隋朝屡举孝廉，未经出仕。臣父现居西陵双龙镇千户之职。元帅提兵令至，臣父遭病未起。臣即赴军门，子充父役，以报万岁之恩，尽子臣之节。”太宗见朱木兰言语安定，心气和平，又是少年英雄，十分欢喜。便说道：“卿家代父出征，不但尽忠，而且尽孝，就是大功了，卿家可将为将之道，奏与朕听。”木兰奏道：“为将之道，先在知人。见功而赏，见过而罚，未足为知人也。知是人之必能立功，而先赏之；知是人之必能见过，而预罚之，期无悔于后，而制胜于前也。至若进退虚实，机变奇正之理，在临敌之时，因人而动，见机而行，非言语所能悉也。”太宗问道：“尉迟皇兄，你如何知朱卿有此大才，而使寡人幸见之？”尉迟奏道：“万岁不知，臣向日未来投太原之时，先是他祖父朱若虚荐臣于李靖也。”太宗道：“果如此，则朱卿乃数世功臣也。”即封朱木兰为武昭将军之职，传旨退朝。

次日，尉迟恭大开帅府，文武官员齐来参见。尉迟恭道：“本帅奉旨北征，尔等随行将士，文官参谋，武官效力，各宜尽忠报国，以图拜爵封侯。限三日之外，各随本帅往潼关会合，湖广人马一同起程。”众将唯唯而退。过了三日，尉迟恭同李靖辞了圣上，带领诸将，望潼关而来。坐在演武厅上，十二府总管参毕。尉迟恭令将人马演试，待本帅观看军容。众总管得令，将人马排成阵势，一声鼓响，有无数散军，齐来攻阵。阵内马兵，突出接战，两地里互相演杀，炮响如雷，喊声震天，十分威武。忽然阵内一声锣响，人马各回本阵。尉迟恭见军容甚整，心下大喜，传令回营。

是夜同军师在中军帐歇息。李靖想道：“军容却是整齐，不知营中气色如何？”到三更时候，悄悄起来，挂了宝剑，即走上旗台，四面而看。见十二座营盘，清光勃勃，不犯一点杀气，心中欢喜。只见中军帐一道红光冲天，口中叹道：“元帅忠心耿耿，为国忘身，故有此红光瑞相。”正叹之间，又见中军帐右旁一道白光，上冲牛斗，其光旋转，如明月相似。李靖惊讶道：“此人间孝道之光，营中有了此人，可免劫杀之灾。”正看之时，那一道白光冉冉而下，落于原处。李靖急往视之，乃武昭将军朱木兰之营房也。

次日，来与元帅说话。见木兰在侧，李靖将木兰上下一看，见木兰声柔脆，两耳有眼，举止动静，不脱女子气习。李靖心下明白，却又想道：“他既女扮男妆，代父出征，我李靖不知则可，知而不为保全，失宝善之道也。”即传黄州总兵管成彦进帐，李靖曰：“目今驸马公秦怀玉，押解饷银二十万，往雁门关伺候大兵。尔领三千人马，在前开道。”成彦得令，点兵去了。李靖又令朱木兰督领黄州一枝人马，元帅传呼则进，无事不必来中军参见。各营将士，如有擅入黄州营门者，立斩，军令一出，各营皆知，尉迟恭心中不明，问道：“朱木兰聪明年轻，宜在中军帐前学习。军师令他退居黄州营寨，是何故也？”李靖道：“元帅日后自明，今且休问。”

再说紫荆关总兵伍登，字瀛州，年有三十多岁，乃隋朝南阳总兵伍云召之子。云召起兵之日，对夫人韩氏说道：“老王、太子被子，吾父被杀，我今起兵，为父报仇，另保隋朝贤君。不胜，则画虎类犬。趁此兵马未动，你引公子，扮作乡妇，往襄阳山中躲藏，以存伍氏一脉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劝你俱逃，枉食君禄；劝你起兵，料寡不能敌众。此君国大事，不必与妾商议，宜与诸将商之。”伍云召点头，出衙，召诸将商议。夫人即引十二岁公

子，带一个老仆伍琼，出后衙，向襄阳山中上了。后来夫人病故，公子流落幽州，投在苏定方帐下为将，却随主将投顺唐朝。人见他是个少年英雄，而且面如瓜子，眉清目秀，都称他为伍娘子。太宗登位，又升为总兵之职，镇守紫荆关。当日接了元帅将令，命他为开路先锋，心中大喜道：“我平生武艺，未立奇功。今帅爷命我为先锋，是知我也。”星夜赶到潼关，参见元帅。元帅道：“本帅奉诏出征，令尔为先锋。务要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遇山寇当道，即行追捉，遇北番敌军，切不可擅自开兵，须候本帅大军。”即命领水州一枝人马，限三日起程。伍登得令，整顿人马去厂。

再说太宗见了尉迟恭、李靖往潼关阅兵，心中不安。一日朝谒已毕，往军机所议政。太宗道：“朕赖卿等之千辛万苦，奄有天下，方期干戈宁静，与卿等共乐升平，前日见尉、李二卿辞朕北征，心甚不安。卿等俱有远见，大约李、尉二卿几时方可凯旋。”右相长孙无忌奏曰：“陛下少日出兵，亲冒矢石，诸将争功，故能战无不克。今太平已久，诸将皆富贵显荣，比不得少日，乃草莽之儿。况北地兵强将勇，又非昔日反王乌合之众可比。二公回期，难以预定。”大学士褚遂良曰：“乱世交战，为将领兵，是将在前，而兵在后；治世出征，为将督兵，是兵在前，而将在后。今日大军北向，必番将领兵而南，我将督兵而北。主客之势相形，利于客，不利于主也。”左相房玄龄曰：“我军远出，利在速战，倘敌国以逸待劳，静以观动，以伺天时之变，则我军虽众，亦无所用力矣。”太宗曰：“何为天时之变？”玄龄曰：“久旱久雨，即为天时之变。彼或出奇兵，我或军粮尽，虽李靖多谋，亦未如之何也。”太傅李敬业曰：“诸君饶舌，亦无益于事。各书一字于掌中，如能相合，便是所见皆同。”太宗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遂各书一字于手中，出而视之，皆是一个“和”字。太宗大喜。

次日，接得尉迟本章，内言某日甲子，当以丙寅时大窄起程。太宗闻奏，即命备驾，亲来饯军。到了潼关，尉迟恭、李靖伏道而迎。接入中军帐，三呼已毕，太宗道：“卿等远征，戎机万里，关山飞越，朔气寒光，照尔铁甲。二卿此去，马到成功。朕特来兹，扬觞称饯。”尉迟恭曰：“臣等伏圣上龙威，战无不克，招无不降。愿陛下内亲大臣，外恤民隐。臣虽肝脑涂地，不足以报陛下。”太宗问李靖道：“众卿皆通时达务，而卿为长者。今率兵北向，当以何时为回期？”李靖奏曰：“臣今北去，大约一纪可回。”太宗曰：“何若是之难也？”李靖道：“北方风气强悍，民乐战斗。高帝登极之日，就不服中原。责我主负约，其怒已深。况他远祖，世为北番之主，岂能轻易摇动。今大军往征，他必有准备。且彼多贤，突厥必用康和阿、颉和主掌兵权。向日王世充、单雄信诸人，其才不能及也。”太宗道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二卿此去，当以何策为先？可各书于掌中，看相合否。”二人领命，各书数字于手中。开掌相对，皆是“先战后和”四字。太宗大喜道：“二卿所见皆同，寡人无忧矣。”是夜，太宗宿于帐中，次日饯了军容，驾回长安。尉迟恭命放炮起程，十二万人马，浩浩荡荡，向北而行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---

奄(y n, 音淹)——覆盖。

兹——此(地)

扬觞称饯——设酒宴饯行。

## 第十五回 黑水渡焦周回上国 五台山靖松赠明驼

却说伍登领了元帅将令。带领人马，晓行夜宿，不上一月，到了黑水渡。伍登沿河观看，遥看北岸山脊相联，树木交杂，急寻土人问之。土人曰：“此山名小燕山，又名荆棘岭。山中有一大王，姓焦名周。帐下有五千喽兵。更有二子，一名焦文，一名焦武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将军欲过此岭，须要先送过山礼，然后可行。”伍登道：“地方官如何不兴兵巢除？”土人道：“这山中有田千亩，他的号令十分严谨。又不扰害地方，官府只求免祸，谁肯令朝廷得知？凡是过往客商、官军，只要买路钱。自隋迄唐，势焰日盛。”伍登即传令道：“人不可卸甲，马不可离鞍。倘贼兵劫营，不许妄动，只放箭射之。”是夜，伍登在帐中，一夜无眠。三更之后，忽然火把齐明，喊声震地，却不见人马渡河。到了天明，不见一人上骑。辰巳时候，一枝人马，蜂拥而来，红白不分。一声锣响，红旗旋左，白旗旋右，退回山中去了。伍登按兵不动，差人去报元帅。元帅下令道：“贼人讨战则战，切不可发兵，先攻他寨。候我大军来，再为斟酌。”

过了数日，大军早到，仍于南岸扎营。伍登参见已毕，备说贼兵甚众，更兼路险，请元帅定夺。元帅道：“明日天明，你引军渡河讨战。”到了半夜时分，北岸仍然火光冲天。喊声如雷。天明时，红白军马，旋转而出。锣响数声，各分左右而入。元帅道：“此疑兵也。”令伍登作速渡河邀战，及伍登过河，林中闪出一支人马。一少年将军大叫道：“唐将放心过河，我不击你。我老大王有令：只要胜得少爷手中枪，吾便将五千人马，三万粮草，随元帅往北番立功，胜不得少爷手中枪，想过此山，万万不能。”伍登听了，领人马上岸，拨马来战。问道：“来将通名。”少年答曰，“吾乃大少爷焦文是也，将军是谁？”伍登道：“某乃尉迟元帅麾下先锋大将伍登是也，将军既有投唐之意，何不早早下马，未将引见元帅，自然重用。奈何阻住天兵，岂不有罪？”焦文道：“此是老大王之令，谁敢违之？”说罢带马上前，伍登接战，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伍登心下想道：“元帅令我为先行大将，战一山寇不下，岂不被众将耻笑？”遂诈败而走。焦文心中想道：“此人枪法不乱，忽然败走，必是善用回马枪。”遂拍马赶来，却拈弓在手，一箭射去，正中伍登马股。那马乱跳，将伍登跌倒在地。焦文大笑：“饶你性命回去，去见元帅，另换一位有本事的来。”说声未了，对阵上一箭射来，焦文急忙挑拨，却射中了马头，也将焦文抛下马来。两边军士齐声喝彩，各人收兵。原来元帅恐伍登有失，令朱木兰前来掠阵。见伍登坠马，恐焦文下手，遂拈弓欲射。木兰见他不杀伍登，也只射他马头。所以后来杜甫有“射人先射马”之句。元帅大营已定，伍登备说如此如此。

次日，元帅仍令伍登出马。木兰禀道：“未将昨日见焦文枪法，与丧吾所传无二，待未将出去罢。”元帅大喜，即令伍登掠阵，一伺披挂出马，来至阵前。焦文大叫道：“少爷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来将通名。”木兰道：“某乃元帅标下武昭将军朱木兰是也。”焦文见木兰年纪幼小，不以介意，退回本阵，叫背后鱼武出马，大战二十余合。焦文拍马上前，伍登亦放马助战。焦文大喝道：“二位休要动手。”问木兰道：“将军枪法，是何人所传？”木兰道：“是隋朝南阳守将伍云召所传。”焦文道：“南阳云召何在？”木兰道：“在湖广西陵大悟山为僧。这先锋伍登，就是他公子。”焦文道：“今日收兵，明日再战。”两下一齐收兵。却说元帅看见焦文、焦武，有大将之

才，兼且旗号分明，军容甚整，心中欢喜。与军师商议收伏之计。李靖道：“此人有心归顺天朝久矣。明日差人赍官诰，招他父子来降，如来则妙，如不肯来，愚弟自有妙计破之。”

次日，哨马来报：“有一老将军，须发皓然，带二位小将军，微服而来。不知何故？”李靖道：“焦周父子来降也。”即令宝林亦不着戎衣，在营门等候。不一时，焦周父子来到。宝林引入，走进中军帐，伏地叩首请命。元帅下帐，扶起道：“老将军既顺天朝，即当重用，岂有记旧过之礼？”焦周道：“罪将向日，本南阳伍大人帐下一名牙将。后蒙大人提拔，升为护印中军，城破之日，闻大人已死，罪将逃至此处，落草为寇。今闻故主尚在西陵，而公子在此，愿求一见。”元帅即命伍登上帐。焦周一见，抱头大哭。伍登不知何故，施礼道：“老将军年老，休得过悲。”焦周道：“公子在南阳逃难之日，年方一十二岁，可记得中军将焦周否？请问夫人安在？伍琼何往？”伍登听了，觉得有些面善。又听焦周问他母亲并老仆伍琼，想起昔日母子受困情形，遂抱着焦周大哭起来。焦周又命二子来拜伍登，元帅命备酒与焦周父子接风。焦周令焦文、焦武仍回山寨，收拾粮草，约束人马，解赴元帅大营，一一交割。又令二子：“随元帅北征，务遵国法，报效立功。今我年老，要往大悟山，依故主修行，以终余年。”元帅留之不住，只得差人夫送往湖广。不表。

再说元帅得了焦文、焦武，即表奏圣上，封为总管之职。令为向导，伴伍登同行。行了七八口，到了五台山，在山下扎营。木兰进帐，禀元帅道：“丧吾禅师有书信一封，要末将亲身送上五台山白云庵请松道人，特来讨令。”元帅听了，叫声：“朱将军，早去早回。”木兰得令，带三骑牙将，望五台山而来。行了半日，但见奇峰怪石，古木异花，观之不尽。又不见一人行走，正不知白云庵在何处。又行了十余里，心中着忙。忽闻笛声细细，随风缥缈。木兰喜曰：“此必白云庵也。”遥步笛声响处，又行了一里有余。见石间流出一道清泉，叠叠成音。横中一条石桥，桥西苍松翠柏，一簇寒烟，围绕一庵。院中绿竹猗猗，青阴可爱，门上题白云道院。木兰下马，令从人在外，不可擅入，自将院门敲了数下，忽听院门呀的一声，走出一个小小道童，头挽双髻，身穿八卦道袍，腰系黄绦，足登云鞋。开口问道：“客从何来？”木兰道：“烦你通禀道长，有湖广人求见。”小道童进去了，出来说道：“请客到里面吃茶。”木兰随道童入客堂而坐。

再说这靖松道人，俗姓时，名长青。少日，与伍云召同营为官，有八拜之交。因他看破红尘，弃官修道，在五台山，养性炼神。不料山中生一恶蟒，食人无数。靖松叹道：“冤冤相报，曷其有极。”当时有两个徒弟，问曰：“吾师何不以道力收除此怪，以安生民？”靖松曰：“尔等心性不明，六通未得，不识先后。此怪乃隋朝文帝驾前忠心不昧的臣子，后来被炀帝所杀。他的冤气不消，积成毒气，所以身化巨蟒。所吞男女，皆是炀帝驾前一般奸臣。待夙报已尽，我自收他之法。”两个徒弟，心得开悟，退回本位去了。

又过二年，时值八月天气。秋雨霏霏，不寒不暑。妖蟒山洞，思寻人吃。见靖松道人在溪边垂钓，妖蟒匍至，望着道人喝一口毒气。若是平人，筋骨

---

赍(j, 音机)——携带。

曷(hé, 音河)具有极——哪有尽头。

夙报——往日的报应。



皆软。这道人不慌不忙，口称善哉，善哉。目运回光，毒气消散，妖蟒又运一口臭涎，喷上身来。道人顶上放出一朵金莲花，恶涎纷纷四散。蟒妖大怒，飞身扑来，道人隐身不见。蟒妖来得势凶，不觉身落水中。回转身来，飞奔上岸。那道人手执铁杖，照顶门一杖，打得顶门心火光外射，遁入水中，不敢动转。过了一个时辰，恰伸头来，那道人又是一杖打来。蟒妖无计可施，只得随着流水，悄悄下滩。流了五六里之遥，张眼四顾，不见道人赶来，心下欢喜，就盘旋睡在沙滩之上。只见水面上涌出一朵金莲花，自一而二，自二而四，自四而八。须臾之间，天上地下，尽是无数莲花。蟒妖观之不尽。又见莲花中间，有一朵大莲花，形如车轮，花间坐着一个道人。蟒妖见了，伏地求饶。道人解下腰中丝绦，锁住蛇颈。飞身骑在背上，向白云庵而来。拴在后花园中，每日以斋馒饲之。

再说山下有一富户，姓陈名良贵，年已五十多岁。平日好善，家中饲养一只白毛骆驼，良贵爱之如宝。不料这骆驼伤了草料，病了十余日，恹恹欲死。一日，家人报道：“五台山老道人来了。”良贵慌忙出迎，相揖而入，分宾主而坐。靖松道：“贫道特来化缘，请员外出个布施。”良贵道：“仙翁欲化何物？”靖松道：“贫道不化别物，只化尊府一只病驼。”良贵道：“此驼已成废物，仙翁要他何用？”靖松道：“只要员外施舍，贫道自有妙用。”良贵道：“仙翁果有用处，就送了仙翁罢。”同道人行至后园，那骆驼卧在地下，半死半活。道人以中指按定顶门心，运元阳祖气，向顶心灌入，喝声道：“起。”那驼儿应声而起。道人拱手向员外道：“承赐了。”跨上驼背，飞驰而去。不消半刻工夫，到了白云庵。牵入后花园中，收了神光，那驼儿登时扑地。道人对着蟒妖说道：“徒弟，今日是你解脱之时。”即书灵符一道，就贴在蟒妖顶门上，口中咒道：“唵 吒咧呵。”将灵符揭起，那蟒妖登时气绝。靖松又把这道灵符贴在驼儿顶上，喝声：“起”，那驼儿又应声而起。这叫做借体返魂之法。靖松命徒弟骑往山前山后，调养精神。如此月余。

这一日，靖松与徒弟正在讲经，童儿报道有客求见。”靖松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时靖松讲经未完，木兰叫童子且休通报，也站在一旁听讲。只见一徒弟进问曰：“佛家行住坐卧，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不休，此是何意？”靖松曰：“阿字是唤醒世人，教他莫妄想乱想。譬如人与妄想之时，千头万绪，心不由主，忽有一人呼其名曰某，我即应之曰诺。是一呼而万念除，一诺而主人醒。欲修大道，须时时自唤自应，故曰阿。阿字虽闻其声，未见其形。主人尚在门内，必也将堂门大开。不可醒而复睡，不可出宅外行游，总在室中有退藏戒步之意，故曰弥。然弥字尚拘束太重，如拴猴于柱，虽不外驰，到底舞跃不定，如月映水中，鱼游风吹，终属恍惚。更加精求，以致于一陀字，则操持得住。如一颗明珠，放在水晶盘中，不动不摇，如如自在，古曰陀。佛字，即是见我本来面目。圣而不可知之谓神。余更有何说？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道也，皆非也。斯时太虚即我，我即太虚，故冠以南无二

靖松道罢，即下座来，向木兰稽首。木兰慌忙答礼，分宾主而坐。木兰道：“弟子承丧吾之命，奉书仙翁座下。”说罢，将书信双手奉上。靖松拆观，书云：

吾人立身天地之间，故以了生死为第一大事。但欲真了生死，必先了心地。欲了心地，必先除妄念。欲除妄念，必先诚心意。盖心诚，入道之基；意诚，终道之用。古人云：“以心观

心，心外无道。以道观道，道外无心。” 诘虚语哉？仆向者承足下教以敦伦尽性为事，仆非不尽心焉，嗟乎，以仆之心，值仆之时，复何言哉，复何言哉！亲无辜而受戮，族无辜而遭刑，身不得已而为僧。伦也如此而敦，性也如此而尽。仆将何以情为？足下又何以教我？佛氏曰：一子修行，九祖升天。仆溺于此言，日以礼佛诵经为事，以期忠魂义魄，脱化升天，伦如此而敦，性如此而尽。仆如此而为情，宜乎？不宜乎？祈足下一言，以醒未悟。

大悟山僧丧吾俗名伍云召。

靖松看罢，慨叹良久。曰：“云召既然出家，不宜将往事挂心。足下尊姓？”木兰道：“弟子姓朱，名木兰。今从军北征，奉丧吾之命，特来拜谒。”靖松道：“将军北征，屈驾来此。我有一白毛骆驼，送将军做个坐骑，请将军往后园一观。”

木兰随靖松行至后园，见那只骆驼身高九尺，遍体白毛，目放火光，连声称妙。靖松道：“此驼名翼孝。名驼胜良马百匹。有五德三不走。”木兰曰：“何为五德三不走？”靖松曰：“登山越岭，如行平地，一德也。大雾弥天，能识东西南北，二德也。见水能渡，三德也。见火能飞，四德也。一日能行三千里，五德也。前有伏兵或刺客，此驼不走；遇有妖怪，此驼不走；若非主人骑之，驼亦不走。”靖松又向明驼嘱道：“此朱将军，即尔之主人也。你保他北征，有功回朝，自有高人度你，复回人身，修成正果。”又嘱木兰道：“朱将军回朝之日，我有书一封，寄候丧吾。千万前来，不可失约。”木兰再拜而谢。靖松送出庵门之外，相揖而别。木兰率从人下山，赶着元帅大军。行了多日，出了雁门关，又到界牌关，放炮安营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 界牌关额保告急 五狼镇颉和被擒

却说界牌关乃北番之地，关上守将名额保，副将名保龄。当日闻得唐兵已到，即具表告急。番王突厥聚众商议，右席长康和阿奏道：“臣料唐兵必来北征，已令额保多设弓弩，为守关之计。更兼保龄为副，二人皆智勇之士，料然无失。”突厥道：“卿既预为防守，必有破唐之计。试为寡人言之，以快孤意。”康和阿道：“唐兵远来，利在速战。以时势论之，和为上，守次之，战又次之。”突厥道：“和则请降，唐主背义忘恩，孤即死，不愿称臣于彼。”康和阿道：“当日房玄龄来此借兵，我国果然发兵助战，唐王焉能负约？那时与玄龄一盟，亦不过是将计就计，究竟我主果有何恩于彼？”突厥道：“孤也大张声势，保全太原。不然，彼国焉得无事？”康和阿道：“唐主所感者，此也，早与之和，不更愈于战乎？圣人云：小国师大国，而耻受命焉，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。”突厥大怒，年老之人，心虚志懦，信有之也。即叱退康和阿，拜颉和为帅，去破唐兵。康和阿又俯伏奏道：“臣不忍我国生民，陡遭涂炭。愿随元帅监军，以防唐兵。”突厥大喜，即封康和阿为军师。同颉和来界牌关，不表。

却说尉迟恭每日命军士在关前讨战，百般大骂，关中毫无动静。又命军士到城边筑起土坪，以窥城中之虚实。城上亦竖起云梯，用乱箭射出。军士死者甚众，尉迟恭无计可施。李靖令朱木兰领一支人马，去抢五狼镇，以为倚角之势。木兰领命，望五狼而来。安营未定，镇守将名唤李臣，领兵冲来。木兰迎住，战了十余合，木兰大败。两边将士，一齐混战，木兰且败且走。李臣赶至树木交杂之处，看见林中白旗招展，知有伏兵，勒马而回。心中想道：“唐兵队伍不齐，首将年少，被我这一阵杀得胆战心惊，谅他不敢再来。”

睡至三更时候，忽然喊杀连天。李臣急提枪上马，唐兵已抢入寨中。乱砍乱杀，番兵四散逃走。李臣于火光中见木兰在马上，耀武扬威。心中大怒，冲杀而来。木兰命军士团团围住，不许放走。朱明上前助战，李臣枪法不乱，全无惧怯。木兰拈弓在手，一箭正中李臣左膊，翻身落马，军士上前绑了。次日，木兰差人往元帅营中报功，将李臣囚在营中。又命军士于镇前各路埋伏，好与番将交战。迨再擒三五个番将，一同斩首。每日在营中试箭，百发百中。或使枪弄棍，十分精巧。又训练人马，朝夕不休。李臣囚在营内，心中悔道：我见木兰年幼，只道他无才，谁知中了他的骄敌之计。一夜，见木兰与众军饮酒，吃得大醉，看守军士，亦皆醉倒。李臣扭断铁锁，挣开囚笼，越营而走。

再说康和阿听得失了五狼镇，大惊道：“我叫李臣不可私自开兵，唐兵如到，报我知道，再发兵夹攻，以为上全之策。”败兵诉道：“主将乘其安营未定，冲杀获胜。不料他夜来劫寨，遂尔被擒。”康和阿道：“远远安营，名为惧敌。逼近安营，名为欺敌。逼近安营，而有埋伏，名为诱敌。木兰近我军安营，明是诱敌之计，李臣死不足责。”过了数日，颉和对康和阿道：“军师在此谨守，本帅前往五狼镇一走，务要夺回五狼，生擒木兰。”

正说之间，人报李臣逃回。无元帅将令，不敢开关放入。颉和令放他进来。李臣上帐请罪。康和阿道：“违吾将令，有何面目来见我，推出斩首。”李臣大叫道：“末将被擒不屈，回见军师，愿报了军情，死而无恨。”军师道：“你有何军情？”李臣道：“木兰人马不多，俱在镇上埋伏，元帅若发兵，在阵后掩杀，攻其下备，木兰可擒也。”康和阿大怒道：“这是尔报的

军情，又是叫我军送死。此为卖敌之计。故意留尔不杀，囚在营中，令知预为埋伏。兵法云：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又故意放尔回来，元帅若从镇后杀去，岂不又中了木兰之计。留尔何用，快快推出斩首。”颀和道：“念他被擒不屈，且留在军中听用。”军师即令杖他四下大棍，叫元帅且休出兵。颀和道：“本帅领兵从镇后杀去，再令李臣领一军从镇前搦战，二面夹攻，必获全胜。”康和道：“元帅执意要去，我有一言，你二人紧记。遇敌则战，唐兵败走，不可远追。唐兵无有准备，须防埋伏。我兵若败，望红旗而走，我这里自有接应。”颀和与李臣受命，分兵两路而去。

这界牌关，前路到五狼镇有六十里，后路到五狼有八十里，前路平坦，后路盘曲。李臣早日起兵，离镇十余里安营，令哨马哨探。回报道：“林中伏兵甚多。”李臣令军士乘风放火，以烧伏兵。唐兵败走，李臣追杀一阵，忽想起军师之言，收兵而回。次日，前来讨战。木兰出马，大骂道：“本藩擒尔不杀，逃脱性命，尚敢领兵前来。”李臣也骂道：“前日误中诡计，今番定要擒你献功，以泄前日之恨。”李臣说罢，冲杀过来，与木兰大战二十余合。木兰败走，李臣不追。木兰回马又战十余合，两下一齐收兵。次日，李臣又来讨战，木兰乘驼而出。两下大战二十余合，木兰又败走，李臣又不追来。木兰连放十几箭，皆被李臣拨落。木兰大怒，催驼来战，又战十余合，两下收兵。

次日，李臣料颀和人马必到，又来讨战。木兰出马，战了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木兰喝住道：“我有一将，要与将军比试，只怕你死在他手，本藩心中不忍，所以不许他出马。”李臣道：“既有勇将，放他出来受死。”木兰道：“只恐将军死在他手内。”即拨马回阵，阵内马上绑着赤条条的二将，牵至阵前，却是元帅颀和、军师之子康利。李臣见了大叫一声：“气杀我也。”口吐鲜血，跌下马来。唐兵大喊)蜂拥而来。绑了李臣，杀散番兵。

原来朱木兰料番兵必来夹攻，预定一计，擒了颀和、康利。只因颀和领兵暗攻五狼，行了五十余里，到了哈耳坝。地势平坦，兵士报道：“有一木阵挡道。”颀和周围看了一遍，顾谓诸将曰：“此八卦阵也，按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，八门而排。昔日，诸葛武侯以此阵阻住陆逊。乃虚实之计。”即从生门而入，只见阵内遍插五色小旗，到处有门有户，却望坤地死门而来。谁知出了死门，又有死门，走来走去，不辨东西南北。心中大惊道：“吾中竖子 之计也。”诸将曰：“量一木阵，有何难哉！我等拆开一条路，即可出矣。”颀和曰：“拆阵而出，岂下被木兰耻笑？”又引众将，旋转数处。到一个所在，插五色黄旗。颀和心中大悟道：“此中宫五黄之地，木兰卖弄手段，故插五色黄旗在此。必是内按九宫而排。”遂望西北白旗而走，再走赤旗，又向白旗，顺着一路红旗而出。如此自一而九，阵内共有九九八十一一个门户，果然出了阵来。颀和谓诸将道：“我既出阵，拆之有名矣。”传令军士，将此木阵拆毁。颀和又道：“陆逊遇此阵而退兵，本帅遇了此阵，偏要进兵。陆逊迷在阵中，是黄承彦救出。本帅却是自己出来。吾虽不及孔明，却胜于陆逊也。”遂催兵大进。

行至北屏山下，颀和见势不高，树木又少，不以为意。行过北屏山，军士报曰：“前面林中，白旗招展，必有伏兵。”颀和大笑道：“此疑兵也。

---

搦(nuò,音诺)战——挑战。

竖子——骂人的话，小子。

焉有伏兵？用白旗，以张耳目哉。林中纵有伏兵，何惧哉！”驱兵前进。不料唐兵放起火来，番兵大溃，四散而逃。颉和无法，只得退走北屏山。不料北屏山后，冲出一支人马，拦住去路。此时天色已晚，番将俱皆胆落，各各逃命。朱明领了木兰之命，带一千弓箭手，只射马上将，不杀马下兵。颉和与康利，见前后受敌，却望正西而走。朱明放走番兵，率人马来追。唐兵赶上，将二将四面围住。原来北屏山下，有一道溪河阻住去路。颉和同康利且战且走，不能脱身。败至河口，颉和与康利策马渡水。朱明连发二箭，二将落水。令军士捞起，二人已是半活半死。解赴五狼镇。木兰押至阵前，李臣看见，气死在地，也被木兰擒来。当日，木兰将颉和、康利押往元帅营中请功，却劝李臣投降。李臣不伏，木兰怜他忠义，不忍加诛。又不可再放，即将李臣双目揉瞎，令他有勇无用，回明元帅，放回本国去了。

且说尉迟元帅接了木兰喜报，令将颉和、康利带上帐来。尉迟恭谓二将曰：“本帅奉旨北征，非争尔国地土，只要尔主入贡来朝，仍不失番邦之主。本帅放你二人回去，劝尔王速降。如执迷不悟，再被擒来，定然不赦。”颉和无言可对。康利曰：“唐王背德忘恩，我主不服，所以不朝不贡。元帅能劝唐主，将冀州一带地方交割我主，未将亦必劝我主来中国朝谒。今日之败，不过误中诡计。元帅放我等旋国，整顿人马，再来决战。如不能胜，愿劝我主来降。”尉迟即令将二将放回。颉和得放，逃回本国。表奏突厥，愿将帅印让于康和阿执掌。康和阿亦欣然领受。李靖闻之不悦，传令木兰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七回 老颡和再抢五狼 小木兰三败番兵

却说木兰在五狼镇，闻颡和让帅印与康和阿执掌，料他必然善守，以老我兵。本兰遂心生一计。令手下军士，不许埋锅造饭，都在镇上买吃，如有妄取民间一物者，登时斩首。那镇上番民，贪其利息，不论大家小户，都卖酒卖肉，又令军士学习番语，与番民呼兄唤弟，日习日熟，先成者受上赏。每逢朔望日期，差人请镇上者，都来营中饮酒食肉，相道寒温。一镇老幼男女，巴不得朱将军永守此地。遇四时八节，镇上百姓，送酒送羊，献果献饼者，不计其数。木兰赏赉，更加厚倍，真个人人颂德，个个称贤。又于营中囤粮之处，暗积柴草，内藏硝磺等物。营外僻处，创造土坑、地道十二穴，每穴可藏二十余人。

又守了多时，一日，哨马来报道：“颡和领了一万人马来抢五狼。木兰即召镇上百姓，哭诉道：“颡和此来，怨我已深。闻颡和要烧毁此镇，以孤我唐兵之势。我兵一胜，尔等可保；我兵一败，尔等玉石难分。不若齐往南屏山避难，庶几可免。”那镇上百姓，果然扶老携幼，往南屏山去了。次日，哨马报道：“颡和领兵讨战。”木兰披挂骑驼而出，颡和大骂道：“前日误中诡计，辱我一世威名。今日相见，决不饶你性命。”木兰微微笑道：“无名败将，强颜来此，岂不自羞？”催驼来迎，与颡和大战三十合。康利性急，拍马助战，朱明上前接住。四将杀得高兴，战了二十余合，唐将双双败走。颡和挥兵掩杀，唐兵大乱，一齐往南屏而逃。颡和令康利追赶，自己抢了五狼镇。见营中粮草甚众，心下欢喜。

再说，木兰先已令人在南屏山上造下滚木擂石。是日兵败，奔上山来。康利追至，见山上已有准备，不敢上山，就在山下守住。山上番民，大家造饭，与唐兵饱餐。守至三更之后，木兰对众百姓说道：“若至天明，我等无逃生之处。不若趁着此时，从山后逃走为妙。”百姓皆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木兰引着唐兵，从山后逃走。原来南屏山离镇，只有十几里，木兰下得山来，复走五狼镇。方交三更时候，那镇上十二处土穴，共有二百余人。到了三更之时，一齐推开地板，取出火种，在积柴之处，放起火来。一时间烈焰冲天。木兰带唐兵冲杀而来，番兵四散逃走，颡和在梦中惊醒，骑在马上，右撞左突，不能得出。被木兰一箭射中胳膊，跌下马来。唐兵上前拿住。木兰令军士救火安民。

再说康利在南屏山下，看见五狼镇火势甚凶，喊叫连天，只得带兵来救。被朱明挡住，大杀一阵。杀得番兵七零八落，康利无法，且战且退。退至南屏山下，山上番民擂鼓助威。康利进退无路，唐兵又至，番兵各各逃命。朱明赶上，举枪照心窝刺来。康利将腰一闪，用腋将枪杆夹住。二人用力一扯，一齐拖下马来。唐兵上前，将康利绑了，往五狼而来。木兰即令朱明往南屏山接众百姓回镇，木兰亲自抚慰一番。又命朱明解颡和、康利往元帅营中报功。

尉迟恭大喜，令将二将押上帐来。尉迟恭道：“前日放尔回去，劝你主来降，为何又兴兵犯我？今二次被擒，有何言说？”颡和道：“人臣之道，惟主是命。主降，臣亦降，主不降，臣焉能降？今日有死而已，何必多问？”元帅即令将他二人押下去。一个监在左营，一个监在右营。到二更时候，叫

人将颉和带进来。尉迟恭延之上座，置酒相待。尉迟恭道：“本帅一言奉申，求将军静听。”颉和道：“未将感元帅不杀之恩，但求吩咐，无不从命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将军若肯归顺大唐，与我约为内应，兵平之日，本帅定保你永为北番之主。”颉和道：“元帅果有此意，未将敢不效犬马之劳。”尉迟恭遂殷勤劝酒。又谈论多时，颉和告醉而退。尉迟恭又令人请康利上帐，待以上宾之礼。酒行数杯，尉迟恭道：“将军若肯归唐，先献此关为功，本帅一定保尔父亲，永为北番之主。”康利道：“元帅果有此意，未将愿先献此关。”尉迟恭大喜，二人又饮数杯，康利告退。

次日，元帅传令将二人放了。二人得了性命，默默回营。康和阿见了大怒道：“二次被擒，有何面目复回？本帅命你只胜了唐兵，便将五狼镇烧尽而回。奈何复被木兰夺去？仍使猛虎负隅。违吾将令，推出斩首。”二将叫道：“元帅暂留性命，有军情事告禀。”康和阿道：“有何军情，快些报来。”二人将尉迟言语，一一说出。康和阿道：“此老蛮反间之计也，听了此言，有污吾耳。留你二人无益，快快推出斩首。”帐下武士，将颉和、康利推出辕门去了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木箕三败诱唐兵 木兰黑夜袭界牌

却说康和阿帐下，有一员副将，名叫木箕。年三十多岁，生得赤面长须，善用一把大砍刀，为人智勇双全，康和阿甚信任之。当日见元帅欲斩颉和、康利，即叫军士刀下留人。进帐回道：“唐人用此二计，为反间之计。其计有三得，愿元帅思之。此计能成，一得也。此计不能成，是彼纵而生之，元帅收而杀之，后再有被擒者，必倾心归唐，而不思归我邦，二得也。三者使我军知彼不杀之德，畏我国有好杀之威，即李臣瞽而返国，其心未必不感木兰之恩。元帅何不留此二人，将计就计，待破了唐兵，将功折罪。”康和阿即将二人杖了四十，二人上帐叩头谢恩。康和阿道：“吾兵粮草，俱在东鄙红罗城中。”即领颉和往彼处监守，又令康利往守宛邱城。二将领命去了。

再说尉迟元帅每日令伍登、焦文、焦武、宝林、秦怀玉、程铁牛（知节之子）轮流讨战，关中只不理睬。任唐兵百般大骂，番兵不出。如此三年有余。一日，秦怀玉同程铁牛在关外叫骂，木箕领兵突出，与怀玉大战，程铁牛拍马夹攻，木箕败走，沿城而回。唐兵赶上，城上乱箭射下，唐兵急退，木箕入关去了。次日，木箕先来讨战，怀玉出马，大战三十余合，木箕背后桑旱出马夹攻，程铁牛上前敌住。番将毕符来助，这边宝林抢出。直杀得日落西山，两下收兵。是夜，木箕来劫唐营，被先锋伍登杀得大败。焦文刺死桑旱，焦武刺死毕符，木箕败进关中，连日不出。

忽军士报曰：“颉和差人下书。”尉迟恭唤入，拆书看之，书云：

末将受元帅两番不杀之恩，思伸再造之报。今在红罗城监守，粮草五万有余。元帅若提兵来此；愿献城投降。界牌关粮道一绝，取之易如反掌也。

尉迟恭即重赏来使，叫他回去，拜上颉和将军，十日之内，我兵即至也。打发番使去了，即与军师商议。李靖即令焦文、焦武，如此如此，二将领命去了。过了数日，康利差人下书，元帅拆书云：

末将康利受恩帅之命，回见父亲，备言所约。无奈父亲忠心不回，登时将末将斩首。幸得众将保留，仍杖四十，谪守宛邱城。恩帅提兵至此，即开门纳款，以报恩帅。

元帅看罢，喜不自胜，重赏来使。批准回书，限七日定有兵到。番使回去了，与军师商议。李靖即命宝林、铁牛，如此如此。二将领命去了。李靖即致书于木兰，令其照书行事。书云：

番兵久不出战，慢我军心。目今屡败，骄我士卒。今又以数处献城，分我军势。指日必有番将来攻五狼，阻我援兵。番兵若到，将军宜将全镇烧毁，兵分两路而走。朱明领一军与番兵厮杀，将军暗引一军，往攻界牌关后。以南方火起为号，切勿违令。木兰看罢，忙修一书，回复军师云：

读军令讫，惟命是从。但五狼镇百姓，视末将如父。向日南屏山之役，镇上之民，亦与有劳焉。军令烧毁全镇，心切不忍。末将只弃镇而走，料镇民必不合彼为势，共逼我军。切切私



衷，上希鉴照。

李靖得书，深叹木兰之才，出己之上。传令各营将士，左埋右伏，以御番兵。

再说康和阿在城上，见唐兵纷纷出营，心中大喜。又闻哨马报道：“唐将领兵总，往红罗、宛邱去了。”即令额保、保龄，领兵往攻五狼，以阻木兰。二将领令，来至五狼。不料木兰早已在旱路等候，大杀一阵，两下收兵安营。次日，保龄讨战，木兰将免战牌挂起。如此二日不出，再说康和阿预定破唐之计，遂令木箕、陀力、铁表，带领兵五千，往劫唐营。到中军，先将帅旗砍倒，如唐兵有备，放火烧营，领兵向南而杀。又令索云、祥布、领兵五千，劫唐兵右营。如营中有备，放火烧营，率兵向西而杀。又令怙开、开方二将，领兵五千，去劫唐兵左营。如营中有备，放火烧营，率兵向东而杀。又令孔吉、董成，领兵五千，接应各路人马。天明之时，本帅亲自领兵接应，以防不测。康和阿调遣已毕，诸将各各准备厮杀。

再说李靖在营中，望见界牌关上一阵杀气冲天，料番将必来劫营。即令长子李怀书领一军，伏于西路。番兵若来，不许妄动，番兵过尽，却引兵去取界牌关。又令李英玉领一军，伏于东路。番兵来时，不许惊动，番兵回关，率兵出战，以绝回路。又令十二府总戎，于四面埋伏。番兵到时，齐出拥杀。又令伍登、秦怀玉，各引一军，保定元帅，占在高阜之处，看诸将用武。

再说木箕同陀力、铁表，初更出关，三更时分，杀入营中，见营中空虚，果然砍倒帅旗，放起火来，向南杀来。四面伏兵，蜂拥而来，却喜后面人马继至，分左右而杀。冲散伏兵，各自混战。番兵鱼贯而进，左右接应，唐兵大败。战至天明，死者甚众。李靖看见唐兵溃散，令伍登、秦怀玉领兵，分左右而出，伍登见木箕在马上耀武扬威，走马交锋。陀力见了，上前接住。彼伍登手起一枪，挑下马来。铁表又赶来，被伍登大喝一声，铁表措手不及，翻身落马。木箕大怒，提刀直杀伍登。伍登抖起精神，与木箕大战，不表。

再说秦怀玉从西路杀出，唐兵见添了救兵，奋力回战。番兵力怯，且战且走。木箕见势不利，保定番兵，缓缓而行。不料唐兵挡住去路，伍登紧紧追来。木箕令番将夺路而上，在马上大叫曰：“元帅救兵来了，在前接战。”番兵闻知，大胆争先，将李英玉一支人马冲散。伍登与怀玉不舍，在后掩杀。十二府总戎营中众将，见番兵败走，个个争功。被木箕枪挑箭射落马者，二十五员。李靖恐伍登、怀玉有失，鸣金收军。木箕败至城濠，城上遍插唐兵旗号。木箕不敢攻城，只得向金牛关而来。木兰在城上大叫曰：“吾不追杀尔等，只叫康元帅以后好好用兵。”原来康和阿分拨众将出战，自己在城上巡查。见李怀书兵到，一声梆子响，万弩齐发。李怀书所领之兵，射死大半。怀书知有准备，只得退回，与李英玉，合兵一处。

再说木兰令朱明与额保、保龄相拒，自己带五百多人，皆是会说番语的，又扮作番兵旗号，四更时分，来界牌关后，叫曰：“我等是额保将军部下之兵，二位将军俱被木兰擒去，我等逃至此，望元帅开关。”康和阿在南门敌楼之上，闻知此信，叫军士传令道：“就是我国人马，也要到天明，方许进关。”城下又叫道：“可怜我等，一日一夜，奔到此关，就在城下歇息若何？”城上又叫曰：“元帅有令，尔等若进城来，就是自己人马，也是放箭射来的。”城下又曰：“我等人马又不多，就城濠外歇息若何？”城上曰：“濠外可也，切不可进城。”康和阿令军士举火观看，因见是自家人马，渐渐的怠慢了。

不料，木兰令五百军士轻轻的扒过城去，用云梯相继而上，就在北门放起火来。五百名军士喊杀连天。康和阿闻知此信，不知唐兵来了多少人马，只得开东关而走。到了辰巳之时，方与木箕会合，奔金牛关而去。

木兰差人迎接元帅等入城。自己却提兵来接应朱明。正逢朱明被额保、保龄困住，木兰引得胜之兵，一鼓而进。额保来战，木兰一箭，射中马头，额保坠马。保龄来救，又被木兰一箭，射中马头，也翻身落马。朱明同木兰双双赶上，唐兵拥上前来，将二人绑了，收兵回镇。镇上百姓，齐来迎接，木兰一一抚慰。令军士解二将，往界牌关报功不表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九回 宛邱城唐将献捷 石子铺宝林被擒

却说焦文、焦武，受了军师之计，来取红罗城，就在城下扎营。颉和差人，送羊酒犒赏军士。焦文道：“尔等回去，叫颉和将军今晚出城，我有要事相商。”差人回城，将焦文言语说上。颉和忖道：“我若不去，他必见疑；我若一去，又恐是自投罗网。”正在两难之际，忽然想道：“不若一去，他却无疑，只引他进了城，我事成矣。”遂引十数人便服而来。焦氏弟兄接着，分宾主而坐。焦文道：“将军今顺天朝，是我一殿之臣。日后做了番邦之主，斩杀自由，你好不快乐。”命军士治酒相待，焦文、焦武轮流把盏，颉和吃得大醉，不省人事。焦文命军士将颉和扶入囚车，吓得十数个番军，面如土色。焦文道：“不干尔等之事。”令军士各赐以酒食，焦文又道：“尔等实说，饶你性命。颉和是如何埋伏人马？”番军道：“颉和在城中，四门浚造深坑，上面盖以浮土，两边埋伏弓弩无数。又城上举火为号，外面伏兵齐出，内应外合。”焦文即每人赏银三两，命他如此如此。番军大喜。城上三更时候，焦文弟兄点齐人马，令番兵叫曰：“主将回来了。”城上看了令箭，慌忙开城，不收土坑面上木板，让唐兵一拥而入。焦武先上城楼，将守烽火军士杀散。外面伏兵不见火起，不敢进城。那十数个番军大叫道：“主将已令，出城投降。尔等顺者则生，不降者则死。”城中军民闻知此信，大家投顺。次日天明，城外伏兵见城上遍插唐朝旗号，闻颉和降唐，副将侯密儿领兵攻城，骂颉和卖主求荣。焦武出马，只一合，挑侯密儿于马下。差人解颉和往元帅营中报功。

再说尉迟宝林同程铁牛来取宛邱城，也在城外扎营，差人去招康利答话。康利在城上回道：“副将景星在旁，不便分身。将军明日攻城，看白旗为号，便开门投降。”宝林得了康利言语，次日按兵不动。康利无法，只得差人下书，备言副将景星十分枭勇，又在此镇守多年了。将军既不攻城，亦当讨战。未将令他出城，闭城绝他回路。将军兵到，我开城投降。宝林看书罢，拍案大怒道：“康利这条计只好瞒你番邦之人。”喝叫军士将下书人推出斩首。程铁牛上帐说道：“二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叫他细细说明，就算他的功劳。”宝林回嗔作喜道：“尔若归顺天朝，自当重重赏你；若不实说明军情，叫尔有死无生。”番使只得实说道：城中百姓并粮草俱搬往宝康山去了。只等唐兵入城，番兵便出，复困城池。此城小而无水，只有五个深井。井内俱是下了毒药的，人马饮之，立刻即死。

宝林即赏番使一个空头官诰，留在军中。又令程铁牛领二千人马，带番使同往宝康山取粮为食。自己带兵围城，原来这宝康山离城只有二十里，程铁牛起马就到。杀散守粮军士，番民男女奔逃，铁牛令军士不许杀伤百姓，只取二分粮草而来，仍留一分与百姓为食。康利在城中守了二日，又饥又渴，与景星商议，于半夜时，开城逃走。被铁牛赶上，一斧砍景星于马下。康利之马见了水，饮水不走。任康利加鞭，那马只顾饮水，被唐兵围住。康利欲待自刎，被铁牛赶上，活捉过来。宝林进城，令军士往城外取水，差人解康利往元帅营中报功。

宝林心中想道：“此地离金牛关不远，我不若引得胜之兵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料康和阿大军，尚在界牌关。”遂大胆而行，却令程铁牛谨守宛

邱。仍带番使为导，方行了百十余里。宝林问道：“此地离金牛还有多少路。”番使道：“还有五十里，前面就是石子铺。”又行了十余里，到了石子铺。宝林令军士饱餐，今晚是要走马取关的。却说康和阿同木箕一千番将狼狈而行，忽军士报：前面隐隐似唐兵行走。康和阿大怒道：“唐人欺我太甚。”令木箕领众将风驰而追。宝林挺枪来战，无奈寡不敌众，身中数枪，被木箕擒住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 金牛关康和换将 五狼镇木兰妆神

却说尉迟元帅进了界牌关，对军师叹道：“吾自随主上起兵以来，抢关劫寨，势如破竹，未有如界牌如是之难。”正叹念间，焦文差人解颉和献捷。不一时，宝林差人解康利至。书中言取金牛之意，尉迟恭顿足道：“畜生无知、自恃，必为番虏矣。”过了二日，程铁牛差人下书，言宝林被捉。闻木箕有取宛邱之意，求元帅发兵救援。李靖道：“元帅可如此如此，庶令番国君臣相忌。”尉迟修书一封，先将康利放了，差人送往金牛关。康和阿观书云：

元帅执迷不悟，徒损兵折将，何益于国。今送公子回国。元帅若赐宝林不死，令其自回，不才亦送颉和等回营。康和阿看罢，也差人送宝林回营。

尉迟恭却将颉和、颉保、保龄囚在营中，对差人云：“你回去上复康元帅说，三位将军降了我国，元帅不必望他了。”番使只得回营禀知元帅。康和阿笑道：“焉有破关失城，而不折将乎？三将既不回，留蠢子何用？”命将康利斩首。木箕道：“事由人谋，数由天定，此番失利，不在康利一人，祈元帅赦之。”康和阿道：“康利回，宝林去，犹纵虎而收羊。而三将又不回，是舍饵而失鱼也。南方人狡甚，吾必欲破之。”遂放了康利。过了二日，忽哨马飞报：唐兵离关不远扎营。康和阿令木箕守关不表。自此，番兵年余不出。

再说五狼镇守将朱木兰一日出镇巡查，见番民于清明佳节祭扫坟墓。自己想起老父、老母，潸然泪下。回至帐中，心下想道：“番国多贤，不能就灭。干戈何日可息？父母何日可见？”失声大哭起来。朱明劝慰了一回，木兰坐而不卧。忽听鸿雁哑哑而鸣，木兰吟诗一首。诗曰：

鸿雁寄居塞北乡，避飞万里成行列。三冬食稻春北翔，风泊杨柳故根别。征夫十万来朔方，寒霜秋雨花开谢。笳声冉冉心惨伤，被甲枕戈星光洁。狐死邱首义难忘，龙藏渊底兽藏穴。愿随主将返帝乡，父兮母兮长阔绝。

木兰歌罢，拊心自忆道：“突厥虽明，今穷兵已久，不能无欲速之心。欲速，则明者有时而昏。番将虽智，今失利已多，不能无妒贤之人，妒贤，则智者有时而黜。欲歿番邦，非反间不可。”遂心生一计，欲外除木箕之勇，内减康和之智。只是无有用计之人。一日，镇上黄成老人进帐，木兰迎入坐定，木兰道：“连日军务羁身，未能候教。今日老丈玉临，必有佳言惠我。”黄成道：“老民特来，与将军贺喜。”木兰道：“未将寄身万里，何喜可贺？”黄成道：“镇西花子麻令妹，名花阿珍，性好幽静，以念佛看经为乐。情愿出家修道，不肯嫁人。屡被兄长谴责，花阿珍百般不从。兄长怜其年轻，今春又逼他出嫁。阿珍不从，被兄长痛打数十次，死而复苏。花子麻欲破其斋戒，阿珍不得已，乃哭道，‘阿兄必欲我出嫁，除非是朱将军则可。’花子麻无法，只得托老民，来与将军作伐。老民亦思：将军与阿珍之年貌相当，故大胆前来贺喜。”木兰道：“临敌招亲，有干军令。未将家中，已有妻子，

狐死邱首——当作“狐死首丘”，传说狐狸死时头朝出生的山丘，喻不忘本，或思念故乡。

歿（mò，音墨）——死亡。这里指消灭。

此事断不敢从命。”黄成道：“将军乃朝中贵人。家中就有妻子，此事只要将军首肯，老民情愿向元帅营中陈情讨令。”木兰道：“军法，天下之公法也，元帅必不私与一人，老丈休往。”黄成辞出，与花子麻商议，竟投元帅大营，备呈其事。李靖明知木兰是女扮男妆，又恐黄成是作奸细，就袖占一课，得大吉之兆。发下军令，令花子麻送妹与木兰成亲。

黄成得了军令，奔回五狼，与木兰贺喜。木兰即召花子麻入营，责之曰：“汝妹既奉佛教，矢志修行，亦是美事。尔等何必令其出嫁，乱其贞心。本藩捐金五百两，尔可收去，养他终身。再若逼他出嫁，定当重罚。”花子麻谢恩，领银而出。回至家中，十分欢喜。对妹子阿珍称道朱将军之德，将银子取出。花阿珍道：“奴未出嫁，即先收朱氏养廉，我是朱家人也。愿入营随侍朱将军，为妾，为婢，听其所命。况奴嫁字出口，意不再留。阿兄如违奴命，奴愿先死阿兄之前，以明奴心。”花子麻无法，只得又请黄成入营。黄成进营，见木兰有不悦之意，硬着面皮说道：“老民进营，端的来与将军贺喜。”木兰道：“老丈又贺何喜？”黄成即将阿珍一片言语说上。木兰道：“阿珍必欲随我，我有一言要他依从，方可入营。”黄成道：“阿珍之心，一于将军。既有言语，料无不从。”木兰道：“他要入营，仍然持斋念佛。须待干戈平息，同我回家，见了公婆之面，然后成婚。”黄成退出，向阿珍说道木兰之语。花阿珍大喜道：“此乃奴之本心也。”黄成步进营来说道：“今日方能贺喜得成也。”木兰再不能推辞，听花子麻择日，送亲入营。木兰无事时，与花阿珍讲解经义，相得甚欢。

自此，南屏山顶，夜夜有火光出现。日间人往视之，又不见有形迹。如此二月有余。一日，山民于山顶土中得一石碣，上有殊书篆文，其词曰：

木箕来 木兰死 康和阿 为番主

镇上番民，齐往观之。沉石碣于水中，不令木兰得知。木兰风闻其事，召花子麻问之。花子麻隐而不言。是夜，木兰同子麻饮酒，子麻见妹子与木兰十分相敬，微微叹息。因说道：“将军日后出征，遇木箕，千万计之。”木兰再问石碣之文，花子麻方以实告。木兰见子麻有爱重之意。便附耳轻言，如此如此，许以千金为谢，子麻应允。即从偏路来至番都，到处传说，南屏山无降符瑞，并十二字篆文。互相传说，又于各路布散谣言道：“唐人保康和阿为番主，康和阿许为内应。”如此二日，连夜逃回五狼。

却说番主突厥因失了界牌关，并宛邱、红罗二城，又失了兄弟颉和并数员上将，日夜忧疑。一日，近臣将南屏山之事，奏知突厥，猜疑不定。次日升帐，文武毕集，突厥曰：“康元帅与唐兵相拒，今已七年，而唐兵不退，我国难安。孤欲另调一将，往代康和阿。卿等何人可往？”左席长苏庆桂上帐奏曰：“胜负，兵家之常。以臣愚见，元帅虽按兵不动，其得有五。”突厥曰：“卿试言之。”苏庆桂曰：“唐兵利在速战，元帅以逸待劳，俟彼军心怠慢，而后攻其不备，一得也。唐主向日八年之间，扫清天下。今尉迟恭来此七载矣，费尽无限钱粮，他自君臣交责，二得也。倘天雨连绵不已，军需不敷，或久旱无收，唐兵必然引退，那时乘势攻之，若破竹然，三得也。再过数年，唐营将老兵衰，战则易克，四得也。兵久不回，谁无父母？谁无

---

俟（sì，音似）——等候。

兄弟？淮无妻子？久暴沙场，难乎为情，心生怨慕，军心易慢，主帅必济之以威，我主再以恩义收之，五得也。”突厥听了苏庆桂一片言语，默默回宫。”

脱桑、帖罕二臣，入宫奏曰：“主上奈何听了苏庆桂一片游辞，就罢了主意。”突厥曰：“苏相条呈得失，诸卿之才，又皆不及康和阿；南屏符瑞之事，又不知是真是假。”二臣奏曰：“康利乃庆桂之婿，故苏相力为保全。主公何不暗暗差人往南屏细探虚实？”突厥大喜，即差人扮作乡民，往南屏山探听。使者往返旬日，回报道：“先是南屏夜有火光冲天，如此二月有余，日间视之并无形迹。土民恐山上有宝，掘土寻之。得石碣赤书，篆文十二字，如所说皆同。又于各路打听得，尉迟恭欲得康元帅为番主，康元帅许为内应。”突厥听了此信，大惊道：“怪道唐人捉去四将，只放康利一人回营。康和阿果如此，吾国危矣。”雅丹娘娘亦奏曰：“妾妃每见康和阿静默寡言，又龙行虎步，有人君气度，主公不可不防之。”突厥即命国舅雅福持手招，往召康和阿回国。

苏庆桂闻之，入宫伏地奏曰：“南人狡甚，捏造谣言。主公误听，我国危矣。臣不惜一死，祈主公将国舅追回，休使代康元帅之任。”突厥曰：“康和阿七年无成功，又削了几处城池，其才亦可见矣。国舅之才不亚康和阿。”苏相又泣奏道：“不用贤则亡，削何可得与。雅福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，何堪重任哉？”突厥大怒道：“屡次游说。”即命将庆桂下狱，退至后宫，雅丹娘娘迎奏曰：“苏庆桂历相多年，有欺君之事否？”突厥曰：“无也。”娘娘又曰：“庆桂作卑职时，有虐民之案否？”突厥曰：“无也。”娘娘又曰：“庆桂家中有厚积否？”突厥曰：“无也。”娘娘曰：“然则庆桂，社稷臣也，何以下狱？”突厥曰：“抗朕之命，阻国舅之功，故尔下狱。”娘娘又曰：“国舅之才，不及康和阿远矣。妾所以劝主公罢和阿之职，亦以符瑞谣言之故耳。妾妃已命国舅往金牛关，遣木箕往征木兰。若木兰果死木箕之手，则符瑞谣言皆真。若木兰不死，则符瑞谣言，皆唐人捏造之词。苏庆桂不但无非，而且有功。康和阿仍当用之。主公今日以一时之怒，轻折二位股肱，国之不祥，莫大于斯。”突厥大惊道：“娘娘之言，孤才不及此。”即命内侍敕书，赦庆桂出狱，赐以千金，仍居相位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一回 金沙谷木箕自刎 康和阿仍复帅印

却说雅福每见康和阿遇事迟迟而行，出言恹恹而语，道他胸中无才。自来金牛关接了帅印，见营中军威甚整，分布有法，又见唐将皆枭勇之士，难于骤胜，始心服康和阿。一日，雅福升帐，众将参见已毕，雅福曰：“唐将朱木兰占住五狼镇，甚为冲要之地。木将军可领兵五千往取之。”木箕曰：“求元帅令索云、祥布为辅。”雅福即令二人同行。

唐将朱木兰闻番兵又至，忙送花阿珍到娘家暂住。即令朱明领一千人马，三更之时，来劫番营。杀入营中，不见一人一骑。朱明急退，番兵四面围来。朱明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，遂下马投降。木箕将朱明囚在营中，问木兰营中虚实。朱明道：“木兰自娶花女之后，沉于酒色，不理军务，况且孤军无援。未将与彼有八拜之交，待其势败，愿去说彼来降。”木箕大喜，即赐酒与朱明压惊。次日，木箕讨战，木兰不出。一连三日，木兰始出阵。与索云大战五十余合，祥布又拨来攻，木兰全无惧怯，力敌二将，木箕见木兰少年英雄，思与比试，乃鸣金收军。次日木箕出阵，与木兰大战七十余合。索云、祥布，左右抄来，唐兵大乱。木兰向后急退，番兵已抢木兰营盘，木兰只得败走南屏山。次日，木箕领兵围住南屏山要路。木箕探知山上无水，围了五日，令人往山上招降，木兰许以次日下山，诣营中归降。木箕知其是诈，料他夜间必然下山，去投尉迟元帅大营，却于各处要路埋伏弓弩。

三更时候，果然木兰冲下出来，却引兵向西北而走。木箕急收伏兵，用力追赶。及至天明，木兰逃至金沙谷去了。木箕同索云、祥布，引兵大进，约追七八里，军士报曰：“唐兵用木石塞断去路，道旁有一木牌。”木箕与索云、祥布马上观之，见牌上书云：“木箕至此，速宜自缚。救尔军马，免作飞灰。”木箕看罢大惊道：吾中小蛮之计也。”三将下马，抱头大哭。山上唐兵大叫曰：“番将身入火坑，尔足踏之地，皆是地雷火炮。能如司马懿哭得天降洪雨，则可免。”木箕抬头看时，见唐兵各执火把，四面堆积茅柴无数，料不能免，三将皆望北而拜，自刎而亡。木兰又命军士叫曰：“尔等愿降者降，不愿降者各去。”木兰即乘明驼，急回五狼镇，杀散守营众将，救了朱明。

再说金沙谷中一支番兵退至谷口，见谷口俱被木石塞断出路。大家用力搬折，齐声说道：此地放起人来，我等焉有性命？主将虽死，朱将军之德亦是天高地厚也。”有愿降者，也有愿去者，木兰令人收三将尸首，以礼葬之。再说国舅雅福自木箕去后，坐卧不安。哨马来报，木箕捷音，心亦不乐。忽木箕败兵逃回，备诉三将尽节之事，雅福顿足道，“三将之死，乃吾之过也。”即表奏突厥云：

臣奉命来金牛关，总理军务，遣木箕收五狼扼要之地。不料唐将木兰，奸计百出，诈败数阵，引箕索祥等入金沙谷口，焚我军士，以致三将殉节。嗟乎，木箕之死虽可惜，石蝎之诈犹可梧。主上逮命康元帅来关，臣当甘拜下风，共襄军务。

突厥看罢，深悼木箕之死。仍拜康和阿为帅，来金牛关理事。雅福迎入中军，即将兵符、印剑一一交清，却办五牲祭礼，遥望金沙而祭。康帅放声



大哭，军士无不感伤。且听下文分解。 ，

## 第二十二回 康和下令救番兵 尉迟冒雪取金牛

却说金牛关外有一长河，其形如带，河水汹涌。金牛关以此为势，十分难破。康和阿又于城外，左右扎二座大营，营中多设弓弯，势如鼎足。唐兵几次渡河，番兵乘其渡而击，唐兵伤者甚多。康和阿又命能干军士，每日于夜静时，在北岸吹动笳声，彼此唱和，以乱唐兵之心。名曰“春宵怨语”，其歌曰：

唏嘘复唏嘘，河汉星斗移，悲家乡万里，父兮，母兮，近居何地？双双倚阁望眼穿，睹杨柳依依，负尽阳和意。夜月寒光长叹息，佳节良辰，肝肠全碎，妻兮，子兮，音信儿稀。可怜我，日色惨政干戈棘，可怜你，孤单单深关梦里。望断行云，今生已矣，来世再聚。盼鸿雁南来，家书未寄。嗟兮戚友兮，劳你问卜寻回期。登高眺北空相忆。看旌旗闪闪，那个人儿生得双飞翼。天兮，天兮，河边枯骨，白雪成堆，怕看那，绿草萋萋。战马嘶鸣，征夫哀啼，天兮，天兮，胡不听，南北人儿共悲泣。

这笳声随风飘渺，悠悠扬扬，悲悲切切，唐兵闻之，人人伤感，个个思回。李靖、尉迟无法可施。忽弥报番主召回康和阿；关上换了主帅，乃国舅雅福。尉迟恭大喜，每日令兵渡河挑战。雅福谨守康和阿之教，分兵击杀，毫不妄动，及木箕死后，康和阿又来为帅。留雅福在军中，与康利分守二营。康和阿下今日：“我兵据河为池，任唐兵百万，不足惧也。如有妄言渡河劫击唐兵者，立斩。”因此，一年有余，唐兵无寸进之功。

一日，北风凛冽，彤云密布，雨雪交加。李靖与尉迟恭，对天拜告曰：

昊天上帝，鉴我忠心。若大唐天子有福，今夜冰冻成桥。使唐兵渡河抢关，克服番邦，早赐成功。

二人叩罢，焚香静坐，不时令军士探视，到了三更时候，军士报道：“冰深数寸，人马可渡。”李靖大喜道：“天助吾成功也。”令伍登领兵抢左营，宝林兵抢右营，请元帅率营中众将，一齐抢关。却说康元帅见风雪大作；传令雅福、康利并一千番将道：“今夜谨防唐兵冒雪劫营。”分令众将轮流巡视，如有唐兵到来，枚炮为号，使营中皆有准备。三更之后，该雅福巡营。巡至河边，正与伍登军相遇。番军连放信炮，唐兵惧退。尉迟走马当先，众将见了，一齐汹涌上前。雅福与伍登，大战三十多合，雅福死战不退，被伍登活捉过来。宝林抢入康利营中，康利料不能胜，走马出营而逃。尉迟恭亲率大军，直返关下。城濠冰冻如石，唐兵得胜。任城上箭如飞蝗，砖石如雨，亦不肯退。大明城陷，康和阿带番兵出后关，走到玉门关去了。尉迟恭入城，令人安抚百姓。差人贾表奏闻天子，李靖道：“今得了金牛关，已深入番地，差人往守五狼镇，令木兰来营中听用。”

却说雅福被伍登捉来，尉迟元帅屡劝不降。尉迟将雅福囚在城中，与頡和、额保、保龄同居一室，赐以酒食，雅福自绝饮食五日。李靖怜之，谓尉迟恭曰：“此人文不及康和阿，武不及木箕，但其心可悯。宜放之回国，使番人归心。”尉迟从之，差人送至玉门关。雅福自愧，不见康和阿，亦不回番都，只身入山，修仇学道去了。后遇异人点明心性，成了正觉。此话不表。

再说朱木兰在五狼镇，闻军令调他攻取玉门关，忙送花阿珍到娘家居住，

即来参见元帅、军师。元帅道：“玉门关靠山为势，闻尔所骑白驼，乃异人所赐，能登山越岭，故调尔来，同到玉门关立功。”木兰道：“元帅有令，未将敢不效大马之劳。”过了数日，中军炮响，三军起程。行了五百多里，到了玉门关。唐兵扎下八座营盘，忽焦文差人下书至营。言闻已近玉门关，欲自弟焦武独守红罗城，思来同攻玉门关，立功报国。元帅准其所请。即差二人，往换弟兄皆来，使其守望相助，更加亲切之意。一日，正与军师商议进兵之计，忽传圣命至。忙排香案，迎接圣旨。不知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太宗降诏责尉迟 突厥出榜募贤士

却说大字一日早朝，文武毕集，太宗曰：“尉迟恭北征不回，寡人日夜忧思。奈何一尺之地，劲敌若此！若四夷廖如突厥，中国困于干戈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太傅李敬业上殿奏曰：“李靖、尉迟恭，北征十年，祇取一关二郡。再过二年，将老兵死，十去三四矣。万岁宜降诏，谪公爵为侯爵，自古遣将，不如激将。”太宗准奏。即差使臣，责诏望北番而来。尉迟同李靖，排香跪读，云：

卿等北征，瞬息十年。卿久不回，朕心如炙。非卿智力不能克狄人，实朕德轻，不足服突厥。再过数年，将老，兵死过半矣。朕当亲驭六军，来灭突厥，使卿回国，善养余年。

李靖、尉迟恭看了此表，即上书自贬。请旨，废公爵，为伯爵。并奏道：“如三年之内，不能克除突厥，愿废为庶民。二人各具表文，付天使带回长安去了。

再说丞相魏徵自外藩巡查而回，闻太宗下诏，激谪尉迟恭、李靖。入宫见太宗奏曰：“臣闻主公下诏，激谪尉、李二人，此正中康和阿之计也。康和阿善守不出者，已料吾国君臣必有交责之口。若康和阿闻知此信，愈守不战，以老我师，干戈何日可息也？”太宗道：“朕一时失算，为之奈何？”魏徵道：“康和阿终非李靖敌手，少有捷音，即当复其原爵。”不数日，尉迟恭捷奏，言冒雪取了金牛关，生擒雅福，康和阿逃守玉门关。太宗见奏大喜曰：“魏徵真宰相器也。”即下诏北番去，仍升尉迟恭、李靖公爵不表。

再说突厥闻知失了金牛关，国舅被捉，忧形于色，寝食俱废，雅丹娘娘亦啼哭不止：因说突厥曰：“若玉门关再失，番都亦难保矣，主上何不出榜招贤，古人云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突厥然其言。即出榜文，于四门张挂，差人看守。一月有余，不见有贤士揭榜，榜文略曰：

朕有积怨，深恨唐国。况又侵我关隘，戮我臣民。虽彼国君臣凶恶可畏，吾地岂少高明？特谕都内外部军民知悉：如有能以智破唐者，赴营中参谋；能以力破唐兵者，赴军门听调。各依文武，先授五品之职，侯有功之日，进爵公侯，寡人不吝。

却说湖广木兰山，有一狐精，修了千年道行。昔年曾受朱木兰一剑之厄，削去左肘，自木兰代父出征，他云游北番，思报此仇。一日行至番邦，见四门张挂招贤榜文，便化作游方道人，自称独手大仙，将榜文揭下。守榜官员引见番主。突厥大喜，宣道人上殿，问曰：“仙卿揭榜，必具高才。仙居何地？尊姓大名？寡人不才，愿先闻破唐之策。”道人答曰：“贫道姓胡，名行修，法号独手大仙。云游方外，四海为家。非慕爵禄而来，因见唐兵猖獗，主灵涂炭，特来灭唐将之余威，助番邦之将士，以罢两自之师耳。”突厥大喜，即拜胡仙为军师，往玉门关，助康元帅行事。康和阿接入中军，相见礼毕，分宾主而坐。康和阿曰：“闻军师智勇兼全，来与主上分忧，主上之福也。但不知军师何策以教不才？”胡仙道：“且待贫道捉了木兰并伍登诸人，

---

诸——“之乎”合音。

谪(zhè, 音折)——贬职。

然后退唐兵，复还城池，各守疆界。如不从时，贫道作起仙法，叫唐兵片甲不回。”康和阿即命人送军师后帐安歇。康元帅心中想道。“此人苍形古貌，倒也希奇。只是两眼珠放火光，必是左道旁门之士。酒后出汗，非六根清净之辈。如何退得唐兵？”到了次日，令军士将免战牌去了。唐将焦文、焦武，果来讨战。康和阿请军师出阵。胡仙步行出关，手中仗剑，焦氏弟兄，哈哈大笑，焦文迎住，大战十余合，道人败走，焦文拍马赶上，一时间，飞砂走石。焦文拨马便回，道人飞步来追，幸焦武舍死救出。回见元帅，备言妖道作法之事。次日，道人先来讨战，元帅命木兰出马。木兰来至阵前，只一箭之地，不料座下明驼，认得对阵是一狐狸，飞奔而来。冲至道人面前，双蹄向道人扑来，木兰险些坠下地来。伍登到阵，恐木兰有失，也飞马赶来。唐兵一齐拥至，道人不战先败。退入关中，见庸兵不退，在城上作法，飞砂走石，打退唐兵。木兰回营缴令，李靖见了大惊道：“朱将军黑气侵入命主，有无妄之灾。须过百日，方保无事。”遂令谨守营中，不可出战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 真孝女遭厄刎颈 铁道人遗书诛妖

却说独手大仙败进关中，康元帅问曰：“军师何以来战先败？”独手答曰：“木兰那匹坐骑，乃是蟒妖附体。木兰仗着妖物，冲杀而来；贫道失于提防，所以先败。贫道有两个徒弟，闻吾在此，明日必来，不愁木兰不来降元帅也。”康元帅但微笑称谢而已。次日，果然有两个年幼道人求见，独手对元帅道：“此吾徒弟来也，命他进来。”两个道人皆着黄衣，向上稽首，独手道：“汝二人来得凑巧。正欲用尔二人。可速驾风云，往朔广西陵县双龙镇，将千户朱天禄夫妇，用黑风卷来，元帅重重有赏。”两个道人领了师命，即驾风云腾空而去。康和阿见了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为上将，不能破敌。藉此妖人之力，岂不可愧？”忽军士报曰：“唐将讨战。”独手又欲出阵，康和阿只得上城防守。独手出得关来，唐将伍登看见一个矮道人，步行出阵，也大笑起来，挺枪直刺，道人仗剑相迎。约战十几合，道人暗使妖法，飞砂走石，望唐阵上打来。伍登大败而回。

再说两个小狐精，领独手之命，回至木兰山。另找两个老狐，化作朱天禄夫妇模样，驾起风云，来至玉门关。进帐见元帅道：“弟子奉命，往捉朱天禄夫妇，现在辕门，求元帅发落。”独手曰：“元帅可以赏酒食，令其饱餐。再叫他修书，招木兰来降。却将天禄夫妇剥了衣服，吊在城楼之上。木兰是个纯孝之人，见了父亲受刑，必学徐庶回曹故事。破了唐兵之后，再将木兰断其手足，以报木箕三人之仇。”独手说罢，即袖出一稿，命朱天禄誊写毕，差人送至木兰营中。

却说木兰受军师之命，在营中静养百日，以避灾祸。忽军士报道：“番营差人下书。”木兰曰：“二国相争，我为们将。番营下书于我，必有缘故。”即令朱明。“将下书人押至中军，等元帅先拆书看过，我再看罢。”朱明即带番使，来见元帅，将书呈上。尉迟恭看了封筒，大惊曰：“如何天禄家书，先到番邦？忙拆书观看，内云：

自尔北征，今十一年矣。予旦夕焚香，呼天祷地，望尔早回。不料国家多难，以迄于今。今又神风刮予夫妇，俱卷至北番。军士认为细作，欲行诛戮。幸康元帅讯得其实，暂且元凡。特修寸楮，尔速来降，救予二人残喘。

元帅看罢，问番使道：“朱天禄是如何来的？”番使将独手大仙并二位小道人之事一一说明。元帅顿足道：“果如此，木兰危矣。”忙请军师商议。李靖道：“吾已知木兰有一场祸事，料吉人必有天相。且令他进帐，看书中笔迹真假如何。”木兰进帐，参见礼毕，李靖将书与他观看。木兰将书看完，大哭不止。问番使曰：“我父母今在何处？”番使曰：“现在城楼之上。”木兰向元帅讨令，即往城下来看。李靖令伍登、宝林同去，以防不测。木兰同朱明先至关下，见父母双双赤体，吊在城楼之上，放声大哭。朱明也掩面流涕。伍登、宝林亦伤感不已。朱天禄在城上叫曰：“木兰，木兰，尔为国北征，是为尽忠。今十一年，又抢关夺镇，出力报效，亦云足矣。若唐将人人如此，北番克服多年矣。今吾二老，被神风卷至此间。汝素孝道，岂忍坐

稽（q，音起）首——叩头触地。

寸楮（ch，音储）——书信。楮，树名，皮可制桑皮纸，后代指纸。

机不救？即不然，学徐庶救母，终身不设一谋可也。予言止此，汝自恩维。”杨氏亦叫曰：木兰，木兰，汝代父出征，是云救父。何长母今日生死在尔掌握中”尔尚犹豫不决耶？”木兰听了父母之言，哑口无语。心血上涌，倒下驼来，气死在地。却说翼孝明驼，见主人倒地，抬头回顾，见城上有五只狐狸，张牙舞爪，向城上乱扑，朱明牵之不住。忽城上飞砂走石，打将下来。伍登、宝林，救木兰回营，仍然吐血不止。元帅同军师不时来看望。木兰曰：“不想今日遭此大逆，天乎！天乎！吾生何为？”伸手取帐上宝剑，向喉中一刎。朱明来抢时，其剑已入喉内。朱明将剑夺了”以手探之，幸气管来断，还有可救。急速上金疮丹药，用白绫包好，扶入帐中。到三更时候，木兰悠悠醒来。谓朱明白曰：“此事如何是了？吾以一死了吾身，尔救我何为？”朱明白曰：“将军不记铁冠道人之言乎？言将军出征，若遇急难不可解之事，急将锦翼打开，自然可解。”

木兰如梦初觉，急取锦翼看之。只见黄纸尺余，上书灵符一道，未批云：尔去北方，必有狐妖为仇。宜对妖焚吾灵符，即时可保无难。木兰省悟道：“今关上独手大仙，莫非即吾向日削了前脸之狐也？”到了天明之时，对元帅说明，同朱明来至城下。李靖仍命宝林、伍登，同木兰去，看父母仍然吊在城上，又大哭起来。朱明忙请独手军师答话，独手师徒三人齐来城上，劝木兰早降。独手曰：“朱将军，你好不通权达变。就降我番邦，受职不受禄。居客卿之位，终身不设一谋。居此心，以报唐主，不可谓不忠；居此心，以救父母，不可谓不孝。何必自苦如此，子试思之。寿亭侯从曹，徐元直救母，皆从权之道，其势不得不然。吴起为西河守，父死不奔丧，至今尚为人所唾骂。况父母被执不救，吾恐千世之后，将军为人所不齿也。”木兰听了独手一片言语，渐渐耳软，有从权救亲之意。朱明白曰：“将军不可听他妄言，且焚灵符，看是如何？”即将灵符烧化。忽然电光闪烁，空中霹雳一声，如天崩地裂，吓得番兵伏地不起。伍登、宝林，心胆震动。木兰举目看时，只见城上吊着的不是父亲、母亲，是两只老狐精，被天雷打死。城下打死三狐，内有一只却无左肘。木兰记起丧吾之言，并机房之事，心下明白，遂同三将回营去，报元帅知道。元帅乘着雷威，率诸将一齐抢关。不料康和阿早已在城上俟候，见唐兵浪涌而来，令番兵箭射马上将，砖打马下兵。焦文、焦武、伍登、宝林俱带伤而回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---

终身不设一谋——三国时徐庶因母为曹军所虏，被迫归降，但不肯为曹操出谋划策。（下文“徐元直救母”同此）。

寿亭侯从曹——关羽为救二位皇嫂而暂附曹操，“降汉不降曹”。

## 第二十五回 突厥称臣降中国 木兰举酒论奇门

却说尉迟元帅兵败回营，心中思想：“康和阿如此厉害，此关何日得破？番邦何时可降？我等何日回见天子？”思得一夜无眠。次日天明，即来军机帐，与军师商议，李靖道：“靖昨夜仰观天象，见正北一星，其大如斗，摇摇而坠，声响如雷，此兆必应在康和阿身上。又见北方客星退位，我等当有旋凯之期。正西太白星收了光芒，必主于戈宁静也。”遂教元帅如此如此而行。元帅大喜，即同军师出营，相了玉门关地势，传令军士抵关下寨外，作取关之势。即令军士于营中，暗开地道。又命军士用大木造鳖甲车五百余乘。车上束草为人，头顶铁盔，内盛松油、樟脑等物。草人手执枪棍，可摇可动，车下可藏二十多人，却说康和阿在城中，抵关下寨，料李靖必有奇谋。乃上表道：

唐兵逼关，势不两立。况彼得我国内之地，三分有二，而番民乐附，其不可与争一也。番将上强者死，次强者囚，弱者放回，以备尸位，其不可与争工也；逆者狐妖媚主，擢为军师，天为之怒，玉门险陷，其不可与争三也，以一隅之地，敌王国之师，十年之间，臣须发尽白，目盲齿落；心力竭尽，未获一胜，盖臣之智，逊于李靖；番将之勇，亚于朱、伍，其不可与争四也。主上速与唐和，犹不失番邦之主。倘臣智虑来周，玉门有失，主上悔无及矣。臣膺重任，惟有一死，以谢主上。

突厥看罢，谓众臣曰：“康和阿何怯也！玉门有失，都中所积，尚可数十年之用。唐兵若到，孤与卿等，背城一战，亦未知鹿死谁手。即不幸而败退；犹可守，再求救于诸虏，唐兵能保必胜耶？”苏庆桂奏曰：“康帅所言，忠而且草，万全之计也。析主上纳之。”突厥不答；众臣亦皆伏地奏曰：“愿主上纳二相之言，为子孙久远之计。”

突厥见群臣皆欲降唐，拂袖而入，忧形于色。雅丹娘娘问曰：“吾主何不豫之甚也？”突厥即以康和阿之表付之。娘娘看罢，谓突厥曰：“康和阿之言顺天应人，尽忠于国，国之语。主上宜速行之。”突厥道：“孤此时方寸已乱，明日再议罢。”如是十日不出，苏庆桂率群巨入内，强奏曰：“社稷安危，在此一举。主上奈何迟疑不决耶？”连请三日不出，雅丹娘娘出，对众官曰：“主上素日不服唐朝，今见诸臣共逼，方寸愈乱。明日卿等进宫，孤与群臣面议。即出国宝遣使请降，料主上亦不能阻拦矣。”次日，众官入官伏奏，言：“玉门关甚急，臣等共议降表，祈主上用国宝金押。”娘娘即将国宝付苏庆桂曰：“国宝在此，烦卿资表，亲到唐营，代主上一行。”庆桂叩头谢恩，率百官而出，突厥亦无如何。

再说康和阿见唐兵连日攻城不甚努力，料李靖必有阴谋，心甚不安。即于城中北靠山之处，立云梯十余丈，以窥唐营虚实，见正南中营兵卒纷纷进出，不解其故。晚间令康利巡城；沐浴焚香，步罡礼斗，求示吉凶。是日正

---

尸位——即“尸位素餐”，占着职位白吃饭不干活儿。

迹（r）——近。

不豫——不高兴。

步罡礼斗——罡，天罡，北斗七星的柄。斗，即北斗七星。步罡礼斗，又作“礼罡步斗”，祭拜北斗的一种仪式。



值甲申，康和阿札斗毕，见主星不明，恩星无光，仇星结彩。忽然一阵风来，将主灯扑息。康和阿大惊道：“吾命休矣。”遂隐几而卧。见主灯灭而复明，光大如轮。中有一神，儒冠道服，笑容可掬，谓康和阿曰：“元帅谨防甲申旬。”和阿惊觉，似梦非梦，似醒非醒。心中思道：“今日即甲申，神示甲申旬日，须要谨防。莫非旬日之内，吾命当绝也？”忽又思道：“甲申旬中空午未，唐营中军，正在午未之地。莫非唐兵暗掘地道，来攻我城耶？”不等天明，即上云梯审视。见唐营外面，新上累累。忙令军士，于城内午未之方，横掘深坑，引北池之水以灌之。心中喜道：“前日主灯忽灭者，正为此也。今此计既破，吾复何忧？神佑我也。”又谓众将曰：“吾心慈善，不肯妄杀一人。为主上江山，不得不然，吾有毒药箭十万余枝。着人皮肤，不论深浅，登时即死。此箭吾不肯擅用。今主上执意不降，唐兵又抵关下寨，倘地道掘开，吾军民玉石俱灰矣。彼既狠毒如此，吾又何必迂守古道哉。”遂分药箭军士等，传令道：“如唐兵攻城，放箭射之。”众军士听说药箭如此厉害，巴不得唐兵攻城，以试其效。

次日，果然唐兵又来攻城，城上不做理会。及唐兵进城，城上箭如雨下，果然唐兵死者无数。因此唐兵都知药箭厉害，连日不敢近关。却说李靖令军士暗掘地道，不料开入城中，正遇水坑。被水冲来，淹死一千多人。坑中水阔，康和阿又命军士取柴草填之，发火烧燃，其烟直透唐营而出。李靖大怒道：“康和阿识我玄机，令人可恶。”遂演遁甲天书，得龙遁之格。忙召众将传令曰：“吾少日受龙宫之戒，抚恤生灵，等闲一体。今康和阿死守此城，阻逆大兵。圣天子临莅中国，有抚夷不及之忧；尔士庶久戍北番，有式微不回之恨。特敕尔多士次日五鼓攻城，期在必克。前进者赏，后退者诛。”众将得令，各各回营，准备攻城。李靖又“令焦文、焦武写战书数十道，射入城中，云：

明日吾兵攻城，不克不休。特谕城中百姓，各宜自爱，闭户勿出。我兵进城，断不伤害尔等。倘助兵斗战，玉石难分。特谕。

却说李靖于三更时分，披发仗剑，对北稽首，默想真武祖师模样，以神交神，渐渐神合其体。然后礼罡步斗，呼召六甲尊神，六丁玉女，密布彤云野雾。到五更时分，令军士推鼙甲车到城下，擂鼓大喊，城上军士，各执药箭，只望火光人喊之处而射，不料火光愈射愈发。康和阿见火光不灭，又是大雾弥天，只叫军士放箭。比及天色微明，火光自尽。番兵于大雾之中，认草人为真，益发放箭不休。到了辰巳之候，雾犹不散，番兵箭已放完。李靖令军士各各取了车上之箭，然后将鼙甲车堆起如山，却将药箭向城上射去。番兵中箭而死者，不计其数。李靖令军士登车上城，此时人人争功，个个向前。唐兵如蜂似蚁，番兵无路可逃，降者无数。康和阿父子欲出北关而逃，伍登与宝林追至，大叫曰：“吾奉军师将令，请元帅回衙相商，不必逃走。”康和阿自思道：“主上又不肯和，吾岂可独降哉？”康利曰：“父亲速开关而走，吾去挡往敌人。”拍马来战，康和阿自料难脱虎口，遂在马上自刎而亡。康利被伍登活捉而来，去报元帅知道。李靖闻报，同尉迟恭走马观之，抚尸而哭曰：“突厥不道，公何自苦如此！”令降卒同康利收尸，葬于北城

山上，以旌其忠烈。军师元帅率众将皆去行礼，番民无不举哀。

元帅然后入帅府坐定，众将参见毕。忽军士报道：“番主予苏庆桂资国国宝并降表、册籍，现在北关外，请元帅将令，开关放人。”元帅听了，叹息道：“突厥之降何迟，康元帅之死何早也。惜乎，惜乎！”李靖曰：“大数有定，人莫能逃。”不一时，苏庆桂上帐参见，礼毕，将国宝并降表、册籍献上，致突厥之辞：“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永修臣职。遣陪臣苏庆桂先求元帅赏令。”尉迟恭曰：“尔主负国不服，亦已多年，罪在不赦，今既省悟，宜补盖前愆。闻尔主有三子，须遣一子入京侍帝，庶尽臣道。”庆桂曰：“臣主既降，尺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世子入京侍帝，理之当然，敢不从命？”元帅大喜，即令军士扶包庆桂，赐酒接风，庆桂辞曰：“闻康和阿已死，吾主尚未知，陪臣往吊之，然后覆命。”元帅令木兰同往，康利见庆桂至，相持大哭。庆桂诔曰：

康和康和，谏君不悟。被甲枕戈，身殉社稷。匪苦网罗，持歎体哉。万古不磨，所获良多。

庆桂诔罢，木兰挽之回营。军士早已安排酒肴，木兰与庆桂同饮。庆桂曰：“久闻将军威名，获诸葛心法，善布奇门。陪臣少日，亦学此法，未能深悉其奥。恨势隔情睽，山间川阻，天各一方，徒深企慕，今见将军，果然名如其人，人如其德。”木兰曰：“庶长休得过誉，未将赳赳武夫，何须挂口。”庆桂曰：“愿将军不吝，言奇门之略。”木兰曰：“奇门由一而二，由二而三。一者太乙，仁德也，象春气之始蒙，由智而生也。二者象，阴生则阴死，阴生而阳灭，用秋乏气乏纵横也。三奇者：乙、丙、丁、日、月、星之象，照临万物物而不可遗，万物无礼，则乘其势，亦犹是也。门者，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，八门是也。三奇游于休、生、开、景则吉；游于惊、死、伤、杜则凶。故八门阴阳相间，以象人。三奇气清而象天，紫白赤黄碧绿黑，九气转旋，以象地也，三奇游于吉门，又遇紫、白吉气，为上吉。三奇得门，而不得吉气，为中吉。得门，得气，不得三奇，为下吉。外此，皆为凶局。”庆桂曰：“三奇之气，光明多吉。紫、白，明暗相参，吉凶易见，至若八门之生死，何所表见？”木兰曰：“天地之大德，曰生。圣人之大德，曰仁。四时之大德，曰春。奇门之大德，曰甲。奇与门，皆辅甲而行，然甲所畏者，庚杀也。故庆游于东，与甲相战，则曰伤门。庚游于南，则甲旺而庚衰，故曰景门。庚游于西，则庚旺而甲凶，故曰惊门，曰死门。庚临于北，则庚气泄，而甲得其养，故曰休门，曰生门，曰开门。”庆桂又问曰：“九气之说，亦犹是乎？”木兰曰：“然。”庆桂曰：“九气之外，又有九星，何也？”木兰曰：“星者，气之聚也。气者，星之散也。甲临于乾、坎、坤三卦，有乾以制之，坎以养之，艮以培之。名曰师、保、傅，其气三白，故曰心，曰逢，曰任。临于震，曰冲。冲者，和而壮也。甲临于巽，则比木成林，故曰辅。临于离，则吐焰生光，曰英。临于坤、兑，则甲

---

旌(jīng, 音京)——表彰。

诔(lǐ, 音垒)——哀悼、颂扬死者的文辞，初仅用于上对下，后成为祭文文体的一种。

睽(kuí, 音衣)歎——猜，歎，均为叹同。

势隔情睽(kuí, 音魁)——所处形势、情况彼此不同。

囚谢，曰芮，曰柱。临于中宫，曰禽。禽者，飞走之物，勤劳也。”庆佳曰：“陪臣向日见康和阿拜帅，占丁奇在巽，又得生门，以为有吉。康和阿今败而死，何故？”木兰曰：“丁，星奇也。葬与己同宫。六阳用事，星月无光。虽有吉门，终归于凶也。”庆桂下席而拜，曰：“陪臣，小人也。今闻将军之言，始知星月之光，不及微微曙色；河水之大，不如漠漠海潮。愿与吾主，永修边服。”

再说突厥在都中，闻哨马报来：玉门关已失，元帅战死，康利被捉，始自悟曰：“吾不听良臣之言，以致如此。”遂设康和阿灵座，致奠曰：

元帅虽死，言犹在耳，寡人不悟，以致如此。今从子志，尔躬渺没。元帅有灵，来格来食。

突厥祭罢，大哭一场。文武无不流涕。忽然一阵清风，将香烛灭熄。众皆曰：“元帅，人臣也，不敢受主之祭。”突厥即带三子并众臣，来玉门关。执边臣之礼，以见元帅、军师。后到康和阿坟前，哭之甚哀。君臣亦相向而哭。尉迟恭留焦文领兵十万，镇守玉门关。放额保、保龄、颡和，来会突厥。突厥三子：长曰茂林，次曰云表，三曰英泰。尉迟命云表人朝侍帝，突厥不敢不从。尉迟恭择日，祭二国阵亡将士，哭之情切，悲哀痛惜。突厥亦悲鸣不已。突厥送饷银十万，以犒唐军。又设酒饯行，不表。

再表五狼关百姓闻木兰欲回，牵牛送酒，来营中罗拜。花子麻送妹子阿珍来营，木兰一一抚恤。过了数日，中军炮响，三军起行。番民哭声震地，木兰令镇民各回，另赠子麻多物。于麻与阿珍相泣而别。”突厥送元帅至金牛而回，自此北番土地，虽属突厥，兵权却归唐将，每岁钱粮平分，故太宗之盛，胡越一家，古今未有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靖松封书谢故人 太宗赐爵酬将士

却说朱木兰同元帅、军师、突厥并二国将士，祭奠二国阵亡官军。众将见元帅流涕，大家伤感。木兰来营中对阿珍说道：“今见沙场之士，得回故里，实为万幸。须知浮生无定，荣辱何干？父生母鞠，全受全归，始为孝子。待回家见了父母，即使修真炼性，做个清静闲人。何必居名利场，醉生梦死，终无了局。”过了数日，中军炮响，三军凯歌，向南而行。朱明受了界牌关总兵之职，不得南回，与木兰挥泪而别，大军行了多日，过了雁门关，兵向五台山而来。

木兰对元帅、军师道：“未将向蒙山上靖松道人赠我明驼出征，颇赖其力。今欲往山上拜之，更索回书，与丧吾和尚。”元帅准令。木兰单骑奔上山来，参谒靖松。那明驼见了靖松道人，也摇头摆尾，叫跳起来，如见故人之快状。道人谓木兰曰：“与子不见，今已十余年。将军此时，沙场壮志，阵上雄心，尚在否？”木兰曰：“境过成空，无复人我。弟子之心已灰矣。”靖松曰：“善哉，善哉。贫道已修书一封，烦将军寄于丧吾，叫他依书而行，切不可效从前种种故态，与魔魅为伍。”遂将书交与木兰，木兰收好。靖松道：“吾师姓吴，名大杲，素慕将军之德，求将军踵门一娱。”木兰大喜，即同靖松下山。行不上五里，见修竹茂林，围绕一庄，庄前泉水，袅袅成音。靖松指曰：“此庄名听泉庄，即吾家师所居也。”

正说之间，一白发老人扶杖而出。靖松上前施礼曰：“此即弟子往日所称之朱将军也。”木兰慌忙上前拱拜。老人双手扶住道：“靖松皈依老氏，却又喜与老生讲儒理，不期将军过听，屈驾到此。”挽木兰至草堂而坐，木兰问曰：“弟子生性愚昧，不谙儒行。祈太夫子略示儒行之约。”吴大杲曰：“所谓儒者，学以立命，尽性为先，道以修身，敦伦为要。爱敬，开仁义之源；孝悌，居人道之首。于难制之时，而制其行；于难存之地，而存其心。故云：一念，而善恶攸分；寸心，而天人是判。”木兰问曰：“儒者矜言性善尚矣，弟子愿闻性道之始终。”大杲曰：“由太虚而有理，由理而有性，由性而有仁，由仁而有四端，由四端而生万物。万善理为之本，性为之用。使万善有成功者，性为之本，情为之用。情之始生，曰意。意兴而为念，念兴而为思。思见于眉目之间为想。想转而为虑，虑则畏心生焉。畏心生，则懈心随之，怠心继之，情心败之矣，夫情之所赖者曰才，才之所赖者曰气。才不足者谓之自暴，气不足者谓之自弃。才大者谓之刚，天时不得而夺之，人事不得而沮之，气足舌谓之健，人欲不得而胜之，恶心不得而挠之，惟儒者，知为善之最乐，敬以直其内，望至善以为归，恕以行乎外，所以道心为主，人心退听，故能返真性，全天命。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诘虚语哉！”

木兰再拜曰：“太夫子之言心性，可谓至矣。但道一而已矣。性道、人道，何所分判？”吴大杲曰：“惟喜静而厌动，若水之善聚则易清。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若仁之好生而恶杀。故曰性如海，仁如水。海纳百川，仁兼万善。海非水无以充其量，水非海无以会其归。海与水既不可分为二，又不可视为一也。如此，则仁与性可知也。性感而情动，若水之流；情动而生好恶，若

---

父生母鞠——父母生养。鞠，养育。

全受全归——（父母生养的躯体）完整地接受，完整地归还，（这才是孝子）。

诘（jù，音巨）虚语哉——难道是假话吗。

水之波澜。善则摇星荡月，恶则溃堤覆舟。故曰：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儒者养性，以智存心，以仁遏欲，以礼制情，以义浑忘而化，谓之得道。道也者，因天之理，达之于物，而各得其宜也。孟子曰：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。故者，以利为本。”

木兰又问曰：“太夫子之言仁与性，可谓至矣。而《大学》教人，则曰：致知格物，正心诚意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八者相循，互为体用。究竟以何者为先？”吴大杲曰：“物有本末，当先正其心，知止而后能得也。事有终始，当先修其身，明德，而后能新民也。譬之易理，顺则相生，逆则返本。正心诚意，致知格物，四者圣人穷理尽性之事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四者圣人至命之事也。尽性者，尽吾之性，成己也；至命者，至天之神，成物也。《易》曰：“范围天地，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不外乎是天命之谓性。人但知为大赋之理，而不知天之所以授吾以命者，又在性字之初，近二氏之学。谓孤守清寂为见性，存精养气为固命，而不知性不尽，则不能见，真性不见，终不能达天命。所以沦于气质之性、血气之命，何能造圣贤之域，入孔氏之室哉！”

木兰问曰：“太夫子言，尽性是尽吾之性，至命是至天之神，弟子愿闻其目。”吴大杲曰：“尽性始于尽情，忠君、孝亲、敬兄、信友、和室家，皆是尽情。情尽，则无愧于心，而性亦尽矣。达性道之本，用情无有不当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，方谓之见性。推而极之，参天地，赞化育，为至天之神。圣人之能事毕矣。”

木兰又问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，是尽情乎，是见性乎？”吴大杲曰：“非也，此是门人形容夫子与天地合其德，与四时合其序也，温和和厚，其象如春。良而易直，其象如夏。俭而节制，其象如秋。让而谦逊，其象如冬。恭则庄而严，敬而信，其象如天地。非孔子之德，不足以当此。非子贡之才，不足以言此。然恭字，以处己言，为体；温、良、俭、让，以应物言，为用。恭而安，成己也。笃恭而天下平，成物也。恭之为用。大矣哉。”木兰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曾子独不言恭字，何也？”大杲曰：“恭者，公也。恭则不欺；公则无私。恭近于诚；公近于仁。忠恕之道，即恭字之所发挥。恭字理微，忠恕字明而显。”木兰曰：“夫子一贯之道，究竟所指何为？”吴大杲曰：“汝善思善问，曷与我往问吾兄？”木兰曰：“太夫子令兄在何处？”大杲曰：“吾学兄也，姓陈名含蕢，号介庵。庄后一里之地便是。”

于是，三人同望庄后而来。见松柏交荫，云封烟锁，蔼然仙居。及至庄前，见朱门丹户，壮丽非常。户外牛羊成群，车马罗列。户内花木繁植，清香传外。有三四个庄客，见了客来，拱手而迎。大杲问曰：“老员外可在家中否？”庄客答曰：“在池边观鱼。”三人步进院中，大杲叫曰：“兄知游鱼之乐乎？”陈介庵曰：“汝知予观游鱼之乐乎？”吴大杲曰：“鱼游而乐，子观鱼游亦乐也。吾观汝观鱼游亦乐，所乐者不同，而所以乐其乐者，则无不同也。”四人大笑，齐至中堂相见。礼毕，俱通名姓，介庵曰：“远客至此，有失迎迓，祈将军恕罪。”木兰曰：“晚生恐尊翁见叱，故借光而来，少聆清海，以慰生平。祈尊翁不以武夫见弃，即为万幸。”吴大杲曰：“适

---

致知格物——多作“格物致知”，简称“格致”，谓推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。

少聆清海——稍稍聆听一下高明的教诲。

与朱将军谈及论语一贯之旨，愚弟对答不出，老兄素明儒术，祈不吝斯道，发一言以示未悟。”陈介庵曰：“吾与尔皆妄人也，吾非夫子，汝三人非子舆，何得言一贯之道，岂不愧死？”吴大杲曰：“圣学备于六经，有德者必有言，人能潜心体会，亦可深知其奥。但有言者，未必有德，老兄精通六经，试言之，何害于义？”

陈介庵曰：“一贯之道，子不能知，但其理可测。尧舜授受以中，孔门授受以一。曾子又教人止于至善。子思承列圣之旨，又教人以中庸。孟子则又道性善，其立言不同，所指则一。一者，理也；贯者，通也。一者，诚也；贯者，明也。一者，明也；贯者，照也。一者，太极也；贯者，四象八卦也。所谓一者。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明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人得一以灵，侯王得一，以为天下贞。故正心诚意，格物致知，中人以上之学问。修身正心，中人以下之学问。治国平天下，为至命之事业，一贯之理，大约不越乎是。”木兰又问曰：“正心诚意，切要之处，在何处？”介庵曰：“畏人知，而不为，谓人不知而为之，二者皆羞恶之心也。由此而推极之，自然慎独谨微。位天地，赞化育，皆从慎独谨微做出来。然则羞恶之心非他，天地来复之心也。君子敬以存之，小人肆以夫之。故曰羞恶，开仁义之源，敬肆，为人禽之判，切要之处，可不言而喻矣。”陈介庵恐木兰不悟性命同出于一源，视齐家、治国为二轨，取笔画一图于纸，以示木兰：介庵指而教之曰：“此图虽小，可以悟大，圈中一点，庶士指为身中之心。中士指为心中之性。上士指为性中之命。《易》曰：仁者谓之仁，智者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”木兰听罢，侧身下拜。介庵命家人排出酒席，四人共坐畅饮。

靖松歌曰：

月映波心万派清，水天一色共圆明。  
静虚识得本来体，自觉蟾光到处生。

吴大杲曰：

心作权衡万事平，中多杂乱失真明。  
镜空只为无私照，养得心源似水清。

陈介庵吟云。

念从熟处性从偏，一段灵明被物牵。  
唤醒主人翁照察，防关克治最为先。

朱木兰题曰：

人禽相判应须知，站立关头莫自疑。  
全受全归为肖子，体教真种入污泥。

四人题罢，彼此相赏，歇了一夜。次日天明，用了早膳，相揖而别。

木兰骑上翼孝明驼，赶着元帅大军。缴令而行。行了三十多里，天使捧圣旨迎路升官，元帅率文武官将俯伏听诏。云：

奉天承运大皇帝诏曰：咨尔赵国公李靖、鄂国公尉迟恭，统率将士，远征北番，辛勤十余年。虽突厥悔悟自新，实卿等以德服力。据卿奏请，按籍加封：

敕封赵国公李靖 太傅兼吏部尚书事 加锡

鄂国公尉迟 太保兼兵部尚书事 加锡

鄂国侯宝林 领湖广全省节度使

护国侯秦怀玉 领陕西全省节度使

鲁国侯程铁牛 领山东全省节度使

武昭侯朱木兰 领禁卫兼兵部左侍郎

镇北侯伍登领 雁门关将军

文德侯焦 领玉门关将军

武德侯焦 领金牛关将军

英德伯朱明 领界牌关将军

左将军李怀书 右将军李英玉

诏书宣罢，众将谢恩，再行月余，到了长安。太宗率文武出都而迎，君臣相见，虎啸龙吟，自不必说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天禄焚香祝神明 丧吾悬书试门人

却说朱大禄，自木兰出征之后，心中忧闷，病势转加。幸妻子杨氏善言劝解，尽心调理，过了一年有余，正值三春之候，梦至北番地界，与木兰巡探番营，见营中旗幡招展，刀枪乱动。抢出一将，十分凶恶，飞马赶来，大叫道：“贼将休走。”天禄恐伤了木兰，挺身上前，大战三十余合。营中又抢出三将，拍马迫来。天禄见势不好，勒马而逃。转过山坡，被伏路小军上前围住，后面番将追至，捉下马来，绑见突厥。突厥道：“且不要杀他，放在太阳之下，晒他一晒，渴死此贼。”谁知烈日加火，又渴又饿，浑身汗出如水。又见突厥出来骂道，“大胆的贼将，窥我营盘，自来送死。”手执马鞭向头上打来。猛然惊醒，是南柯一梦。果然周身汗出，湿透裋褐。急唤醒杨氏，以梦告之。杨氏道：“此相公心梦也。然太阳照身，当作吉解。”天禄自此气血周流，筋骨活动，不上一月，精神如旧。

天禄即差人请丧吾和尚、醉月长老、香元禅师、慧参尼僧、铁冠道人、杨廷臣、谏于飞、陈荣袞、叶同观九位贤人，如期而至。皆与天禄作贺。天禄道：“晚生染病二年，不药而愈。欲往木兰山谢神，更求诸位贤辈，联名具疏，为晚生求嗣。”众皆大喜，斋戒三日，备了香烛，同到木兰山而来。排开祭礼，天禄同九贤罗拜，焚疏化帛毕，十人盘膝而坐，众人四下巡酒。丧吾道：“贤侄此回，必定熊罴入梦，麟趾呈祥。”遂举觞称贺。众人亦皆向天禄庆祝。天禄又酬酢一回，齐缓缓而回。次年，果生一子，名曰金兰。时天禄年已五十五岁矣，杨氏年四十六岁。

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。金兰年已九岁。一日，杨氏对天禄道：“昨夜梦杜鹃并翼而啼，恐非吉兆。”天禄曰：“杜鹃所啼者，布谷也。布者，施也。谷者，善也。言我夫妇，所施皆善，必有余庆。”金兰曰：“父亲所言极是。以儿思之，吾姐今日必回。”天禄愕然曰：“子何以言之？”金兰曰：“杜鹃亦名子规，规者，回也。儿是以”知之。”

再说朱木兰见了天子，即上表省亲。太宗见他童年出征，准其所奏。木兰命众将保花阿珍登车后行，吩咐小心伺候。自己骑上翼孝明驼，此驼一日行三千里，不上数日，到了家乡，天禄手挽金兰，正在门首观看。父子相见，悲喜交集。木兰叩头起来，抱着兄弟，步入内室。见了母亲，慢慢的诉说出征始末，于今天子锡爵封侯，官拜兵部左侍郎之职。天禄大喜，命众人忙排香案，叩谢天地。又设酒相贺。朱明妻子尹氏见丈夫未回，啼哭起来。木兰慰之曰：“嫂嫂何太拙也，兄长现任界牌关总兵，况有家书为证。不日就有京报下来，并皇上诰命，难道也是假的？我纵说谎你，难道也谎我父母？即或兄长阵亡，我亦无独回之理。”尹氏听了，勉强入席而坐，终流泪不止。只待朱明差人接夫人到任，方才不疑，木兰亲送五十余里，挥泪而别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再说木兰回家数日，问及父母，方知叶同观、杨廷臣、陈荣袞、慧参尼僧、醉月长老，皆羽化升仙。即告知父母，来大悟山，参见丧吾和尚。不料丧吾前知，接至半山而来。木兰就道旁叩头，丧吾指明驼而言曰：“将军今不出证，留此驼无用，送老僧罢。”木兰曰：“祖公既要此物，晚生敢不相

熊罴（pí，音皮）入梦——妇女梦见熊，是生儿子的预兆，语出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。

麟趾呈祥——比喻子孙昌盛。语出《诗·周南·麟之趾》。



送？”丧吾双手捧驼头，大喝道：“记性尚在否？”那明驼将头点了三下，丧吾吟云：

见机不早有谁怜，空抱明珠向暗投。  
解脱从前人我相，身归净土乐优游。

驼儿听了丧吾之言，又将头点了三点。丧吾命徒弟牵入后院去了。丧吾同木兰步入方丈，木兰将靖松之书呈上，丧吾将书子拆开封筒，伸指向封筒内一探，竟无片纸只字在内。丧吾将书挂在方丈门外，晓谕众僧道：

五台山白云庵靖松道人千里寄书，问候老僧。老僧启书看之，内中渺无一字。尔等僧众，有能会其意者，老僧即让方丈，将本寺衣钵付你执掌。众僧自不敢争论。

方丈丧吾示。

这告示一出，寺中僧众一百多人，都猜疑不定，有两个人方丈禀曰：“道家戒荤不戒酒，莫非这道人年纪老大，醉后修书，将书信未曾放在封内，我若猜着了，这个方丈让我做几年。”丧吾道：“胡说。”那两个和尚光着两眼，看着丧吾，见丧吾不理，不敢做声，退出方丈去了。又一个和尚进来禀曰：“五台山离镇市甚远，朱将军又急欲回，买纸不及，只在封筒上写个拜上，拜上。内中虽然无信，外面之字，也就可以拆得。”丧吾曰：“一发胡说。”又有一个进来说道，“必是朱将军在路上拆书盗看，遗失了，也是有之。”丧吾将头摇了一摇，对木兰说道：“佛家尽是伶俐子，道家哪有糊涂仙。我寺中僧徒虽多，今日看来，谁佛家种子？将军素明禅机，可达靖松之意否？”木兰曰：“弟子素蒙祖公指教，靖松之意，虽不能尽知，亦可识其大意。”即提笔书云：

道有何物，惟集于虚，外实内空，不与物贝。  
往来开阖，信在中处。视之若有，探之则无。  
妄中有真，心言意语。理妙难书，空空如如。

木兰写罢，双手送于丧吾。丧吾看罢曰：“靖松叫我如是如是，”即将木兰之言，遍示诸生。有两个愚和尚，见了私说道：“朱将军在路上偷看了来，却又在师傅面前卖乖，可恶可恶。”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木兰险遭花棍厄 太宗敕赐功臣宴

却说木兰自大悟而回，想起铁冠道人临行赠书，救我性命。命从人备马，来木兰山拜谢铁冠道人。原来木兰山上有三峰。东一峰，名奇云峰（今修真武殿）。西一峰，名齐云峰。（今修玉皇殿）。齐云峰下有一石峰，名曰奇盘峰。铁冠道人因三峰险峻，有许多狐仙在此修行，却移庵于南山，即朱天禄祈嗣之处。木兰不知，却望三峰而来。见一道人，皓发童颜，头戴九良巾，身穿黄色道袍，手执佛尘，飘然若仙。木兰上前，稽首问道：“这山中有一位铁冠道人，姓张，名良贞，他的茅庵在于何处？”道人答曰：“对面山上便是，足下何人，问他则甚？”木兰答曰：“他是我的故友，特来看望他的。”道人又问曰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，乡贯何地？”木兰曰：“弟子姓朱，名木兰，即山下双龙镇人氏。请问大仙尊姓，法号，缘何仙居于此？”道人曰：“贫道姓胡，名秉池，世居此地。久闻将军之名，今日有功回朝，得了高官显爵。到底天理昭彰，杀人偿命，今日自投罗网，来还我徒弟报应。”木兰见道人出口不逊，命从人带马向南山而行。

那道人发一道金光，将木兰罩定。木兰在金光之中，左撞右突，不辨东西南北。那人大叫一声，十数个小狐，将木兰主仆一齐绑下。道人吩咐，将木兰放在齐云峰下，再发金光梵气一道，将木兰裹住。木兰被金光障了二目，不见天日。初见红光闪闪，黄白二光，恍恍惚惚。仔细看时，青绿二光，成一圆圈。红光周围如线，黄白二光分开，现出一团金光，光明如镜。镜中也有天地、日月、大地、山河。忽然念动，想起父母。就见父母在光中，惨容可惧。又忆起在北番交战之时，便见两下旗枪簇簇，喊杀连天。又想起阵文之士，便是木箕、索云、祥布，都来索命。那独手同五狐，也来迫呼。转念五台山上，即见靖松道人并吴大杲、陈含蕒，相居论道。此时或想朝廷，即见朝廷。或想天上，或想地下，金光梵气，从心所欲，即成境界。愈逐愈幻，不上三个时辰，将木兰心中一点性灵，俱已提出在外。这叫做以奴役主之法。

道人见木兰如醉如痴，哈哈笑道：“好道行，我怕你心如铁石，原来也只如此。”再吩咐小妖：“每日用五色花棍打他三次。叫他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打了七七四十九日，送与饿虎为食。方才报我徒弟独手大仙之恨。”小妖领命，将木兰吊起，将从人囚在洞中。有六七个狠心小狐，手执五花棍，拷打木兰。打得木兰连声叫苦。打了七日，有一个伶俐小狐，名唤秋涛，对秉池曰：“木兰与张良贞世好，倘良贞看见，岂肯与我等干休。况木兰奇节过人，天仙之品，独手不知进退，助番为逆，被天雷打死，亦与木兰无干。祈祖师将他放了，以免后祸。”秉池大怒道：“木兰丧我五个徒弟，难道我就罢了。就是张良贞来，我岂怕他？况以命偿命，天理所存。尔毋过虑。”秋涛见祖师不依，退出洞外，走向山下，竹林之中，避祸去了。有八九个小狐，听了秋涛之言，也相尾而去。

不一时，小妖进洞报曰：“对山铁冠道人，强将木兰放下，倒也罢了，反说祖师是无知野畜。朱木兰仗铁冠道人之势，也将我们狠打。”胡秉池听了大怒，赶出洞外，使一个飞石之法，望铁冠道人头上打来。道人用手一指，喝声道：“集。”那石落在地下，重有千斤，打入土中尺余。道人又发一掌心雷，将奇盘峰分为两片，名曰开山破石之法。将胡秉池夹入缝中，用灵符锁住。取小石一块，上书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贞，压在上面，口中咒曰：

一石分为二，二石难合一。此山香火断，石崩妖出世。自此木兰山四方朝谒不绝，香火大盛。这奇盘石，为西陵第一奇观。

木兰谢了铁冠道人，请至家中，差人去请丧吾和尚、香元长老、谏于飞齐来聚会。丧吾曰：“杨廷臣、醉月等皆已羽化登仙，惟吾数人尚在尘世。今日之会，亦是莫大缘法。然木兰代父出征，可谓孝矣。致身报效，可谓忠矣。临阵不惧，可谓勇矣。忠、孝、勇三字，如日、月、星三光，虽曰昭明，然最忌云雾弥天，晦日无光。木兰、木兰，须要晓得，女子之所重者在节。节之一字，又分为烈操。处常曰操，处变曰烈。总是要全一个节字。如此，男为贞男，女为贞女。为圣，为贤，为仙，为佛也，只完得一个节字。士君子事业伊周，文学游夏，若立身一败，万事瓦解。”木兰叩头受教。自此木兰仍复女妆打扮，杜门不出。

过了月余，营中衙将护送花阿珍回府。天禄出衙视之，车中上，遍插龙凤旗帜，金字牌上，上书少保、武昭侯、兵部左侍郎。又见花阿珍入内室，与木兰面面相窥。木兰将出征始末，诉与阿珍，阿珍大喜，与木兰姊妹相称。拜天禄为父，拜杨氏为母。木兰教五蕴，净六根，回眼光，观灵台。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信有之也。

再说李靖、尉迟恭上殿，朝见天子奏曰：“北人战守兼善，臣等不能骤胜，致主上心忧。今陛下不以为罪，反以为功，出郭郊迎，臣粉身碎骨，不足以报陛下。”太宗曰：“卿等形容憔悴，须发枯白。盖身履异域，目视烽烟，朔气寒光，永朝永夕。十余年来，心力竭尽。明日朕当亲至凌烟阁，与二卿酬劳。”太宗又命魏徵领饷银二十万，犒赏征北将士。李靖、尉迟恭谢恩而出。是日，太宗回宫，将元帅所呈功劳簿细看，见朱木兰功居第一，兵抢五狼镇，箭射李臣二次，智擒颉和二次，三败番兵，夜取界牌关，活捉保龄，反间康和阿，逼死木箕，十二功劳。太宗思道：“朕昨见他身体柔弱，年纪尚幼，就能立此大功。十四岁代父出征，昨日见了寡人，即上表回养父母，此人终当大用。朕一时见他孺慕情殷，准其所奏。明日功臣宴，却无他在内。”又看到伍登功上，心中想道：“三国时，有一锦马超。膊阔，腰细，眉弯，目秀，俊丽非常。伍登可以当之。怪不得人称伍娘子。”又看尉迟、宝林并焦文、焦武、朱明、程铁牛、李英玉、李怀书、秦怀玉，太宗按籍依功行赏不表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---

伊周——伊尹，商代名臣。周公，周代名臣。

游夏——子游，子夏，均为孔子学生，以文采著称。

## 第二十九回 伍登省亲走湖广 太宗慕贤赐诏书

却说太宗在凌烟阁宴赏功臣，随召伍登、宝林曰：“二卿身膺重职，各宜就任，勿久居京都。惟雁门关，更属要地，伍卿即日登程可也。”伍登伏地奏曰：“臣幼日被难，子散父离。向日不知父亲生死，惟隐恨而已。今闻臣父在湖广为僧，欲先去省亲，然后上任。”太宗准奏。催尉迟宝林速到武昌，仍守汛地。又命伍登同行。二人辞了圣驾，望湖广而来。一路之上，各处官员迎接护送，好不威严。出了河南信阳地界，武昌文武在界牌岗俟候。进了公馆，大小官员都来参见。从人将手本接了，吩咐众官道：“侯爷在路辛苦，命尔等今日各回本署，二位候爷要到大悟山参见丧吾和尚。”宝林在公馆内坐了片时，吃了点心，即检手本观看。忽见黄州营西陵县双龙镇千户朱天禄手本，旁边又写寅愚侄朱木兰名字。即令从人请天禄入馆会话，天禄入馆，伍登、宝林降阶而迎。相见礼毕，天禄曰：“小儿木兰，年少从军，多蒙二位叔父大人荫庇。愚弟感恩不尽。”宝林曰：“木兰才堪将相，智兼文武，功超我等之上，为皇上隆重之人。只是他宜作速进京，免主上提召。”伍登致敬曰：“吾父在大悟山为僧，承兄台栽培多年，愚弟心感久矣。”伍登道罢，即向天禄叩头。天禄连忙扶起。宝林曰：“木兰近日在家中做些什么？”天禄曰：“木兰近日以来，与阿珍茹斋食素。杜门不出。昨日闻二位叔父驾至，亦不肯来迎接，祈二位叔父海涵宽恕。”宝林道：“愚弟从双龙镇经过，单去叩见，看他仍杜门不出否。”三人说了一夜。

次日天明，只带三四人，上大悟山来，吩咐从人在双龙镇等候。到了大悟山，丧吾同焦周在山门迎接。宝林见丧吾明眸皓齿，如活佛降世，忙上前施礼。伍登叩头不止。丧吾扶起伍登，天禄也上前作揖，一同入方丈而坐。丧吾见伍登官星明亮，爵位尊显，山根黑气纵横，又上宽下削，膊阔腰细，非久福之相，难免杀身之祸，心下不乐。又见宝林询问禅宗，丧吾尽心曲谈僧家乐趣，有留伍登栖隐之意。奈伍登贪图仕进，置若罔闻。宝林在大悟游赏数日，同天禄辞去。伍登也要来问候木兰，一同而行。

不到半日，到了双龙镇，在观音寺歇马，即来天禄衙中。叙礼已毕，不见木兰出来。宝林、伍登心下不悦，也不问他，天禄明知其意，排酒接风。宝林推杯不饮，天禄曰：“兄台不悦者，莫非因木兰未出乎？”宝林答曰：“令郎乃殿下大臣，小弟是边镇守将，势位悬殊，令郎肯出相见耶？”天禄不得已，将木兰行止，一一诉出。宝林、伍登听了，大惊曰：“木兰如此，古今奇人也。”入内室固请，木兰素服淡妆而出。相见礼毕，宝林曰：“将军在营中，何等威风！今居闺内，又如此娴静。真乃变化如龙，令人莫测。”木兰答曰：“侄儿女扮男妆，皆不得已而为之。今日思之，殊非闺阁应分之事。所以不敢见客。”宝林曰：“贤侄受天子重任，何以谢之？”木兰曰：“侄儿蒙昧天子并元帅、军师十多年，罪不可道，尚敢言官职哉？”宝林与伍登辞出，又与天禄说了些闲话，欲伍登到武昌游赏。伍登辞却，宝林向武昌而去，伍登向大悟而回。丧吾命徒弟去请谏于飞来，与伍登相见。丧吾私向于飞曰：“吾有一事，托贤弟为之，须受愚兄一拜。”于飞忙答礼曰：“兄长有何事。委弟，弟无不从，何须如此。”丧吾曰：“怜我伍氏祖宗，尚存一脉。现今伍登不日当有杀身之祸，贤弟可如此如此而行，庶能救伍氏之后。”

于飞顿首受命。过了月余，丧吾谓伍登曰：“雁门关重地也，于飞叔父同尔上任。衙中内外之事，尽可嘱托，尔当以父礼事之。”伍登曰：“叔父若肯同侄上任，莫大之幸也。”又住了月余，于飞随伍登向北而行，丧吾送至半山而回。

再说太宗在朝，思念木兰功劳，降诏提他进京就职。使者去了未回，伍登上殿朝见，辞驾上任。太宗曰：“卿家省亲回朝，辞阙赴任。朱木兰如何不同来就职？”伍登不敢隐匿，径将木兰行止一一奏明。太宗见奏，龙颜大喜。候天使回京，观其表奏。命伍登走马上任，不表。

却说谏于飞谒见尉迟恭，尉迟恭迎入帅府，礼毕而坐，尉迟曰：“向日弟欲保兄为官，兄执意不从。今日奈何又肯居伍登幕馆？”于飞曰：“弟闻五台山多贤，欲藉此一往，别无他意。”尉迟恭问丧吾等，于飞备述杨廷臣、醉月数人俱皆去世，惟丧吾、铁冠、香元尚在。尉迟恭亦加伤感，遂留于飞在府，不肯放他与伍登同行。次日朝见天子，保于飞为长安太守。于飞无法，勉强做了二年，颇有政声。太宗加升刑部御史之职。又做了二年，才人武曩，声名传外。

于飞恐负丧吾之托，告病归田。潜往五台山，会见靖松道人与吴大杲、陈介庵，曲谈性命之理。一日论及阿弥陀佛四字，陈介庵曰：“君臣际会为阿。臣谏君非为弥。君从臣谏为陀。民歌帝德为佛。”介庵又曰：“孩儿戏舞，归家急唤母亲曰阿。唤之不应，唤之愈急，甚至号泣追寻曰弥。见了母面，投入怀中，此时母即是子，子即是母，曰陀。孩儿吃乳已饱，跳下地来，对母舞歌跃笑曰佛。愚人夫唱妇随曰呵。夫妇交感曰弥。怀胎十月曰陀。生子能哭能笑曰佛。学道之人收其放心曰阿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曰弥。明心见性曰陀。元神出舍曰佛。”于飞曰：“弟子知之矣，冬藏勿暴曰阿。春生勿杀曰弥。夏茂而华曰陀。秋结而实曰佛。譬之油草皆备，取火燃灯曰阿。置燃于不动不摇之处，曰弥。油与草得火而明，曰陀。火得油与草，光照一室，曰佛。”介庵大喜曰：“子真道学人也，何善悟至此！”于是于飞与三贤论道，半年始至雁门关。伍登迎入，以父礼事之。于飞道：“闻公于年已十五岁，学问未成。老夫情愿教他诗书，保他日后，名标金榜，不知侯爷意下如何？”伍登喜道：“叔父若肯如此用心，侄儿敢不从命。”即令公子伍烈择日入学，于飞尽心教训。不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---

才人武曩（zhào，音照）——即武则天（624—705），初为太宗才人。

### 第三十回 木兰初上陈情表 丧吾吟偈回西天

却说木兰在衙中，将向日机房改为静室，供一尊西王母圣像，命花阿珍专司香火。忽家人报曰：“天使至。”木兰举香接旨，云：

朕念卿童年出征，树奇功于北国，耀武德于边疆，宏宣教命，实获朕心。哗于众口，曰忠，曰孝；裕于一心，曰智，曰勇。特爵卿为武昭侯，领兵部侍郎事。卿何久回不朝，致朕悬望。诏书到日，火速来京，钦哉用命。

木兰接诏毕，望阙谢恩。即修陈情表文，付天使赍回长安，表见天子。太宗开表，看云：

臣妾木兰，髫年气怯，性僻多病。祖父若虚，教读孔孟之书，因明忠孝之理。臣每对镜睹形，恍然浩叹：历功垂竹帛，名载丹书，幽闺弱质，何能望焉？祖死父立，伯仲依依，家运就衰，灾害互见。臣妾日事女红，织机度日。蒙鄂因公广宣圣意，程拔善人。荐臣伯父天锡为长沙太守，授臣父天禄为西陵千户。臣妾冲年心性靡定，乃及学弓马及军书。甫至父病不起，举家惊惶，妾思圣命严急，伯父远问，兄弟鲜有。遂效身如男，代父北征。幸大颜咫尺，番国君臣，拱手受命。臣妾具从戎之数，何功力之与有？皇上恩荣并重，锡臣侯爵，委任兵部。臣以幼女，远膺重命，未见戮于狄人，不遗羞于上国，亦云幸矣！岂可重上阙廷，不闻规自励，必为贞妇烈女所不齿，内阁大臣所贱恶。况臣矢志忠孝，目令亲老母病，第愿皈依佛教，长素终身，以为父母寿。圣天子欲己以孝，驭民亦以孝。臣妾拳拳孤忠，谅逢恩宥。

太宗看表，即诏封木兰为武昭公主，赐姓曰李。封天禄为善养侯，封杨氏为芳孟夫人，封木兰之弟为楚郡伯，赐黄金万两，彩缎千匹。四海风闻，传为盛事。

再说丧吾在大悟山上，梦见杨廷臣、醉月、慧参、陈荣、叶同观等，约游天宫。次日，命人请天禄、张良贞、木兰、花阿珍、香元齐来大悟山。丧吾口：“明日是我西归之日，今日与诸善人合尽一日之欢。可惜于飞贤弟为我之事，北去未回。他日回来，尔等可代我致意。”即将寺中衣钵等项，尽付焦周执掌。众人见丧吾言语如旧，饮食如常，半信半疑。次日午时，丧吾参拜各殿佛像，入方丈与众位作别。焦周率众罗拜，丧吾盘膝坐于法座上，口中吟曰：

风清月白竹窗虚，白发憎人诵古诗。  
夜半不知银露冷，水天一色正当时。

丧吾吟罢，合掌当胸，悠然而逝，铁冠道人命葬于大悟山顶，修造石龕，永垂不朽。至今三十年一扫，丧吾在内，仍然面貌如生，正身端坐。此是后话不表。木兰与花阿珍见丧吾超脱之妙，倍加精进，笃志修行。不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---

未见戮于狄人——没被狄人杀死。狄，原为古北方民族名，后代指北方各族。

第——只，仅。

谅逢恩宥——想必能遇上恩惠而宽容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木兰二上陈情表 太宗屈杀伍娘子

却说木兰一日问于铁冠曰：“弟子闻仙道长生，必如何，而生可长焉。”铁冠曰：“木兰，吾谓尔人杰也，何中质之不若耶？夫天道运行，春生秋杀，夏茂冬藏。人生而壮，衰而死，何异焉？长生者，不亦逆天而行，怪于人欤？所谓仙者，则天之道，体之于身，得之于心，死而无愧，奚能长生，于不见，古之不死者，终归于死；今之长生者，终丧其生。斯岂仙道耶？故曰：气不可以长保，精不可以长固，神不可以长守。所可长固、长守、长保者，性也。天赋之命也。事大者，为仙道。圣人曰：‘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’，不亦深而远乎？”木兰又问曰：“古之修仙，必云炼丹。而丹则有玉液、金液、木液之别。其理可得闻乎？”铁冠曰：“丹者，心也。炼心即是炼丹。玉液、金液、木液，则吾不知也。至若九转七返之说，愈属虚空，不过推求卦数之理。盖七乃火之成数，九乃金之成数。取火炼金，口转，曰返。学道者致虚极，守静笃，听其自然。岂肯劳心为是耶？”木兰唯唯而退。

又一日，铁冠谓木兰曰：“性、命二字，各有天人之别。欲修大性，先化人性；欲立天命，先立人命。所谓人性者，气质之性也，气质性化，而天性可全；人命者，血气之命也，血气坚固，而天命可保。故曰：四大假合，气以成形；五常不紊，理以成性。盖父母生，形既兆，天性已赋，性依命立之谓也。诚则明，明则著，能变能化，命从性生之谓也。比如因天地、水火之气而生树，因树而生花，因花而生果，即是命中有性。因果而又生树，开花结果，是性中又有命也。”木兰曰：“性命原于天，花果原于树，性有天性、气质之分，命有天命、血气之别。花果亦岂有二乎？”铁冠曰：“有是树，有是花。非树先而花后，待时而发耳。有是花，必有是果。非花先而果后，气充而成耳。万物各有一太极，若树之有心，果之有仁。知此，则知命中有性也。知此，则知草木春生秋杀，天命也；春华秋实，天性也。至若灌溉太过，栽培不及，当生而不生，当华而不华，犹天性为人性所戕，天命为人欲所害。”归之于气数，岂不哀哉！若夫果者，逢春，蒙泉，核开，仁出，枝叶蔓生。知此，则性中有命，可不言而喻也。花果则黄白者多香，紫赤者多臭。又气质之性使之然也。物之气质，不可变；人之气质，则无不可变。此人之所以灵于物也。人之终不能变者，是尚未远于物也。”

木兰曰：“草木无土不生，性命双修，大道非戊己不成。《易》曰：君子黄中通理，其说可得闻欤？”铁冠曰：“《圣经》第一义便曰：在止于至善。非指心地，而言修性之初、下手切处也。知止，而后能定、能静、能安、能虑、能得。是言心已明，而性已见矣。明明德于天下，心先治其国，齐其家，修其身，正其心，诚其意，致其知，此圣人尽性之事也。格物知至，意诚心正，身修家齐，国治平天下，此圣人至命之事也。圣人成己成物之功，如斯毕矣。今子言万物非土不生，大道非戊己不成，要晓得大学之道，总重在意诚二字。意者，土也，非戊己而何？中庸云：‘君子必慎其独也’。慎字与减字，虽有表里之分，至若慎独，则与意诚无异。意定，则精神日强，而智慧日生；意不定，则精神日竭，而智虑日衰。古人于心明性见之余，却注意于规中温，养元神，阴阳自然妙合，不假一毫人力。由意定之效验也。故上古真仙，谓意为黄婆，阴阳为男女。元神出现，为产婴儿。岂有他哉，

性命双修，大道止矣，尽矣。”木兰曰：“弟子今受师命，如瞽目复明。但真意之妙，素所未知。祈师再委曲详言，弟子永远供奉。”铁冠曰：“尔要知真意耶，须看鸡之抱卵，猫之捕鼠。专心致志，念兹在兹。真意一现，恍惚杳冥，如云中之月，水中之鱼。乍见，乍不见。必也如慕名未会面的一个朋友，千里寻之不得，一见恰在路上相逢。就要认清面目，原来是这个模样。紧紧拉着，不肯放手。久之，自然熟习。故曰：铅汞相投，自然凝合。古人谓之玄关一窍，孰知即真，意之大定也。”铁冠乃歌曰：

心地了了，性天明明。阴阳妙合，复命归根。

玄关意土，黄婆别名。中央正位，自产胎婴。

铁冠歌罢，忽然香风阵阵，天花乱坠。俄而天雷大震一声，师弟二人，俱向北而拜。自此，铁冠以后绝口，再不谈道。

却说朱天禄偶沾寒疾，召木兰曰：“吾朱氏世代善良，崇儒重道，乐善好施。今汝又笃志修行，吾愿尔始终如一。汝弟年未及冠，汝当善教，使之有成。”更无多嘱，语毕而逝。木兰尽礼守制，衣衾、棺槨，尽如古式。卜葬于木兰山阴。未过一年，杨氏亦故，合葬于天禄坟右。木兰率弟金兰居庐守墓。甫及半年，太宗并娘娘诏旨至。木兰就墓前举香跪接。

皇诏云：

朕念公主，文武兼优，逸才堪羨。今年北番来朝，尚念公主之德，脸炙人口。朕思卿甚切，公主作速来京，以慰朕望。

娘娘懿旨云：

寡君思公主忠孝勇节，堪为宫中女师傅。皇上视公主如子，公主未尝视皇上如父。公主宜速补前愆，来京省过，以慰皇上及寡君之心。钦哉毋违。木兰读毕，顿首谢恩。连夜修起陈情表章，付天使回京。太宗见木兰未至，心中不悦。只得开表看云：

臣儿木兰，罪孽深重。不自天绝，祸延考妣。于月日变出仓猝。

臣儿窃自思维，向因亲老多病，改面北征，纪年而回。竟承欢于膝下，以乐父母之余年。无如父之形愈老，母之病转笃。今也罔极之悲既兴，风木之恨更切。思殉亲于九地，用情恐伤太过；聊守制以三年，读礼自愧未深。特室筑于场，尽寸心而抚幼弟；依灵致奠，忆笑语而想音容。君父之召虽殷，臣儿之情难释。俟成祥之日，诣阙谢恩。皇上宏仁若天，皇后博载若地，量情赦宥。

太宗看罢，称羨不已。

再说钦天监李淳风，夜占乾象，见妖星居于紫微垣中。次日，上殿奏曰：“臣昨夜见妖星现紫微垣中，请万岁尽除宫中新进之妃。”太宗准奏，曰：“将宫中新进女子三百余人，尽行放出。只留才人武曌在内。”太宗又命李

---

年未及冠——年令没到 20 岁。古礼男子 20 岁行“冠礼”，即开始戴帽子。

罔极——没有边际的，无限的。

风木之恨——父母亡故，不能奉养的遗恨。



淳风当殿卜筮，太宗亲自行礼，得天泽履第三爻。其辞曰：

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咥人凶，武人为于大君。李淳风奏曰：“乾，君德也。兑少女也，少女邻于君右。夫曰眇，不可以共视，曰跛，不可以共履，宜远而不宜近之人也。若狎而玩之，是不可履而履焉。譬如虎尾，必有咥人之凶。武人为于大君，将来弄权误国，乱唐室天下，必武氏之女也。斯人现居宫中，大约面貌柔善，令人狎褻。心必阴恶，所谓庸违象参者也。”太宗听奏，默然回宫。次日，迁武才人出宫为尼，令他皈依佛教，参学性理。自然慈悲应物，方便处事，明善恶报应之说。俾作良善女子。不料，武曩身虽为尼，却与学士张昌宗、许敬宗苟合，并未持戒茹素。

过了一年，太宗又召李淳风，问以妖星之事。淳风奏曰：“妖星虽离禁中，但其形未化。万岁宜修德以禳之，切不可乱诛好人。”张昌宗恐又累及武曩，密奏曰：“武与伍，字异而音同。镇北侯伍登，手握重权，素有伍娘子之称。近闻此人交通突厥，有谋逆之意。万岁何不杀此人，以杜后祸？况且上天垂象以示万岁，宜乘其未动，而先灭之，免生后祸。”太宗即下诏。伍登来京。诬以谋逆之罪。斩之于市。下诏曰：“如有保留伍登者，同逆拟罪。”是日。日色惨淡，大风乱吹，大臣疾首不敢言，国人共伤之。张昌宗奏曰：“谋逆之人、妻子同诛。”太宗点首，即差卫兵往雁门关，杀其全家。是夜，太宗入宫，快悒不乐。次日，命收伍登尸首，以礼葬之。封其墓曰：镇北侯伍登。

再说谶于飞送了伍登起程，伍登以家事托之曰：“侄奉天子召进京，修藩臣之节，大约三四月可回。衙中一应事务，求叔父料理。”于飞唯唯而应。过了半月，于飞入内衙，对夫人曰：“公子伍烈，今年流年不利。我欲同他往五台山进香，以免灾祸。大约数日可回。”夫人命军士数十人，护从于飞而行。到了五台山，重与靖松、大呆、介庵谈论。忽有雁门关中将军差人报曰：“主将被诛，夫人与全家被杀。求师爷保公子远走勿回。”于飞即命从人散去，同公子伍烈，民服而行。走回湖广，藏于大悟山中。后来于飞以女妻之，生三子，曰玉，曰琼，曰玖，皆显贵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再表木兰闻伍登死于武氏之祸，伤感不已。闻于飞回，往见焉。问曰：“吾子受丧吾之托，北游数年，可谓信矣。既见五台山诸君，学必有进焉。弟子愿受教。”于飞曰：“子何好学之甚也！吾闻心易于陈氏之子矣。《易》曰：近取诸身，乾为首，坤为腹，震为足，艮为手是也。若内取诸心，圣人能行之而不言，陈氏之子能言之而不能行。子庶几勉之。夫圣人刚而不屈，其德配乾；利万物而不息，其德配坎，静而莫之能感，其德配艮；动而万物各遂其生，其德配震；气安而舒，天下顺之，其德配巽；虚而明，不私照，其德配离；博厚配坤，滋万物而不姑息，其德配兑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，此圣人之易也。夫物芸芸。各归复其根，象帝之先，此老氏之易

---

卜筮（shì，音是）——用龟甲、蓍草占卦。

眇（miào，音秒）——一只眼睛。

咥（dié，音叠）——咬。

武人为于大君——谓武姓之人要做皇帝。

狎褻（xiá xiè，音侠泄）——放荡。

禳（ráng，音瓢）——祭祷消灾。这里指消除（灾祸）。

也。寂然不动，无为而化，扰而不惊者，此释氏之易也。有诸内者，形诸外。孝则必忠，故不欺，得乾之道也。慈则必让，故不争，得坎之道也。知耻者必廉，故不贪，得艮之道也。仁者必公，故不私，震之道也。悌者必和，故不怨，巽之道也。礼者必明，故不疑，离之道也。信者必宽，故不忧，坤之道也。义者必断，故不惧，兑之道也。”

木兰曰：“君子不患不及，而患太过。敢问太过之极若何？”于飞曰：“至孝近于懦，至忠近于愚，慈近于卑，让近于侮，廉近于贫，耻近于退，仁近于过，恭近于劳，悌近于柔，和近于流，礼近于乱，明近于暗，信近于执，宽近于扰，义近于杀，断近于猛，此太过之极也。若极而又极，则其品愈下，奸恶不可胜道矣。不偏不倚，惟圣者能之。”

木兰曰：“惧其太过，而抑之，当如之何？”于飞曰：“孝宜敬，忠宜净，慈宜教，让宜严，廉宜守，耻宜强，仁宜勇，恭宜辨，悌宜执，和宜介，礼宜节，明宜浑，信宜权，宽宜理，义宜武，断宜文。”木兰曰：“圣人之道，一而已矣。若是乎，目之多欤？”于飞曰：“自理而言之，则曰一。一散而为万殊。自性而言之，则曰虚。虚归于无有。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夫圣人之心，静若太虚，何意、固、必、我之有？以吾言之，即绝字、毋字亦着不上。”木兰曰：“弟子闻之，至忠，不容于国；至孝，不容于家；清士，不容于野；达人，不容于世。吾是以忧之。吾子将何以教吾焉？”于飞曰：“惟忠也而后，不容于国；孝也而后，不容于家；清也而后，不容于野；达也而后，不容于世。吾是以乐吾之乐焉，吾将何以教子焉？”木兰再拜而退，再听下文分解。

---

悌（tì,音替）——敬爱兄长，后泛指顺从长上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木兰三上陈情表 太宗建庙旌贤良

却说太宗自杀伍登之后，颇生退悔。遂疏斥张昌宗，不许在军机所行走。忽一夜梦一大鸚鵡，自天而下，日月对照。鸚鵡集于李树上，将李树花叶尽行披落。太宗召许敬宗，以梦告之。敬宗曰：“鸚鵡自天而下，又日月对照，披落李树花枝，将来乱唐室天下，定是武昭公主木兰也。李淳风言：此女居于王宫，隐隐指出木兰，是陛下爱重之人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且卦辞云：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。曰眇，曰跛，是其外体不全，而能视，能履，非真眇、真跛可比。今若履虎尾而不惧，必有啞人之凶，将来为祸于子孙，窥窃神器，武人为于大君也，木兰女扮男妆，出征十二年，立二十功劳，非武人而谁哉？岂不知小不忍，则乱大谋，陛下奈何学妇人之仁，而不究当前之祸？今元勋俱已老迈，后进之士，志气清明，上下归心，有如木兰者乎？”太宗曰：“无有也。”“料敌制胜，协和众心，战则必克，有如木兰者乎？”太宗曰：“无有也。”“涉猎三教经书，历代政治，默识心通，有如木兰者乎？”太宗曰：“无有也。”敬宗不复语。太宗曰：“朕非不忌武昭公主，但爱之亲若骨肉，恶之视若仇讎，恐非仁者所为。前日误杀伍登，文武大臣疾首寒心，朕非不知，岂可无罪而又杀木兰？”敬宗曰：“天有妖象，民有谣言。武昭公主乱唐室天下，臣为万岁后代计耳。万岁恐臣民讥议，谀以美言，召至中途，毒杀之可也。令使臣诈称中风而死，夫谁得而知之？如木兰再不奉诏，加以抗旨之罪，命节度使尉迟宝林囚之来京。中途绝其饮食，说他惧罪而死，众口塞矣。”太宗大喜，命张昌宗召木兰。昌宗受了密旨，竟往湖广西陵而来不表。

再说李靖屡屡告老致仕，太宗留之不住，回山修道而去。尉迟恭辞回田庄，寿享八十五岁，无疾而终。皆因太宗护庇才人武曌，屈杀伍登之故。

再说张昌宗奉旨来至西陵，木兰排香接诏跪，旨云：

朕与后春秋鼎盛，后每念卿有公主之名，未见公主之面。即皇宫幼女等，皆倾心慕悦。公主守制，料已三年。诏书到日，易服成祥，随使臣来京，慎勿抗命。

木兰读罢，张昌宗施礼而言曰：“万岁视公主如亲骨肉，公主宜早作速进京，以慰圣意。”木兰曰：“前日尔逢君之恶，屈杀镇北侯，天下人人共怨。今欲诳我进京，在中途绝我性命，若不念尔受天子之命，斩尔佞臣，以泄伍登之愤。”吓得张昌宗不敢做声。木兰说罢，即入内室，连夜修起陈情表文。次日出来，喝曰：“张昌宗何在？”张昌宗连忙跪下：“启公主，奴才在这里。”木兰曰：“我这陈情表文，你赍之回朝，代我朝见圣上，道臣儿不肯进京，恐明彰君过。”木兰即望阙而拜曰：“父兮，母兮，生我鞠我，乳哺劬劳，曷其有极。为今之故，尽了性命，身死心安，毋遗君患。窃窃孤忠，天人共鉴。”木兰道罢，解衣露胸，手执宝剑，将胸骨破开，用手扯出心来，叫声：“张昌宗，看我赤心如日，岂肯行叛义之事？”吓得张昌宗叩头不止。

仇讎（chóu，音仇）——仇敌。讎，同“仇”。

佞（nìng，音泞）臣——惯用花言巧语的奸臣。

明彰君过——使皇上的过错太明显。

曷（hé，音河）其有极——哪里有尽头。

须臾鲜血迸尽，木兰气绝。金兰欲杀昌宗，铁冠止住曰：“若杀朝廷使臣，有伤木兰之忠。”执剑将木兰之心割下来，盛入盒内，令张昌宗怀之进京。昌宗率众人鼠窜而逃。花阿珍见木兰既死，拊尸恸哭欲绝。回入房中，自缢而亡。铁冠道人同谋于飞葬木兰、阿珍于木兰山麓。二人就木兰山左，白云洞中炼性不出，不知所为。

一日，谋于飞割鸡卵款客，见青包黄外，黄处青中，黄中另有一光明小窍，奋然流涕。谓铁冠道人曰：“惜乎木兰一死，吾道其穷矣乎？人但知鸡卵之形，可以象天地，而不知卵形如太极，其象在天地之先，混沌未开之时，中有金光，如卵之黄也。黄中小窍，光明如太极之根。渐而青气充足，其壳始坚。由卵而生鸡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与人相同，始为后天卦象。”于是二人相与作《道心说》。其文既成，思杨琰（廷臣之子）出仕梧岗，为人重厚简默，堪为载道之器，遣人以文遗之。杨琰得书，焚香跪诵，其略云：

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危微之辨，精一执中，谓遏欲，可以革人心。善矣，而犹有未善也；谓诚意，可以见道心至矣，而犹有未至也。盖人心动于外，凭乎血肉之心；道心静于内，生乎自然之心。以在内自然之心，制在外血肉之心，则人心不待克而自克，道心不期明而自明矣。昔者颜子欲学圣人，始于人心上用功，则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及夫子诱之，归于道心，则曰：如有所立卓尔，而仰之弥高弥坚，在前在后者，恍然自失矣。老氏曰：以心观心，心外无道，琢磨人心之语也；以道观道，道外无心，安养道心之语也。不然，佛者曰：外想不入，内想不出，非人心道心之切要欤？盖心体本一也，而其用则有二焉。一之于内，而不二乎其外，道心得矣。二乎其外，忘乎其内，人心作矣。所以圣人画卦，离南坎北，震东兑西，而八卦之中，不著一笔。盖道心与太虚同体，无可著笔之处。故云：未画时先有易，须知无象是先天，岂浅鲜哉！庄子喻道心为何有之乡，故其言曰：嗜欲深者，天机浅尔。其游心于澹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，而毋容自私焉。庄子可谓知道之用也。惜乎以清虚为道源，以仁义为附赘，而不知仁即道心之体，虚即道心之用。未有仁而心犹有不虚者也，未有虚而心犹有不仁者也。惜乎，庄子有圣人之智，而无圣人之才也。

杨琰看罢，再拜而起。日诵不休，晚有所得。于是镌之于石，置之南岳山中。以昭后世，永垂不朽。

再说张昌宗行至六七里，到了驿旅河。将盒儿打开，取心向水中漂洗。心中之血，滴出如丝，顺水流百余丈不断（今木兰山有洗血河，山右有木兰潭）。张昌宗每日早晚对盒焚香再拜，方上马而行。到了长安，捧表献盒于天子。将木兰之事，细细奏明。太宗闻奏，发立汗下。启表细观，内云：

臣儿木兰闻：至孝之子，不忍忤亲之心，宁敢犯其色乎？至忠之臣，不忍视君之过，宁敢长其恶乎？然至孝而见疑，申生受骊姬之谤；至忠而获罪，周公歌鸛鸛之诗。说者谓天实为之，以成二子之忠孝。臣窃以为不然。盖申生之罪，可以死，可以不死；周公之谤，可以辨，可以不辨。迨者镇北侯伍登，叛义伏诛。使伍登而果有是心也，疑其尸于市可也。奈何陛下旋

---

颜子——即颜渊，孔子的大弟子。

申生受骊姬之谤——申生，春秋时晋献公太子；骊姬，晋献公宠妃。申生很孝顺，骊姬屡次诽谤，陷害他。最终，献公听信了骊姬谗言，杀申生，立骊姬之子为太子。

鸛鸛（ch xi o，音吃消）——本为鸟名，这里指《诗经·豳风·鸛鸛》，传为周公所作，送周成王以表忠心。

杀之而封之？岂恶其生而爱其死欤？使伍登而无是心也，陛下虽荣其墓宅，未足以慰伍登之魂焉。臣则曰：天实为之，以报伍登之隐微。盖伍登有可杀之理，而无可杀之罪；陛下有杀伍登之权，而无杀伍登之实案也。孟子曰：‘善战者服上刑。’是善杀人者，人终杀之。然则伍登之死也，理有当然，事有必至者也。臣儿不幸，亦善战，故臣之死，亦必如伍登之死也。嗟乎，伍登见疑于君上，在己已为非忠；复彰君之过失，于理尤为非顺。臣拊心自忆：向也服干戈，而履异域，女道既已有乖；今也诣阙廷而受极刑，闺范殊为不雅。不若向赤日而矢赤心，傍亲莹而守亲训。方寸之物，对君上可以无惭；七尺之躯，依父母犹能无愧。昔日之爵禄可辞，今朝之白刃可蹈。陛下念臣立心忠孝，不能成忠孝之令名；尽性天道，不能获天道之荫庇；持身事父母，不能全父母之遗形。天实为之。莫之致而至，命也，臣死复何恨！

太宗看武昭公主所奏，言言天理，字字良心，真性相感，自然泪下，哀痛不已。再将盒儿揭开，金光射目，一颗舍利子，赤若丹砂，光似明珠。即命杜如晦、王珪，持原盒赉回西陵合葬。谥武昭公主为贞德公主，题其坊曰：“忠孝勇烈”。又命崇其墓，须高百尺，周五百步。又诏地方官春秋隆以祭奠。封其弟金兰袭受侯爵。后来武则天在位，录封太宗所杀伍氏之后。差人掘李淳风之墓，不见其尸。荣封木兰朱氏之后，又赐号昭烈后，又赐金书、对联云：

人夸烈女心如石，我爱将军勇过男。

后来公主在木兰山屡屡显圣，不可具述。至今香火不绝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至孝由天性，知微勇即生。  
当时传盛事，后代仰忠贞。  
望月形初见，三秋气共清。  
山与人俱永，亘古挹芳名。

又有诗赞曰：

木兰耸翠两峰青，降落真灵作女型。  
竭力致身期尽性，闺中明德有余馨。

却说界牌关总兵朱明闻木兰身死，解印回家，披孝守墓，三年不倦。一夕，梦花阿珍叫口：“公主至矣。”朱明跪拜曰：“将军近日无恙否？”公主答曰：“吾已奏明上帝，保尔为值殿功曹，当与我同游上界。”次日，朱明告知妻子尹氏，无疾而终。

再说杨琰闻木兰已死，丧吾诸人亦皆去世，惟谶于飞、铁冠道人尚在。恐大道无传，即致仕回家。到白云洞中，谒见二公。于飞迎而谓曰：“子何来迟？”琰曰：“侄儿贪取仕进，尘心不净。读二位叔父所付道心之文，思往事如梦境。特回家听讲，祈二位叔父不吝斯道，以省侄儿之愚昧。”于飞曰：“子有疑则问，以共相启发耳。”琰问曰：“据叔父所云，一心分为二用。但不知人心、道心，必如何才分清界限？”于飞曰：“子静坐思之，觉

一派妄念，千头万绪，总在心面上滚来滚去，这就名为欲界。尔于此时，任他纷纷乱乱，一心守住主人。久而久之，觉妄念灭尽；心内如如在在，又觉此心非心，竟是一个光明境界。于光明界内，又觉有一个主宰，不动不摇。古人云：外无私欲，内含天理，允执厥中者，此也。又云：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真，象帝之先，亦指此也。但此时虽云自见道心，切不可自谓有得，着一毫意念在内。若着意念，即为着了实相。古人云：外着实相，内心即乱；内着实相，真性不空。不空，则真性不灵。真切实语也。”琰曰：“儒者之用心以诚，道家之用心以虚。诚则有主，虚则不窒，敢问二教同异之间，相去若何？”于飞曰：“圣人恐人用诚字太过，则近于固执，故继以明字；太上恐人用虚字太过，则无实际工夫，故继之以一字。其间并无同异之处。”琰又问曰：“道家云降龙伏虎，有是事乎？”于飞曰：“心灵如龙，念猛如虎，心静则龙降，念止则虎伏。”琰曰：“如何分先天、后天？”于飞曰：“心静念止，是先天；心动念驰，是后天。”琰曰：“佛家言性，全是谈空，不知其中宜有实际工夫否？”铁冠道人曰：“大悟山焦周和尚，得丧吾心法，贤侄何不去问于彼？”

杨琰即回家，备礼向大悟而来。焦周闻之，迎入方丈，相见礼毕。琰见焦周座间置《论语》一部，琰笑曰：“和尚念儒书何用？”周曰：“悟禅。”琰曰：“在何句上悟？”周曰：“在‘毋意、毋固、毋必、毋我’上悟。”琰曰：“恐无而不无，若何？”周曰：“有若无。”琰曰：“若不有而有。”周曰：“空空如也。”琰拜曰：“吾师真不愧为丧吾徒弟。”是夜，二人同榻而卧。次日五鼓，众和尚来撞钟、擂鼓、焚香、课诵。焦周起来，亦向经堂礼佛称扬。杨琰心中想道：不知焦周亦诵何经，急忙起来，轻步至焦周背后一看，却念的是《中庸》。琰问曰：“子念《中庸》何为？”周曰：“悟禅。”琰曰：“从何句起？”周曰：“天命之谓性起。”琰曰：“从何句终？”周曰：“无声无臭至矣。”琰曰：“《中庸》实际在何句？”周曰：“所以行之者一也。”杨琰深为拜服曰：“吾欲延师于家，接谏于飞、张良贞同至舍下，盘桓论道若何？”周曰：“吾亦欲会二公久矣。”遂欣然下山，四人相见，依长晚辈坐，谈心数日。有时念及木兰、丧吾诸人，未免有一番伤感。

一日，琰问曰：“学道人以何字为先？”铁冠曰：“以我字为先。”琰曰：“我字左右皆戈，人心怀我字，则满腔皆是私念，又轻人自恃。正人君子，不来亲附。若操戈而立，戕人自戕，不足有为。人能克除我字，则心公而直，公则不私，直则不屈，仁道近焉。叔父云以我字为先，是此意也。”铁冠曰：“此性学之论。我字也凡有命学，在性中立命也，要在我字推求出来，方是大学问。”杨琰静居七日，参悟不出。出见铁冠、于飞、焦周三，同观太极图。杨琰大悟，向三人叩拜曰：“弟子闻命矣。我字中间一横，象太极；二纵，象两仪；四八小小象四象。仔细玩之，五行八卦皆备斯，其为我乎？”铁冠喜跃曰：“如是如是。”谏于飞乃击棹而歌曰：

天地三才互相依，一身万法皆为备。

身中有个太极圈，圈中一点是性命。

总于心内自修持，千言万语说不尽。

涵养不睹不闻时，动静关中心常定。

### 铁冠道人乃歌曰：

不无不有正当中，潜修真性似潜龙。  
养就明珠飞腾日，风云雷雨赞化工。  
赞化工能显神通，接引众生出牢笼。  
但教心地常清静，三乘妙法此为宗。

### 焦周和尚乃歌曰：

文佛心印偈三千，妙法无为亦无言。  
性空何用持戒定，戒定只缘要心坚。  
能于诸相不留心，更向何处问真诠。  
真诠一句为君说，念头止尽是先天。

### 杨琰乃歌曰：

性天心地两无分；一体同参见月明。  
月明只为光能照，静里乾坤别有春。  
对镜不迷为炼性，炼性常如活死人。  
此法空中有实相，黍珠一点是元神。

四人歌罢，彼此相赏。以后诗词，难于尽录。后来于飞八十四岁乃终。铁冠道人九十六岁而终。焦周一百二十岁而终，杨琰八十二岁而亡。人称西陵四老。本朝康熙年间，大悟山又出一僧，名冲元和尚。明心见性，说法度人。先示归期，端坐而化。葬于素山寺后。木兰山出一计道人，能知过去未来，白日飞升。二公皆与四川巡抚姚公为密友，往来诗词不必细载。

皇清光绪十年端阳月，中州一了山人，嵩阳子，题完县木兰将军祠：

十载不闻唤女声，燕山万里此长征。拜瞻省识将军面，博取千秋孝烈名。山有巍峨水自冷，铁衣百战旧曾经。女娘擅吐英雄气，直把丹心照汗青。关山飞度任纵横，伏虎策勋著姓名。读罢丰碑还想像，忠臣孝子认分明。故乡归去父欢迎，脱去征袍伙伴惊。依旧蒲阳留庙貌，英雄长此佑清平。

### 改吉锡爵先生和韵

机杼十年户断声，替爷万里事从征。女娘自是奇男子，巾帼当推第一名。鬻策声连涧水冷，思亲泪洒几回经。只缘移孝酬君国，信史名垂万古青。边城走马气豪横，赢得将军独擅名。不是凯旋开绣阁，同行伙伴总难明。驼送还乡父欢迎，全忠全孝使人惊。至今庙貌留千古，感仰威灵镇北平。